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七册目次

名山藏一百九卷（二）

〔明〕何喬遠輯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臣何喬遠恭輯

勳封記二

新寧伯譚忠滁清流人父淵以嗣開國功為燕山副千戶從靖難奪九門永平大寧眞定藁滄以都督同知與南軍戰夾河死軍中洪武三十五年贈崇安侯予謚追封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一死子一死宣德二年坐征交阯失律下獄赦出侯三十二年卒子璟嗣正統十三年裕嗣天順元年祐嗣祐總兵京營恭謹守法累加太傅兼太子

太傅卒予謚嘉靖五年綸嗣總兵湖廣坐占役軍丁至二百五十以上革爵閑住二十七年功承嗣隆慶元年國佐嗣

右以父功封

忠誠伯茹瑺衡山人以貢士累兵部尚書建文君使入燕求和無所白燕王入金川首勸進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伯祿千石止其身坐歸里出長沙不謁谷王須繫卒全家戍河池仁宗即位賜歸

順昌伯王佐不知所始以都督同知入燕講和遁謀獻金川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伯祿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三年鎮雲南有罪下獄死除

平江伯陳瑄合肥人父聞以開國歷指揮同知坐罪瑄代父謫戍遼陽與賞給剝再日二十戰累進都督僉事建文時名防江具舟迎北軍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伯祿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賜券與誓免一死以總兵治漕內渠有功洪熙元年許世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封三十二年卒追贈侯予謚贈太保兼太

子太傅子佐嗣卒追封侯贈太保兼太子太保正統二年豫嗣十三年以總兵出軍征福建叛寇有功其明年勦寇首鄧茂七進侯益祿百石景泰二年賜券卒贈太保兼太子太傅追封黟國公予謚天順八年銳嗣鎮兩廣勦猺賊還總漕皆有功益祿二百累進太傅兼太子太傅卒弘治十六年熊嗣熊總漕不能常中貴人劉瑾逼索坐多置田宅漁民充軍海南瑾誅復爵卒子圭幼給祿卒亡子嘉靖元年弟子圭嗣卒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予謚三十四年王謨嗣

永春侯王寧壽州人尚太祖女懷慶公主為駙馬都

尉以不附權勢誣陷洪武三十五年封奉天輔運推
誠効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駙馬都尉侯祿千
石世給誥券侯六年下獄卒除

右以推戴功封

廣平侯袁容壽人父洪以開國功官都督容尚燕永
昌郡主以儀賓守北平永樂元年進郡主爲公主容
爲駙馬都尉祿千石其年再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侯益祿五百與世券
洪熙初僅與駙馬祿宣德元年與侯祿卒贈沂國公
予謚四年子禎嗣卒亡子庶子瑄嗣長陵衛指揮僉

事天順元年瑄嗣侯卒其後世指揮

富陽侯李讓舒人父申以開國功官指揮同知讓尚
燕永平郡主以儀賓與袁容協守北平執謝貴取大
寧戰白溝有功力戰敵不安兵允門建文帝殺申族
之永樂元年進郡主爲公主讓爲駙馬都尉其年再
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侯祿千石卒贈景國公予謚八年茂芳嗣二十二
年坐事奪券卒子輿正統二年授長陵衛指揮僉事
天順元年嗣侯卒子欽授指揮僉事如故

豐城侯李彬定遠人或曰和人父信以開國功僉假
指揮彬嗣官爲眞定從靖難攻薊轉戰雄鄭眞定援永
平克大寧蹂塌上略廣昌蔚白溝滄單橋藁城追奔
順德啃定爲最永樂元年再論功以都督僉事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右
都督府事侯祿千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
六年以與征[illegible]將軍輔征交阯有功益祿五百石封
二十二年卒贈茂國公予謚二十一年賢嗣卒封豐
國公予謚景泰四年勇嗣成化十四年加太子太保
卒成化十九年璽嗣卒亡子勇庶子旻正德三年嗣
嘉靖二年以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卒亡子十年

弟昱子熙嗣卒亡子三十六年從子儒嗣萬曆元年
環嗣

寧陽伯陳懋壽人父亨以開國功累都督僉事建文
初爲大寧行軍都督從燕戰塲上先登死鏵山贈涇
國公予謚懋以舍人從父兵爲前行有功鄭村濟夾
河東阿東平汶上竟靖內難永樂元年再論功以中
府右都督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伯祿千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七
年捕虜赤保連進侯軍中益祿三百石身免二死子
一死二十二年以累征虜有功加太保洪熙元年與

世侯正統元年坐總兵守邊失機問住五年仍給祿
景泰三年加太子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千石卒贈
濟國公予謚長子晟先坐事充軍七年懋庶子潤嗣
卒亡子成化七年懋庶子瑛嗣二十二年晟子輔仍
侯弘治元年坐荒淫失侯卒亡子正德元年瑛孫繼
祖嗣嘉靖三十七年維藩嗣隆慶二年大紀嗣萬曆
元年應諧嗣

武義伯王通咸寧人父眞以開國功爲燕百戶從燕
攻九門有功歷都指揮使戰死淝河永樂元年追封
金鄉侯予謚追贈寧國公再論通靖難功封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一死
子免一死七年爲天子治方中十三年進封成山侯
子世二十三年給侯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父功
益加千石宣德元年以征夷將軍鎮交阯黎利反不
能守繫獄籍爲民正統十四年起爲都督僉事以禦
虜功陞同知卒子琮授景陵衛指揮僉事天順元年
復琮成山伯卒成化十年鏞嗣卒嘉靖四年洪嗣卒
二十五年維熊嗣卒隆慶四年應龍嗣

清遠伯王友荊人父榮以開國功爲燕山護衛百戶
友嗣父官從燕累功永樂元年再論功以都指揮僉
事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
千石六年征交阯有功進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侯予世券七年坐轉餉胡中
後期餒死士卒兵八年坐縱虜失律下獄論死久得
釋予謝以征胡立功陞指揮僉事卒庶子鑑嗣都指
揮使

榮昌伯陳賢壽人以開國功爲指揮僉事從燕先鋒
有功永樂元年再論功以都督府僉事封奉天翊衛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予世券卒
十三年子智以自獲功爲指揮使十三年嗣坐鎮交

阯失利奪侯正統中會赦爲宣府左衛指揮使卒孫
勇勇子雄皆都指揮同知

安鄉伯張興壽人以勇士從開國累功指揮僉事從
燕奪九門取薊遵化密雲鄭雄眞定永平力戰大寧
壩上蔚大同滄東昌夾河藁城下西水寨靖內難永
樂元年再論功以都指揮同知封奉天翊衛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予世券卒亡子十
七年兄子勇嗣坐隨駕征沙漠爲事發總旗交阯十
年赦復卒十五年子安嗣安與苗戰死軍中亡子景
泰三年弟寧嗣弘治六年恂嗣正德二年孫坤嗣嘉

靖三十三年鐸嗣亡子四十年弟鉞嗣[illegible]年世恩
嗣
遂安伯陳志巴人以開國功累燕山中護衛指揮僉
事從燕奪九門戰懷來雄鄭眞定援永平復大寧趨
墉上下蔚先登白溝夾河推藁城追奔彰德守王城
門赴急保定永樂元年再論功以都指揮同知封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賜
世券與誓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志有子良坐罪充軍
生子瑄次子春指揮僉事有隨征功生子瑛永樂八
年志死瑄瑛爭嗣天子曰瑄長瑛功闓之瑛得伯卒

正統十一年塤嗣十四年隨駕沒土木亡子其年弟
韶嗣成化中坐受財枉法當死發遼東立功久之赦
還復爵弘治七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加太子太傅
卒十七年鏓嗣嘉靖二年以迎立防守功加太子太
保卒隆慶六年孫澍嗣

右以靖難功封

定國公徐景昌鳳陽人父贈壽中山武寧王次子以
戰功爲右軍左都督數從燕王出塞征乃兒不花於
燕爲密請難兵入金川增壽爲建文君所殺洪武三
十五年追封武陽侯予諡永樂二年加贈定國公封
景昌欽承祖業推誠奉義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公祿二千五百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
二十二年坐劾奪爵洪熙元年還公卒正統三年顯
忠嗣景泰六年永寧嗣疾失心成化二年坐誤毀制
書還爵開住卒弘治十七年孫光祚嗣嘉靖二年論
奉迎防守功加兼太子太傅五年以修睿帝實錄加
太師兼太子太師卒嘉靖八年延德嗣卒隆慶元年
文璧嗣[illegible]加太子太傅

右以父恩封

西寧侯宋晟定遠人從渡江累官右軍都督僉事永

樂三年以平羌將軍諭降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郎
軍中封推誠輔運宣忠効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祿千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犯罪免一死卒永樂六年許其子琥侯洪熙元年奪
侯與其弟瑛瑛禦虜敗沒進封鄖國公景泰元年傑
嗣卒天順元年誠嗣卒亡後二年誠弟讓嗣成化十
一年愷嗣正德十六年良臣嗣嘉靖三十四年天馴
嗣嘉靖四十五年公度嗣卒[illegible]年世恩嗣有
傳

右以征西功封

黔國公沐晟西平侯子以左都督襲侯永樂六年以
與征蠻將軍輔擒黎季犛斬馘最進封顯忠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黔國公祿三千
石賜世券與誓身免二死子一死世鎮雲南二十二
年加太傅正統三年征麓川班師道卒追進定遠王
予謚凡侯三十歲正統五年斌嗣成化元年琮嗣十
九年以削平鎮索箐諸賊功加太子太傅卒亡子弘
治十年姪崑嗣正德十六年紹勳嗣嘉靖十五年朝
輔嗣二十六年融嗣幼以朝輔弟朝弼為都督僉事
領鎮卒亡子弟鞏嗣夭二十八年朝弼嗣公隆慶四

年奪爵罷鎮使其子昌祚嗣朝弼嬖孽子欲奪之竟
逮死於南京
安遠伯柳升懷寧人父崇開國功嗣百戶從燕取懷
來密雲白溝東平有功六年以與征蠻將軍輔征交
阯論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伯予世券八年北征至玄冥河進流侯益祿五百石
仍世伯身免一死子免一死二十二年從駕征至蒼
崖峽兗州力河慶州有功加太子太傅與世侯宣德
二年以征虜副將軍再征交阯傷鏢卒追封融國公
予謚凡封二十一年子溥嗣景泰三年加太子太傅

二年加太子太師天順元年加太傅二年奪太傅閒
住四年復侯卒子承慶病不能侯五年孫景嗣弘治
中坐贓死二命奪侯久之復閒住卒弘治十六年文
嗣嘉靖十二年[illegible]嗣
建平伯高士文咸寧人以開國雲南塞北功陞燕山
護衛百戶從靖難戰大寧廣昌白溝夾河東平陷陣
先登以都督僉事征交阯平其餘寇進追賊中飛砲
死贈伯使子福嗣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卒子遠嗣
卒子震病不能嗣弟進嗣卒無子弟子霳嗣卒無子
義子李繼宗冒嗣竟除

右以征安南功封
寧遠侯何福未詳何許人以開國功累官都督僉事
永樂初以都督同知為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
夏節制甘肅河南山西諸兵七年撫歸附會虜郎軍
中封侯祿千石八年以罪自經死追奪侯有傳
恭順侯吳允誠永樂三年以北胡歸附陞右府都督
僉事賜姓名累征胡有功九年以左都督封伯食祿
千二百石賜誥卒十六年子伯客賜名克忠嗣洪熙
元年以從征擒胡功進侯予世食祿千二百石身免
二死子免一死賜誥券正統九年以擒胡喜峰口加

太子太保十四年從死於土木子瑾嗣天順五年與曹欽戰死成化五年子鑑嗣正德二年子世興嗣嘉靖二十七年子繼爵嗣四十二年加太子少保

忠勇王金忠永樂二十一年以虜歸成祖塞外封忠勇王賜姓名洪熙初加太子太保支二俸宣德四年進太保除

廣寧伯劉榮以小旗從靖難歷中軍右都督永樂十七年以左都督充總兵官鎮守遼東用捕倭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賜券與晉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卒追封侯子謚十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十一

八年湍嗣亡子宣德十年弟安嗣天順元年進侯五年加太子太傅卒追贈嶧國公成化十二年兄子瓘嗣子璇子錦衣正千戶瓘卒亡子成化十六年璇仍嗣伯弘治二年佶嗣嘉靖二年泰嗣三十一年允中嗣

安義侯郭義泰安州人以張士誠小較拔歸太祖立功山東河南征王保保破雲山等寨克四川出塞征胡歷燕山護衛副千戶從靖難取懷來破雄下鄚克眞定援永平取大寧鏖戰壩上殺傷過當累陞中軍都督十八年侯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

陽武侯薛祿膠人以卒從靖難奪九門攻薊破雄鄚圍眞定擒駙馬堅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戰白溝夾河滹沱先登被擒單橋奮縛斬守兵再力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陞督府僉事從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永樂十一年侯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從征胡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多與世券加祿五百宣宗中以先鋒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充鎮朔大將軍護餉開平再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収孳畜數萬加太保侯[illegible]年卒贈鄞國公子謚詵嗣景泰四年琮嗣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二　勳封記　十二

成化十五年倫嗣嘉靖九年翰嗣亡子祿次子讃之孫幹嗣

惠安伯金玉不詳所始永樂七年以督府僉事從出塞護輜重十八年封伯流祿八百石世指揮使

永順伯薛斌昌平人嗣父爲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靖難累功歷陞都督同知永樂十八年封伯流祿九百石世指揮使卒仁宗使子嗣賜名綬正統十四年沒土木贈侯子謚景泰元年輔嗣成化十二年勳嗣正德六年授子璽指揮使如初券

武進伯朱榮沂人以開國功累陞太寧前衛左所副

千戸從靖難累功歷陞左府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征
交阯胡寇皆有功永樂二十年封奉天翊衛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
賜誥券卒追封侯予謚洪熙元年晃嗣正統四年充
總兵官鎮守大同死土木贈侯予謚子瑛嗣天順四
年雲嗣亡子成化十年弟霖嗣弘治二年潔嗣正德
三年本嗣亡子十二年潔弟江嗣亡子嘉靖十八年
從弟海嗣嘉靖三十七年承勳嗣隆慶六年世雍嗣
安順伯薛貴昌平人以舍人從靖難脫成祖於險累
功陞都指揮使再從征胡功陞督府僉事永樂二十

年封伯祿九百石洪熙元年予世宣德元年進侯加
祿三百石與券卒亡子贈濱國公予謚宣德十年命
其弟可可帖木兒世京衛指揮使
右永樂年封王一人公五人侯二十三人伯二十
六人世二十七人除二十七人停一人
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嗣父燕山護衛百戸從靖難守
戰積功爲都督府僉事洪熙元年進同知充參將出
鎮寧夏論靖難守城功封伯祿千石與世券宣德初
卒交阯軍中子瑤嗣正統十四年充副總兵征鄧茂
七有功師旋餘黨復亂被劾降爲事官景泰二年充

平蠻將軍征湖貴寇章同烈平之三年進流侯加祿
五百石世伯天順元年充總兵鎮守陝西虜寇京州
騎走之居七年召還與世侯卒贈翥國公予謚瑤數
掌兵不安殺予彩從征以功授官悉辭不受予傳嗣
[illegible]年子任嗣[illegible]年子永福嗣[illegible]年子繼藩嗣
世
清平伯吳成買驢遼東人洪武二十年來歸附充永
平衛總旗從靖難有功累陞山西都指揮使歷征胡
有功宣宗即位以洪熙元年以左都督征大松擒生
斬首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

祿千百石賜誥券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宣德四年進
侯八年卒追封渠國公予謚十年孫英仍襲伯天順
八年子璽嗣成化十五年從弟琮嗣正德三年傑嗣
嘉靖二十年家彥嗣萬曆四年國乾嗣世
廣義伯吳管者從父允誠自胡中降附擒獲脅叛胡
人從出塞斬虜降附部落歷陞左都督洪熙元年封
伯祿千石與世券卒子琮嗣竟除
忠勤伯李賢韃靼人故元兵部尚書名丑驢洪武中
歸附賜姓名譯虜書侍仁宗東宮恭愼擢紀善論靖
難功陞都指揮僉事仁宗即位進右都督以征胡功

封伯祿千百石年八十餘卒除

右以征胡功封

右洪熙年封伯四人世二人除二人

崇信伯費瓛定遠人祖愚以開國功歷陞燕山中護衛指揮使瓛代父為官從靖難陞右軍都督府左都督鎮守甘肅撫綏勞倈宣德元年眷念舊人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百石世與券身免一死子免一死卒宣德三年子釗嗣成化八年淮嗣弘治十一年柱嗣卒亡子嘉靖十年弟棫嗣十八年煒嗣三十五年坤嗣萬曆二年甲金嗣

奉化伯滕定父瓚住明初以元樞密知院自山後來降賜姓授會州衛指揮僉事從靖難歷燕山右衛指揮使定嗣官以金吾左衛都指揮同知出塞征胡累有功宣德四年封伯祿八百石券不世卒官子福指揮使

會寧伯李英明初父南哥自西陲來降授西寧衛管軍所鎮撫招撫西番八族累功陞西寧衛指揮僉事英嗣官從成祖征胡戰敗老的沙於涼州永昌後再從征胡累都督指揮同知洪熙元年虜安全王之殺掠使臣者掠男女千餘人駝馬十三萬仁宗勅勞之曰古名將陞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宣德二年勦平掠邊西番劉兒加四年封伯祿千一百石鎮守西寧英才略有膽所部皆西邊精銳士當者輒破敗七年坐史昭陳通搆讒下詔獄削爵正統中官其子昶錦衣指揮同知天順元年進都指揮使累官督府子世錦衣使

順義伯金順故名阿魯哥失里永樂七年自瓦剌來降授大寧都指揮僉事八年從北征追敗本雅失里阿魯台進同知洪熙元年陞都督府僉事宣德三年從巡邊擒虜四年以舊勞封伯祿八百石卒官子忠指揮僉事

右宣德年封伯五人世一人除四人

定西侯蔣貴代父為燕山中護衛軍從靖難陞昌國衛指揮同知征胡有功陞都指揮僉事以勦捕松潘累攻西番蠻寇自都指揮同知累都督同知充總兵官鎮守松潘等處正統三年以右都督副總兵征朶兒只伯斬捕首虜中律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子世賜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七年以征麓川功進侯祿千五百石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卒追封涇國公予諡孫琬嗣成化中

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追封京國公二十三年驥
嗣正德四年毗嗣嘉靖十一年傳嗣卒無子三十五
年弟佑嗣萬曆三年建元嗣
會川伯趙安狄道人從兄琦爲土指揮同知坐罪充
安讁戍甘州永樂元年進馬除臨洮百戶使西域從
北征歷功陞指揮同知宣德二年以都指揮同知充
參將征松壘番散剌五年以督府僉事充參將從史
昭討曲先十年援甘凉鎮番正統元年以都督同知
充副總兵征朶兒只伯捕首虜中律封伯祿千石流
卒子英爲指揮使以功陞督府同知卒子世指揮使

寧遠伯任禮臨漳人以燕山護衛軍從靖難累功陞
都督指揮同知四從出塞征胡陞都督府僉事宣德
元年以都督同知征漢正統三年以右都督總兵征
朶兒只伯斬捕首虜中律封伯祿千二百石流十二
年降沙州都督喃哥等十年與世伯卒贈侯子謚子
壽嗣壽鎮守陝西征滿四失律論死宥戍邊與世指
揮使
修武伯沈淸滁人世官燕山百戶從靖難累指揮同
知出塞征胡陞督府僉事洪熙元年充參將守居庸
宣德初從征漢扈駕出大寧再進都督正統元年與

太監安工部尚書中修建京師九門城樓六年以營
建宮殿功封祿千一百石伯一年卒子謚子榮嗣沒
土木削爵景泰三年子煜仍嗣減祿三百石天順初
贈榮侯子謚成化十三年煜坐淫酗失侯卒子棋嗣
卒亡子弟坊嗣卒弘治十四年以淸伯非軍功子錦
衣世指揮使
永寧伯譚廣丹徒人從靖難再從出塞征胡以都督
鎮守宣府正統六年捕虜獲胡馬中律封奉天翊衛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流侯
四年卒見臣林子孫世指揮使

平鄉伯陳懷合肥人父甄以開國功爲眞定副千戶
懷嗣官陞通州正千戶從靖難歷陞都指揮僉事守
遼東永樂六年以白堂海口功陞都指揮使從出塞
陞都督同知以總兵勦松番斬捕功多陞都督正統
九年以總兵出古北口捕斬首功虎頭山封伯祿千
一百石流侯五年歿上木贈侯子謚以其父子歿於
軍子子豳嗣伯卒仍與子政伯卒以政有用兵兩廣
功與子信嗣伯卒與世指揮使
靖遠伯王驥束鹿人正統七年以兵部尚書總軍雲
南勦平麓川宼封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伯祿千二百石身免一死子孫世指揮同知八年
復征麓川擒獲黨[illegible]賊首六十餘人九年加祿米三
百石十三年總督軍務征勦孟養賊子思機發首奪
金沙大江攻破賊柵擒獲賊黨十四年勦殺湖貴苗
賊首劉平王景泰元年予世加祿米百石賜券天順
元年改封奉天翊衞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加祿百石凡伯十一年卒贈侯予謚子瑺
嗣成化七年溙嗣十九年憲嗣正德十年瓚嗣萬曆
元年學詩嗣卒亡子四年弟學禮嗣
忠勇伯蔣信故名把台以也先土干甥從降歷戰塞

北有功陞都督正統中封伯祿千石土木敗降也先
也先令居其弟賽罕王部下竟從上皇歸卒贈侯予
謚

右正統年封侯一人伯八人世二人除七人

昌平伯楊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洪嗣官
調開平累功都指揮正統初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
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十
三年封伯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十四年坐英宗駕
陷虜逮繫獄虜犯京師出獄立功與孫鏜范廣等擊
虜涿州紫荊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
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弓刀
數萬虜退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潁
國公予謚子傑嗣侯卒亡子庶兄俊先以擒救者喜
寧功陞都督坐罪論死得降都督僉事嗣侯卒復坐
法當死失侯子珍嗣天順元年坐黨附子謙伏誅珍
戍廣西天順八年赦還授龍虎指揮使孫越調開平
武清伯石亨渭南人嗣伯父爲寬河衞指揮僉事以
出征有功累陞都指揮使正統十二年遷大同左參
將守萬全十四年以英宗駕陷虜繫獄虜犯京師出
獄立功戰虜安定門躡之彰義門追敗之清風店論

功封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天順元年以奪
門迎駕功進封忠國公賜奉天翊衞推誠宣力佐理
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給誥券身免三死子免
二死進封三代祿三千石天順四年繫獄死除
定襄伯郭登武定侯諸孫也正統七年以勳衞從征
麓川九年從征騰衝有功歷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
虜入塞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歷陞右都督景
泰元年破虜栲栳山論功封伯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南京尋謫戍甘肅成化
年復爵鎮之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予謚亡

子以兄子嵩爲後得嗣減祿五百卒子世指揮使
撫寧侯朱謙夏邑人祖明國初歸附爲小旗子貞代
役累軍功歷鳳陽留守左衛指揮僉事謙襲父爲官
累征進北有功陞萬全都司都指揮使充右參將鎮
守萬全累擒斬虜賊歷後府左都督奉勅充總兵鎮
守宣府英宗北狩卒子永出謁駕軍勞虜景泰元年
捕虜龍門關中律封伯祿千一百二十石侯一年卒
永嗣追給謙誥劵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伯子世天順元年用宣府謁駕進侯成化二
年以剿平荆襄反者劉千斤斬獲首級三千上生擒

五千進侯增歲祿百二十石追子謙諡六年征進虜
酋阿羅累擒斬子世侯十四年統軍魚兒河等處擒
斬虜加太子太保十五年增祿米六十石其年征建
州夷結朵顏遼東塞功最進太子太傅奉天翊衛推
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保國公祿
千五百石子誓身免二死子免一死流十七年禦虜
亦思馬於大同戰海山生擒賊子世二十二年加太
傅兼太子太師弘治五年陞太師兼太子太師弘治
九年卒追封宣平王子諡自侯至公凡四十二歲子
暉嗣正德七年麒嗣侯嘉靖十七年岳嗣亡子隆慶
二年從弟岡嗣
南和伯方瑛全椒人曾祖得銘從軍國初爲百戶祖
信替職有功陞正千戶父政從靖難累都指揮僉事
永樂■年征交阯剿殺蠻寇陞都指揮攻黃山洞宣
德八年鎮守四川收捕西北任昌累虎等寨累陞右
都督正統二年總奇兵征麓川死於軍追封威遠伯
子諡瑛襲父官爲指揮使乞領父兵從定西伯報饑
先登破賊寨陞都指揮同知六年從靖遠伯征麓川
殺獲賊陞都指揮使攻破杉木籠寨生擒賊首陶孟
翡等功陞都督僉事充參將守備雲南孟養阿鎖等

處破敵戰勝景泰元年以都督同知充參將鎮守貴
州殺退苗賊陞右都督充總兵官鎮守貴州征進香
爐山等處陞左都督五年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六年充總兵官征進銅
鼓五開斬獲功多留鎮守貴州撫捕苗蠻天順元年
論平蠻功進侯流子世伯祿千二百石賜誥劵身免
一死子免一死自伯至侯凡六年卒子諡天順四年
子毅嗣坐罪革爵成化十五年孫壽祥嗣嘉靖十八
年東嗣三十三年炳嗣隆慶二年應奇嗣卒亡子六
年炳從弟燁嗣

南寧伯毛勝初名福壽和寧王阿魯台之裔祖毛那海國初歸附授燕山中護衞關牧官從靖難累陞都督同知卒亡子弟安泰襲兄官爲羽林前衞世指揮使子濟襲有征虜功亡子福壽襲兄官進爲都指揮使正統七年征破麓川陞左府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復征麓川八年論功陞都督同知十四年殺虜龍門陞左都督還守宣武等門禦虜犯京師出禦虜紫荊關充副總兵征進湖廣貴州興隆等處山峒擒獲苗王韋同烈等景泰三年往貫屯金沙擒獲賊子思機發五年封奉天翊衞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伯改名勝祿千石改世券身免二死還鎮守金齒等處伯四年卒追封侯予謚子榮嗣成化六年文嗣弘治七年良嗣嘉靖三十四年重器嗣卒亡子弟邦器嗣卒亡子四十一年弟國器嗣世

右景泰年封公一人伯五人世三人除一人

武功伯徐有貞吳人以副都御史與石亨迎太上皇南宮復皇帝位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仍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亡何下獄謫戍金齒除有傳

定遠伯石彪用舍人從從父亨有功授大同衞鎮撫以從亨蹤虜清風店陞都督僉事爲後軍右都督鎮守大同天順元年論殺虜功封伯尋論征虜功進侯四年伏誅

興濟伯楊善大興人以右都御史迎駕南宮天順元年封奉天翊衞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給誥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卒贈侯子宗嗣成化元年予世錦衣指揮同知

文安伯張輗以功臣子累戰功爲中軍右都督迎駕南宮封奉天翊衞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伯給誥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祿千二百石與世券伯五年卒子斌嗣坐咀呪宥死閒住世錦衣指揮使

太平侯張軏以勳戚人衞用軍功累陞右都督天順元年以迎駕南宮封奉天翊衞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侯給誥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進封三代祿二千石卒贈裕國公予謚子瑾嗣成化元年予世指揮使

懷寧侯孫鏜東勝人永樂中襲父林爲指揮同知以殺處州寇退虜都城下累官右都督天順元年迎駕

宮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侯祿千一百石身免一死給誥券流再與世五年
勦反者曹欽長安門進侯加祿二百石尋與世成化
初以殺曹欽功不與奪門同奪侯侯十五年卒追贈
涞國公謚成化七年子輔嗣十六年泰嗣弘治十
五年應爵嗣正德十二年瑛嗣卒亡子嘉靖十八年
弟瑁嗣二十三年秉元嗣三十八年世忠嗣
宣城伯衛穎華亭人父書國初以水軍爲總旗授蘄
州衛百戶從靖難有功累都督僉事穎襲官爲濟南
衛指揮使正統十四年以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

破虜擢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禦虜京師有功進
都督同知天順元年論迎駕南宮陞前軍都督府左
都督其冬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伯祿千一百石與誓免一死鎮守甘肅累
殺虜破番有功成化初錄破番功增祿百石予世伯
四十二年弘治十一年卒予謚子璋嗣正德十二年
錞嗣三十六年守正嗣隆慶二年國本嗣
昭武伯曹欽天順元年以太監吉祥從子從奪門功
得封五年坐反伏誅
彰武伯楊信正統中從其伯父洪捕虜累功所鎮撫

至都督同知充總兵官天順二年佩將軍印總兵鎮
守延綏領軍西黃梁三與虜戰擒斬賊首阿力台王
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
石給券與誓免一死流屢逐虜天順八年予世伯二
十一年卒追封侯予謚子瑾嗣弘治十年質嗣嘉靖
十八年儒嗣四十一年炳嗣
武平伯陳友其先西域人寓全椒永樂中以馬軍從
征虜大殺胡於塔灘山等處捕獲忠勇王也先土干
部宣德初積功實授百戶復用招降捕虜功陞副千
戶正統初屢入虜招降其男女送至進獻駝馬牛畜

貢使特時捕首虜功多累陞都督同知充左參將統
兵征進湖廣貴州地方擒獲苗王賊首韋同烈等陞
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爲鎮湖廣累殺苗賊銅鼓五開
諸處空其巢寨天順元年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世予誓免一死既伯與
虜戰鎮番五十餘捕獲千餘二年進侯流加祿百石
卒子能嗣伯成化二十年綱嗣弘治三年追封友沔
國公予謚九年勳嗣卒亡子正德五年弟熹嗣嘉靖
十三年大策嗣[illegible]年永祿嗣
豐潤伯曹義儀眞人祖勇以開國功累燕山左衛左

千戶父勝從靖難征虜累陞本衛指揮僉事義襲世
官永樂二十年征進半壁山等處有功宣德五年以
湖廣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征進江西梅花峒等處勦
捕賊寇累功十年以中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
遼東捕虜斬獲歷陞左都督天順元年授奉天翊衛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三百石世予
誥身免一死子免一死伯四年卒追封侯予謚孫振
嗣弘治三年憿嗣僖鎮守貴州兼提督清平等衛捕
斬叛苗功多終掌南京前軍府事總理操江嘉靖五
年棟嗣卒亡子嘉靖七年弟松嗣三十九年文炳嗣

懷柔伯施聚通州人父忠國初充燕山右護衛前所
軍征進總可來亦都山大寧蔚齊眉山等處累有功
歷陞金吾右衛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征進飲馬河
沒於軍聚襲父官累征虜有功正統十四年以右都
督充總兵官協守遼東景泰三年殺賊登州營有功
陞左都督天順元年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予誥祿千一百石身免一死二年予世
卒追贈侯予謚子榮嗣天順八年鑑嗣弘治八年璜
嗣卒亡子嘉靖八年瑾嗣十五年熹嗣三十四年嵩
嗣隆慶三年光祖嗣

東寧伯焦禮山後廣寧人父八思台國初歸附除鐵
州衛指揮僉事禮以舍人從軍有功宣德元年襲父
官調守遼東禦虜多功虜人比之飛將軍累陞左軍
都督府左都督天順元年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二百石世賜券與誓身免
一死子免一死侯七年卒子壽嗣卒亡子成化九年
弟俊嗣弘治十四年子洪嗣卒子不嗣正德八年弟
洵嗣卒無子十六年再從姪棟嗣卒贈太子太保予
謚嘉靖四十二年文耀嗣
海寧伯董興未詳何許人石亨言其有請除內難功

天順元年得封伯歲祿千一百石尋命鎮守總兵遼
東不能圍虜科刻爲奸利曹欽誅坐流廣西除
武強伯楊能正統中從伯父洪有功累開平指揮使
敗虜灣河三岔口擢都指揮僉事從洪還朝連敗虜
紫荆倒馬二關景泰元年擢都指揮同知以遊擊將
軍禦邊宣府敗賊八里溝八里村擢都指揮使仍充
遊擊將軍統神機京兵尋擢後軍都督僉事充左參
將鎮宣府進都督同知充左副總兵名還總神機京
兵天順元年以殺賊功擢左都督總兵宣府大同有
警請自行戰敗賊磨兒山石灰站進封奉天翊衛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石流伯四年卒
亡子弟倫嗣世指揮使
高陽伯李文未詳其所自起為陝西都指揮督練西
寧土兵天順元年以大同威遠殺賊累功封高陽伯
流除
右天順年封侯二人伯十三人世七人除八人
寧晉伯劉聚瀋人叔父永誠以太監出鎮甘肅聚從
立功歷都督同知天順五年捕曹欽陞右都督成化
六年充副總兵出延綏塞遇虜被七創濺血力戰大
破虜擒斬也忽五等百級以上俘獲最陞左都督七

年自陳功封伯流祿千石再充總兵殺賊延綏九年
予世十年卒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侯予謚有誥子祿嗣卒亡子十一年弟福嗣
福為京營總兵加太子太保卒十五年岳嗣卒亡子
嘉靖六年弟子文嗣二十三年良臣嗣卒亡子三十
五年叔斌嗣萬曆三年應元嗣
伏羌伯毛忠亦州人曾祖刺反洪武初從軍為千戶
祖拜都征哈密皆歿父寶永樂中從出塞功授百
戶忠嗣父為官初名哈剌累功行都司都指揮同知
始賜毛姓又以功陞都督同知賜名天順初以征福
建白賊功陞都督同知充左府總兵鎮守甘肅復以
勦虜功特進左都督成化三年以從宣城伯穎殺番
功多封伯祿千石以討土胡滿四力戰中流矢子海
孫鐘皆歿見卒夢曰吾當生擒四贈侯成化五年孫
銳嗣追給誥劵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侯予謚世伯祿千石卒銳弘治十三年鎮兩
廣加太子太傅劉瑾索銳金不能應正德三年落太
子太傅奪祿十五勒罷瑾誅卒贈太傅予謚嘉靖三
年江嗣卒亡子三十三年弟子栢嗣
三十九年登嗣

武靖伯趙輔鳳陽人曾祖端開國功累官濟寧衛指
揮使父本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輔嗣祖為官正統
十四年陞都指揮僉事管操尋陞署都督僉事充參
將鎮守懷來等處累禦虜天順八年營建功陞後軍
都督同知成化元年以總兵征蠻大藤山峽功最三
年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予
券祿千二百石其年充總兵官征勦建州俘斬最進
侯予誓免一死十年予世卒追封容國公予謚予承
慶嗣正德三年弘澤嗣嘉靖八年世爵嗣二十三年
國斌嗣萬曆二年光遠嗣

冒寧伯趙勝遷安人宣德中世官景泰元年累功陞都指揮僉事天順五年以討曹欽功陞督府同知以參將出固原捕虜有功成化四年陞都督充總兵鎮遼東七年捕斬朶顏有功名還十二年修京城加太子太保三千營總兵千九年封流伯祿千石又明年加太保卒贈侯子謚世指揮使銓錦衣

威寧伯王越濬人以兵部尚書兼憲職捕虜威寧海成化十六年封伯祿千二百石與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夏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以斬虜首功加太子太傅增祿歲四

百石掌前軍都督府事總督團營敘一子錦衣百戶編管安陸再起握軍卒贈太傅子謚除

興寧伯李震南陽人父謙督府僉事震嗣指揮使正統中以征兀良哈木龍川香爐山螃蟹寨功陞督府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征武岡黎平賊五年攻兩廣貴州蠻陞同知成化元年還兵湖廣征荊襄賊歷陞左都督十二年論征靖州苗功封伯流祿千石十四年革爵閑住二十二年復

順義伯羅秉忠父兀卽來沙河衛指揮永樂中討平肅州叛回哈喇馬牙陞都督同知二年以征兀台朶兒功陞千戶累功陞指揮十年調平山衛十四年征辰沅擒苗酋韋同烈陞都督同知天順初陞都督成化三年充遊擊征貴州有功四年封伯流祿千石十六年卒子謚

靖安伯和勇和寧王阿魯台孫父阿卜只俺授左都督勇以父故爲錦衣指揮使正統十四年以紫荊關斬首虜功歷陞都督僉事天順元年進同知五年遊擊將軍征廣蠻成化元年再征有功陞左都督加祿歲百石己濬州獲叛奄斬首功多封伯流祿千一百石十年卒子謚千忠自歷戰功爲錦衣指揮僉事得

世

右成化年封伯八人世三人除五人

威寧侯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以遊擊將軍守寧夏正德五年以討反者寧化王寘鐇功封伯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守寧夏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以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卒孫鸞嗣以罪除

右以捕反封

遂陽伯神英京師人國初高祖保以功爲大同指揮僉事父傑立功雲南進指揮使陞陝西都指揮英嗣指揮使延安衛累捕虜先登成化弘治間充總兵守

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劾致仕太
賂劉瑾下兵部傳會前後功中律得封瑾敗奪伯爲
右都督
右以禦胡功封
泰安伯張富新城人以弟太監永得爲錦衣指揮使
正德五年繇右都督論永發捕劉瑾功推恩封嘉靖
初除爲錦衣指揮使
安定伯張容富弟以兄太監永得爲錦衣都指揮僉
事正德五年繇右都督論永發捕劉瑾功推恩封嘉
靖初除爲右都督

永壽伯朱德不知何許人初冒太監裴姓爲義子曰
裴德又曰武德又曰朱德正德五年以義兒賜姓封
十六年下獄除
平涼伯馬山涿人正德五年以弟太監永成冐誅劉
瑾功推恩封十六年除
鎮平伯陸永以兄太監誾封除
鎮安伯魏英榆次人正德五年以兄太監彬推恩封
十六年革爲都督同知
永清伯谷大亮以兄太監大用冐平流賊功推恩封
十六年除

永寧伯朱泰故姓許起指揮驍勇通文義爲遊擊將
軍征流賊有功陞都督賜國姓爲義兒從廵邊斬虜
首封伯除
右以恩幸封
右正德年封侯一人伯十一人俱除
新建伯王守仁餘姚人以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右副都御史擒反者寧王宸濠正德十六年封伯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
南京兵部尚書身免二死子免一死祿千石流隆慶
二年予世子正億嗣萬曆五年承勳嗣

右以捕反封
京山侯崔元代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爲駙馬都尉
嘉靖初以奉迎車駕封祿千五百石與世已坐張皇
后親事下詔獄得釋
右以迎立封
恭誠伯陶仲文黃岡人
右以方術封
右嘉靖年封侯一人伯二人世一人除二人
彭城伯張昶仁宗昭皇后弟也父麒洪武中以女爲
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食俸京師昶從靖難以義

勇中衛指揮同知累陞指揮使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以中軍左都督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祿千五百石世子孫免二死子免一死卒孫瑄嗣成化十六年信嗣正德三年銘嗣嘉靖十七年勳嗣卒亡子三十年弟熊嗣

惠安伯張昇昶弟以舍人從靖難守城累出塞有功累陞後府都督同知洪熙元年陞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正統五年以功以親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伯左都督如故祿千一百石世子孫身免二死子免一死昇循禮守法爲士林所稱卒孫

琮嗣卒亡子成化五年弟瑛嗣卒亡子十六年弟瓚嗣弘治七年偉嗣卒贈太傅子謚嘉靖十七年鑭嗣三十四年元善嗣

會昌伯孫忠以宣宗章皇后父宣德四年封伯祿千石子世券卒贈侯子謚子繼宗嗣英宗復辟進侯加祿二百石子世券追贈忠安國公子改謚繼宗卒贈郯國公子謚成化十六年孫銘嗣正德十五年杲嗣嘉靖八年以外戚恩澤除

安平伯吳安丹徒人以景帝生母吳太后弟封天順元年太后復爲貴妃除

安昌伯錢承宗以英宗孝莊睿皇后弟封卒子謚子維圻嗣嘉靖中以外戚恩澤封除

慶雲伯周壽成化三年以生母孝肅皇太后弟自督府同知進封十七年進侯子世弘治元年加太保卒贈宣國公子謚子瑛嗣除

長寧伯周彧成化二十一年以生母孝肅皇太后弟自都督同知進封子世卒正德三年子塘嗣十四年大經嗣例除

瑞安伯王源以憲宗純皇后弟成化二十年自中府都督同知進封與世弘治五年進侯卒贈太師子謚

崇善伯王清源弟弘治十年以都督同知封例除

安仁伯王濬源弟正德二年以左都督封例除

昌化伯邵喜興化人嘉靖初以睿宗生母孝惠皇后弟自錦衣指揮使進封子世卒子謚子蕙嗣亡子族人杰嗣例除

壽寧伯張巒以孝宗敬皇后父弘治三年自督府同知進封五年進侯卒贈太保昌國公子謚子鶴齡嗣十六年加太保正德中進太傅嘉靖二年加太師以定策功進封昌國公前後祿八百石以罪除

建昌伯張延齡鶴齡弟弘治八年以都督同知進封

十六年進侯加太保嘉靖初加太傅前後祿千六百
石以罪除
玉田伯蔣輪徐州人以睿宗獻皇后弟嘉靖元年以
錦衣指揮僉事封卒贈太保子謚
慶都伯夏儒以武宗毅皇后父封
泰和伯陳萬言元城人以世宗孝潔皇后父嘉靖元
年自都督同知封除
安平伯方銳以世宗孝烈皇后父嘉靖十九年自後
府左都督封二十一年進侯卒子承裕嗣例除
慶都伯杜繼宗大興人以穆宗生母孝恪太后弟隆

慶元年自錦衣衛指揮僉事封
德平伯李銘以穆宗孝懿莊皇后父封
固安伯陳景行通州人以穆宗孝莊皇后父隆慶元
年自錦衣指揮僉事進封
武清伯李偉究平人以今上慈聖皇太后父隆慶六
年今上即位自都督同知進封
右以外戚封
保昌伯蔣廷珪以仁宗姪母夫封除

天因記

晉江何喬遠　譔

郭子興故曹州人父曰郭公善星曆壯無妻自曹望見帝星燭臨濠遂入濠伏[illegible]定遠之定遠邑有富翁女瞽翁就郭公筭命[illegible]曰[illegible]女也翁曰恨瞽耳莫適聘郭公曰不鄙與我遂妻之既娶術益售家寖日益遂爲定遠富人生三子子興仲子也卜曰此子乃貴子興長不事產業散財結豪傑子弟宿有馬公避仇入定遠年饑鬻女焉子興見馬公有俠氣大與

善撫女如自出高皇后也劉福通起徐人李二及彭早住趙均用陷徐汝穎亂子興亦與其豪傑子弟孫德崖等四人逐濠令自稱元帥元人攻之高帝入濠避兵門者擬高帝刃子興免焉召與語奇之以爲親兵而以高皇后妻高帝於是帝爲子興館甥子興勇悍敏決孫德崖等四帥田野人不足與謀子興心易之於是四帥協謀傾子興子興少與四帥會或會輒不合子興輒起去去則四帥專決之會元脫脫破李二屠徐早住均用窮蹙奔濠四帥納焉以二人故盜魁反爭推之出其下二人者早住頗有智數子興獨

禮之均用不嗛德崖謂均用曰郭公目有彭將軍耳有將軍耶相與執子興褫之家將殺之高帝在淮北聞曰郭公吾父母也亟馳歸則謂子興子我公素厚彭薄趙禍必趙發即與子興子馳告早住早住怒圍德崖家高帝從之發屋欠子興鉗繫幽窖破械出之會元兵大至圍濠兩家讐亦罷是時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挾子興東屯泗州高帝見二人不足共事棄之去未幾自相吞併早住中流矢死均用專兵益狠戾帝與徐達攻下滁陽兵勢漸盛使人說均用曰方今海內淆亂正收攬英雄之日公昔窘於

元郭公開門納公既又屈已下事公不思報德反欲先翦羽翼此自解體耳且郭公部屬尚衆即或可圖事有萬一公亦豈能獨安均用心憚高帝稍稍待子興帝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均用縱子興歸子興乃得將所部萬人入滁至滁見高帝整大悅居再月有讒帝者子興疑焉奪帝權然帝事子興益恭元兵圍滁有告子興者曰朱館甥每戰不力子興信之使與帝俱其人出戰遠被矢還帝獨直前奮擊了無所傷子興乃愧歎蓋帝每戰有獲即給士他將獲輒以獻子興故讒言得開帝至士有獻高皇后者高皇后

轉以獻子興妻子興妻喜高帝乃安亮脫脫脫既破張士誠高郵轉圍六合六合將來乞師子興欲不與高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則滁承之不可是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皆莫敢前高帝獨與趙德勝耿再成率師而東壘于瓦梁元兵攻壘壘垂陷德勝殊死戰矢中左股高帝斂入備猴梁外遣婦女倚壘門戟手罵元師疑焉遂列隊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後徐引去是將雖不能救六合然得因以還滁項之元兵大至滁高帝覆而誘之涉澗大破之獲馬甚衆高帝詭還之具牛酒款元將曰城主子興老病不任行謹遣犒軍

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欲殲戮之民固畏死非得已抑令高郵大寇未殲將軍舍而攻良民不令併力耶元將曰是也非良民肯還馬卽解去子興居滁遂有安焉之志久之師乏食諸將謀所向子興言計多失帝數諫不聽鬱鬱致疾子興再三召帝力疾往告曰困守孤城非長計若謀所向惟和陽可然和陽小而堅可計取難力破也子興曰安出帝曰向攻民寨將得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令擬簡萬三千人三千人被青萬人被絳青衣椎髻左衽佯爲彼兵載四槖驅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和陽犒

上和陽必納已疑納則乘以絳士取之必矣子興曰善使張天祐湯和領青衣三千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而使耿再成領絳衣萬人繼之期於城門會天祐從它道食失期元將覺縋而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人追之日暮還天祐始至遇於道急擊勝元人夜還追至小西門元人抽門橋我軍奪焉湯和鼓刃斷其橋縋天祐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遂入據之而再成奔卒歸以敗告子興大驚咎帝失計俄報元遣使來招降兵且至子興益恐高帝曰毋畏空滁兵萃子南名元使從南門入叱令膝行見子興見元使言多

慚張帝毋異焉衆欲戮之帝曰兵出城虛戮使者速之也厚而歸之彼且恐子興從高帝計明日元兵果遁子興徒謂再成天祐已陷沒使高帝將三千人往收其已卒高帝復得千餘人與徐達李善長將之夜至和陽乃知天祐等已破城入呼於門門炬高帝免胄示之遂入明撫定城中元兵復至帝開門擊之皆大敗於是子興以和陽盡委帝使帝總其兵帝念總兵當位諸將上而諸將多子興部曲素比肩年又長乃夜令人撤署中座置木榻俟旦會以觀其意旦諸將先入皆右坐虛最左末席與帝但皆相視不能可

否事事獨帝決之帝攻鄱陽不城與諸將與丈尺分
覺居三日帝覺就視諸將未也帝遂作色置坐南向
出子興檄曰主帥命我總諸公也公等城不覺奈何
令與諸公約違者以軍法相治皆惶恐服久之德崖
餉絕率所部自濠來假居高帝謂諸將曰不假孫公
不惟失濠和亦危矣許之子興聞大怒自滁來帝迎
見子興不言者久之已而曰汝爲誰帝稱名對因曰
昔公困辱孫氏某實破其家以出今來此公無宿憾
乎子興默然是時德崖亦不自安請還去高帝曰今
兩軍合處一城驟以主帥來盡去下人必有不諧者

公當令諸軍先行而自留後德崖從之於是帝先送
德崖部帥行頃之子興與德崖鬬兵卒多傷高帝聞
之與耿炳文吳禎策騎迓高帝驅之孫家軍逐之抽
刃隘道皆曰城中鬬我軍傷公子不知耶高帝曰吾
送部帥諸公後我前安得知孫家軍弗聽亟持帝馬
銜擁而行孫家軍中多帝故人一人謂諸軍且釋銜
銜稍縱帝馳諸軍追之兵及於身帝時衷甲無所傷
展轉十餘里短兵及墜馬傍有乘馬者復帝故人呼
與同載既數里遇德崖郭總兵前客張者又帝故人
告曰公兄在郭公所若殺朱君郭公必不相放盡少

待吾馳觀之至則子興方縶德崖頸與同食張亟反
曰若如爾爲公兄死矣乃爲孫家軍固請張客夜同
高帝寢擁高帝肩孫家軍旦止高帝麻陽中子興聞
之乃遣徐達數人搏質釋德崖高帝乃歸已何子興
卒高帝服喪而葬之時劉福通迎立小明王爲帝檄
子興子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帝爲左副元
帥帝不受遂併統子興軍德崖見子興死來爭滁竟
爲吳禎胡大海所殺而子興長子（一作三子）與天祐渡江
及元兵戰敗沒（一作皆敗沒）子興凡四子帝爲館甥時先
二子困帝者屢矣嘗閉之虛舍絕其食高皇后私懷

餚焦餔帝二子窺之后匿焦當膺膺爲異曰者爲酒
召高帝欲毒之后先告二子辭帝陽喜與往中途馬
上躍而跪仰天如兄聆已據馬頓首謝抽鞅還嚇曰
咄天神語朕公等乃生不良心二子驕然失色下共
謝高帝三年追封子興滁陽王妻滁陽王夫人廟滁
州繪其三子廟壁生卒節序皆有祭而季子老舍尚
在名欲官之高后謂老舍曰皇帝法所不可無親贓
令官爾爾勝官乎老舍悟入見帝曰官爾老舍頓首
曰陛下官臣則與臣百品帝曰是何官也大陳文武
臣民冠恣取之冠有稷頂帽帽百目老舍俯取曰是

也帝曰其學於成均乎老舍曰不也臣請得冠是冠
障蔽風日耕於瘠鹵之崗帝曰善即日賜牛一頭馬
十二蹄送歸山中復其家滁陽王一女充後宮生蜀
王今有子孫冠帶奉王後

小明王韓林兒者徐人羣盜韓山童子自其祖父爲
白蓮會惑衆衆多從之元末山童倡言天下亂彌勒
佛下生明王出江淮之人驛然皆動黃河南徙元用
賈魯鑿求禹故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當道埋之鐫
其背曰石人一眼天下四反河丁掘得相驚詫於是
潁人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盛文郁羅文素等告衆

曰山童宋徽宗八世孫也當帝天下我劉光世後合
輔之聚衆三千人于白鹿莊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
約起兵兵用紅巾爲志元得山童捕殺之林兒逃之
武安山中福通據朱臯攻破羅山眞陽確山杞舞陽
葉諸縣及于汝寧光息衆至十萬元順帝十五年福
通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復立之號小明王都亳國
號宋改元龍鳳遵道文郁稱丞相文素與福通稱平
章遵道得寵專權福通使人殺之自爲丞相滁陽王
卒宋使人招其諸將時高帝新得和陽使張天祐守
之元人數困和陽帝方出擊元軍諸將謂天祐曰公

度能自却退元兵乎不然當往天祐聽其計往見小
明王以爲右副元帥而檄滁陽王子爲元帥高帝爲
左副元帥高帝見檄不受曰大丈夫不副人諸將曰
明公方欲渡江舉吳楚兼甌越今滁和間已屬我不
受宋命生一敵也受之緩急猶可倚夫公方舉大事
奈何於小豎于見氣耶公曰若是則用其年紀元破
福通兵太康進圍亳福通以小明王奔安豐龍鳳四
年福還與其黨關先生白不信李喜大刀敖毛貴等
分三道入元晉冀關中山東諸郡多所陷沒軍聲大
振已攻汴入其城小明王都之關先生等焚元上都

轉略遼陽東至高麗然與元戰亦互有勝負其所攻
陷城邑元亦旋復之其明年福通爲察罕帖木兒擊
敗還奉小明王安豐龍鳳八年福通又爲察罕帖木
兒擊敗於益都還走安豐部下健將皆亡其明年張
士誠將呂珍攻安豐廬州左君弼助之福通以急請
高帝自將救之劉基曰奈何不急漢高帝不聽未至
呂珍已破安豐殺福通三月高帝至擊呂珍大破之
乃與小明王還建康先是龍灣之捷諸將欲奉小明
王爲帝劉基怒不許陳天命所在然高帝用其年紀
如初十二年小明王死乃以明年爲吳元年

郎曰滁陽帝業所以興抑天作高后之合乎小明王
豈子耳爲人所以非若漢之於義帝者業用其年紀
爰豈之難舍漢而存之待其殂乃稱吳元年明德厚
矣

晉江何喬遠 譔

天駭記上

陳友諒者沔陽漁家子父普才弟友仁友貴友富友直友諒拳勇長伎角爲縣吏非其好也與友仁友貴聚衆爲羣盜元順帝十一年辛卯袁州慈化寺有僧瑩玉以彌勒佛教鼓動湖湘（一本從者甚衆今刪）麻城人鄒普勝大唱共術羅田布賈徐壽輝浴鹽塘有毫光普勝驚怪之共推爲主舉號紅巾攻陷蘄黄壽輝開蘄水爲蓮臺省建國天完改元治平以普勝爲相黄陂人

倪文俊爲將文俊者亦故漁家子善兼行多槳船陷沒漢陽興國武昌安陸沔陽及江以西郡衆號百萬友諒舉聚應之壽輝隷之文俊戲下元人進攻壽輝破復其所陷郡縣文俊輒復之迎壽輝居之漢陽壽輝爲人縱緩不能主權而文俊驕恣欲圖之計不行奔黄友諒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於江州其時吳公起金陵二年矣友諒陷元池州公渡江首取太平郡則與池隣使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往攻破之戊戌春友諒陷元安慶使其將趙普勝守焉普勝者友諒驍將善雙刀號雙刀趙初結巣湖水軍以款我已反歸友諒友諒陷元龍興瑞州遣普勝自樅陽攻我池太平將劉友仁與戰死是時友諒遣別將畧下元邵武襄陽諸郡自以兵破吉安撫建昌贛汀信寇衢取杉關矣其明年吳公使俞通海還救池普勝使將鈞守池自據樅陽水寨數往來寇掠太平青陽石埭諸縣通海及張德勝攻其柵江營獲鈞大破之遂以復池然終不能絕普勝往來拒戰而俞廷玉攻安慶死焉徐達乃與德勝及普勝戰於浮山之陸追斬其部將泰於潛山普勝乃敗友諒聞普勝敗怒罵曰奴驕不力僞行安慶軍及鴈汊普勝具蒸羊以迎

執殺之初友諒陷元龍興壽輝欲都之友諒不與壽輝不聽來自江州友諒佯出迎覆城西門盡殺其下卽居壽輝江州而自稱漢王其明年復率師寇池徐達常遇春敗之九華山斬首萬餘友諒不自得大率舟師十萬挾壽輝寇我太平殺守將花雲乃大快卽遣人白事壽輝前從後椎殺之因自立爲帝國號漢建元大義是日也殿采石之叢祠雨甚羣臣藉卉迦而拜遂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必先定邊亦驍將也漢人稱必先曰潑張友諒爲人貪忍有權術思致死一決則與張士誠約從而

東攻我建康士誠齷齪自囚不敢應友諒則獨來時我太平新爲友諒所併聞漢來皆匈匈公從劉基策與決戰而遣胡大海擣其信州制漢後指揮康茂才者雅游友諒公使爲僞書請降告之内應令分兵三道入茂才如指使其門者致友諒書友諒見門者曰故人也問起居曰康公安在曰屯江東之圮曰堅乎曰木也友諒悅與之壺餐遣之而示之閒曰我來呼康公會有自漢逃者亦曰漢上問新河之道吳公乃使李善長石江東圮下易其木宵而具使趙德勝跨新河城焉使常遇春馮勝華高將帳前五翼軍伏石

灰山陽徐達軍南門楊璟軍大勝港張德勝朱虎軍水軍龍江公總大軍軍盧龍山黃旌偃左赤幟偃右曰搖赤幟則敵攻動黃旌而伏起友諒至果三其兵自入大勝港楊璟禦之港狹不得肌舟退出大江衝江東谿其圮石也且新河已設版矣呼康公無應者諒知爲所賣趣之龍江萬人先之登岸植柵公擐甲建羽旗親視士暑甚士汗如雨公偃蓋與同汗士欲戰公相風曰天且雨諸軍食少選西北之風狂雨甚公搖赤幟諸軍奪岸拔柵友諒麾而戰雨收公動黃旌鼓之石灰之伏出徐達張德勝朱虎皆集德勝從

中大呼大破之友諒遁而與其衆爭舟困於汐僅免蓋斬及溺以二萬計俞通海追而火其舟慈湖又大破之張德勝追之采石戰酣廖永忠大呼殺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王銘挺而進漢兵攢槊刺銘傷額三周於陣又大破之德勝死周顯與漢戰觀渡橋亦破之諸軍乘勝追擊守太平者遂破之漢降將志雄曰漢併兵東無守安慶者可取也公使余元帥等取之以趙仲中守焉志雄趙普勝部將也怨友諒誘殺普勝故龍江之戰不鬬而降而大海信州之師亦捷於靈溪公使大海子德濟守之於是漢門戶墮矣友

諒壽遣張定邊來攻安慶仲中走公曰仲中渡江舊人予不忍辟賜之弦曰弦懸也而納官其弟辛丑三月漢遣將李明道寇信州夏德潤與戰死於草坪漢阻玉山繆美馳而爭玉山德濟兵少僅嬰城守久之胡大海李文忠援至德濟開門延戰大破之王玉手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公復其官使爲鄉導以取龍興巳何張定邊復來攻陷安慶安慶陷八月公親往征不下劉基曰江州漢巢穴也徑搗之公曰善引兵西距五里許友諒不能軍夜奔武昌追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旂常公使徐達屯漢陽扼之康茂才等乘勝

破楚諸縣於是漢失江州其將吳宏以饒降王溥以
建昌降其明年胡廷瑞與其平章祝宗康泰以龍興
降公得龍興改曰洪都以葉琛爲知府使鄧愈與兄
子大都督文正守之於是乎漢失龍興其將歐普勝
以袁降曾萬中以吉安降彭時中以龍泉降而安慶
漢不能有矣友諒既失龍興屢屢不得意思得一相
當則大作舟艦載其捲屬百官以六十萬師空國自
武昌來其舟皆丹漆上下三級走馬爲棚板房爲蔽
櫓頭裹鐵一舟數十癸卯四月傅雲梯蒙竹盾於洪
都城下晝夜攻撫州門墮者三十餘丈鄧愈與文正

殊死鬭且戰且城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圭朱潛
皆死趙德勝開門射殺其金指揮漢分遣其將陷臨
江吉安殺吉守將萬中執指揮粹中參政齊知府叔
華狥城下而疾力攻新城門薛顯突出銳卒斬其劉
平章擒其趙副樞謝成堅拒友諒寺步門獲其驍將
三漢復潰六月趙德勝巡城東門中漢伏弩死洪都
旦暮下文正遣捨命王詣漢約日降日以遠而使張
子明夜行見公及日至漢使來受降望見城上志皆
新遂縛捨命王殺城下會子明歸漢軍獲之湖口友
諒啗之曰若爲漢呼降貴若子明諾至城下漢嬰子

明背曰呼子明大呼曰賊使我呼諸公降我佯許之
幾得見諸公公今許我大軍至矣友諒怒以戟劉子
明子明死七月漢鬭洪都八旬餘矣公親督舟師二
十餘萬應之乙酉次湖口丙戌友諒解圍出鄱陽湖
逆戰得其覘師之客曰吳徹試之詩奇之黥而放之
歸丁亥遇康郎山公乘白海分師十一戊子徐達當
先擊其前鋒獲一巨艘漢兵死者千五百餘人常遇
春等連艦大戰俞通海飛炬火其舟二十火反延達
舟達撲火更戰張定邊直前犯白海白海膠於沙漢
兵亟焉程國勝劍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韓成曰事

急矣冠公冠衣公衣爲公也而投於湖吳舟之人釋
戈大失漢人皆喜會遇春通海疾櫂來水洊浮遇春
射中定邊走之國勝遶後力攻與兆先皆死之通海
廖永忠飛翼追定邊定邊舟被矢百餘巳卒甚衆己
丑友諒自乘赤龍船悉其巨艘連鎖促戰曰赤廠白
漢旌旗樓櫓峚如也蟲姑也吳舟小仰攻多卻公手
旗麾之不前斬右隊長十不能止丁普郎余昶陳弼
徐公輔皆死之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手兵若戰
郭子興曰舟實不敵火攻可日晡東北風甚怒常遇
春藥葦七艘火之焰漲天赭湖水友仁友貴及平章

陳會暑等皆在焚中庚寅友諒復力戰自辰至巳所殺傷我過當礮砲之聲若雷臨首劉基侍忽大呼公驚仄基揮袂連聲而呼公更舟公更舟公亟入他舟顧視向海無不糜也公夜盡白其舟以誤漢人詰朝大戰漢舟大上下不相聞卒死欲盡舵者尚呼檣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乘飛翼六入鏖戰漢艘蔽之若沒六翼方深入仰而殺漢兵戰既酣皆波出諸將望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湖水盡立大敗漢人日暮吳先航罌子口葦湖而軍友諒退保鞋山不得夜吳泊左蠡漢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公貽漢書挑戰

漢不敢出殺所獲我士公察漢俘藥其傷遣之俞通海曰湖水多淺易黏舟扼之江據上流擒矣劉基曰移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尅之必勝公從之駐南湖水陸營置火舟火筏中流扼漢旬有五日漢食盡掠餉都昌公兄子文正焚其舟大窘八月壬戌友諒欲突出湖口繞下流遁歸武昌常遇春與諸將還以火舟火筏追擊之聯比隨流自辰及酉力戰不休至涇江口我師復出擊之友諒迫啓牕視郭子興之矢集目貫顱友諒死友諒自稱帝迫死四年耳其初起也父告之汝一捕魚兒耳而欲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

我家當富貴今其時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張定邊及其子理載友諒屍夜奔武昌發喪襲位改元德壽公振旅以赤舟載俘白舟乘士今之書舟之白地緣勝於鄱陽始也過湖浮屍纍纍公歎曰噫士爲我死復之以櫻纓三拔之湖魂之憑者能爲厲神其纓曰櫻三舍人舟行禱焉十一月公征理武昌柵其門以舟絕江而將居之黠而之客復來見試之詩又奇之命班師（黠面客崇仁人吳微也家貧落魄好奇節友諒得之以爲賓師鄱湖之戰遣微間行覘我有縛以獻者上素聞微名釋微縛使題天闕百馬圖微應聲上詩曰閶闔間一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盡鼓旂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上奇之度其不爲我用乃刺詭譎秀

才四字於面遣之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面如此可爲賓師微遂亡去友諒死陳理奔還武昌上念其城久不下將屠之忽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上召入與語良久命題西山夜雨詩復進詩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有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上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而武昌得徹乃更生上即位物色之不得永樂間忽歸家面色瑩然復出遊緇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聖祖增所不及云）其明年諸將奉公爲王武昌尚未下復往征之是時漢丞相張必先守岳州張定邊絕城往告必先引兵去城二十里軍洪山王命遇春率兵五千擊之必先大敗擒之王使縛示漢曰潑張我得矣漢氣大索武昌城南高冠山俯城中可瞰也漢兵屯焉吳王曰誰能奪此傅友德前趨之鏃出腦君勝友德棄腦

鏃抽腸奮鼓而登奪之漢將陳同僉望見吳王之志馳鞭入帳下郭英從傍來王坐胡床疾呼郭四爲我殺賊英躍馬奮臂同僉應槍倒吳王悅衣四以其錦袍居數日上使漢故降將羅復仁往招諭復仁曰主上不忍糜漢而使臣招必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王曰吾力非不能得漢頓兵而待念民耳復仁號漢城下羅復仁吉水人深易學善詞賦從陳友諒不樂爲用太祖至九江投身來歸命侍左右親信之既從破友諒於彭蠡命齎蠟書檄袁臨諸郡太祖爲吳王除中書諮議復仁性率直每論事指陳無隱繇是待遇錢賜從圍武昌使諭理理降遷授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宴見命坐予飲食復使諭擴廓帖木兒以翰林編修諭安南占城改翰林簡討未幾改弘文館學士優陳名論事時操南音對上喜其質呼爲老實羅一日上過之方圬急呼其妻設上坐滌而見上上笑曰居陋甚豈所以處賢者即日賜第城南門內尋乞致仕許之賚賜甚厚辭復賜大布之衣題其背曰性雜羸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已上念之驛召至居三月儲其衷賜王帶名馬鐵柱杖及家僮飲食具復遣還未幾卒上求其嗣將授以官而其從子養蒙以疾辭養蒙隱處山林詩書自娛有從學者不拒也于汝敬以翰林侍讀與李時勉同上書忤仁宗旨改御史復仁有孫瑋爲常州同知廬墓三年屢有祥異江西人以爲孝子理驚召入相持哭告之故乃銜璧肉袒出降俯伏戰慄王挈其手曰無畏命宦者入理宮告友諒父母府庫儲蓄悉聽取其官屬以次出城妻子資裝得自拄名父老慰諭之饑困賑之米諸將得漢鏤金牀王立毀之以示無所玩好民大悅乃封理歸德

侯會才承恩侯友富歸仁侯友直懷恩伯貽友仁爲南康王理居京師鬱鬱出怨言上以會才適滁而投理於高麗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民爲鹽駔駔諸富家數爲富家所凌弓兵義時窘辱之元順帝十三年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殺義及素所見凌富家火其舍跳入傍場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相之矢中士義死士誠益決戰子仁潰遂有衆萬餘乘勝攻陷泰元守臣李齊招撫之士誠拘焉已何齊竄自稻殺士誠縱齊歸佯降又已何復陷興化殺其參政璉元使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齊守甓社湖士誠誘入偰哲篤出走齊還定不及遂據之僭號大周自稱誠王改元天祐元使照磨昭招以萬戶告身不納拘之舟中已使將而拒元軍昭大罵士誠怒烹之元復使使來士誠曰必李齊齊往下齊獄元人來攻士誠召齊出叱之跪齊反叱曰賊余膝鐵也士誠倒曳捶之曰予膝齏耳遂剮齊然元猶冀士誠有降意使待制烏馬兒孫撝復往士誠復拘焉其明年陷揚州進陷盱眙元乃使其丞相脫脫大擊之連戰旬有五日皆

士誠敗會脫脫被讒免官士誠乘隙奮擊元元兵大
北十五年留兵高郵縣通州渡江陷元常熟十六年
攻元平江路破之路人楊椿力戰死因大刼掠轉掠
湖松常諸州時孫攜從拘謀圖士誠事泄見殺平江
者今蘇州也乃易郡隆平宮諸古刹署居省院部司
於寺觀豪門以士德爲平章陰陽人李行素爲丞相
蔣輝爲內丞相潘原明爲左丞相鎮吳興使李伯昇
節制軍事而署周仁爲隆平太守周仁者鍛工是歲
也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宋帝紀龍鳳二年歲爲丙申
高祖既渡江稱吳公矣公有新附青軍使詹李二將

將之士誠誘焉公使楊憲通書士誠拘之遂以舟師
攻我鎮江公使徐達圍常報之我宜興與常界士誠
則氷寇柵而營耿君用以鎧騰柵周入刀斫之猶戰
乃死宜興入於周其秋達與將王玉及士德戰甘露
擊走之王于虎追士德及坎墜馬虜焉華雲龍復與
士信戰舊館周將之善射者前雲龍斷將槊將墜又
虜之士誠之母謂士誠曰吾聞吳公神武英謀其將
皆爲死爾殆非敵莫如降也且士德在彼士誠因請
輸歲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求士
德公責士誠歸我楊憲粟加三爲五士誠不能從乃

益兵圍達牛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與達內外夾
擊大破之擒其將德進困常城士誠遣呂珍入城守
是年士誠引兵攻元杭州爲元苗將楊完者所破龍
鳳三年春公命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周將打
虎以三千人逆戰追之城西門擒其將福獲艘三百
降人二百公以長興爲長安州守以炳文成而呂珍
亦食盡棄常去公得常州守以湯和士誠復遣潘原
明與他將再與寇長安州炳文擊之上新橋擒斬三
百餘級原明遁費聚追之琅橋又擒斬亦如之公命
張鑑攻泰興擒其將文德下之六月公命常遇春吳

良攻江陰士誠據秦望之山王忽雷先登奪之江陰
拔公守以良與其弟禎俞通海與趙馘以舟師入太
湖馬跡山降其將貫及津東經洞庭犧于施口呂珍
兵暴至衆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以甲蒙士督戰於
舟前曰俞將軍周人疑之引去是時元苗將楊完者
亦累敗士誠也士誠畏吳躡其後許降元輸漕粟江
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表於元爲太尉四年公
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攻江陰水將定定與其別
將瑞合世傑醉而入其軍死之永忠通海奮擊大敗
之其夏士誠遣兵寇常湯和與吳復力戰郝之獲卒

三百又寇常熟廖永安大破之福山港其秋又敗之
狼山是時達識帖睦邇以楊完者恃功而驕與士誠
陰圖之完者死其苗部蔣英李祐之劉震等與桐廬
部三萬餘人來歸使李文忠往撫焉元失完者而士
誠有其杭州矣其冬復來寇常湯和擊敗之俘甲士
千人舟千艘馬千匹公則使徐達鄧榮廖永安攻宜
興士誠餉宜興又不下公令西截大湖口斷其餉乃
下城之守以楊國興士誠復來寇國興力疾戰破擊
其舟沉其人已數士誠僅與數騎遁則復來徐達準
鄧榮廖永安覆之獲其衆三千永安出擊士誠於太

湖遇呂珍獲焉公以衆三千易永安士誠不可曰必
易士德士德在我鹵中陰與元合公殺之五年士誠
使其將蘇同僉寇江陰棠衝蔽江牙於君山陣千江
壖吳良曰毋動彼衆我寡上計使其弟禎整而當北
門鋒交使王子明馳出南門擊之擒其將士二百餘
殲溺已數是時公既有嚴婺取諸全士誠則復來侵
嚴李文忠使別將從小北門過鮑婆嶺碧溪塢迎戰
大破之復破之大浪灘復破之分水縣嶺士誠屢不
利則復侵常湯和復擊敗之吳良間道搶其援兵錫
山常州江陰者可以出京口控大江周吳所必爭地

故曰相遷喙而吳每敗周周用不得過江以北者吳
良也公自將取紹興守以馮國用國用卒紹興復爲
周則遣李伯昇寇婺源守將孫茂先擊敗之其夏呂
珍堰水圍諸全胡大海奪堰反灌珍珍窮蹙折矢誓
求解去許之其冬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陸夏
二元帥花將軍據縣之新城三溪寨而遏我師元帥
何世明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千餘人自是士
誠不敢窺嚴婺是歲元大饑徵士誠漕粟賜之御酒
龍衣使方國珍具漕船士誠欲背之參軍俞思齊曰
向時作賊猶可今稱臣尚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是

時也方國珍慮士誠掣其船士誠亦慮國珍賺其粟
然卒輸元六年漢友諒與士誠約從寇我建康士誠
不敢從而使其將李濟據濠州公曰濠吾土也吾有
國無家卽欲取之劉基勸公先伐漢於是士誠闢土
加廣南自紹興北踰江淮至于濟寧矣七年公征漢
江州士誠遣李伯昇以十萬兵寇長安州陳德華高
費聚皆來援伯昇夜至劫其營諸軍潰劉成死之獨
耿炳文嬰城守伯昇爲城車攀石塡塹造火船焚水
關攻益急公聞遣常遇春自江州來援伯昇遁炳文
從城中出合擊之俘斬五千八年春李文忠所受降

苗部蔣英李佑之劉震等叛於處金華刺殺胡大海耿再成遂據處士誠聞亂使士信率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晝夜守禦戰二旬有九日設伏敗之士信憤益攻城城中兵少再興走叛告急文忠文忠曰嚴兵亦佯敵境衢信兵則方西攻漢夫兵貴虛聲使榜境上曰按無伐徐右丞兵五萬出徽州邵平章兵五萬出江右不日至矣周人疑呂珍方謀退舍五里而胡德濟以信州之兵來與再興分門軍夜半蓐食鼓出城衆亂德濟追擊大破之九年士誠遣呂珍率二十萬衆破劉福通安豐殺之四月謝再興與周

私爲市公怒奪其軍再興懼叛降周而爲周寇東陽李文忠率精兵自嚴晝夜馳破之義烏乃與胡深復諸全並五指嚴下城之公守以德濟士誠名雖臣元也然城池錢穀甲兵皆其自據及有杭元復授士信行省平章達識帖睦邇虛名而已至是令其屬頌功德求王達識帖睦邇畏之爲再三請皆不報其內史陳基謂且當需時士誠不聽竟自立易周爲吳使人數達識帖睦邇過失曰丞相非士信不可逼取其印幽之嘉興而脅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使請爲眞王亦欲奪其印普化帖木兒怒封印庫中曰頭可斷印不可妄得也自鴆死達識帖睦邇曰大夫死亦死於是士信自爲丞相當是之時浙西殷富繁盛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寡言爲好士築景賢之樓開弘文之館士無賢不肖輿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焉至士信用事疎簡舊將所用爲府中參軍者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皆書生耳繇是上下乖疑莫肯用命吳中謠曰黃菜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乾厭士信自出將多樗蒲蹴踘擁婦女酣宴其命將將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亦日載妓飲博卽失地喪師士誠置不問或復用之

人郭翼言於士誠曰明公伏馬箠下要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非能極慮安危力足勝也人苦元政守吏貪殘日恣故率離散莫與守誠反其道休勞之率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宴安逸樂坐消精鋭四方豪傑並起相攻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士誠之妻謂士誠曰大王不用郭生之言則亦已矣何至殺之且其業誠善翼因得己去

十月士信寇長安州耿炳文敗聚擊之獲其將輿祖士信怒益圍城湯和自常來與炳文合擊大敗之是年諸將奉吳公爲吳王矣明年春士誠復來寇長安州炳文連破之城下二月士誠憤諸全之敗遣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以二十萬師踰浦江圍新城旌旗相綴州縣官屬皆預置以來精兵數萬分屯城北過我援道繆美應之北門

覆其先鋒斗巖下僞吳人攻西門美趨之再戰再捷德濟曰彼賊衆母輕乞師李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出浦江爲援士誠又自以兵從桐廬遡釣臺烏石將犯嚴文忠扼以舟師未至千戶佑見執諸將恐文忠分署守禦自如率指揮朱亮祖而下行次浦江令銜枚走新城明日僞吳人空壁來文忠與其數十騎馳之身格殺數十人王英從之貫陣而入德濟聞之鼓譟而出僞吳人自相蹈躪血殷於溪彬亮祖擊其餘衆俘獲將士六百餘人馬三千六百餘匹輜重鎧甲舉之數日乃盡伯昇與其五太子俱遁於

是吳王欲先取其淮東諸郡縣然後專事隆平以其秋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並水陸進十月達擊敗士誠兵軍海安壩進圍新城敗其援兵常遇春復擊敗其李院判擒其將士五百餘人士誠恐失泰以舟師四百出大江滸海安次范蔡港而不卽沂上流王恐其疑我使廖永忠禦范蔡港大軍仍軍泰泰下徐達引兵趨高郵王又恐其深入使還軍泰以圖淮濠而命馮勝節制高郵軍於是士誠來寇宜興使達歸援破之士誠將復以八萬兵攻安占守將

費千賢以所部三千拒殺其梟將二人皆驚潰去是歲除日士誠以舟師數百駐君山復出兵自馬馱沙泝流窺江陰其明年正月朔王親往捄既遣使康茂才出大江追之別伏一軍江陰山茂才力戰浮子門大敗其五百舟棄而登岸者伏大起擊之虜若溺無筭徐達自宜興還軍高郵拔之與茂才進破其水寨於馬螺港淮將梅思祖以淮降王按淮圖見瓠子角隘令達絕瓠子角而軍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而江淮行省平章韓政亦敗李濟於濠州降之於是王數士誠八罪諭告天下大舉入隆平以徐達爲大將軍常

遇春爲副將軍使先趨湖州而使李文忠趨杭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應遇春軍湖港口擒其將義及旺趨毗山擒其將淸及海進之三里橋士誠將三其軍達率兵攻之有言曰不利遇春曰何待日敗其一軍其兩軍皆遁遂圍湖王國寶破其同僉得全等城南門士誠遣呂珍與平章朱暹及其五太子出兵六萬號三十萬屯城東舊館出我師背達與遇春等陣東阡出僞吳之背夷壍埋港絕其糧道士誠身來戰皁林之野達等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是爲秋八月九月士誠遣同僉徐志堅出輕舟覘東

阡會大風雨天晦遇春令勇士以划船數百突擊擒之得衆千餘士誠復遣其右丞義覘舊館將還遇春扼義歸路士誠援以赤龍船親兵得脫則與其將潘元紹屯赤龍船兵於平望潛出小舟烏鎭遇春繇別港追襲之火其平望之赤龍船而舊館援絕是役也王銘挺戈先登於是遇春復攻義烏鎭皆敗走追破其六寨於昇山降其二帥顧時引數舟從徐達繞昇山僞吳之兵怠相視而笑時引壯士數人躍之僞吳人大敗士誠急使五太子來援薛顯前奮擊其舟焚之郭子明裂創戰又大敗吳五太子者故姓梁士誠

養子也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又善沒也珍材畧敢戰嘗廓華囊兵胥濟以襲我師毎戰則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諜於是以舊館降矣乃徇珍湖城下城中大震時李伯昇以司徒爲守將欲自殺左右抱持之遂降伯昇者十八人中士誠與最密其降也隆平之人謂之負友今蘇人呼負友者曰李司徒也而文忠趨杭攻下其桐廬富陽餘杭杭將原明詣款而雲龍攻嘉興亦克之十一月徐達擊走其將義於鮎魚口康茂才持戟督軍敗之尹山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遂至隆平城下諸將分門軍達軍葑門遇

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刀劒林立飛烏爲之不下士誠閉門殊堅也達覆而鎖城屯田膽士士誠則嬰城守達爲飛搭臨車以俯崇墉士誠則蒙市達實大礮礮風之中人靡不死者士誠則亦大作礮禦軍蓋我將茅成死焉吳元年圍七月矣尚不下其六月圍益急士誠欲突圍決戰城左之陣嚴遣其將潛出西門轉至閶門將奔遇春營遇春與戰未決士誠遣將將兵千餘助戰而自出山塘道救

麾其軍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足下猛取彼弼曰諾決而鼓二刀遇春麾之以其軍吳人擠於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亦溺肩輿馳入邪忽忽無所出李伯昇使客往說曰臣欲爲公言興亡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也公初入高郵十八人耳而元兵圍公百萬然公卒提孤軍突出東據三吳今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而反不能敵建康此亦天爾然令公當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志勞心亦

可以踞今至於此臣恐公之爲項氏也士誠曰足下
衞者不言今何及矣客曰公子弟親戚將帥羅列內
外歌妓舞女旦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
自以爲蕭曹此時公深居於內雖有敗失掩不以聞
卽聞亦置不當罪當此之時臣言固不得聞也士誠
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臣能及之士誠曰
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利則爲之不然自苦耳公不
見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建康之兵戰于姑
熟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其船天反風焚之兵敗
身喪何者天也人亦無如天何今攻公益急公恃湖

州援則湖州失恃嘉興援則嘉興失恃杭州援則杭
州失區區守此誓以死拒何見晚也且夫公地譬之
痺者得而失之何損於初公何不以此時馳一介使
自述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幅巾待命當亦不失萬戶
侯士誠仰首良久曰足下且休吾熟思之壬子復猝
出胥門索戰甚銳遇春禦之少却士信幙城樓督戰
見士疲忽鳴金收軍遇春因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
復壘而逼其城士信方據銀椅與其下會食進桃未
嘗礮碎士信首莫天祐者無錫之力人也楊茂莫將
之善游者也天祐使茂游而通士誠達獲焉與之賞

盡得其游書知其城中木石俱盡令軍中星木笆竹
蔽而攻城擊其盤門益急九月破其葑門遇春亦破
閶門遂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知不敵降
日晡城破士誠更收餘兵二三萬身戰萬壽寺東街
復敗從數騎倉皇歸曰恨不從先母言顧其妻曰我
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與其乳媪金出已其二幼兒
驅妾媵上樓焚之而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
散方亦欲自經達使伯昇往諭伯昇驚前抱持之曰
九四英雄患無身耳舁士誠舊盾上途易以故闔至
達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始士誠累表莫天祐

於元授同僉樞密院事以守無錫至是尙未降州人
張翼率父老入語張氏縛矣公守爲誰天祐擲帽於
地曰誰不如降也遂亦降達以士誠及其僞將相併
元宗室九人送建康士誠舟中閉目倘餓比至王問
之士誠曰天日照公不照我遂自經死王命剡三參
軍藁於旗竿之首府隆平曰蘇州太祖既有天下怒
蘇久不下故困以重賦久之微行過一媼坐媼榻移
時泥問曰媼何自曰自蘇來僦屋曰張士誠何如媼
曰張王乎輕財好施是德蘇太祖乃喜蘇人易恩耳
久之賦悉減

天敺記下

晉江何喬遠 譔

方眞故國珍也名珍以字行高祖既定天下來歸避御諱改曰眞字谷貞云國珍者台黃巖楊嶼人長身黑面體白如瓠元末童謠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海中童山也國珍生而山榮國珍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凡四人又有從子明善皆膂臆善馳跳驟馬故海上鹽徒與蔡亂頭爲怨家官弗問其曲直亂頭入海行刼元懸格捕之國珍率千人捕應格賞不及曰獨蔡

能變耶黃巖人尊上田主國珍父尤柔良爲田戶事主甚恭田主數侵蝕之國珍謂父曰田主亦人爾阿爺何乃恭父曰我與爾所衣食也父沒田主來索租其欲侵蝕如故國珍具美醞盛饌醉死之臨而匿於甕久之泄州太守使捕之國珍方食左舉几自遮右持門關格殺捕者遂已命海上爲元海運苦順帝八年也元使江浙參政朶兒只班往捕國珍執之迫爲請招撫許之授國珍海運假千戶竟聚兵不解轉攻溫焚畧海上州縣元將孛羅帖木兒擊之國珍夜率勁卒火之大閙之泮執孛羅帖木兒及其郝萬戶役迫請招撫元授國珍千戶爲眞官其兄弟子姪籍所部精兵三千餉之借其力以防海運國珍登岸羅拜還止故里順帝十二年汝潁兵起元募浙船北守大江國珍曰是且及我復聚衆入海元將泰不華與戰澄江潰而薄其舟手刃其數人遂爲國珍所殺是時南北諸郡豪傑所在響應元復使使郎拜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珉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使盜待使者於險殺之元復招拜爲海漕萬戶國珉衢州路總管始受命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欲借其力以禦之授國珍江浙行省平章累進左丞相國

璋等各超拜有差國珍爲元十敗士誠崑山士誠大畏稱臣歲輸粟元多國珍功命以節鉞鎭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郡國珍以國璋國珉居台明善居溫國瑛自副初國珍之起也瀕海豪傑莫不爲元募誅應購而其臺省當路非數千緡不與上功至有一門戮力幾盡竟上蒙不得武功爵而國珍亟反亟撫再三拜已至丞相猶施然不得其心元以購功懸賞不信於天下聊至於已順帝十九年吳公征下婺衢處諸郡使典籤劉辰往說國珍與其下謀曰元運垂盡羣雄皆作今江左兵精甚所至無堅城與我

角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君陽順之以觀其釁其亦可也乃使使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使其子亞關入質公曰凡質疑也不疑胡質厚賜遣之國珍復納三郡籍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即以獻許之其時閩尚未屬公示必有授國珍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其三弟皆有官國珍使國珉領樞密署事自稱疾受印而已又歲爲元轉致士誠所輸粟元累加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國璋國珉國瑛明善皆行省平章已何苗將劉震蔣英叛我婺州殺

首帥胡大海持大海頭往見國珍其下皆賀國珍不許曰吾故言江左如錢鏐即出師助擊之國璋中流矢沒然其不歸三郡如故公欲徵之國珍報曰三郡在也惟是尚界元吳公亦未使守之公若克杭撤吳之蔽三郡歸公是我代公守也吳元年高帝爲吳王李文忠下杭國珍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覲望持兩端吳王怒使徵糧二十三萬日克杭有日矣公何負成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旦暮下姑蘇奄至公境倍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

有久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姪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於人劉席曰江左多步騎平地用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二者皆非主所自礪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竇中鼠敗可知也江左之吳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弔伐之心此必有天下且業已并漢勢有張氏之二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

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不能用其九月吳王命參政朱亮祖率浙東水陸二軍往擊之其時張士誠亡矣亮祖遣裨將嚴德至新昌攻其關嶺平之進擊國瑛台州德戰死亮祖急攻其城國瑛夜走黃巖入之遂徇下僊居諸縣轉追至黃巖國瑛燒廨宇民舍入海其將合兒魯出降十月復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爲副將軍擊國珍慶元而亮祖復自黃巖至溫陣城南七里明善出戰潰還奔入城亮祖與裨

將張浚湯克明徐秀柴虎克之明善已先挈妻子入樂清遂分兵徇降瑞安十一月亮祖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而征南將軍和副將軍禎亦自紹興渡曹娥江降餘姚上虞二縣進擊慶元至城下國珍載寶貨子女亡海上追擊之大敗還師徇下溫台諸縣而王復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從海道會和國珍諸將較皆叛散乃使國珉遣其子明完明則籍所部吏士船馬資糧以降明完亞關也而國珍亦與明善出降亮祖於黃巖其臣詹鼎爲草降表詞辯而恭吳王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赦國

珍入既見讓曰公胡反覆陰陽勞我我師耶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名其臣赦楠以爲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亦命官之其餘盡徙濠州詹鼎字國器寧海人其父餘師也鼎好學兒時讀書餘篇下讀甚富又精治春秋試不遇國珍聞其才以計得之以爲府都事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當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奈何使婦人預事耶妻怒譖鼎繫獄久之出爲上虞判上虞與張士誠壤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也稍違約鼎立象于庭引一驛丞數以不奉公斬之在庭皆服栗然行請罪然居久不能起自後雖元帥萬夫長皆長跪白事不敢舉目視國珍降上召見鼎鼎爲書萬餘言須駕出上之上爲立馬受讀付丞相楊憲憲惡鼎言事謂鼎徒人也寵徙梁又徙陜寇賊大臣薦鼎于朝至京師丞相者見鼎鼎辭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甚都雅丞相曰魯嗚尚書才也待半年除留守衛經歷改刑部郎中罪人當分履者皆願得鼎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逕鼎有驛鼎不能自白御史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爲文章氣欲追古人守身廉重行義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鬻金一斤無所得金解乘驢易之　上卒厚遇國珍賜第京師宴位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而已一日侍宴坐不能與昇歸上官其二子曰佽國珍見也國珍卒年五十六其始起至降凡十八年本無學術所用書佐參謀繇胥史進皆苟利無遠略其兄弟子惟明善頗順理他皆闒茸自營一時政令租授任意爲輕重民有死罪不刑納之曲邊而投之湍云

明玉珍一名旻隨州人世爲農身長八尺目有重瞳

子剛直素信其鄉里人元順帝十一年汝頴兵起隨人相結屯青山推爲屯長已歸徐壽輝漢陽授元帥鎮沔與元丞相哈林禿戰矢中右目人號旻眼子十四年沔饑玉珍以兵千人槳斗船五十泝夔爲沔貿糧至巫峽人多就之者青巾盜李喜聚衆苦蜀元將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其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漢兵怒皆挐船去出巫峽羣訟之玉珍且曰重慶一城兩丞相左哈林禿右完者都兩不州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决其萬戶戴壽曰公鎮沔救困民也貿糧巫峽間

亦救困民也平西衆已其主帥發憤詆公此亦困而
可救公何不中分舟載糧還沔以其半因平西兵攻
重慶事濟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用其策襲破
重慶生致哈林禿完者都夜遁果州父老迎入城止
殺禁掠皆大喜壽輝以爲隴西右丞久之完者都與
參政趙資平章朗革歹復自果州至屯嘉定之大佛
寺玉珍使部將萬勝禦之勝使陳夜哏夜緣嘉定城
以入完者都朗革歹遁獨資守大佛未下勝獲資妻
執示之江岸資用强弩射殺之曰汝不見平章婦乎
章婦者朗革歹妻也城陷赴水死已欲射殺其子衆

擁之不得相持半載餘玉珍以兵繼之大佛陷資復
與完者都朗革歹會龍州圖興復爲重慶所執見
玉珍不屈死蜀人謂之三忠玉珍憐而禮葬之初玉
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暮宿瀘河下部將劉澤民曰
此閒有隱進士劉禎公盍見焉玉珍往見喜曰吾孔
明也即舟中拜爲理問官先一夕禎夢冕旒者造廬
則玉珍云久之陳友諒殺壽輝自立玉珍怒曰友諒
與我比肩事漢陽今如此使其將守夔不與通祀壽
輝廟之衆推玉珍爲隴蜀王玉珍不從禎屏人說曰
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青

市苦蜀明公撫養而安全之民心之歸天命可知且
明公既絕友諒必不能臣之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
是軍士皆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孰守取哉弗
聽明日又言玉珍乃以元二十二年春三月戊辰即
位於重慶號國大夏紀元天統立妻彭爲后子昇皇
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內置國子監教公卿子外置提
舉司教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去釋老二教
賦稅十取一農無征置雅樂立郊社皆禎爲也乃命
萬勝鄒興攻雲南與元巴州皆有之元陝西行省參
政車力帖木兒擊敗玉珍兵金馬山擒玉珍弟明二

玉珍愛萬勝勇妻之以二妻呼曰明三已更立中書
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明三爲右丞相向大亨張
文炳爲都察二院分境內爲八使其臣鎮守屯積以
贍士元二十五年高帝稱吳王二年矣使使約玉珍
爲與國玉珍使其參政儼答聘玉珍再使明三取雲
南失利諸將往往暴掠不能制居夏五年卒年三十
六子昇襲位方十歲改元開熙尊彭爲皇太后是爲
元二十六年久之明三與張文炳有郤文炳使玉珍
義子明昭矯后旨縊殺之國人不服平章吳友仁與
兵討昭昇命戴壽禦之友仁曰昭不誅國必不安君

朝誅昭友仁當夕解乃誅昭明三夏氏驍將也兵無
不一當百明三死夏以不競其年昇遣使來貢吳王
使御史哲報聘吳王有天下改元洪武二年使求大
木昇亦來荅貢其冬遣楊璟招諭之其臣各嫌黃璟
還爲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
則爲順圖故能兩全身家流譽亡窮足下幼襲先業
不容至計徒取裁左右謂瞿塘劍閣一夫荷戈萬卒
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何則蜀之最霸莫如劉
備諸葛孔明佐之兵食不足取之南蠻然菫菫能自
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興元以陡絕一隅

之地延須臾之命可謂智乎皇帝威武神聖有順必
賞無負不夷特念足下先人故不忍加師又意足下
冲幼未嘗恐惑於左右者之說故使璟面諭禍福深
仁至恩可不知乎夫漢友諒吳士誠皆以英傑之姿
劉吳劃楚造舟塞江河積糧比山嶽自謂強將勁兵
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平江再困張氏面縛友諒子
理窮歸江夏窮迫出降然皇帝卒矜而赦之封以侯
爵今足下母諭二君且亦自慚何如理耳宜幡然獨
斷自求多福不然王師一至所爲足下謀者各自爲
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冲幼不嘗當亦痛心

老母逾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三年大將軍達
還自西安遣裨將金興旺張龍孫虎翔轉攻興元克
之其秋吳友仁復來寇興旺中流矢猶戰達援以定
西兵屯益門使傅友德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下斗
山令其軍登山爇炬友仁夜驚遁去四年春正月高
帝以中山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德興爲左副將
軍德慶侯永忠爲右副將軍暨營陽侯璟都督僉事
昇率舟師繇瞿塘趨重慶穎川侯友德爲征虜前將
軍濟寧侯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文輝率步騎
繇秦隴趨成都命衛國公愈往襄陽餉之密諭友德

曰夏人聞吾西伐必悉銳守險東扼瞿塘北阻金牛
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潰矣閏三月湯
和廖永忠往取歸州江漲次夔之大溪璟引兵出溪
口將進瞿塘莫仁壽守瞿塘以鐵鎖關關戴壽鄒興
飛天張益兵鑿兩崖引纜爲飛橋砲石竿鐃匝兩岸
璟戰弗利引還和永忠欲稍待秋水落乃進友德則
直馳入陝揚言曰出金牛引精騎五千趨陳倉緣山
晝夜行入階克之擊敗其守將丁世眞生擒其將雙
刀王十八人而湯和攻歸亦克之友德進至文蜀人
斷白龍江橋葺而濟至五里關丁世眞復來拒戰汪

興祖死之友德奮戰破文遂克隆狗下江油彰明二縣趨綿遣藍玉夜襲綿壘自後乘之時向大亨守綿走保漢友德造舟以渡漢江積木筏數千大墨日某日克階某日克文浮瞿塘之湍放之湯和向大亨悉兵漢城下友德遣驍將擊敗之戴亨與吳友仁自瞿塘來援復敗之遂拔漢壽大亨走成都陳德追擊又敗之友仁走杏城友德又敗之高帝手詔責和曰皇帝問征西將軍傅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次於平川乘勝之機正在今日將軍當水陸夾攻使夏人首尾受敵乃頓師溪口候水落將軍欲辦象馬乎皇

帝問將軍前與將軍言不記憶何怯也會漢江之筏浮湍下永忠乃自臨山伐木開道繇紙坊溪趨夔與鄒興戰大敗之進兵瞿塘鐵鐲飛橋亘關口不能舟永忠選壯士數百衣莎衣繞卉自萃舁小舟持餱糧水筒踰山度關出其上流度已至夜出精兵黑葉渡皆以鐵裹頭置火鎗火砲黎明與蜀人戰上流之舟鼓而下下流之師火而上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砲死焚其飛橋鐲若冶也擒其將八十餘人斬首以千餘級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遂入夔永忠乃與和分率水陸軍會重慶而丁世眞復來陷文文州將朱顯忠

悉兵拒戰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文東門六月丙申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夏人大懼或勸昇奔成都彭氏泣曰今大軍勢如破竹守必不支若使天統之君蠶其血腥以比於蒲卑開明妾母子毋久苦蜀人也昇乃詣軍納款永忠曰征西將軍未至癸卯將軍至受之送昇并降表於京師七月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驅象戰前鋒弩射之象反蹂壽兵友德亦中流矢已聞昇降乃降戴壽向大亨鄒興莫仁壽劉仁丁世眞皆玉珍謀勇臣而夜眼陳飛天張鐵頭張雙刀王盡驍將也壽大亨仁壽既降至夔

峽皆鑿舟自沉死世眞復集其餘黨寇秦州守將潘基固守五旬餘擊走之世眞敗夜宿梓橦廟爲其下所殺下赴京師自言帝曰殺上非義不予賞友仁據保寧不下最後江夏侯乃下之明昇至京師高帝詔議受降禮省部上言宋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請考故事雜定其儀儀具有叩頭伏地待罪禮帝曰昶奢淫自恣昇幼孽自臣下可免其叩頭伏地八月乙丑率官屬見封歸義侯賜冠帶衣服第宅於京師昇之降也獻良馬十其一正白身長十一尺首高九尺足七尺項有肉隱起厚五寸廣三寸貫臍終腹人立而

嘶不可駕帝撰祝策詔有司祀焉祖馴乘之夕月清
凉山名曰飛越峯圖形焉帝終召彭氏入宮授昇與
陳理於高麗也昇德性雅純通論語孝經
陳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世福清人少孤病頭瘡走
之汀清流傭於富室羅氏友定雖病頭顱魁岸有志
畧入山與羣兒樵常設隊伍爲戲羅奇之將以爲壻
羅氏媪不悅曰頭病郞足女耶因失驚而奔於隣舍
王氏之門其家夢虎踞門待友定大喜召飲食乞於
羅媪竟壻之俾習商賈善販大困充明溪驛卒至正
壬辰歲所在盜起汀州判蔡公安募民兵爲守友定

見緩頰談軍事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簡令統所募
兵從福建僉都元帥吳按灘不花討平延建邵諸山
賊遷清流簿尋爲令已亥歲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
邵武鄧克明攻汀轉掠延平將樂諸處元行省授友
定汀州路總管禦之戰黃土盡獲其部將遷行省參
政辛丑克明復來寇復敗之遂開省于汀友定於是
有據閩之志咸追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所收復郡縣
倉庫盡取之臣妾其官僚不從者竄戮焉太祖既滅
友諒圖熊天瑞贛州使朱亮祖取元浦城建陽崇安
諸縣友定因數寇浙東邊胡深爲浙東行省郎中伐

其建寧友定約建寧守將阮德柔擊敗深殺之是爲
甲辰歲明年元論友定功遷行省平章友定有勝兵
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瓦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羅
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爲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
州圍爲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漕元元爵良晉國公
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爲參政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
職燕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
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下臣妾之足下所
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資口言爲國心實身耳
跬步之間眞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子儀抑爲曹

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良使三千人操弩毒矢伏
隂待之千夫長石古達良節制友定兵得渡柳營江
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良堅守旬月死之友定
據漳使人鑿山道縮城守自固戊申太祖遣將軍胡
廷美取元建寧已何遣征南將軍湯和自明州取海
道入福州友定使其將賴正孫謝英輔鄧益等將二
萬衆守福自率精銳守延平和舟師乘風抵五虎門
擊敗元平章曲出參政袁仁夜約款明兵明入城鄧
益拒戰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曲出皆出走參政
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正院使朶耳麻不屈下獄死僉

樞密院栢鐵木兒居侯官曰戰守非我得爲焚其妻妾兩女而自剄和轉遏延平兵垂發會太祖使使諭降友定殺使者取血和酒甕中盟諸將飲之亡何明兵至來水陣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明人遠鬬甚銳毋戰也徒多殺將吏吾壙山塹壁蓄犀器飽士而久之皆曰善因乘城勒吏士日夜不得番休皆怨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更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奪其兵執院判殺之守仁懼來降士卒多夜遁者圍十日會軍器局火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之友定出省堂召英輔及參政文殊海牙與訣曰公等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十五　陳撰

善爲計吾自死元爾按劍仰藥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亦具服北向自經文殊海牙及孫降明兵舁友定冕出値大雷雨復蘇其子海來將樂就死并俘京師和匱延平衛使部將蔡玉守之俘至皇帝問曰元已若爲誰守殺我胡將罪甕使者血何陸梁也雖然降我尚官爾不降伏銅馬友定曰不降伏[illegible]馬銅馬者火馬也遂併殺海友定死其故將金子隆尚不降復寇延平蔡玉擊敗之追至沙時沐英爲建寧衛指揮使夾攻破之而湯和傳檄至漳元達魯花赤迭里迷實北面再拜持斧斫印章自刎

擴廓帖木兒潁川沈丘人少育於舅察罕帖木兒遂子焉察罕帖木兒故元別部後沈勇好義善騎射頗有三毫怒則直指汝潁兵起江淮陷沒察罕帖木兒率其邑子弟與羅山人李思齊擊破羅山賊數與賊戰敗之元人義察罕帖木兒授汝寧達魯花赤是時元天下十九陷賊察罕帖木兒提兵前後轉戰悉定河北淮右關陝河東地破劉福通汴梁復之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降劉福通將王士誠據山東察罕帖木兒率諸將五道下使擴廓帖木兒與其部將關保虎林赤等戰拔其東平城諭降之元大嘉察罕

名山藏　卷之四十五　天啟記　十六　撰

帖木兒功累遷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豐士誠既降復叛刺殺察罕帖木兒元贈察罕帖木兒官追封潁川王復官擴廓帖木兒使領其父兵擴廓帖木兒銜哀討賊穴城入取豐士誠心以祭餘黨皆就擒誅元加擴廓帖木兒銀青榮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太子詹事假便宜領父兵如故察罕帖木兒之始起也太祖已渡江與僞漢僞吳相扼控其時勢尚孤立使楊憲往通好元欲待太祖如方國珍故事使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奏差張璉持御酒八

賓頂帽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寓
命航海以來繇國珍請見太祖斷一歲所不得見最
後繇建昌將王溥以達械裸入見賜衣冠不拜受太
祖怒命殺之皆憤罵無一言太祖陰祭祀才敏夜出
當刑人爲祀與合謀璉同肆諸市以祀爲中書省都
事累遷執政賞賜甚厚而元人方謂祀死贈官賜謚
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勢大振太祖復使汪河往察
罕帖木兒報書甚甘竟留河至是擴廓帖木兒乃遣
尹煥章送河歸獻馬於太祖太祖還使河送煥章歸
報擴廓帖木兒還留河是爲癸卯歲元順帝二十三

年也是歲元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
帖木兒得罪元太子奔大同孛羅帖木兒匿焉元太
子必窮治之其明年孛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勒
兵犯闕元太子奔太原擴廓帖木兒從之太祖復使
錢禎通書欲助攻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復留禎
其明年擴廓帖木兒禱孛羅帖木兒大同從元太子
趨京師元順帝使人刺殺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
扈從太子還朝元拜擴廓帖木兒左丞相擴廓帖木
兒請南還視師是時太祖已平漢武昌有元襄陽安
陸而夏明昇據有川蜀擴廓帖木兒使人攻景陵掠

沔陽遣其將忻都竹昌深入淮地於是元太子請出
師南行爲恢復江淮川蜀計元順帝難之封擴廓帖
木兒河南王總天下兵代太子行而李思齊亦在節
制中思齊自謂故擴廓帖木兒父行與他將張良弼
孔興脫列伯等皆欲異軍思齊遂據盩厔而良弼據
鹿臺擴廓帖木兒遣關保虎林赤攻鹿臺李思齊孔
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元數趣擴廓帖木兒出師擴
廓帖木兒第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
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
解擴廓帖木兒殺詔使拒命是爲元順帝二十六年

是歲元將竹貞入我安豐徐達克之獲忻都竹昌與
左君弼出走擴廓帖木兒兵至徐大敗去李文忠克
杭獲元平章長壽丑的管等其明年太祖資遣長壽
丑的管等還曰此皆元故大臣而張昶心念失節怏
怏陰寓表於元太祖怒誅之碎其骨於水是爲吳元
年元順帝之二十七年也是年太祖滅僞吳方計定
中原元命太子總天下兵馬分命擴廓帖木兒自潼
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巴蜀陝
西左丞禿魯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固
守山東擴廓帖木兒不受詔關保貊高故察罕帖木

兒信將功最高見擴廓拒詔皆不服因共攻之元誅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河南王如故還居河南擴廓帖木兒退屯澤州其明年爲元順帝二十八年太祖已定天下爲明洪武元年擴廓帖木兒遣兵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元復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李思齊等誅之擴廓帖木兒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貊高合攻而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乃自詣擴廓帖木兒與結好因解兵西歸擴廓帖木兒夜掩貊高關保擒之上疏陳罪元赦擴廓帖木兒復故官爵使出兵禦明命右丞

相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梁然大將軍達已至通入北平元順帝夜開建德門北奔大將軍進元都登齊化門城戮其監國宗室太尉中書左丞相平章御史中丞以下官遣故元尚書九住西還太原告諭擴廓帖木兒因與副將軍遇春右副將軍宗異偏將軍和供西副將軍至眞定其達魯花赤級納錫彰先具朝服登城西崖北面再拜墜死遂耴之右副將軍與偏將軍破碗子關下澤趨潞擴廓帖木兒部將平章韓札兒毛義等來救平章楊璟與戰韓店失利右副將軍乃與偏將軍往而

元右丞王某自河中來攻潼關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稍大呼橫貫其陣都督僉事郭子興等乘勝擊大破之右丞薛顯追及脫因帖木兒與詹同於石州亦破之大將軍遂使顯與參政傅友德以鐵騎三千略平定州而都督同知康茂才克河中大將軍師度固關至平定進黄次站分兵扼楡次擴廓帖木兒方將萬騎來以攻北平大將軍謂諸將莫若直抵太原使乏救諸將皆曰善擴廓帖木兒聞之果自保安州還軍鋒銳傅友德以死上五十餘騎衝郤之郭英馮高而睎其營曰兵多而漫營大而疎此可夜劫大將軍如

其計夜劫之營中大亂擴廓帖木兒一韡一跣踰帳後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副將軍追至忻擴廓帖木兒入大同是時李思齊尚據鳳翔張良弼與孔興脫列伯等駐鹿臺以衞奉元右副將軍克猗氏進克平陽大將軍遣指揮房耴楡次通潞二年副將軍引兵至大同其將竹貞棄城走而丞相也速以大軍方西將萬餘騎來侵通通城中不滿千人守通者平章曹良臣使人樹幟河舟鉦鼓相聞三十里也速驚遁良臣出城追至薊於是大將軍與副將軍右副將軍渡河耴陝旣入關良弼等皆先遁遂與郭子興擣奉元入

之改曰西安府三原尹朱春者與其妻投崖死副將軍右副將軍進耿鳳翔思齊乃有降意其養子琦與其麾下謬爲計走入吐蕃遂率所部十餘萬奔臨洮是時良弼尚守慶陽大將軍會諸衆議所向諸將皆曰良弼弱於思齊慶陽易於臨洮宜先向邠耴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邑巖而士戾未易猝拔臨洮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其人足備戰鬬收其產足贍軍實莫若先以大軍壓之諸將曰善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移師趨隴下秦鞏思齊窮蹙不能軍遂以臨洮降而顧時征蘭州亦克之

良弼懼其弟良臣驍勇善戰因委慶陽使守而自走寧夏大將軍還入安定至會拾靖寧徇下隆德慶六盤至開城守之移趨西安次海那都遣右丞顯以精兵五千襲元豫王豫王遁還至紅城出蕭關下平凉良弼至寧夏擒廓帖木兒執焉良臣遂以慶陽降已而叛大將軍怒趣至涇命俞通源畧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絕精騎於援道與右副將軍偏將軍圍之擴廓帖木兒使韓札兒破原及涇爲援右副將軍請移軍逼驛馬關守之去慶陽三十里而軍追札兒至邠及于宜祿是時李文忠方從副將軍北定開平屬副將軍卒太祖因詔文忠助大將軍攻而孔興脫列伯攻大同甚急文忠中道引兵破之生擒脫列伯孔興部將亦斬興以降蓋慶陽被圍七旬餘矣數戰不利糧餉絕至合丸泥嚥煑死人汁元平章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良臣踣入井大將軍命指揮果曳出斬之而擴廓帖木兒部將賀宗哲來攻鳳翔指揮金興旺知府周煥百戶王輅等嬰城守聞良臣敗亦自六盤山引去宗哲還掠蘭大將軍使右副將軍擊走之大將軍承命班師擴廓帖木兒復合其衆數苦西北邊自謂家世封王又名王

保保云於是以兵襲蘭指揮張溫乘暮擊却之遲明王保保知蘭兵寡圍蘭數重溫閉關不戰守鞏昌指揮于光自鞏昌來援戰敗馬蘭灘被執至蘭城下使呼降光大呼令堅守王保保怒殺之進攻不利懼大將軍至亦引去初王保保之圍蘭也兵夜登城千戶佑辭不知其下乃擊却之圍既解溫執佑欲誅焉知事朱友聞爭曰當賊犯時將軍斬佑以徇所謂以軍法從事今既退恐坐擅殺名溫悟杖釋之上聞嘉焉賜友聞帛五匹三年太祖以王保保數寇苦西北而元順帝尚遲留塞外復命大將軍與左副將軍文忠

右副將軍滕方副將軍僉右副將軍和以馬步八十萬分道往征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王保保定西右副將軍出居庸窮追順帝大將軍出安定與王保保隔深溝壘沈兒峪口日數戰王保保絲間道潛劫東南壘壘驚左丞胡德濟不能軍達乃身擊之斬東南壘將較以狥明日諸將悉力戰大敗之元鄉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韓札兒虎林赤等官千八百六十五人將較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悉就擒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橐駝騾驢雜畜稱是王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走渡河得浮楂以濟遂奔和林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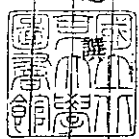
保保至和林元太子復用之而李文忠師至應昌順帝已殂太子與數十騎遁去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保保弟金剛奴從元將速哥帖木兒與汪興祖大戰大同北口爲興祖所獲久之大將軍復出塞王保保悉騎卒死鬭大將軍敗歸竟不得王保保王保保居虜中數年乃卒異時太祖宴諸將問曰諸君度今誰爲男子者皆曰常國公太祖曰遇春耶吾得而臣之吾終無以臣王保保竟冊其妹爲秦王妃而李思齊降太祖以爲江西行省左丞祿京師如

方眞

郎曰陳友諒銳然有霸中原之心明弒其君犯正義矣張士誠齪齪無遠畧小惠拊循其能大平方眞首鼠轅駒窮而歸命明玉珍芟去漢善守巴蜀惜其不永不然何眞之流也陳友定王保保爲元幾尺寸然皆未見一心恭命流離靡他且夫王保保不國家之急而先私讐使明得次第齊魯汴洛閒厭後乃遁而不南卽男子晚矣明得天下有天助哉有天助哉

晉江何喬遠撰

輿地記

南京

南京古金陵地周秦時巳有天子氣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都此而皆偏安太祖混一天下以爲京師永樂中遷都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爲京師遂以此爲南京城盡鍾山之麓周廻九十六里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

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廻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內城曰皇城太祖初宮曰舊內之城壇則天地山川社稷廟則太廟文廟陵曰孝陵苑囿則漆園桐園棕園樹三種樹以備造舟以爲海運防倭之用以省耴民之費官署則文武臣周列焉

應天府禹貢揚州之域分野斗牛爲吳春秋屬越城於長干江東人謂山隴間曰干楚滅越埋金以壓王氣曰金陵邑秦始皇改曰秣陵又以壓金陵漢曰丹陽郡孫權定都曰建鄴晉曰秣陵尋分秣陵北爲建業改鄴爲業建興初爲建康東晉宋齊梁陳並以爲都陳廢郡更置蔣州於石頭城漢蔣子文尉秣陵逐盜死蔣之爲州蓋耴其姓唐爲揚州爲蔣州爲江寧郡爲昇州南唐李氏復爲都宋昇州江寧府建康府元建康路集慶路皇朝丙申年爲應天府領縣七上元江寧爲赤縣溧陽溧水句容江浦六合爲畿縣弘治五年析溧水置高淳縣領縣八山曰鍾山水曰長江鍾山蔣子文死處吳大帝廟祀之避其祖諱改鍾

爲蔣又曰紫金山晉元帝渡江以其山有紫氣又曰北山齊周顒所隱孔璋所爲作移文者也皇朝以孝陵在焉封爲神烈山鍾山之陰則中山王開平王岐陽王諸功臣之墓靈谷寺在山東覆舟之山臨于玄武之湖雞籠山在覆舟山西皇朝測象其上名欽天山麓列十廟曰北極眞武廟曰都城隍廟曰祠山張渤廣惠廟曰五顯靈順廟曰忠臣蔣子文廟曰漢壽亭侯關羽廟曰忠貞王卞壼廟曰武惠王曹彬廟曰南唐忠肅王劉仁贍廟曰元衛國忠肅公元臣福壽廟而帝王廟功臣廟亦在焉石頭山諸葛亮曰石頭虎

踞者也獅子山在都城內太祖所欲建閱江樓而遂
者也戚家山在城南五里前爲大報恩寺聚寶山細
石如瑪瑙鳳臺之山是爲凰鳳之臺白山之石不可
碑礎攝山之草可攝生土山謝安賭墅焉亦名東
山墩曰謝公牛首山一名天闕山三山濱于大江謝
眺所爲賦淨練李白所爲詠青天者也長江天所限
南北也河曰上新舟檝所聚水曰秦淮水始皇斷方
山長隴爲瀆名秦淮焉又水曰八功德山龍沸泉以
予梁時胡僧玄武湖太祖貯天下圖籍其中以絕火
患圖籍又患鼠有老人入見請多畜貓守之老人姓

毛貌類貓精上曰煩乃公老人葬此湖絕鼠矣井曰
景陽亡國之井也湖曰莫愁麗人之湖也臺曰雨花
異僧之臺也樓曰來賓曰重譯曰清風曰石城曰鶴
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煙曰
澹粉曰梅妍曰翠柳太祖所建以來遠人者也關曰
大勝曰龍江曰石灰橋曰大中曰淮清附郭上元江
寧二縣

上元縣凡編里二百有三

江寧縣凡編里七十四

東九十里曰句容縣以縣有句曲山句曲山茅山也
形如已字句曲而有所容故名句容是爲三茅君所
居山石次玉禹貢之瑤琨也茅山北有良常山秦始
皇登此曰巡狩之樂莫過山海其編自今良以爲常
又山曰泰望仙韭山妻叔茂種五辛菜以易丹砂今
多大韭焉青龍山高三十八丈周廻五里洞曰青龍
與金壇句曲諸洞通絳岳山一名丹山丹陽所取名
也華陽洞洞有五門三顯二隱中有陰暉夜光日精
之根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光白李溪上
有白李食之得道高辛時展上公所種縣西二十里
曰通德鄉有朱家巷皇朝自德祖而上族居世葬焉

太祖渡江訪求宗族得數十人與叙親親西去有古
塋故塚相傳爲臥龍岡朱家塚百姓至今呼爲皇陵
嘉靖中邑人王暐爲江西巡撫都御史請建園廟其
地下南京禮部侍郎崔銑江西巡撫都御史夏邦謨
等覆覈曰太祖未嘗言也議遂罷顏眞卿墓在縣東

凡編里二百五十一

東南二百四十里曰溧陽縣秦置以在溧水之陽山
曰岳山昔岳姥子此得道石屋山歐冶所鑄劒也三
王山一名三首山楚王與眉間尺并一客三首葬此
眉間尺干將之子也湖曰洮湖東連于震澤五湖之

一也千里湖陸機所謂末下鹽豉者也投金瀨繫絲女子以食子胥有李白之碑江曰中江禹貢之三江也城曰平陵凡編里二百二十六

東八十五里曰溧水縣中山一名濁山濁者獨也兔毫可筆曰顱船山一名感泉山其陰有青絲洞之泉東廬山嚴子陵嘗廬焉臙脂湖在縣西十里國初命崇山侯穿流通運侯假石鑿之其石盡赤遂名湖曰臙脂丹陽湖李白所常遊也周左伯桃之墓在縣南凡編里二百五十二

西四十里曰江浦縣本楚棠邑是爲烏江縣地洪武

九年以邇於京師割六合縣及和滁二州地析置二十四年復割江寧縣一鄉益之定山沈約所爲晚蒞之詩也四潰山項羽敗垓下走至東城從二十八騎依山拒兵此山也陰陵山項羽所迷失道者也凡編里二十四半

西北百三十里曰六合縣楚棠邑瓜步山有鮑照楊文小帆山鮑照銘險焉凡編里十七

二百四十里曰高淳縣古鎮也弘治四年都御史侶鍾府尹樊瑩以地曠難治奏置縣遊子山孔子適楚所經秀山在縣東南路有四之字痕仙人以鞭畫路爲之字形四面皆應山中松栢伐之旋生湖曰什陽凡編里四十

鳳陽府徐揚豫三州境古塗山氏國春秋鍾離國嬴姓徐子之別封後爲楚邑秦九江郡漢鍾離縣唐豪州以地枕豪水後旁加水宋爲團練州後屬淮南路皇朝爲帝鄉鍾離西鄉太祖所生地吳元年爲濠州尋改臨濠府洪武二年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立宗社建宮室以泗邳徐宿壽和光六安信陽九州爲屬而將定鼎焉既不果七年知府張遇林言信陽道遠艱期會請易他州遂以滁州并來安全椒二縣隸本府

以徐州并碭山蕭沛豐縣爲直隸以邳州并睢寧宿遷縣隸淮安以六安縣并英山縣隸廬州府以光州并光山固始信陽息隸河南汝寧府遷府治萬歲山鳳凰山之陽名府曰鳳陽府十九年以滁并來安全椒爲直隸領州四縣十四仁祖淳皇帝后陵在西南太平鄉號皇陵皇陵碑太祖御製西北二十五里曰白塔墳十王四妃在焉十王四妃太祖諸父諸兄諸母也別見中山王徐達永豐鄉射子山人東甌王湯和廣德鄉東湖村人其餘從太祖定天下諸功臣是府爲多

附郭曰鳳陽縣爲茂山在皇城北城垣經其上山東峰曰日精西峰曰月華皇朝建都所名也山曰鎮鄒昔人鑄劒焉水曰淮曰濠凡編里三十六

東北二十里曰臨淮縣雲母山山生雲母彭祖所服鍾乳山濠源出焉濠有二源一出此山一出鳳陽縣之鎮鄒山二水合流歷鳳陽縣東境至本縣西南有石絕水謂之濠梁凡編里四十九

南九十里曰定遠縣梁名韭山多韭茅山多茅大紅之山是多紅石漆園在縣東莊周所吏古陰陵城以項羽名滁陽王郭子興是此縣人凡編里三十三

西七十里曰懷遠縣荆山在縣西有玉坑有抱璞巖祝和父方輿勝覽皆云卞和得玉乃南漳之荆山舊志在此蘇軾詩注云荆山下有卞氏採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鑱刻礼出山下輒變色不復溫瑩塗山在縣治東南八里禹會諸侯娶于塗山氏女有禹會之村啓母之廟淮水出荆塗二山間禹所鑿也渦河在縣北一里洛河淝河皆與渦河入于淮常遇春花雲朱能是此縣人晉則桓溫凡編里四十

東北百一十里曰五河縣宋名以沱澮漴潼交流與淮河合名凡編里十五

東北二百五十里曰虹縣漢名王莽名曰貢虹貢同首水曰蘄水鄧愈是此縣人漢則朱買臣凡編里十六

東二百十里曰泗州楚世家曰越已滅吳不能正江淮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有徐城古徐子國蠙城禹貢徐州蠙珠是也珠母名蠙義城在州西管鮑於此分金吳季札掛劍臺在城東北安河西岸唐西域僧伽來此州建寺是名泗州佛熙祖裕皇帝后陵曰祖陵在州東北十三里凡編里四十五領縣二

州南七里曰盱眙縣秦名張目曰盱舉目曰眙以縣

在山上可張舉望遠春秋屬吳爲善道魯襄公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劉項共立楚懷王孫心于此今其城日小兒城第一山米芾所書都梁山隋置離宮曰都梁是生都梁之香下龜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嶽瀆經云禹治水至桐栢獲淮渦水神巫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乃命庚辰制之其時木魅水靈山妖木怪奔號叢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河曰池曰津里曰木塲皆發源此縣淳皇后父陳揚王居此縣湯英亦此縣人凡編里三十一

州東南百五十七里曰天長縣唐曰千秋銅城鎮吳
王於此鑄錢其人朱壽昌凡編里十二
西北二百三十三里曰宿州宿國風姓男爵春秋莊
公十年宋人遷宿是爲閔子之鄉孝慈高皇后是此
鄉新豐里人打鼓山山如鼓鳴歲則大稔淝水源出
于龍山蘄縣城在州南四十里陳勝吳廣起兵於此
有古符離城城北十里曰徐王墳高皇后父墳也春
秋秦蹇叔銍人銍是此縣嵇康徙家銍稽山遂以爲
氏凡編里七十領縣一
州東百二十里曰靈壁縣以縣有磬山名禹貢云泗

濱浮磬孟山在縣東北孟子嘗遊有桫欏之樹伐之
有聲枝葉先發之方其方則豐洨水在縣東故漢洨
縣漢志洨水所出南入淮東漢書洨有垓下聚凡編
里三十八
西百八十里曰壽州春秋楚附庸州來之地左傳成
公七年吳入州來楚春申君建[illegible]曰壽春淮南王劉
安都焉元末劉福通所據峽石山在下蔡西南兩崖
相對石有禹鑿跡八公山淮南王八公也符堅伐晉
望此山草木皆兵矣西南有安豐城地有芍陂楚孫
叔敖所作有倚相墓宓子賤墓甘茂梅福召信臣呂
夷簡米芾皆此州人凡編里五十四領縣二
州北百八十里曰蒙城縣東漢山桑侯國曰山桑縣
是爲莊周之鄉有范蠡之墓凡編里十八
西南百二十里曰霍丘縣隋名周公封霍叔監殷縣
西有霍叔故宮遺址文獻通考以爲晉州霍邑殷在
今河南縣去河南爲近當此是也縣東有紂王城西
漢曰蓼縣蓋古蓼國偃姓皐陶之後澧豐二河之源
出馬龍池張路斯與其九子變龍處也凡編里二十
二
西四百四十里曰潁州隋名周爲胡國媯姓伯爵春

秋魯定公十五年楚滅胡其地屬楚秦滅楚爲潁州
郡地兩漢爲汝南郡之汝陰縣潁河在州西夷陵在
州東春秋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杜氏曰辰陵陳
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廢鄴丘縣廢沈丘縣廢平輿
縣廢鮦陽縣廢永安縣有沈諸梁黃霸墓漢何比干
陳蕃范滂晉畢卓皆此縣人蕃平輿人卓鮦陽人歐
陽修終老此州蘇軾蘇轍並知此州凡編里七十領
縣二
州東百二十里曰潁上縣隋名管夷吾是此縣人甘
城驛甘羅之鄉也隋張路斯家此縣之百社村凡編

里十三
州西北八十里曰太和縣宋萬壽縣凡編里三十
西北四百五十里曰亳州周武王封神農後于焦此
縣也春秋陳國焦邑西漢譙縣魏譙郡元末韓林兒
所都洪武初爲縣弘治九年廵撫都御史李蕙奏改
爲州桑林湯所禱雨也桐宮太甲放焉縣東百二十
里曰流星園老子所生地曹操亦此縣人陳摶縣之
眞源人有城父村古城父縣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成
得臣率師伐陳遂臥焦夷註焦譙縣夷城父也大饗
堂魏文帝幸譙父老於帝故宅立大饗碑曹植文梁
鵠鍾繇書篆富弼歐陽修皆嘗知此縣凡編里四十

六
蘇州府揚州之域分野斗宿自周太伯始號勾吳武
王克殷封其後闔閭城之曰吳都後亡于越楚滅越
以其地封春申君秦置會稽郡世稱吳門爲吳會謂
其地本吳會稽二縣也漢高立從兄賈爲荊王都吳
更會稽爲荊國十二年封兄子濞爲吳王後國除復
爲郡順帝時分浙西爲吳東爲會稽孫吳分置吳興
郡晉置毘陵郡東晉爲吳國隋曰蘇州吳州吳郡唐
蘇州吳郡黃巢之亂沒于錢鏐南唐代之宋改平江

軍平江路元平江路後爲張士誠所據曰隆平府皇
朝吳元年爲蘇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一縣七附郭吳
長洲山曰天平水曰震澤
吳縣天平山吳鎮也橫山四面皆橫巫咸山巫咸所
葬香山吳王種香焉支硎山晉支遁所隱何山梁隱
士何求何點葬處靈巖山有館娃宮西施洞響屧廊
香水溪遺跡胥山吳人以祀伍子胥姑蘇山姑蘇臺
在其上穹窿山赤松子採赤石脂焉太湖三萬六千
頃禹貢曰震澤周禮曰具區曰五湖洞庭山在太湖
中四面水包之亦名包山或云仙人鮑靚所居亦曰

林屋山林屋洞靈威丈人得羽書焉莫釐山一名胥
母硯包山差小山西之石清以潤山東之石黃以燥
西宜梨東宜枇杷西有兔無雉東有雉無兔石湖在
縣西南范蠡從人五湖處三江口在縣東南三十里
松江婁江東江也有銷夏之灣錦帆之涇雞陂鴨城
皆吳王遺跡有孫武干將慶忌要離之塚凡編里五
百一十一
長洲縣陽山在縣西北三十里高八百五十餘丈遷
逅二十餘里以其背陰面陽故名陽山亦名秦餘杭
丁令威宅在此山虎丘山吳王闔閭葬其上葡以黃

金珠玉扇諸之劒魚腹之干越三日白精結爲白虎
踞其上白石山春申君所名也澹臺湖澹臺子羽南
游至焉河曰運河長洲苑在西南七十里凡編里七
百四十一
東七十里曰崑山縣梁名本婁縣地吳張昭陸遜並
封婁侯有崑山故城吳子壽夢所築天女之墩墩皆
茅葦中貫一路若經行雖植之草不生世傳有天子
女葬此江曰新洋湖曰澱山凡編里三百三十八
北百五里曰常熟縣南北朝名山曰虞山亦曰海虞
上有言偃墓仲雍墓在山北有拂水巖江曰大江港

曰白茆凡編里五百十四
東南四十五里曰吳江縣五代梁名吳江在縣東禹
貢三江之一曰吳淞江古笠澤江也春秋時越伐吳
軍笠澤有睡龍之灣宋高宗所駐蹕泉曰六品爲江
南第六泉鬭鴨闌陸龜蒙之闌鴨能人言凡編里五
百六十二
東百四十里曰嘉定縣宋名以年紀實山在縣東南
八里永樂中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築上山爲表望烽
火在其上高三十餘丈周廻十五里有御製碑文江
曰青龍塘曰練祁凡編里六百六十八

東百六里曰太倉州本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吳元
年立太倉衛洪武十二年立鎭海衛弘治十年爲州
穿山石洞前後通徹昔有海行者舉帆經其中凡編
里三百十二領縣一
州東二百八里曰崇明縣在海中凡編里百一十
松江府揚州之域分野斗周吳地後爲越爲楚秦婁
縣地屬會稽郡漢因之唐華亭縣以吳子壽夢之亭
名宋爲嘉興府屬邑元爲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皇
朝直隷京師領縣三山曰九峰水曰松江
附郭曰華亭縣壽夢築華亭蓋亭留宿會之所後吳

封陸遜爲華亭侯陸機陸雲是此縣人機山以機名
橫雲山以雲名平原村以機爲平原内史縣名雲間
以有雲間陸士龍之稱崑山之下爲陸氏先塚機雲
既生人以比琨玉故名山曰崑岡山以竹箭名澱山
在澱湖中坡名鶴坡以華亭之鶴華亭之鶴足有龜
紋若貫江曰松又江曰滬瀆又江曰青龍湖曰柘曰
澱三泖之水有上泖中泖下泖冬溫夏凉是生鱸魚
蓴菜厥鱸四腮五色泉葛洪投丹而涌五色崑山南
有奏皇馳道陸機宅在城南有黃耳塚凡編里八百
二十

東北九十里曰上海縣以居海上洋宋爲上海鎮在笋灘沙中有石如笋赤烏碑在靜安寺凡編里六百三十

西北四十里曰青浦縣嘉靖二十一年設後革隆慶六年復設

常州府揚州之域分野斗周爲吳延陵季子采邑後屬越後又屬楚秦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分屬吳郡三國吳分無錫以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晉毗陵郡東晉晉陵郡隋常州唐常州晉陵宋常州皇朝爲府直隸京師領縣五山曰三茅水曰太湖

附郭曰武進縣三國吳名漢丹徒曲河二縣地三茅山舊名横山晉將軍曹横葬此黃公山春申君黃歇所封龜山與黃公山對宋楊時寓其下江曰大江太湖之湖連武進無錫宜興三縣界震澤也中有馬跡山以秦皇得名又湖曰陽湖河則運河瀆曰孟瀆唐刺史孟簡所開有奔牛之鎮漢時有金牛出人擲之牛驟奔凡編里四百有八

東南九十里曰無錫縣漢名泰伯始封地其墓尚存錫山在縣西周秦間產鉛錫古銘曰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沴天下弊無錫乂天下濟漢光武以後錫絕故名縣慧山泉泉爲天下第二龍山在縣西越絕書縣西有龍尾陵道春申君所築夫椒山在太湖濱夫差敗越處也歸山夫差投子胥江中而吳人望其歸胥山吳人祠胥焉湖曰蠡曰漆蠡湖范蠡伐吳所開河曰弓河溪曰梁溪有秦觀之墓凡編里二百六十

東北九十里曰江陰縣梁名國初爲連洋州尋爲江陰州後爲縣君山黃山皆以春申君名秦望山秦皇所登亦曰秦履稷山唐薛稷別業延陵季子墓是孔子題碑蕭山瀕江是生河魨于鰣子鰣之魚以薦大

廟凡編里三百七十四

南百二十里曰宜興縣宋名吳荆溪地秦陽羨縣隋曰義興荆南山在荆溪之南亦曰銅棺山東漢袁玘爲陽羨長一夕死亡其柩邑人夜聞此山有千人聲往覿則柩在葬成塚蒿山產茶唐貢山茶唐時以貢顧山唐陸希聲所隱潛虬之泉是生異魚四足蜀山故名獨山蘇軾改曰蜀以其類蜀中國山故離里山吳孫皓時山大石自立封爲南嶽改曰國山亟山漢封將澄爲亟山亭鄉侯張公洞張道陵所修道也善卷洞在國山東南周幽王時山忽開裂自露奇怪漏河

昔有得龍卵其地者陷而爲河東[illegible]溪又名晝溪
又溪曰洑曰竹瀆曰百瀆其人曰周處凡編里三百
四十
東北百三十里曰靖江縣本馬馱沙地成化七年置
在江中山曰孤山凡編里五十五
鎮江府揚州域分野斗春秋吳地後屬越屬楚秦會
稽郡漢初荆國後屬江都國後屬會稽郡東漢吳郡
三國吳始都于此及遷秣陵乃置京口鎮爾雅絶高
爲京是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故名鎮京口隋潤州
以州東有潤浦唐潤州丹陽宋鎮江軍鎮江府皇朝

初爲江淮府後改鎮江府直隸京師領縣三山曰北
固水曰楊子
附郭曰丹徒縣秦始皇以地有王氣使赭衣三千鑿
陷京峴山縣以此名丹徒北固山是京峴山之支在
城北以下臨長江其勢險固梁武帝嘗幸之改曰北
顧山有甘露寺吳甘露中所建有石如羊曰狠石金
山一名浮玉山在江中唐裴頭陀開山得金因賜名
中冷之泉是爲天下第一焦山在江中後漢焦光隱
焉有瘞鶴刻銘銀山直金山元人表之曰銀山蒜山
多蒜亦曰周瑜與諸葛亮於此籌算拒曹黄鶴山有
鶴林寺宋武帝微時所遊招隱山戴顒所隱也馬蹟
山是爲四十九福地曹山太祖駐蹕焉城曰鐵甕吳
大帝所築言其堅也江曰大江亦曰京江有葛洪井
丁卯橋唐許渾皇朝楊一清之所隱也凡編里二百
七十
東六十里曰丹陽縣秦雲陽縣始皇鑿北岡使其阿
曲改名曲阿吳曰雲陽晉曰曲河唐雲州簡州後爲
丹陽縣練湖亦曰練塘亦曰曲河後湖馳道在城北
秦馳道之一也縣東五十里曰呂城呂蒙所築是生
香草薺苨凡編里百六十

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金壇縣本秦曲阿縣之金山鄉
唐曰金山復爲金壇茅山一名句曲山華陽第八洞
天也山西屬句容縣界顧龍山太祖題詞寺壁有御
亭荆溪在縣北有荆王廟漢荆王劉賈與黥布戰死
人廟之石墨池在縣西費長房於此書符滌硯潤石
盡墨凡編里百三十六
揚州府禹貢維揚分野斗牛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
時屬楚秦九江郡漢廣陵郡漢高王英布淮南屬淮
南王從兄賈荆王屬荆王兄子濞吳王屬吳漢景徙
汝南王爲江都王屬江都漢武立子胥廣陵王屬廣

陵東漢廣陵唐南兗州邗州揚州廣陵宋屬淮南東路皇朝初爲淮海府後爲淮揚府後改揚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三縣七按古揚以地近陽位又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廣陵以地多陵阜名揚之爲字漢書從手晉書新唐書從木舊唐書通典從阜今從手如禹貢王懇嘗知此府山曰蜀岡水曰揚子

附郭曰江都縣河曰官河亦曰漕河是吳邗溝夫差穿以通江淮有邗溝蕪城吳王濞城也以其荒蕪曰蕪城鮑照有蕪城賦岡曰崑崗鮑照賦軸以崑崗又

岡曰蜀岡上有蜀井洞曰玉勾洞有道士持畫謁師守宇皆雲章師守使蹋之則入後土祠井中師守使入入井視之見洞額曰玉勾復入則水漫莫睹埭曰名伯謝安作鎮人比名棠故名埭名伯鎮曰瓜州以沙積如瓜觀曰瓊花樓曰文選又樓曰迷灣曰茱萸橋二十有四部陵是此縣人縣故有東陵亭白紗湖岸有浣紗女投江而死以明不洩伍員之奔其後伍員訪女不得留雞祭之今其山曰雞留山是陵有聖母廟聖母生而人妖之脫桎梏蛻去井曰董井仲舒倜江都時居宅井也有孔融墓凡編里百一十八

西七十里曰儀眞縣宋名宋人鑄玉皇聖祖太祖金像於建道觀若謂得其眞儀故名儀眞山曰瓜步江曰揚子江心之水是名南泠唐歲五日鑄鏡則於江心蕩曰黃天凡編里十四

東南百四十里曰泰興縣南唐名以自泰州析置本隋唐海陵縣凡編里百十一

北百二十里曰高郵州秦築郵亭因名秦郵漢置高郵縣以地據揚楚之春東晉曰三阿劉宋以產嘉禾名神農郡宋爲承州後爲軍皇朝爲縣洪武元年爲州神居之山有排牙之石莫得而數也數之必差有

甓社湖露筋廟弘治中戶部侍郎白昂開湖堤之以避舟患賜名康濟人曰秦觀凡編里八十領縣二

州東百二十里曰興化縣揚吳名平望之湖嘗有古劍出於湖阜之墓中屈之首尾相就識者曰是爲繞指柔洲曰百花縣人宗臣所遊賞也凡編里七十二

州北百里曰寶應縣唐名以上元中獲定國寶漢平安縣東漢安定縣范仲淹嘗知此縣湖曰白馬又湖曰范光禽則產鶴凡編里三十四

東百二十里曰泰州南唐名漢海陵倉元狩爲海陵縣唐曰吳陵曰吳州曰海安鹽場所聚白駒場張士

誠於此起事中洲山是范仲淹所築繅絲井天孫爲
董永織錦耴水此井韓琦知此州有捧天之夢禽則
産鶴凡編里百七十八領縣一
州東南百四十五里曰如皋縣賈大夫所射雉也凡
編里四十二
東四百里曰通州後周名狼山在楊子江邊五山相
屬高五十三丈周四百三十六丈其形如狼有狼山
廟以祀江神正德七年流賊劉宸等舟蔽江下遇風
盡壞窮而匿殿後總兵官劉暉郤永攻之不得火廟
不燃禱于江神迅風焚溺遂殲之朝命更作新廟焉

山頂有始皇鞭石之跡凡編里百有七領縣一
東一百里曰海門縣以在海濱名島曰海門島凡編
里三十七
淮安府揚州之域分野斗牛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
屬楚秦九江郡漢屬臨淮郡爲廣陵國東漢廣陵郡
下邳國唐淮陰郡宋楚州泗水州漣水軍淮安軍淮
安州皇朝爲直隸領州二縣九
附郭曰山陽縣山鉢池其形如鉢草木不生王子喬
所鍊丹也河曰淮河運河故沙河皇朝平江伯開通
曰清江浦湖曰射陽漢高封項羽爲射陽侯廣陵王

胥坐罪此湖見廢堰曰高家當[illegible]泗合流之衝東[illegible]
與黃河會入于海甘羅城甘羅所築時有小錢[illegible]一
中狀如鐘篆文不可識人名甘羅錢公冶長枚皐
定國墓皆在縣境韓王庄韓信生處也凡編里百
一
東南二百三十里曰鹽城縣漢射陽鹽瀆水曰海河
曰新運河舊運河凡編里九十三
西五十里曰清河縣古泗口有大清河小清河源出
山東泰安州凡編里三十六
東北九十里曰安東縣漢襄賁昌慮水曰漣水湖曰

石湴湖面約三萬四千五百有餘丈與海州沭陽贛
榆接境凡編里四十九
西北百六十里曰桃源縣本唐宿遷之桃園鎮厥河
泗凡編里四十三
北百七十里曰沭陽縣後魏名漢厚丘陰平建陵不
其河曰沭河周禮職方青州之浸曰沂沭沭至縣境
分爲五道凡編里六十七
北三百七十里曰海州春秋郯子國秦朐縣漢朐
孔望山孔子問官剡子登此山以望海羽山舜殛鯀
焉禹貢羽畎夏翟曾氏註山雉五色出於羽山之畎

山名羽以此山下曰羽潭左傳鯀爲黃能入于羽淵羽山在縣東秦始皇射蛟焉巨平山北有孝婦廟東海孝婦也魚骨廟以鯨魚之骨爲梁以祀宋人之有道術者河曰薔薇源出于羽山于公浦漢于公所居凡編里九十三領縣一

州北七十里曰贛榆縣唐名漢東海縣祝其之城是爲夾谷公會齊侯者也紀鄣城春秋傳莒子奔紀鄣山河曰清河口曰朱稽曰廟灣于沙河凡編里五十六

北四百五十里曰邳州後周名夏邳薛二國秦下邳

縣磬石山近于泗書曰泗濱浮磬艾山産艾左傳齊侯會于艾良城春秋晉侯會吳子于良穀城山貴石所葆祠也沂河出于沂武河泇河入于黃河圯橋在城東隅凡編里四十七領縣二

州南百二十里曰宿遷縣唐名春秋鍾吾子國亦宿國所遷秦下相縣項羽生焉河曰木河河旁有馬陵山郎春秋同盟地凡編里五十六

州南六十里曰睢寧縣古鄒子國鄫國漢闌陵繒承睢寧睢水出焉凡編里二十六

廬州府揚州之域分野斗周以前廬子國春秋時屬吳戰國時屬楚秦九江郡地漢廬江國東漢合肥侯國三國魏唐廬州廬江郡宋保信軍皇朝爲府直隸京師領州一縣四洪武七年益以六安英山二縣弘治七年置霍山縣凡領州一縣六其山大蜀其水巢湖

附郭曰合肥縣漢舊縣黃山有峰三百六十周廻約二百里大蜀山蜀之爲言獨也此山單椒特峙矣青陽山余闕讀書焉頂山魏伯陽煉丹所也龍穴山張路斯與蓼人鄭祥遠並爲龍戰于水鄭不勝投合肥西山以死龍穴山是也河曰金斗水曰肥水天文一

星在南斗曰合肥對九江星夾輔黃道而合肥人斗度最多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肥水之流一東南入巢湖一西北入淮水浦曰箏笛曹操溺妓浦中漁人夜聞箏笛聲焉嗟虞墩項羽別虞姬於此左路城項羽失道漁父左紿之同食館唐刺史路應求所建韓愈爲記凡編里六十四

西南百一十里曰舒城縣唐名本舒國春秋時群舒叛楚漢龍舒縣漢高兄子羹頡侯之食邑梅福山福所隱也鼓樂山梁武帝末子寶誌云有高人隱此山中三生前爲伶官作樂可致後生昭明太子名山曰

縣和州之名起於北齊以與梁人盟於江北兩國以
和元領歷陽含山烏江三縣國初以三縣省入洪武
二年爲歷陽縣隸廬州尋改爲和州復析置含山縣
以州直隸歷陽山山石文理成字四潰山項羽敗垓
下走東城從者二十八騎依山爲陳漢兵追之四潰
陰陵羽所失道也歷湖在州西三十里周七十里淮
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化而爲湖橫江在州東南二十
里李白所爲詞也桐江古濡須江也亞父城范增所
營凡編里四十一領縣一山曰歷陽水曰歷湖
州西五十里曰含山縣濡須山吳魏相拒地劉禹錫

陋室在州治禹錫爲此州刺史禹錫州廳壁記玄元
有臺彭鏗有洞巽有血閣祥有沸井昭關伍子所乞
食也凡編里十七
滁州揚州之域分野斗宿春秋吳楚之交秦漢屬九
江郡東晉北譙郡隋滁州唐永陽滁州宋滁州國初
隸鳳陽府後直隸瑯琊山晉元帝爲瑯琊王避地於
此有歐陽修醉翁亭豐山在州西南沛豐人常居之
下潭曰栢子太祖微時洗肖潭中龍爲蝘蜓群集于
皇覺免而下之爲龍天飛皇道山秦皇所經河曰滁
河有滁陽王廟關曰清流宋太祖擒皇甫暉焉凡編

近也亞父山在縣東北二十四里八公山八公所居
巢湖在縣西十五里周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
六十占巢合肥舒城廬江四邑地廖永安俞通海諸
將結水軍湖中扞盜而歸舟於太祖者也有會吳城
春秋哀公會吳于橐皐者也有拓皐之河回車巷孔
子回車處也釣魚臺浮丘伯釣魚焉關曰東關在縣
東南四十里天下有事必爭之地也凡編里二十
西百八十里曰六安州古六國禹封皐陶後於此春
秋六蓼國漢六安國治六縣指封山漢武南巡見其
峻拔指封爲霍嶽之副武陟山漢武所陟是生六安

之茶凡編里六十七領縣二
州西南四百五十里曰英山縣本蘄州羅田縣東鄉
地山曰英山塘曰潤州潤州水漲則塘水滿不流水
消則塘水淺不竭凡編里二十七
霍山縣本六地故埠鎮弘治間刑部尚書鄭時以六
安英山相離險遠奏立縣霍山高七千七百七十丈
漢武南巡以衡山遠阻移祀嶽神于此山又名南嶽
山河曰化龍三灣凡編里二十
安慶府揚州之域分野斗春秋皖國亦爲舒桐二國
戰國時屬吳繼屬越後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初淮南

王國文帝時分爲廬江郡唐東安州舒州盛唐郡同
安郡宋德慶軍安慶軍安慶府皇朝改寧江府後復
爲安慶直隸京師領縣六其山潛山其水長江
附郭曰懷寧縣東晉名晉陵之阪冢纍纍十餘里皆疑
塚也至此有陵晉人闢田見石門而止莫辯何代矣
太子墩魏武至此生子令三軍聚土爲記盡忠之井
余闕死處也風節之井余闕妻子死處也長風沙見
李白長干之詩凡編里四十二
東北百五十里曰桐城縣春秋時楚附庸桐國漢樅
陽縣呂蒙城在樅陽城門外浮山之山三十六巖七

十二峰可居可游盛唐山漢武過此作盛唐之歌魯
䃫山魯肅所居射蛟亭漢武南巡登天柱山自潯陽
浮江射蛟江中舳艫千里自樅陽而出凡編里六十
三
西北百二十里曰潛山縣元名潛山在縣西二十里
一名皖伯臺或曰漢武所封霍嶽曰南嶽者是此山
也是華子期樂長子左慈之所遊遁也上有二十七
峰三巖四洞二池疊嶂層峰爲長淮捍蔽皖山與潛
山連一名皖公山皖伯始封地天柱山與潛山連漢
武登封焉三祖山有三祖塔山谷寺在其南梁寶誌

所卓錫也黃庭堅愛其山水之勝讀書於此因號山
谷道人應夢泉唐玄宗夢遊而賜之名潛水合皖水
入于江有漢喬玄故居舒臺在縣南王安石嘗居此
後封舒王凡編里六十七
西二百三十里曰太湖縣宋名司空山在縣西北二
百六十里二祖傳衣三祖之地李白讀書于此是生
常春之藤獨阜山石刻隴西李白所避地也太湖在
縣西南今爲陸矣河曰後部曰馬路凡編至六十八
西南三百七十里曰宿松縣晉名響石之山履如鼓
響小孤之山獨跨于江中分經臺高百餘丈昭明太

子分佛經于此湖曰鹹湖鹹魚生焉凡編里五十西
西南百二十里曰望江縣隋名孝感山唐徐仲源所
居孟宗臺孟宗爲漁官居此臥冰池在縣南王祥與
母弟子此避地池雖極寒不冰中如人臥之形邑人
重祥而異此水遂以名池凡編里十七
太平府揚州之域分野斗春秋吳地繼爲越戰國屬
楚秦屬鄣郡漢丹陽郡地宋太平州元太平路太祖
渡江首得此路遂改爲元帥府後爲府直隸京師領
縣三山曰橫望水曰丹陽
附郭曰當塗縣晉湖縣東晉時以江北當塗流民南

渡者衆乃僑立當塗縣於湖横望山春秋楚子重伐吳所至地其山四望皆横上有陶弘景隱居石門古祠白紵山桓溫攜妓而聽白紵之歌靈虚山丁令威飛昇於此青山謝朓築室李白所葬也黃山浮丘翁放雞於此有宋離宮及凌歊懷古二臺采石山昔人於此採石臨江磯曰采石磯常遇春所先登者也牛渚山有牛渚磯溫嶠然犀焉連磯山謝朓所賦詩金山出銅類金名丹陽銅九井山桓溫鑿九井殷仲文九日從溫登山賦詩湖曰丹陽溪曰姑熟人則陶安

凡編里一百六十九

西南六十里曰蕪湖縣漢名以其地卑水生蕪藻晉曰逡遒赤鑄干將鑄劒焉赭山在縣西北五里郡以名丹陽蟂磯山在大江中有石穴蟂居焉蟂老蛟也有上黨郡城淮南郡晉時僑立以處上黨淮南民之南渡者江曰魯明河曰長河凡編里三十五

西南百六十里曰繁昌縣東晉名東漢春穀縣地浮丘山浮丘翁所名隱靜山杯渡禪師道場也三山磯宋陳堯佐泊舟磯下有老叟先言風堯佐如言避之明果大風行舟盡溺叟見堯佐某江之遊奕將也公他日當相故來相語凡編里十三

寧國府古揚州之域分野斗宿春秋屬吳後入越戰國爲楚秦屬鄣郡漢置丹陽郡治宛陵東漢丹陽郡唐宣州宣城郡宋宣州寧國府皇朝直隸京師領縣六山曰敬亭水曰宛句

附郭曰宣城縣敬亭之山謝朓李白所詠也又山曰陵陽又山曰華陽高數百仞跨宣涇寧旌間厥河珍珠厥溪宛與句凡編里二百一十六

東南百里曰寧國縣文春山高數千仞周廣二百里晉瞿硎先生所居文春之北曰鴉山產茶焉石鏡山上有石鏡黃巢過此鑑之若獮猴怒而燒之石昧久乃光厥溪東與西凡編里五十六

西南一百里曰涇縣漢舊縣以涇水名大城山晉郭璞嘗鑿泉山椒以觀潮候琴高山琴高所隱承流山竇子明所隱也厥溪賞溪亦曰涇溪凡編里六十八

南三百十里曰太平縣唐名黃山歙之黃山也其隅在縣南厥溪富凡編里十九

南二百二十里曰旌德縣唐名石柱山程靈洗起兵討侯景於此誓衆嶺水出于嶺嶺厥溪豐與東凡編里四十

西一百里曰南陵縣梁名漢春穀縣山曰工山高數

百丈盤據七十里射的山石壁有玉臭得耴居人之
謡曰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凡編里八十四
池州古揚州域分野斗宿春秋屬吳滅于越後屬楚
秦鄣郡漢丹陽唐宋池州皇明直隸府領縣六山曰
齊山水曰大江
附郭曰貴池縣齊山在東南群峰齊等故曰齊山或
曰唐刺史齊映好此山空巖靈異響石飛泉不可具
記也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太子生而悅之既卒降
于民上帝賜我矣民請太子衣冠葬此名其廟曰文
孝之廟其城曰石城以東西兩石夾河如城高獲墓
在城西獲與漢光武有舊舉孝廉不就河曰池口浦
曰秋浦隋以名縣唐李白杜牧皆有詩凡編里四十
二
東八十里曰青陽縣九華山在縣西南四十里高數
千丈延袤百八十里合諸峰凡九十有九舊名九子
山李白易此名河曰五溪源出九華曰池曰龍曰漂
流曰雙曰瀾合流入于江凡編里十六
東北百二十里曰銅陵縣銅官之山其下有泉烹鑛
浸銅於是乎耴之河曰銅陵凡編里十六
西百八十里曰東流縣凡編里六

西南百八十里曰建德縣有茘蘭堯城三溪凡編里
九
南百六十里曰石埭縣陵陽山漢竇子明所飛昇也
溪曰貴源凡編里十
徽州揚州之域分野斗春秋屬吳繼屬越戰國屬楚
秦置黟歙二縣屬鄣郡漢屬丹陽吳分置新都郡晉
新安隋歙縣唐歙州新安郡宋徽州皇朝初爲興安
府後仍曰徽州直隸京師領縣六山曰黃山水曰新
安徽之爲言美也村曰徽村嶺曰徽嶺溪曰徽溪云
附郭曰歙縣秦名謂山川翕聚也山曰烏聊黃山舊
名黟山盤據宣池江浙諸郡爲鎮于徽峰三十六泉
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二黃帝與容成子浮丘公游
焉山有湯泉色如丹砂浴之已疾趙汸曰黃山隤然
居中委和四表有坤道焉故名黃山紫陽山朱熹父
松愛此山故熹以紫陽名其堂相連南山有許眞人
丹灶魚四足有翼色蒼如蝘蜓玉屏山太祖駐蹕焉
新安江之源一出歙之黟山一出休寧之率山一出
績溪之大鄣一出婺源之浙嶺皆逵于歙浦會流里
嚴州合金華水入浙江爲灘三百有六十水清流見
底揚之水源出于績溪湖曰篁墩程靈洗射蜃爲少

保井是薛稷所鑿稷嘗爲黟令李善長云是此縣人
藏修縣之靈山兵亂流寓于定遠得謁見于太祖凡
編里三百有八
西六十里曰休寧縣山曰率山水曰率水山海經曰
浙江出三都山在率東蓋此山也酈道元水經改率
山曰蠻中又溪曰漸溪漢書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
潁師古曰漸在黟縣南蠻中白嶽之山齊雲之巖學
仙者居之嘉靖中改巖爲山建玄天太素之宮山曰
善山曰惡山善山爲君惡山爲夫人分祭則灾合祭
則福凡編里一百六十
西南二百四十里曰婺源縣以婺水繞城名婺星乘
鯨上天是以名水今縣有大鯨嶺是也石耳山界浙
衢州不可仞計浙源山其水會于歙浦入于浙婺水
西入于鄱陽龍尾山一名羅紋山唐開元中蒙氏獵
山中見石可斫琢之遂名天下是地有朱熹闕里井
曰韋齋熹父松生時井氣白熹生時井氣紫凡編里
百二十八
西百八十里曰祁門縣山曰祁門其山如旗西南對
峙如閶門新安山靈氣清淑爲邑勝壤是以名郡赤
嶺之溪有魚能飛化而爲石雨則石赤故名赤嶺有
梅鍇城凡編里四十七
西北百四十里曰黟縣以縣居黟山之陽或曰以墨
嶺出石墨又云新安貢柿心黑木因以名縣山曰吉
陽水曰吉陽碧山李白所栖也凡編里二十六
東六十里曰績溪縣縣界乳溪與徽溪相去一里離
而復合有如績然大鄣山秦立鄣郡焉大獒山山產
異萊其形如玉食之可仙蘇轍嘗知此縣凡編里二
十四有半
廣德州揚州之域分野斗宿春秋屬吳名桐汭後屬
越戰國屬楚秦鄣郡地漢丹陽郡故鄣地鴻嘉初封

巾山靖王後爲廣德國東漢分置廣德縣隋綏安縣
唐置桃州後爲綏安縣里德初爲廣德縣宋廣德軍
建平縣皇朝初爲府置廣陽縣洪武中爲直隸州以
廣陽建平屬之十三年省廣陽入州靈山有泉石之
奇橫山有張渤廟其神最靈載祀典水曰桐川皇朝
名臣遷謫多在此州凡編里百二十七
州西北九十里曰建平縣伍牙山伍員伐楚還吳建
牙於此馬履澗伍員之馬過此水湧鴉山產茶凡編
里百一十
和州揚州之域分野斗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歷陽

鼓樂春秋山有宋李公麟讀書堂龍眠山公麟以爲
號名智之山飲泉能智縣泉南六十里曰六城皐陶
封河曰石塞有石塞于河中七門堰惠蹟堰皆
侯所築渚曰鵲尾左傳楚伐吳吳人敗諸鵲岸
許舒城鵲尾渚也人曰文翁包拯凡編里四十
百八十里曰廬江縣梁名冶父之山其山獨尊故
名爲父左慈井慈置丹焉水簾洞慈嘗喝石以塞洞
口湖曰白湖人曰毛義凡編里十九
東南二百八十里曰無爲州元名商時巢國漢居巢

臨湖襄安三縣地毛公山有毛公洞石壁畫刻毛詩
紫芝山宋皇祐間生紫芝三百五十本笑泉呂洞賓
卓劍而湧人有笑漫泉湧益甚官廨石宋知軍米芾
所拜墨池芾鑿也寶晉齋芾所建墨池閣蛙芾押瓦
投之蛙遂永息稻孫樓芾出觀禾田則穫矣又若有
秋老農曰稻孫也濡須塢神禹所鑿萬卷堂宋景仙
藏書之堂書多於秘閣凡編里四十七領縣一
州北九十里曰巢縣隋名古巢伯國成湯放桀焉秦
居巢縣半湯山有二泉一寒一溫金庭山道書十八
福地也踟蹰山左傳楚子觀兵于坻箕坻箕踟躕音

里十二領縣二
州南五十里曰全椒縣九關山項羽敗與漢兵一日
九戰於此酇湖魏置酇縣焉水曰襄水凡編里十三
州北三十五里曰來安縣河曰龍尾凡編里七
徐州見禹貢古大彭氏國是顓頊之後彭祖封焉春
秋宋地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屬泗水郡項羽自立
爲西楚霸王都此漢高爲沛郡又分沛置楚國後爲
彭城郡復爲楚國東漢彭城國晉武於淮南僑立南
徐州以處渡江者安帝分淮北曰北徐州淮南但爲
徐州劉宋改北徐州曰徐州加淮南徐州曰南徐州

唐徐州彭城郡武寧軍感化軍宋武寧軍徐州皇朝
初隸鳳陽府後爲直隸州桓山桓魋所作石槨也楚
王山有楚元王墓山皆赭土禹貢所貢惟土五色境
山古徐封境界於此山呂梁山下有二洪皇朝主事
費瑄王儼先後剗治無復孔觀之險（蘇轍云孔觀原不在徐州徐州
之洪於萬曆癸卯洪底得石有唐尉遲敬德之題云亦呂梁今之相傳忘其亦字矣）城東南二
里曰百步洪平江伯陳瑄侍郎杜謙主事郭昇亦先
後剗治以便河運水曰泗曰汴曰睢曰穀項羽敗漢
睢水上水爲不流楚破漢軍漢軍走入穀城曰迷劉
項羽敗漢軍漢軍夫高帝所在又城曰舞陽樊噲所

[illegible]利國漢置鐵官臺曰戲馬項羽之臺也樓曰黃樓蘇軾所作城東南五十里曰雍門是爲雍門之琴發孟嘗之哀有華陀塚凡編里百有五領縣四

州西五十里曰蕭縣隋名古蕭子國春秋楚人滅蕭遂爲宋邑左傳宋群公奔蕭綏輿山劉宋高祖是綏輿里人杼秋城在縣西北光武封劉般爲杼秋侯有子張墓凡編里四十六

州西百七十里曰碭山縣東漢名秦碭縣漢高微時隱芒碭山兩山也凡編里二十

州西北八十里曰豐縣漢縣大澤在治北漢高母夢與神遇西澤在治西漢高送徒驪山止飲於此厭氣臺在城內秦始皇所築以厭王氣枌榆社漢高鄉社也漢高故宅在豐水東九十里朱陳村在縣東南一百里凡編里十九

州西北百二十里曰沛縣秦縣古偪陽國春秋晉悼公滅偪陽沛宮在縣東南泗水亭漢高亭長於此歌風臺臺在泗西岸水曰柤水春秋會吳于柤後漢書彭城國偪陽縣湖曰昭陽鴻溝在縣治東十里仲虺是此縣人凡編里三十八

親軍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後衛
虎賁左衛
錦衣衛
旗手衛
江淮衛
濟川衛
孝陵衛
犧牲千戶所

在京

留守左衛

鎮南衛
水軍左衛
驍騎右衛
龍虎衛
英武衛
龍虎左衛舊爲成都右護衛宣德六年改調
龍江右衛
瀋陽左衛
瀋陽右衛
虎賁右衛

留守右衛
水軍右衛
武德衛
廣武衛
留守中衛
神策衛
廣洋衛
應天衛
和陽衛
留守前衛

龍江左衛
龍驤衛
飛熊衛
天策衛
豹韜衛
豹韜左衛舊爲成都右護衛宣德六年改調
留守後衛
橫海衛
鷹揚衛
興武衛

江陰衛
在外直隸
蘇州衛
太倉衛
鎮海衛
金山衛
新安衛
安慶衛
泗州衛
壽州衛

宿州衛 舊爲宿州千户所
武平衛 舊屬河南都司
淮安衛
大河衛
邳州衛
揚州衛
高郵衛
儀真衛
滁州衛
徐州衛

沂州衛
歸德衛 舊屬河南都司
鎮江衛 此下各衛所後設
廬州衛
六安衛
徐州左衛 以舊武昌中護衛改
建陽衛
嘉興中左千户所
吳淞江千户所
崑山千户所

劉河堡中千户所
崇明沙千户所
松江中千户所
青村中前千户所
南滙嘴中後千户所
東海中千户所
海州中前千户所
鹽城千户所
興化千户所
通州千户所

泰州千户所
汝寧千户所 舊爲衛屬河南
莒州千户所
中都留守司
鳳陽衛
鳳陽中衛
鳳陽右衛
皇陵衛
留守左衛 舊無後設
留守中衛

長淮衛
懷遠衛
洪塘千户所

名山藏　卷之 輿地記 南京　四三

晉江何喬遠 譔

輿地記

北京

北京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遼金元夷狄也稱帝建都不足當形勝成祖分藩於此既即位以為京師曰北京城則京城皇城壇廟則天地壇朝日壇夕月壇山川壇社稷壇太廟文廟帝王廟文廟之中有周宣王石鼓山陵則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苑囿則西

苑南海子御馬苑建置則文武百官之公署京城門凡九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得勝東之北曰東直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成

順天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星曰析木爾雅析木為之津釋者為天漢之津梁燕分星也高陽氏幽陵陶唐幽都虞幽州夏殷冀州地周幽州武王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秦上谷漁陽二郡漢初為燕又分置涿郡元狩中為幽州東漢幽州治薊唐幽州宋燕山府皇朝洪武初為北平府永樂初改為順天府山曰天壽山諸陵在焉曰西山曰香山曰玉泉山西湖瀦其下玉泉之水流經大內出都城南注入通河曰平坡山岡曰臥龍英宗臨幸焉水曰海子流入于都城河曰盧溝本桑乾河又名漯河俗呼渾河亦曰小黃河金井之泉成祖蹕而甘之臺曰金臺燕所以延士也北一百二十里曰居庸關秦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於此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居一焉龍虎臺在居庸關南凡領州四縣二十三附郭曰大興宛平

大興縣金名凡編里三十六

宛平縣遼名釋名曰燕宛也宛宛然以平之義凡編里十五

西南七十里曰良鄉縣漢名凡編里二十五

西南百二十里曰固安縣隋名凡編里三十八

南百五十里曰永清縣唐名取邊境永清之義凡編里二十一

南百五十里曰東安縣元名有劉琨之墓凡編里四十四

東南百二十里曰香河縣遼名凡編里十

東四十五里曰通州金名義取通漕白河自密雲縣

南合于潮河至于州入于直沽是名白遂之河亦曰
潞河張家灣是白河下流元有張萬户居此以名灣
凡編里三十二領縣四
州東七十里曰三河縣唐名七渡鮑丘臨泃三河逕
焉兔兒之山是產花班之石可作宮甎凡編里三十
五
州南五十里曰武清縣唐名漢雍奴水經曰藪澤名
也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水曰直沽入于海凡編
里二十八
州南四十五里曰漷縣在漷河之南漢泉州縣地晝

眉郎墳是爲張敞之墓晾鷹之臺元主所駐蹕也凡
編里十五
州東南百二十里曰寶坻縣金名以境內產鹽漢泉
州縣地是生銀魚曰麪條之魚凡編里三十二
北九十里曰昌平州後魏名舊爲縣正德九年陞爲
州軍都山後漢盧植所教授也唐劉蕡亦居此邑鎮
曰黃花口曰白楊元郭守敬堰水五十餘里以入潞
通漕曰白浮堰淸河源自縣西南一畝泉逕燕丹村
東南合于榆河一畝泉分爲二流入宛平合高梁河
曰官河經雙塔店入于榆河曰雙塔河榆河一名溫

餘河會于白河黃花鎮川河源自塞外流入黃花鎮
口逕昌平至懷柔入于白河高梁河出自幷州黃河
之別源東逕沙澗又東南逕高梁店流入都城海子
又有濕餘之河出軍都山折入于潞河有朱能之墓
凡編里二十七領縣三
東北六十里曰順義縣秦上谷郡漢魏晉皆范陽境
凡編里二十七
東北百二十里曰密雲縣後魏名唐曰檀州以古有
白檀樹東北五十里曰共城是舜流共工之地霧靈
之山絣光如霧歲以六月六日現漁陽之城秦以閭

左戍凡編里十九
東北一百里曰懷柔縣山曰紅螺高二百餘仞山下
之潭嘗有殷紅二螺日夕吐光黍谷之山鄒衍所吹
律也凡編里十四
西南百四十里曰涿州春秋戰國皆燕之涿邑秦上
谷郡漢涿郡曹魏范陽郡有督亢之亭樓桑之村南
曰酈亭是後魏酈道元所居臺曰華陽燕太子丹與
樊將軍置酒處也獨鹿山有鹿鳴澤漢武帝元封四
年出蕭關歷鹿鳴澤者也凡編里四十六領縣一
州西北四十里曰房山縣太房之山幽燕與室黃山

張良所隱也石經山山如天竺有石經洞隋大業風法師靜琬鑿石爲板刻經一藏唐貞觀初成太涅槃一部而師滅後僧徒相繼歷遼金始完貯于洞者七穴者二洞扃以石門穴鎮以浮屠孔水洞在太房山東北懸崖千尺下有石窩白龍時遊人見之則化爲魚時時聞音樂聲有人篝火浮舟行五六日莫測其源有齊孫臏唐賈島本朝姚廣孝之墓凡編里十六

南二百一十里曰霸州後周名秦上谷郡漢屬渤海郡後漢屬廣陽郡當京邑之陽山原衍夷群水所赴來自西北者九自西南者六西北曰盧溝拒馬大河琉璃胡良桑乾烏流白溝西南曰易羊一畝泉方順滹河沙河磁河凡編里三十領縣三

州南六十里曰文安縣漢舊縣凡編里三十四

州南百二十里曰大城縣五代周名漢名平舒屬渤海郡周禮曰其川虖池嘔夷鄭註嘔夷出平舒黃汝之河源出自交河凡編里二十三

州南十八里曰保定縣宋名河曰玉帶受宣府紫荊白溝之水達苑家口灌直沽入于海窪邑也桃花寨宋楊延朗築以禦契丹凡編里六

東二百曰薊州秦漢漁陽郡唐曰薊州耴古薊門關名崆峒之山黃帝所問道也北平城李廣射虎飲羽[illegible]州編里二十六領縣四

州南八十里曰玉田縣唐名漢陽雍伯至孝行善仙人遺之石子一升曰種之生玉雍伯求北平徐氏女爲妻曰必白璧一雙行視石得璧五雙縣以名玉田本春秋無終子國漢無終縣有無終之山燕昭王塚在焉徐無之山有不灰之木生火之石燕山自西山一帶迤邐而來延袤數百里如長蛇光沙之泉沙碎若飛雪以磨金玉之器能發光輝凡編里十八

州東南百九十里曰豐潤縣金名南關之城趙武靈王所築凡編里二十二

州東百二十里曰遵化縣唐名春秋無終漢屬右北平磨臺之山黿游池中其背負鏡口曰大喜峰凡編里二十

州西北八十里曰平谷縣漢舊縣魚子之山有軒轅之陵凡編里十三

保定府冀州之城分野尾箕兼昴畢戰國屬趙秦上谷鉅鹿三郡地漢涿郡及信都中山國地唐時其地屬莫定滿瀛等州宋保塞軍太平興國中爲保州政和爲清苑郡保塞軍節度皇朝爲府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隸京師領州三縣十七

附郭曰清苑縣隋名以清苑之河本漢樊輿縣屬涿郡郎山之峰尖如削玉河曰清苑曰石橋曰梁高陽城云是顓頊所築廉頗之廟前臨雞水有石梁焉謂之廉梁凡編里十四

西北四十里曰滿城縣唐名東漢北平縣地後魏樂浪有漢王譚之城譚不從王莽與其五子避難於此光武封其五子爲侯人名之曰五公城有張蒼之墓河曰方順凡編里□十

北六十里曰安肅縣本宋安肅軍凡編里十六

北百二十里曰定興縣金名本隋范陽地河曰玉里

凡編里二十二

東北百五十里曰新城縣漢名本督亢地河曰白溝宋與遼界凡編里三十六

西一百十里曰唐縣漢名堯爲唐侯國于此春秋鮮虞邑山曰堯山又山曰葛洪西南隅有老姑之峪宋時有老姑謂人曰貧道住世二百年矣言巳投崖不墜而昇有王陵之城王陵援兵以救白登灌城與王陵城灌嬰所築也中山城在峭嶺之上是爲慕容垂之都河曰唐河靈井一名趙母井醇酎千日此井所釀凡編里二十二

南九十里曰博野縣後魏名漢蠡吾東漢博陵洪武初屬祁州六年改屬河南二程先世居此縣凡編里二十一

西南九十里曰慶都縣金名漢之望都縣南四十里有堯廟慶都陵堯母葬焉堯山在唐縣北慶都山在其南登堯山可見慶都山凡編里八

東北九十里曰容城縣漢舊縣凡編里六

西七十里曰完縣秦之曲逆漢書曰濡水於曲逆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漢封陳平焉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縣西三十里曰伊祁山堯母所居祁水出焉

有孝烈將軍之廟木蘭女也唐封爲將軍凡編里十七

南九十里曰蠡縣漢之蠡吾漢桓帝父封蠡吾侯凡編里二十七

東北百二十里曰雄縣有小雄大雄二山河曰雄河凡編里十七

南百二十里曰祁州唐名本漢中山國安國縣地有沙滋二河凡編里十四領縣二

州南二十里曰深澤縣漢舊縣凡編里十一

州南百二十里曰束鹿縣唐名凡編里十七

東七十里曰安州金名洪武七年爲縣十四年爲州
易水在城北入于雄縣爲瓦濟河逕直沽入于海凡
編里二十二領縣三
州南四十里曰高陽縣漢舊縣凡編里十四
州東二十里曰新安縣元名曹徐二河出自安肅合
流于縣南曰溫義凡編里十一
西北百二十里曰易州隋名周禮曰其浸淶易易州
淶水縣是也秦上谷漢涿郡地易水發源故安縣分
南北二派北出于西山之寬中谷左輿軍士川女思
谷之水合右則紫荆關之水注之其地名三會江濡

水出于窮獨之山亦曰聖女水有燕昭之廟郭隗樂
毅劇辛鄒衍之祠樊於期將軍之廟荆軻城在州西
七里高漸離故居在州南十六里州西南關曰紫荆
關外通宣大二鎮各四百七十里爲扼塞之關凡編
里三十領縣一
州東四十里曰淶水縣後周名水曰淶水是有水田
凡編里二十五
河間府冀州域分野箕尾春秋晉東陽地戰國燕趙
齊三國境秦鉅鹿上谷二郡地漢河間國唐囗瀛州
亦河間宋曰河間洪武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隸

京師領州二縣十六
附郭曰河間縣周爲唐叔封邑漢周卿侯國東漢武
垣縣漢武帝巡狩至東武垣城望氣者言當得異女
遂得鈎弋夫人漢傅士毛萇宅壘俱存凡編里二十
五
南六十里曰獻縣以河間獻王名漢樂城東漢樂陵
縣西北三十里曰中水城漢高封呂馬童爲中水侯
以右高滹二水間故曰中水河曰滹沱凡編里二十
四
西南百四十里曰阜城縣漢舊縣河曰胡盧華陽之

亭稽康學琴焉有箭子之城苻融之壘凡編里二十
五
西五十里曰肅寧縣河曰中堡合于直沽凡編里十
三
北九十里曰任丘縣本漢鄭縣地平帝使中郎將任
丘城此因名衣冠之族比閭而是韓嬰是此縣人長
桑君是扁鵲所師有扁鵲之宅水曰濡曰滱左傳齊
侯伐燕盟于濡水凡編里三十二
南八十里曰交河縣以滹沱高河二水交流東北三
十里有顓頊城其產香梨凡編里十四

東百五十里曰青縣唐幽州盧臺軍地凡編里六
東百八十里曰興濟縣宋名孝宗張皇后是此縣人
獨流之河有蒲葦之利凡編里十
東百八十里曰靜海縣凡編里十五
東南二百九十里曰寧津縣金名凡編里二十二
南二百里曰景州唐名本漢景成侯國隋爲蓨蓨縣本
漢條縣隋改爲蓨是爲董仲舒之鄉漢書董子廣川
人屬冀都郡今景州蓨縣是也漢封周亞夫爲條侯
韓頹當爲弓高侯韓增爲龍頟侯此縣有亞夫廟弓
高城龍頟村漢表以亞夫爲蓨侯蓨卽條也河曰衛

河凡編里二十八領縣三
州東五十里曰吳橋縣金名有孫臏墓凡編里十一
州東北七十里曰東光縣後魏徙渤海郡治於此凡
編里七
州南九十里曰故城縣元名本隋清河郡歷亭縣地
縣西南四十里曰澹村是澹臺故居凡編里八
東百五十里曰滄州後魏名本漢渤海郡爾雅九河
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
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舊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池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

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
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鉤盤河在獻
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
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
氏以爲其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淪於
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顧今亦湮沒矣有
麻姑城漢武東巡祀麻姑於此有長蘆廢縣本漢參
戶縣地今爲都轉運鹽使司治凡編里二十七領縣
三
州南七十里曰南皮縣漢舊縣因章武有北皮亭故

此曰南皮魏文帝與吳質書憶昔南皮之游浮甘瓜
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今縣西有寒氷井人曰尹吉
甫舊不疑石苞凡編里九
州東九十里曰鹽山縣隋名鹽山之下是爲鹽場本
春秋無棣邑漢置高城屬渤海有丱兮城秦始皇發
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萊築此城僑居之亦曰千童
城平津鄉漢屬高平縣以此封公孫弘者也凡編里
二十三
州南百六十里曰慶雲縣漢曰陽信凡編里十一
眞定府冀州之城分野昴畢周并州地春秋鮮虞國

戰國屬趙秦爲鉅鹿郡漢置恒山縣後避諱改常山
武帝置真定國常山屬焉唐恒山郡宋真定府本朝
永樂隷京師領州五縣二十七
附郭曰真定縣本戰國趙之東垣邑滹沱河入于海
西韓河入于滹沱滋河入何水城北牧莊三塚相去
百步云藺相如廉頗李牧墓也凡編里十三
西南百五十里曰井陘縣漢舊縣陘卽鈃也燕趙之
間謂山脊爲鈃周穆王傳天子北徑乃絶漳水於鈃
山之下癸未雨雪穆天子獵于鈃山之西河甘陶河
入于滹沱綿蔓河合于甘陶關曰故關凡編里十三

西南五十里曰獲鹿縣唐名本戰國趙之石邑韓信
伐趙下井陘軍中乏水於海螺山下獲二白鹿跑地
出泉故名獲鹿抱犢山本名華山韓信伐趙持赤幟
登山而望者也横山有聖母祠舊石邑北三十里有
趙陀先塚城東有戰國時趙王塚大者六小者二十
三關曰土門是名井陘口凡編里十二
西南九十里曰元氏縣漢舊縣本趙公子元封邑故
曰元氏山曰無極又山曰白石又山曰封龍凡編里
十七
西北六十里曰靈壽縣漢舊縣有孟嘗君塚有趙武

靈七城樂羊伐中山魏文侯封之靈壽是此縣也樂
毅亦此縣人是魏將羊之後口曰白羊凡編里十三
東南六十里曰槀城縣漢舊縣西南爲古肥子國漢
立肥纍縣凡編里十四
南六十里曰欒城縣漢舊縣春秋晉欒武子封邑河
曰洨河凡編里十二
東八十里曰無極縣漢曰毋極唐武后改本元氏縣
之無極山名凡編里十三
西九十里曰平山縣本春秋晉之蒲邑漢蒲吾縣西
北六十里曰房山漢章帝幸趙祠焉河曰滋河凡編

里二十一
西北二百五十里曰阜平縣金名（一戴華陽亭稽康夜學琴於此）派
河入于滹沱臙脂當城二河入于派凡編里十一
東北百三十里曰定州後魏名春秋鮮虞晉中山漢
中山郡東北一十里有堯城東三十里有固城云是
禹築宋韓琦蘇軾嘗知是州琦有閱古堂繪前代良
守將之蹟軾有雪浪石置學舍治堂曰可以世廟自
安陸入卽位過是州守倪機供應得宜世宗書扉曰
可以機堂之清風店石亭禦虜處也黑水在州界深
而不流漢置盧奴縣俗謂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滱水

出焉有中山靖王塚凡編里三十四領縣三
州西南五十里曰新樂縣隋名東漢新市井縣涉河
合于滋有伏羲臺凡編里十一
州西六十里曰曲陽縣漢上曲陽縣以在太行之陽
轉曲之處山曰恒山北嶽也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
種服之成仙唐貞觀間有飛石西墜葆而祠之馬文
升言舜所封恒山在今渾源州宜移祀語在典禮記
凡編里二十五
州西九十里曰行唐縣秦爲南行唐縣後魏去其南
毘山毘盧佛所化身也倒馬關水北合于滱水告河

出焉人曰郤穀凡編里二十二
東南二百八十里曰冀州春秋晉東陽地秦鉅鹿郡
漢信都縣曰季鷹郤缺于晉文公文公用爲下軍大
夫與冀爲釆邑因以爲氏缺是以名冀孔巢父州人
漳水出焉有張耳之墓凡編里十七領縣四
州南六十里曰南宮縣漢舊縣凡編里二十
州西六十里曰新河縣元名漢之堂陽凡編里十二
州東三十里曰棗强縣漢舊縣以多棗名索盧之水
衛河之支也有棘津城故曰呂尚困於棘津左傳晉
荀吳帥師涉自棘津凡編里十七

州東北九十里曰武邑縣漢舊縣觀津之城樂毅所
封曰望諸君夾河出焉凡編里二十三
東九十里曰晉州元名本春秋鼓子國漢置下曲陽
縣凡編里十七領縣三
州東北五十里曰安平縣凡編里十四
州東北百三十里曰饒陽縣漢舊縣以饒河名有光
武城是光武征王郎時所築凡編里十七
州東百六十里曰武强縣晉名漢曰武隧有武强之
山凡編里十四
南百一十里曰趙州北齊名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

邯鄲鉅鹿郡漢趙國宋子城高漸離所匿作也凡編
里十七領縣六
州南七十里曰柏鄉縣本春秋晉鄗邑地漢爲鄗縣
凡編里十
州東南一百里曰隆平縣宋名漢曰廣阿漢高帝時
任敖爲御史大夫封廣阿侯隋名縣曰大陸隋圖經
大陸縣有堯臺堯禪舜處也縣東北三十五里曰象
城云舜弟象嘗居此凡編里十一
州西南五十里曰高邑縣本晉鄗邑漢曰鄗縣光武
即位於鄗南改曰高邑凡編里十一

縣西南九十里曰臨城縣唐名戰國屬趙爲房子邑
漢置房子縣韓信與陳餘戰于釣盤之山餘問地曰
釣盤歎曰魚遇釣盤吾其亡矣凡編里十三
州西九十里曰贊皇縣隋名贊皇之山其高百丈壇
山在縣東有周穆王吉日癸已四篆字李栖筠李吉
甫李德裕祖孫父子是此縣人故稱贊皇公水曰槐
水凡編里十二
州東四十里曰寧晉縣唐名春秋晉楊氏邑漢楊氏
縣河曰葫蘆凡編里十八
東二百五十里曰深州隋名漢曰下博凡編里十七

領縣三
州南五十里曰衡水縣隋名漢舊縣人曰孔穎達凡
編里七
順德府冀州之域分野昴殷祖乙所都周邢國後屬
晉戰國屬趙秦置信都縣屬鉅鹿郡漢鉅鹿常山二
郡及趙廣平二國晉爲石勒所據後魏爲襄國唐邢
州宋信德府元順德府國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
直隸京師領縣九
附郭曰邢臺縣宋名縣西一百四十里曰夷儀城春
秋邢遷于夷儀有解玉之沙豫讓橋讓伏以刺趙襄

者也仙翁山唐玄宗所封仙人張果所止息也鵲
山之穴是生雲母水曰百泉爲灃河源石井岡一名
龍岡石勒時天旱佛圖澄於此岡掘得死龍水而蘇
之九之上天雨即大降凡編里二十八
南三十五里曰沙河縣隋名磬口山漢魏時舊鐵官
也凡編里十九
東四十里曰南和縣漢舊縣其人宋璟璟墓在沙河
縣西北顏眞卿書碑河曰狼溝凡編里十三
東南一百里曰平鄉縣本漢瘿陶縣沙丘臺紂所築
秦始皇崩地也南緣城春秋傳齊國夏伐晉取緣河

曰濁漳凡編里十三
東一百二十里曰廣宗縣唐名漢堂陽凡編里十二
東北一百二十里曰鉅鹿縣隋名漢南緣侯邑是此
縣人凡編里十三
東北九十里曰唐山縣本春秋時晉栢人邑漢高於
此心動是爲堯始封之地山曰堯山是生文石五色
錦章千言之山其在詩曰出宿于千飲餞于言泜水
出焉凡編里十四
北五十五里曰內丘縣隋名東漢常山郡之中丘縣
蓬鵲山扁鵲將號太子採藥焉嬰山礪水所出也礪

水之水可礪刀劒洗腸源佛圖澄於此洗腸凡編里十八

東北四十里曰任縣春秋時晉張縣地漢分置任縣河曰澧河凡編里十三

廣平府冀州城分野昴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邯鄲郡地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爲平千國宣帝復爲廣平國東漢省入鉅鹿郡唐洺州國初隸北平布政司永樂中直隸京師領縣九

附郭曰永年縣本春秋曲梁地漢曲梁縣河曰洺曰沙水曰滏冉伯牛墓在縣西凡編里二十九

東北四十五里曰曲周縣漢舊縣凡編里二十八

南四十里曰肥鄉縣曹魏名本漢邯鄲蒲縣地有列人之城列人之堤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取列人河曰石字凡編里二十六

北七十里曰雞澤縣春秋盟于雞澤凡編里九

東南七十里曰廣平縣漢名河曰拳壯凡編里十七

西南五十里曰邯鄲縣山曰紫山一名馬服山有趙奢之塚奢爲馬服君叢臺在縣北呂仙祠呂巖於此發黃粱之夢是生玄精之石河曰西河凡編里二十七

南六十里曰成安縣春秋晉乾侯地漢魏郡斥丘縣地陳餘事趙封成安君寇準嘗知此縣凡編里三十四

東北一百三十五里曰威縣東漢廣平國斥漳縣地凡編里八

東北二百里曰清河縣晉名本周甘泉市秦爲厝縣屬鉅鹿漢爲信成縣屬清河後漢改甘陵縣以安帝母甘陵氏葬縣東北因名有縣堤張巡嘗令此縣凡編里六

大名府宋名冀兗域分野室壁本商舊都周封武庚

於此春秋爲晉地戰國魏衛二國境秦屬東郡漢置魏郡治元城唐爲魏州爲魏郡國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直隸京師領州一縣九

附郭曰元城縣漢舊縣春秋時沙麓地有沙麓山春秋沙麓崩亦名女姓丘漢書云王翁孺既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當有聖母興其齊田氏乎翁孺徙居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後翁孺生禁禁生女政君漢元后也臨朝稱制矣五鹿之墟晉重耳所乞食也馬陵道孫臏於此殺龐涓河曰沙河入曰東晢凡編里

六
南十里曰大名縣五代漢名本漢元城縣貴鄉地山
曰憾山漢成帝時河決王延世於此運土塞河殊槪
人心河曰雕馬凡編里十
東南四十里曰南樂縣五代唐名本漢樂昌縣有昌
意城黃帝子昌意所造有倉頡塚又河南開封亦有
之水曰繁水凡編里二十
西南四十里曰魏縣漢舊縣周時地名洹水戰國時
爲魏武侯別都河曰漳曰御凡編里二十六
東南九十里曰清豐縣古頓丘衛邑衛風云送子涉

淇至于頓丘唐曰清豐以孝子張清豐得名有千城
衛風云出宿于干泉源在頓丘古城東北衛風云泉
源在左又水曰澶水秋山在頓丘廢縣西北山海經
帝嚳葬此山之陰漢京房唐南霽雲是此州人凡編
里二十五
南百里曰內黃縣漢舊縣殷河亶甲居相春秋襄公
時會于柯皆此地西南十二里有牽城春秋公會齊
人衛人于牽水曰湯水水經湯水又東北至于內黃
有殷中宗陵蘂也是此縣人凡編里二十
西南二百里曰浚縣春秋衛邑漢黎陽縣大伾之山

即禹貢紫金山在大伾山東善化山一名枉人相
傳紂殺比干於此是生紫斑之石光膩類玉同山武
王伐紂諸侯之所會同也鹿臺鉅橋皆在是縣之西
朝歌城在縣西七十里紂糟丘酒池土人猶依約識
之黑山九州要記黑子昔居此山采茯苓服食壽五
百歲枋頭在縣西南曹操下大枋於淇水口堰之使
東以通漕運慕容垂拒破桓溫皆此地也河曰衛河
水曰淇水又曰黎水黎陽津一名白馬津酈食其說
沛公曰守白馬之津示諸侯形制之勢凡編里四十
南二百三十里曰滑縣本古豕韋氏國春秋衛地秦

漢東郡地晉濮陽國地唐曰滑州汲黯是此縣人凡
編里六十七
南百六十里曰開州漢頓丘唐澶州鮒鰅山一名廣
陽山山海經顓頊葬其陽九嬪葬其陰四蛇衛之鹹
城在城東南春秋齊桓會諸侯于鹹澶淵在城南春
秋會盟于澶淵戚城在城北七里春秋晉趙鞅納世
子蒯聵于戚旄丘在州東北邶風旄丘之葛兮鐵丘
在州北五里左傳鄭與衛戰蒯聵登鐵丘以望衛軍
清丘在州東南七十里左傳盟于清丘延丘在州東
南四十里延陵季子適衛之所憩也瑕丘在城東南

三十里禮記檀弓公叔文子升瑕丘蘧伯玉從黃河故道在州治南縣堤在州西十里復關堤在州城西南衛詩乘彼垝垣以望復關瓠子口在州西南二十里漢武沉璧馬從官負薪而築宣房之宮者也凡編里六十八領縣一

州南百五十里曰長垣縣漢名春秋蒲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家語子路爲蒲宰龍城在縣東南二十里關龍逢所居鶴城衛懿公養鶴之城也蘧伯玉墓在縣南十五里凡編里四十六

永平府冀州域分野尾箕帝逐葷粥始爲華有初虞

分冀東北爲營州北其地商封墨台氏爲孤竹國周幽州春秋肥子國秦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改盧龍郡北燕平州及樂浪郡唐平州國初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直隸京師領州一縣五

附郭曰盧龍縣漢肥如縣其曰盧龍以鎮山如龍形山曰陽山有李廣射虎之石洞山產鐵雙子山有孤竹長君之墓國子山有孤竹次君之墓馬鞭山有孤竹少君之墓周王山在灤河中水夾其下其水則海具河肥如灤河自口北開平東南流遷安縣界至縣合漆河又南至樂亭縣入于海凡編里十五

西北四十里曰遷安縣漢令支寬河之川是生黃河曰青龍凡編里二十九

東八十里曰撫寧縣本漢驪城縣陽渝二河入于海關曰榆關又關曰山海凡編里十七

東南八十里曰昌黎縣本營州地碣石山在縣西北二十里禹貢碣石也韓愈之先是此縣人凡編里二十六

南四十里曰灤州契丹名本商孤竹地漢石城縣厥河沂皋耳之溪俞兒之神爲齊桓前導凡編里六十七領縣二

州東九十里曰樂亭縣河曰定流又河曰清河凡編里二十七

隆慶州冀州地分野尾漢廣寧縣地屬上谷郡唐嬀州元以仁宗生此爲龍慶州本朝初州郡俱廢永樂十一年復置州改曰隆慶直隸京師大翮山在州北二十五里上有王仲廟仲弱冠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或傳秦始皇徵仲不至大怒詔檻車送之仲化爲大鳥飛去落二翮於此因以名山曰阪山軒轅與炎帝戰坂泉之野是此山也八達嶺在州南三十里居庸關外蚩尤城在州城西谷道在州城南二十里出

居庸關東西路繇是而分故以名焉凡編里十四領
縣一
州東三十里曰永寧縣本遼縉山縣地永樂十一年
置縣治團山下取其寧惟永之義凡編里五
保安州冀州之域或云軒轅都涿鹿是此州也虞爲
幽州北境分野尾春秋戰國上谷郡漢涿鹿唐團練
使總山後八軍元奉聖州至元初以地震改保安州
國初州縣俱廢永樂中置州隸京師涿鹿之山涿水
出焉黃帝於此破蚩尤凡編里七

親軍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
虎賁左衛

錦衣衛
旗手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羽林前衛 上三衛舊爲北平護衛靖難後陞
燕山左衛
燕山右衛
燕山前衛
大興左衛
濟陽衛
濟州衛

通州衛 舊爲安吉衛以上七衛舊爲北平都司永樂四年陞
騰驤左衛
騰驤右衛 舊爲神武前衛
武驤左衛
武驤右衛 以上四衛宣德八年以各衛養馬軍士及神武前衛官軍開設
武功中衛 洪武間設
武功左衛 宣德二年設
武功右衛 宣德六年設
永淸左衛

永清右衛
彭城衛上三衛舊屬北平都司後改常山三護衛宣德初復爲本衛又併河南三護衛多餘官軍於彭城衛
長陵衛舊爲南京羽林右衛永樂二十二年改
獻陵衛舊爲武成左衛宣德元年改
景陵衛舊爲武成右衛宣德十年改
裕陵衛舊爲武成前衛天順八年改
茂陵衛舊爲武成後衛成化二十三年改
泰陵衛舊爲忠義左衛弘治十八年改
康陵衛舊爲義勇中衛正德十六年改

永陵衛舊爲義勇左衛嘉靖二十七年改
昭陵衛舊爲神武後衛隆慶六年改
奠靖千戸所嘉靖二十一年設
犧牲千戸所屬太常寺
舊制止上十二衛後添設金吾左衛以下十衛俱稱親軍指揮使司又添騰驤等四衛亦係親軍并武功永清彭城及長陵等十五衛二所俱不屬五府
在京
留守左衛

鎮南衛
驍騎右衛
龍虎衛
瀋陽左衛
瀋陽右衛
留守右衛
虎賁右衛
武德衛
留守中衛
神策衛

應天衛
和陽衛
龍驤衛
留守前衛
豹韜衛
留守後衛
鷹揚衛
興武衛以上俱南京舊衛永樂十八年分調
大寧中衛
大寧前衛

[illegible]勇衛以上俱北平行都司舊衛
富峪衛此下俱添設并北平山西等衛改調
寬河衛舊為大寧後衛又為營州中護衛
神武左衛
忠義右衛
忠義前衛
忠義後衛
義勇前衛
義勇後衛
義勇右衛

武成中衛
蔚州左衛
牧馬千户所南京舊所永樂二十二年分調
蕃牧千户所成化十三年添設
在外直隸舊為北平都司有北平三護衛後俱為親軍其不係北平舊衛者俱永樂以後添設
薊州衛
遵化衛上俱北平舊衛
密雲中衛
密雲後衛
鎮朔衛

東勝右衛
興州左屯衛
興州中屯衛
興州前屯衛
興州後屯衛
忠義中衛
通州左衛
通州右衛
神武中衛
定邊衛

武清衛
涿鹿衛舊為河南寧國衛
涿鹿左衛
涿鹿中衛
永平衛北平舊衛
山海衛北平舊衛
盧龍衛
開平中屯衛
興州右屯衛
東勝左衛

撫寧衛

延慶衛 舊爲北平都司居庸關千戶所後改隆慶衛後又改今名

河間衛

大同中屯衛 永樂初改調

瀋陽中屯衛

天津衛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 舊青州左護衛

眞定衛 北平舊衛

神武右衛

定州衛 永樂初改調

潼關衛 舊屬河南都司

德州衛

德州左衛

梁城千戶所

潮河千戶所

白羊口千戶所

渤海千戶所

[illegible]河千戶所

邊城千戶所

滄州千戶所

倒馬關千戶所

順德千戶所

武定千戶所 舊爲樂安千戶所

平定千戶所

蒲州千戶所 上二所舊屬山西都司

大寧都司 舊爲北平行都司永樂元年改設舊有大寧左右衛後改延慶左右衛舊有大寧中衛大寧前衛會州衛俱改調京衛大寧後衛後改寬河衛舊有興州中護衛革

保定左衛

保定右衛

保定中衛

保定前衛

保定後衛 上俱永樂元年設

營州左屯衛

營州右屯衛

營州中屯衛

營州前屯衛

營州後屯衛 上俱洪武舊衛永樂初分設

茂山衛

紫荊關千戶所

萬全都司 宣德五年外直隸及山西等處衛所添[illegible]

萬全左衛

萬全右衛

宣府前衛

宣府左衛

宣府右衛

懷安衛

開平衛

延慶左衛 舊爲大寧左衛又爲營州左護衛屬北平行都司

延慶右衛 舊爲大寧右衛又爲營州右護衛屬北平行都司

龍門衛

保安衛

保安右衛 上二衛皆爲在京天策衛

蔚州衛 舊屬山西行都司

永寧衛

懷來衛

興和千户所

美峪千户所

四海冶千户所

廣昌千户所 舊屬山西都司後改

長安千户所

雲川千户所

龍門千户所

刑法記

晉江何喬遠 譔

夏商周之盛其先皆已得民數世乃始踐天子之位行禮樂之事民知先王之德之厚而無爭心治古之人亦願愿朴侗易以任使故德教可以漸仁義可以孚後世皆自草昧間與英雄角而勝之前世之穢濁猜狀眯雜於耳目爭心未忘雖有上聖之德民尚疑不信是以聰明神武之君寧使敬而不愛威而不德夫輕飈涼飈易以中人弱流頹波易以溺人肥肉厚

酒易以死人故夫使之敬我威我者正所以愛彼德彼嗚呼其亦三代之衰乎曰以救吾世也元以北虜謬居閏位隳先王之教擯中華之士正官長吏皆用胡人戎翟之性昏沒貪饞兼以言語文字不晰不通一切政事倚辦吏胥滋奸叢蠹貨賄公行腥羶穢著貪墨之風不耻於大僚顯家而奸頑之民亦往往猾猰貙貐閭巷間高皇帝本淮右布衣幼苦孤貧長遭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芟驅羣雄勞心焦思慮防微近二十載用能剪除彊敵統一海宇所以人之情僞無不盡知自平武昌以來即與羣臣議定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即位之初首頒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於天下次爲直解使愚民盡知叢蕪節闊目欲以簡以嚴與天下共期無刑之化而物態多端律文不載比例繁多奸吏因得出入乃命儒臣四人與刑部官日講唐律寫二十條取進止至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重定每成一篇輒以奏聞帝揭西廡之壁而親裁之明年律成篇首準於唐律條令六百有六可謂詳矣而貪墨之吏奸頑之民尚未格心帝乃大名天下耆德高年之人禮於有司使得執貪吏擒奸民面奏奏實者加非常

之誅於是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臏鉤腸去勢以止大憝府州衛所右廨左廟名曰皮場吏受賕至六十金者引入場中梟首剝皮更代之官設皮坐之造清淮樓令較尉下瞰城內有吹彈蹴踘賭博亡作務者捕置樓中僅許水飲游手逋賦之僧飲地埋軀以行鏟頭之會其他徙邊實都墾田築城自贖罪者不可勝計於是揭著文武臣民罪繇布於天下而大誥之篇出矣所以人心惴凜吏畏民馴其時徵辟之士有司督趣如捕罪囚仕於朝者多詐死佯狂求解職事自非剛毅博達之士溫恭悌長之臣烏能勝其任

而要合乎然原高帝之意皆以革元人姑息之政洗
故俗汚染之非非爲訓於後王故其祖訓首章特戒
守成之君黥刺腓劓閹割之刑永不可用臣下不匡
者磔身誅其家誠恐嗣君宮生内長人情眞僞善惡
未必灼然亡疑一時不當誤傷良善也蓋其末年更
定吏戶禮兵刑工分爲六類析十二篇爲二十九約
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異日權宜法外之刑蕩滌灑
除與天下更始矣是以高皇帝雖聆威顯辟誅殺大
張而天命永眷人心不移延及建文餘教未衰二三
頑士投火愈烈擠淵彌厲若自附於不貳有終之臣

天地神靈知高皇帝無淫威之意海内臣民諒其有
德愛之實也列聖相承克遵成憲若成祖仁宣二宗
命刑之意尤爲諄切至孝宗十三年世宗二十九年
及三十四年重加修增合三百八十五條斟酌損益
益已大備今皇帝復以萬曆十一年命刑部尚書潘
季馴舒化先後參酌往時未盡可變通者二年成書
奏御之日命纂入會典是又一朝之故不刑之實也
今原高皇帝所以教民齊俗之心略舉其意次其先
後亦使播伯夷之廸者有所考焉

維洪武元年皇帝頒大明令于天下曰朕惟律令帝
王治天下之法也令教于先律齊于後古者至簡後
世漸以繁多甚有不能通其義是啓吏奸而陷民法
朕甚閔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直言其事庶人人
易知而難犯書不云乎刑期無刑惟爾臣庶體予至
意六年大明律成頒行天下維十八年十月朔皇帝
大誥于文臣曰朕聞曩古君臣當天下大任閔生民
塗炭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同心同氣感監
后土皇天斯逝遐久育民功猶如見昔者元處華夏
實非華夏之儀九十三年華風淪沒彝道傾頹學士
專獵于經書持心操節不格於神人慫深曠海罪重

巍山當犯之期棄市之屍未移毋有格于非心嗚呼
斯朕無良亦惟染于夷風朕今大誥天下諸司其有
墨于貨酷虐于朕民朕罪窮于原惟世世守行帝若
曰昔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
寐未嘗忘其政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
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
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若漢晉唐宋有賢人
臣修職惟躬不倚于吏亦惟食天之祿安如磐石元
主我中國風俗不同文墨不通諸務以吏爲原朕今
所任人往往襲前非政繇吏嗚呼昔我中國先生國

運雖去其教不迷天命有德惟因于舊人以治惟胡風迷子九十三年朕心竭言勸弗化誨嗚呼艱哉帝若曰或有忠臣在職數觀首領官吏有賢人用其賢又薦諸社稷不蔽曰惟古聖臣常帝若曰朕命諸司往于官朕諭及數勿陷于身家今天下有司酷害民無端政繇吏爲吏變爲奸惟墨事覺身居于禁不能挾其貨或有于他人貪墨如集寮守俸如汲井井不滿不竭毋若刑部尚書時增減情罪毋若陝西官廉良斂于民毋若山西官賢宜貪無厭毋若戶部侍郎桓匿于賦毋若御史敏恬于終是皆殺有司務在問

民疾苦撫安良善罪治奸頑開州判汝霖刻民抵贓梟戶部侍郎桓匿于賦株連天下以數萬朕一麗于法非朕不分子玉石惟槩貪六部墨必布政司賄則拘布政司至詰斯贓必自府拘府至詰斯贓必自州拘州至詰斯贓必自縣拘縣至詰斯贓必自民嗚呼君子見而政尤勤小人見而非用省凡我民毋交于官毋贓于私毋賄于免罪不賄免罪笞杖徒流罪賄免罪坐死笞凡我民毋匿子賦毋賄于有司有代人輸賦匿賦爲虛收重刑有以口舌說誘府州縣繫獄是致君子一時被其愚陷入于憲章重刑有有司之

吏用賄脫罪人重刑帝若曰朕命諸司往于官助朕福朕民賢稱名不朽去後幾人如朕諭朕擒奸貪獲無道置之刑或流竄或徒役笞杖死者且已生者飾是非謗朋友誣鄉曲乃曰予無罪惟刑暴嗚呼惡人犯罪善者過誤遭刑有畏傷肌膚者有畏死者賄于官吏官吏乃不畏傷肌膚乃不畏死死且悔則終不獲生嗚呼惟斯迷非民獻君子不得免嗚呼免斯滋無艱惟元季羣雄竝爭子女玉帛孰不先良騎美服孰不上酣歌作樂孰不快生離人父母妻子孰不爲朕何不能惟不敢寧中十有四年未嘗安將一婦女

惟征武昌怒友諒妾其妾朕旋自疑不審色與豪智人監朕過朕不敢亦惟監于敵人朝興暮敗終不同其愚帝若曰布政司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巧取財害民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清廉直幹撫民得遂生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若廉能官吏被不才官吏排陷不能明其公心境內耆宿老人奏嗚呼若欲盡除民禍患無若耆宿年高有德人或百人或五六千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歲終具境內官吏善惡奏嗚呼耆民智、倣於朕言天下卽歲其平章朕一時難知惟助朕維玆耆民人面奏于京者關毋辟帝

若曰嗚呼府官州官縣官府吏州吏縣吏一切諸司
員人厥初實齊民未有不良人爲官爲吏乃爲不良
人乃至刑不治爾父母妻子曷不用大誥毋禍于而
家嗚呼風俗民未美未日月朕不責有司刑名失出
失入惟神智有短長朕不責有司賦不足惟民頑朕
不責有司朕責有司惟墨淪風惟賄不蔽罪惟盜虛
出賦嗚呼朕言過再惟監于皇天嗚呼朕出是誥已
户户有寸誥若犯罪減一等無加一等維十九年三
月望日皇帝再誥于臣民曰上古好鬬無功造禍害
民者少蓋謂九州之田皆係於公法井以給民驗丁

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閒食者少井閭
之間士農工技受田之日驗能准業各有成效士農
工技知稼穡之艱難所以農盡力於畝畝士爲政以
仁技藝專業無敢妄謬維時商出於農賈於農隙四
業題名專務以三獨商不專易於農隙此先王之教
精則野無曠夫矣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國先王舊
章愚夫愚婦效習夷風泯亂我彝倫攸叙是致壽非
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好德鮮矣考終命寡聞本古
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以誅之亦何懼焉朕皇皇宵
晝思治窮源無乃曠夫多刁詐膺致有五福不臻凶

灾洊至殃吾民今朕復出是誥大播于寰中帝曰今
再誥臣民之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非朕言惟申明先王舊章吉哉不如
朕言用集戒三而五至于七不悛高年英豪擒治于
有司有司不受具在于律條帝若曰自造邪官墨不
終于考亦惟更卒閑人不務生浸潤說誘求生於害
民民怨動天朕聞不遑處復誥與民約不從五刑備
坐於家身民互知丁互知務業某民丁幾受農幾受
士幾受工幾受商幾已成士師未成士士非社學則
縣學則州府學以知士丁朝暮作息不出里以知農

丁遠行符引月近則鄰里知其方巨歸遲微歸疾以
知工丁巨微重輕遠邇水陸明於引鄰里知所向以
知商丁朕茲願民壽若恣肆冗雜民不得其死乃不
壽惟朕罪誥出民驗丁市村舍客辨驗引目引目合
辨重輕巨微貴賤毋有不倫託業以它爲無物鬻引
目故者引目未故無物鬻者坊廂村店捉治以遊食
重殺輕則黥以竄若不捉捉於他人主家鄰里坐茲
誥出速務生里鄰告其父母妻子不務生拘之有司
有司不受執之京毋閒閒爲盜閒爲吏閒爲隸惟閒
害犯之日里鄰罪帝若曰惟古有司有大事非高年

耆宿不備講決于公惟其德行多于鬪有慈心茲害
不明于知人吏貪耆宿皆先小人苟壽於高年黨吏
惡民惟我有司崇向有德人維有德人速出贊襄朕
有司禮維吏卒勿用良家子亦勿用市井民是不知
豊艱乃害民戒之哉毋爲民害良心發於父母嘉言
起於妻子善行論於兄弟吏卒之家父母兄弟妻子
戒之哉帝若曰維茲吏隸持簿書有司榜告民民知
其名額毋使在閒人得假託害民凡呼我民遣牌毋
用隸三呼而不至乃用隸民至勿庸罪之姑庸論之
恐民單夫隻妻爲生而遠出或近妨于急如是非民

罪若庸罪有司虐無赦有司官吏濫設的當人管幹
人幹辦人出入市村虎狼吾民的當人管幹人幹辦
人及有司官吏族有布政及府州縣官皂隸下鄉擾
民殺有倉庫閘壩諸司官擅離職事爲亂政殺有糧
長巧索諸納户殺有逸教民爲俏家則惟不知丁殺
官用典吏囚人主文身不知其本末幽微殺帝若曰
曩古役于獄機秘而理焉閫獄情無露先王之治獄
也使幽其情内外憂之囚體深遠外而父母妻子不
得而易見也内而囚心懸望欲語父母妻子不可得
而易聞也嗚呼良哉頓民之頑心迫囚獲生歸妻子

諫父母兄長誡昔友勸皆訴獄之戕發動其良心是
用囹圄空今茲典獄人迷于財獄情減教囚對獄具
顚倒人囚驚生離死乃不懼犯者用相繼朕茲再誥
主典人惟畏法慈獄嗚呼民獻君子保囚即保身囚
無横死身無禍殃善言爰之寒溫之暑凉之飲食節
之疾病醫之是謂機秘而理家其爰身于其昌朕茲
重複誥民蒙于亂世多非罪死亦多有罪非法死嗚
呼父母妻子親戚朋友惟誠典獄人于朕言陰隲博
被于獄囚帝若曰嗚呼朕馭宇内朞一二歲與民曰
治民不懲于凶朕設父母妻子心憂茲奸頑臣民一

曙失其身父母老無養妻弱子稚艱衣食歔歔感傷
于神人朕大刑于不念父母妻子人將儆心于念父
母妻子人乃朝殺暮犯朕觀刑尚懼乃未終半月犯
未終二十日犯則難教難禁朕心憂無已帝若曰嗚
呼惟好閒生事人假官府威虐吾在野民野民無知
將謂朕法苛孰知其假威行虐刑此之徒人以爲君
暴寬此之徒法壞而綱弛人以爲君昏惟君艱哉嗚
呼民非奸非頑非愚去古遠矣爲民之道迷繇相代
之帝敷教不精朕不能申古先哲王道所以多于刑
嗚呼人皆曰君養民朕觀子官室服食器用皆民供

乃民養君申古先哲王舊章明五刑弼五教使民知
五常强不夌弱衆不暴寡守在四夷天下大安是惟
君養民維十九年十二月望皇帝三誥子臣民曰朕
爲臣民不善往往造罪淵深備施五刑非一年矣奸
頑未嘗肯格于前心害良民君子無間歲朕才疎德
薄控馭之道竭矣失誥于臣民良民君子欣然遵奉
惡人不聽于前非乃疾覺良民君子知前誥之精微
一心欽遵有所怙恃乃與奸惡辨一一發而擒所以疾
也然無籍之徒皆不畏死設心無知輕生易犯上累
朕刑下滅身家又非一二人朕慮不忍乃續誥良民

奉之如流巨惡之徒尚不然之中惡之徒欲悔不及
既已毒人盈于胸懷著于耳目矣終擒于善良朕觀
若是二誥良民君子坦然無憂伸於諸惡之上姦頑
屈於下則實有益民朕茲復誥三敢有犯者比誥治
之嗚呼良民君子心言不在多兇頑不格心言亦不
在多帝若曰朕夙夜思民不敢康求永其身命朕立
法政惟允不良臣民百壞法亂政亦百殺其身惟自
孽朕爲上司輕虐所屬有敢但儌告建昌知縣顧寧
因之倚朕命以稍朕爲官苦民禁有司人下鄉頑民
四等因之倚朕誥以拒是皆殺帝若曰嗚呼若父母

勤夫婦喜免身得雄大喜雌亦喜子生百日見
或笑寐中喜週踼擦匍匐將附物立喜冬防寒夏防
蟲不時防水火進士監生本道等三百六十四人不
推鞠養情顯揚豐奉厥父母數履于殺身朕朝夕訓
于朝申儆于外吏予言如水人心如石盡喪父母勞
嗚呼隱哉朕爲諸生多冲人學操政宥復宥今大愎
不悛至三四朕不得不大誥天下汝則志學含聰明
盡傲於前僚寧士若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戶部
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逵恪職稱朕心予用使其家
不繇不役有司吏卒無登門祖父母伯叔父老涉田

園撫兒孫居市者恣所以鄰里不相欺曷其不規摹
乃不從朕命三犯四犯而殺身者三人二犯而誹謗
殺身又三人姑戴罪職者三十人一犯戴罪者三百
二十八人嗚呼志人君子則將戒抑勸帝若曰常州
府同知復春自下鄉青州府知府希文征索臨朐三
縣物物不出縣官惟民財枷而遞有司歷諸九州用
儆于有位帝若曰鎭江男子棟等十八人謗言惑朕
歸持官府短長虐良民棟里甲不擒養惡殃一郡罰
舉石城城有費空其家有不能存有逃死嗚呼曷不
依誥擒惡受賞爲良民帝若曰鎭江民茂實飲宿胡

惟廣家傾財中藏拾脈生殺予奪主投奸臣誅及出
幼子前明州衛指揮賢私通惟廣劫倭船放居倭惟
廣私使男子旺借兵私歸賢賢將轄人亂不寧于黔
黎誅及出幼子貴溪縣儒士伯啓與其姪自斷巨指
異教非朕所化民梟蘇州人材叔閩人材謨舉儒不
赴官匿身爲主文居寰中不用于君外君教誅身沒
其家帝若曰守邊軍士有關土開疆功猶永戍于荒
今坐盜黥剌軍于荒乃道亡送軍人不畏受財解縱
亦不揣功幸于守邊軍士犯至二三殺乃已溧陽隸
富教知縣皐貪壞法自挾勢持權民胥上章朕遣人

按治境內民士魯等十三户遞匿富持杖拒困追攝
人是皆梟首沒家凡三百七户嗚呼同惡不除身家
其兩亡帝若曰朕稅民三十一游徽慶率子弟暴徵
商私磔子弟梟上元知縣貞蔑鑿子前誅傲丁民著
業令不宣德于下殺帝若曰拾身偃兵息民開疆賞
不過二十萬文上賞不過十襲綺而安慶業户隆交
通户部侍郎易寢欺課鈔三萬九百九十四貫隆等
盡治死上元江寧民二等一十四人暗出邊淛資商
爲強僧枷至死遷家于化外吏部郎中煥揭籍僉吏
人故廣選丁力家五千餘先聲致民賂穀禮部郎中

目人錫乾沒牲口官鈔員外郎嚴時秉讀大誥錫
故匿其書使不知殺江西民和鄉險胥代人訟梟松
陽民均育與民惟宗讐不自白告爲惟宗名告其兄
飲章嫁禍人磔帝若曰朕不知于有司使境內高年
有德耆民奏滕州官達可長子官才新安官玘建昌
官頤恣貪有奸狀者人同惡抵欺奏任爲賢人殺遙
家于化外樂安知縣行私賄于朋友計毒上變民添
用匿上變情磔丹徒丞榮中應天府吏毅等六人受
均工人贓五百七十五貫解縱千二百六十五人勇
貪不畏死朕令斷指復事曰庶悔身尚及榮巾復匿

先漏工名別勾役騷動數百家梟御史志仁御史士
良理于淮與衛官獵飲作色荒誣善擾民容留里長
七等子請自富厚朕左右禰買吉言磔御史哲御史
輝御史肅御史卓放紛于刑獄廷辱於都御史徽教
因紹三告誣都御史徽受賂藥死證左人亡驗磔糧
長時傑等百六十人攬賦買虛收朕命户部清其原
時傑等見姦殺帝若曰茲前後三誥朕臣民家藏人
誦爲鑒戒不遵遷化外維二十年十二月皇帝大誥
于武臣曰維爾內外管軍官吏上壞朝廷法度下苦
小軍略不有哀念心厲虐不如其家畜如今軍官衣

食爵祿皆從軍身得茲小軍二似自餐釜一似自倉粟一似自莊田茲軍官屬于小軍則非有人心亦不知禽獸心若比于草木亦不如草木知春秋茲總兵官守衛指揮千百户鎮撫旗首屬于小軍則是自破釜自露積不困倉自田荒不治茲不有天災必有人禍茲災禍應則有遲有疾我日二朝勸語不知數若丈若武少遜多逆及犯之日多怨于君父加誹謗用是大刑茲誹謗人亦有不誹謗甘受貶爲軍或二三年或五七年或十數年得名還無幾何啇厲軍甚前日我邁于年我訓爾口乾氣不續尚不覺我訓茲備

載于書家與一我言甚易知爾父母則教誡爾有兄弟妻子輒生仁義心則將小軍所衣服所飲食所居卑湫室念于心設身自處于小軍備茲艱辛其庸能受若實不能受爾父母妻子兄弟其有不發仁慈心相教誡我邁于年多于閱歷備嘗我曾爲小軍備知于艱難茲比況費于言爾頑貪不畏死聽言若無言今難教難化矧其能善後今家見子謔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曷不大勸誡發仁心亦有父母妻子兄弟無一發仁心僉害人我已教我言甚易知徑質敘爾復厲小軍郎同寸再犯難誘不見書不省子書言予與福除災爾則不聽不信幼于童孫不記于朕言犯之日備詢幼子童孫于茲書不能舉其辭無長幼罰維三十年五月皇帝又誥于天下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行之已久奈何犯者相繼繇是出五刑酷法治之欲民畏不犯爰作大誥示民使知趨避又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聞特勅六部都察院摭誥要略附載律中自茲以往但依律誥二書議罪其他榜文禁例一切革去使中外臣民有所遵守於是大誥與律兼行於天下云凡刑五服以定之九族以齊之六親以別之五刑以用之

七具以差之十惡以誅之六贓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則以贖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是謂五服自高祖至于玄孫上治旁治是謂九族妻爲夫族服妾爲家長族服出嫁女爲本宗服爲外親服爲妻親服爲三父八母服是謂六親笞杖徒流死笞刑五一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是謂五刑笞杖訊杖枷杻鐵索鐐是謂七具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是謂十惡監守盜贓竊盜贓枉法贓不枉法贓坐

贓是謂六贓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
賓是謂八議應工贖輸囚糧贖輸灰贖輸輓贖輸水
及炭贖是謂五則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
母父母者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得贖存
留養親教民孝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
外孫妻之父母女婿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凡弟妻
有罪得相爲容隱奴婢工人爲家長隱者皆勿論泄
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民七十以上十
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
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上裁盜及傷人者得

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刑教
民養老慈幼矜不成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
罪輕罪發覺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犯罪
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
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二罪具發論其
重者若一罪已决餘罪後發者等勿論重者并計前
罪以充後數示民輕省也其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
者以輕論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憫民疑也罪得減
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歸民生也故夫刑也者教也
刑也者養也君子奉焉以比準繩是孔孟之訓而曾

史之行也小人畏焉以比水火是唐虞之風而成康
之俗也君子以養德性小人以養肌膚小人以養其
家身君子以養其國俗王者以養其天下故刑之制
也仁之至義之盡也

郎曰臣嘗備員西曹知闢家用刑之慎也凡獄司正
聽之司寇又聽之以報廷尉廷尉聽之然後奏聞命
繫之日與食歲與衣疾病與醫藥霜旣降乃命列卿
大會於朝參無郤者刑之殲厥尤辜歲五六月詔大
司寇讞列矜疑二端出死適戍卒五歲又大讞出之
適戍卒乃命曹郎分讞郡國亦出之適戍卒是以國

家歲斷死省于前代二百年閒乳虎蒼鷹之吏不得
久於其官比者大司寇孫丕揚上言請陛下廣虞舜
病諸之意師武王不忘之心歲郡國獄都御史得與
御史參聽矜疑如京師故事天子可其奏於是郡國
之獄與畿輔等顧國初著令歲終課吏法律不通至
三適者左遷今郡國州縣之官皆新進甲科初離佔
嗶鮮諳竹鼎之意而監司諸道多罷人應對顏色閒
折獄佞良少所毀戒囹圄多淹坐此弊也至於畿輔
亦略可言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詰問奉旨對簿之人
兼得緝訪輦轂下姦私無佐訐者名曰天子詔獄歲

歲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爲右職至有起身小校超階勳臣是以每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邀爵秩囚不勝搒掠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家資若洗甚至并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爲剗言若剗刮無餘然者威挾於近貴也夫惟天子罷省斯獄付三尺於賢司寇則幾焉

書何先生刑法記後

記稱帝曰者六篇初爲大明令爲三誥次律最後誥天下使遵律誥爲定中有稱若曰者竊目尚書王若曰之義也琰得受此篇三十年矣釋褐後先正以讀律勸又聞兩京在官胥史開律館講究意謂既遵成憲復多講習當無謬戾已庚之際持斧黔中目見鞫門間有千百公行殺越事隨緝造謀以付臬司臬司革引軍人陳言律爲寬縱地嗚呼　聖祖制刑雖首懲官墨至如鎮江男子棟茂實溧陽隷富江西民和卿等皆持官府短長通私鹽險豬代訟者也又如膠州長子新安建昌之者人皆同惡抵欺奏任者也或殺或梟毫不曲貸其非苛責紳弁而縱弛豺虎亦明矣至若錦衣緝訪之獄當　先生西署時已憂其漸乃今數年來見其繁未見其省推求比附間得盡如律誥哉盡有爭心以徼於書猶云薄德今之致君堯舜者尚當深味律誥之指歸則斯篇何可且夕離也後學蘇琰附記

晉江何喬遠 譔

河漕記

黃河 漕河 通惠河 沁河
衛河 濟河 沂河 泗河
淮河 汶河 洸河 蘆溝河
桑乾河 滹沱河 薊州河 昌平河
密雲河 天津海口新河 徐沛山東諸湖
山東泉源 沿海塘 川都江堰

地之爲勢不滿東南海水周地四維北海最遠東夷

女直爲黑水靺鞨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
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爲
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城頭北東入海西
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過
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爲卽西珥河與漢志
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嶲今雲南爲滇池其地古有
黑水舊祠而知之水顚流入蜀注海故名滇池中原
之水黃河出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
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千五百里有水涌地弘
方七八十里高瞰若星列且云星宿海也滙爲二大
澤復潴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末二
河東北流經崑崙山南爲九度河水清騎可涉貫山
中行西戎都會爲緋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南折
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北自貴德西寧境
至積石經陝西之河州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
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
東南入冀州今山西境凡九千餘里其來最遠蓋元
學蒲察篤實之所窮也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
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
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乃因其性

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自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
州之三門山也又東經孟津過洛汭今鞏至于大伾
今大名濬縣臨河之山也北過洚水今眞定冀州北
枯降渠至于大陸屬中山今眞定邢趙深三州地也
北分其勢播爲九河復聚爲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
簡潔一水先儒悞分爲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
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
平原海豐霑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
五年河徙砱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
隄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于大名清豐武帝時

溢平原今德州也徙頓丘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瓠子口今開州界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即大野也始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河清河信都渤河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溢魏州[illegible]博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博之楊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楊劉今東阿縣也[illegible]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于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今徐州也入于

淮此河入淮之始也眞宗時決鄆及武定壽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金受河患焉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衞州決而渦河今壽亳蒙城懷遠間也元時決衞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illegible]焉熲河在今平原形存沙渠遺跡而已大伾之北不行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塞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皆黃河繞帶又有弱渭涇汭漆沮灃諸水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删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凉府岍頭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今高陵入渭渭出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河汭出隴州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今宜君縣也出富平縣合漆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會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蒲汾平間又有汾衞漳恒衞沁諸水汾出靜樂縣太

岳即霍山也至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沾縣大黽谷今樂平縣名清漳一出長子縣發鳩山今潞安也名濁漳即衞水也俱東北流至阜城東光縣入海恒水出曲陽縣東入滱水至高陽縣入易水西南流至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衞水衞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于黃河在眞定者出輝縣滱水出渾源州恒山南流入定州至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爲瓦濟河過直沽入海滋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眞保

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鴈門代州
界流從眞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
海幽并州之水曰玉河漕道也曰虖溝河漕道也曰
白河漕道也曰沁水漕道也皆入于海豫州之水黃
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
濟源孟津孟鞏溫汜水武涉河陰原武滎澤武陽中
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至
亳縣合馬腸河城西北比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
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壽州
朱仙鎭之間或沿兗州出赤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

洛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入
洛洛出陝西冡領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
澗出澠池白石山綏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
入河濟卽沇水漕道也出濟源縣王屋山歷虢公臺
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爲滎卽滎澤也東出于
陶丘之北今鋗陶縣也又東至菏今巳泗曹州也東
北會于汶今汶上縣也又北東入于海波爲洛水別
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漕道也淮漕道也
北入于海又有漯灤雷夏灘沮汶泗淄濰潔出長山
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灤出歷城縣入

濟雷夏澤在雷澤縣灘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
陰溝至蒙爲灘東入于泗泗漕道也出泗水縣陪尾
山又出鉅野受汸水下流于睢卽汝水汶漕道也淄
水出萊蕪縣原山逵臨淄東至壽光灘水出瑯琊郡
今諸城縣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
其澤藪曰雲夢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于
四川之梁州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茂州汶川縣東
別爲沱經叙瀘重夔入瞿峽過巫山出夷陵州荊州
至于東陵今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
州九江二府合彭蠡今鄱陽湖口也經安慶池州太

平應天諸府儀眞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
之下始爲氐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爲漢過武東
中州今武當也爲滄浪之水過三澨郢也今爲承天
府至于大別山今漢陽也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
諸水同趨海沅辰漸元叙酉澧資湘九水是曰九江
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
入楊子江衝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海揚州之水北
至于淮東南至于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南贛汀
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
合瑞洪所聚饒撫信浙之諸水于鄱陽今九江府蓋

名其入隙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也蓋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滙而爲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常之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而下溢爲三江吳江界于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皆自靖江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不及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蘇之邗溝今運道也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自揚之儀眞亦開溝以通于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

自江淮達京師也廣西之水一曰灕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爲二故曰灕又名桂江合桂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爲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明府也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之富州之西洋江入出州經象州今柳州也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爲潯江貴州之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曾楊寨東

[illegible]夜郎地又爲黔中隸牂牁郡今曾安州也東北一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爲泥江下合柳江卽爲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爲二入梧州大江一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水一出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爲湞水至韶之英德爲貞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崗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水又南與湞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卽上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之水曰滇池出徵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

者故云滇大理之葉榆河卽西珥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繇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海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崖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眞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海外西南夷入東南夷海島中互市皆自崑崙山前而行海水東流三歲以爲來期西流三歲以爲歸期乃知雖有四海勢盡趨東也是皆禹貢之遺也今郡縣異其名故稍差次焉而河漕之治興

黃河禹之治河治水而已國家引以資運焉河東北

淮入海其性也今自淮及徐引之南注五百有餘里
凡四瀆會河之處泛溢易決固其勢也國初都南京
求引以資全運則時決時治之而已其始元年決曹
州遣大將軍徐達往治達開塌場隄引河入泗以濟
北方之南運者七年決開封潰太黃等隄詔河南參
政安然塞治作者三萬人十四年河溢灌原武祥符
中牟諸縣有司請治上曰天災也護隄而已勿困民
十七年決杞入巴河被河南數州遣使者率所在丁
壯塞之二十三年決鳳池逕夏邑永城諸縣命發與
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屬縣隄決隙其秋決南陽漂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九

沒民舍遣使者賑贍萬五千七百餘戶發淮揚蘇松
民丁二十五萬二千餘人修築岸隄明年決原武黑
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
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遂淤又縣舊曹
州鄆城兩河隙漫過安山而元會通河亦淤其明年
決陽武浸淫及陳州中牟太原扶溝十一州縣詔興
卒作治其後洪武三十年秋決開封城不受水者一
面其冬蔡河南徙入陳州永樂三年決馬村堤其明
年隄陽武黃河決岸及中牟汴河北隄而是時成祖
遷都於北京矣九年河決壞民田廬舍益甚命工部

侍郎張信往視信言祥符縣有黃河故道岸與今河
平宜可濬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率運木夫
同侍郎金純相治之時工部尚書宋禮督開會通河
命禮兼總之詔給開浚民丁米鈔蠲戶內是年租稅
河南山東人皆喜願効力凡役丁壯十一萬四百人
三月成功自是與會通河合開運河馬引河南注資
之爲利而河失其北流之性衝決過甚運河反淤利
害參矣明年決陽武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被數縣
隄與原武大賓隄俱急流衝處決塞時有遣工部主
事藺芳按視芳捲土爲埽樹椿捍堤圈木作囤釘椿

名山藏　卷之　河漕記　十

其中實以石腳貫橫木表屬之正統三年決邳州灌
諸邑山東魚臺望鄉嘉祥尤甚命隨宜捍築十三年
河決新城八柳樹源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
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從之泄壞敗民廬
無算景泰三年天久雨沙灣復大決近河地皆淹沒
命工部左侍郎王永和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
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工部左侍郎趙榮先後治
不工者六年翰林侍講徐有貞自請行詔以爲僉都
御史有貞至散遣工卒自行河相度明于心乃疏言
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宜首疏其勢勢平乃治其決決

止乃濬其淤繼之以法因作渠牐隨宜先後之渠則
異流同歸牐乃上下櫛比以次啓閉渠起金堤張秋
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
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
白嶺灣又三里至李𡍼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
三十里至大豬潭越范暨濮上而西凡渠數百里經
澶淵接河沁河沁水過則害微則利有貞節其過導
其微復渠而牐之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於是水不
東衝河灣更北出濟漕而河西鄄東曹南鄆北且灌
田數十萬頃有貞參綜古法加神用焉乃揵以水門

捍以長堤堰有九崇三十有六尺厚十之長百之門
之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堤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
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鍵以鐵蓋合土木火
金而平水性而報功成又導洛泗之源於山濉瀆濮
之流於澤濬漕渠繇沙灣北至臨清南至濟寧作放
水牐于東昌龍灣魏灣凡八水盈丈則開而洩之皆
導古河以入海因取金水子母之義洗玄金爲物象
鎭焉始議者欲棄渠弗治以海漕或議鑿渠發京軍
有貞第請錮河瀆牧馬傭而已有言沮者上使中使
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注水

二壺五竅先涸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爲蓋役
五萬餘人用木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
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麻藁秸倍荆土
石亡算而用官糧五萬爲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是
爲景泰四年是役也君子以爲才天順五年黃河溢
潰汴梁土城溺者不可勝計詔工部右侍郎薛遠往
視遠分治既績乃作石牐於揚州門以限內外時啓
閉明年發丁壯千開祥符曹家溜弘治二年河決原
武支爲三一決封丘荆隆隙漫祥符長垣而下趣張
秋衝會通河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

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彌漫不可禁議者幾請徙河
南省避之孝宗以爲憂以白昂爲戶部左侍郎往治
昂舉兵部郎婁性佐之役丁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
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州古睢河以達
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
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隙三十六繇是河入
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寧昂又以
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
吳橋修古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
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河蓋東北分治而東南

主疏五年復決荆隆口東注潰黄陵岡下張秋鎮入
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朝議遣工部左侍郎陳政督
治未幾政卒廷推劉大夏爲副都御史往大夏以張
秋鎮上流爲儀封縣之黄陵岡黄陵岡上流爲滎澤
縣之孫家渡皆宜疏治檄河南參政朱瑄僉事張鼐
董之其明年張秋大決奪汶入海水怒益難垂成而
敗者屢矣論者洶洶謂宜復海運孝宗復命太監與
平江伯銳往兼治乃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
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鑿孫家渡口河七十
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

舊河四十餘里繇曹縣權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
分水勢漸殺乃塞黄陵岡之決荆隆口之源築兩長
堤壓水南下繇徐淮故道其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
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荆隆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
東橋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緜邈
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患漕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
許用減水壩法植木爲杙中實甎石上爲衡木著以
厚板上堤巨石屑鐵鍵之液稷埴之壩成廣袤皆十
五丈又其上甃石爲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
通水溢則衡齧殺涸則河漕存自春徂夏張秋之決
塞賜名安平鎮興銳大夏皆錄功進祿秩有差而遷
張鼐爲副使專理河事踰年孫家渡漸堙而奔流雜
復疏治之繇朱仙鎮以復項城故道蓋五年而成工
李東陽安平鎮減水壩詩黄陵岡頭河水黄衝沙走石聲磕硠兀邊平原下廣澤直壞運道與津梁坐令漕舟百艘若山堆民船賈船徒紛豗帝遣臺臣出治水水性肆兀難爲降千金作埽萬失力須剗下隍輕豪芒臺臣焦思廢食寢夜夢神禹授以玉簡青琳琅木行在導不在障豈以水石爭壽瀧地靈順軌水怪伏河遂南徙歸徐方因高爲陵下爲澤復有石壩孫華長如圜豈功偉績不可以數計此乃餘力非末殫憶昔文皇建都向燕薊中導汶泗通漕輛尚書宋公宦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武功河人亦旁士盛以勳績爲文章四十餘年復一決嗟此之績安可忘帝命儒臣分書劃金石此記正屬臣東陽使驛東來一遷眺風日晚爽天宇是時臺臣入兵省我在江湖思廟廊但願此岡不壞河不徙終有帶礪無滄桑按陳

恭襄名瑄武功徐有貞也始河自清河隙入淮至劉大夏治之自
宿遷小河隙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
徐州小浮橋入淮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温家
馮家等隙又北衝黄陵岡埽座溢入賈魯河敗張家
隙等處縷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賈魯河下流淤亦
出張家隙合而南注遂決楊家隙道曹單城下直趨
沛飛雲橋較前徙又北百二十里朝廷勅工部左侍
郎崔巖兼右副都御史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
垂成潦潰之代以右侍郎李堂屬蕭盜起未郎工八
年復決黄陵岡是年決曹縣以西從縣北東行曹單

民被害益甚以命右副都御史劉愷愷爲大堤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堌集御史趙璜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其後十二年河決城武縣没焉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運道大阻下廷臣議其明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里吳人盛應期起田開爲總河都御史謀疏趙皮寨支河綿亘數百里以濟運道乃趙皮寨爲上流地高於河土皆沙疏隨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益無成百姓怨應期坐免歸乃命工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潘希曾往代明年豐沛單三縣

隄成是歲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閘而沛豐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絶而廟道口復淤議者欲引沁鑿衛置敖倉衛輝繇渦經汴達陽武陸曉之始繇衛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天和專修復故道而已天和既濬河未幾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衝數隙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塞若天助然是爲嘉靖十三年蓋河勢南徙便運道矣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崗經渦入淮孫撫口出徐之流淤二洪大涸河臣若河南山東撫臣皆獲罪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兼都

御史督理以旂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幾疏山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隄如會通河制運通矣許之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上嘉悦晉秩賞賚是爲二十一年是時河益南徙益被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爲憂三十一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河忽北徙新集淤而爲陸二百五十餘里開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難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一帶苦之四十四年河盡北徙出

沛之飛雲橋横截逆流漫散湖陂以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時工部尚書朱衡與右僉都御史潘季馴請開盛應期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山運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千八閲月而成而水南趨秦溝隆慶二年河專繇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崖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十餘隙枝散幹微淤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枝閘冬初水落

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則又議黃河運而開膠泖二河海運之議起矣都御史潘季馴則惟求復故道而已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餘隙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六年少保工部尚書朱衡兵部侍郎萬恭悉罷膠泖議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築南北兩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議列鋪布夫修守如河南山東黃河例萬曆五年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洪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漕維時人人言海口當疏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

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天子可其奏季馴爲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黃浦涸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其以都御史治河嘗乘小艇行河風雨大作震撼波濤中幾覆絓樹抄乃脫萬曆中以刑部侍郎再起治河築高堰捍河而入之海役卒三年凡築土隄夫以億計石堤以數千計塞河口以百計濬運河以萬計閘壩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而高堰工竟鉅季馴行時與傭伍雜處風雨草舍中無間也累遷南刑部尚書以言官蜚語坐鐫秩季馴去河復不治後以右都御史起季馴于家滿九年復原官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漕河漕之道三曰陸曰海曰河陸之運費海之運險惟河爲宜元人外有海運而內有會通之河會通河

者自任城分汶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又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此其舊也蓋山東濱海水東注海而元人逆而西之明初太祖都金陵餉悉仰給于南江西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所給遼東軍士一用海運而舳艫侯朱壽航海侯張赫常掌之其末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而會通故道閼不問矣成祖治京於燕自上

供以及百官六軍悉仰江南粟稻則用海運法兩浙自浙入于海吳會自三江入于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于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于海皆會直沽達于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遡白河逆于張家灣輸京師而海舟時溺計臣曰險乃令江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京師而車徒亡算計臣曰費於是屢有言開會通河便者濟寧同知潘叔正以請上使工部尚書宋禮相度還奏便於是遣刑部侍郎金純發丁壯十有六萬塞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淪河

舊曹州一帶河道開黃河故道起開封城北下
逮島臺塌場口以益漕河而命禮董之元人故引山
東泉悉入汶河又以汶雜洸洸併泗不能勝東注則
爲堤城壩截會洸泗西南流以會于濟寧之天井閘
而分水爲天井閘者唐尉遲敬德之故閘也始敬德
爲盧龍節度使爲一鎮餉引河爲之而元人因其故
蓋以天井之南注之淮安淮安捷入海以天井之北
注之天津天津捷入海而陽穀壽張之交地勢控天
井者數丈水留不走直可載數十石耳故終元之世
不敢廢海運而禮以爲憂有戴村老人白英謁禮曰

南旺地聳盍分水於南旺導汶趨之毋令南注洸北
傾坎其南九十里使流于天井其北百八十里使流
于張秋樓船可濟也禮乃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壩戴
村迁而遠之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
抵南旺分注之九年道大通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
里過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若涉
虛然上爲罷海運専事會通矣禮卒屬餉道平江侯
瑄瑄尋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鑿淮陰故道開清江浦
引水繇管家湖入鴨陳隙達淮循宋轉運劉璠所開
沙河道浚新莊河一帶葺漢陳登所築高家堰防淮

者使淮水不東侵隄清江浦鉛鉢池柳浦灣迤東降
黃河之漲乃閘清江嚴啓閉令都漕掌鑰非漕船鮮
舸莫得繇閘進堤立淺鋪築牽路植柳陰穿井泉自
淮以北一帶而運舟至淮者無過瀾渡河之勞阻翰圖
自作京于燕翰命平江侯陳公瑄海漕歲百萬石饒
而議通河漕才屬平江治之平江爲人闓爽寬毅知
書識古今成敗恆以濟人爲心乃浚濟寧臨清之河
築南望高郵之堤劉呂梁徐州二洪之巨錯浚儀眞
瓜州之瀾港開白塔之河疏清江之浦自徐至于臨
清建廟四十有七以畜洩水自淮至于通州濱河置
舍五百六十八以卒治淺緣堤鑿井樹木以待行瞵
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初漕僅倍
於海後乃五之而事不塵兵不疲其法至于今是賴
嘗論分倉漸運之便漕運官軍之勞馬快船夫之弊
亦皆可施於今者蓋自有漕以來鮮
有武臣與漕偉有勳績如平江者也
蓋自有漕以來

宋禮之功在會通陳瑄之功在淮南景泰初徐有貞
沙灣之役兼濬通道北至臨清南至濟寧四百餘里
而弘治五年中劉大夏往張秋之役築臺立表貫索
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土沉而埽壓之繞以石隄輔以
混柱度可三里許二人皆有功於漕嘉靖初沛縣河
闕沛河上接南陽穀亭沽頭下出留城南陽閘左滕
縣而右魚臺閘出其中其地高聳滕沛間有昭陽湖
者又窊下黃水每漫漕趨之諸臣請開新河於昭陽
湖東其地東北接沙河南接留城延袤百四十里聳
南陽等明年總督河道御史盛應期以請許之約

作者六萬人費二十萬計工已半屬旱災脩省言官
多咎新河乃詔罷應期亦罷初應期議開新河工部郎中柯維熊贊之甚力應期督丁趣迫人願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畢停工後之一月保可終事維熊復甚言其不便應期亦上疏自理部議上應期維熊俱坐罷職應期果毅任事既奏開新河因謗議紛起欲急於見功以杜衆口遂以嚴急興怨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迹疏之運道至今蒙其利云十三
年河決趙皮寨穀亭流絕濟寧徐沛間淤數百里總
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天和言慮欲行河恐故道難
復惟濬淤修閘復先朝成憲爲便因培低閘濬月河
爲減水順水閘壩作者十四萬人費七萬餘爲之三
月成上晉天和秩四十四年河決沛縣等處流直秦

溝淤運道百餘里總河者爲潘季馴季馴之議求復
故道而已而工部尚書朱衡則開湖東新河如盛應
期所治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瀰三河口論
舊河修馬家橋堤遏河出飛雲者盡入秦溝是名夏
鎮運道大通爲穆宗元年黃河衝塞改行茶城與漕
交會其後隨淤隨濬又復別濬之然治河之臣先後
不一徒知別濬行河而不知夏秋之間黃水大發清
弱黃強當其交處倒灌入河河渠淤澱固其勢也苟
與黃會何往不淤故季馴之論治水惟求故道順治
之而已四年高家堰大潰淮湖之水滌涸東注合白
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潭
爲巨浸每歲之夏淮陰舂土塞城門竇穴出入而城
中衢可舟也淮旣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倒泝清口
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上源停住而鳳泗間
亦成巨浸矣上卽家起季馴治之季馴緣河築隄百
五十里近者爲縷隄洩驟漲遠者爲遙隄防橫溢旣
成二洪流駛如故季馴之言曰河性湍悍善溢多徙
者流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無散
漫無塡閼河乃可治此令神禹復生不易吾言矣六
年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復議開泇

口河以遠其勢季馴言泇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
淮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泇處中將焉用之季馴
尋被劾歸詔朱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覆視則泇口
限嶺阻石竟報罷恭復以仁愿總築三受降城法爲
徐邳順水隄三百餘里運艘束於河流邳睢之間可
以稼嘉隆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爲績恭之言曰行
河有八因因河未泛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因風
南北爲運期因河順流爲運道因河安則修隄因河
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堤修治因夏秋則據堤防守
守有一日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曰夜防曰風

以兩防有三策焉夏秋水發運艘度河漕既愆期無全算是謂無策運艘入閘國計無虞黃水留隄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艘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是謂上策閘有三曰石閘叢石為之有龍門有鴈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閘滯長恐洩水板為之視閘廣狹而多寡焉曰土閘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壩留水以與河接河堤之法有二有截水堤有縷水隄水之為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勢急則通緩則閼縷水之隄因河勢而東之也治水者便之截水之隄遏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隄

有二夫編設曰徭夫名募曰募夫借派曰白夫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守隄鋪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季馴之言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元宋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元宋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為善又曰或問河堤之決何非河乎曰河無不暴要在守耳譬盂水執事不戒損盂一隙水必迸出凡罪水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通惠河即玉河也發源昌平州神仙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泉遶甕山後匯為七里濼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積水潭者皇城內西海子也又稍東從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繇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袤一百六十里元郭守敬所鑿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元人名通惠焉國朝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先請修之以省從張家灣陸輓者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往視還言元人

舊引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山陵恐不宜地理一畝泉經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西湖草橋泉源不深遠俱難引惟玉泉龍泉及月泉柳河等泉皆出西北一帶山麓誠從西湖源頭閘分水青龍閘引諸泉水匯湖從高梁河量分其半仍從金山河出餘自都城外濠流轉與之會更洩入三里河水閘而併流大通橋河隨旱潦為啟閉庶運舟近倉為便明年發軍夫九萬餘往治尋以災異罷後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鋭等濬之一年而成自都城東大通橋抵張家灣渾河口百六十餘里漕船稍通然坐獨引西湖泉水之半

不踰二歲淺涩如舊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請復
閘之上使戶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王韶往議軏等
言漕國計也必如元人引白河故事令大船皆可直
達京師則必大興工役其費稍鉅惟據見存故閘稍
修治之聽小車剝船並行而載且以便歸運之軍詔
可
白河源出胡地經密雲縣靈霧山爲潮河川而富河
罾口河七度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於此會名白河南
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
河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

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潦冬春水微則病澀藉濬
治焉
沁河出沁源縣綿山東谷經太行山麓至武陟縣境
與黃河會而東注達徐州前代嘗引以通衛國朝猶
然後河趨陳潁入淮不與沁合乃開沁達徐而入衛
之道湮其後建言者皆請引沁達漕然沁終不能入
漕也議遂寢
衛河舊名御河出輝縣蘇門山北泉東北流經濬大
名館陶諸郡縣下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
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

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今爲運河自德州
而下漸與海近卑窄易衝潰永樂十五年命宋禮經
度二小渠泄暴水入土河復穿小渠抵海豐縣大沽
河入海正德十三年引漳水西通入河其後有言引
黃河入衛通漕以達京師者然皆不行
濟河發源爲沇既東爲濟出垣曲縣王屋山既見而
伏東出濟源縣二源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河復
出河之南溢爲滎又東出於陶丘又東北至壽張縣
安民合汶水北東至博平入海此汶之故道也元時
作堽城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會于

濟我朝遏汶入南旺於是洸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
通洸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
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河
沂河源出曲阜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兗州
府城東金口壩上與泗會一與泗南下二水南趨其
故道從塔里河出師家莊閘河元時作金口壩遏二
水谿黑風口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國朝因之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家陀沂水諸泉
與沂水汶合流至邳州入淮按職方氏青州其浸曰
沂 禹貢于徐州亦曰淮沂其又蓋青沂源也徐沂

流也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源竝發循山西流二里過卞菲城合爲一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轉南流經橫河與沂合元人遏令絲黑風口入濟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爲滎又東出陶丘北又東至荷澤又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又東北至博平縣入於海又自泰山北與齊東南諸谷水西匯于黑水灣又西北匯于柏涯灣抵渴馬崖崖北又湧爲趵突等七十餘泉復溢爲大小清河元人堨金口傍有河西通濟洸竝入會通河永樂中宋禮開會通河自安

山河西南行繇壽張而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

淮河出平氏縣胎簪山經桐柏其流始大至泗州龜山橫截遂界沙湖洪澤諸湖出清河口與黃河會東入於海

汶河三源一名小汶一曰大汶一出萊蕪縣原山陰與寨子村合而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天井閘以濟運國朝因之山東水汶寬大伏秋防暴漲焉

洸河汶支也水經不載元人于寧陽堽城作斗門遏汶益漕洸名始著自寧陽縣西北南流至[illegible]吳橋會寧陽諸水經濟寧城東與沂泗合入天井閘元[illegible]道也宋禮分水南旺汶不復堽城會洸然洸不可無紀也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爲渾泉而爲桑乾河鴈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爲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爲渾河一南流至霸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開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盪遷徙不常往代雖嘗修築國朝特重云

桑乾河發源馬邑金龍池百斛湧泉遞邐東下從大同古定橋抵保安州又流至盧溝會于天津起盧溝橋務里村至古定皆可舟議者欲道宜大運道以中道有石阻乃罷議

滹沱河出繁峙縣泰戲山匯爲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又東北至青縣分山河口入運河下直沽入于海班史稱徒駭是也後就湮不可據至國初流藁城迄今又不知幾徙或謂是河泉趨眞定繇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會衛河入海其故道自紫城口衝潰東流道非其故而東鹿深州被[illegible]

屢議濬復中官大家重業成田不欲也
薊州河運薊州軍餉也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時有漂沒天順二年開直沽河焉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也起鞏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止袤百四十五里
密雲河運密雲官餉也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與潮河川交會水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楊博請捍塞就通利合以濟餉四十三年總督劉燾發卒濬治而潮河川直達通州凡密雲鎮歲餉十萬悉用小舟轉粟省車輓入河費上嘉燾賜賚之

天津海口新河河長十四里四十八步繇王家淺抵葉家灣園運道
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曰水櫃儲泉以益不足在運河西曰斗門分漲以洩其餘南旺湖屬濟寧州週圍百五十餘里運渠貫其中東岸爲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爲二界之北爲馬踏湖南爲蜀山湖俱屬汶上縣又南爲馬場湖屬濟寧皆綿延可七八十里又南八十里爲南陽湖卽獨山湖屬魚臺縣圍七十餘里引沙河遶其中入新河西岸爲南旺西湖北三十里爲安山湖屬東平州屬八十三里餘百二十步南百九十里爲昭陽大小湖大湖袤八十里小湖殺三之一運而貫圍八十里餘北屬滕南屬沛放水入薛河從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孟嘗君封薛故名薛河也已而河决乃棄沽頭開新河于湖東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湖水益遠蒲灣泊或家湖屬汶上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連注八十里屬徐州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蛤蟆湖長二十里周湖如之連汪湖殺四之一柳湖猶是俱屬邳州落馬湖長六十里茅湖次之黃墩湖殺三之一侍丘湖長三十

里合基湖如之埠子湖袤增五十里俱屬宿遷縣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三之[illegible]俱屬桃源縣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如之俱屬清河縣是諸湖者運河之針也而藉以資運管家湖在淮安府白馬湖長三里氾老湖三而十之卽寶應湖也界首湖一名津湖里與白馬埒俱屬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湖東夾河是名康濟屬高郵州故名高郵湖也運經高郵九十里湖居三之一焉故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中西風與舟觸輒敗弘治六年戶部侍郎白昻請更鑿複河利牽挽既成賜名康濟河也邵伯湖長十里有八屬

江都縣是諸湖者運道之經也南道江北通淮歲脩
之費視南旺諸湖倍
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
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
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
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爲天井派也
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
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
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
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爲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

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
當至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桃始花水泮雨積川流
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華水四月
壠麥秀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謂之瓜蔓水朔野之
地深山窮谷氷堅脫泮盛夏消盡而沃蕩山石水帶
礬腥併流乎河故六月中旬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
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重陽
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謂之復槽水十一
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非時暴漲

謂之客水皆當巡守而伏秋勢荒盛則當晝夜防此
其資國儲者也若夫湖塘陂堰以至川原所過渠溝
可引在郡國多有之民間往往藉漑浸舟行井飲之
利善爲政者或疏以便民或隄防之以捍患太祖初
定天下詔民間有以水利奏者遣行視脩治蓋其重
也玆記其要且大者附焉
沿海之塘海鹽爲大海鹽縣勢濱海延袤一十八里
北有乍浦山遶峙三十里外南則秦駐白塔二山夾
峙一嶼與乍浦相望勢若拱抱而海鹽居其西南之
一灣潮水自東北來趨瀦洩無歸一遇東北風起怒

潮奔騰摧擊勢不可當所恃爲捍蔽者惟土石二塘
洪武二年肇建石塘焉
川都江堰自秦時鑿江水灌成都田歷代皆用鐵石
水溢輒復壞洪武九年彭州知州胡子祺易以竹木
省費利溥民便之
洪武十二年從曹國公李文忠言命陝西西安府穿
渠城中遙引龍首渠水從城東注入民獲甘飲無鹹
鹵焉
二十三年修崇明海門二縣潮決堤岸共二萬三千
九百三十二丈役淮揚蘇常民丁二十五萬二千八

百餘人
二十四年築上虞縣海堤四千丈作者萬六千一百六十人是歲脩寧海奉化二縣海堤共四千三百四十丈作者萬一千六百餘人
二十五年濬潭陽縣銀野東壩河道至胭脂河壩共八千三百二十丈作者三十五萬九千九百人
二十六年鑿鬱林州南流北流中隔之江以通舟楫
二十一年命長興侯耿炳文發民兵修涇陽縣洪渠堰又濬堰渠十萬三千百六十餘丈堰故灌田二百里利及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

永樂元年嘉定縣民程言東吳水利舊有錢塘吳淞婁三江所仰財賦數百萬吳淞一江連跨蘇松東抵滄海西接太湖澱湖之水溢則洩於海海潮則入於湖比年壅塞爲平陸水脈不通五六月間旱高田概槁至七八月霖水漲溢又盡渰沒民所以典鬻男女蕩折產業甚至棄散逃走而負徵斂上以蘇州知府湯宗不治徵下獄使原吉詣疏鑿原吉上奏臣行視水利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寬下嘉湖常三郡土田下少高多環以太湖緜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注澱山等湖以入三吳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臣謹按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五百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多淺窄處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三百餘里壅沙淤泥茭蘆叢生欲即開浚爲力又大臣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急流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巷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之大黃浦乃通吳

淞要道下流壅塞雖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接大黃以達泖湖之水此禹貢三江入海故道也上從其言事成復命復言水雖縣故道入海而舊河港未盡疏濬恐淺狹淤塞不足經久上復使治之命大理少卿袁復副原吉復浚蘇州千墩浦致和塘安亭顧浦陸皎浦尤涇共二萬九千二十丈浚淞江大黃浦赤鴈浦范家浜共二萬二千丈而下流疏通是年復濬通州徐竈食利等港共萬八千七十三丈作者萬一千七百餘
六年命平江伯陳瑄脩海門縣捍[illegible]岸百南北百三

十餘里作者丁夫四十萬人
十二年脩壽州安豐塘水門十六座及牛角壩抵新俞鋪堤萬三千五百餘丈
正統十三年婺溪守禦千戶所以所無井泉就水飲馬溝為番寇所困巡撫右僉都御史寇深鑿飲馬溝水入城邊人以為功
天順二年脩四川萬工堰可灌田千餘頃名萬工以費工也
八年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奏西安府城內井泉鹹苦飲者輒病舊引龍首渠水從東門以入水道

依山七十里而遙且水利止及南餘三方皆不及城西南皂河相距灌一里許城穿一渠引水從西入令與龍首渠水相濟闔城之民利焉可其奏
杭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自唐刺史李泌引湖水入城中為六井然後民足水井邑日富兼可灌田宋守臣蘇軾復鑿為九渠後漸湮失成化十一年浙江右布政使甯良議錢塘門左湧金門右其間有九渠之一宜可因舊路復濬以通湖水且搆橋置閘便來往禦暴漲詔允其議民甚利焉
弘治七年命工部左侍郎徐貫兼右僉都御史理浙西諸郡水利貫請以主事祝萃從時浙西水道自夏原吉濬治之後年久湮塞貫命萃濬吳江長橋一帶導太湖水散入澱山陽城昆城等湖泖復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開菲港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開斜堰七舖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各注于江海下流疏通乃開湖州樓涇常州百瀆洩所受諸山湖水俱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水繇江陰入大江而上流亦通焉是役也計修濬河港涇瀆湖塘斗門堤岸百十有五道作者二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餘人給口糧一十五萬三千

五百七石論者謂祝萃之功為多
郎曰自有治河以來議者斷斷乎棼棼乎稍有不行別議鑿濬費不貲矣余觀劉天和潘季馴所論則治黃河在循故道治漕河在沿舊制而已物有小大物之形也情則一而已矣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寧異情者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有所瀦之則加溢矣有所控之則旁泛矣去其控者而瀦可消也黃河雖大何以異此予讀季馴治黃之議但欲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縷堤縷堤之外復為遙堤使水益淺遠以不至旁決蓋嘉靖隆

萬之間季馴四治河河皆治

漕運記

晉江何喬遠 譔

漕者曹也合曹水而名漕運須曹水乃有漕焉自宋禮鑿會通陳瑄濬清浦江淮河汴沁泗沂汶衛白諸流亘如一脉注以湖塘瀟泉而水歲不漕聚矣國初漕運事兼屬河臣世宗朝洪阻運滯運臣委責河運乃分運也者朝廷所以祿百官廩庶工食宿衛士餉關輔戎馬國計之大者也米至京師易三鏹而已而常五倍而致之不則無以實京邑充國費而明朝廷

也予是以次漕糧漕倉漕軍漕船焉而申之以漕規高帝始有天下用海運饋以給遼左一方而已其時歲致七十五萬石役者以八萬文皇作都於燕初仍海運之故為一運別起淮儀歷黃衛水陸灌輸遞抵都下為一運其北則德倉所儲為一運三運歲合二百五十萬石有奇八年謂不足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運復三百萬石有奇十三年會通河成海暨衛河罷運已三省督運亦罷而用平江伯陳瑄言令民就便運于淮徐臨德諸倉官軍為之接運是名支運法凡運米預取乾圓潔淨呈戶部驗之後運如其米謂之樣米米石斛率平概其後乃一平一鋭宣德六年瑄復言支運法民與軍均勞甚善然民往還殆歲不無病舍穡湖浙等軍船遠駕就兌勞費亦虛竊謂令民益耗附近兌軍便章帝是其議令所在民支運者勿論有欲兌者度地遠近給軍耗米耗之云者以防摩盪屑越正額耗損且言乎代民而運准當運者所耗費也而又為之兩鋭其正米俗言兩尖米也耗則平而不鋭是曰兌運法兌之為言易也軍與民交易也皆以為大便當是之時兌居十六支居十四歲費充羨無有慮不足者行之既久耗

亦納官軍不復有失初意矣先是永熙之時漕法嚴明倉米即紅腐鮮虧折者自兌運法行倉人垂涎耗餘石索一鋭未幾耗亦納官官取其鋭自如軍始苦之兼以有司徵斂之後期曬曝之不宿運軍遍不暇擇且亦就中自藉為奸利於是兌米多惡而復有折曝之耗矣凡運米之鋭永熙一之宣德兩之要皆在領運時入廒則否入廒之有一鋭也自正統始也謂夫貯廒久而耗焉此夫以鋭為耗也乃收者復倍鋭軍益苦也憲宗初年上覺之以詰戶部石耗一鋭鋭五升足矣倍之非苛削耶於是戶部執臨揚之數取

米石一其銳騾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爲耗當是
之時法多米惡故事所呈樣米徒虛耳巡倉監兌禁
入土沙以爲奉職矣其究也銳八升復不行概米之
時淋漓斛上散漫地下高厚率數寸許其漫地者軍
復不得有之甚且有額外罰以此羨餘雖積正糧實
虧運軍展轉稱貸不支矣七年罷瓜淮兌運幷改四
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於原耗
外益以脚米四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
云末年定兌運改兌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
師河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於臨德曰

預備米預備米無當于漕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
宣德閒之定耗也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洪武閒附載
土物之意用以資軍便民至成化爲改兌法則悉從
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弘治中姑議定折耗銀
曰輕齎其法兼算耗銳稍贏縮而剖之以銀兼米米
從贏數銀從縮數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
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傭僦鋪墊之用要之正米
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
饒逸漕運於斯爲盛亡何漕撫李蕙請以齎餘貯庫
聽來年缺者貸而償之上可其奏著爲令正德閒督

者不內議出而外議益益米石五升曰補蒸潤耗損
尋以有司僨祿爲奸罷而輕齎之銀遂不以時給即
給亦祗塡要路壑無從問餘矣其後幷輕齎銀隨正
徵足不者不得給通關而嚴淤阻禁改納抑剝輓之
直商水兌之法紛紛多事衞所官黠者乘之侵槩百
出又其時流寇寘寧相繼弄兵被兵地賦多減折一
時言官請罷傳奉革投充清冒功使食寡用舒竟不
施行而國用詘矣世宗初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
軍人緩急有濟若貯于漕庫比至始給當其未給軍
人所費已多而又羨之爲扣夫輕齎亦耗米耳故爲

輕運舟便僦費乃取其羨米懸之籌非法也科道官
交章駁之以爲將開奸人冒破之端戶部爲兩可其
說請銀至之日驗費給領如故第勿扣其羨以抵船
料兼充諸什物之需大學士費宏言外衞軍士終歲
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
倉人復以八升銳爲一時浥潤費貯倉歲耗無出也
戶部尚書孫交酌請加三升爲歲耗一升盡三升而
止未三歲支者入實額待用上命著爲例而是時自
太監經歷茶菓小盪兒等銀下及倉攢門官新舊軍
斗一麄兒斛面[illegible]銀等不有額額合一十四萬有奇

又京衛有催儹起票掣解巡邏起米等銀運官有掣銀有長差藥餌過淮紙劄等銀費皆不貲而運舟缺者敝者槳諸雜物方一切倚辦輕齎雖軍有利微尠矣頃之戶部言輕齎之費倉爲甚譬雀鼠之囓蟻虱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詔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廢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十四年以上龍興于安陸獻皇帝陵寢在焉湖廣顯陵承天二衛運米三萬一千四百石悉從改折其後數歲四

方水旱災傷請賑之疏踵至闕下京通二倉爲竭持籌之臣非議折無復計矣上覽漕總兵萬表所上實運數除折免止米一百九十萬石有奇降旨切責戶部毋得復減折久之表復奏天災流行例當停免臨德擬補其米有限故往年議折蓋于災傷停免之中曲爲之處非無故也夫豐年米賤即取民所有民不爲困連年全運軍不爲勞若災應停免量減折色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於國計似亦無害且漕糧除河工之費其耗齎行月船料諸銀總之率四石而致一石艱難險阻良不易得有如今者軍米易銀石三錢耳雖得而賤用殊爲可惜若以先年所折每石七錢者作二石給之公家之利既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儲省積候支于米貴之歲京師之米價亦平矣疏入許其年運米減折三十萬石是後仍許減折而數年之間浙直中倭糧船多被焚者逋賦既甚水災繼之請[illegible]餉亡歲蔑有久之南軍以改折故糧不時給至于秋戶部侍郎一人上從南戶部尚書黃光昇言雖災勿折隆慶之初京通二倉無積已甚復旨許折漕米百二十萬石戶部尚書馬森請以[illegible]者九錢例折[illegible]扣其所省料銀行糧相間支放[illegible]復顯承二

衛漕額之半附載各總第免運如世宗旨而已疏上上爲詷及太倉出入數森具數對因引書儉德永圖之說爲上規而上切責之五年河水溢糧舟傷者幾八百艘明年漕撫王宗沐奏曰米有自性薪井之水[illegible]具則孰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其性而易壞米貯水次且[illegible]濕而兌矣船載半歲又經濕而[illegible]矣至太倉一曬二日是水火俱備也多而相壓蒸[illegible]後不出一年外米內粉甚者灰而不可用徒對倉廒而詈之曰內幾萬石者而孰知其不堪京軍拱[illegible]豈可但與一石之數不爲慮其灰與粉也[illegible]

爲救漂流莫如改折且今歲漂流正以額派全運船少米多之故利害相伏夫安知求全者適以自寡耶于是議者遂請定例歲折一百萬石而輸京通二倉者僅三百萬石矣戶科給事中梁在庭言歲減一百萬石京米踊貴萬一事出非常運道梗塞畿民移[illegible]衛士脫巾胡以待之臣恐法久人玩卽三百萬石亦不能保其不掛欠不漂流戶部請仍復運額報可

右漕糧

倉者[illegible]爲言藏也京倉天子之內倉也通倉天子之外倉[illegible]徐淮臨德倉置外所以備凶旱防不虞也徐州

之倉曰永福廣運淮安之倉曰常盈臨清之倉曰廣積常盈德州之倉曰常盈臨清倉自洪武間建謂夫南北間一都會也永樂初節級寄倉爲轉搬後因直達京師徐淮臨德分貯之其初則建倉厫黃衛之濬受淮倉米轉之直沽直沽又海舟所停泊處也其年旣卽直沽設天津衛置倉三年增置露囤千四百所于是淮倉自衛河太倉自海咸輸天津倉而山東輸德州倉天津德州二倉所受又總輸之通州縣通州輸之京此轉搬法也五年增設通州左衛置左衛[illegible]八年修北京驍騎等衛倉十三年漕河成益置[illegible]

以受民納令官軍節級支運乃移德之廣積倉于臨清移原坐大倉海運糧于淮安府淮以北曰徐州倉徐以北曰濟寧倉絡繹臨德以抵通京十六年復益通州衛通濟倉歲凡三運其達京倉者二儲通倉者一宣德四年益增修京通淮徐等倉益拓臨清倉廒可容三百萬石工役以數歲正統元年定所增通州大運曰中倉曰東倉曰南倉曰西倉時歲運米五百萬京什之四通什之六其年復增造三百萬石倉于大運西倉之側是時國家承仁宣之積重以兌運方盛歲額日益廣倉在贏溢主者見爲多而不可較或

竊穴其中朝廷亦不之問也四年以歲運至京師無可貯之增設府庫左右金吾前三衛倉官軍人等預支月米空厫以待而倉厫盛矣天順四年卽通州西倉之南草場置大運南倉五年復增通州大運倉百間而南倉設北東二門餘倉皆三門門設守衛軍一人辦事官一人軍一人然縣是設總督太監監督內官漸多事矣弘治中言者極言內官剝削之害請量裁罷之上方優容未發也至正德中冗食冒支益甚蓋弘治之末倉場月支米二十八萬至正德初年至三十三萬矣是時監督內官強預收放收則賄賂公

行於則半入泥沙世宗朝始盡罷革矣隆慶初巡倉
御史蔣機言漕儲通倉者三百三十餘萬石而京倉
僅二百餘萬石根本之地出多入少非所以備緩急
請無拘三七四六之例凡兌運者悉入京倉改兌者
入通倉詔可之久之御史楊家相復言通倉誠多放
一月則京倉省一月之給京倉多折銀一月則京糧
餘一月之儲非必減通倉而後可實京倉也戶部請
除改兌盡入通倉以省腳價其兌運入京倉者仍于
中撥六十六萬二千石足通倉原額詔如議

右漕倉

軍也者出力以運者也洪武中海運給遼左七十五
萬石凡役官軍八萬餘人運軍悉許附載已物資私
用永樂初三運皆軍軍無運名惟所命之十二年漕
渠鑿罷海衛二運運軍之精銳者盡集于漕始以運
名軍起淮歷德以達都城一歲凡三至詔書時時休
息之北都肇建從戶部言令運軍留役者半如所留
數調江南民于淮臨諸倉給糧轉運其後支運法行
自淮之徐以浙直軍自徐之德以京衛軍自德之京
通以山東河南軍軍歸有司毋得有所役使修治壞
船閘役運洪熙元年許附載已物如洪武初例恤之

宣宗即位營建獻陵繕治留府皆以運軍助工凡
役二萬餘人其時選下西洋征交阯又二萬餘人漕
伍廢缺乃令江南民糧定撥淮徐者暫假糧戶運赴
通倉於是漕伍坐不即補民浸淫敝憊多至淹稽四
年陳瑄與工部尚書黃福議江南民糧令就近上淮
徐倉毋重苦民軍缺補之詔從焉於是軍士一十二
萬人復完又無他徵發運制定而軍人黽勉就運竟
歲無休時時有搖搖之思居二年兌運法行軍得民
加耗之利民挈米授軍勞以酒食宴樂即其土之有
司亦以客禮禮軍軍驩而兌集久之老弱疾病力弗

勝者時或亡去平江伯瑄請增至十六萬人而取徵
諸衛所少壯不足乃以老弱充之未至而亡者六千
人瑄復請精擇必得之不得則旁及隣衛成國公朱
勇言必大索亡者不然是亡得計也上深然之其時
軍內懷惠而外束法視運事如其家而久之民忘疇
昔謂軍兌固然耳酒食宴勞甚衰觴軍見民簡揀米
相難溢量相稽逗遛百出凌民甚矣議者復請委官
監臨禁私兌自是有司權觔重遲速操柄乃在糧戶
正統初年頗加意運軍其後有鬬寇調征浙江江西
二萬餘人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京營操備

江南運仍以屬民景泰六年處州平凡刺入頁軍運
復而天順初南京水軍等衛運軍稍然以更番操備
爲苦往往中道棄船亡初宣德中著令運軍有訟事
畢而後鞫之有罪者罷其役而運軍奸亡多[illegible]空
訟乃復定運米類遺正米漕撫乃令罰運外仍運正
米無力者邊戍之著爲例然所罰之米又以累船重
總漕都御史王竑請令當罰者募船別運至成化閒
議者曰運軍嚴罰而荒賞是徒督責之也乞自今糧
船無損運以時至者三歲之後官擢一級軍倍之餉
詔從之時又定十二總焉十二總者湖廣江西浙江

北直隸中都山東各一南京江北直隸各二幷遮洋
一總爲十二總以文武大臣各一人表裏督之總有
把總官轄諸衛所諸衛所有指揮等官領其軍軍船
十人運正米三十有七石十人內又特選有力者一
人爲旗甲以糺運自永樂至此制乃大定遮洋總者
本永樂初所留海舟兌小灘糧繇海給薊者也天順
初鑿河通薊無所事海云弘治元年左都御史馬文
升言船料部給所從來也今乃使軍人三之夫旣人
軍之矣誰與供料軍非人乎哉春往冬旋方爲明歲
計而又僦募繳剝出息稱貸然則正軍逋而及餘丁

復逋非其情然誠苦之也附載土物以易[illegible]水亦所
從來也有司又從而征之運官重截自爲利軍士所
附則見漁奪彼何以資生也乞令所司軫恤之毋侵
迫上然之其後以輕齎銀貯庫軍人漸病民與軍兌
者復怙有司勢報獨者相凌甚相戕閉絕令亡所含
一酒一肉弗與市易比軍困而求兌則有司又不可
得見稽候者數月而無名諸費方多正德中聶欽爲
湖廣漕運把總善廢軍媢事權貫人每輕齎銀至輒
與爲麼券奪去漕撫患之令函封以往驗算而給而
欽復貪緣驗封故裁軍費厚獻羨爲功欽罷王佐爲

驗封參將旗甲主之一時軍譁然謂便而旗甲因人
狡懦高下其手又無名諸費勢不可減或作虛數欺
罔括所費籍之旣至倉人按籍徵如奉明例責故物
而軍又困矣肅皇踐祚一時更新二三年閒斥賄總
嚴科率私役之禁土宜許量載輕齎銀給軍美勿問
行糧隨正米兌與運軍翕然稱慶而漕政久弊人難
道故方楊宏奏發輕齎科道交駁戶部大臣亦指無
名諸費爲前規淆濁復凡京衛暨二倉亡賴慮無不
蠅蚋于軍身矣三十七年而後輕齎屢議大段十三
隨船者運官司之其賢者名節省然徒爲遷轉地不

賢者以實覈案其名實之美聽于漂欠其多之敢必軍之負債掛欠乃遂爲沉溺之疾無從救藥四起而遁運官不能制連坐之議出矣於是并坐原選官重禁催募終嘉靖之世先是成化中所定十二總嘉靖初用言者還水軍左等八衞原以習知海道留者于江南俾與前一總分而爲二其存淮揚等五衞益以北直隸全總暨徐州左泗州二衞仍爲遮洋總仍十二而三十三年浙又分東西總之凡十三至隆慶初乃以遮洋所屬相地之便分隸十二總下軍額不虧而官省繁簡適均衞總如比鄰然無復南北累糧之苦

矣其後運軍日以掛欠逃亡於是下州縣務取殷實精壯者充運事每五船編甲行互相覺察法禮科給事中雒遵言運軍有以糶米漂流報者豈無實侵盜謬沉舟自解顧行糧月糧不以時給輕齎羨餘類爲虛名迫于貧困緣而爲奸亦其所也宜錄其勤勞而厚卹之報可

右漕軍

漕必以舟矣高帝時河海舟兼造而海運爲遼東永樂北都海舟與衞河舟歲造等皆於江浙湖廣近水產木處爲圖造所宋禮旣濬會通河請改千料海船爲二百料淺船以旗軍萬人領淺船五百艘會通河轉運而海船稍疎既增造會通河淺船至千料海運罷其海船以運布花於遼及改爲遮洋船通薊永運五年令官軍歲以十月息運修船附近地南京都留守司直隸衞所于淮安山東等都司于臨清江浙湖廣各衞所于原有司所採船料交納其處正統元年詔設清江提舉如衞河造船軍士免其城操雜役凡造船之料部給之舊船三新船七景泰天順間計船數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又庀木處每隔歲輒令有司自行派造其後止解物料焉又其後料解漸緜而各

省所採木在川廣者亦以漂泊罕至至者復爲監收官留難解戶多死於是有解價之議而廠料愈不繼船遂以無當成化中令船薄漂流者罪及提舉然終不可得堅固其後停止解價取木價于荆杭抽分二廠而已而軍士復有私辦之額其令領船料工部又不以時給給之止于舊三謂運軍操舟見爲受成謾不慎護則所謂新七者量足其四以三屬之運軍以難之嚮者軍士私辦遂爲公額矣弘治中以軍士困參酌而益之以銀軍皆喜船議爲之一振正德而後六七年間船多料少大約不及期而壞又材木半出

費貸千錢展轉相續而下自旗卒運弁以至主造之官無不盤據其中寬端度跡盡料愈多而船愈無當嘉靖初年罷遼左運布花海船省銀六餘萬更定各總造船處中都江北直隸五總北直隸山東遮洋三總于清江江西湖廣二總于各該府浙江一總于杭江西九江等五衛于蕪湖鎮江等六衛于蘇船料不足者議抵贖鍰抵鹽引減折歲運以益之至隆慶末年始派漂流益甚科臣往勘還報曰船薄而小併樑太重漕臣過也漕撫王宗沐奏運船市木歲責商人商人出之不利售木哉一經南都則拔其尤者為貴馬船

料矣下瓜儀則市其售者於民關造作矣至其中空不堪者始萃於清江清江廠所委指揮等官出於營求而又甲乙相承莫可究詰夫以不堪之料付之營求之人而乘以不可究詰之勢運船之弊橫潰四出不亦宜耶謂自今廠署毋註選聽工部擇司官練達清謹者任之三年而代指揮等官悉罷委別於淮安衛山陽等縣附註經歷縣丞四員俾專成造亦三年殿其功罪而代又請歲解銀湖廣布政司責成糧儲道必市美木木皆親造揀選庶幾乎船勝漕也詔曰

漕船之外為貢船運三曰馬船曰快船曰黃船馬船洪武時爲備水戰也駕以江西湖廣二省寧國安慶太平三府水夫船爲夫一十有六月廩比諸見軍快船爲運水軍輜重設也駕以軍餘如馬船之數役使則給行糧是二船者皆隸南兵部車駕司三年一更造黃船永樂初以從供鮮品者也駕以京衛軍船爲軍二十行有工食居有月廩隸兵部十年一造五年一修而工部主之凡修船則軍卒守之月廩如故宣德以後天下泰寧馬快二船既無所用而定都北京爲新上供黃船亦不任載乃令三船並運然船浮於

載司運者因以商貨實之顧亦有定例往來既久動稱上用河道旁午所過州縣牽挽之卒以千百附近州縣出銀濟之一歲間自儀眞抵通州費不下數十萬畏河軍民甚困宣宗乃勑都督劉聚總督之運官自取用者有禁弘治末吏部尚書馬文升言來京馬快船弊害固多進鮮爲甚夫敬奉宗廟固難缺禮乃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筍蓮藕薹菜宣州梨蓋太祖都南時所用今京師果品菜蔬雪梨青杏比南尤佳即稍儉省不累備物又臣任南京兵部時備知內府各工局遞年將在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合用

絹布俱於在京該庫關出裝載馬快船往南京織染局染造染畢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入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仍運南京歲以爲常何往來至不憚煩若是今揚徐荒旱特甚乞行量爲減省而南兵部尚書王軾亦言歲運諸物有在京給料可以自造者如醬酒銅器膳盒染布絹衣被巾帽以及馬槽是也有在京及在所他稅可以取足者竹木板枋是也魚肉果菜諸品有北產優於南者核栗銀杏芥薹紫糕蜜煎櫻桃柿螄是也有味非殊異及難堪上供不必以多爲貴者茴薑芋嫰藕荸青楊梅枇杷鰣

魚糟鮮冬笋是也若此者皆可以歲省船且船未必歲修歲壞也量修而已即亦可他役守船卒毋糜月廩許之惟勿省茴薑諸物而已而馬快船自劉聚總督後動厭內臣之家紛紛奏討長蘆等處欽賜鹽利船動至數百總督虛設矣正德初兵部嚴奏討禁立爲限例然其時中官之勢大張進貢使虛張船數益迫死小吏捽縛指揮占夫索賄橫不可問而守船卒歲故令其量出銀佐修船其後貢使需索無厭水工杻手俱責卒催募供給船大都以差占繁多二歲而壞壞則仍責守船卒修治不三修不更代言者乃

請初造船時占給全價比其修船官二軍一肅皇登極圖治方銳南兵部尚書喬宇乘而極言領運內臣虛增船數罔利擾民之害請以永樂舊例裁之時所裁省弘治中什之四省正德中什之七上欣然嘉納諸監局閹人不便也爭請如正德中例兵部執奏上許如弘治中例而申嚴他諸行船禁九年停免薦新五船供應器皿船隨時酌減者十五艘已王廷相爲南京兵部尚書復條上併省視弘治中例更減終嘉隆之世

右漕船

漕之兌運也自宣德始也乃立水次焉凡水次江南於淮瓜已又於九江已又令淮瓜運軍過江就兌湖廣於長沙漢口已又於蘄州漢口城陵磯三處江西於吳城已又於進賢河南于小灘山東于濟寧已又令河南山東俱于臨清已又令河南仍小灘凡當兌米徵收以十月水次交兌以十二月踰十二月終次年正月糧與船至者三之一弗至者府州縣正官督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等官俱聽巡按御史逮問奪俸奪級以久近爲次已復申定罰例較前率先一月督糧自糧道而下領運自把總而下後期者無次弁

覇之戻俵米解部山東直隸以二月爲期江北直隸
鳳泗等處以五月爲期南京江西等處以六月爲期
江浙湖廣以七月爲期違者繫其在所巡按究其官
吏已令江北官軍兌本府州縣糧者過淮以十二月
南京江南直隸官軍兌應天等府州縣糧者過淮以
正月淮以北山東北直隸二總兌本處糧及遮洋總
兌河南山東糧者以正月及三月完報事皆屬之僨
運凡米至京倉月旦爲期五月一日北直隸河南山
東衞所至七月一日南直隸鳳陽等衞所至八月一
日南直隸過江支兌者至九月一日浙江湖廣各衞

所至後者奪俸先者進秩皆有差已又令完期各前
一月始四月終七月止又令更前一月及六月止凡
漂流米二百石以內爲小患二百石以外爲大患小
患報官大患以奏聞漂流損米罰治皆有分數然仍
令之領運補完者復之不完者終身及子孫勿得復
漂損斜劾及漕運撫總官聽上之所處凡軍有犯罰
運糧贖罪亦皆有差次無力者發戍極遠邊衞已復
罰罷運第令如數納米贖凡倉次給醫藥官若軍有
故者歸其骸存恤之是之謂漕規

郎曰國家漕政易民運爲轉搬易轉搬爲直達今而

備矣熙宣成弘之間往來絡繹捷於流水何今運者
與司運者交病也上德之而使無怨咨上下交清核
之而使無混冒在司運者乎

名山藏卷之[blacked out]

錢法記

晉江何喬遠[stamp] 撰

高皇帝未即位之前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十爲一兩四文爲一錢置官治之即位以後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六年禁私鑄八年罷寶源局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色爲質外爲龍文花欄横題其額

曰大明通行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鈔貫狀十串則爲一貫其下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鈔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爲差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程諸色錢鈔兼収錢十之三鈔十之七百文以下則用錢十年置各布政司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十三年令在外在京各置行用庫令民間鈔貫伯昏爛者入庫易換量収工墨價直二十二年令造小錢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毎生銅一斤鑄小錢一百六十折二錢八十當三錢五十四當五錢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二十三年定錢制毎小錢一文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二十四年令諸商稅課程但鈔貫有字可辯眞僞者不問破爛油汚水跡紙補即與収受二十六年罷各布政司寶泉局其明年禁行錢專用鈔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令民間有用金銀交易者以奸惡論有能首捕者以

所交易金銀充賞五年令各色稅程課程俱准折鈔以重鈔法七年設寶鈔提舉司於北京八年鑄永樂通寶錢於天下而錢復兼鈔矣宣德正統中竝重鈔法至景泰四年聽民間錢鈔相兼行使成化十三年嚴私鑄錢之禁十六年嚴揀錢之禁但係囫圇錢即便行使勿拘年代遠近弘治中民間往往有盜鑄錢者遂有新錢及鉛錫薄小低錢倒好皮棍等項名色於是鑄弘治通寶錢官吏俸薪竝給通寶錢諸稅課衙門一半収歷代舊錢一半収洪永宣三朝制錢如無三朝制錢者折収舊錢二文以示懲罰正德七年

令藏官折色俸給十分爲率一分折鈔九分關銀嘉靖三年令民間用好錢每銀一錢七十文低錢每銀一錢者倍之四年令収税課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鈔七文折銀一分六年鑄嘉靖通寳錢每文重一錢三分與洪武錢相兼行使隆慶元年令民間貨物値銀一錢以上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國朝制錢凡歷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四年鑄隆慶通寳錢成命戸部量放京官折俸

耶曰余讀鄧元錫函史曰幣有三品物理自然豈智計哉釋金錢不用而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可復之物爲上幣以權金錢宜其不行也且鈔昏爛即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費顧鉅浩不貲此於利權何當哉此說是也民間之用當其行時如行水及其壅淤雖日刑一人不能禁也相煽以風相鍥以持莫知其然故善用民者順之而巳予生長民間幼時見民間雜銅於金錯而鎔之遞有成色今則第用精鏐而以物價爲差又滇南之民多行海肥此豈可積貯鎔化者從其宜也今海内所在多用宋錢可見宋錢精且多是以能久閩廣之間則銀從西南夷來彼國山礦充溢地中不如中國開鑿之餘僅絲縷矣

鈔也者結繩之意也新國之制也烏能久哉烏能久哉

兵制記

晉江何喬遠　譔

當高皇帝初定天下都於南京貔貅百萬盡萃京師其時尚有征胡之役命將出師則大將軍領之事定之後凱旋獻俘束手還第蓋此時天子自爲將而大將軍若偏裨然已則訓練軍士以衛京師置京營隸元帥府已則改五軍營隸都督府[illegible]都督掌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illegible]以慮之意至精密矣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是爲五軍

成祖遷都北京如南京之制則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發官軍輪班上操營提督內臣一人武臣二人掌號頭官二人大營坐營官一人把總二人中軍坐營官一人馬步隊把總各二一人左右掖左右哨官如之此則高皇帝五軍之舊也此外又有千二營掌隨駕馬隊官軍是營也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團子手營掌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是營也坐營官一人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幼官舍人營掌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是營也坐營官一人幼官營把總一人舍人營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一人此外又有殫忠効義營掌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舍人營曰殫忠餘丁營曰効義是營也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此則五軍營之支分也已又得受降虜達子一千常立於龍旗寶纛之下以爲三千營營分五司一司掌執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軍爲一司掌殺虎手馬轎

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回還軍爲一司凡五司是營也提督內臣二人武臣一人掌號頭官二人坐司官五人見操把總三十四人上直把總十六人明甲把總四人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已征交阯得其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掌操演神銃神炮諸火器亦分爲五軍中軍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爲四司各監鎗內臣一人把司官一人把牌官一人左掖軍如之右掖軍亦如之左哨軍亦如之右哨軍亦如之已又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當時謂之譚家馬復置五千下

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軍是營也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爲四司各把司官一人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居常則五軍肄營陣三千軍肄巡哨神機軍肄鎗手如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五軍分駐步軍居內騎軍居外騎卒之外爲神機神機營之外有長圍周隣二十里樵採其中間此三大營之制也當是之時天子以大兵臨之其上營無不練之將將無不練之兵又有御前試驗按月開報之條以賞罰行其間所以兵休而不驕兵動而不困洪宣之世海內昇平然宣宗猶時時耀兵邊塞外士卒之進止

步伐猶顯然於心目之間至于正統恬安有年天子以冲年御宇將媮士窳也先犯邊王振猶欲循先朝之舊奉天子親征大駕一動京營兵不任受甲而車駕陷虜庭矣兵部尚書于謙固守京師深惟强兵之策乃于三大營中挾其驍銳分爲十營營各萬人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爲六十四陣雖師僅十萬未能盡復祖宗之故委曲條理有足觀者矣天順初年反景泰之政革罷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又復革二年又復復則從兵部尚書馬昂議抽選京兵八萬外衛八萬外衛之兵分爲二班班四萬爲瓜代合京兵爲十六萬立十二團營操練之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五軍營領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領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領內外步隊官軍而三大營之數不與焉是十二營軍名曰選鋒不任選鋒者仍歸三大營曰老家而團營之法稍變矣迨其久也私門役使之主帥棓尅之上下相蒙兵益脆懦選鋒之勝亡異老家至于弘治正德以後又有兩官廳之制其法就

十二團營挑選精銳別立總兵參將統領之此時十二團營可爲老家而兩官廳可爲團營也嘉靖二十九年虜大入京城下上命兵部尚書丁汝夔理兵出戰覈其人不反五六萬驅出城門皆洶涕不敢前國語曰無洶涕註無聲涕出曰洶涕即諸將領亦勃然色變虜退汝夔伏誅於是大學士嚴嵩李本請振刷圖善後令兵部選武臣以充總督坐營之任吏部選才望大臣專理之令其簡練人馬上是之下兵部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營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illegible]

初然原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
備廢弛見在據籍僅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又不
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
者虜入事棘戰守俱虛見在軍士率老弱疾憊市井
遊販之徒衣甲器械臨時取給其爲耗弊可謂至極
臣謂軍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
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
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即諸營之主帥而號令把總之
類又古之偏裨官其間多屬紈袴平時則占役營軍
子以空名之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

是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皆嘗有意整飭將領惡
其害巳從中阻撓陰壞正議而軍士又驕情厭律輒
亡匿渙散倡爲流言淸理未半事復中止今皇上親
見其害矣臣願遣風力科道官議覈十二團營人馬
之數參考戶部糧籍汰老弱留精壯逃亡者設法勾
補占役者悉徵者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謀勇將
官加意練習而以科道官監視之上是之乃革去十
二營兩官廳第用京營把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
復國初之舊時咸寧侯仇鸞方以逐虜幸上即使爲
之於是兵部會議條爲六事其一請革內臣謂自古

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有內臣機督監鎗等項
不下二三十人既不知兵又專役占所宜裁革其一
請處班軍謂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
六萬有奇每年春秋更番上班操備往往爲各營借
工私占之資自今請令于五月中旬赴京各都司統
率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旬掣回休息不必兩
班赴官如此則每歲京營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
人比之名募尤爲省費上悉從之於是罷團營兩官
廳以復舊制更三千營曰神樞營其三營司哨掖等
名及諸內臣竝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京營

戎政廳給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
營戎政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
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實纛令旗等項則仍隷神樞營
遇用撥取無恒名巳又命募兵畿輔江北等處得四
萬人分隷神機神樞二營其副將各止設一員而增
能戰將六員分領操練大將所統三營之兵平日名
練勇將用時各定職名五軍營大將一人統軍一萬
總主三營六副將十二參將十二遊擊將軍十二佐
擊將軍及坐營等官五軍營副將二人各統軍七千
左右前後參將四人各六千遊擊將軍四人各三千

外備兵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名神樞營副將二人各統軍六千佐擊將軍六人各兵三千外備兵四萬人神機營將兵亦如之已又定三大營將領官軍三大營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五百八十六員五軍營官一百九十六員戰兵一營左副將一員戰兵二營練勇參將一員車兵三營參將一員車兵四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五營佐擊將軍一員戰兵六營右副將一員戰兵七營練勇參將一員車兵八營參將一員車兵九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十營佐擊將軍一員備兵坐營官一員掌収補新兵以備十營之缺大號頭官一員監鎗號頭官一員中軍官十一員隨征千總官四員隨營千總官二十員選鋒把總官八員把總一百三十八員山東領班都司二員神樞營官二百八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守兵及其餘官如五軍營之制其千總官則二十員選鋒把總官則六員把總則一百五十七員河南領班都司則一員神機營官一百八十二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守兵及其餘官如神樞營之制把總則一百二十八員中都領班署副留守則四員在京各衛軍又俱分隸于三大營蓋分之爲三十小營合之爲三大

營云隆慶[illegible]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高帝定萬世之計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聚五爲營旣歸卽當散歸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洎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重臣握强兵之釁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總督戎政印而授之于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使當日遲于伏誅時事未可測也國家與虜爲隣往歲虜警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如此蓋皆繇輕變

祖宗之法臣晝夜慮之竊爲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
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
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掌分委
數人稱職易耳請將見在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
後五營營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
覈之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
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收戎
政印於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于閫外事畢則
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轂之[illegible]
常健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下兵部集議尚書

霍冀議上營制如舊遣文臣巡覆較閱收戎印則如
貞吉言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卒不能行
也

凡督理戎政等官景泰初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領
之弘治初以都御史提督領勅行事後以兵部尚書
兼提督嘉靖六年特設都御史一員專一提督軍務
領勅行事二十九年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贊理
京營軍務領勅行事又令總督官名總督京營戎政
不得名總兵改贊理爲協理戎政

凡操練洪武六年定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及
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
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
士以六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
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
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成化元年令大營提督
官每月二次赴團營會操每年二月十五日上操五
月十五日止八月十五日上操十一月十五日止

凡輪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
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
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中都四

萬一千九百六十員名河南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九
員名大寧七萬七百九十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
輪班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
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隷于前班

凡行軍號令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
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
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决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
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名奇功齊力進前首先敗
賊者前隊交鋒未决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名頭
功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

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凡與賊對陣須齊力殺賊不許聚爲一處掣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如其本隊挿入別隊者不論凡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荅號不同者便卽擒之凡夜行相遇卽喝問有荅號不得着擒送辯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荅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

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諠譁者卽問所起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以重罪治

郎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而已故兵也者不得偃之具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征誅不可偃於天下於是則兵常强兵之持兵也如士人之操筆也士人一日不操筆則文戰不習矣兵一日不操兵則武戰不習矣此夫四方有敗先知行征伐毋待其來而禦之固國之本强兵之道也承平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弗厲也器弗精也不但私門役使之而朝廷之上且以供土木之役畚鍤之事也皆未睹其本始岳飛曰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天下無事矣夫今日之武將非請賂不得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非厚贈遺不得也非厚酬謝不得也彼以爲已氏也以列於士大夫縉紳之林固然也抑而不敢聲若無口者也甲冑弱於縷綉鞋韜■於屨約而將氣已喪也夫巳氏也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朘削士寒餓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

法不行則技不精勇伍不充實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又安得而問之也予平居聞督撫所以咒詈武將者十六七猶可云時乎自怠棄至於國家有事猶然軍事之成敗疆土之存亡不寘念也嗚呼士大夫如此其負國也如此其忍也繇不學也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而國事之壞隨之矣旨哉岳飛之言也其論武臣也而文臣先之也

晉江何喬遠 譔

馬政記

馬也者所以給軍士備邊圉也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於滁陽掌馬之政令而統於兵部七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不如令者罪是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滁陽五牧監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置草場於江北湯泉滁州等處復令飛熊等衛軍五軍養一馬其明年罷民間歲

納馬草二十六年定騍馬歲生駒一匹馬生一歲解京印烙調撥二十八年廢羣牧監令肄牧於民開專官掌之不得他攝署歲籍駒而記之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虧欠倒死者人戶責賠償或一縣或三五羣長輳價買補者聽歲終考馬政政不舉者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決杖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二十八年令江南十一戶養馬一江北五戶養馬一免其身役丁多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凡兒馬一匹取騍馬四匹爲一羣立羣頭一

人五羣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中選子弟聰明者二三人習獸醫以治馬三十年設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肥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知幾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肥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成祖卽位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永樂四年設苑馬寺於陝西甘肅遼東苑立圉長一圉長率五十七人人牧馬十匹上苑

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以地廣狹爲差十年改北京行太僕爲太僕寺令北直隸領養十一年令御史同錦衣衛官巡視置草場於順天等府以春末夏初下場牧放九月回營十三年定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匹爲事編發七戶養一匹除罪爲良民十四年令北方人戶五丁養一馬每馬十立羣頭一人五十立羣長一人十五年定江北每五丁養馬一江南十丁養馬一宣德三年令北直隸每三丁養騍馬一二丁養兒馬一免糧草之半自是馬日蕃則散於山東之兗州濟南東昌故山

東之養馬也自宣德四年始也自是馬日蕃則故於河南之彰德衛輝開封故河南之有養馬也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十四年虜也先入寇言者以馬在民閒遠或七百里猝不及調發遂命所在歲取備用馬二萬解京師及近京州縣養之名寄養騎操馬其後虜退不罷爲故事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以上騍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元年令買補孳生馬駒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騸馬一匹以充備用其後以爲例謂之四戶馬二年以南方地不產馬收折色六年巡視眞定等處吏部右侍郎葉盛奏今日民閒最

苦養馬舊例牝馬一匹歲課一駒當時馬足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爲生馬得自便故也後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元年改兩年一駒成化元年又改三年一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於是又復兩年一駒之例夫納馬有數用馬不貲雖有智者無善處之術方今京營各邊缺馬取給民閒孳牧所缺之馬雖亦責賠於軍而軍多艱苦又不能償仍復給之於是馬愈不足民愈不堪爲今之計欲寬民閒之馬必有以處軍中之馬然後其弊可除也請以宣府一處言之往年以馬死未賠將步隊軍之

羸弱空閒者領種官田用其餘糧易銀山西買馬一年得馬一千九百餘匹馬皆精壯軍免追賠而民閒亦得以寬舒此已行之成效也諸邊風土雖各有所宜然隨處盡心自有良法請勑各邊會議隨其土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免追賠於軍關領於民者聽其便宜處置果有成效具實奏聞仍勑廷臣會議通核遠年近日各項莊田權其輕重量與處分還民復業及令各營總兵等官一體會議處置裨益馬政稍紓民力七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因言今日邊軍之苦莫甚賠補是以馬不及償人已逃伍雖嘗給

錢貼助惠不能周惟屯田軍士有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有田少丁多而領馬者槩均其田事體未易但每人見田百畝約獲五十餘石以六石輸官之外所存尚多令歲納銀一錢一衛計田三十五百頃可得銀三百五十兩足以貼助買補欠馬軍士雖有消長屯田則無增減事可常行若屯軍積銀既足又可分諸邊城貼買如例然復恐專恃買補不復加意飼養斷損反多宜按領馬軍丁名册豫爲審勘分上中下三等凡買馬一匹上等出銀三兩中等二兩下等一兩餘價不足乃以田銀給之是亦古者以田賦馬之

意也下兵部從其議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以南方生駒矮小奏請盡賣種馬歲銀三千兩以抵馬價兵部尚書余子俊議養馬科駒祖宗百年之法解徵價銀官府一時之權必欲科駒須養種馬賣種馬而徵馬價是猶無田而徵租此策一行上有無蓺之徵下出無名之賦馬政益廢民情不堪若使府縣提調管馬官嚴加提督用心孳牧則每歲千百匹中豈無蕃息縱使南方生駒矮小照依見行事例印馬之時除騍駒印記作種兒駒揀選堪中者印記聽起解并搭配騍馬羣羞孳生外其矮小不堪起解者不必印

記就令養户領回變賣輳備價銀如此則雖有賠補亦不曾多比之盡賣種馬令民無故出錢其害非小自永樂遷都以來馬至數十萬孳生日增往往輒俵於民民年十五者皆養馬弘治二年太僕寺少卿彭禮以國家田稅皆有定額而馬無定額歲歲有加困言自古収馬多在監苑未聞寄養於民間今寄養馬駒歲課無窮而民閒戸丁生長有限以有限之丁責無窮之駒民困無繇而蘇請令定種馬額止十萬匹歲取駒二萬五千匹永不增添駒存其高壯者以備歲用其不堪者變賣價銀貯之太僕寺以候他用如

有倒失即令補足遇赦不免可為久遠之計兵部尚書馬文升覆奏行之於是種馬始有定額矣是為弘治六年正德二年御史王濟言今賦重差煩財窮力竭且如養種騍馬一匹孳生一駒是為二匹兩年印記兌種補種搭配起俵不出養在名下四年二駒是為三匹甚至積有四匹五匹費用草料雖有養馬地所得幾何加以官府點視刑責科罰所以百姓惟恐有一孳生害馬而死之間有定駒斯諸族醫而諱之有顯駒則飲以凉水酸泔墜落之馬之虧欠不過如例納銀二兩而已虧欠不得馬則孳生又害孳生而

死之孳生既出雖報在官饑餓作践求為倒死不過如例納銀三兩而已死孳生不得又饑餓馬馬則瘦削雖有孳生終皆矮小又有管馬官虛分數不及逼之倍買送官搪塞名曰撓頭駒求為變賣照例不過納銀二兩三兩間有印記或堪補種亦難起俵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未免科民重買百姓甘心受累因虧欠倒失變賣之例行故將種馬作廢若不早為從長區處徒費喂養終無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定額請但以種馬額數令民買備用馬解俵而種馬孳生縣官毋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

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於民遺毋求子矣太僕寺卿儲巏論太僕寺歲收馬價自成化二年始也亦行之南方而已自後有比例加增者當時各邊未嘗奏討間有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也今自諸邊奏討端開遂不可止其數倍蓰於前矣竊養馬於近圻自正統十四年始也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自有太僕寺苑馬寺馬足備征調故也其後苑政廢弛一遇邊警奏請紛然其在今日亦倍蓰於前矣邊方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騎操馬匹不甚愛惜馬至倒死又不行賠

償鎮巡大臣闊略文法把總等官乾沒貨利國家財物有限邊方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又昔時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方行量給其後不料邊情之急緩不計內馬之盈虛隨數輒與不復稽考任其耗費請自今嚴覈量給庶彼知得馬之不易亦宜加意調養又本寺未収折色以前止給見馬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不入軍中就爲有司乾沒及至買馬價既不多安得善馬買尋死死尋請原其奏請非爲馬矣今後邊方有[illegible]請仍給馬又各邊餘糧屯田草場椿頭銀本備買

馬舊不給銀邊無不足今給益多邊馬益乏其故何與請下兵部遣官按視豫知盈虧多寡之數臨期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方許暫增銀馬又各邊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非瘦損作踐盜賣私借不應如是之多況生病亦繇水草之不時馳死亦繇作止之無節所宜選委管馬官督責飼養及少卿每歲巡點二次馬有瘦損倒失百戶指揮等官或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一如則例奉行庶邊方將士悚然知朝廷法令嚴明共圖實事終嘉靖之世先後論馬政者則有都御史王廷相御史聶豹廷相

之論曰臣謹按馬政之壞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也給領失宜也餵養無法也臣按團營馬有曰存操者有曰下場者存操馬起四月盡九月有料無草下場馬起四月盡九月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盡二項馬俱有料而給草止三個月以一歲計之存操馬有料無草者九個月料足而草不足下場馬僅得料草半年而無草亦九個月草料皆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自已之物草料自備乃累家之苦賠錢養馬雖聊生軍士猶或難之況實貧軍何怪乎馬日以斃也祖宗以來諸司事例隨時而變亦云多矣即如下場

馬弘治以前尚隨塲牧放今草塲半為田畝而民間
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養馬
之例既變而責養馬者猶執下塲採青之例官以非
事例而不通變於軍軍以非著已而不賠錢於馬馬
之為病豈不冤哉且羣馬到京一馬之價毋慮費三
四十金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所惜者一倍
之利所失者數十倍之多其故何也掌馬者權不及
財掌財者慮不及馬也誠不競分職通作一家則軍
料馬匹皆緊切之用必酌輕重別利害不至惜數月
之費致傷數十金之馬矣臣故曰草料不足也臣謹

按團營草塲本為牧馬而設所収租銀以之養馬其
固然也今乃以収貯太僕寺為買馬之用薊霸二州
牧馬未開地土尚有六千九百餘頃若再行召民佃
約可得租銀二萬六千餘金而乃置之不問夫此皆
可佐户部之資而廣數月之急者也臣按養馬軍士
家稍饒給則衣食有積儲居止有房舍付之養馬則
草料必不短少頓謍必不暴露今饒給之軍慮馬為
累賄賂人情百方貿脫而領馬者盡貧軍耳夫軍而
貧也僦房以居需糧而食僦居則馬必露地而雨雪
及之矣需糧則旦夕不贍而草料之費入其口中矣

臣故曰給領失宜也臣欲將三大營並團營軍審察
其有力者責以領養無役貧軍臣按軍士關出草料
從其自養養與不養莫從稽也愛惜馬匹餵以實草
實料者固有其人多有奸徒貧户未關本色已賣籌
之他關到折色復為自食之具夫餵馬者賤買酒糟
而已料草於何有夫酒糟性熱味酸惡熱則馬易生
瘡惡以酸則不作膘而損力雖毛蹄強壯不數月成
羸馬矣臣故曰餵養無法也臣謹按在營每把總官
管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其中有上
膘有中膘有無膘上膘中膘可不問也臣欲將無膘

之馬管下把總官各會集一處或街巷空地每日申
酉時親至驗視令出熟草細料面餵方散夜乃聽其
自養臣等亦不時遣人驗視既膘之後免其會餵有
仍餵酒糟者發露之日送法司問理聶豹疏曰臣奉
命督理南畿馬政民以馬赴訴者如蹈湯火固甚駭
之點烙之後因得備悉始末察其幽隱而知其情臣
仰稽祖宗立法之初非厲民養馬也民為公家養一
馬以田科者則有免徵之田田以畝計者三百以丁
行者則有不役之丁丁以數計者十五有草塲以為
芻牧之資有生駒以充解俵之馬以故百年上下民

差稱便今也水旱頻仍疫癘交作洽草因時寢乖初
意問免徵之田則曰畝非不三百也拋荒過半矣問
不役之丁則曰丁非不十五也逃亡不一矣草場在
也而有租銀之徵孳生有駒也而不中解俵之用利
害縣矣而猶未也額養種馬與備用馬價朝廷有定
數有司不得加損也拋荒逃亡有司未如之何矣則
責令見在丁田之家包賠取盈豈惟徒夫養馬之利
而害尤甚馬令見在之田果皆膏腴見在之丁果皆
富庶責令包賠猶云無害乃田之見在不過有主知
管耳歲之不易猶拋荒也丁之見在不過尚有父母

妻子之聯屬不忍即離散耳室如懸磬猶逃亡也至
於租銀之徵本爲草場散布非比一處養馬之户相
去窵遠牧放不便以至荒棄故欲名人佃種租入官
聽候給民幇買備用馬匹也正德年間乃立限解部
以備京邊買馬之用夫草場本爲芻牧而設今乃無
故而徵租馬料原自草場而出今乃反之而斂民馬
户本有之利奪之使無養馬本無之害加之使有也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民間痛苦宜其有湯火之赴訴
矣臣總挈江南北徵租之銀歲輸不過五千餘兩朝
延視之幾何而窮極之民倚以爲命何可不軫念也

伏望勅下所部行江南北撫按衙門擇委廉能官員
勘覈各府州縣養馬人户實在丁田若干計畝計丁
當養馬若干如舊領養其餘拋荒逃亡若干舊當領
養若干暫爲開除當年額解備用馬價仍令實在人
户包賠則雖有草料之費買補之難包賠之苦將見
在人衆力齊養馬之家丁田既足其實在之數而於
軍國之需庶亦不失至於租銀之徵亦令委官踏勘
諸處額有草場若干分別荒熟肥瘠等第量爲起科
無分養馬與否計畝均納如舊收貯所在州縣准該
年折色至有不足然後將馬科補庶乎利歸養馬之

家惠無不沾之人此二臣之言可以知馬政也隆慶
元年太僕寺少卿武金言本朝馬政近邊有官牧之
制腹裏有民牧之制官牧之制無容言矣民牧之制
計丁養馬歲以孳駒解京備用法非不善但孳駒類
多弱下解俵不堪逋欠日積馬户逃竄而其法難行
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令馬户別買解用夫種馬之
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自今如備
用已足二萬之數宜令每馬折價銀三十兩類解太
僕寺發各邊依時估買馬則一馬折十兩數可買戰
馬二匹不必加銀而馬數自倍於凡所養無用之種

馬宜盡行變價以備綠兵之用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北直隸六府河南四府山東三府約有種馬一十一萬匹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兩矣種馬既去則養馬草料當収仍每馬一匹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年又得銀二十四萬兩矣御史謝廷傑奏武金欲去種馬種馬本以孶生備用既而徵銀買俵則種馬以爲贅物而倒失賠償於民稍苦故議者往往欲行奏革但議者奏革故非一人而兵部執止又非一次良以祖制所定軍機所係不可輕也祖宗法久弊生但當清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儻因法弛無效欲併種馬

盡廢萬一有警驟行調發何所措置昔人謂戎者國之急務使馬爲不急則兵亦遣而還農乎伏乞勅下兵部確伸前禁如謂果無實用姑爲目前卹民之計則亦惟深思詳定非愚臣所敢預也下兵部兵部覆廷傑言是而是時内帑缺乏方遣使分道搜括天下逋負因武金有買種馬可得百二十萬之言當事者遽請旨下武金原奏議之於是兵部復奏種馬軍國重務難盡革請變賣一半而養其半存者尚資民牧養馬費多折徵費省未免不均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三兩其存留之馬户爲正頭變賣之馬户爲幇

頭養馬則通融輪流折徵則通融攤派遂行之三年御史謝廷傑又言頃者變賣之馬歲宜徵草料銀夫使種馬盡賣民得盡免勞費其徵草料所甘心也既存留一半則變賣者仍爲之幇貼力若稍寛勞費尚同况民間養馬任其水草之自適民間貼養隨其資物之自有未必實費銀錢今官徵而實入之則比追之煩措置之艱起解之累别增一様科派别增一番剝削養馬之責未盡委而草料之納反加多是所省不償所出也且變賣種馬價不過五六兩曩皆徵以十兩賠充亦甚苦矣而復益以草料又將何所措乎

朝廷富有豈計錙銖於養馬之餘民役困繁乃加毫末於額數之外乞將如徵草料銀乘今未派悉與蠲除兵部議若盡蠲草料將來種馬之生意既絶馬價之積貯日虚儻有他虞何以措手但以歲収未豐如廷傑言量徵草料銀一兩至隆慶六年仍徵二兩待年豐之日仍買種馬給民孶養額數足日草料即與停徵其明年吏科給事中光懋亦以爲言部議如舊蓋自買種馬之後論者始以王濟不問孶生爲謬論部議終以變賣種馬爲未安矣其時右都御史曹邦輔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原額種兒騍馬十二萬

千不爲不多矣而解俵于太僕歲二萬若以十二萬
餘減半課駒亦當有六萬六萬之中又不能選十二
萬解俵不知所孳養馬駒歸于何處消耗如此臣舊
知元城縣每見管馬官一次點馬不過千匹而常點
數日不了問之則曰某馬瘦某馬小某馬毛病不堪
更不問駒有無於國初種馬課駒解俵之意茫然不
顧徒常常點視滋漁獵之計而已其時臣往點視殊
不令打量丈尺長短大小喝報肥瘠毛病但按冊呼
名問駒有無記籍之有駒者令歸業不復至縣中無
駒者數下令朔督之更不擾有駒者人樂其便從此

不一年而十巳七八有駒矣若漂沙及病馬不孳息
者稍易一二則皆可生駒之馬殆無不生之駒臣常
恨管馬官不盡職若執專一課駒簡易之法課駒之
外一不擾害又通計人户量貼草料則大小馬可以
兼養孳駒之家可以獨養矣蓋起俵馬須三歲以上
八歲以下而孳駒之家可餧駒三四年而獨自費乎
此在人情有不堪而馬駒因無成材中俵者繇此也
若可中俵亦省衆攢銀買俵此無駒可俵而買俵者
自減若不可俵變賣亦了衆無虧欠馬駒之罰若連
年二駒定與馬户一駒則當與衆共分若衆不願幫

養馬亦不分駒專歸養馬之主則不偏獨累養駒而
孳駒之心自急或二年有兩駒者矣若二年無一駒
虧欠倒失有罰賞罰明而馬不蕃息無是理也不然
有罰而無賞此自來欲其馬之蕃生而竟不能者若
有賞有罰而更行臣前至簡至易之法除課駒外累
月成年再不點擾即一人管幾千萬馬亦可一律齊
矣而况羣長羣頭馬户之多督馬提調之官而何馬
政不興哉而論者亦未必能行也至萬曆九年而盡
賣種馬納價太僕矣太僕出價買騸馬每馬三十金
州縣輒以下駟進直數金而已而寄養於馬户比時

張居正爲相太僕馬價充牣世言居正能富國而不
知祖宗之制至是蕩然矣大要太僕之政所不能復
前朝之舊者蓋始於國初法嚴令行其後嚴之不可
以爲常一潰防而弗能止也凡馬有蠻夷之貢馬有
互市馬有茶馬鹽馬兵興調不足或至借王府民間
馬或市馬市馬之多正德間至數萬匹又有賣爵贖
罪之馬宣德天廄之馬以色別而名之其種三百六
十今吏牘所載馬曰銀騢青沙紅沙栗色糖銀騢海
騮棗騮玉頂鼻尖五明豹肚四明玉臉鼻白沙桃沙
虎喇上黃草草黃雪架葡萄艾葉青兔鶻麝香青爛

毛青赤兔臙脂馬的盧馬其毛色二十有王種
洪武間馬政榜文　凡餧馬料豆必熟而凉之拌勻
以料水草餧後飲之水緩牽而行之數里而息之臥
之沙土地毋繫之於馬槽毋與牛同繫同餧草生之
月領馬逐水草晝夜放牧遇炎暑收養之高阜毋使
蚊虫侵之雨水濡漬之每日午蔭之於樾下無樾下
之蔭棚凉之凡夏月一日而三飲馬水春秋冬兩飲
之月二十日或十五日啖馬以鹽水如是馬頭之家
生畜不旺馬戶和議散養之莊家馬房馬槽毋磚石
砌之掃除潔𩣡馬槽草毋縱放鷄鵞等畜踐踏梳

鬃頭髮遠之毋使馬候食是皆能病馬凡兒馬搭配
之騍馬春月膘壯使之羣蓋定駒所配兒馬弱不堪
別求好壯兒馬羣蓋之兒馬已蓋過未定駒再蓋之
毋混雜花他兒馬不便於定駒凡府州縣立符籍以
付馬官吏書定駒之期日與夫羣蓋之數羣長立籍
亦如之買補日期亦附籍使後有按驗凡羣蓋以春
月若夏月須候晴旭好晨晚已蓋三五次三五日而
休之而後再羣蓋騍馬打踢不受蓋定駒矣仍用兒
馬再蓋之果不受蓋定駒審矣凡養定駒之騍馬吃
草先之飲水後之嵌稭黍穰雜糧𣹢米泔并諸汚

水皆不可餵定駒馬慮其落駒也凡補領或孳生三
歲騍駒如例每二年納一駒若虧駒務買補還官長
大之可以蓋凡定駒若干顯駒若干重駒若干管馬
官吏時下鄉督視詳籍記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
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終報重駒始羣蓋
者第籍記曰定駒凡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起古書所
謂蘢駒也或生此駒明告於官吏
永樂中定苑爲上中下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
下苑四千匹苑有園長一園長率五十夫每夫牧馬
十

欽定馬齒歲七歲以下三歲以上尺數四尺爲上等
三尺九寸爲中等三尺八寸爲下等三尺七寸者如
果膘壯無鞍瘡病者聽許驗收七寸以下者不
欽定兌馬式膘息二分者作堪兌一分半者作備兌
一分者作不堪或花色或鞍瘡或瘸病或作踐瘦損
有鞍瘡者皆不用
春花紅馬淫通秋草青馬駕旌言春和馬孳秋勁馬
馳也國制俵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
兌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調兌則定不
秋間此王取對時取用之制也

郎曰余聞胡人之養馬也當其爲駒時一驟之登山而遂至其巔者良馬也不則殺食之矣胡人騎馬至吾墩臺下蹄逄逄震地脉臺上士颼颼下也其入寇皆三四而成牽其鋒氣不銳則易而騎所以開創之君莫不貴馬也馬之始有政也其如夏人之助乎爲我養馬駒我餘駒畀馬户所謂出其力以助耕公田所以宣德正統之閒馬養而至於山東馬養而至於河南皆吾駒也馬而不能孳生孳生而不能駒騎而不能成馬是害馬而已矣害馬者不樂養馬者也閒謂其人爲我養馬者也而朘削之繩束之不馬矣謂其所受地廣也而割其餘以賦他民其牧養之地不廣闊不馬矣死而責之償償而直過當不馬矣皇親貂璫之家請牧地則與之不馬矣故圖害馬者不樂養馬者也王濟武金之賣種馬也猶乎葉淇之賣鹽也不睹其大而徒以多金爲功夫國初之有馬也不金而多駒也今也以馬價之金還出之畿內之州縣鬻馬以備邊價須三十金所鬻之馬不直數金也此何取賣種馬而多金者也夫金也者人之情也一見而侵漁生焉見駒而不見金其既也駒多而金多惜乎如菓實之不待其熟也魚之不待其尺也鬻種馬

之謂也善乎曹邦輔之論也無邦輔之論不惟夫人不知馬之所以爲政也雖任馬官者亦莫之知也

名山藏卷之

茶馬記

晉江何喬遠　譔

西番中國藩籬也秦蜀產茶茶性通利疏胸膈底滯之氣西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彼以我茶生我以彼馬用唐宋以來皆行之亦所以制西番而控北虜之一策也國初散處降夷分其部落隨地安置而授之長彼貢馬而我荅之茶名爲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傭我體既尊彼欲亦遂其視前代交易互市不侔矣其通道有二一出陝西河州一出四川碉門

黎雅等處洪武七年置河州茶馬司歲納馬七千四百五匹十一年置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又念邊吏縱放私茶以致茶賤馬貴又或有假朝旨橫索蕃馬致蕃夷侮慢朝廷者乃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持入蕃與爲要約下號降諸蕃上號藏內府以爲契三歲一遣官合符交易金牌凡四十餘面河州必里衞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十匹西寧衞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衞巴哇申中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十匹其文曰皇帝聖旨合當差發不信者斬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有以出境者與關隘不譏者並論死刑民家畜茶毋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園茶十株官取一焉民間所收茶官爲買之無主者令軍士薅培官取其入五十斤爲一包二包爲一引有司者貯之碉門永寧筠連諸處播州之屬也其茶皆高樹大葉名剪刀葉令立局徵稅易換紅纓氊衫米布椒蠟以備官用其民所收茶於所在官司驗引販賣如江南法二十一年令開辦天全六番招討司茶課二十二年定上馬一匹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下馬二十五斤二十五年尚膳監太監而聶勑諭必里諸番於河州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給茶三十餘

萬斤三十年自嘉用改建西寧茶馬司又令每歲三月至九月差行人一員入陝西四川省諭禁約又令四川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桂州宣慰置茶倉是年駙馬都尉歐陽倫以販私茶論死歐陽倫遣家人往來陝西販茶出番皆倚勢放橫倫家人保尤縱暴至蘭縣河橋巡檢司吏吏不能堪以聞太祖賜倫死以布政官不言并保等俱坐誅遣使賚璽書勞告者三十一年曹國公自西番還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永樂六年建批驗茶引所九年建洮州茶馬司十三年遣御史三員於陝西巡督增給茶數視國初禁稍弛洪熙元年免民茶以官倉所積芽茶准官吏俸鈔不堪者

奏驗燒燬之宣德四年免茶户徭役十年令客商中鹽者運茶於邊給以淮浙鹽引而久之鹽商恃有文憑販私茶易番馬官課久滯官茶坐賤正統元年禁罷之十四年以番人被北虜侵掠遷徙內地金牌散失詔止金牌不給聽番族以馬貢復歲遣行人四員省諭巡察成化三年陝西巡撫都御史項忠以行人省諭巡察徒屬虛文乞遣風力御史一員周年更替許就附近城垣與番人互市茶久不堪者量增馬匹而番人不樂御史收馬於是仍遣行人兼令按察司官巡禁十四年兵部言按察司官巡禁不專軍民得

私興販茶馬之利盡歸迤西守備等官乞遣御史如故番人中馬聽其自來無所招留不以馬匹數少爲怠事惟以巡獲私茶爲稱職將番人爭趨易馬無所待招户部覆奏從之弘治六年陝西巡撫蕭禎以臨鞏平凉三府歲饑請開中茶一百萬斤招商於三府官倉納糧備賑然小人乘之射利夾帶興販而官勢之家陰結近番私相交易其法不久皆罷十六年罷巡茶御史使督理馬政都御史兼之是時爲都御史者楊一淸言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等衛地方撫調各族番夷中納茶馬各族番官指揮千百

户鎮撫驛丞僧其國師禪師各齎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撫而諭之責其比歲不輸納茶馬之罪皆北向稽首言我等久遵成約顧近年並無金牌來調第令歲一將馬換茶而已若來調我諸番敢違臣於是知我祖宗訏略度越前代而朝家之威伸於諸夷矣臣念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國家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不涉中國意外之憂或生藩籬之固何托臣始至陝西審河州衛每年招番易馬止臨近川上陸族乞台撒剌幷歸德中左所西番達子二十七姑及

腹裏老鴉乩藏等族熟番調來中馬給茶其黑章咂上下哈加阿剳爾朶工遠竹等族遞年累撫並不應命又糾引番賊伏路搶殺過往官軍固循已久有言於臣諸番輕蔑國法莫若請調軍馬抵其巢穴量勦一二使之知畏臣念興師動衆固未易言禦戎上策莫如自治諸番雖不來中馬而彼中未嘗一日無茶旣坐得茶何求於我且中國之人明知禁例私販肆行於番夷乎何誅臣乃申禁令嚴緝捕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黑章咂朶工等族亦皆如期而至乃知中國

之茶眞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商販
切禁絶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
寧敢不至因條陳五事其一請復金牌之制厚給而
賞勞之其一請顓廵禁之官廵撫都御史得自擇按
察司官員往來廵視其一請嚴私販之禁言私茶律
同私鹽必五百斤方論罪而犯者朋比出境分而輕
之斤不足五百即捉獲無罪可論請但出百斤以上
即論如律其一請處茶園之禁以爲國初民户稀闊
茶園不多是以額課亦少今開墾日繁栽種日盛而
茶課仍舊一無所增即漢中府五州金鄉石泉漢、

三縣茶不待種蒔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燔灼之餘
莫不萌蘖一家茶園有歷三五日程不遍者有百餘
户佃種不周者而數十户百餘户止賦一户之課而
已其與農夫終歲勤動尚恐不贍又稱貸輸官者難
易不同故漢中一府歲課不及三萬而商販私鬻至
百餘萬坐令奸頑官舍軍民収買通番番人坐令不
樂與官爲市沮壞馬政職此之繇夫薄賦裕民美事
也加賦足用敗政也然先王待農惟恐不厚於商則
征之以天地自然之利民得之易官取之輕徒爲犯
法者地豈可無法以處耶又先年茶園亦有消乏未

蒙除豁新開茶園日新月盛漫無考稽致使一園一
畦者課多連山接隴者額少奸民既遂玩法之私細
民復有不均之嘆請行委陜西布按二司官履園而
籍之當除者除當增者增其一請廣價茶之積番人
毎三歲一次納馬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遣軍夫約
運價茶三百萬斤赴陜西界交與陜西軍夫轉運各
茶馬司交收户部請旨於在京堂上官内點差二員
齎勅前往會同陜西守鎮官員整理此國初舊例也
後以邊方有事供億浩繁遂見停止近年廵茶御史
招番易馬止憑漢中府歲辦課茶二萬六千二百餘

斤兼以廵獲私茶數亦不多毎年約用不過茶四五
萬斤以此易馬多不過數百匹又多不過千匹補奏
抑勒往往良駑相參招易未久倒傷相繼番人既病
於價虧軍士復不得實用今邊方在在缺馬騎征官
帑有限収買不敷月追歲併士卒告困近雖修舉監
苑馬政然方収買種馬孳牧求用於數年之後欲濟
目前當先茶馬茶司無數萬之儲縱然招致番馬何
所取給欲如舊例徵運四川課茶川陜軍民兵荒創
殘邊儲飛輓猶自不堪寧復能增此役臣按洪武初
禁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餘者盡數官爲収

買今漢中府產茶州縣遞年所出茶斤百數十萬官課歲用不過十之一二其餘俱爲商販私鬻之資商販停革私茶嚴禁則在山茶斤無從售賣又恐茶園人户仰事俯育無所資藉將不復葺理茶園將來茶課亦虧夫在茶司則病於不足既無以副番人之望在茶園則積於無用又恐終失小民之業臣今從宜量發官銀千五百七十餘兩收買茶七萬八千八百二十斤計易過兒扇騍馬九百餘匹其利多于往時但猶未免用官夫運送若必廣爲收易漢中鞏昌河西一帶人民不勝勞擾又恐行之既久官司處置乖

方虧價損民念欲官民兩便必須招商買運給價相應臣又招諭陝西等處商人買官茶五十萬斤以備明年招番之用每茶一千斤用價銀二十五兩連蒸曬裝箆雇脚等項從寬共計價銀五十兩令其自出資本前去收買自行運送各茶司交收聽給價銀夫官銀萬兩買戰馬不過千匹如前所擬買茶二十萬斤分別三等馬匹斟酌收買可得馬幾三千匹買一馬者將買三馬給一軍者可給三軍但所給茶價出自公家歲歲支給亦非可繼之道若運到官茶量將三分之一官爲發賣以償商價尤爲便益合無聽臣

督同布按二司官出榜招諭通行山陝等處數年之後官茶亦可不賣不傷府庫之財不失商民之業而坐收茶馬之利長久利便宜無出此户兵二部覆奏金牌卽未遽復其他率從所請一清復言私茶之禁密於陝西疎於四州陝西茶法常越境販賣洮州衛所屬思曩日等族與四川松藩軍民販茶深入各族易換馬牛以此洮州番夷有茶節年易馬俱各生拘不聽撫調洮州私茶既多則河州西寧遠近生熟番夷相傳販賣俱從外境相通難以禁絕又四川沿邊一帶俱與番境相隣私茶通行一年不知若于萬徒

爲茶馬之累其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莫甚於此乃知川陝皆當禁茶祖宗成法誠不可易户兵二部覆奏從之一清兼領茶馬三年所得馬萬九千餘匹處置茶斤河州西寧俱三十餘萬洮州一十五萬從來貯茶易馬未有多若是者皆出招商買運不煩轉輸雖未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一清復上言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今規置粗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廢墜然歲復一歲趨下之勢恐所不免懼隳前功以貽後責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陝西行太僕寺苑馬

寺馬政俱該陝西巡撫兼管而茶馬則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務繁多馬政一事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須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茶司之所易卽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陝西巡撫帶管不無蹈舊轍莫若設巡茶御史一員請勅兼理馬政茶法二事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聽其提調約束兵部議覆從之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以每年

招易番人不辦秤衡但釘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其直過小則商病其繁乃酌爲中制每千斤定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兩爲準作正茶三斤篦繩一斤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僞欲悉徵黑茶恐地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等三七爲則印烙篦上書商人姓名而考之四年命四川按察司僉事兼掌茶法每歲赴南京請印引五萬道給商人報中給引聽行貿易納銀於官買茶賞番買馬一於銀乎取之其五萬道以二萬六千道爲腹引以二萬四千道爲邊引腹引行內地者也邊引以貿易番夷者也然腹地有茶漢人或可無茶邊地無茶番夷必不可無茶以是腹引常滯私販轉多二十五年御史胡彥言茶馬之設固以濟邊實用繫戎每歲易馬給以眞好彼乃交乎騰歡脫或低假致令憎嫌失信損威皆此之故歲復一歲陳者愈陳不得已而變賣燒燬之說興焉變賣得矣然豪右轉販官商阻遏燒燬似矣然貪官汚吏虛捏侵欺夫洮河西寧等處居民以畜牧爲生非乳酪不食猶番民也第茶禁甚嚴茶價騰踴貧困之家鮮得其食若將見在不堪易馬茶斤減價三分之二約差好者量定差等以散軍士折色月糧卽留折色之

銀類解陝西行太僕寺貯庫以爲買馬之用不願支領者聽不尤愈於變賣雜糧乎其濕爛茶斤易馬既非所宜給軍又拂其欲若將三衛寄養茶馬人戶量加分賞以賑凋落不尤愈於燒燬乎以馬政之財還馬政之用以地方之利資地方之生亦通變宜民一策也戶部覆奏從之二十八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之制定勘合之規族大馬蕃者給以金牌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三十年諸番從總督尚書王以旂請給如崙所陳以旂復以爲請下兵部議部覆國初金牌信符其給其失已事可鑒也番族變詐不常非虜抄

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失之如國體何
夫金牌給番本爲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嚴私
販之禁則番人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
私販盛行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
亦不至今諸番告給寧以勘合與之詔如擬隆慶三
年四川巡撫都御史嚴清請於嘉靖四年所給五萬
道減爲三萬八千以三萬道爲黎雅邊引歲得稅銀
一萬四千三百餘兩解京濟邊而川茶從折色矣
郎曰國家設四司一所以總茶課聯西戎控北虜三
邊永利乎蓋陝之漢中川之夔保尤重矣楊一清所

至舉職不獨茶馬一事胡彥所奏亦盡心焉夫此邊
境之茶也其上供茶天下貢額四千有奇福建居二
焉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舊
皆如宋故事碾揉爲大小龍團高皇帝盡罷之詔諸
處獨採茶芽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閣有司督徼嚴
切復聽民自進則念民深矣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鹽法記

劉彝曰鹽産不同有刮地而得者有風水而成者有熬波而出者有汲井而爲者有積鹵而結者夫刮地而得則今寧夏之鹽也風水而成則今解州之鹽也熬波而出則今淮浙之鹽也汲井而爲則今川滇之鹽也積鹵而結則今閩粵之鹽也鹽者天地所以養人也予聞蠻夷中不得鹽利者必雜乾牛馬糞爲和調故管子曰饋食之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

甚先王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予奪貧富無不在君後儒鄙其論以爲桑弘羊劉晏之所出而不知天下之物無主乃爭爭則亂弱者弛情强者知專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所以階禍也先王塞養隘途非爲利也亦有已亂之術焉明有天下置鹽官轉運之司六提舉之司七鹽課之司百七十有奇又非徒攬天下利權使歸上而已軍卒屯田塞下使商人鬻其粟實邊官給鹽與引貨買以償其勞名曰開中夫非爲無人無粟可以輸邊也徵徵商人之利而實借其力以儲時吾塞下芻粟出自商人則塞下實有其利可無乾沒廢弛之虞而軍卒爲我屯田且亦可爲我守邊萬世之利也蓋高帝之初籍竈丁徵商稅竈丁煎鹽每引與工本鈔一貫五百文商人一引徵白金八分酌所在米價貴賤道里遠近險易而重輕之使竈不爲我困而商樂爲我輸於是始嚴私鹽之禁論法至死其後定律通變猶至後杖高帝所以禁如是嚴者明未嘗虐役於竈而厚征於商也引有小大大引斤四百小引斤二百永樂中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加重矣猶本六而息七八當此之時鹽價平賤食鹽之民茲受其賜而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就塞

下墾荒種藝自爲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無不足於粟豆者而邊備亦壯此國初鹽法之善也江以北解之鹽大江以南兩淮之鹽大解鹽之法一定無所加損而淮地據南京之關行鹽界域皆人物蕃阜之處天下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兩淮居一焉鹽法之屢變也皆淮鹽也商人實粟塞下歸而支鹽故無資次其後中納數多守支日久有老死不得者又令于他處搭配兌支及淮浙兼中而商人有奔命之勞其後存積常股之法興而鹽法一變矣每歲額十分爲率八分以給守支商人歲終

如次予之謂之常股官存二分之鹽邊儲有急使人倍價開中越次放支謂之存積常股猶常行也存積則若居貨罔利然是法立於正統之四年存積開中價倍矣顧商人樂有見鹽報中殊多行之既久滯無以異常股而商復困弘治初户部尚書葉淇淮人也淮商皆其鄉舊言於淇曰塞下所輸者粟商人實粟亦須賫金而歸又有守支之困孰若增鹽之直輸金縣官縣官出金送邊不兩利哉淇以其言奏行得歲輸金解户部名曰折色而鹽法又一變矣此時鹽一引輸白金至三四錢有奇計其得粟之直視國初數

倍一時太倉之藏充羨至百餘萬舉朝之人謂淇爲能然自是塞下商人撤業自歸田作坐廢塞下之人亦用惰耕屯田廢失邊守自此呰窳矣金下軍士經手既衆朘削之弊十耗六七倉庫空虛輸鹽之直雖貴而粟豆貴亦視昔以數倍兩無利也又自弘治末年以及正德之世皇親閹宦以餘鹽爲名輙多請買補兩淮長蘆鹽引又夾帶影射不可詰治至則買鹽而窩之商人報中必索其利息私鹽遍賤官鹽遍貴鹽法壞矣正德十五年濬王府缺祿户部請於解額之外另撈二十萬引召商中納芻粟實邊而出倉場

所派芻粟以給濬于是餘鹽法立而所在做行之然故無一定額數嘉靖中言鹽法者謂餘鹽納價每鹽一小引至徵金一兩其價視成化時復一倍有餘于是私鹽之禁益嚴以致開中無商國計不充欲盡去餘鹽惟開正課户部臣言商人所以病困者以一引之鹽其價十倍國初之舊今第令次第隨方量減免其別處搭配以省奔命之勞而歸重於專責邊方巡撫脩舉屯政以復祖宗之舊然竟付之空言而已其後户科都給事中管懷理請盡收餘鹽屬之於官立額開中户部臣覆奏煎鹽之法歲春夏若孟冬爲旺

煎之月餘月則爲衰閑鹽之多寡繇天不可必也必欲立額屬官恐難取盈要聽巡鹽御史因時酌處而已二十年兵部尚書張瓚等請如先朝高明王瓊故事選精通有心計都御史一員專一整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以實邊儲户科給事中郭鋆言其不便罷已鋆復言鹽法之壞起於多取餘鹽銀兩失朝廷飛輓大計户部覆勘上盡革罷之一如祖宗之舊都御史周用復言竈丁煎鹽辨課卽民户種田辨糧也民户辨糧餘米聽其變易竈丁辦課餘鹽乃名私鹽嚴而禁之則委棄而已乎蓋國初煎鹽資本蓋

給在官其後稍以餘鹽准折資本其後令人有餘鹽送官收買給與米麥今此法盡廢矣而餘鹽猶以爲私而禁之奈何不夾帶滲漏影射引目令民益私也私則鹽益賤而官鹽益不行私則興販鹽徒亡命與焉私則官司吏胥生通縱之弊不如開之便而餘鹽價銀久之以虜警乏儲令運司解部如故故事又有官民户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在京各衙門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至嘉靖末年積弊已久往往藉官司勢倍徙收運錦衣衛官較至連舟數百擁塞而上沿道私販莫敢捕詰鹽法爲壅巡鹽御史乃請令運司其百官食鹽較官定斤兩笑包以俟支鹽人至輒數包與之夾帶及自行下場者論如律于是錦衣之私販頓息乃各衙門吏既無所獲而一應納鈔儎輓之費悉其私出多坐累不支貧者至棄役逃去驗封司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不支唯十三道歲支如故

兩淮鹽運司泰州分司鹽課之司十淮安分司鹽課之司十通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一批驗之所二一在儀眞一在淮行鹽之地淮安鳳陽廬汝寧南陽河南陳州則行淮北鹽揚應天寧國太平安慶池州滁和南昌南康南安臨江九江建昌廣信撫饒瑞吉安袁贛武昌常德寶慶長沙襄陽漢陽德安承天荊永辰衡黃岳興國沔陽靖則行淮南鹽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等堡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場近海塽其鹽曬塲遠斥鹵其鹽煎曬鹽形顆曰鹽鹽煎鹽形散曰末鹽末品上鹽次之竈置亭場以曬灰坑之汲滷而淋之聚之於滷池展轉淋曬之鹽入於灰入於鐵盤而煎之週塗蜃泥盡十二時謂之一伏火凡六乾育鹽六盤盤百斤四盤之斤爲大引二盤之斤爲小引是火

鹽也謂之煎築土鹹鹻潮灘之地曬之爲土池盛土合所曬土實之汲水淋滷如淋灰然爲磚池晴出滷水而曝之辰而上滷申而掃鹽是曬鹽也謂之曬凡煎鹽尚久灰其入潤也多也投之以石蓮石蓮浮立滷面者孍滷也浮而側者與沉而下者淡孍也淡不可以煎煎鹽孍滷也煎成投之皂角而收之淫雨旱暘海氣降不鹹也秋冬海氣衰不鹹也自仲春之月至于季夏謂之旺月旺月雨暘時滷乘濕氣上晴而出之其得鹽也豐

兩浙鹽運司鹽課之司二嘉興分司鹽課之司五松

江分司鹽課之司八寧紹分司鹽課之司十二溫台
分司鹽課之司八批驗之所四杭紹嘉溫行鹽之地
杭紹興寧波台衢處嘉興湖嚴金華溫蘇松江常鎮
徽廣信廣德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甘肅延綏寧夏
固原山西神池等堡
長蘆鹽運司滄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二青州分司鹽
課之司十二批驗之所二一在長蘆一在小直沽行
鹽之地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眞定順德廣平大名延
慶保安彰德衛輝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宣府大同
薊

山東鹽運司膠萊分司鹽課之司七濱樂分司鹽課
之司十二所額永阜新鎮王家岡寧海四場之鹽煎
永利利國豐民豐國四場之鹽曬餘場則徵金凡徵
金者竈丁不諳煎法也名曰水鄉銀批驗之所一在
洛口行鹽之地濟南青兗東昌登萊東平開封徐邳
宿解金於太倉所派邊遼東山西神池等堡
福建鹽運司鹽課之司七行鹽之地福州興化泉汀
漳邵武建寧延平歲解金於太倉餘爲泉州軍餉
河東鹽運司凡場三中條山之北麓有鹽池爲鹽盬
也西距解州東門東距安邑南門黑龍堰長六十里

廣七里周百二十里近解州者爲西池曰西場近安
邑者爲東池曰東場近路村者爲中池曰中場是池
也隋若腰盆矣鹽根泥生如水晶然暑風結板光潔
堅厚板上水約三寸翻騰浪花落板成粒時霖少雨
色愈明鮮謂之顆鹽虞舜所以歌南薰也鹽池之左
虞坂在矣青石之槽則騏驥困鹽車所也雀敖曰鹽
池乃黃河陰滑之功浸淫中條融爲巨寖呂枏曰大
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蓄匯有此奧
衍今陜西花馬鹽池亦近黃河折流之處理或然也
中池北有淡泉甘冽鹽得此水成其西北七里許有

女鹽池爲生鹽淡苦更有旁近池潤溢而趨女鹽池
則能敗鹽籍牆堰也額故四十二萬以十二萬六千
引爲存積二十九萬四千引爲常股行鹽之地西安
漢中延安鳳翔懷慶河南汝寧南陽平陽潞安澤沁
遼解金於太倉宣府鎮餘輸布政司抵逋賦又以供
藩代之宗祿
陜西靈州鹽課司有大鹽池小鹽池漳縣鹽井西和
縣鹽井行鹽之地臨洮河歲解邊寧夏延綏固原
廣東鹽課提舉所司十四海北鹽課提舉所司十五
行鹽之地廣州肇慶惠韶南雄潮廉雷高瓊諸府及

德慶一州又永郴桂林柳潯潯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明鎮安龍泗城奉議利桂陽歲解金於太倉

四川鹽課提舉司鹽課之司十五鹽井衛鹽課之司二曰黑鹽井曰白鹽井皆井鹽也行鹽之地成都嘉定叙瀘川順慶保寧廣元夔廣安雅歲解陝西鎮

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鹽課之司三白鹽井鹽課提舉之司一安寧鹽井鹽課提舉之司一五井鹽課提舉之司八行鹽即其地歲解於太倉

鹽引統計大小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

郎曰葉淇始變鹽法世論以爲罪顧國家承平日久百凡徵賦折色者亦多變法非其人則以爲罪其人則以爲功也以今内官之侵漁户部胥吏之耗蠹邊巡撫兵備郎官之墨邊將之債法烏能無弊哉法乎法乎惟高皇帝能創之亦惟高皇帝能行之

晉江何喬遠撰

臣林記 洪武臣一

徐達 常遇春 鄧愈 湯和

大將軍達者姓徐世田夫也至達而有大志高帝在滁陽王館中達年二十二杖劍往從與語悅之言王以爲鎮撫滁陽王之執孫德崖也德崖質高帝甚急達挺身代質已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二溧高帝擊元將陳也先飭子海牙於太平達與鄧愈湯和戰襄城橋擒之當是之時諸人未有定屬無不人人

欲爲君者達識勇在諸人上獨奉高帝謹高帝亦察諸人亡如既入建康爲吳國公命領諸將取鎮江一日克之授鎮江翼元帥府統軍大元帥公置江南行樞密院以達同僉院事率諸將圍周士誠之常州張士德於甘露周益圍牛塘與常遇春胡大海夾擊破之進困常克之遷僉院從攻元寧國執其將亮祖繇別道下常熟轉與邵榮廖永安攻周宜興使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力疾戰拔之公征婺使守建康達使僉通海擊敗漢將趙普勝於水寨以復池州還奉國上將軍公還婺使與張德勝攻漢安慶捷今浮山青山竟潛與常遇春拔漢水軍伏九華山大勝漢宜興陷歿周旬日復之遷江南行中書右丞從擊走漢友諒來攻建康軍從征漢江州友諒遁武昌公使扼漢陽沌口下豫章討平降將祝宗康泰之內變以前部從擊破周壽春轉攻左君弼廬州戰間以萬弩縱擊君弼劫營之兵君弼斂入城圍之聞漢友諒大寇豫章罷圍從援逆戰彭蠡湖身先諸將敗其巨艘死其千五百人還守建康吳公諸將惟達常遇春名善戰也然遇春獨坐風掃電掣爲上勇達謀勇兼資亡踰也達有所策公輒善公欲有所行諸將間未可達先奉

命雖在軍必內請公悅其恭公爲吳王以達爲相國漢平達卒廬圍克之狥下漢故荆湖諸郡江陵夷陵張士誠改周爲吳達與常遇春攻吳淮東克海安及泰高郵還捍宜興進克淮陰復攻安豐以大將軍入吳東戰吳皂林之野生致吳兵六萬不戮一人與諸將進圍吳姑蘇軍葑門困之三百餘日縛吳王士誠收兵二十五萬封其府庫財寶無取焉與遇春先期令士腰繫令掠財折居離營三十里者皆死城破達軍左遇春軍右無敢犯秋毫師還召見戟門封信國公吳元年也其冬爲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取元克

沂嶧青益東平萊濟寧兗濟南吳王爲皇帝改元洪武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事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其春取東昌進取樂安棣引兵取汴梁與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戰洛北常遇春單騎入陣達麾指揮任亮康茂才耿炳文乘之脫因帖木兒奔陝進軍郭北趙庸曹良臣亦自虎牢關破詹同衆五萬與達會乘勝下洛陽進克陝元李思齊張思道退守潼關使馮勝拔之東渡河檄諸將以益都徐濟兵會東昌使薛顯俞通源取衛輝彰德廣平顧時浚水閘引舟與傅友德會克臨淸以步兵克德州

趣諸將兵繇東昌會德進克長蘆至直沽梁元舟以濟常遇春與諸將並河東西步騎陸而前逼海口元丞相也速不戰潰進破其兩平章擒將校三百馬百匹糧二千六百石進軍通塹諸門指揮郭英大克之擒元宗室一人堙燕濠而登元大都之門戮元監圖王子大臣不服者獲諸王子六人玉印二玉璽一是役也封元府庫圖寶兵諸元宮護其妃嬪宮人一無所取如克吳時於是留兵三萬與孫興祖華雲龍守北平而自與常遇春馮宗異率兵之太原夜劫擴廓帖木兒營克之命友德顯擊破賀宗哲於石州定峠

解霍絳猗氏平陽是時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據鹿臺以衛奉元傅友德攻破之思道西走涇陽達使康茂才郭子興扼潼關引大軍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梁選士馬以從常遇春馮宗異渡河趨陝達自繼其後入之遇春宗異進取李思齊鳳翔思齊奔臨洮遂入長安以耿炳文鎭之進克隴秦鞏昌遣馮宗異直趨臨洮思齊不戰降思道之弟良臣守慶陽亦降既復叛趨至涇與馮宗異湯和等圍慶陽敗良臣斬之陝西悉平班師還京洪武二年也其冬高帝大賞諸將賜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三

年以爲征虜大將軍窮追元保保大破之定西與馮勝傅友德李思齊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夏將琳遂入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繇鳳翔入連雲棧取夏興元使鄧愈西平吐蕃征背極西北初達之下元大都也常遇春請窮追之達不從遇春怒曰大將軍不可測也及元君巳之達曰非君所知夫元君今雖胡虜匹夫也而昔君陛下卽執以歸陛下何以治之天命已在陛下矣達病帝微行其家達上床頭卿曰他人得相加遺也帝悅既營正宮以其舊內賜達達謝不敢一日故醉達扶寢之覺問左右曰安寢

曰寢會內達攝衣起惶恐下階拜呼死罪趣出帝益
悅於是爲達治第榜其坊曰大功與之棹楔二第胎
縣帝過之曰前矣達遂不敢卒縣帝益悅車駕將臨
幸呼大哥達妻嫂夫人云是冬大封功臣進魏國公
四年練兵繕塞北平山西以便宜從山後順寧等處
戶三萬三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民予
出給廩置屯田墾田其冬召還明年上欲窮追元太
子卒擒王保保取歷代傳國璽於胡中命以大將軍
還征虜予十五萬騎出中路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
東路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各五萬騎都督藍玉

爲大將軍前鋒敗虜野馬川復敗王保保於土剌河
王保保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嶺北時師數發銳
戰不利死者萬餘人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斷頭山亦
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稍利道遠乏水其後軍
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
重畧等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凉屢破虜盡
収其妻子坐私匿馬駝賞不行上竟不問達失軍也
自是歲塡北平歲盡返之賜休沐以時燕見而達益
恭達長女得尚燕王每見執臣禮無敢居舅六年復
故元官屬千三百餘人招致河曲府山谷軍民二千

餘戶十四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冠永平指揮劉廣
死馬命與湯和傅友德往討旣至脩永平界嶺三十
二關使友德克虜灰山塞外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
上憂之會達背發疽少愈上使達子允恭往視賜之
璽書而召之還達還其明年疾甚高帝四召名醫療
于山川社稷城隍廟全之數裁宅日與之同歸竟不
起高帝號踊奔慟翼日輟朝愴然語羣臣贈中山王
謚武寧賜葬鍾山陰手功墓道且曰婦女無所愛財
寳無所取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將軍自大將
軍麾高帝所受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玉而潁

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然待之皆不能
如大將軍高帝所飭厲數稱中山或並稱中山開平
二王而燕王卽皇帝位舉中山王以勵將臣戚屬者
不一一王言簡慮精與人無戲沉毅剛決令出不二
其撫士不飽不食不營止不就帷傷病身問之與醫
藥死者哭而槥棺焉得壯士若諜輒結以恩意皆爲
用高帝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戰友諒身在行其他
什九中山王中山王所平大都二會省三至郡縣邑
以百數歸朝上符印垂槖還第平生無聲酒伎勝之
好親禮儒生囊書自隨講說禮義誾誾如也始高帝

預建功臣廟雞籠山定配享太廟皆中山王位第一
及中山王薨之七年詔王止其身未盡所以報元功
與岐陽皆封三代如開平王而諸功臣用爲故事王
有子女各四人子曰輝祖添福增壽膺緒四女一爲
仁孝皇后一爲代王妃一爲安王妃添福早卒輝祖
初名允恭起家勳衛署理左軍都督府事王薨之踰
歲賜是名襲公數遣北平山東河南練兵治餉還領
中軍都府建文帝卽位泄燕謀於朝爲建文帝所親
進兼太子太傅燕王卽位弗迎附下獄五年死名記
於外記其年成祖以中山王功及仁孝皇后故襲其

子欽欽復乞守輝基成祖怒削爵徙鳳陽仁宗卽位
復之壽卒子顯宗嗣嗣二十三年卒無子弟承宗嗣
嬰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廉公恤士而
酷於用刑嗣十六年卒子俌嗣凡再督南京守備持
重善爲容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卒贈太傅孫鵬
舉嗣爲人温厚長者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
保晩節嬖其妾奏立爲夫人欲嫡其子不許許立其
庶長子邦瑞鵬舉嗣公五十二年卒邦瑞嗣督守備
壽以病辭自顯宗嗣而高帝孝陵在留京者以懿戚
世世奉祀增壽以父任三遷至右軍左都督侍宿衛

則時時輸情於燕燕師起數從增壽詷虛實師將入
增壽謀爲應建文帝斷增壽腰燕王卽位追封武陽
侯再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
五年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七年而嗣
疾失心子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
之領軍府以東宮舊恩超進太傅旋以監脩武廟二
朝實錄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
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璧嗣領軍府加太保
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有言定公功不稱
者卒自如膺緒初爲尚寶卿繼爲大同護衛世襲指

揮僉事以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成祖朝輝祖增壽
皆前卒仁宗爲皇太子以舅故尊禮之及卽位授膺
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璿金吾前衛指揮僉事
膺緒爲人實心爲質明與天下凡五公中山王家居
二焉始成祖卽位用中牢告中山王其後皇帝卽位
皆以爲故事

副將軍常遇春世農夫也勇絶人少從羣盜劉聚甚
見愛任遇春察聚僅盜行而高帝威名日有聞與壯
士數十人棄之來歸未至卧田間夢神人甲而楯趣
之日起起主君來適高帝騎過之與數十人求附逼

之上請爲前鋒在諸將中以敢戰聞高皇帝所繫注
偪溴混一天下獨遇春與大將軍達居多遇春出戰
每積銑列櫓矢石交下諸將恇懼莫前遇春單身獨
手陵蹈其間敵人聞遇春名咸狂魄降北其初從渡
江抵采石元陳兵磯上磯下巨舟如織莫敢先登遇
春映舸前之挺戈而躍元將皆跆藉扳之從擊呂珍
安豐戰將合死之三角三勝其後與元戰洛比陣既
成單騎決衝元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無所中遇春
一矢正貫其先驅大嘑殺入大敗元人凡遇春所以
克捷多此類也惟高皇帝亦戒遇春輕遇春自言予

我十萬衆横行天下矣遇春先戰恒御女子數人戰
歸解甲血糊模窣窣有聲所過師恣士掠士皆騰贏
麃霍健於諸將士至從大將軍則輒違守大將軍約
東也其始起捷於池州生擒三千盡戮之帝爲不懌
及克贛諭降嶺以南兵不血刃乃大喜累授中書平
章錄軍國重事加封鄂國公既即位加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開兼太子太保與大將軍取陝西其明年率
李文忠追擊元主於開平敗故元將江文清錦川進
敗故元丞相也速全寧進擒其丞相脫火赤大興兵
至開平元主復遁追逐數百里俘斬其宗王平章數

人還次栁河川卒帝悲悼罷朝曰徐常二將軍報我
至誠常今已矣使我如失手足時功臣初卒未有定
儀上命禮部議天子爲大臣發喪禮如宋太宗爲韓
王普舉哀故事已詔贈翊運推誠宣武靖遠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
謚忠武復推恩王三世柩至龍江車駕臨祭之其文
曰胡元季世天下大亂生民危甦未知所底朕奮起
臨濠屯師和陽乙未之春爾來依我同渡大江先拔
采石旋平太建江東之地次第順軌自是以來馬汗
益馳纍弓未橐南破三衢西圍金斗戰漢鄱九間射

殪友諒攻圖武昌降其子理以平湖湘南尅贛撫雄
安北定襄陽旋折淮東奄泰及徐収浙擧吳執其王
歸長淮東西大江南北爾功楙焉丁未之冬副爾大
將北征中原首下齊魯既攬河洛臨戰幽趙遂包晉
冀轉清秦隴衝擧折格帶邑連城近者北平有警復
令將軍與偏將軍稜威首路轉戰永大以底開平朕
全有中國上軼古初爾功楙焉天下克一方有膚酬
何圖未諸遽爾畢命哀痛切心血與誰言哉祭畢慟哭
還命擇地鍾山陰葬之百凡葬具皆出於官與之明
器九十如其色金二鼓二紅旗二拂子二紅羅蓋一

鞍籠一弓二箭三竃一釜一火爐一錫造黃金塗水罐一甲一頭盔一臺盞一杓一壺瓶一酒甕一唾壺一水盆一香爐一燭臺二香合一香匙一香筯二香匙筯瓶一茶鐘一茶盞一筯二匙一匙筯瓶一椀二楪十二槖二水造班劒一牙仗一水造黃金塗立瓜二骨朶二戟二響節二交椅一脚踏一馬杌一鞭馬六鞍一劒一斧一弩一食棹一床一屏風一柱杖箱一交床一櫈二香卓一木偶人二尺樂工十六人執儀仗二十四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神四門神二武士十婆六璧一篋笥揔褌衿盤

各一苞一笥三糧漿瓶二油瓶一紗厨一暖帳一束帛青三段纁二段長丈八尺召宋濂曰朕東朝高麗西内土蕃北卻沙漠南來交占開拓之勳遇春十居八其撰神道碑表遇春墓三年封子茂鄭國公次子昇開國公長女許爲皇太子妃六年廟中立府既成祭之曰思爾相從於今二十 一年爾之去世倏經五載觀聽容聲十有七年而已東征西伐櫛風沐雨朕知爾勞英風冠世海内知名眞丈夫也今夏驗功中都公侯相從羣然護駕行失爾隊列亡爾班朕心惻爾因祠在斯享爾如生爾之昔友皆隨來冥鄭國公

茂從其婦翁馮勝征納哈出縛納哈出於座歸而交訟於天子天子罷勝朝請安置茂龍州語在馮勝記靖難兵至開國公與魏國公力戰浦子口成祖即位釋之開國公子繼祖坐事謫雲南爵絕弘治六年錄其玄孫復錦衣指揮嘉靖十年封其八世孫振懷遠侯其世別見於勳封予見開平王像黑而偉臂有脩毫其狀如猿亦曰猿臂以金珥珥耳蓋少沿元俗云王有再從弟榮從軍有功以指揮同知從李文忠出廣昌與虜戰没

即曰大將軍謀勇無資雖勞不伐夙夜匪懈以功名

終所以處草昧君臣間微巳天下甫平副將軍不及論功與其享之跡其當時皆一心歸誠皦然而無間非徒用勇力冠軍人以太祖之興比漢高帝然暫平陽未必盡平天下韓淮陰善戰而不善居之未有如兩將軍者也

鄧愈虹人魁偉有力元亂父順興與其鄉人起臨濠戰死愈兄領其衆未幾亦死愈年十六衆推爲帥常挺身推堅衆皆喜曰早得仲帥乃公何至亡居二年歲乙未率所部自盱眙歸太祖滁陽授軍總管從渡大江克采石太平與徐達以奇兵破陳也先從定金

陵復二溧破鎮江陞元帥守廣德出擊元長鎗元帥
俘其總管世榮若軍士千餘人丁酉移戍宣州取徽
敗元八元帥遷行樞密院判守之其冬與胡大海謝
戍砂元苗帥楊完者兵十萬生擒其部將辛等降婺
源帥同戍戍擊破元鉄木兒不花元帥衆浙首爲多
與部將弼虎茂先婺源降帥同追至婺源東門殺之
獲其卒轉下淳安敗賊帥于貞降其頭目軍士遂有
建德拒郤楊完者殺其將李副樞降其苗兵陞同僉
行樞密院事再擊完者兵烏龍嶺轉僉書行樞密院
事巳亥徇臨安破張士誠閒林庚子于光余椿擊走

漢將辛同知以饒附太祖使愈鎮饒與漢相距屢破
其水軍辛丑除江浙行省參政兼僉行樞密院總制
各翼軍馬左丞吳宏等皆自拔歸附遂襲浮梁取樂
平悉定饒境內進取江西屯臨川索起臨川人熊鼎
致帳中與論事一軍驚懼主將得師撫州將克明詐
獻地以緩兵鼎爲愈畫計夜馳二百里人之克明度
不免則來歸西人牛酒郊勞太祖下漢丞相胡廷瑞
平章祝宗同僉康泰於南昌愈以步兵來會授江西
行省參知政事已何宗泰從徐達攻武昌中道叛倉
卒反入南昌城愈從數十騎戰且走踣而蹲四馬奪

撫州門奔歸太祖太祖不罪也達攻復南昌太祖以
兄子文正爲大都督開府其地復使愈爲副癸卯漢
圍南昌攻撫州門愈與諸將殊死戰相持者三月甲
辰破新淦賊淸於永豐其秋與常遇春平臨江諸寨
圍贛降贛將天瑞南安雄韶皆欵還軍吉安討饒鼎
臣安福士掠安福州判官潘樞入謁曰將軍奉揚天
威首亂未除良民先掠甚失弔伐之義愈大驚謝熊鼎
字伯穎吳元年爲起居注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
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上擊磬命升辨五音升
對枘音上大怒欲寘之法鼎從容論解上曰升每謂
審音顧不辨宮徵耶鼎對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唐
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鼎具言樂之和係人

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民和而音樂和矣
上怒乃解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上嘗字鼎
不名一日以弓矢授鼎射鼎一發中鵠上喜句連飲
以鶡明日又召至揥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以數
鼎號受弓左執之右手搦一矢發二矢向鵠三發
進三中上嘉勞久之後爲晉泰二王相最後爲陵宰
衛經歷爲孫兒只叛兵所害█樞鄱陽人刻厲經史
思以才自見朝夕苦角撑觸心胸間不吐出不已安
福州歸職方有薦樞於上者召見奇之以爲州判官
署州事方白愈時辭氣激烈持槊之士或以怒視於傍
樞神色自如愈欣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即下令
曰敢有因吾民者斬民爭傳道樞樞寘空舍戒勿出
自生舍外日設淖糜食之女婦稚韹者令以塵土涴
面一州之人恃以無恐巳湯和統大兵歷境樞走鞍
門獻計和納之秋毫無犯軍卒過安福
者█其城曰此中有健吏不可犯也還討蔣鬼頭
砦賊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吳元年
秩左御史大夫太祖即位加兼太子左諭德拜征戎

將軍經略中原使王成廷琛孫茂先分道下唐南陽牛擒元蔡國公免新等轉克隨降右丞誠隆進取南陽諸賊寨斬關肖入殺其巨魁定葉舞陽魯山遣攻取洪山寨獲蜀河莽張定金商鈞房三年拜征虜左副將軍從徐達平隴右大敗元保保定西降河州土蕃諸酋河以西朶甘烏斯藏諸部封衛國公參軍國事賜券曰江海之淵神龍居焉波濤洶湧莫測淺深以故神龍得運用其間出雨興雲代天澤物龍雖云神淵資之也朕起草萊與羣雄並驅獨居江左周廻勍敵爾愈從朕戰勝之守山越鎮襄陽敵莫敢犯爾

智如淵及其號令三軍威若洪濤是以守護邦畿人何知我所爲我得臣論籌謀遂成帝業天下已定朕無以報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茲與爾誓謀逆不宥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五年拜征南將軍與周德興吳良討古澧諸蠻六年備山西北平二邊九年拜征西將軍討蕃部川藏與副將軍英三其兵追至崑崙山俘斬無筭副將軍英得封西平侯上加愈功自河州召還道卒年三十餘追封寧河王謚武順匱至三山車駕臨奠視其塋處配享太廟肖功臣像祀之子鎭及銘皆以從征卒銘子源亦有征胡功永樂初拜散騎舍人其後爵中絕弘治中錄愈五世孫炳錦衣指揮嘉靖中封其六世孫繼坤定遠侯其世別見於勳封愈從太祖年最少體態英邁轉闘豪雄神風凛然事太祖二十餘年歷鎭八州屢更任使雖摧挫無怨言謙恭愼密以能有威功愈最凡大敵二十三舉斬將帥三降三手斬士五百餘級生致軍帥人口二萬二千奇獲艘三千馬牛羊十餘萬

湯和字鼎臣長身饒智幼孤育母姨家時嬉戯跨馬持稍指使羣稚及長貧無與比嘗賣豆漿久之作苦

歎曰有身如此活於賣漿去之濠山後見高帝與壯士數入擊勦喜曰此我所矣領其子弟十餘人緣高帝以從滁陽王爲滁陽王畧地常前行和長帝三歲帝甥王館和獨委心推奉帝威名日著諸將多王部曲顧望未服和恭謹先受命和所從高帝立功者取滁和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生俘陳也先和所與諸將分兵立功者舉溧句狥鎭江躪張士誠於錫山躁之於長興縶之於姑蘇拉陳友定於閩中取懷慶救澤潞入晉雖關隴襲定西定東勝宣大和林下灰山和所領諸將自立功者守常州括江陰克永新招方國

珍擒夏明昇蔪盜姚大膽䓞五開徐始封中山侯最
後進封信國公没追封東甌王賜謚襄武祠像功臣
侑享太廟高帝中年倭時時寇浙東海上郡指揮方
鳴謙者故國珍從子帝以其習海絲之問海事鳴謙
對曰倭海上來則海上備之爾若量地遠近置指揮
衛若千戸所陸聚巡司弓兵水具戰船砦壘錯落倭
無所得入海門入亦無所得傅岸魚肉之矣帝曰善
於何籍軍對曰兵興以來軍勁民朒民亡所不樂爲
軍若四民籍一軍皆樂爲軍也和平五開還年巳六
十餘時天下久定中山岐陽二王皆物故上亦春秋

高不欲諸將久典兵和心知其意因從容乞骸骨上
驚曰卿何出此言然心喜諸公侯見上喜亦皆次第
請上各賜鈔萬錠造第鳳陽第皆壯上還謂和卿尚
强徒爲朕一行海上郡爲倭備如方鳴謙所策者而
後還歸和因請與鳴謙偕行至台鳴謙以其客王文
啓見因爲和圖上要害城戍處上一如和請於是設
指揮衛若千戸所於浙東諸郡揀丁壯三萬五千奇
城之和自巡衛城功則盡發散州縣錢及籍犯者家
物工匠往往過所望而城城丁壯多入民家闕其牆
根堵序之石及諸碓磑欄諸城下民多貲春者浙人

謳曰京国巨倉公卒聊淚牆除碓磑公城堀磊文啓
謂鳴謙曰浙人讟矣公尚爲湯公一言鳴謙入言和
曰吾聞成遠筭者不近量任大事者不細謹若以國
之無備及於戈鋋蔓草生竈下蠡豸生井臼安所得
碓磑乎復有讟者老夫將手刃之不踰年衛城成稽
軍次定考格立賞令四民一軍守之東爲登萊成城
五十九閩中並海城亦成既報命率其妻胡夫人若
子陛辭賜勑曰天將康民則英才生草野當元之季
天欲興朕實遣爾和置朕左右伍冐氷霜師突炎暑
兩陣未决饑渴不時合變須臾以獲生會如此勤勞

三十餘年矣天下大定爾年云邁營爾鄉府挈家言
歸鳴呼三十年于茲視若尋常一旦而歸忽爾欷歔
不能自禁久同患難致若斯之傷也又勑胡夫人曰
惟朕臣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夫人勤勞啓家克相
立業功成名遂携眷歸鄉鳴呼昔爾夫婦墨髮而來
今皓首矣相夫之功啓家之勞朕當有報於是賜和
白金二千兩夫人千黄金三百兩夫人二百鈔萬五
千緡夫人五百文綺四十有副夫入三十是爲洪武
二十一年其又明年六公還鄉賜皆等然不及夫人
矣和與諸公侯歲一朝朝亦復有賜其後入朝中風

失音車駕幸視惋歎良久即遣還命其女魯王妃歸
寧侍疾疾良已使其子鼎迎至京師安車入內宴賚
有加御膳法酒相屬二十七年復召之鳳陽癱甚令
安車入內摩撫之叙布衣艱難之勞契和不能對稽
首而已上雪涕出藏鏹俾營塋地明年卒年七十親
王遣奠有司穿塚治木具明器祥禫賜祭恩禮備隆
開國功臣蓋唯和最壽而最後死和沉毅不泄勇而
善斷不好兵書臨陣乃决機相勢和得賞賜不入舍
多惠鄉黨父老貧無告者貴極公宰所與故交遺民
意甚權洽畜媵妾百餘暮年皆資遣之和守常州時

張士誠日遣游士啗以子女玉帛一無所動巡守嚴
密國中事無泄張氏不得其間高帝因得以從容平
漢荆楚間一日醉而詫其部吏曰我今守此而張氏
日來嘗啗我我致如坐人屋騎危可左右顧也語聞
上上隱之和亦自媿和守常再拒破士誠軍所謂蹦
錫山隊長與其大者上大封功臣始露其前語曰有
酒過竟封中山侯和頓首謝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
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又以
不能即取歸不即克夏氏將吳友仁於保安爲上所
詰讓罰平永忠及傅友德受上賞和予彩段入而

而責數其逗撓而姑賜之和復頓首謝又明年和以
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斷頭山敗績上
以和數失利不任將特時令與太師善長建宮殿壁
城郭上卒用徼時縮寂交進封信國公云和有五子
次子鼎積伐至左軍都督府同知征五開道卒其長
子昇嗣夭再傳皆病廢不及嗣爵絕有孫胤績權奇
有俠氣正統中以千戶與中書舍人越榮使虜久之
以裨將守延綏孤山堡虜入寇主將閉門不出胤勣
力疾率麾下百餘人攻之和六世孫紹宗弘治中績
封靈璧侯其世別見於勳封正德中浙江巡按御史

英言和守備寧波城戍精堅倭至今不敢犯請立廟
定海縣從之登萊吳越海上父老至今指烽戍歷歷
稱湯信公微信公吾久鯨鯢食矣
郎曰予觀鄧寧河之摧抑不怨湯東甌之受責自謝
而知功臣保世之道焉不然開國諸公何林林也李
沐則胹腑矣獨二公者能與徐常褎然太廟之列耶

李文忠　沐　英

李文忠字思本少名保兒盱眙人父貞娶高帝姊瀛
泗水上歲儉時有所助高帝久之高帝姊卒保兒方
十二貞間帝起淮右携之軍中見帝帝見貞衣褓襪

劉問曰大才治生得無苦乎對曰苦漁稅保兒率衣帝喜且泣賜以己姓名曰文忠擇師傅教之丁酉歲年十九以舍人領軍援池擊敗漢戍戍歲陞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敗元阿魯灰破苗獠於潛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多盡燔遣之厲士曰固不足惜努力破敵何止是進次淳安夜襲洪元帥降衆千餘與鄧愈胡大海會取嚴州周人率苗兵水陸至出奇大敗之積胾斬馘乘流下瀨以耀周人周軍皆震拒却周軍烏龍嶺進取浦江訪求鄭義門避匿者按堵之

令士毋得焚剽撫元降將貝成蔣英劉震三萬人於桐廬己亥與大海克周諸暨禽人四千從間道破周軍碧溪胥口使裨將何世明克周將分水斬首五百級進擊之三溪斬首千餘遷同僉樞密院事守嚴辛丑城嚴與胡大海援其子德濟廣信生擒漢將明道及宣慰王漢二釋二之伻使併降其兄建昌將溥壬寅將英劉震叛金處撫定其人民遷浙東行中書省左丞開省金華總制衢處廣信嚴諸全軍馬以虛聲破周圍諸全軍乃與胡琛還定處英震走歸周癸卯司義驅拒叛將謝再興於義烏精騎出其後城新城

以胡德濟守之拒邵周將李伯昇兵遷右丞乙巳伯昇復以二十萬衆寇新城馳之未至可十里止營龍潭胡德濟使人間道報曰衆姑俟大軍文忠曰衆則彼也謀則我也畏衆益衆大軍至亦衆矣無衆不衆衆乃在我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何憂不擒既擒輜重皆若有也傳陣仰天誓曰國大事在此一舉敢重生以輕三軍馳之直出其後衝中堅手格殺數人衆乘之德濟從城中譟出又乘之斬首數萬溪水盡殷捷聞徵賜御衣名馬將士賞賚有差追封文忠母爲孝親公主而封貞親恩侯丙午下浙

江使朱亮祖耿天璧克桐廬袁洪孫虎克富陽進克餘杭且入杭州是時張士誠改周爲吳其將潘原明懼遣員外方彝請降文忠曰師未及城員外約降無緩我乎彝曰將軍之兵動如雷霆旌旗遥指莫不震驚及聞布德勞來秋毫不犯乃始還靈定魄擇託而歸豈有他意文忠兄其誠引入卧内津遣之明日原明封籍府庫軍爲弁執劉震蔣英以降用女樂導引人城文忠叱去之既入令諸軍皆止樓櫓上（櫓露也上無覆屋）造民居者斬一軍借民釜立斬之名見諸元將悉送高帝軍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吳元

年誥曰甥文忠幼育帳下比於吾兒并馬文藝靡不閑貫弱冠起軍中僉院金華開省嚴陵平烏龍破苗獠援諸全陷陣衝鋒如遇枯朽比著直擣臨安克其堅城安堵如故朕自起淮右奄至江左同心一力諸勲有之國戚茂如惟爾文忠親則舅甥恩則父子謀畫勞勩與諸勲埒是用加爾榮祿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平章作鎮茲土復爾故姓爾其勗之洪武元年繼湯和入閩悉平諸山寨二年以偏將軍副常遇春帥師十萬北征平定開平遇春卒軍中承命領其衆率師西與大將軍攻慶陽至太原開元將脫列伯孔興攻大同急文忠曰大同受敵燃眉之候若待進止其勢益熾閫外之事有利專之皆曰然遂繇代出鴈門次馬邑擒元平章劉帖木兒至白楊門擒其四大王且近敵壘天雨雪身引數騎察閱近山無有伏名諸軍阻水而屯其夜有黑雲壓營文忠曰雲壓營主有賊劫者令馮宗異等伏八萬騎白楊門別令二萬騎飽食無動夜半脫列伯果空壁來文忠以二萬騎誘之皆殊死戰寅至辰度其饑疲分軍左右翼自爲先驅與宗異奮擊大破之脫列伯之部將縛之降文忠手解縛延爲上客元人降者皆喜孔興部將聞脫列

伯敗亦斬其首以獻進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還經是元主退保應昌帝欲窮塽之絕其南向意三年爲征虜左副將軍與徐達復北出至興和降其將進擒其平章竹貞於察罕腦兒敗其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朶兒只八剌于白海子之駱駝山進開平降其平章上都罕等而都督孫興祖及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禮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等與胡兵戰皆死之遂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知元主殂兼程進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圍其城克之獲元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諸王達官所藏歷代金玉璽寶圭冊竿斧元太子與數十騎遁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見角觽而還迺過中興降江文清等三萬六千餘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等萬六千餘人班師還朝上勞于郊其冬大封功臣上曰李文忠取應昌功最大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加封孝親公主爲隴西長公主而封貞駙馬都尉鐫河西數郡漁稅曰以駙馬故也四年西蜀平鎮成都五年以征虜左副將軍與徐達馮勝率十五萬騎分三道並進文忠總東道與都督何文輝等出居庸趨應昌取和林進口温河至哈喇莽來虜遁令軍悉置

其輜重廬朐河各持二十日糧兼行至上剌河虜積
賫子谷喇章忿騎渡河陣而待戰數合稍却進至阿
魯渾河虜益衆搏戰馬中流矢持短兵步戰裨將劉
義直前蔽之指揮李榮授以所乘馬自奪虜騎乘之
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士皆殊死鬬獲虜人馬萬
計追至驢海勒兵據險椎牛享士大縱所獲馬畜示
虜平若虜遲疑不敢近引軍還夜失道糧且盡士多
渴死至哥兒麻思所乘馬嘶而跑泉湧出刑牲祭之
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千八百四十餘人送
京師是役也宣寧侯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使周顯

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張耀俱戰歿是時
文忠父貞尚在上卽封爲曹國公追封隴西公主爲
曹國長公主貞爲人醇謹上燕見無時車駕時臨幸
之六年屯代出朔明年使諸將出代擒元平章陳安
禮木屑飛於三不剌斬元將珍珠驢於順寧陽門擒
太尉伯顏不花於朔俘元國公鄧孛羅帖木兒於白
登轉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其宗王朶朶失里擒承
旨伯家奴遣裨將追斬元魯王於氊帽山獲其妃暑
豐擒胡官十二人虜衆百二十馬駝牛羊萬計十二
年命督軍河岷臨鞏得便宜行事擒獲叛逃土會城

洮守之其明年召還參贊軍國事十六年使兼領國
子監事文忠沉厚誠恪臨陣先士遇大敵益壯每戰
勝功推下及釋兵近儒生涉獵書史其館中客乃多
詞翰之士文忠常以客所言言上上怒高麗請與丞
相惟庸通欲討之文忠諫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
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此儒生家言何從出爾口耶
安所受之使人盡殺其客時文忠出歸見館客橫屍
牖下病悸不治上爲族誅諸醫及其侍婢六十許人
追封岐陽王謚武靖配享太廟服滿使其子景隆襲
爵予誥曰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矣貴戚之位忠臣

義士之所矜重奸邪之所窺妬緣是有束手而傾不
自重而覆嗚呼守是位者必動止合宜語默無妄靜
觀社稷安危察奸邪之所以若有邪臣黨比則秘其
事而酌其幾以待一舉而思難爲之捍禦朕姊子文
忠命居群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謙幾累社
稷身不免而自終其義也三年矣以骨肉之親兼著
勞於朝野服制既終命爾襲爵爾其愼審前失永受
朕訓文忠諸子增枝前軍左都督芳英中都正留守
皆上所賜名景隆建文中以征虜大將軍擁六十萬
兵北禦靖難師陰應燕不力戰燕王卽位封太子太

師增祿千石永樂二年坐法去勲號絕朝請久之谷
王謀反造妖讖謂高帝十八子當有天下上疑景隆
姓追怒之曰汝昔將大將而賣而君能保終忠我下
之獄閉其家不令通飲食其家屬皆發戍遼東初文
忠好賓客游士道人張玄玄者數過其所及將別去
留遺之簑笠累年曰有急可披簑戴笠出年相呼景
隆家既閉發年而呼種粟即有穫成祖見其突烟惟
之旣知心不絕文忠不深錮也至英宗中許開門出
孝宗中世其玄孫瓚南錦衣世宗中求其八世孫性
續封爲臨淮侯其世別見於勲封文忠九世孫言恭

能文章交諸公間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故姓李又姓木乃姓沐也八歲
父母死帝得之兵間時帝年二十五未子與孝慈皇
后養爲子姓之朱名之文英與懿文太子同食起英
溫爽有姿槩機頴過人人侍帷幄晝夜勵勤目無迕
視帝深器之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口久之壁廣
武衛親軍指揮使洪武元年以所部從取鉛山下崇
安會湯和攻陳友定於延平取之其故將子隆負固
不服英與裨將蔡玉夾攻生得子隆將谷保盡定閩
地高帝曰母李爾李血　朱我朱與之木姓而名曰[illegible]

調守建寧節制邵延汀三衛三年授鎮國將軍僉大
都督府事四年遷都督同知進榮祿大夫總天下兵
馬應決無滯最稱上意九年從塤關西威望大著十
年鄧愈爲征西將軍英爲副西伐蕃部川藏與愈三
分兵抵崑崙山俘斬無算得馬牛十三餘萬開土數
千里師還征西將軍道卒代爲將還京師上以子故
封西平侯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癭嗉
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雖嘗遣子入侍而叛服不常
命西平侯與都督僉事藍玉等率河南陝西山西兵
討之至朶甘降其萬戶迄失迦夷其部落進至洮追

擊其十八族酋長職方其地吐蕃川藏皆從風降城
洮守之擊敗三副使衆幷擒癭嗉子封來獻殺獲數
萬獲馬二萬牛羊十餘萬諸將論功而侯者凡十一
人深入死虜以虎賁左衛指揮僉事贈官者一人曰
李寶居三年元故將脫火赤及愛足屯和林擾邊命
英討之英遣候騎偵知脫火赤兵次亦集乃路遂踰
賀蘭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夜去穹廬四十里銜枚
四其軍自當前圍擒得其全部以歸還鎮關中十四
年與大將軍達異道出古北口克灰山嵩高全寧四
部取元將官於臚朐河俘口千餘還京其秋潁川侯

傅友德爲征南將軍征雲南英爲副高帝爲英易木
日沐日南方火也以其克之勿用生之英至雲南元
梁王將達里麻以壯兵十萬拒曲靖英謂潁川侯曰
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正可破也倍道進江
霧不見人冒及於白石霧歛達里麻見英軍江上大
驚潁川侯欲濟英曰未可也我軍遠來形勢旣露利
在速戰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
水土英別遣一軍從下流潜度出其後聲角建志達
里麻軍皆亂英使輕猛善没者先渉長刀蒙盾斫其
軍元人郤數里趣師畢濟整之潁川侯進戰數合英

縱鐵騎入之連斬數十百人生捉達里麻捕甲士二
萬馬萬匹死者屬十里潁川侯與諸將分兵進英從
左副將軍藍玉趨雲南梁王入羅佐山自縊死悉定
雲南地自完雲南至出師數任凡百日東北出烏撒
與潁川侯會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十五年徇建昌敵
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皆下之土酋段明據大理塩
下關左副將軍玉使定遠侯王弼繇河水東趨上關
自率衆抵下關而使都督胡海洋夜從間道出點蒼
山後建志其上旅爽我軍抵下關英騎渉河水齊馬
腹斬關而入拔之還與潁川侯傅友德合攻烏撒東

川之復反者又東攻諸蠻之未服聽者其諸蠻部雲
南者乘英東復反英引兵還與都督馬誠僉事謝熊
剿殺之斬首六萬生捕四千皆震服天子使傅友德
班師而鎭英雲南英辦方物揆貢賦惡民數和力役
蹠其節日以簡易其人麓川之外緬車里之外八百
媳婦皆內回十七年移師剪除廣南維摩餘孽以通
回州糧道巡撫甸安而還上曰朕有英而無南顧憂
英奏雲南地荒廣請令軍士屯糧上嘉英如趙充國
也於是葺壘城池設營堡開屯田立傳置二十一年
百夷思倫發降復叛入寇馬郎他郎甸之沙摩勤英

遣都督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頃之思倫發
復以三十萬衆象百餘大冠定邊新附諸夷皆動英
自將兵二萬討之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旬有五日
使馮誠挑以輕騎百餘百夷以萬人驅象迎戰指揮
張因以五十餘人射什象追殺其酋長大呼而入斬
首數百級諸軍皆乘勝進英使軍中列火銃神機矢
爲三行象來前行發不退次行發又不退三行發明
旦緬人悉驅象來背欄楯竹籐鉤釾鑪鐮左右犪標
英三其軍馮誠前甯正左湯昭右下令曰聞砲齊戰
捷一級一隊賞退一卒一隊戮鼓之前行之矢發銃

砲震動山谷中象皆撼透決驟英軍怛呼而鏖戰緬
大紛挐戈甲戛摩飛血塗濺指揮張因與千戶張榮
祖乘勝追之盡焚其寨昔剌亦百夷之勇人也復來
殊死戰英望見左隊少却曰取其隊首來左帥顧見
與其衆死之大敗緬人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緬入戰
則其渠率縛身坐象鬃革兜披鐵甲於是皆身中百
餘矢殪象背上其衆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思倫發
遁去英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爭持牛酒郊勞感名紛
紜蠻夷中其夏東川蠻復叛上命潁國公仍為征南
將軍英為左副將軍普定侯陳桓為右副將軍討之

論其脇從越州酋阿資者先是其父龍海與廣西赤
部酋者滿矣情追以叛英自將擒殺者滿矣情俘男
女千歐畜產稱是龍海遂降徙之遼東至是阿資又
叛英遣都督甯正從潁國公討之殺其黨火頭弄宗
等五十九人俘男女數百歐畜產千計阿資窘蹙與
其母出降其冬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黃白二金若
欽綺甚厚遣第鳳陽尋遣還鎮二十三年英使臨安
衞指揮王執討平教化三部之不賦者又使貴州都
指揮張泰討普安酋密郎之亂二十四年復征阿資
叛詔平羌將軍何福領西平侯兵而令西平侯還鎮

阿資亦旋降初英留鎮之明年孝慈皇后崩英三日
不入口哭幾絕及二十五年哭懿文太子益悲上賜
之黃封而遂卒年四十八贈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
廟還葬都門外雲南父老蠻夷酋長莫不流涕請立
廟制曰可英子四人春晟昂昕昕尚成祖長寧公主
春年十七從父征討有功平定江西山冦先登授驃
騎將軍都督府僉事從征虜將軍馮勝出沙漠二十
五年嗣父侯鎮雲南平緬東川維摩阿的越嶲賈哈
剌施甸蒲阿董越蠻阿資廣南酋儂貞祐順寧酋猛
丘寧遠酋刀拜爛麓川酋刀千孟永寧卜八如加授

征虜前將軍年三十六卒建文君謚之惠襄無子晟
嗣晟少凝重端愨讀書敏記高皇帝甚重之弱冠授
後軍都督僉事亡何進左都督既嗣侯即代為雲南
大帥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成祖召晟至京師
而飭之貽王書此其父佐命開疆之臣麓川宣慰使
不能制下為諸蠻所逐晟討平之分其地為孟養木
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潞江清甸大侯者
樂五長官司置騰衝千戶所潞江西以控之八百國
之長使其猾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之
自倚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之獲其帥賜璽侑金幣

威祖四年征安南使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以行晟繇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入奪猛烈栅華關隘造舟濟師分遣所部據濤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权檜江仙侶等賊悉蕩平之與新城侯追擒胡犛於日南州奇羅海口入朝論功封黔國公賜宴御製詩褒美之再宴便殿還鎮雲南繼與英國公擒捕安南餘孽簡定季擴等送京師尋撫降富州叛酋仁宗即位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宣英嗣位賞加之麓

川思任發反晟與都督沐昂方政往征敗績政死賊中晟還至楚雄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滇人攝服晟父子威信莊之若主上每片紙下土酋土舍稱令旨具威儀郊迎盟而後入啓之歲時奉獻不絕晟父子前後置圃墅田業三百六十日吾日食其一可以周歲珍寶金貝充牣庫藏後庭曳羅綺役使關奴可數十百人而善事中貴通遺執政不絕晟之卒也子斌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定西伯蔣貴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爲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謚武襄斌嗣斌討

黴夷才以武嗣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昂孫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卒璘弟瓚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嘗捕獲叛酋尋甸守安倘廣西守昂前後平馬隆麗江劒川順寧羅雄等蠻臨安之昌明鐵箐赤石崕羅羅大發兵討獲賊帥師五等累賜勑褒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謚武僖琮無子以瓚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謂黔國公得自晟崑亶宜侯不得爲公雲南守臣言南人知有黔國公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

爵尋以征南將軍塡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諭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擒師宗州賊張良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崑能詩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十六年而卒謚敏靖子朝輔好學有文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皆甫襲殤朝輔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相訐奏久之始得襲其淫惡益甚詔削爵移爵其子昌祚朝弼復欲殺昌祚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竟死沐氏久鎮雲南擬於親王督撫大

臣謂沐氏皆及門下車蒲梟以下逡逡爲讓天下久
平縉紳士抑貶之萬曆中昌祚出僉事楊寅秋不避
道昌祚笞其下人寅秋與昌祚訟於朝中朝之士不
能無多求沐氏明旨屢切責云沐氏鎭雲南其卒也
皆還塟都門之外所以得用閹其始鎭太祖使閹監
焉陵夷用閹人

郎曰岐陽黔寧高帝肺腑岐陽好文今其子孫皆文
予嘗見岐陽像髭鬚之外口四角復有微鬚人言黔
寧高帝外孀子也帝長黔寧十七歲時方貧困外遇
孀人豈其然歟

廖永安　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淵合傳

張德勝　桑世傑　胡大海耿再成合傳

趙德勝

廖永安高帝水將也其先家黃州後徙巢父旺從高
祖渡江子五人永清永寧永堅永安永忠元亂彭祖
倡妖江淮間永安與永堅爲其萬戶元殺彭祖永堅
往仕濮永安則與其弟永忠縣人雙刀趙俞廷玉玉
子通海趙伯仲伯仲弟庸合肥人張德勝巢昇無爲
人桑世傑含人華高以戰船千餘結水軍屯巢湖扞
盜廬人左君弼者亦故爲彭祖將以書招永安永安
等不從君弼率兵攻永安永安數不勝乃使韓成持
書見高帝和陽願以舟歸時高帝久駐和陽衆已數
萬謀東渡江政不得舟得永安等書顧李善長大喜
曰此天意自率兵至巢湖爲永安援時桐城閘馬場
河等隘口皆爲元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僅一支
港可以出舟又淺涸會天久雨港漲高帝舟差大過
橋洞爭一米舟皆出諸將大悅及黃墩雙刀趙有反
志永忠與俞通海張德勝密告高帝高帝以免既歸
和陽使永安與德勝通海將水軍攻蠻子海牙于峪
谿永安與通海德勝操舟若使風大破之是時永安

矢傷鼻入江再與通海德勝攻海牙青沙坊獲鬬船
十五從還和與通海德勝破鯖魚洲鐵長官新生沙
二寨獲人馬還從渡江連與元戰奪元塢寨十餘官
軍總管再從常遇春攻蠻子海牙於黃墩遇春分兵
疑元用正兵與戰鄧愈中搗以奇兵載蜉蝣二艘脂
葛納砲順風縱火大敗海牙軍是時永安生擒其首
目三十八人俘獲萬計與馮國用攻破陳兆先從克
集慶官永安昭武大將軍統軍元帥從徐達轉攻常
取宜乘夜擊走張士誠兵瓜埠士誠誘新附青軍攻
達常州永安與達內外夾擊大破之官同僉江南行

樞密院事與常遇春自銅陵攻徐壽輝池州去城十里而軍破其北門克之與俞通海桑世傑攻江陰僞吳水將定世傑死於軍永安怒與通海急擊之獲定降其帥瑞官同知樞密院事與士誠兵戰福山港大敗之又破之通州狼山獲其艦與徐達邵榮復宜興乘勝擊士誠將呂珍太湖舟膠不利永安麾兵皆退獨身當珍見獲士誠拘囚之不屈高帝嘉之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而封耶為凉國公永安拘吳中八年竟死僞吳平乃還喪高帝迎祭於郊高帝開天之將七人焉廖永

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也洪武六年七人者已先後物故既祭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下禮部定謚禮部臣議曰有元失馭四海橐沸英傑之士或率義旅或障一方泯泯紛紛莫知所屬眞主奮興不期自至龍行而雲虎嘯而風若楚國廖永安等七人者皆熊羆之士膂力之臣或陷敵殁陣或遭變捐軀義與忠俱身先業隕陛下混一天下追功隆封爵祿及子孫享祀配廟庭秩報已崇易名非誇臣謹以赴敵逢難謚永安曰武閔殺身光戎謚通海曰忠烈奉上致果謚德勝曰忠毅折衝禦侮威而不猛謚大海曰武莊闢土斥境武而不遂謚再成曰武壯折衝禦侮壯而有力謚趙德勝曰武桓桑世傑素封永義侯與漢光武封冠恂景丹同即可為謚上可眞奏八年皆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十三年改封永安鄖國公永安亡子以永清子昇為指揮僉事永忠自有記

俞通海其先濠人父廷玉耕於巢之野子三人通海通源通淵也彭祖為羣盜廷玉與三子從其部李普勝軍普勝敗廷玉率三子與其縣人廖永忠等結船

巢湖數與左君弼戰不勝而歸船於太祖黃墩之戰通海鬬尤力廷玉通海爵萬戶從渡江拔釆石取太平廷玉有謀廷玉通海爵軍總管攻取邊湖水陽溧縣溧陽固城湖太平河三汊口廷玉通海通源皆有功已通海與蠻子中丞戰獲一船賊帥二十餘人已火元中丞軍於水陸取陳兆先定臺城及鎮江諸縣廷玉通海通源皆有功廷玉遷元帥通海遷秦淮統軍元帥尋遷行樞密院判官已克江陰州宜興宣城寧國廷玉通海通源皆有功已通海與樞密判趙馘等趨水陽下句容克大浦口以舟師入太湖馬跡山

降其二將與吳將珍戰施口以甲蒙士爲俞將軍自入行間與士卒殊戰還克吳江與吳兵遇血戰中矢歸已廷玉援池縱陽通海與廖永安攻降僞吳將江陰蘂瑞擒其水將定於石碑取通克太湖宜興戰敗吳獲風快船三艘首四十餘人已漢將趙普勝陷池據縱陽通海從廷玉擊其柵江營追殺甚衆獲巨艦數百進復池廷玉通海皆遷僉樞密院事通海還攻晉勝於安慶獲漢黃旗斗船俘其帥而廷玉戰死已通海戰漢友諒於龍江走之追火其舟慈湖獲其七艘又追之於采石矢中臂論功第一遷樞密院同知

已從征漢取銅陵安慶江蘄黃武昌復南昌通海通源俱有功已與漢戰鄱陽舟小漢巨艦壓舟通海軍抵艦以脫鐵盔皆裂遂火漢舟二十與廖永忠以六舸追漢將定邊以六舟深入鏖戰進軍嬰子口據漢上流友諒死還論功太祖賜通海良田金幣已從攻武昌還中書省平章政事守禦廬峻壘深塹招戢逃亡廬人以寧已從徐達征浙西克湖州拔舊館分兵取太倉太倉民持羊酒迎降僞吳帥仁等率數千人將以百餘舟入海既聞秋毫不犯皆羅拜爲編氓兼收之山崇明嘉定松江已與吳士誠戰滅渡橋敗

之提兵桃花塢蕩其營而通海中流矢死通源領其兵助攻吳擒之通源襲兄任爲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從大將軍徐達取中原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大破王保保兵定西攻克興元封南安侯已從征沙漠甘肅鎮守雲南征勦南荒蠻夷皆有功通淵從西平侯征貴州封越巂侯尋以罪削爵文皇帝師至白溝越巂侯死初太祖爲吳王時贈廷玉樞密院同知追封河間郡公通海之中矢耿也太祖爲之祈及中流矢歸車駕臨問通海不能對太祖揮涕出其卒也臨哭之哀從官衛士莫不感涕贈光祿大夫追封豫國

公已改封虢國公謚忠烈通海沉機簡重勞不矜能嚴而有惠卒無子通源追坐胡惟庸黨子不嗣通淵丁亦夭死爵皆絕俞氏父子四人死王事者三也

張德勝合肥人與俞通海以巢湖水軍來歸從渡江與湯和擊破埜先水軍又大破埜先子兆先於方山擒之與俞通海大破漢將普勝於柵江營與徐達追斬漢將泰於潛山從高帝以水陸大軍禦漢友諒龍江從中大呼奮擊大破之與徐達馮勝追及采石力戰死年三十三德勝累功樞密院僉事至是追封蔡國公已與永安等並加贈謚德勝死時子宣幼帝使

其養子汪同蒙德勝姓襲其職名之興祖興祖數從
大將軍取漢伐吳平定中原以功自拜都督同知賜
還故姓既命鎮守大同兼晉王傅入告興祖罪使從
傅友德伐蜀自臏戰死文州追封東勝侯宣拜神策
衛指揮同知征散毛洞有功其後以軍務之雲南坐
失彩段謫戍金齒卒孫嗣有戰功
桑世傑無爲人火慷慨有大志與廖永安歸太祖和
陽從攻破采石新生沙砦及鰣魚洲鐵長官水砦從
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從擊陳埜先水砦與徐達會北
門敗之生擒埜先與廖永安俞通海以舟師大破蠻

子海牙於采石從攻破陳兆先於方山擒之克金陵
扳鎮江有預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
州從攻寧國長鎗諸軍與通海及樞判趙馘攻克水
陽常州平陞州判行樞密院事與徐達常遇春取馬
馱沙克大浦口攻下江陰太湖宜興與通海永安攻
張士誠江陰石碑海寇其帥欒瑞率僞州判錠等方
整兵待戰世傑躍馬陷陣死之追封永義侯子敬封
徹先伯
胡大海字通甫泗虹人耿再成字德甫泗五河人也
再成從高帝克泗滁濠大海杖策自滁謁帝一見語

合爲前鋒高帝克和渡江恢拓江左二人者皆善疾
力戰丁酉歲宣州降復叛大海與丁德興攻破復之
而與鄧愈自績溪進攻徽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
其萬戶訥於遂安元苗帥楊完者以兵十萬來救大
海前諸軍斬其部將才戊戌歲克嚴大敗遂安守將
洪與李文忠擊敗楊完者攻徽舟師擒其將莊及升
降其苗帥員成蔣英劉震李福李佑之賀仁德與李
文忠取諸暨火九華山鮑萬戶寨遷行樞密院判官
大海說鄧愈曰蘭谿者婺州右臂於嚴爲近公引兵
下之婺我有矣愈從大海言攻下蘭谿進攻婺婺不

下帝乃自往征則以再成爲前鋒大海見帝客王宗
顯帝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帝喜客者吾鄉人使偵
婺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帝曰有之守汝元將果貳
開東門以納師帝守宗顯陞大海僉書行樞密院事
使規取嶶衢處紹興而以王愷爲大海都事民賦軍
需咸屬復使再成爲行樞密院判官領兵西屯縉雲
其明年再成與大海出軍樊嶺攻走處守將石抹宜
孫石抹宜孫復來收其殘卒殺慶元令曾封再成復
擊敗之石抹宜孫死竹口其又明年漢友諒寇龍江
帝命大海擣其信州牽制之大海遣裨將俊往王愷

自衢馳告曰信州漢門戶也漢人傾國入寇守信重兵亡疑王公固命公禱其信州牽制之公大將也不自出軍以屬人郎邠之劒奈吾衢處何大海驚起拜愷因自往戰靈溪敗之帝使大海子德濟守信又明年召大海還爲中書分省叅知政事鎭婺如故歷愷左司郎中大海鎭婺威聲化孚被顛摩疢婺人大寧初苗帥蔣英劉震李福李佑之賀仁德之降也李文忠實受之因以英震屬婺佑之仁德屬處大海置英震麾下甚愛之英震與佑之有異志約日謀爲亂諸苗軍皆不忍曰胡叅政待我素恩李福曰胡公信恩

不殺王將則事不成因置酒八詠樓請大海觀弩方出門上馬蔣英袖鐵椎擊殺大海提大海首馬上併殺其子關住而愷與總管高子玉皆遇害壬寅春二月七日也其日佑之仁德亦殺分省都事炎於處再成聞變政飯客府中從席上提劒上馬迎罵曰仔虜奴何負汝汝反鈍吾劒耶佑之仁德前刺再成墜馬遂與元帥朱文綱知府王道同死之事聞贈大海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配享晉下壹廟再成追封高陽郡公亦廟祀之愷贈奉直大夫飛騎都尉追封當塗縣男炎丹陽縣

男李文忠下杭蔣英獲伏誅高帝使懸大海像市中刺英血以祭也洪武元年大海再成並祭雞籠山愷炎及李夢庚祠既配享太廟並賜謚已與廖永安等並加贈改封再成泗國公大海子德濟及再成子天壁皆爲都指揮有戰功大海長身鐵面兩目熤熤重中夜望若夾燈然既卒諸軍若夢大海坐胡床指揮若夜見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則輙大捷生嘗語人曰大海武人不曉讀書惟是三知以行六軍知不殺人知不火舍知不略婦女再成行軍有節制軍出無犯人畦蔬者其守處也勞來安輯招伏剪渠處以

忘戰王愷當塗人常將軍帳下將擾市愷執扶之將歸泣言常將軍將軍怒召愷誚讓愷曰公王上股肱也而帳下將擾民愷執扶之公宜以爲喜誠不意公之怒也夫民者國本紛爭之時朝向暮背公宜思之炎者孫炎句容人跛而辨詩酒自好盡交當世豪傑劉基章溢皆所辟舉基與言自謂不如也炎守處徒手無兵直以口舌安反側旁郡處之寧也佑之屬卒因炎炎紿卒我且降佑之知炎高持許當無意饋斗酒彘肩與訣炎披帝所賜紫綺裘拔劒割肩大酌狠罵死李夢庚故爲高帝掌軍簿書使守諸暨諸暨將

再興以泄軍懼誅殺之以諸暨降張士誠德濟乃從
李文忠復焉與胡深去諸暨六十里城新城帝悅使
守之洪武初德濟從大將軍西征莊浪失利大將軍
誅他將而歸德濟天子天子曰德濟守信州復諸暨
城新城有前功得蒙赦

趙德勝濠人魁梧多力善運槊馬上年二十八爲元
義兵長每戰操短兵前驅無旌之者西謁元歸德王
忙哥太祖興於滁德勝母在太祖軍中乃棄其妻去
忙哥來歸太祖喜賜是名爲帳前先鋒從取鐵佛岡
攻三汊河破張家寨克全椒收六合與太祖共完花

梁壘矢中股擣烏下和平合取儀夜襲陳也先營授
忠勇校尉軍先鋒從渡江有金陵德勝功多先與徐
達取鎮江下丹陽金壇宣城有分功轉承信校尉軍
先鋒取廣德毘陵復廣德宣城取江陰吳興有分功
擢懷遠大將軍中翼左前元帥攻池州取青陽石埭
無爲潛山與漢戰擒漢將及部卒四百漢友諒下龍
關德勝戍虎口爲前鬬與馮勝征高郵有分功陞後
翼統兵元帥從克九江攻黃梅廣濟克瑞福臨江吉
安諸州還下安慶進克撫從征彭蠡湖取淦漢降將
祝宗康泰叛南昌殺守琛從徐達攻復其城扃夷黔

璟超授行樞密院僉事與都督文正參政鄧愈共守
之從常遇春平羅友仁於池攻破漢殘將八陣指揮
於西山俘獲三千餘人臨江吉撫服復叛皆平之久
之漢空國來爲南昌圍德勝開城門以千人逆戰手
射漢指揮退其兵友諒親圍南昌八旬有五日晝夜
攻擊無不殫也德勝嚮應見奇無不設也漢把我城
德勝戰且城出行城中蹶張宮步門没入腰六寸死
漢亡贈德勝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梁國公而先後死漢者十三人各贈有差爲
忠臣廟於豫章祀之以德勝爲首十三人者右副指

揮使劉齊統軍元帥許圭右翼元帥朱潛戰吉安死
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突圍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
先急戰擣死右副元帥趙國昭燒漢艦追者至投橋
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萬思成死於宗泰
者也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城陷死百戶徐明見誘戰
墮阱被獲不降死千戶張子明代父行間紿漢死千
戶張德山總管夏茂成銳鬪死天下既定肖德勝像
功臣廟配享太廟賜謚武桓八年與廖永忠等並加
贈德勝剛直沉鷙馭下嚴肅軍中一號一令旗幟爲
之改觀以能多捷奏德勝未嘗讀書機智如神闇合

古名將平居篤孝友如脩士子獻指揮同知世襲德
勝弟端亦從軍屢傷身端子麟捕倭有功麟孫輔以
征蠻功封武靖侯
郎曰臣子之功君父所明從渡江之臣多矣獨廖俞
張桑胡耿趙七臣者高帝所首旌以享太廟抑天下
將定竹破席卷易爲力惟夫豪傑坌紛從戈戟矛矢
中求成事蓋論將草昧之初難哉難哉

臣林記 洪武臣二

劉基

晉江何喬遠 譔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曾祖濠祖廷槐父爚濠爲宋翰林掌書毎陰雨積雪登高丘而望其聚突無煙者賑之宋亡林融爲宋舉義元使使簿錄融株連盡其里濠盛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胠其篋私記其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走火失錄濠佯爲使者游說第以所記二百人上基在元年十一舉于鄉十五

成進士授高安丞揭曼碩見之曰此魏徵之流將來濟時器也進賢有老人鄧祥甫者善天文見基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識宏深當爲一代偉人盡送所藏秘書於基基負氣甚豪不可一世士以屈強書生自命在高安以剛廉不合去方谷珍反省憲復辟基爲元帥府都事基請興兵捕斬之而元大臣受谷珍金謫基言錮之紹興基時時往來雲門諸山或爲人擇塋塋用粒粟法亦數數遇異人得其術會山寇起行省復召爲都事基自募義兵勦寇與石抹宜孫守處累授行省郎中大臣錄守江南功基不與遂棄官歸隱

青田山南田山下初基嘗遊杭飲西湖上有祥雲起西北一湖皆光座客盡驚詫相與賦詩以爲祥兆基獨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建康十年後當有王者興我當輔之座客謂基狂漸離席去基獨與其門生沈與京放歌極醉罷基居南田山下讀書作郁離子十八篇其醜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弁髦庶幾藏器以遇眞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明也其九難篇倣七發七啓而爲之而其末歸於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肆禮樂以待王者

之興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箠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笑曰吾正惡方谷珍張士誠剌促狐鼠乃與同轍邪天命有歸姑待之吳公下建康定括蒼基大置酒會親客指乾象曰此天命也豈人力邪客皆亡去基決計趨建康衆疑未決基母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眞主詎萬全哉會總制官孫炎以吳公命來聘遂繇間道詣見陳時務十八策因說吳公曰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間不用尺土一旅憑藉他人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國陳友諒

居其西張士誠居其東友諒包饒九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浙西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揚與明公寇勢而侔威然士誠鼠伏狸候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其君而脅其下下皆乖怨友諒剽悍輕死不難以其國嘗人之鋒然實數戰民疲位乖則不驩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攫獸先猛擒賊先强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吳公聞基言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時諸將多從公滁濠間力戰有功基以儒生綏帶稱軍祭酒陳友諒既殺花雲於太平弑徐壽輝而

奪之揚言東下聲勢大震諸將多恐議降議奔以人人殊基後至瞑目不言吳公目基不言召入內問之曰寡人以國委先生今漢兵旦夕壓境諸將紛紛先生默不言有意乎基曰請賜臣劒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吳公曰寡人願急聞其言而後賜基曰友諒恃太平之勝盛氣東下我師縮朒不稱勢必敗今明公初有建康圖國之始與漢决雌雄在此一舉勝則王敗則虜奈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夫驕易敗也創易懲也敗驕在彼懲創在我臣聞天道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爲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與士怒關至誠以固人心興王之業在此時也且臣問者望二國氣敵衰我旺擒之必矣吳公曰善於是賜基劒令諸將盡拜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竦然是以有龍江之捷公以克敵賞賞基不受公還攻友諒安慶不下基請棄安慶直之江州擣其巢穴友諒出不意喪魄夜遁武昌其丞相胡廷美欲以江西降而有疑意請無散所部屬之他將公難之基自後踢公所坐胡床公悟竟許廷美以得江西既以母喪辭歸處處有李佑之賀仁德之變殺王將耿再成括蒼以東皆動搖基夜入城招諭其渠率傳書內外安撫之詰旦大定基

在處時時語人以吳公當有天下狀處人與其隣近郡縣翕然皆服方國珍通書於基基說之納土國珍從之久之公與漢大戰鄱陽湖公坐胡床督戰基占氣拼公床連呼曰公更舟公更舟公倉皇起改舟則漢礮碎舟皆糜公與漢相持湖中三日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之日剋之友諒果以庚寅中矢死久之諸將奉公爲吳王置太史監以基爲太史令吳王使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蘇州圍三百餘日不下基曰蘇城形如螺取螺者擊首則縮擊尾則出齊門尾也盤門首也擊齊門盤門開矣諸將用其言破之既

獻俘王意欲殺士誠基密言曰元失其鹿天下共逐豪傑之士雲合烏集誰不願帝士誠非有弑王簒君之罪殺之無名且業已稱王一方其志氣不小臣觀其人非爲人用者急則死耳莫若好待之王乃使李善長慰問士誠善長夜過士誠曰王公與足下共起逐兎之秋人各求所獲非有宿怨深讐也足下於元又非有不諱之惡爲世大罪也特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之勢終當一耳王公推心置人待足下固甚厚足下若愛其餘生順天之命異日者亦得剖符裂土世爲休臣士誠堅卧不起出言不遜善長大怒

厲出是時改監爲院基爲太史院使已爲御史中丞仍兼官吳王卽位爲天子置汴梁爲北都車駕行視之使基與善長居守基督察奸惡輦轂肅然官者監工不肅卽亦啓皇太子逮治之中書省都事彬奸事覺基馳奏請誅彬既得旨李善長以省僚欲庇之會天旱請基緩其獄基不從曰除奸彬天必雨竟殺之帝還善長言基專恣左右畏基亦短之帝皆不問會有妻喪告歸其冬手詔召還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蒼懐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卽別里閭捐丘壠應聘而起相從羣雄未定

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處城内變爾多輔焉彭蠡鏖戰砲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旦至暮如是凡四爾時在舟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爾當疾來同盟勳册言非儒造實出朕誠爾遂命駕艮慰朕心既至賚賜甚厚追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授弘文館學士其冬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祿二千石曰吾子房也上賦處州御史大夫章溢請加之宋賦畝五合上曰

青田便畝五合而已令伯温鄉里世世爲美談四年春賜老歸其秋手書付基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畫俘京師我之疆宇不少前王胡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捄之猛然小人但喜寬恣謗罵國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卽今天象屢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眞知今遣刻期往卿問訊使行勿賚茶飯逐之基悉條對而焚其草大要勸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云基還隱南田山中飲酒奕棋而已口不及功守令

訪見皆不得一日令微服爲野人入山求誠意伯誠
意伯方濯足水際而囧從之因引入茅舍攝衣出爲
黍食令令告誠意伯曰不佞青田令也誠意伯驚起
稱民因别去其後令終不得以微服見矣初高帝嘗
與基論相基謂楊憲汪廣洋胡惟庸皆不勝相惟庸
嘶之而既括間有地曰淡洋南界福建元末奸民盗
鹺其間方國珍所繇亂基嘗言上設巡簡司守之而
民作奸如故適盗周廣三反温處吏匿不以聞基令
長子璉徑詣上奏不先白中書省惟庸以前嘶使吏
訐基言淡洋地有王氣基欲得爲墓民不與則請立

巡簡逐民家庶幾動上聽遂飲章以聞高帝奪基祿
基跳而見帝自引責而已殊不辯竟侍帝京師不敢
歸家八年春病惟庸挾醫來中其蠱遂篤帝命傳送
歸臨盡以天文書授璉曰服闋進之吾後世子孫毋
習也且語璉爵當中絶五世而復始基之從帝也帝
使馮勝從基授進止基告勝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
方青雲起即伏兵須有黑雲起者賊伏也日中後黑
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躡之可盡擒衆初莫
信既果然始以爲神遂奉而得勝基赴京師道建德
張士誠正人冠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曰不出三日

賊當走至期登城望曰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
鼓方嚴基趣文忠疾追壘則皆空而留其所掠老弱
嚴鼓而已遂追擒之他日入見帝欲刑囚語基夢以
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刑囚基曰頭上血衆也土傅
之得土得衆之象應不出三日帝停刑待之果有海
寧之捷帝悉付基以使縱之基以先占奇智佐高帝
有天下言奇事者悉歸基亦聞曰帝初嘗中都而城
之基曰臨濠興王之地當避國姓國姓音豕豕不可
圈帝用基言而有意都焉基曰金陵負山之險扼江
之阻江南形勝帝王之都中都雖帝鄉非建都地帝

乃止帝之都金陵也使基相址既定基出帝移其址
數寸明日入驚曰誰改臣址帝曰我也基對曰固當
恐當終遷耳既成帝與基周觀之曰美哉居乎承陽
而納陰永世之業也基對曰美則美矣燕子得入焉
帝曰吾以朱絲網簷鐵網障棋燕安得入哉又一日
帝與基周觀之曰美哉居乎冠山而表江王氣之聚
也基對曰美則美矣雞鳴山猶有王氣帝明日幸雞
鳴厭之帝治方中鍾山孫權之塚當其前基曰臣聞
聖人治天下骴骼澗澤枯槁榮茂孫權人雄也稱王
於吳彈壓江東毋除殘魄爲陛下守門不亦可乎帝

曰烏其後成祖入靖難先即位于雞鳴山乃知基所言燕者燕也雞鳴山王氣者燕王即位也初高帝問基卿幾子對曰臣子二曰璉曰璟帝召見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基曰臣子璉有相才無相器臣子璟過剛不中終不得其死然璉爲江西參政帝常欲相之亦爲胡惟庸黨所脅墮井死遺子廌七歲初基封止其身而已惟庸敗上念基欲使璟嗣璟讓廌帝悅賜之衣服鞍馬居室授閤門使封廌爲誠意伯誥曰昔者元運既衰海内瓜分豪雄鼎峙當是之時士大夫甚衆然亦汎然從人以至輕㓕姓氏所以賢智之

士樹勲奠民必擇人而歸又若非義之從雖死不移噫雖死名彰已朕初與羣雄並驅孰辨眞僞爾祖誠意伯基括蒼之士居勍敵之陲一聞朕命間道兼程星馳來歸陳曆數之有在議戡定之先機其爲人也義氣凛然莫之敢犯所以父子相繼没於奸邪初授伯爵以終其身今特以前爵授爾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爾其敬哉廌四傳孫祿皆幼不爵景泰中授祿翰林五經博士祿孫瑜弘治中始授衛指揮蓋五世云正德九年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侑享高帝廟瑜仍嗣伯璟見別記

即曰世言誠意伯讀書山中山石忽裂伯竄入其中取出陰符經其後多驗用伯死遺令燔屍揚灰皆譏誕不足信及觀世所傳基竊怪某以名世才佐高帝五百年之會不合後多畸略小謀取廣中而已予居京師得與伯九世孫志學游爲余言伯所佐高帝皆廣論大義志學言其家有諸父年九十餘具述如此因稍采而兼存焉伯奇智先占而不免胡丞相之毒何也跡其明哲保身視于房讓矣至文治武畧求古佐命之臣可謂兼焉

李善長

李善長定遠人高帝始下滁善長道傍謁從高帝郭子興館中爲主文掌書記甚見親時帝年二十七善長四十一矣高帝威名日盛子興疑焉悉奪左右任事者置其麾下善長不從高帝從容問善長曰四方戰鬪何時定乎對曰昔秦鹿失馭漢高帝以布衣起而豁達大度知能善任不嗜殺人五稔而興今有元之政與參同虐海内怨咩羣雄蝟奮此亦逐鹿之秋也王公起家與漢同符程義而動天下不足定矣高帝曰善漢高所用張良韓信蕭何三傑者皆人傑也吾有徐達之武或可媲信先生當良何乎對曰留侯

意數絕人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餽餉使三軍之士
數千里不乏不敢後何矣帝既總和陽兵威名益著
子興諸部曲與帝不咸善長嘗爲帝居諸部曲間帝
城和陽使善長守之而出擊元太子禿堅副樞絆住
馬民兵帥陳也先元兵乘帝出猝冦和陽帝趣歸禦
之善長已先擊却元兵久之高帝東渡江有江左命
將四伐皆善長飛輓轉漕給軍食自其以吳公起至
有天下出征省滁幸汴皆留善長居守善長始爲帥
府都事累叅知政事公爲吳王以爲右相國久之定
官儀尚左爲左相國漢吳旣下率羣臣奉表勸進王

帥皇帝位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兼太子少師天下已平凡大典禮
大刑賞大封拜大纂錄及臣民之制百官之服色受
民田數榷設科賦給恤死事者之後皆善長裁定洪
武三年大封功臣高帝曰李善長雖不汗馬貫札從
戎行然朕起草萊提三尺率衆數千居羣雄肘腋閒
未有定期善長來謁轅門傾心恊謀從渡大江東征
西伐日不暇給善長獨守國轉輓給噐仗不乏撫和
軍民無有詠孋比於蕭何諸臣中善長與右丞相達
功最高封善長韓國公叅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居達

上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四年念久勞特許老七年移
江南民十四萬實鳳陽給牛具官監墾荒善長爲大
監留鳳陽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大僕丞以皇
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公主下嫁初
定婚禮婦順甚脩時人榮之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
洋陳寧糺善長自子祺尚主後憑寵自恣陛下病幾
旬不起居祺六日不朝宣前殿不施禮大不敬請付
所司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善長爲人寬博有
噐略中意忌不能平專處僚友多懟在上前凡事不
先發時爲小人覆過或時譴訶不賞罪強爲對上謂

善長衆奸嘗賜勑曰爾太師善長昔當擾攘挈家倉
皇謀生無所朕時帥師滁陽爾迎于道朕待爾服心
用如手足朕無上智于爾爾或小疵朕置不問遂成
命世之英今無謂朕忘乎朕報功之誠神人共知爾
年雖邁精力可爲何至比小吏枉功臣黃昏定擬詭
辭符奏國有定律奏對不實者杖心欺者斬卿欺矣
然大封有誓免爾三死今削祿千四百石爾其聽之
克謹後戒庶有嘉貞頃之復勑曰人臣脩身潔已靜
性存公言行確乎表裏端一然後匡君求善以治生
民未聞符同小吏搆詞飾非惟心欺誑一至事覺意

在捨身受責恃頑强巧面對無知朕若懷猜篤疑爾何生焉前勅釋爾所犯爲爾寘頑復如是告朕憫相從之久姻親之重枉法恕爾爾其懷之先是左丞相胡惟庸故衛誠意伯基基病使醫蠱之久之事泄上問右丞相汪廣洋廣洋爲不知也十二年廣洋誅惟庸懼其明春惟庸子市馳馬馬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即殺輓輅者上怒命償輓輅者命惟庸但以金帛予輓輅家上不許惟庸復懼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臨視宦者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衝蹕抱勒倉皇言猷不能出左右騾而捶奇奇垂斃右臂且折第指

惟庸第不勝指稽指上悟登城覘之衷甲之士伏於惟門於是御史中丞涂節告惟庸及御史大夫陳寧反并其蠱死劉基事以善長弟存義之子佑爲惟庸兄壻辭連善長若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特聚巳前死上宥善長仲亨不問也而誅惟庸寧及存義羣臣言涂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亦併誅餘黨皆連坐始上自誅楊憲後專任胡惟庸爲丞相丞相權至重諸司封事先白後以聞有不便者徑去不奏四方奔競日至丞相門武臣諛佞者多附丞相丞相家饋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功臣惟徐

達劉基最重亦惟二人知惟庸奸無所與西善長以與惟庸姻屬深相結也惟庸定遠入其舊宅井中忽生石笋數尺祖父塚有夜光惟庸益自喜而御史大夫陳寧者茶陵入其始爲小史通經有治才從軍至金陵館軍帥家上命諸將各言事軍帥武人不能言寧代爲書上覽稱善名見擢江南行省椽史累官御史大夫寧知蘇州紿人以趣餉上責其酷其子孟麟亦數諫寧寧怒杖死之上曰寧于子如此何有君父寧聞亦懼西當是時吉安侯擅自陝西乘傳以歸上怒責之責求盗于代平凉侯使撫蘇州不任事酒色

而巳名還責格降軺轅無功亦被譴惟庸因陰謀誘脅二人往來交密二人過惟庸家酒酣屏左右言公等數被譴一旦甚之奈何二人惶懼無所出惟庸因告以巳意且令其收輯軍馬以俟皆從之惟庸因與寧謀邀至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驥取衛士遇寶及亡命進等預爲腹心而復令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悖曰爾何出此言滅族矣存義不敢應去之旬日惟庸復謂存義成事當盡捐淮西地王太師善長驚不許既歎息起曰吾老矣恣爾之所爲存義還告惟庸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内惟庸西南坐善

長東南坐屏左右欵語遥見頷首而已而皆不得聞
惟庸因使指揮賢下海招倭約掠庫兵納倭舟中因
其入貢而以爲援河南人封績者故元臣來歸上官
之不受遣還鄉又不去坐謫戍邊惟庸遣封績書請
因以臣元引兵爲内應蓋上命廷錄㳟節所告親臨
問之而其獄辭如此至上所下詔書第言丞相汪廣
洋御史大夫陳寧淫昏不率坐視廢興以致丞相惟
庸黄緣爲奸枉法惠罪撓政誣賢而已始羣臣之請
誅吉安侯及善長也上謂吾始識善長故吾里中長
者言多合意因爲吾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五　李

吾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掠於
亂兵持升麥藏草間朕見呼之相從有今日此吾微
時腹心股肱以故皆不問於是復命善長爲御史大
夫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前善長
如故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飭下有言
其私鑿邑中水逹淮便舟粟治第從信國公私假衛
士三百信國公怒不與京民向逼惟庸法當徙邊善
長受其贓數奏請給其親上固疑之其夏會有星變
古爲大臣災上大殺都民之怨逆者應之善長爲請
元日就中亦有良民上怒曰善長事朕二十九年陰
陽朕意凡事皆待朕發端念或有過則可歸責於君
父斯可居上公理天道應陰陽者邪善長昔爲胡黨
得曲原乃爲不良民求情而前是永昌侯藍玉敗元
兵于捕魚兒海獲封績善長庇之不奏有告之者至
是下獄訊反狀收績往來私書有善長手跡監察御
史復論劾善長追理胡惟庸事鞫善長家奴謙言惟
庸爲寧國知縣時善長薦爲太常卿惟庸以黄金二
十斤爲壽善長送家奴于忠等四十人於惟庸惟庸
厚與金帛酬善長回回國古劍及白玉酒壺玉刻龍
盤盞玉蟠桃盃仲亨家奴亦告仲亨及延安平凉南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十六　李

雄三侯私事羣臣奏善長等當誅上不許復使讞皆
具伏上名善長流涕而語以開創君臣之際善長出
遂自殺也存義之子佑及四侯皆賜死上命禮葬善
長厚䘏其家爵除善長既死羣臣無敢爲上言者虞
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曰臣聞君親無將臣子誅
意惡莫慘於逆天下所共聲幽明之同糾也雖然臣
聞世有輕重禍亦有輕重禍擇重禍者易輕禍釋重
禍者薄輕禍人心之或然者也竊見太師善長與陛
下一死生畢謀智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
封王男尚公主親戚被綺繡寵莫重焉當元之季異

桂島欒超張奮霍欲如陛下者甚衆然卒陛下得之
天也其始異姓豈得奉頭膞下哉莫不虀粉挫折為
世大悲禍莫重焉夫人之親其子孰與親其兄弟之
子安享萬全之富貴孰與傥倖萬一者之富貴不格
明甚雖至病狂必不易也善長於惟庸兄弟之子之
親耳於陛下子之親也卽謂善長有病狂心欲自為
臣猶未敢深理今謂其佐惟庸者萬一成事不過勳
臣第一耳矣生公死王耳矣尚主納妃耳矣富貴亡
增加傥幸焉是重福之所無擇而重禍之所必至者
也善長年四十一從陛下四方之事今七十餘挺解

摧頹鼓舞倦矣其子又託禁掖骨肉之親夫為此者
非其血氣槁暴橫動於中則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
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兩者無一焉
平居晏然忽起此端此臣所以為善長疑者也若謂
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應之豈天心與王憲哉
善長已不幸失刑臣猶懇惻為陛下明者願陛下作
戒於將來也其時大理少卿陳輝亦上疏如國用言
上皆不之罪
郎曰蕭何雖買田宅自汚而不治垣産曰後世賢師
吾儉彼亦有以自高於人主善長當日月之下雖破

紘栩愛猶慮不足以承之也況有所猜比而責惠於
夫人進言雖忠服刑雖不乗欲錄以免難矣

吳良吳禎合傳　耿炳文

吳良定遠人與其弟禎俱以勇略聞太祖起滁豪良
兄弟以里中兒從行間常先驅多功軍中有祕機良
能沒水遉伺而禎異服為間諜良既從常遇春破江
陰太祖使為分院判官以五千兵戍之尋陞指揮使
江陰與吳士誠接境良以五千兩敗其衆數萬因以
扼吳佐不敢泝大江與漢人結連合從而高帝得壹
意戰荊楚間良戍江陰十年晝則披甲乘障夜則枕

戈警備內外姦人不得出入暇延章縫論書史絃誦
相聞自持淡食若無所嗜好太祖名勞之曰吳院判
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車馬珠玉不足旌能儒臣
宋濂等其歌詩美之既追吳巫子門過江陰勞軍周
巡壁壘歎曰卿非昔日吳起乎吳平加昭勇大將軍
蘇州衛指揮使鎮吳良在吳一如治江陰時矣洪武
二年置全州守禦千戶所命領精銳往守之三年進
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其年封江陰侯五年以
為征南將軍擊廣西右江諸蠻盡平其地進靖辰靖
諸州五溪蠻入銅鼓破五開收渾溪踏騰浪附篤基

趨溧洞開太平服地青戚隆從通洪州殲情洞崖山之衆於銅關鐵寨古州八萬之蠻皆懼而降渠陽之民相與刻石紀功良女爲齊王妃齊王封青州使良建宮留青二年卒追封江國公謚襄烈賜塋鍾山陰命詞臣撰文勒碑禎以天興右翼副元帥從良戍江陰與俞通海擒士誠水將定於石碑從高帝追吳巫子門從大將軍克吳姑蘇元年爲征南副將軍與御史大夫和討方國珍於明州入曹娥抵車廏戰盤嶼降之復與御史大夫航海入閩克陳友定西南水部三門其明年與御史大夫擒友定盡平閩歸次昌國

勦海寇葉陳二姓於蘭秀山久之復以靖海侯督餉定遼完城練卒盡收遼海未附地復以統兵都督僉事領江陰四衛舟師捕倭至琉球大洋獲其人船詔復往浙東籍故方國珍所部三郡兵三郡亡賴入藝引平民富家臨海知縣王士弘上書言狀罷名還禎先良卒追封海國公謚襄毅初高帝爲中山王造第表其里曰大功良兄弟醉而暮過之閽從者曰第君稱大功曰無如魏國公所以賜也良曰我等與魏國公皆從陛下左右捍以有天下陛下獨表達里大功誰無功乎上罵笑曰姑徐徐於是爲良禎人建宅一區於江陰宅甚壯良子高建文中以總兵守遼東數以遼東兵攻永平成祖使人間高建文君疑之削高爵既即位復之使守大同八年上北征班師高稱疾不朝縱家人給驛私役有司車牛擅以守邊官隨行坐免爲民洪熙初尚以前罪謫戍海南

耿炳文濠人與其父君用歸高帝帝見質孫德崖軍炳文左右甚至從渡江援禾石取金陵皆父子相從領軍張士誠宜與之戰君用騰柵前死炳文代父將下桐川取長興戰敗士誠將西門遂克之高帝名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

元帥守之炳文擊却士誠將原明上新橋與左都元帥劉成擊却士誠將珍城西門久之改永興翼元帥府爲永興衛親軍指揮使司以炳文爲指揮使復與費聚擊却張士信兵獲其將興祖炳文以都指揮守長興孤城血戰者十年當是時也北有吳良守江陰當江之門南有炳文守長興扼吳之關士誠所以不得北窺而徬徨轉戰於其東西境久之從徐將軍達取湖破蘇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大將軍征中原克沂益諸州郡以鎮國上將軍從克汴河南大同懷慶澤潞平陽太原復以其軍從大將軍征陝西元將張思

齊李思道夾武功東川而陣炳文乘隙銜進一日數
挑戰身不解甲薦食者數月思齊奔鳳翔思道奔涇
陽而大將軍因得入陝炳文從中取割涑葆供億西
入軍洪武三年封長興侯與大將軍大破故元平章
乃兒不花於北黃河討平曲靖金晏諸聲於雲南與
定遠侯弼北征哈剌哈獲故元餘孽及其妃后於捕
魚兒海殲妖盜於兩當以征而將軍勳平蜀寇獻俘
三千餘建文元年以征虜大將軍距靖難兵於眞定
跡難後刑部尚書賜左都御史瑛劾炳文衣服器皿
僭飾龍鳳玉帶用丹䩓炳文懼罪暴卒子璿尚懿文

太子女獻後軍都督僉事瑄散騎舍人瓘尚寶卿先
後獲罪炳瓘獻名見於別記炳文有伯父君美從克
滁和炳文與費聚擊却士信兵君美子瑞力戰中矢
死從弟忠亦有戰功爲參將
郎曰高帝始取天下慮吳漢相結使吳良守江陰耿
炳文守長興先以剪漢羽翼漢斃然後併力向吳亦
惟二臣稱任使當時論者謂二人善守之日吳已亡
矣逆黨蕭清榜示勳臣儷於徐鄧可謂[illegible]在上心者
乎

廖永忠　楊璟

廖永忠永安弟也從其父旺及永安諸兄以巢湖水
軍來歸高帝曰此黃口兒亦欲圖功乎對曰得事明
王効尺寸無論少壯矣高帝悅歸永安水將以永忠
副之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擒陳也先破蠻子海
牙及也先子兆先乘勝定建康克鎭江宣城討江陰
海寇功與其父兄埒久之永安與吳戰敗吳人羈之
高帝以永忠爲樞密僉院領永安兵漢友諒入寇龍
江永忠與張德勝乘勝追及於采石大呼奮擊之復
太平從同知樞密院事從征安慶與僉通海輩擊蓬
水寨破之長驅至江州漢將守江州甚嚴永忠度其

城勢架橋舟後及舟而行名曰天橋至其城下與女
牆齊接而登克之復與趙德勝攻下瑞臨吉安諸郡
從征漢戰鄱陽拚身當軍出高帝舟於圍以葦荻七
艘火漢漢友諒竟中矢死從征降友諒子理武昌從
湖廣行中書省左丞賜之鏤金之額使懸于門而予
之曰其鏤文曰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從徐達常遇春
征吳淮東禦吳范蔡港盡平淮東諸縣還與徐達常
遇春克吳從榮祿大夫中書省平章加征南副將軍
帥師出海道與征南將軍湯和會降方國珍海上高
帝卽位徙兼同知詹事院事與湯和引兵轉下福州

原缺第二三葉

略定閩中諸郡降元參政文殊海牙於延平執其平章友定復以征南將軍與副將軍朱亮祖從海道進取廣東西諭降元右丞何眞於東莞吉安侯陸仲亨旣略定英德淸遠曲江連州肇慶諸縣行至廣與永忠會遂降元廣州將盧左丞等盡有其地斬僞參政邵宗愚捕誅諸豪逭副將軍朱亮祖馳諭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進兵廣西次梧降元達魯花赤拜住行省平章者林與副將軍追元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於鬱林死之潯貴諸州皆降乃使副將軍出鬱林與楊璟合圍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降

平章咬住參政那海於南寧復使指揮耿天璧擊敗平章阿思蘭於象州二廣悉平班師還京高帝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入見撫慰懽甚還命皇太子送歸第洪武二年也其明年大封功臣而永忠使所善儒生揣上意以此不得公封德慶侯其年以將軍副征西將軍和與潁川侯同伐蜀引兵至瞿塘盪舟踰關放之上流大破蜀師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蜀明昇出降天子曰廖將軍破瞿塘下重慶降明昇功不在潁川侯下加賜鎏金而旌之平蜀之文永忠號令嚴明所至威惠洪武八年坐僭侈失人臣禮下獄

死子權嗣權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湯州從潁川侯征雲南皆有功權子鏞銘鉞鏞銘名見於別記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乃喜武以軍萬戶從定金陵以軍總管從克鎭江狥下金壇常州江陰以帳前副都指揮使從高帝親征婺以行樞密院判從擊漢屢敗之以湖廣參政從徐達攻故漢將珏於荆州鎭之討湖廣諸洞蠻降慈利土酋垕進降故漢將義亨於澧以湖廣行中書省平章爲征南將軍偕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楚中兵取廣西進擊永與元守將祖勝戰擊敗其援將全州守思蘭進與祖勝戰南門獲

其將鑑圍其城與鎭撫呂琛指揮袁子明擊敗其援兵湘水獲其萬戶武等千二百三十九人進取寶慶使千戶王庭擊敗元將於茱萸灘轉攻全州全守思蘭遁皆下之盡降道寧藍山桂陽常寧武岡諸州縣其年永守將祖勝食盡自鴆死下永耒陽諸州進攻靖江屯師北關征南副將軍朱亮祖以蒼梧之師會於東門象鼻山决其濠水築堤壘城克其北門元平將棠射書約降縋城出見璟與之白頭百餘異軍夜入其賊執其將也兒吉尼下令禁剽掠殺傷遣兵攻[illegible]一州以偏將軍從大將軍徐達征潞與元將

亂兒戰韓店敗績從大將軍征太原克之與左丞周
鐵定唐州之亂以平南陽入蜀招諭夏明昇還復定
慈利土酋垕之叛及綏寧亂民天祐衆然久乃克之
以營陽侯入蜀與夏戰瞿塘不利陷軍五千竟克保
寧以副將軍定辰州一十八洞九溪九渡蠻上數以
綺瞿塘若久不克覃垕寨詰責璟久之璟死追封芮
國公諡武信竟追論逆黨除
郎日上有天下開中原則大將軍諸人南方唯閩中
二廣下閩雖胡美湯和李文忠沐英先從之其功
分且皆傳檄而定若二廣底平廖楊矣

郭英

郭英臨淮人父山甫高帝微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饌
酒酣備陳天表之殊他日當大貴大貴毋相忘上去
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殆非執耒者若皆可隸往
乃知豨此人謹事之因以子女入侍英兄名子興以
與滁陽王同名但名興其始起事滁陽王從高帝渡
江圍常州晝夜冒矢石衣甲生蟣蝨克溪及吳往往
裹創戰從大將軍取中原守於潼關與指揮于光乘
勝擊破元人來攻潼關兵追奔數十里元人不敢一
迹南徙封鞏昌侯卒追封陜國公賜諡宣武英長七
尺精騎射年十八從高帝起以謹重見親每直宿帳
下從渡江征無錫傷右脇攻破常熟傷左足攻安慶
傷左臂攻高郵弩傷右膝屢立功上呼爲郭四從戰
鄱陽身負金瘡敢濟禁江燒其船友諒中矢死或言
英功英辭讓從征武昌戰保安門傷手足漢將陳同
僉馳入高帝軍高帝呼郭四英躍馬立鎗賊高帝衣
吳赤戰袍曰吾尉遲恭也從開中原以精騎三千破
元通州從常將軍取太原請夜劫王保保軍潛以十
餘騎入營常將軍引兵繼其後大克之兩與元偽王
戰俘獲甚多斬傷而足累官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

使使鎮河南上以英女弟掖庭故至英第餞之賜白
金二十罌廄馬二十二疋英至綏輯流亡遠邇來歸
日以千計期年戶口完增河南大治居五年移鎮北
平士女遮馬數十里有泣下者既去生祠英英至北
平元左丞允中等開英誠德來降者九千餘人上勞
與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居五年召
還陞前軍都督府僉事是爲洪武十三年其明年從
穎川侯征雲南領兵五萬與都督陳桓趨烏撒道多
隘諸軍欲深入英曰攻遠必自近遂先攻赤水河路
時久雨河漲英令軍中砍木爲筏出不意宵濟生擒

烏撒并阿容諸蠻進剋曲靖越州關索嶺明年以騎兵五千攻江川椅子寨火之進降大理金齒克廣南興西平侯攻安寧富民一日夜破靖州七寨傷左股取仁德姚安援楚雄明年與潁川侯平蒙化鄧川諸州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平論功封武定侯二十年與大將軍馮勝討納哈出既旋師王保保弟詹同脫因來追英連戰數十合傷左脇箭中右脇佯呼虜傷甲竟却之其冬為征虜右副將軍從征虜將軍藍玉討殘胡沙漠明年至捕魚兒海邏

騎偵虜營不遠英令諸軍小憩飲馬啣枚卷甲倍道馳至虜王率十餘騎潰圍遁手刃其將蠻子太尉獲其金寶珍玩圖書馬四萬餘匹降其將五萬餘深入生擒虜將咬咬司徒及曩宗太尉輿古達兒古不達剌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匹牛羊輜重無筭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綵幣四十匹明年春與諸將同加賜賚遣歸鄉又明年獨召還賜坐懽語命統禁兵京軍御史承祖劾英養家奴百五十餘人擅殺男女五人不問也二十四年虜酋阿劄失里寇邊英充總兵討之橐顏山俘其人口五百餘馬千餘匹

逐至鴉寒山三十年為征西將軍生擒川陝賊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於沔後河英兄弟爵通侯有功其女弟侍宮封皇寧妃一門貴盛而獨其弟德成為驍騎舍人用耽酒自放上徙德成都督力辭上變色曰以舍人二兄一女弟故故提舍人等埒之舍人辭何說也德成免冠泣拜曰臣非草木不知上恩顧臣性嬾慢耽酒不識緩急付臣事不理上殺我也人生不過畜錢刀食酹肉隨意便了爾上曰善人皆如此可以措吾刑立賜黃封百罌金綵稱之益厚遇德成德成嘗賜宴後死醉免冠謝見禿顛上笑曰酒狂顛毛

乃可數德成曰臣猶嫌其多欲盡削之明日醉解大驚削顛披緇上笑曰舍人若佯邪乃實為之德成見其家二侯征鎮四方奏俘獻捷輒笑曰虛名亦可聽艱苦亦可受曾如我飲中樂不英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擒斬俘獲一十七萬最為人孝友仁恕恭儉誠實母卒廬墓哭泣不絕行師有紀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其北征虜夜遇大風雪悉罷遣帳前環軍所攻克州郡戒殺禁掠封府庫收簿籍無一錢尺帛之私家居簡靜不治垣產大文地理百家莫不通貫以儉素書史教訓子孫事高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眷

愛雖隆自處下謙金鎗渿體橫直若刻畫每陰雨痛楚被命出征即日啓行英毅之氣瀕老不衰上睨節功臣已盡獨英與長興侯備任使永樂元年年六十九卒遣官祭賻有加追封營國公謚武襄丈夫子十二人鎭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女九人二爲遼郢二王妃孫男二十八人孫女十六人一爲仁宗貴妃餘多有勳蔭貴配富貴壽考終始吉今人以比郭子儀云靖難後高帝功臣之世僅有存者武定侯與魏國西平三家而已世宗中英五世孫勛嗣侯見寵勛見世宗方更定郊廟禮儀上言臣始祖英與徐達諸臣

開國之功同能比烈達諸臣物故會當廟建之初臣祖英卒永樂歲獨不得與功非優劣以先後死也乞躋享太廟如達諸臣下廷臣議皆言不可戶部侍郎唐胄上疏曰臣惟皇祖開基二年正月乙巳始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月丙寅廟成列祀二十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虛位臣謹按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壺蔣子文等廟所謂塑像者也其見在諸臣如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所謂虛位者也是諸臣

之功蓋皇祖論祀之日已合生死之臣先定之矣至於太廟從祀古者所謂爾祖從享祭於大烝其典尤隆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太廟配享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已死七人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已躋在列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此皆皇祖親定以協大烝英所得侯平雲南也而非開國英侯之日太廟定祀十有六年矣此時且不得祀功臣之廟况敢望配享哉夫前代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於其身漢明帝於

其父皆親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眞鱗翼攀附之勞秦爭於平居而山海倒排之機又獨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皆不負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興則有出牝牡驪黃之外是以西漢元功十八東漢雲臺三十有二唐凌烟二十有四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我皇祖享祀之定寓褒旌於血食比之前代尤重且毖故其品題爲尤精如六王元勳太廟功臣兩聯上俎俞通海以下六人與於配享皆取死事而茅成亦當時死事之臣乃惟與廟祀而已相從開國凡五百九十三臣十二臣配享而外與

於功臣之廟者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
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而已而桑世傑者
雖在配享又不得與於功臣之廟蓋其有無差次之
間可以神會而非口舌能言筆墨可盡者位列先後
今尚不可輕移有無額數況得而增損乎若勛所引
祖訓首章得與於三公二侯五家之列其時以掖庭
奉車之貴肺腑之託專言議親不關廟祀也伏惟陛
下寢英配享之議庶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
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百
世安食於其家廟不致悔恨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

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而禮樂崇隆統一聖明之世
矣世宗不聽竟進英侑享勛別有記
郎曰武定侯侑享雖用勛故跡其當時所得畢世全
功名可以知之矣異哉驍騎舍人誕焉自放於嚴王
也唐胄之疏吾以比祝子魚之欲長衛焉

晉江何喬遠譔

臣林記 洪武臣三

馮勝　傅友德　藍玉

馮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馮異之後也其先自固始徙定遠與其兄國用並好儒書尤嗜孫吳國用風儀峻整器度恢豁勝偉貌長軀勇悍多智元亂鄉人寨于里推國用部寨太祖過妙山勝與國用儒服入謁歸太祖所部太祖曰生委蛇若是儒耶有何奇可白乃公國用對曰臣聞之有德昌有勢強金陵龍蟠虎

踞帝王之都渡江而東先爭居之足下可以強然後觀天下之勢按次掃除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拯水火足下可以昌太祖悅曰吾心也國用在太祖左右忠謹無與比繇是兄弟俱備宿衛既從渡江取太平元將陳也先與中丞蠻子海牙連兵入寇太祖擒也先釋之與之盟歃而唾國用曰唾歃必爽使攻臺城果叛為溧陽人所誅其子兆先復與海牙合國用從擒兆先又釋之太祖夜召兆先之壯士五百人擐寢帳前使國用執寢戈肩之從入金陵國用先登敗元蔣山太祖有江左勝與國用皆有戰功並為大元

帥而國用尤用忠謹見親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嘗李善長亟久之從征紹興卒太祖哭之慟賜塋江寧贈郢國公以子誠幼使勝嗣兄職勝以庚子歲與常遇春伏騎石灰山邀擊漢戰龍江兵辛丑從征漢至安慶太祖陳疑兵於陸勝從水擣其舟師入江州陞親軍都護癸卯從克呂珍安豐陞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從降漢理武昌乙巳與大將軍達出淮東攻吳高郵吳將詐開門降勝不逆兵入幾盡吳將下縣關閉而殺之郤中太祖召勝歸決之大杖復令徒步之高郵不予騎勝至則號召其卒四門齊登一鼓破

之還與大將軍圍吳吳元年以平吳功遷大都督府右都督其冬與大將軍北伐元克沂益兗濟太祖即皇帝位進秩太子右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與大將軍會取汴梁河南二郡是時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守於潼關勝拔潼關先登謂大將軍曰謹備三秦門戶也大將軍擇都督郭興守之勝遂取[illegible]州其時車駕幸汴趣入謁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illegible]其冬從大將軍征山西與湯和入懷慶獲將士八百餘人引兵至太行山破碗子關進取澤潞至于猗氏轉克平陽及絳獲元將士五百餘人二年授征西

將軍大將軍引師還河中勝與副將軍遇春先渡河趨陝至鳳翔李思齊奔臨洮又趨之降其全部從大將軍征元將張良臣於慶陽擴廓帖木兒使其將札兒攻原為良臣援勝移軍扼原與徐禮去慶陽三十里軍驛馬關東還引兵與大將軍克之轉下河州諸縣前是上諭大將軍慶陽下則征西將軍權鎮之而大將軍等先還是冬大將軍還還之五十餘日勝亦至上賞勝不能當大將軍半而責之曰不如諭何也俄復為右都督三年以右副將軍與大將軍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至冬凱還論功封宋國公叅軍國事

食祿三千石賜誥命鐵券其文曰朕聞歷代創業之君必有親同骨肉痛若肢體之將周旋左右出入警防得保命施化以有天下朕渡江以來爾兄國用實典親軍導從有方動合古道因疾長逝朕追封郢國公憫其子幼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戰陣則建爪牙之功過敵龍江帥奇大剉副將中原北伐屢捷天下已定朕無以報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前代哲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爾忠誠夙夜爵祿之崇皆繇爾勞尚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于永世仍賜文綺及帛八十疋四年守鎮陝西使緒塞五年詔為征虜大將軍與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出沙漠勝與副將軍傅友德西行取甘及肅進至亦集乃降其守將次別力篤山與元岐王朶兒只班遇走之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敗其衆瓜沙洲獲馬騾牛羊二萬是役也大將軍兵不利左副將軍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槖駞馬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復改河南上冊勝女為周王橚

妃勝妻卒為治喪賜璽書慰藉加餐使歸議塋塋畢復鎮為周王作宮十三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寇邊明年大將軍討之上命勝佩征虜將軍印息民訓士佐徵發須之天象有警勅諭勝曰今天示象占在大梁爾所封地當蚤夜謹畏王宮成王城內外當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加訓練名圍子手在爾左右王府馬毋令牧遠地兩軍守一馬軍皆須精銳但有異聞即乘馬至復勑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宜撫安之令秦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至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守城都指揮出迎則

宋國公守城指揮軍匕迎以三之一餘悉令城守時北方初定而上之嚴愼如此居四年遷名勞羊酒是時元遺孽故將多殄滅歸順獨元木華黎裔孫納哈出者初爲元萬戶守太平太祖下太平時獲之以元世臣子孫故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太祖歸焉元亡納哈出不從虜主胡中擁大衆金山三分其部曰榆林曰養鵞莊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數數冦遼左爲邊患十九年上命勝置衛大寧諸邊扼控之其明年春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友德永昌侯玉爲左右副將軍率叅將南雄侯庸等乘以步

騎二十萬鄭國公茂曹國公景隆中國公鏞子侯等皆從軍上故有所獲虜乃剌吾者納哈出部將使奉璽書而遣之曰是人善戰令送歸爾益爾戰矣勝至通大雪遣永昌侯乘雪以輕騎掩擊其慶州虜殺其平章朶來擒其子不蘭奚而自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城踰兩月留五萬人守之以全師壓納哈出金山遣人送乃剌吾納哈出所納哈出驚曰吾謂汝死矣乃得復相見因遣其左丞獻馬勝軍是時勝已踰金山降其將慶國公觀童於女直苦屯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一禿河納哈出

計無所出乃剌吾勸納哈出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復遣使至勝營陽納欵以覘勢勝遂遣永昌侯玉往受之耀之以大軍納哈出彈指曰天不使我有此衆矣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飲納哈出酒甚懽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納哈出先飲既飲復酌酬玉玉解衣覆之曰衣我衣乃飲酒納哈出讓弗衣玉亦弗飲者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有裨將在茂傍解胡語告茂曰是且脫去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砍傷納哈出臂不能騎與都督耿忠擁納哈出見勝納哈出所部妻

子將士在松花河北凡九十餘萬聞之皆潰散其餘衆四萬餘騎欲來追勝遣觀童往諭盡降之并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騙輜重亘百餘里勝奏捷京師并言茂驚潰虜衆狀遂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南行使都督濮英將三千騎爲殿虜所驚潰餘衆伏而待大軍過邀擊之英馬踣見獲乘閒自剖腹死而勝還次亦迷河更獲遺棄車輛四萬五千馬數千匹傷痍老弱二萬四千餘上聞大悅使使奬諭所以遜勞納哈出白玉黃金帶金若幣及其部曲冠帶鈔幣甚多褫鄭國公茂京師而賜勝

勑曰捷至喜動神人朝野懽慶漢胡相攻至元末巳
天訖元終朕命中山開平二王攘之塞外二王既往
餘虜常不寧邊今命爾屯聚大寧審勢進討有征無
戰非爾等忠格服人天何若此易胡虜生計牧畜是
賴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可不慎歟前二
王所偃兵華夏功昭後世縣其號令嚴明諸軍不苟
取於降人爾等追厥前蹤豈不偉哉勝軍中卒有盜
胡馬者戮其首懸隊官之頸以行然亦自掠虜良馬
使閹行酒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强娶
其女上聞復勑曰古之名將唯思宣君之德爲國効

忠故能摧堅撫順所向無敵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
武王屢出雄師平定華夏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
之事沙漠未靖命爾率師且征且伐遇金山北虜雖
進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爲綏討右副將軍玉事雖
輕舉然破彼深謀幸而成功何期大將軍不能撫輯
既降乃播惡胡中竊取虜騎娶虜有喪女使人忘哀
失倫部降胡而南不慎護之陷没濮英人馬三千論
法無赦朕功將軍往來之人言將軍尚多朕不欲盡
言以報將軍將軍當改行推誠使降者懽心未者慕
化巳復勑曰朕昔命將出師正副無過二人則中山

開平二王既往輒見增人爲副而皆有愧前者列侯
叅將不名爵爲重乃奪人乘馬嗚呼虜人來歸如流
趨下奪馬而窺其財是隄流而決之也當即歸馬其
人毋播醜虜中二王既往朕惟爾等今若此繼自今
洗心去貪勿孤朕望常茂之從勝軍也勝以子壻故
畀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焉及降納哈出而
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咎茂而奏之茂至具言故上
曰是亦勝有罪焉收其總兵印召之還使永昌侯代
之勝送至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馬
二百九十餘匹金銀銅印百金銀虎符牌面百二十

五王九國公郡王四太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
平章十三左丞右丞三十一叅知政院三十二各院
副使同知副樞八十一僉院院判二百八十院副使
五宣慰使副使僉事百八十九萬戶千戶路府州總
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書叅議二承旨學士十
文學司馬七大卿司卿少卿十八衛帥府僉事三郎
中員外十五王府六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
二十六廉訪司使副鹽運司使副六衛帥司使一治
書安撫司農各一太少監理問斷事部郎中主事兵
馬指揮府衛鎮撫崇福司使副經歷都事太醫院及

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校千四百餘人皆元遺臣
納哈出至上封爲海西侯子孫世襲賞賚甚厚以安
其心其官屬皆與食祿散處之黔滇閩廣中而升乃
剌吾爲千戶賜金帛竟安置茂龍州勝罷就第奉朝
請而諸將士賞亦不行二十一年使領諸胡兵從潁
國公征雲南胡兵中道叛自是勝雖有任使屯守練
士而已出塞捕虜皆以命晉燕諸王矣二十二年賜
公侯還鄉予緡鏹造第賚金帛追封其三代明年春
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嘗總兵者
八人勝居第三又二年加太子少師勝子諒與家奴

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上論勝家奴如律特免
諒死已使鎮西鄙其僮僕不得從容衣食勝家居僮
僕倚勝橫攔稅輜重乘載勝穫稻打場瘞餽場下磔
磟碡其上取其有鞺鞳聲出入騎善馬邑有樊父名
爲瘳國用妻家也勝一日爲酒名樊父戚陳其金銀
器盌與樊父戲而令瘳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
乃還勝怒走訟太祖勝訟樊父樊父亦訟勝具言其
居家所爲若曰場下瘞兵器太祖予勝酒曰我不問
勝歸遂兇諸子皆不得封而獨國用子誠積功雲南
累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勝死在洪武二十八年春

去傳友德死之兩月而開邊之猛將盡矣
傳友德其先宿人後徙碭初從青衣李喜之喜之敗
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歸漢爲別將亦忽忽無所展
高帝攻漢江州友德以其下謁高帝小孤鄱陽之戰
友德身被數創殺數百人從征武昌奪高冠山先登
鏃出腦及脇從徐達取夷陵降漢將以德進克衡走
漢將祖勝從常遇春下襄陽攻安陸被九創與元年
守徐州元將李貳來寇駐兵陵子村友德堅壁俟貳
出掠舟擊之呂梁之岸手刺貳將乙貳敗去友德曰
必再來趣還城開門陳兵令士皆臥鎗待曰鼓即起

貳果益兵至友德鳴鼓起士生致貳俘建康高帝悅
鼓吹送還第翌日命中書參政李飲冰楊希聖携音
聲伎人一部就第飲飲冰等醉而驟與伎人戲高帝
怒皆黥之不責友德也遂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其
冬從大將軍達北征中原高帝以與右丞顯並稱勇
畧冠軍友德從大將軍下青州與元將也速遇佯敗
走也速追之大將軍因得進斬也速軍洪武元年大
將軍克河南友德取福昌山凌青仙人神頂三寨遂
與大將軍入燕取元東渡河與薛顯取衛輝與顧時
克臨清德及通進入燕與薛顯偵邏古北諸口拾元

遣卒克能華寨守盧溝畧大同獲故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遂與常遇春下保定中山徇眞定從大將軍與薛顯轉攻山西畧平定州擣太原以兇士五十騎擊郝擴廓帖木兒夜劫之追至土門關復與薛顯敗元將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與常遇春逐竹貞兵於大同敗元將脫列伯於宣德府從取陝西攻張思道於鹿臺下鞏臨洮張良臣降復叛友德自臨洮會大將軍絕其東道還與大將軍克之復會大將軍與薛顯追敗王保保於原州六盤山還從大將軍破保保定西乘勝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奪畧陽擒夏將

琳入沔還軍西安夏將友仁寇漢中友德夜襲木槽關登山𨍏嶮驚遁友仁軍復與大將軍偵探極西北還封穎川侯洪武三年也其冬拜征虜前將軍與征西將軍和德慶侯永忠濟寧侯時入蜀伐夏友德與濟寧侯率河南陝西步騎自秦隴以趨成都則馳入陝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克階及文諭降青州果陽造戰艦百餘渡漢戰破夏將大亨漢城下擊其援將壽拔其城進擊古城大敗之降夏將思忠進圍成都身中矢夏人皆降徇崇慶斬夏知州善清轉克保寧執夏將友仁悉平蜀得夏人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人馬騾萬三千八百餘匹天子曰平蜀功傅一廖次旌之文手之金征西將軍不與賞焉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以驍騎五千出金蘭趨西凉破元失剌罕兵敗元朵兒只巴於永昌與征西將軍及左副將軍德拔甘及肅手射死元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等及守將卜顏帖木兒追破元岐王於瓜沙州是時師出三道友德獨全勝六年大軍出鴈門友德爲前鋒虜闊友德名

絕塞遁留鎮北平九年命副中山侯和備伯顏帖木兒於延安以伏兵大破伯顏帖木兒縛之以降命巡行川蜀永寧播諸州修治城郭關梁降下金筑酋定中坪乾溪諸酋長還獻馬五百上別賜選騎十五十四年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討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出塞大破虜北黃河選輕騎夜襲灰山獲其部落人畜甚衆其秋拜征南將軍與藍玉沐英統兵二十西萬有奇往征雲南既受命疾馳至湖廣遣別將郭英陳桓胡海等帥兵五萬趨烏撒而自與藍玉沐英率大軍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皆下之進取曲

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
十餘萬拒戰友德用沐英計兼道蒙霧潛渡白石江
下流出其後而畢濟於上流之江生擒達里麻曲靖
西乃分遣玉英趨雲南自率衆數萬循格孤山而南
擣烏撒以與郭英陳桓胡海會元右丞實卜聞之皆
遁去頃復合友德故止戰以觀士士無不思死友德
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遁而合必不一心併
力與戰破之必矣間者吾故以觀汝曹汝曹果可用
也遂大破實卜軍拔烏撒城之得七里關以通畢節
進克可渡河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進至大

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宋故事降印頒曆願脩
職貢永爲藩服友德怒拷其使曰速來降明再上書
曰善闡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習戰僅置益
州元祖親征秖分梁王自古平天下易平雲南難且
用兵之道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
亦有其備追乎食盡畜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將軍
悔晚矣友德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之分兵取鶴慶
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車里摩歩和泥平緬悉降把
匝剌瓦爾密入山自縊死俘其眷屬及威順王子伯
於京師凡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會沐
英進擊而使指揮顏成擊破西堡蠻賊斬烏撒蠻首
級三萬餘與沐英引兵東攻諸蠻之未附者掾其渠
匿悉殺之又降酋長靄翠宋欽悉平其地十六年元
酋顏篤先不華據鄧州復叛友德自七里關回軍大
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十七年
凱還制曰稽古崇庸開疆者賞重朕臣傅友德從大
將軍累戰有功已封侯爵乃者領大軍越崇山西取
巴蜀又西取雲南轉戰二年悉平其地特進封頴國
公子孫世襲其時他諸將皆封侯食祿有差友德獨
用首功加賜三千石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

子忠十八年與宋國公勝備邊北平十九年與長興
侯炳文再征雲貴諸蠻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
征虜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降之統番漢大軍討韃
靼官軍之叛於廣西復以征南將軍與沐英陳桓討
東川諸蠻擊郄叛酋阿資於普安蠻衆緣壁扳崖隊
死者不可勝數已郎越州擊敗阿資降之還命與諸
將駐軍湖廣諸要地休士且以壓服諸西南夷之叛
服不常者二十三年援信國公例還鄉賜黃白金鈔
幣甚厚給衛兵百二十人尋以征虜前將軍率副將
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

北口擒乃兒不花於進都山還駐開平引兵西征寧夏其明年復使練士陝西是年還朝冊其女爲晉王妃友德請懷遠地爲田圃加古買田宅自汙上乃不喜曰爾獨不聞公儀休又二年與宋國公屯戍練士於太原北平已召還賜第鳳陽不復出塞捕虜矣二十五年兼太子太師藍玉誅友德以功多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且夕盡我輩我輩當合從連衡太祖聞之會冬宴從者徹饌徹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且曰召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太祖語曰携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

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七首袖中曰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屬於遼東雲南地而王弼亦自盡嘉靖元年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潁國公友德宣德侯朝與汝南侯思祖皆雲南開疆之臣請立祠致祭賜額曰報功友德後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良弼

藍玉者定遠人常遇春婦弟也長身赬面數從遇春突圍陷陣所向有功遇春數推於高帝帝亦用遇春故寵異之從管軍鎮撫積功至都督僉事從西平侯討西番擒其酋癭嗉子幽斬以千計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與西平侯下大理虜其帥段明分兵取鶴慶略麗江薄金齒車里平緬地方萬里皆入職方玉功最班師增祿五百石冊女爲蜀王妃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勝征納哈出金山擊慶州虜殺其平章朶來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還入納哈出營降其衆宋開公勝與常國公茂坐驚潰虜衆名還玉專總兵事是爲洪武二十年上曰吾老矣殘胡未滅終爲患其年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與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窮入

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以獻上察知虜勢不久存其明年復詔申國公鎮定遠侯弼南雄侯庸東川侯海鶴慶侯翼雄武侯武懽遠侯興等往從玉師使兼道進覆其巢穴乃已是春玉諜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遂踰大磧度黑山師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過小山忽聞如礮聲使視之泉四湧士馬滿腹餘流溢决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玉欲引還定遠侯口吾屬提兵十餘萬深入無所得虜何以復命玉曰足也戒軍中穴地爨令虜不見煙黎明

至捕魚兒海南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彌爲前鋒直薄之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者不知虜主方欲整而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卹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及故太子妃公主等百十九人并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於深草間追獲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

千八百四頭牛羊十萬二千四百五十四頭車三千餘兩弁得其寶璽圖書金銀印宣勑照會諸物聚其鎧仗而焚之遣人上表人奏旣班師復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駞四萬八千餘匹上覽表顧謂侍臣曰戎狄久禍中國今朔漠一清無憂北顧矣羣臣咸頓首稱賀遂遣通政使茹瑺前望江主簿朱勝賫勑往勞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宋遭遼金之窘以終其世神器弄於夷狄腥膻汙乎九州朕起乎定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嘗者年失令弗[illegible]

必爲後患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爾親拘[illegible]納出來降今復躬擐甲冑衝冒風霧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躡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璽遠遁諸王駙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皆悉附歸漢衛唐李何以過之使至勑勞悉朕至懷方擬封玉爲梁國公有言玉在胡中私元主妃者上怒玉無禮元主妃俘至恐懼自盡其子地保奴有怨言上因資送之琉球玉又遣人人朝伺動靜旣還上切責之竟封涼國鐫過于券然賞猶在諸將上二十三年擊破西番蠻人弁討平㠛州雜道蠻人之攻圍大渡河者

俘其男女數千賜白金五十兩復兒散毛洞擒土酋剌燕覃大旺等萬餘人施中南建二宣撫司降復叛玉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男女蠻酋千七百八十餘人悉定之復遣鳳翔侯龍討平散毛撒徇蠻移兵擒卓大勝於施南及其黨男女八百餘人召還賜鈔千錠增祿米五百石尋詔還鄉賜黃白金鈔幣甚厚工部具舟送二十四年使防邊甘肅至蘭州墜馬損石臂勑曰昔渡江諸將爲朕股肱獨中山開平出諸將上二王旣逝爾庶幾焉使至言爾中地墜馬右臂微恙特遣往勞爾善調護以稱朕意其年追逃寇祁

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會建昌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叛上欲使討之以玉在甘肅道遠先使緯權爲總兵都督徐司馬爲左副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爲右副使往征侯玉至則權與司馬等皆爲副徐司馬太祖養子九歲從太祖軍中累功中軍都督僉事謙恭好文所至綏士卒輒會周撒禮士大夫退居講論經史蕭然韋布之風玉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巳久卒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莫若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西歸揚威示恩在此舉矣玉不從遁都督晟等率兵徇阿眞川土酋哈昝等皆遁去又襲祁者孫弗及既得討月魯帖木

兒之命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相率逃亡玉乃不得已繇隴右抵建昌而瞿能等將至相興州月魯帖木兒使人詐降能信之歛兵以待則月魯帖木兒已遁去已追至雙狼托落等寨連戰五六大破其衆竟不得月魯帖木兒玉至乃遣百戶毛海計誘之并致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送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控扼西番蠻夷梗化繇其山險地曠備禦寡疎宜增置屯衛軍士籍民爲軍守之人請移兵討長河西朶甘百夷上報設諸衛毋籍兵籍兵困邊民

兵久在外毋重勞之朶甘百夷之行非四十萬衆不可爾其還師蓋上自用兵以來無不愼重又徐常之將也惟上所命之未有請移師他攻者玉征西番罕東巳非上意更無所得虜復請移兵攻朶甘宜上之難之也玉不學很愎在軍中權升擬將校黥刺軍士家畜莊奴假子數百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御史按問玉捶逐之其先征北還時駝馬珍珠無筭夜度喜峰關關吏不即納玉毀關入上聞不悅及切責其私元妃事漫不省侍坐侍宴動止輕傲至是還以爲太傅玉攘袂後言曰吾故當爲

太師玉時奏事上不之從退曰上疑我矣將収集其舊部將及諸士卒家奴伏甲爲變爲錦衣指揮蔣瓛所告鶴慶侯翼普定侯桓景川侯震舳艫侯壽會寧侯溫瀋陽侯察罕東莞伯榮都督轄吏部尚書徽侍郎友文凡諸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誅死者可二萬人知名之士若南海孫蕡長洲王行皆在誅中勝友德用才武名位極雖無與玉獄從是先後不良死也

郎曰凉國公之亡也豈不有狗烹弓藏之悲然凉國以汰宋國以貪潁國公之功豈不大哉抑古人有言

至上急有兇而已何至行無禮不然覼且與徐常遇
湯差次矣

陶安　胡深　章溢　王禕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風儀清邃篤志學問博涉經史
尤深於易元末擯南士不用士雖有道不得居要職
安以貧爾爲書院山長在餘姚高節山院浙東西學
者踵至太祖入太平與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退相
謂曰龍質鳳姿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因進問令
四海鼎沸羣雄並爭不過攻城屠邑貪快一時子女
金帛非有撥亂救世安民之志將軍至此有何道哉

太祖曰卽有道幸教之安曰願將軍反他雄之爲毋
殺人毋擄掠毋焚燒招賢納士首取金陵撫形勝以
匡天下操大業之度安願投身相許太祖大悅既入
婺用安三言以戒士安初叅幕府案牘累左司郎中
太祖爲置禮賢館與夏煜劉基章溢蘇伯衡王禕許
元王天錫諸儒居之既克武昌使守黃州繼守鄱陽
皆有惠政信州盜蕭明來圍鄱陽安名其吏民堅守
身晝夜乘城憑城遣諭曰爾衆吾民也何以反爲賊
用衆曰今皆如使君豈有今日君破城必不相害安
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救至

遂大敗之賊既遁去諸將以鄱陽山民果勁好亂白
盡殺之安曰民爲賊脅但須撫之耳吳元年初置翰
林院開禮樂二局收名四方宿儒議禮制定律令徵
入爲學士鄱陽人立安生祠安入與李善長等更定
條對多所撰擬洪武元年吉曰於戲水有源事有因
朕之王業孰知繇乎惟朕有文學臣安劬書明道世
亂莫施朕渡江來來江西之士杖策軍門惟安實先
探世安民三言相勗不數年開大江之南盡爲我定
出守州郡撫之風化於戲水源事因王業之繇惟安
謂矣今新得山東地朕欲少健者往以南昌郡西省

叅政汪廣洋純粹不貪可用經理惟安有道可以代
之可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其速
行安辭上曰毋夫擐甲胄決勝此武夫事若承流宣
化綏輯一方惟儒者能因追封祖父皆爲姑孰侯久
之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寧當有此且爾
何自聞之對曰聞之道路上黜之曰御史但取道路
言論人乎中書省臣爲御史請上曰不然植嘉木者
必去蟬螽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
夫陶安正士也亡何卒官舍疾劇草上時務二十事
上甚哀悼爲文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安有二子曰晟

曰昱嚴爲浙江按察使貪而好用輕薄小吏見褻其後昱及嚴子墉並坐事謫充軍代墉者墉子卯兒死州司逼索安家安繼妻陳具狀入奏太祖問媪爲誰頓首具對曰陶主敬婦乎欲何爲因叩頭曰臣子嚴不肖伏法子昱孫卯兒復坐罪傳軍卯兒夭亡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太祖曰其命刑部即急取因軍二人代之立召兵部臣曰朕渡江之初陶安首與先後蒙涉諸艱功在彝鼎身死子墜可爲興傷即俱赦之使安妻還自老安前妻喻姓名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喻遂

毋同行毋不可喻曰今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毋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毋以移居免人服其先見其卒也封姑孰郡夫人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通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莫不精貫與劉基宋濂王禕葉琛相友善慨然欲自見於功名元亂閩浙間盜起深歎曰潮東地氣白禍將至矣集鄉兵寨湖山已處州民相挺爲盜元將石抹宜孫善用士辟深參謀深以言令化諸盜盜多解石抹宜孫辟爲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吳公征婺深以獅子陣前戰爲胡德濟所敗胡大海耿再成入處深從間道以四縣降曰所以如此欲免民於兵吳公聞深名名擢中書左司員外郎與論事未嘗不稱善也因使還招其故部曲從征漢江西江西平遷親軍指揮使守吉安亡何浙東苗軍李佑之賀仁德等據處叛命深復還處與平章邵榮燒處東門入之佑之自殺仁德被縛伏誅除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捕逐山寇募勝卒乘塞權民產便宜增賦而輕其租樞密院判官謝再興者公愛將也其長女妻公兄子文正公故使守諸全再興有二部將私販杭公惡其泄陰事於周誅之召再興

還以參軍李夢庚代之亡何則使還守之再興疑懼不安遂殺夢庚降周則反爲周來犯東陽深從李文忠擊走之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巖下度地城戍公聞再興叛方遣人城諸全比使至城已成則大喜亡何周將李伯昇大率其軍號二十萬以來城堅還引去公說賜深名馬深拒郤方明善兵復平陽瑞安二縣攻其溫州克樂清公時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公曰是也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深覲公爲吳王擢王府參軍總制處州等翼如故曰閩浙平還君中書矣深數禦陳友定入犯浙東兵下其浦城崇

安建陽三縣吳王使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綠鉛山建
昌右丞王溥綠杉關與深會討友定閩中友定將阮
德柔守建寧深與亮祖進攻視氛祲不利未敢戰亮
祖欲急下趣之深不可適德柔屯錦江兵逼陣後亮
祖愈咎深緩戰深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德柔悉
銳圍深數重日暮深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
定得深甚禮之深爲具道天子仁聖相感動會元使
至迫之殺遂遇害深初與石抹宜孫堅守浙東既知
事去躍然自赴獻身實先毋酒酣耳熱指麾三軍志
氣雄奮及與薦紳談論欲然布衣也入陪廟筭出鎮

鄉郡恩惠在人死之日莫不流涕子楨刻木具衣冠
塟之友定既誅太祖使楨讎友定肉以祭而賜制曰
故參軍胡深奇資偉器文武兼通創業之初歸朕金
華贊畫周旋恪恭乃職括蒼寇擾俾鎮義師東甌無
虞保釐多助兵逼寇區倉皇捐棄朕甚哀愍茲七閩
平定渠魁釁鼓惜爾弗見是用旌爾勇烈行祿爾子
稱世厥宗可追封縉雲郡伯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其先閩之浦城人自五代至宋
多有顯人溢始生聲如鐘父母怪之幾不舉弱冠與
深受學王毅毅率門弟子領鄉兵禦賊竟遇害溢
與深勤兵爲毅復讐（毅字剛叔篤志學問從二鄭元善游復從金華許謙受學教授鄉里戶外履滿所講解經義尤懇懇切懸悟者或泣下鄉里化之皆爲善人）既有從子爲
賊所得溢出身告賊曰兄僅此子寧我身代賊數聞
溢名大喜欵接之就計事溢曰公等不有父母妻子
耶如公所爲行剽類賊怒繫溢柱入夜得亡歸從石
抹宜孫擊𧟄處中寇元人以功累官之悉辭不受已
知世不可爲解散徒衆退處匡山自號匡山居士（匡山在龍泉西南百餘里最爲峻險或曰山形似匡或曰以匡廬故名山多古松西南有深淵中潛蛟龍雲氣所出又西北山上人嘗濃遠近數百里可備觀溢隱焉）而屬其子存道保障州
里胡大海克處溢同葉琛從石抹宜孫走入建寧太

祖久聞溢名與劉基宋濂並使聘之與琛並至入見
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四先生天下何時定乎溢
對曰天道無常明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太
祖悅太祖從容問郎中陶安曰卿何如四先生安對
曰四臣與國之佐也臣謀畧不及基學問不及濂治
才不及溢與琛太祖既得胡深以爲處州總制使溢
爲僉事副之存道亦以數擊却陳友定有戰功授處
州翼元帥副使亡何移溢湖廣按察僉事而深爲陳
友定所殺處州山寇復叛復遷溢浙東按察副使使
存道代領深衆溢不受仍以前官往既至名所部義

今元帥興率以討賊賊皆敗復遣存道斬叛賊遂於茗洋收集其故部曲得鄉兵二萬送京師太祖悅浙諸郡平太祖留存道守處名溢入見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功不在諸將後因問諸將中誰可征闘者溢薦李文忠太祖然之即命存道領所部鄉兵從文忠下閩曰閩下便散遣歸農矣洪武元年敘溢與劉基功並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爲御史中丞貴大體而已曰憲臺者百司儀表當以廉耻養人豈恃鷹擊毛鷙哉存道既從文忠平閩太祖欲以所領鄉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下

閩之後散遣歸農既命之矣謂北征非信也太祖不懌溢繼論曰請籍故嘗叛逆者使行鄉兵聽歸農則信立而威著矣太祖喜曰孰謂儒者迂非先生莫能爲朕任溢受詔還至處會母亡乞守制不許遂籍兵使存道領之乃許守制因命存道從右副將軍馮宗異以行始溢少時西游秦至虎林心動走歸值父將死得與訣父喪未塟火及柩所溢籲天而烕及是母亡負土營兆竟用毀卒上聞憫悼爲文祭之存道後馮宗異以功授處州衛指揮副使從征秦隴取興元留守之擊敗蜀將吳友仁再守平陽轉左衛指揮同知從湯和北征恰嗷不刺營戰失利死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五代本節度彥超後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父艮玉爲常山教諭讀書善辨深春秋母陳名貞通醫藥星筮浮屠老子書禕始生時炎澤夢五色芝産其家稍既長長身山立善古文辭與宋濂並受學於元學士黃溍爲高第與濂齊名順帝末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之歸隱青巖山占者齊琦見之驚曰公異代人物也幸自愛琦與人明易學部數得其同郡祝泌及建昌人廖應淮之傳言未來事如指掌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之琦曰自子造居室必歷一紀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處中當添三子今年臘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

月子生之月日也乎禰縣幕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日子赴官在今年九月孚與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生子者也乎因納爲妾未幾崩官有故九月即之官臘七日其妾果産子二月九日子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留乎家有客扣門琦至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重罪後皆驗同郡馬氏者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日吾婦年已四十生七女矣縱娠亦恐非男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秋中八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迓問至吾家首何見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圭庫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甚二千將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於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薦授予江萬府鎮撫江浙行省平章忽都普化致琦問勤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何職曰三品且當理財興日琦至果以其日除太府卿又曰公還半途必除入明年當復爲平章矣北至途果改除中書右丞明果復爲平章中書琦嘗語所知曰自舍

朙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淪
大臣朝迺剝弱而權臣挾之驅駭河南且十五年
兵術韓驗效如此琦於經史究通大義韓精數學聖
以名家詞析易微多昔儒所未發其立言要歸於道
德士大夫用是尤尊慕之李文忠守金華用禕爲儒士得見名署
中書省掾上常字之洪都平禕進頌上讀而善之曰
吾固知淛東有二儒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
濂不如卿已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奪情除侍禮
郎兼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上將即位
名議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時上用糾猛反元政所
從起兵諸郡天下既定租稅未盡蠲除禕至郡具以
忠厚寬大均徭薄賦言上上嘉納之亡何召還與宋

濂同修元史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聞謂濂
曰何當得大官梨漿如昨日上聞復使賜之書成授
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三年使
招諭吐蕃五年復使雲南諭降把匝剌瓦爾把匝剌
瓦爾故元諸王子也封梁王禕至雲南示把匝剌瓦
爾詔書把匝剌瓦爾與語而說之舍禕上舍其司徒
達里麻參政瑜金閭皆延禕爲上客會元有遺孽自
立于漠北使其使脫脫至把匝剌瓦爾所求起兵把
匝剌瓦爾不便背之匿禕於春登楊氏家意候其去
且議從禕降而脫脫知之既至遽問明使者來乎安

在把匝剌瓦爾謝無有脫脫動色曰大王與舊君骨
肉之親脣齒之勢也當死相守而嘗相闘今國亡不
救內㢡義旗旋踵外嚮以屬他人何面目耶即上馬
行去把匝剌瓦爾畏脫脫强出禕見之脫脫怒欲按
屈禕禕罵曰爾之前王獵貉腥膻踐華西君祚幾百
年足矣爾嗣君佻德作怨民散盜起東裂西崩不能
障控皇帝神明威武海內歸心登大寶於布衣取天
下於羣盜爾孽不自忖量尚欲焰蹶爝燃死灰三尺
童豎知其無能爲也公等區區尚嚇誰乎脫脫益怒
欲殺之達里麻等從旁解曰王公才氣天下無雙且

兵交使在著在前經公若不從遣之西已脫脫曰今
日雖晏嬰銜命仲尼相禮吾亦欲斷其頭何知王公
禕顧把匝剌瓦爾曰殺我甚利皇帝朝聞夕視師矣
遂見殺把匝剌瓦爾既不服高帝八年復使刑部尚
書吳雲往亦見殺乃使傅將軍征平之始禕遇害時
達里麻相與殮而火瘞之顧莫實其處及雲南平禕
子紳人雲南行哭求禕骨譬人皆來觀滇士及與禕
游者爲紳稱說禕平生及所以死狀乃知禕火瘞也
而莫實其處爲王載之慟哭還吳雲者宜興人辯有
口以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坐事逮繫把匝剌瓦

爾使鐵知院者二十餘人漢北我軍獲馬太祖歸之出雲獄中曰生爲我與二十人入雲南說降之貰生罪與偕行至沙塘口鐵知院相與謀吾屬奉使中道被執歸則死矣不如劫雲易其書令爲漠北使以復命皆曰善因共持胡服服雲雲曰狗狭奴吾服爾服耶二十人者共殺雲也建文時紳言禕於朝得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永樂革除人無敢稱者成化六年義烏丞劉傑以請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而永樂中官雲子黻爲交阯令請以傳舁雲歸塟貧不克歸旅殯於叒口弘治四年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

奏曰臣伏見元遲迄終雲南遺孽游寬假息高皇帝憐海內勞苦不及以兵遣翰林待制王禕風示音旨殘虜倨驁使節而亡久之再遣刑部尚書吳雲中道見劫亦殞厥命二臣秉義遂志後先允舉憲宗純皇帝既旌禕忠賜謚秩祭雲在先朝雖許歸塟仕其子黻竟坐家貧不克首丘子孫湮微無人叙說臣竊嘆之乞依唐祠張巡許遠故事躋雲亞禕雖表兩人可勵千葉孝宗可其奏贈雲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賜謚忠節與禕並祀祠曰二忠嘉靖初以巡按御史唐一岸言修表雲墓令有司歲時祭紳建文初爲國子博士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躍曰殪奔鯨曰開洪基曰清江漢曰縛狡兎曰掃殘胡曰海波平曰拓閩境曰定關陝曰關川蜀曰斷荷梓紳痛父死終身食無二味子稌誡子孫遵用紳教稌善居喪以孝稱方孝孺被刑稌與鄭珣私負其骨成祖逮稌繫獄既以禕故宥之尋之官辭以疾入青巖山其卒也門人私謚爲孝莊先生稌子汶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陳獻章被薦應名道卒

郎曰陶安朱升皆用三言遇主陶安之言人心所以應朱升之言大業所以成胡深章溢才具文武而深

與葉琛王禕吳雲節矣尋問之今龍泉者胡章皆無子孫在其縣中登用軍功北徙耶浦江亦無宋後而葉氏之子孫微也

宋國興　花雲

宋國興定遠人也父朝用從渡江授天寧翼元帥國興生而偉丈夫高帝與陳埜先戰南臺兵幾殆國興年十八請爲高帝出戰高帝壯之衣之白龍袍與遇春馳入埜先軍戰不勝被執以爲高帝殺之帝因得從陳閒亡去是日也國興與妻曹氏亦赴井死國興有弟晟永樂中封西寧侯

花雲懷遠人長身鐵面[illegible]絕人始謁吳公臨濠[illegible]輒克破懷遠城虜其[illegible]拔全椒襲走繆家寨吳公之取滁也單騎前行卒遇賊數千顧後尚遠雲獨身以鈹翼公躍而突賊大驚曹曰黑將軍從克太平命宿衛左右從克集慶以管勾陞總管提兵[illegible]下鎭江諸縣過馬馱沙盜數百要遮迎戰雲行且鬬二日夜多所擒殺授前部先鋒從拔常州授安遠太將軍太平樞密院判命領兵三千以趨寧國道多盜[illegible]莽泥淖中八日遇敵輒鬬或經其營壘斬馘之得首級百而身未嘗中刀箭壽命還守太平漢人圍太平

雲與公養子朱文遜以兵三千拒戰漢無所得入乃乘漲泊巨舟城西南下尾傳堞緣登漢得文遜殺之急縛雲雲奮躍大罵縛盡絕奪漢人刀連殺數人漢人縛雲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虛口太平知府許瑗與院判王鼎皆死之瑗樂平人讀書翹敏放浪吳越間好飲酒醉輒大言自喜負吳公下婺瑗入謁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勢不獨安有勇略乃可馭群才有識然後能知奇士足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如瑗者難與成功吳公奇之官之博士未幾以爲太平知府曰此吾建康股肱郡鼎儀眞人當雲戰急時雲妻郜氏抱其三歲兒煒拜于家先泣而屬家人曰城破死者吾夫吾夫死妾繼吾夫花氏之祧惟斯子也及雲擒郜氏自投於涯其侍兒孫收瘞郜屍抱煒逃漢人虜之至九江漢軍中惡兒啼孫賣煒漁家漢敗孫歸贖漁家兒尚在竊以渡江漢潰軍濟而爭舟捽之江得斷槎附入陶穴之蘆中七日蘆中實蓮實可啗也夜半忽聞老父聲呼與同行問其姓曰雷叟送之公公寘兒膝上泣循之曰將種也命賜雷叟衣忽不見蹤之不得後五年追封雲東丘侯瑗高陽侯鼎太原侯嗣太平有司春秋祭煒長拜水軍指揮僉事高帝教煒束草像雲尚以平生衣服冠與郜氏合葬上元縣南贈郜貞烈夫人孫氏安人

郎曰余讀國史宋國與侯馮西寧侯世恩爲予言其狀死之日高帝畫國與像賜其家衣白龍袍也畫傍常開平方爲小校從捉刀國與死與韓成何異嘗恠紀信誑楚其人皆荊軻聶政之儔而不得漢高祖一封當亦曰帝王自天授豈借一夫代其死命哉花將軍烈矣封亦不得與蓋以守城而失之與草昧之初用寡抗强難矣

馬雲葉旺合傳　何眞

馬雲事高帝從征江南累有戰功遷指揮從攻元克兗沂嶧濟汴梁河南北臨淸滄直沽河西務通遂守

逼擊敗元將之來攻逼者威望甚著而有六安人葉
旺者亦以謀勇聞洪武初以龍虎上將軍奉命繇登
萊渡海至遼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開設遼東
都司及遼左等衛命雲旺爲指揮使而以吳立張良
佐房暠爲蓋州衛指揮其時元雖已亡反側尚多其
故平章高家奴屯遼陽山故知院哈剌張屯瀋陽古
城故相不花屯開元故太尉納哈出屯金山皆逼近
肘腋閒雲至攻高家奴走之八年納哈出冠蓋雲戒
蓋嚴命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蓋嚴不敢攻
越之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

王勝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
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
乃刺吾傷遂獲焉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納哈出
不利引兵退走不敢徑蓋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遁
歸旺策其必趨連雲島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駞
塞十餘里壘冰爲城隱釘板沙中梱馬穽伏而[illegible]命
老弱卷旗登兩山閒候望之以砲旗爲信而約雲[illegible]
立旗城中四顧寂若無人者已納哈出兵至旺[illegible]俟
其過城南砲之老弱旗伏四起鼓聲如雷矢石[illegible]下
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遇冰城馬皆折入窩[illegible]

潰雲自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
馬及凍死者甚衆旺復乘勝與良佐等逐至豬兒峪
獲其人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事聞葉旺受上賞
雲次之頃之陞雲大都督府僉事旺都督僉事雲開
設遼左其守禦稱名將旺號令整肅恩威兼濟與之
齊名其卒也遼人多尸祝之世宗初義州衛舍餘澤
等請爲雲旺立祠許之命有司歲致祭

何眞字邦佐東莞人少英偉好儒又善擊劍也爲元
淡水場管勾元亂棄官歸以義兵保鄉里其邑人王
成陳仲玉作賊眞請于行省擣仲玉手擒之成砦守

不下眞與其豪士圍成募能縛出者予鈔十千成家
奴縛成出眞解成縛與之坐而問之曰公奈何養虎
自害因語奴作賊合縛不應出爾郎予成奴十千鈔
趣具鑊車載奴行烹廣市中使其妻炊而呼曰四境
之內有如奴縛主者視此刑也於是邑人皆服循惠
二州共歸之惠州將貪暴惠人迎眞爲守南海民邵
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眞率將校復其城號令
明肅廣人大悅元累進眞官爲江西福建行中書省
左丞頃之宗愚復叛眞禦之踰十月其部將與賊通
城復陷眞率惠州所部至廣廣民響應復克之轉右

丞是時元亂無象南北阻絕眞益練兵保障開署
士聘南海孫蕡王佐掌書記中原知名之士如江右
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皆往依之或言於眞
曰以子之才卽不並驅中原豈不可爲漢尉陀眞執
而戮之曰吾俟眞主耳太祖既有天下征南將軍永
忠率舟師下廣永忠在閩中則先馳書諭眞至潮眞
遣人上印章籍所部奉表詣降永忠迻至京師太祖
大悅詔曰元綱解紐天下瓜分朕除殘去暴十有四
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
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角立羣雄閒非眞主不屈

此漢唐名臣歎今未見爾眞連數郡之衆不勞師旅
先期來降又奚讓焉於戲爾實俊傑識時達變待遣
驛名朕將錫爾名爵眞得詔傳入朝賜文綺紗羅綾
絹各百匹白金千兩將校皆賜有差侍膳內禁錫宴
中書尋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時方國珍李思齊先
後來歸皆授行省參政第與空名奉朝請而已太祖
獨令眞之官眞兩爲參政三爲布政使所至威德並
用風行霆斷而一出於忠厚周愼謹畏是以太祖委
之不疑先是奉命與其子貴入雲南開通驛道規集
舊聚遣還鄉收名其土豪從征得萬餘人皆稱旨既

還朝拜貴明威將軍指揮僉事眞姪潤弼敬三人皆
拜官軍校數十人皆授官軍百戶眞豐偉美鬚音吐
如鐘少時有相者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
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其先塚常有紫氣太
祖之二十年列侯論功授封久矣上念之曰吾始有
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來歸
之誠無過何眞封眞東莞伯賜鈔萬貫第京師復官
其第六子宏爲尚寶司丞其明年卒使子榮襲爵眞
少事母孝既貴建祠置田以奉祖禰立義田開宗塾
嫁娶喪葬一如宋范仲淹故事儲蓄庫財周恤窮匱

在朝名士多與之游榮有文名與宏並坐藍黨除貴
亦以學行著
郞曰馬葉守遼東至今有名竇融李勣則太祖業許
何眞賢於諸雄遠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洪武臣一

宋濂　魏觀　詹同　危素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娠七月生善病敏記九歲爲詩稍長學於吳萊名文章元柳貫黃溍歐陽玄皆推讓之以薦授翰林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名玄貞子高帝既下婺使知府王宗顯聘郡學聘爲教授已與劉基章溢葉琛並徵至建康稱先生而不名高帝問取天下大計濂以不殺對既以爲江南儒學提舉爲世

子授經居久之改起居注悅其不欺濂病特予告至家表謝箋於世子皆微語高帝喜褒答之謂世子當日誦宋先生箋一過洪武元年除翰林學士與王禕並修元史蓋謂兩人者不仕元也上欲大封功臣宿濂大本堂考定故實其年坐失朝參左遷四年坐考祭孔子禮稽緩復以國子司業降安遠知縣已何名爲禮部主事頃之擢太子贊善大夫高帝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舉大學衍義上取觀悅之命書廡壁賜諸臣坐廡下使濂講上聽講稱善尋陞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翰林承旨詹同請編記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政治之詳爲大明日曆藏金匱示後世許之命濂與同及侍講學士樂韶鳳選海內文士開局成書濂同並總裁既成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南服統一華夷功高萬古一也避亂民間初無與念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嘗擢衂治政詰戎文武將吏仰成筭而已獨禀全智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鑒禮行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惠鮮小民恐一不獲唯墨吏黠庶是刑是威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髮政外戚戢戢循理

閹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也大帥佩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有統六也濂復與同韶鳳言日曆藏天府人不易見更放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爲皇明寶訓上之與其事者吳伯宗朱右其他禮樂律曆之制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上並使濂編摩潤色購濂文者至日本交趾高句麗外夷貢使來盡稱宋先生問安否上時時名燕見命坐賜茶或令侍膳從容詢講或時爲文坐濂榻下口授書之濂亦自以起家布衣被遇非常益恭謹奉詔應制恒寓忠告羽翼太子多所責難至被問

廷臣則第對善者曰善者與臣友不善者不知也名其室曰温樹上前語出未嘗語人上問卿昨飲酒否對曰有之座客誰饌何物具實對上笑曰昨使覘卿果然上稱濂事朕始終無異口無僞言嘗不毁人眞儒者也七年與御史大夫陳寧同名賜坐手金杓調甘露膏注飲之曰愈疾延年與卿共焉八年秋上觀川上作秋水賦已命禁臣皆賦親品第之已賜坐行觴顧濂酬濂辭不任上曰姑試之復命酬濂再起固辭上曰一觴便醉人乎濂瑟縮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濂强酬之上大悅有頃顏色頳赭行步漂忽

上復笑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也上爲楚辭一章頃刻就命編修右重書遺之曰卿藏示子孫亦見一時君臣道合之盛更命給事中善等賦醉學士歌云上欲相濂濂曰臣徒以文墨議論事陛下無他技能臣不敢九年特授翰林承旨賜濂勑言濂相從久臨事牽制簡閱則長施用則疎然博達今古惟濂一人復稱濂淳朴古風撓不怒靜不肆也他日謂濂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茅萊列侍從居開國文臣首世世同休不亦美乎起名子孫官之濂數謝不敢至是以嫡孫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除次子璲

中書舍人追贈濂祖父上數試璲與愼而治之笑語曰爲卿戒子孫濂或奏事久上使璲愼掖下殿復詔太子賜之良馬製馬歌令羣臣賡之是年六十八矣其冬以老許致仕曰知卿何時來可多侍數日乃去頃之刑部王事茹太素應詔陳言疏萬七千餘字上厭之問羣臣有對曰誣欺當誅上答之怒未解轉問濂濂謂太素忠上再覽有足采罵前對者十年正月辭歸賜緡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愼予嘉卿忠誠故用以賜因數其年曰卿今六十有八三十二年後可出賜綺作衣也又曰大江漲宜

循河行俾愼侍至家濂遣愼表謝曰生世而逢眞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上名問愼而翁去此而誰徒撫兒孫乎閱生財也涉田園乎愼叩對陛下所問臣大父事皆有之上曰雖然尚有他愼叩頭無他地時時聽訪國政倘知一二雖在邦尚冀實封補陛下萬一上悅賜濂歸休之詩頃之以聖節入賀勑曰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來復一時矣失顧問少勞勞特遣禮部致食糧酒肴卿當引滿美養自長聖節日近上輙左右問曰宋先生其來乎至則大喜太子諸王亦皆喜勑儀曹賜日用與歷觀宫闕盤旋禁籞侍

食便殿日昃乃退曰方今四裔盡知卿名卿善自愛旣辭去上問璲曰而翁道中安否嚮昔之夜朕夢見焉亡何愼坐通胡惟庸誅高帝幷怒濂命卽家死之高皇后請之曰田家延師尙有終始母生之乎上遽起馳駕前馬赦濂安置之茂州濂至夔宿野寺佗僚語曰聞之佛書報應以類今爽濂也其夕投繯死竟葬夔其後蜀獻王爲遷之成都濂爲人篤倫品寡嗜慾內外誠恕自少至老未嘗去書豐體近視乃一黍上能作字十餘璲精篆隸眞草書濂復有孫懌篤孝力學建文君以爲翰林侍書璲字仲珩初學峻子山草書而篆師於張有

宋秀子吳志淳孫子林朱孟辨及見危素乃今師王獻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爲宗嘗見梁朝草堂法師碑篆及吳天璽中皇象書三段石刻觀之至忘寢食遂悟筆法絕出流輩小篆之工爲國朝第一濂每見佳處便曰寫老夫名兒可傳世矣弘治九年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馮俊奏濂在國初黼黻多功輔導著蹟眞儒被賞述作可師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乞加邱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墓所正德中追謚文憲嘉靖初錄其後人爲國子生

郎曰宋學士送東陽馬生序言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期約旣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塡室屋立侍左右俯身傾耳或遇其叱咄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支僵勁勝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饗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若神人而已縕袍弊衣處其間無忤色元莆田陳旅稱濂之文辭韻沉鬱體裁簡嚴盧陵歐陽玄稱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神思飄逸如列子御

風翩然騫舉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蹻終南衆皺陳前應接不暇楊維禎稱濂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著書凡千萬言文師性性師道道師先聖先王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其人格律爲吾文之體揭沉稱濂文浩博淵深聲鏗色蔚如春江之濤淼漫無涯涘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不可控馬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如尋河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至於積石至於崑崙不得不止焉劉誠意基稱濂文主六

經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資嬉劇譬猶飯粱肉
而茹苦荼飲茗汁王忠文褘傳濂踈曠不脩飭賓客
不至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彷徉梅花間索笑竟日
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嶺雲出没巖扉間悠
然自樂世俗生産作業皆不暇顧其爲人與文如此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履行高潔母宋氏七歲
能誦曲禮内則居母與姑之喪哀毁絶酒肉者三年
觀通周易爲人踈達洞暢見義勇爲與劉基宋濂同
時被徵起家平江州學正累遷起居注洪武初命侍
皇太子説書大本堂及授諸王經二年冬上遊内苑

煖氣如春觀與學士危素詹同吳琳宋濂被名賜燕
御製詩一章命諸臣盡賦以述君臣之樂明年轉太
常卿其冬以爲國子祭酒而宋濂爲司業居一歲坐
考祀孔子禮後與並謫知縣道名還爲禮部主事賜
燕奉天門上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樂如之
仍命人賦一詩五年上察觀治才最命爲蘇州知府
以徽時故人本爲指揮佐之既辭高皇后亦有賜觀
治蘇樹良鋤暴封部翕然乃闢孔廟舉鄉飲聘郡士
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彝
張羽圖文學崑山民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

林文友皆九十餘延爲上賓壽誼還崑山觀餞諸郊
再拜送之（壽誼生於宋興洪武六年鄉飲家建世壽堂）禮教與洽課績最
天下陞四川行省參政父老上疏乞留仍守本郡觀
以太守邸故張士誠居撤吏之通浚城中河御史度
誣劾觀興滅國之基開錦帆之涇又觀所更太守邸
請高啓作上梁之文上以蘇州新附恐張氏有餘枿
包毒選觀本故愼委至是大怒遂與啓並伏誅剖啓
屍爲八段上亦旋悔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賻觀
有加
詹同婺源人名書字同文日同高帝所賜也少穎悟

好學受易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元世名
士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元末舉茂才異等爲郴
州學正遇亂家黄州仕僞漢漢平來歸時帝方徵用
荆楚名儒同薦黄岡人吳琳遂以同爲國子博士而
以琳爲助教確商經義亹亹不倦同則讓琳才藻環
麗琳讓同也其後並累遷吏部尚書迭視部事同繼
擢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而琳以老致仕同每
於帝前講論占對帝名同遊應制未嘗不稱善也同
侍帝歷談今古旁稽物類偶及於竹帝曰竹類亦多
乎同對曰竹類殊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大

緊其色青其體圓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稜直上
若有廉隅士大夫往往以爲飾杖帝曰有諸乎同對
曰有之旣退擭一枝以獻帝摩挲悅之御草方竹記
一通記末美同人偉氣豪名至端門繕書賜之同拆
躍將趨謝帝笑曰卿頭童齒豁何以謝爲同與宋濂
修大明日曆濂薦義烏人黃昶可贊編摩帝名昶西
苑中慰問良久復使見皇子大本堂賜綺裘華履他
日帝名同與劉基宋濂燕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
贈昶少選復宣赴右順門帝乘步輦至曰卿餘酲未
解邪同對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帝亟取觀之

笑顧濂曰朕郎和同詩卿爲書之書訖賜昶盞一時
翰林學士同與宋濂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
樂宋而同濂被寵矣同年七十不敢言去帝念其老
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行復以爲承旨罷兼
吏部尚書居兩月復許致仕官其子詹名入賜坐從
容慰勞夜漏下十刻勅內官扶掖還已出御製文賜
之廷臣皆歎其被遇帝嘗謂同古人文章明道綜世
二典三謨率明白易知孔明出師表何嘗一費雕刻
至今誦之激發人意文士辭艱意近卽過相如揚雄
何裨邪同耿介淸白終始一致子徽歷官左副都御

史兼吏部尚書別有記琳之致仕也帝嘗使人陰察
之使者至琳舍旁見一農人孤坐少久起拔稻秧徐
布於田貌甚端謹問曰此間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
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聞帝益重之
郎曰惟楚有材晉實用之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
有以也危素詹同故宅仕入明皆被眷知素獨坐不
敬斥耳今徒意高帝威嚴盡下而大誥首敘君臣同
遊何其盛也宋濂稱帝爲文時或不喜書使濂受辭
榻下不待凝注沛然若長江大河一瀉而千里一日
和僧文康托鉢歌夜二鼓命兩黃門前蹺手張且讀

且和運筆如飛食頃竟成蓋漢唐宋興基之君未有
文如高帝者矣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與其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
章名家素厚重深中學問淵奧兼長筆劄多識宋元
事留心史書元順帝初薦入朝歷十八仕至嶺北行
中書省左丞爲時名臣矣順帝末年自事丞相前極
言無隱元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
時危恩重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
旣棄官寓居房山者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
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覲信宿而明兵入

大都素故與待制黃昇同邑少同學相約死昇投死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邪昇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午終不解負昇還舍置酒肴使家人守之會大將軍下令勝國臣皆輸告身昇詒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酒慰藉及還弗見求之井浮屍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將下寺僧大梓與番陽除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居位四年矣信宿入都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竟罷明兵入府藏垂及史庫素言撫鎭吳勉輩出之既與學士張以寧等

謁大將軍軍門送至京高帝以爲翰林侍講學士而以寧爲侍讀學士時素年六十八矣以寧古田人有文學元人呼爲小張學士既以故元官見奏對稱旨上寵遇之使封安南賜御製八詩既還道卒臨終自賦曰覆身惟有黔婁被委橐都無陸賈金詒有司還櫬于家所在致祭命與宋濂同修元史頃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時備顧問論說經史上冬日御外朝名素與翰林學士濂侍讀學士同直學士經待制褘起居注觀琳列坐左右賜酒饌屢命畫觴內官承旨監勸甚力酒終上御製詩一章繫序于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最後上覽之曰危素老成有先憂之意他日上御東閣

側室素行簾外橐橐聞履聲上曰誰對曰老臣素上曰朕謂文天祥也而乃爾監察御史著等劾素亡國之臣謫和含山爲余闕守廟踰年憂恨死

郎曰蔡邕被收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古人重史如此哉以身博史則畏史官者邪危素來歸首尾不三年竟卒謫所悲夫名亦不載於元史是以記之

宋訥　詹徽　張紞　吳印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故元名臣仕陝西行省侍御史沒追封魏國公訥遲重不妄言笑記聞該博元末舉進士授鹽山知縣洪武十三年徵拜國子助教

橫經發難剖擊蔀蒙嘗應制撰勑文一十六通操筆立就上奇之超授翰林學士又三年上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而訥爲文淵閣大學士自宋濂詹同而後唯訥常被召對訥常寒附火火燎其脇下衣痛乃覺上示訥曰脇協也火燎爾脇神謂爾不能協朕政耶訥惶恐謝是時改建太學雞鳴山之陽中外學徒甚衆李顒爲祭酒坐異懊不能攝師生至訟許橫起上乃立卧碑當毀師流竄之法尋選訥代顒而使李文忠兼攝武臣子弟上自製訥誥詞櫛以播

溪非熊之兆蓋是時訥年逾七十矣訥歿上意其老而懈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廨不復家宿上乃大悅其明年初開科目取進士四百七十餘人國子生中選者三居二魁選若張齡黃湜練子寧許觀丁顯秦逵等皆知名士如是連二科上又大說稱訥善教十八年春陰雨久晦雷電閒作諭中外有司言軍民利病訥獻守邊策言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唯沙漠胡虜尚煩聖慮若置不治則恐久為患若欲窮追遠擊又恐艱難疲勞陛下為聖子神孫計不過謹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

率十餘萬騎而南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當時籌畫區分可以想見今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每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如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邊地遠近首尾相望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書奏上嘉納之訥病上遣視之曰卿發仲尼之誠施脩道之教是必速差他日使畫工瞯而圖其像訥方公服危坐面有怒色訥朝上問訥聍者何怒對曰適一生捧茶踣而碎既自念臣慢■教微中心訟之不意上察上因

出國示訥學錄金文徵於吏部尚書余熂鄉人也憚訥方嚴與學錄田子眞何操學正陳潛夫等告熂訥老耄受贓餓死生員剋落師生廩膳熂移文令訥致仕陛辭上驚問故怒熂專擅幷文徵等誅之圖形暴罪（余熂崑山人家故籍工少儒慧喜學問爲儒有志當世洪武初選於廷亡何爲吏部尚書爲人長者未嘗■毀人其以事見■者每進徵諭有所寬釋居家尤恭謹望里門輒下見故時所往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敕曰學校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材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首祭酒次司業監丞次之博士又次之助教又次之典簿學正又次之學錄學分優劣等差職級皆君命也居是官者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

文徵等交通為奸誣祭酒訥受贓餓死生員剋落師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長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錢物酒殽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為儒者榮孰云贓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者告有司藥餌之不存問不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乃云餓死生員又云剋落師生廩膳飭非惑聽以卑誣尊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禍人不淺矣訥為祭酒凡七年上名其子望江簿麟侍養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三日年八十卒

上甚悼之命禮部致賻諸司致祭使者護喪有司治墳所過郡邑皆祭又遣行人臨祭於家皆破故事以優之初訥病革尚卧學廂麟託僚屬請訥歸第訥厲聲叱之曰方在丁社兩祭齋戒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而遂氣絕既服滿上名其仲子訓導復祖爲司業以繼訥教初訥卒時上命太常丞張顯宗署祭酒久之命爲眞而諭之昔宋訥師撫嚴肅朝廷以故多得士比年祭酒司業改弛其條規秀才堯繩廢紀也正德中追謚訥文恪顯宗閩寧化人嚴毅方正亦爲太祖所嘉永樂中仕交阯布政使勞來撫綏新附之人如親父母交阯人祀之

詹徽者吏部尚書詹同子也爲左都御史以公勤執法與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逵戶部侍郎楊靖並爲高皇帝所知而有鳳陽人唐鐸者高皇帝微時友同時爲刑部尚書亦受眷然鐸重厚愼密徽才敏果決常兼衆高皇帝悅鐸甚使兼通政使部二官鐸從上三十餘年交不變色口無惡聲其所使吏數舞文弄法上殺吏者數矣而不罪鐸徽吏蓬髮垢面有凶羸之色不得人一錢也上作大誥舉二臣曰天下忌徽剛則謗訕滿朝謂鐸德而愚之矣始高皇帝初有天下時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常在左右見賢煜毛舉瑕摘而憲說執法不阿四人者雖李善長汪廣洋亦畏憚之其後開濟爲刑部尚書彊敏綜核上亦最委任然前後皆坐法徽彊勁綜敏殆欲兼諸人內行脩潔亦復過焉徽於上意所欲輕則求加重於人情所便則言上必令使不便曰不者則寬縱然上不可徽奏屢矣嘗徽爲都御史袁泰爲左副都御史行事亦與徽同泰劾奏御史昌齡等四十一人不言時政上曰人臣進言會有時耳安知卒不言泰曰昌齡等非不能言懷詐不肯耳上曰以詐罪人此何異張湯誹謗法泰乃不敢後言也徽嘗摘御史

罪於上上空御史署鐐脛視事而泰以嚴厲諸御史諸御史不能堪其後御史長文廉得泰家違法數事以劾奏上嘉長文不撓遷其官然竟不問泰乃諸御史無以廉徽也泰萬泉人洪武初進士授湖廣鄞縣丞累官右都御史廉直執法理枉伸冤阹除民害奸吏攝慴皆不敢肆獨僉都御史凌漢者則數面折徽漢原武人既老上罷之顧不歸原武曰臣生京師死葬京土足矣他日上命徽從懿文太子錄囚太子多所含徽必入之以語上上怒太子太子坐病悸薨當其革時謂世子曰死我者詹徽居一年藍玉坐謀反上使徽從太孫錄玉玉不服徽叱曰速吐實毋徒株

連人王大呼嶽即臣黨矣太孫曰有是哉捽嶽下先
斷其手足戮之市中嶽既死上起凌漢右僉都御史
如故已令致仕漢則歸上曰向賜歸不行今又歸何
也漢曰詹嶽在臣有後憂今嶽死臣乃敢歸耳唐鐸
仕終兵部尚書其眷遇竟帝之世茹瑺永樂中封忠
勤伯而秦逵仕至工部尚書楊靖仕至戸部尚書皆
以罪自殺

張紞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洪武中舉
通經爲東宮侍書皇太子甚重之以通政左參議遷
試左參政十五年太祖命潁川永昌西平三侯西征

雲南雲南既平以紞爲參政勑曰古志士立身行道
道行而名成雲南地諸夷雜處非出羣之才難安治
之今命卿往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卿効賢人道
方始當日省月覺忠格誠合則生靈是幸既陛辭賜
詩二章時草創之初兵疫相仍紞在治五年撫和荒
裔百政興舉士大夫遷謫至者無知不知皆厚待之
二十年入朝勑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負輯民
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亦畧見焉當是時
才良並出所命皆賢所以君有易位法令不更諸侯
列土千歲亡異吁今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朕起
寒微出望外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諭人爲善從者
罕焉何其艱哉西南既平爾紞撫守實先今五年矣
言出則蠻方耳入令布則人信心孚功出九州十二
牧上朕不待考而知茲復命仍治汝往欽哉紞治雲
南既有次第乃設廟學立公廨錄上勑諭三侯及諸
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序其端曰書具
六體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謨訓功烈必言
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天兵西下雲南自
興發之始暨奠定之後神機廟筭出自上裁有詔有
勑或諭大將或諭守臣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

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虞書以典命篇釋者謂
冊在几上衆尊閣之意臣紞謹按故事再拜錄藏于
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夷之地方數千里皆山
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
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
故能投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于以
見聖人經營之勤睠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遑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其
詔勅洪武十五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制諭征南將軍
潁川侯友德副將軍永昌侯玉西平侯英雲南地上

百蠻禹跡所奄屬之梁州漢隋若唐莫不內統將軍率精兵不逾百日取之自非重臣未可付委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暫假雲南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代爲真七月二十五日勅諭三侯人來皆云守禦無糧以朕坐料莫若大軍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安其身子襄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令其人民給軍足歲餘且勿駐軍使軍都督合往攻殺令諸蠻服畏然後從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北一日半立一衛令東川人民給軍足歲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部令其民人

給軍足歲自永寧南至七星關分中劄一衛令六詔羿子等蠻給軍足歲郵傳四達軍勢交通有變勦捕便可會合若深入萬山劄而守之深昧阻絕難制伏巳八月十九日勅潁川侯西平侯知大軍七月廿八日圍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箐諸蠻烏蠻地山多徑隘必會合永昌平凉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士一處彌滿搜索則彼無所逃匿近人自七星關來道芒部烏撒二蠻黃夜持炬照道挈家霑翠地方當令霑翠蠻盡出以獻關索嶺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甚爲不險人馬經行必令大軍蕩滌開通以接曾定

芒部會目必盡獲之八月廿九日勅諭潁川侯西平侯雲南糧餉甚艱當有處置乃可久居合人至軍中令諭守禦軍人毋輕逃竄人蠻逃竄入蠻未有得出身地不被殺深山中即亦墩木令種田也三侯三都督皆會合搜殺勿成軍無糧處可立一衛於赤水一衛於畢節一衛於七星關一衛於黑張以南瓦店以北分布守定令聲勢相猗水西霑翠用十萬軍盡蹂躪之此等料度皆我坐筭得可行與否軍中聽便九月初二日勅潁川永昌西平平凉安陸五侯知盤江道未通無糧甚也待到水西但留四百城戍看霑翠

變不爾雲南曾定亦四百戍之有糧蠻人日合軍往攻莫徒困守空城餓我軍士且夫蠻應吾攻之不服更何餘力擣我空城十月初一日傳奉聖旨烏撒若平便趨芒部既平芒部烏蒙東川脫令來歸且權待之莫責其虛實先調軍勦毋役西蒲等處然後復往下之最後乃下水西八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御筆聖旨軍中慎之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月犯畢主有大戰防水下毒軍止自穿井六月初一日諭總兵官近聞永昌侯軍出食瀘叙意甚佳也第不知可過幾時若出瀘叙不久欲還曲靖等處不知秋收可幾何地

產民賦可幾何當計至明年新穫之支可不懸心人來言亦九子寨蠻密邇四川恃險不賦時出中途損我軍士莫若於內踐食一冬擒獲其人亦使之畏來春軍還休盧敘可爾六月廿七日諭潁川三侯聞雲南老人言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其初元人皆有之後乃折入蠻當元之世雲南大理不和其爨又侵楚雄西南邊遠幹威遠二府以此觀之不可不備還軍遲速尚宜度思其亦九子寨戎縣地面五村大壩上下落鄉十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霸翠管下阿呂雨宗碎瓦莫得阿胡阿道等蠻助烏撒叛者大軍所

過就便合勢略加以威如可行之不可還軍軍還須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載舟爲便七月十二日諭潁川三侯朕思還軍一節尚恐未可曲靖等處雖支吾近餉未見謀及冬春假令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石不過收稻八千餘擔僅得四千餘米守禦軍士月約三斗計不耐冬盡欲待明歲夏麥何以充腹若守軍無糧大軍一還必至逃散軍逃城虛復作患矣計雲南尚有未服蠻衆可攻而取其糧待諸郡收穫乃還大軍符至多方思其便十八年正月十二日諭西平侯朕命指揮李觀守金齒觀能定民惠叛朕甚

嘉焉爾速撫字布示朕意於諸蠻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勑諭西平侯英吉安侯亨平凉便聚南安侯通源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數陳百夷事情不下萬言皆無倫敘及有倫敘處大抵稱其詭詐萬端勑符到晝夜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要當城高壕深排柵麤大多收火銃大煎火藥以備之來勿輕戰相勝乃出向者雲南初下軍中遣人與百夷往來以今觀之小人淺事一槩張威貽笑諸蠻自今並不許遣彼來持有文書秖答大槩若無文書人至毋與較論固守此言毋巾彼慢絕跡不交靜以待之彼乃

無策六月廿一日諭金齒指揮儲傑嚴武金齒遠在邊徼負固守險不比中原五教之民非德重名播不足守之指揮李觀所以命也所移徙不下萬數皆奸儒猾吏累犯罪人不易制治遣往指揮千百戶鎮撫亦多恃功放肆之徒當以號令彈壓之朕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彈壓必爾傑武統爲公廨作記文而申其後曰雲南荒阻於古不治種部如蜂蟻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安悖亂苟束以法彼不狺然相噬則歘然長往矣統也徐而思之其人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誠殊死不顧

習荒惰暗事機雖則易合亦復易離制禦之道必也德威兼信四者兼資故無事則宜佚蕩簡易提守大綱或有姦賊乘其未滋霆掣電擊指的而中之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敬告來哲不知所裁二十六年入朝復令吏部勿考賜宴及道里費遣還復官建文君即位名為吏部尚書時方求遺逸會集闕下統編識精絕用當其材試編修實錄官得楊士奇奏為第一請難兵起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紀與其數既迎附赦為尚書如故上簡建文改易群臣散官之制頗待臣歎息曰建文他亡論即吏部散官一節何關利害

陵土未乾寧忍為此遂愴然變色曰凡開創之主經歷多而謀慮遠每作一事籌度始行欲子孫世守之諛佻之臣伸其私智妄用吏變嗣君不明乃謂善之至國敝民叛喪厥社稷因與戶部尚書王鈍並名曰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統退自經吏部之後棠

吳印者孟人洞貫今古元末隱於緇流為鍾山寺主僧太祖奇僧宗泐與印為之蓄髮授室欲官之宗泐辭印受官遂以為山東布政使久之徙雲南又久之徙陝西蓋為三布政使也印為山東布政使而[illegible]

大張孟兼為按察副使孟兼豪舉尚氣其文章為宋濂劉基所推許基嘗言上今天下士臣濂第一臣基次之次則張孟兼太祖名孟兼至熟視之謂基曰生骨相薄用之當徐徐耳因使預修元史久之自太常丞再遷山東副使而印來為布政使孟兼以印故僧又新用易之印候孟兼入其中門孟兼名答守門卒語饋之一日騎馬直入摘印公事並其僚吏曰吾且聞上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先發然孟兼實不聞上而印已奏孟兼凌侮狀上曰孟兼不遜乃敢凌我信用人即治所笞之孟兼以為辱捕為印書奏者印復上

言請避孟兼位上大怒敢抗我械孟兼廷詰之使衛士捽髮摘擘垂死論棄市詔印曰除爾害矣孟兼為副使假過家縣令丞皆門謁奉豚酒下拜孟兼麾其豚酒坐受其拜自謂為宋濂劉基所稱則詆罵同輩所為文曰此猶蠻夷山谷中縱為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安敢望我國工哉其為人如此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臣民言過失印上封事特稱上意手詔曰高宗思治夢得傅說版築間周文王起磻溪之釣與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朕有天下九年律施令布惟務人安間有不廸教而罹

法欲盡治之又恐沒身者衆始緩刑章俾之力役頃者天變於上此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卿數露肝膽而陳國計雖可否相半詎不忠哉卿夙夜如斯令名不朽矣故特諭卿印以僧故其封事世不傳計其遇合上心如此印有兄昭亦爲福建布政使上疏言事詔書亦褒美之又太祖初下金華時以隸人王興宗爲知縣李善長李文忠皆諫隸也何可以牧人太祖曰興宗從我有日勤廉而斷能儒法吏莫或先也秩滿陞南昌府通判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爲軍興宗上奏曰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明興軍民

兩分若皆爲軍何所可徵賦太祖曰善陞懷慶知府京時面問養蠶種田官吏至興宗曰府主公勤不貪不須問還郡中道使知蘇州三年盛有政聲陞河南左布政詣闕辭太祖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鬢亦白賜宴鈔撫遣之又有杜安道者爲鑷工侍太祖二十年絲尚冠郎改御用又爲供奉司令安道入內廷行步可數言語敬恭惟恐有絲毫過謬出殿門外遇要官勢人一揖之外如不相識上每稱侍臣忠謹安道輒及

郎曰宋訥詹徽張紞皆上當八主而張紞有文矣吳

印王興宗杜安道不係級陞立賢無方殆其然歟

劉崧　桂彥良　汪仲魯　朱善

劉三吾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日新同舉明經進士好爲詩豫章李敬萬石周湞楊士禮鄭士同並崧詩友折膠流金歌詠不廢後走浙中歷江廣觀覽名勝而詩道大昌歐陽日新者有道之士也高帝下江西吉安州知州吳去疾薦日新爲第一流入而崧以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久之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爲胡惟庸所謫輸作京師尋放歸惟庸誅

上手勅名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以年高與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司業既至上歡甚並賜鞍馬令朝夕見未十日卒得疾猶強坐訓諸生及疾革敬問所言無一語及家上重惜之命有司備禮殯殮爲文以祭崧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廉愼忍貧布被鼠齧橫裂居屋破茅補之居官僅携一蒼頭至便遣還每夜燃燈讀書五更衣冠坐北平兵後崧招徠慰安尤愼威刑之用小人憸狡輒先事爲防制其爲人雖溫顏巽詞而見者稟以敬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

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姻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門
給之
桂彥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仕平江
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禮聘皆不就洪武六年大
徵天下儒士首應薦時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彥良以
白衣奏對稱旨除皇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上出
御製詩文示近侍之臣彥良誦聲琅然左右皆愕眙
顧上獨喜以為誠上選給事中將學等十七人講學
文華堂十七人者皆年少也上寵之欲擇人以為師
以命彥良及修譔孔克表上嘗問治於彥良對曰治

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
則太平未期也是以為治在正心上善之他日從登
內城上從容問以比來好惡當否彥良對曰惟陛下
公無私則好惡自當上曰善揭其語便殿七年有事
圜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上譴之彥良對曰予小
子履湯告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
非也上稱善久之曰卿動援經吏屢聞獻替上賜璽
吏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復進曰三尺法當與天下
守之上領焉因使讞三府疑獄得原者若干人上訪
彥良法數行民數犯則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

勞勞以靖民民勞不靖德以靖民民靖于德矣他日
侍上問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十一年除
晉府右傅授通奉大夫上親為勅美其淳而不詐耽
而不變彥良至晉製正心圖獻王十三年革相府改
長史授奉政大夫以疾謝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
平十二策上嘉納稱為通儒久之以疾賜歸彥良見
道純一仕止進退匪亟匪迂與人交命觴詠詩緯厲
適出窮日夕不厭人謂和氣春風云
汪仲魯初名叡以字行婺源人從其鄉先輩倪士毅
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季與弟同集義旅守徽舉授

休寧尹攝知婺源州事既歸太祖授安慶稅令尋以
脈疾辭還身雖臥病激厲其鄉里子弟為學州縣屢
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辟至上名諸儒
講論仲魯說西伯戡黎篇稱旨賜仲魯誥曰朕求人
輔嗣人不易得蓋非行無以取信非言無以達意篤
言不迫乃聽而不厭善行不戲乃近而不狎苟非備
美曷稱厥官茲特授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
其輸忠効誠小諷大戒若積貲以期山如導流而入
海無有所隱斯之為善仲魯待太子左右上亦時時
名見與朱善劉三吾並稱三老特賜朝房御製諸詩

命續和並稱旨仲魯敦靜簡實不妄言笑見罪囚有以春夏死者輒涕泣請決以時上稱仲魯善人明年以喘嗽乞歸許之命其母辭秋則復來已與劉三吾並名賜坐上顧仲魯曰朕素知爾爾無善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能無間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復思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鬱然龎眉蓋壽徵矣今誠劇喘人曉得此往往壽考爾善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子告還鄉郡邑官長皆須來候爾則飭門絕不與通不者筆束而示之若曰仲魯蒙恩予告理宜斂門輸租應役謹守國制不敢速厥戾如是則可以考終仲魯與三吾並叩首曰陛下全臣晚節愛臣甚矣教矢無斁仲魯信道甚篤氣和而莊文章深博古雅悉軌於正義出都之日送車塡溢人以爲榮觀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州守强憲中請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于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以家遲完諭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卒槀瘞路傍而已既壽遇

赦還鄉十七年名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寃憤抑鬱感傷嗟嘆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已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已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壻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証者如温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呂祭公夫人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祭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上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上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

任衆知為討慮則澤施溥令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于居舍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賜謚文恪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州人其兄眄孫燾孫眄孫為元寧國路推官治獄無冤長槍賊陷寧國眄孫死焉燾孫為常寧州學正攝其州事武崗洞猺寇常寧常寧陷亦死之三吾故起家為元靜江教授副提舉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授左春坊左贊善而三吾老矣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與朱善宋訥屢承顧

問御製大誥及御註洪範書成皆使序高帝奉天傾神甚謹不福禎祥惟惕咎災爰命儒臣蒐輯古今天人物理妖孽之著見者以自省曰存心錄又輯漢唐宋而後災異應臣下者鑒于有位曰省躬錄皆三吾成之久之坐授世子經怠慢降國子博士朱幾復之以為翰林學士懿文太子薨上有意立燕王以三吾一言而止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壻坐罪誅三吾乞免官許之又未幾復之上讀書分命羲和之章謂蔡氏傳以日月五星為左旋與天象不分當以朱子詩註十月之交為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騭下民為

天道相協厥居為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非天所以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若故編修張美和故博士錢宰等定正之命三吾總其役上命諸儒朝參列侍衛之前宴享則賜坐殿中而謂之曰朕恒見洪武初奎璧間有黑氣今春始消文運興矣賜繒綺衣被甚厚復賜御製詩命和之時上作十酒樓都城外有酒僊樓以宴百官上時賜諸儒鈔宴焉皆獻詩謝上大悅曰耄而思歸者先遣之皆頓首願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行天下上又命修孟子節文若草芥寇讐不

聽易位等語並加削除以明君臣之義既成賜三吾朝鮮玳瑁貢筆諸儒亦賜宴及鈔予傳還更命與廷臣舉天下道里馬船驛數編書曰寰宇通衢已復編類禮制須中外而命之曰朕即位以來累屬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以明上下而奸臣胡惟庸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邇者藍玉床幔護膝皆飾金龍鑄金爵為飲器家奴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顧常亦造金酒器飾以金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又何恠哉爾重加考定編

類成書使官民遵之三吾爲書列目十有三自冠服房屋以至奏啓署押皆有體式既成賜名禮制集要賞賚復倍上厭中外表箋繁謏且多觸忌諱至論死贊善王俊華者有文名命三吾與撰成文頒天下遇慶賀謝恩第如文錄進云王朴者陝西人以直諫爲御史數與上爭上怒命斬之遽名還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固責臣言何輒辱至此且謂臣有罪安用生之謂無罪安得辱之上固赦朴聞朴言復命斬焉朴反接之市遇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三十年三月會

試天下士命三吾與安府紀善白信稻主試既放榜中額盡南士選首者陳郊北士閧然上怒命翰林臣重閱北士故少文所閱文復劣會有言翰林閱臣是受三吾信稻囑上益怒先後試官并郊皆下獄曰是皆藍胡餘黨刑部拷訊之刑部言三吾信稻藍黨餘皆胡黨而郊者閩人習星野當計偕謂其友曰今歲文星見閩分榜首當在閩然且伏法抑何故上故禁私習天文者及是人競傳郊語上命試官郊皆凌遲市誅獨三吾謫戍乃用六月朔日複試以武城人韓克忠爲首世稱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中召還

命製大明一統賦賦曰緊我聖祖剛健中正寬大英明神籌先定運量至誠配以聖后端一靜貞德符文母道合大任儲君有象賢之器羣胤皆屏翰之英觀其得國邁於漢唐行師正於湯武申明五常民用歸極一洗胡俗世皆還古訂先王之禮樂復中國之端甫建官而革宰相之尊列爵而罷子男之數去神祇之封爵改先師之塑土祭先王以御名待亡國若賓旅統韻書之偏音開諱名之二端紀年號以不改除封禪而靡壇無嶽名尊號之稱頌絕離宮別館之遊觀服制定而兵制嚴家法正而國法安德政不陳於

大臣公侯不封於文職親軍不隸於五府藩王不伍於百辟惠澤不限於豐凶諫言不壅於直入威重典於豪强隆師道於勳戚變文體於靡萎排佛法之幻惑斥神僊與祥瑞禁符讖若巫覡他如聖政森於茂述祖訓立其大綱日曆纂玉堂之披實訓函金匱之藏托誥辭以資世筆大誥爲民常文字衍噦而註老律令酌漢以斟唐論語解厥蘊與書傳正夫舛僞禮制頒在司府集禮詔及吏彌孝慈改服兮仁義盡昭鑑諭儲兮詔慮長相鑑著賢奸之傳前賢列上下之章寶翰天縱雄文風泱誠典謨相與表裏殆雅頌并

其鏗鏘此蓋大端餘固難詳三五吾所賦足槩括聖祖治政之大云永樂初竟坐前語暴卒

郎曰劉崧廉潔勤介有古君子之風桂彥良趙磻洞達見嚴主而心盡汪仲魯長於講經朱善切於論事皆儒者也宋濂詹同而後上待諸臣益薄諸臣兢兢救過不暇劉三吾雖才不逮前人然當時推文學矣

單安仁　范常　薛祥　方克勤

單安仁字德夫鳳陽人其先世以長厚名里中里人皆化之安仁少爲府吏洗冤澤物元末兵亂集義旅捍禦鄉曲號青軍元授安仁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孛

羅普化守揚州見諸豪角立歎曰此輩皆爲人驅除耳眞人之興氣勢自別已鎮南王爲長槍軍所逐太祖方下金陵安仁聞太祖所爲曰此眞是已遂率衆來附太祖嘉悅授之官就以其軍守常州安仁事太祖忠謹勤勞敵不敢犯居歲餘選爲提刑按察司副使巡行浙東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丞賢丞也奈何訐之卽圖所受金短長方圓幾何既圖藏之復命諸左證皆圖金圖人人殊卽叉詰之衆還目相顧遂抵訟者罪而浙東告訐之風衰再遷中書左司郎　時江淮初定諸務棼亂安仁伊李善長叅斷無滯太祖益奇信之先安仁守常時其子叛常以應張士誠太祖不疑也及士誠敗其子被擒太祖付安仁自處之卒善遇安仁安仁精敏多智將營建城闕宮殿修朝享服御儀物廷議皆推吳元年入爲將作司卿太祖卽位陞工部尚書領將作如故明年改兵部以老乞致仕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再起山東行省叅知政事詣闕力辭而止洪武二十年年八十五賜誥曰聖王之興必有耆德故舊宣力協謀輔成大業同享隆平朕昔淮右爾安仁以鄉舊來歸歷任中外綽有聲名

賜爾告老俾佚于家惟爾食息不忘每遇歲時扶老趨覲朕念相從之雅特陞爾資善大夫仍兵部尚書致仕服茲寵命以副朕懷其年卒遣官致祭賜賻鈔百定

范常字子權滁人大父酉新宋季爲校官嘗製詩三十篇以教鄉閭極言父母之劬勞與人子所宜孝弟之道儒者皆尊慕之稱爲青山先生太祖初得滁常杖策謁軍門帝知其賢獨常留置幕下諮問稱合使爲文禱帝大契上意既渡江取太平以閫帥都事贊軍政既太平闕守遂使爲知府常募民種藝時亂後

官廩有穀數千石常悉發貸至秋大稔私庾既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士民甚安之名爲侍儀太祖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權直學士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常多預議尋以病告歲餘上念之復名還上每與儒臣列坐賦詩常輒先進上笑曰老范詩質朴類其入尋遷起居注以足疾數在告上賜安車出入竟以疾致仕賜御製詩終于家子祖雲南叅議

薛祥字彥祥無爲州人也以軍鎮撫從高祖渡江與議軍政常從軍中傳密旨報事洪武元年漕運河南

抵蔡河盜欲夜劫之祥諭盜曰汝衆皆良民也兵亂嘯聚則不得已今聖天子出矣當歸家安田里無作過累妻孥汝等縱有千人夜劫吾糧不過得千石我所部不下二十萬嚮蒐捕汝汝罪大矣衆聞皆散高祖謂祥相從和滁閒多歷軍功當授武職而方用兵供億求若古蕭何寇恂惟祥特誥授中順大夫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祥修壩堰築塞塌自揚至蔡晝夜無停爲諸工役調停節息有功者爲奏俾得官皆悅服時幽薊初附遷民於南道過淮祥爲食餓衣寒殯其死喪滿考還京淮西民焚香祝天皆願薛公再來海州民亂駙馬都尉黃琛追勦之俘戮萬餘祥與琛會問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獲全甚衆皆爲眞生祠之祥治淮八歲民相勸莫爲惡負薛公洪武八年遷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上坐殿中若見有人持兵鬬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魘鎭法上盡殺之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揀交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不罪奏活千數明年營謹身殿所部誤奏中等匠爲上等上怒命囚上者棄市丞相大夫毋得請祥在側歎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非治世法因苦諫得旨腐刑祥徐

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使工上可之是歲授資政大夫北平布政使大興貧民有鬻子女者祥出俸錢贖歸之一切庶務嚴巳薄人三年方面寧謐胡惟庸素不悅祥天旱罔以差役不均左遷嘉興知府惟庸誅名還工部尚書如故上曰姦臣讒汝汝何不言祥曰臣乃不知居一年與戶部侍郎郭桓等坐伏誅子四人適瓊州祥質性仁厚直諒不阿能容人過周恤鰥寡孤獨無所吝不義者絕不苟得不避鈇鉞以活人爲心死而天下哀之孫遠生瓊州累官南京兵部尚書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典

故在戶部最久其攺定永為法或會校出納吏胥拱
手而已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焉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方干之後也父為元鄞縣教
諭克勤少有童稱長究學問深通易旨元末浙東州
郡陷没克勤陳策有司不用入山採㗖松栢洪武二
年辟縣訓導頃之以母老辭歸諸生空學追至居二
年朝廷下部使者聘致避之旁縣郡太守雜遝媚連
勉詣京師試銓入格特命知濟寧府事至官懸牓通
衢具言朝廷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詣府自訟吏
胥毋呵日引見父老坐問得失大興孔子廟堂學舍

習禮學射其中選補弟子員聘前進士為之師屬縣
皆立社學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為最盛時令
官有役民舟者罪至死適歲暮當轉送戎衣北平別
郡皆用牛車天雨雪牛僵死破產者十八九民皆白
舟役僚吏曰誰當死克勤曰吾死吾知便民而已郎
白山東行中書省許之郡城壞指揮使挾貴人勢當
暑聚民萬餘治之民哀號郎工克勤郎密聞中書省
同官皆不敢署名克勤自署之遂得詔罷先是不雨
克勤袒跣淤泣禱卧神祠下至是詔至民皆驩散大
雨翻益有年者二歲五年秋鄰境盡蝗克勤變食顏

天夜聞空中䨻䨻聲燭之飛蝗蔽天過郡獨有年克
勤面如白玉鬚眉秀整不妄語笑心事坦然雖僚佐
武人待以誠禮有南冠過郡者持遺米醪餽送舟車
同列見奪祿者悉衣食之片語剖棼衆譁悉定小大
之獄立見斷遣無事則授吏法律詩書杻械鞭朴高
懸楹序下州縣名吏民不使皂隸為牛印信符半自
藏之籍民賦三等每有徵發准籍行事賦斂預期無
所追呼斗斛令自槩皆襁負來歸戶口稅糧加增數
倍牛羊雞犬散被郊鄉如承平世桑麻榆柳陰相接
也克勤為政壇墠驛庫倉廒漕牐之務莫不修治河

凍則令舟驛之人伐木為炭穴土藏水因其餘力以
成興作皆不費而辦大將軍達副將軍文忠征燕過
郡士馬十萬駐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芻糧克勤依
序酬應一軍稱能永嘉侯亮祖北征將舟師數百艘
河涸趣五千夫浚河否則論如軍法克勤泣禱於天
及夜遂雨河深數尺其神應如此克勤在官五年以
一子一僮自隨不治官事輒郄肉不食行縣自具餉
糗兗州守因僮進二木瓜笞僮還之祿米取足自贍
餘悉貯倉餉軍考績最六府八年春入朝錫宴儀曹
獎諭有加其秋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為銜

上狀下御史御史貢故人捕隷府中吏卒榜楚無一
可問乃使誣克勤用倉中灰葦遂就逮縣民千數號
呼塡道隨行百餘里克勤子孝孺上書政府願充軍
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孝
孺且伏闕上訴而克勤歿克勤有二子孝聞孝孺孝
聞年十三喪母蔬食至于除喪孝孺別有記克勤之
歿也蘇伯衡誄之曰貞惠
郎口單范鄉舊亦用質厚辭若方自盡心焉不與時
趨舍君子也

葉伯巨 鄭士利附　周敬心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善說禮又善爲容也以通經
入太學爲平遙訓導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
下詔臣民言過失伯巨爲萬言書上之其畧曰臣觀
當今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
太速也何以明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五星卿士庶
人象也臣愚不知天象姑舉所聞詩曰彼月而食則
惟其常月刑於日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見則月敢
抗日者臣敢抗君矣臣竊觀主上趣有天下掃除羣
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動臂指公侯大臣猛將謀
卿外擁數十萬衆馳名以一介之使拱手聽命莫敢
後時安有抗衡之患上天示象殆爲分封傳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
九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制所以彊幹弱枝遏亂源
崇治本也國家分裂境土大封諸王蓋懲宋元孤立
之弊然天子畿內地止千里秦晉燕齊梁楚諸國各
盡其境以封年少淺事之王都城宮室亞天子之畿
賜以甲兵衞士之盛比于金吾緹騎書曰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王亦爵也而國都兵衞與京畿等尚有君
臣之分乎臣恐數世之後閒隙易起觖望易生漢之
七國晉之諸王可爲永鑒臣所謂分封太侈之過也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其結民心者未有不自尚德緩
刑者也其離民心者未有不自弛德急威者也三代
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聆哉可觀今議者曰
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喪亡此行
小仁而賊大義主上所以矯枉之過權神變之法制
不宥之刑然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動靜合準繩
然後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夫
刑罰貴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既不假貸則一付大
公可也而定刑之際皆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趨求
上意深者多獲功恕者多獲罪至論沒贓多寡以敍

治獄殿最欲求平允豈不難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徵流徙律又刪定舊條減宥有差此漸見主上好生全活者衆矣然尚未聞申戒之令是以法司猶踵舊習古之仕者以登籍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仕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網羅天下士若恐有失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選除多以容貌所學非所聞所用非所學一陷於法苟免誅戮屯田工役爲輕典矣士者未任尚知畏愼既薦入仕盡決平生肆然而取諸

人則曰行且屯田工役何以爲資則曰行且身死妻子何食不畏廉恥甘速官謗弊在清濁不明善惡無辨議賢議能之法廢而爲善者怠也漢世聞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以罪人者也今鳳陽龍興之地陵寢所在率以居之近令願入軍籍者免其罪復官者亦稍見原而猶聞其餘丁口屬尚拘屯作失犯罪家長既宥而復之矣餘丁口屬復何辜哉是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甚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異日百姓苦兵流離他所朝廷許之歸附土膏未諳其利耒耜

未安其處固宜權與而休養之殘虜偽四大王竄突山谷如狐如鼠以計擒獲或猶可致乃勞兵討之彼之驚駭潰散於無入之地較奔走則彼熟路而輕行較生死則彼致死而重戰捕誅數歲不得首領亦其固然乃移咎新附之民盡遷太原諸郡既許之附又動之遷是法不信也近者已納稅糧之戶雖特旨分釋混家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期候軍士尚猶散漫村落心膽震悸居民訛動莫知所爲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遷徙無常反易逃匿甚非朝廷所以安寧塞國意也凡此臣所謂用刑太煩之過也昔者

周自文武至成康而後教化行漢自高帝至文景而後富庶臻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也國家紀元九年于茲天下大定綱紀大振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然猶以鳳俗澆漓法出奸生朝誅暮犯民無所懼乃致命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夫天下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一日之太陽能消之也天下之治非一人之聖人能致之也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道齊以刑禮而漸摩以仁義非空言也今之天下猶古天下因民好善惡惡之心以求治則莫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則莫先使守令

知所務欲守令知所務則莫先使風憲知所重欲風
憲知所重則莫先朝廷知所尚朝廷之所尚則必以
征賦期會獄訟簿書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敝
敢爲不可不問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以善導民
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亦其一職
也今乃以爲急務而以農桑學校王政之本爲虛文
方春守令未嘗行課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下
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巳是虛文夫農桑也廩膳
生員國家所資取選人才之路守令未有禮讓之實
作其成器也朝廷置立社學切切蒙養守令未嘗巡

行考視教以孝弟忠信之實作其禮義廉恥之風也
是虛文夫學校也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
司代朝廷宣風導化勸民成俗拯治萬務者也獲贓
讞獄特其一端耳今也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讞獄
少者爲闒茸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任其湮沉隴
畝閭實之閒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安
在宣導勸成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此風憲未
知所重之失也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
奏上覽其所言分封者大怒曰小子敢疏閒吾骨肉
速取來吾手射之居升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詒[illegible]

刑曹問狀庚死獄中其同時言事者有鄭士利是年
考校天下錢穀冊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署字有名
者皆逮御史獄獄數百人自尚書以至守令署印者
皆坐抵欺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謫戍邊丞相御史
大夫莫敢諫士利爲書數千言詣闕上言凡數事而
於空印爲詳旣奏上亦怒輸作之終身卒殺空印者
士利與伯巨同邑諸生亦以好學名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中訪求曉曆數善知來
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數
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

三代而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
隋五代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
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
繼以眞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
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繇此觀之皆係人事不
在曆數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掃蕩胡夷救亂
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
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
度嚴而民不服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
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

問諸孤方小道之人邪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臣民萬口一詞如爲耻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臣不知璽何始哉聞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塘反潞王從珂擕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塘入洛更以玉爲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詰其非眞言故乃止女眞之亂遼主延禧遺傳國寶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

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陛下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麗土地人民則願廣大征伐兵革歲無虛日此忽三代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迫其後世至于滅絕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枯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概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

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豈稔不臻夫豈無故臣又聞明王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冦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盡厚斂窮民不嚴馭幸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書奏上納其言

郎曰書不云乎士傳言庶人謗何稱頌乎一士諤諤不諱英嚴之朝可以知時政焉

晉江何喬遠撰

臣林記 永樂臣一

張玉　朱能　王眞　丘福

姚廣孝　金忠

張玉字世美仕元樞密知院元亡從遁沙漠久之自拔歸高帝以禪較從征捕魚海子喇哈有功授濟南衛副千戶久之以從征發蠻累功陞都指揮同知從燕王藩邸建文元年有告燕王反者建文君密遣北平都指揮謝貴杖逮王府官屬較尉貴與布政使張

昺遍圍燕王城殺王城卒凡及王王有意焉隱未發也燕府官屬皆洶洶懼難王所旦夕侍左右者玉及朱能其名在收中入見泣曰外勢如此臣等坐魚肉矣燕王曰我奉藩無過外雖洶洶久當自定公毋怖也亡何有詔削燕王爵玉復與朱能泣燕王前曰少主昏蒙姦臣謀害宗社立無幾何諸王並誣不軌翦絕殆半誅戮臣屬下及家族大王居國有何釁端坐削名爵今兵刃四集猶坐待之郎臣等死不足惜高皇帝創建天下分封諸王傳之世世陵土朱乾皆蒙陷害萬世而下誰昭雪者大王即守區區之義柰高

帝宗廟社稷何燕王曰愼毋妄言足自取族耳玉與朱能復泣曰誰不愛死臣等寧死殿下前不願死奴隸刀鋸之下言訖悲不能止燕王執玉手樹道之居頃之謝貴張昺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入燕王城都指揮張信密以告王使朱能覘之果然皆請曰事急矣抹死於頸不可後也王曰誠知禍逼當更籌之朱能曰變者聖之通也果者作之斷也中朝齊泰黃子澄輩方耳心大王大王尚不自決誚於縣官親乎周王豈疏屬哉一旦禍發無可攀愬大王明知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虎況其非父雖有親兄安知不

狼況其非兄燕王曰危欲安也禍欲福也不能求安反先危矣不能致福反先禍矣能曰古語云人衆勝天天定勝人殿下之天臣知定也王曰諸公堅欲如此毋相怨矣玉曰命在須臾尚復誰怨燕王曰計安出玉曰今護衛尚餘八百人至大王盡名入王城可以死守王曰如公言第自抹耳不足辦大事柰何曰擒貴昺餘無能爲也王曰猝難擒則柰何玉曰今中朝方收逮護衛官屬誠如所收逮名貴昺付之貴昺必來來而縛之則一夫之力耳燕王曰善匿士端禮門名貴昺貴昺不來良久至門者呵止其從人匿士

出門叟斬之移時貴髯從人見貴髯不出稍稍散去玉與朱能等率八百人者畫捕貴髯等所伏貴髯所使圍守王城軍閧貴髯擒皆散走玉遂與朱能等夜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燕王令指揮唐雲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過而呵止其鬭卒曰謝都指揮張布政使王皆殺之矣汝鬭何爲徒取死耳亦皆散遂盡克之燕王遂上書於朝如祖訓之義引兵誅姦臣也玉說燕王曰薊州我肘腋地不先取薊不可安意南行遂與朱能從燕王拔之夜入遵化遂略密雲至永平致其精甲以益師王在灤河之上玉請

南其軍以攻潘忠楊松莫州之衆王以玉爲前鋒遂擒忠松盡降南軍王疾趨眞定以應耿炳文玉單騎先覘炳文軍歸決燕王引兵向之遂與譚淵馬雲等奮擊大破炳文眞定城下炳文入城自保燕王還軍北平而江陰侯高來圍燕永平玉從燕王往援高走玉說燕王曰大寧去此不遠移軍襲之可免後顧遂從燕王拔大寧擒殺其守將得胡酋兀良哈之衆擁寧王入關置之軍中而寧王所從三護衞士皆歸燕王是時建文君以炳文敗使李景隆代爲將景隆聞燕王出軍大寧頓兵北平城下燕王至會州以其所

得兀良哈衆及寧王三護衞分爲五軍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是時景隆軍鄭壩陣白遂之河西玉從王連戰三日大破之從攻廣昌蔚大同悉下白溝之戰燕王以精騎突入南軍左掖玉與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勇氣百倍景隆大敗退保濟南於是中朝復以盛庸代景隆將東昌之戰盛庸以火器乘北軍圍燕王數重燕王從其陣西南衝擊出玉失燕王所在突入陣求王連殺百數十人遂爲南軍所殺

燕王從閒道還諸將免冠請罪王曰冠勝負常耳且亦少挫所恨失張玉也爲之泣下諸將皆泣遂以玉兵屬其子輔輔以都指揮同知從靖難有功燕王既卽位追封玉榮國公諡忠顯封輔爲信安伯輔之女備後宮居二年上謂淇成二國公曰功臣次第封矣亦有恨乎皆對曰無獨張玉功最高玉在臣等皆出其下今不在也玉子輔功不薄僅封伯諸臣妄意陛下不昵皇親耶上曰吾亦恨之遂擢其次子輗爲指揮使進封輔新城侯玉莊重果毅筴數越入軍中進止常以數言決定成祖最倚信之玉毎對其戲下曰

爲將當濺血戰衣流礬汗簡仁宗在東宮時數數稱
王既即位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太宗廟親爲
文祭之輔别有記王又有季子軏錦衣衛指揮同知
朱能字士弘父亮從高皇帝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
早卒能長身魁偉膽勇有謀代父爲官小心恭愼未
嘗去側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殘兒不花覆其軍靖難
之興與張玉丘福密贊決其始縛貴昺奪九門至七
大戰以有天下能功居多能在諸將中最少而驍健
善戰常大呼先驅小河之師燕不勝者再矣諸將皆
懼欲還渡河北燕王怒能及鄭亨責諸將於王前曰

漢高十戰九敗而卒有漢大王出師以來克捷多矣
此小挫耳而皆欲還渡河還渡河欲送首耶燕王撫
掌而歎決意南下遂有靈璧之捷燕王即位能已積
遷至都督僉事特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國公
明年立太子爲太傅文明年拜征夷將軍率二十五
將軍討安南至龍州卒時上視星象先憔之曰西師
有憂乎朱能足辦也第恐其北人不耐南氣俄計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洒泣曰意能遠到胡止此方吾艱
難時與我協心力朱能也蓋年三十七柩還遣官賜
祭贈賻加厚勅塋昌平縣追封東平武烈王使[illegible]

勇嗣能宏博端重折衆稱衆詞簡理當無不心服其
愛士若子懷綏降附恩惠周至死之日將校皆爲流
涕能居家孝友被服寬博暇與儒生講說前史求古
賢將相雖列上公不以驕仁宗中進侑享太宗廟勇
以大將軍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追封平陰王子
儀嗣儀爲人靜謐凝重英宗器之曰平陰王有子也
命提督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者凡三十四年加
太子太傅卒贈特進右柱國太師子輔嗣嘗要掌都
督府加太子太傅守備南京名還以平胡將軍率師
扞虜卒贈太傅子麟嗣無子介弟鳳嗣提督南京守

備掌中軍都督府卒子希忠姿容沉靜爲世宗所器
使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二國營及五軍
營兵馬一爲都護將軍方圜二丘皆使攝祭有大禮
爲冊禮使入直撰玄草再加經筵及監修國史其官
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師其錄蔭錦衣衛指揮子弟三
人賜肩輿入內府乘馬祿予優厚富貴榮寵三十餘
年萬曆二年追封定襄王其弟希孝以兄蔭得官積
官亦至太保兼太子太傅卒萬曆四年贈太傅其後
以例奪追王
王眞少負智勇隸兵籍洪武中以功授燕山右護衛

百戶事成祖藩邸勤愼小心成祖舉兵靖難首協義
謀率師下廣昌徇鴈門先登一當百成祖舉以勵諸
將曰王眞武而奮何功不成旣取滄州破之追至滑
口俘獲七千人淝河之戰率壯士突陣斬馘無算後
隊絕南軍圍眞數重身被數十鎗斬南軍數十人南
軍益圍之眞顧左右曰吾義不死敵手自刃死訃聞
上傷悼之歎曰令眞不死功當冠諸將及即位追贈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金鄉
侯謚忠壯洪熙元年追封寧國公加號効忠封其子
通武義伯通以督脩天壽山加封成山侯進太子太

保宣德初充總兵官征進交阯拒於内官山壽處置
失宜棄交還論死久之遇赦削爵爲民正統巳巳復
起爲都督僉事尋陞同知守護山陵景泰中子琮襲
爲景陵衛指揮僉事英宗復位詔復功臣失爵者琮
襲眞爵降爲伯五年充總兵鎭守遼東稍立戰功成
化三年署南京後軍都督府事五年卒

丘福事成祖燕邸積年勞爲護衛千戶有膂力戇朴
勇鷙不甚曉文義而善撫士卒燕師初起與朱能並
爲王所憑仗摹畫志計不能如張玉敢戰深入過之
每勝敵諸將爭前鹵獲福獨後王每歎曰丘將軍功
我自知之京師平福巳累擢都督僉事及封賞第功
第一封淇國公諸臣請立太子上遲之漢王高煦數
征伐上謂類我趙王高燧上寵之未決所置福嘗從
高煦軍中請立高煦上竟立仁宗爲太子以福爲太
子太師永樂七年北虜本雅失里殺我給事中騏上
大怒發精騎十萬拜福征虜大將軍率左右副將軍
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眞參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
李遠等討之將行上命曰毋輕毋爲虜紿即未捷寧
再之福先驅至臚朐河遇虜前鋒以輕騎千餘摧敗
之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勞而問焉言本雅失

里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疾馳前諸將
皆曰虜非眞敗也恐誘我今後兵未集毋寧候其集
而先遣精騎覘之福按劒怒以虜尚書爲導薄其營
相持者一日虜戰輒引却福輒銳乘之安平侯泣諫
曰虜故示弱深入必不利將軍忘上命乎毋輕毋爲
虜紿武城侯亦言不可福皆不聽以同安侯故虜人
使詐與虜和自率騎繼其後同安侯猶豫未決福厲
聲欲斬之先驅而行從騎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
虜衆奄至圍之安平武城二侯率五百騎突陣斬賊
首數百皆死之福與同安靖安二侯被執並死之所

失亡萬數上聞大怒念福舊勞削封爵追奪誥券徙家海南而身征虜也上言及福愎驁喪師輒切齒洪熙改元當從事例牽復以善蔑庶人故不叙子孫長爲海南人

姚廣孝其先汴人扈宋南渡家長洲之相城世業醫廣孝目光炬射形如困虎幼名天禧年十四白父曰兒不願醫願仕不則願出家因削髮爲僧名道衍字斯道相城道士席應眞者博學明法兼綜兵略道衍師之盡得其機秘又嘗遇異人授以占决之術然深自晦匿也里人王行獨知其有當世才（王行字止仲少有異質閭門徐姓者多藏書行求傭其家服將請觀書賦主人引至樓上縱讀之行三年不下讀盡別主人去入京求仕王人曰今天下初定國法方嚴此豈仕時耶行曰虎穴中可以遊戲遂至京王藍玉家爲其教授藍玉論事上前上怖其有問王頓首實對名見之語不合賜死）道衍善詩詞古文與楊基高啓游僧宗泐薦之高帝道衍聞見燕王私請曰臣覲殿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弱願自愛重會高后崩上賜親王名僧國一人齋薦高皇后道衍在燕中大喜忝侍燕王者二十餘年王禮道衍甚厚時建文帝用賢尊士慕行先王之政天下皆悅向之惟道衍數陰說燕王可圖大事燕王曰民心悅向豈聽爲時耶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

心因出太平錢五爲王卜遽擲下覗王曰臣奉殿下一白帽白帽者皇帝也王叱曰和尚何妄道衍薦上者金忠相者袁珙皆謂王天子也王府時與道衍謀起兵事甚見親至府誤爾汝王前兵之起也暴風雨簷瓦墜王不懌道衍以爲祥王譏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出兵留道衍與燕世子居守世子用道衍計截遏南軍燕王亦數緘書軍中飛騎問機應燕師南向道衍送燕王曰南朝幸破方孝孺郎不降毋殺之燕王曰諾既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仁宗立爲太子上命淇國公丘福等兼宮僚命道衍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被之冠服予以二宮人廣孝冠服入謝削髮如故二宮人弗近也上益重之呼少師不名蘇松饑廣孝奉命出賑道閭門見酒帘書甚工問誰書也則一少年召見之曰能父我乎少年曰幸甚還見上上賜名繼以爲尚寶卿上命學士解縉纂錄文獻大成猶謂未備大徵海內文學之士重脩之自纂脩以及繕寫幾三千人給與居止膳膏而廣孝及縉與刑部侍郎劉季篪王其役歷四寒暑成凡二萬二千九百卷賜名永樂大典八之皇太孫出

閣講學復命廣孝輔導十六年自南京入覲抵城下疾不能朝命從者曰速爲幄天子至須之車駕臨視撫勞周全賜金唾盂一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獄久願赦之上即坐中出焉溥洽山陰人太祖時以高僧名至授右講經歷陞左善世永樂初名至北京命與廣孝王敎事天禧寺浮圖募成車駕臨幸命溥洽慶賛祥光燦爛萬衆聚觀天顏愉悦有任覺義者忌溥洽寵言建文君出亡實溥洽爲剃髮靖難兵起時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上上囚溥洽十餘年至是以廣孝言得釋數日車駕復幸問及卒上召問繼父臨盡何語也繼曰願陛下厚卹臣家上大怒汝父平生與吾言何及家也逐之名其弟姪二人而厚之賜贈廣孝推忠輔國協謀宣力之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榮國公謚恭靖有司治喪塟親製碑文墓道仁宗元年加贈少師侑享太宗廟宣德元年置墳戸世宗九年詔學士瑰學士萼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桑門上宥班諸功臣並食德太二祖側恐不足尊祖敬宗非朕靈承宗廟意卿等加思之丁禮部議尚書李時議上臣伏見故少師廣孝弼輔太宗雖有帷幄奇謀勞爵厚秩亦已報之平生祝髮披緇焉榮俎豆其爲瀆禮誠如聖見請移祀大隆興寺太常春秋祀制曰可初廣孝有同產姊姚顯廣孝貴過家拜之顯避弗內廣孝披袈裟往猶弗見家人强乃出曰曾見出家不竟名爲眞僧遂不再見也而廣孝故與郡中隱士王賓游亦避匿之廣孝屏騎從短褐往大呼曰先生不忘舊雅容老僧一會乎賓曰吾方割楚請爲期未明而往日出見之相與再拜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悦然退廣孝嘗著道餘錄議詆宋儒有楊洪與廣孝厚燬其書

金忠鄞人慷慨凋達負氣誼有謀略善卜洪武初其家坐罪合戸北戍給符縣中忠妻乳所抱女立哭縣門前袁珙見其乳聞其哭聲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必大貴忠歎曰家方補戍苦無資用敢有他覬旣北行

附商舟商人失金忠爲占課言所在果驗厚資之遂以卜名燕中成祖之將靖難也托言疾名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殿下貴不可言何疾之有王居常命[illegible]大見寵異忠言於成祖臣里中有相工袁珙者善望氣成祖密召之蓋成祖起事姚廣孝以僧袁珙以相忠以卜相與籌策郎中忠初署紀善後署長史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命贊守北京無何名陞兵部尚書列於縉紳六卿矣忠雖用龜卜起家乎外和內明不見畔畛發揮史傳源委曲折如身歷之上與武臣丘福等議立高煦爲太子忠不可旣召問解縉黃淮

尹昌隆皆如忠言上賜忠金除太子詹事久之命兼輔皇太孫忠於上前知無不言退未嘗泄上時密令察事多為解釋有得官來見者必勉之為國家好稱人善嫉惡酷吏語及輒艴然變處僚醜不兩端退恒推讓之有失必自引少侮里中兒里中兒後入京為小吏反薦用之賜賚之餘散於宗族貧士上之再征虜還師也皇太子使忠奉表迎忠出關不達上怒其緩太子官屬皆徵下獄獨不問忠居一年卒給驛歸喪命有司治祠墳復其家忠卒時子達方六月皇太子嗣位追贈忠榮祿大夫少師謚忠襄官達翰林簡

討賜依親讀書正統十一年名改禮科給事中景泰初遷都給事中剛直敢言仕終長蘆都轉運鹽使忠有兄曰華靖難時為成祖守通忠既得幸上欲推恩華辭不就徙居其縣之東湖忠卒成祖名見之賜白金文綺華伏闕謝臣布衣野人不用是上曰廷叟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發歎脫顛而逝人稱白雲先生

郎曰張玉朱能比於徐常姚廣孝若劉基矣跡其終始殆有與焉金忠雖卜士躋位文臣功名已極人固不可以無學亦一時長者也

楊榮　金幼孜　胡廣

楊榮本名子榮字勉仁建安人漢太尉後也祖達卿有陰德達卿值歲儉出積粟食人使為種樹於其縣之龍津名子弟戒之曰樹長勿以售人推學舍杠梁廢老子之宮及貧無室廬死無棺槨者則予之不非賢子孫繇是鄉人獲濟者衆元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作萬木圖以美之子榮登省試第一建文二年成進士授翰林編修成祖入金川門與羣臣迎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成祖啞然曰固當先謁陵已與解縉楊士奇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被選入文淵閣付之密務而兩制悉歸焉內閣典機務自子榮始也時靖難之初朝政鞅掌百官奏事自旦及午閣臣造

辰前呈文起草承顧問商機密率漏下十數刻始退子榮年最少而最警敏通練一日寧夏虜報至上召七臣獨子榮在示之奏而曰爾後進也寧解此何以禦之子榮對曰聞寧夏城堅士卒習戰度虜今退勅守臣隄備可耳上顏色頓回夜半報圍解旦召曰何善料也因獨名榮上時至閣中閱七臣視所治咸稱旨轉官榮陞修撰仁宗立為皇太子以侍講進春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如故其秋名對左順門嘉榮敬慎賜象笏幞頭公服二品金織紵絲衣疾命中官御醫通夕守視時報病狀瘉入謝上喜命更休

息旬餘五年命視邊甘肅還奏稱旨上手副爪賜之
自是以榮習邊凡三奉使榮有父母喪並奪情上三
巡北京三征虜獨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扈從
八年從征虜至凌霄峰與廣幼孜及刑部侍郎金純
夜失道幼孜墜馬廣純不顧去榮下馬爲理鞍轡前
復墜讓以所乘馬午見上時上遣人四索三學士及
見大喜問故笑語幼孜曰此巾多很爾非楊榮詎
免乎榮謝曰僚友當然上曰胡廣金純不僚友耶使
掌護衛勇士三百不隸於諸將賜駕前先鋒銀牌榮
還京請移制賜金幣馳驛勅中官護行趣歸既至復

榮家自是兼命輔導皇太孫是時中外祥瑞數見侍
臣數進詩歌賦頌每端午重九擊毬登高賦詩應制
上親第其高下賜黃封寶楮榮數在左右賜賚尤多
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北京營建
規制多出榮磚石灰礫之庀榮悉志埋示後亡何三
殿災榮直入麾衛士遷御書圖籍翌日上喜賜銀酒
鍾古銅器鈔幣諸物始上簡七臣爲親臣其後多坐
輔監國得罪雖士奇至愼不免下獄獨榮與廣幼孜
上內衙之榮尤以警敏見親稱學士不名榮於政體
人情靡不諳練邊徼險易將帥勇懦盡周知之忖度
事會動中機括衆論異同徐以片語折衷其待人廓
然無所疑礙推挽薦進及于遠方下士有所餽謝亦
不之却人譏榮濫不知向人意盡不忍絕也上晏駕
榆木川榮密議秘不發喪液錫爲椑具含斂益嚴軍
若上生計於皇太子衆疑所報或謂假他事作勅齎
書榮曰皇帝大行誰敢稱勅莫若具啓人皆韙之仁
宗卽位進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前職有問進太子
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尋勅賜繩愆糾謬之章始大
行計至仁宗哀亂不及詳問當時事痛定乃知賜勅
曰先帝崩殂六軍在外卿盡忠謀鎭定果斷㬎際危

悼報卿甚微加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裡寶鈔二
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
支卿當領服其冬勅護葬山陵元年懇辭尚書俸仁
宗曰先帝賓天朕違膝下卿盡力綱維贍奉几筵念
之弗諼特予三俸夫豈越踰遂進資善大夫太子少
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及其祖考勅脩太宗實錄命
榮總裁仁宗崩宣宗卽位復命總裁仁宗實錄益推
心委任榮與楊士奇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爲三楊
士奇曰西楊溥南楊榮曰東楊而果斷之才卒歸榮
也宣宗親征漢庶人棄交阯之議皆自榮發之二年

錫勅曰古君臣同心同德兩無嫌猜所以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卿祗事我皇祖皇考忠誠一致及今事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特賜卿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著卿實也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著卿族系名字表而敬之也卿體朕意永永無斁上數賜榮圖書珍玩酒肴遇節序游幸賞賚君臣賡唱或宴凱瑞應頻有撰述中外歎一時同心同德之盛上食鮮魚賜榮勅曰南京進鮮魚朕獻宗廟薦母后尚食方進股肱賢臣念同饗之特賚賜卿併以醇酒思古者君臣宴樂有嘉魚之詠

復製一詩見意食枸杞酒勅賜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食石榴復賜之而副之詩曰文詞淺近卿無吝攻正五年進少傅仍兼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懇辭大學士俸名之有頃誥贈三代滿三載賜勅獎諭宣宗崩英宗即位命護葬山陵復總裁實錄進少師正統初天下休息榮有力焉太監王振欲諷退三楊曰朝事多賴三先生顧三先生年高無如後何士奇曰某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榮曰如某衰殘念退久矣政欲舉人自代耳振退榮謂士奇曰適公言誤矣太監厭我輩矣我輩即自力寧能得其意異時某入閣某人閣片紙從中下則我輩束手而已薦而得用固我輩人也遂疏舉陳循高穀苗衷三人君子以爲敏五年請告展省命馳傳歸中官護行趣還京北上卒武林驛上輟朝一日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勅中官護喪榮不令其子仕進亦不爲乞恩既卒特受子恭尚寶司丞榮少從師友慨然有志古名相嘗朝退意甚不樂子讓請曰大人得不以不肖有所累乎榮曰非也念吾職重無以報國三代以上之大臣無不怠惰荒寧爲懼所以憂戚不在汝輩曾孫旦嘉靖中爲吏部尚書旦字晉叔弘治中進士爲考功郎中

風采剛方品藻精確以忤劉瑾自太常寺少卿出知濕州大書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于座右宸濠反時旦爲巡撫兩廣都御史移咨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起兵爲勤詞義慷慨既復叔卑兵二萬以行聞宸濠擒乃罷嘉靖初爲吏部尚書上命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旦以萼璁傳奉得官率九卿力諍忤旨致仕旦歷事三朝敭歷中外清介絕俗學術才望壓服天下之心

郎曰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靜而正之成祖愛趙王與榮語榮以王相貌對愛頗弛而太子益安翰林學士錢習禮者與練子寧有親奸黨禁嚴鄉人數持之習禮殊不自安榮乘間言上上欣然曰令子寧在朕固用焉遂下令禁止夏原吉吳中下獄呂震顧上意言二臣柔奸榮獨爲解宣宗中都御史劉觀

生賊下獄觀子輻亦不法宣宗欲重觀死刑榮爲請上發爲邊吏榮曰發邊吏等死耳天下無調陛下原大臣耶上曰卿欲父子俱貸耶榮曰請發子邊戍令觀隨居上曰善

金幼孜名吉以字行新淦人父守正學問該博洪武初辟爲郡學訓導幼孜從聶鉉受春秋得其微旨建文元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太宗即位簡求文學改翰林簡討亡何復精簡七臣處之內閣幼孜與數月陛侍講仁宗爲太子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史太子前其時解縉講書楊士奇講易胡廣

講詩幼孜講春秋永樂五年陛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車駕巡京征虜皆幼孜與胡廣楊榮扈從累陛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宮東晏駕于榆木幼孜與榮典斷喪禮仁宗即位進戶部右侍郎前官如故踰月陛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元年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賜誥授資善大夫追封三代宣德初爲冊使封王妃於寧夏所過詢民兵休戚還奏上嘉納之復扈從巡邊至宣府尋卒幼孜爲人簡易沉嘿樂善汎愛文章豐暢求請遍四方眷遇雖隆自處抑謙臨終有請爲求恩澤者幼孜曰此君子所耻言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賜祭塋幼孜扈從北征有二錄今錄其前篇永樂八年二月丁未上征虜駕出德勝門幼孜與胡公光大出安定是日也風清氣和甲馬騰耀鐃鼓震訇晚次清河戊申曉發雪融泥滑晚次沙河楊公子榮始至己酉早寒午次龍虎臺庚戌度居庸關關僅容駕如是者數處次永安甸大風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西南諸山巖壑積雪如玉闕銀臺東北諸山雲掩峯半峯頂露出上立帳殿前曰雪後看山此景最奇雖有善畫莫髣髴也辛亥風寒甚行且獵幼孜觀逐兎不覺上馬過前是

時諸山雪霽聳漢列霄瓊瑤奪目上咲呼曰到此看山又一奇也是日次懷來壬子次鎭安驛早發行數里道邊有上垣如故城元時官酒務也元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鷄鳴山唐太宗征高麗登此山而鷄鳴上指示曰元順帝北遁此山忽崩有聲如雷明日過之當見崩處甲寅登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基歐陽玄譔碑猶在渾河流其下有石柱數十比列河側半出地上行里餘路窄僅容兩馬人馬輳集危逈殊甚更行二十餘里過拗兒山險如鷄鳴山石巉巉下壓臨河陡絕積雪附岸坼裂可畏車行馬驟

毛髮栗然既過漸平上勒馬登高岡指示諸山曰此
天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賜酒肴午
次泥河乙卯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巳未發宣府
晚至宣平謂幼孜等曰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
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永謐矣辛酉發宣平行
數里度一河及馬腹河水迅近岸氷未解或寸薄人
馬度其上更行數里入山峽中又數里上登山行過
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微雪壬戌大風寒發萬全
行數里至城下上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上指諸山
曰此亦西山晴雪也入德勝口山石犖确如堆臬上

曰險哉盡如此得度耶入關兩峽石壁削折揯而過
躡山峽中行氷滑馬蹄時蹈開度澗雪未消從木遡
上行大風寒甚下馬便旋凍滑靴底上馬攀鞍不能
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
看山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皆紫黑下
嶺度關車塡從土堤下地滑馬多蹶者營興和城北
上召光大曰足寒時莫即附火頻行自煖顧問幼孜
何在凍無傷其足癸亥駐驛興和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營前曰汝等觀地勢遂似高阜至乃平也此
卽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知之

者因山為塹因壑為池誰能越者甲子上閱武興和
營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且雪亟回至營門雪下巳大風復晴乙丑風寒
閱武興和丙寅獵者至得黃羊召觀之遂立語帳殿
前二鼓乃退三月一日丁卯夕召語帳殿復至二鼓
既曰夜深且休自是每夜或漏下或二鼓始出戊辰
賜食黃羊癸酉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
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駕鵞鴻鴈翔
集充牣次鳴鑾戍上指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
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

知塞外風景讀書但紙上見耳又曰適所過沙城卽
元中都最宜牧馬語久始退頃復謂曰觀此四望空
澗又異他日汝等若倦少睡起望以暢胸懷甲戌上
夜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孜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
至二鼓出乙亥上大閱于鳴鑾陳六軍東西數十里
上曰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慣者以為固然
先是東風鼓作徐轉南上悅大飲夜召語幼孜三人
二鼓乃出丙子發鳴鑾上登山麓漸行徑谷谷平曠
鹿角蛇地槎牙如樹枝谷漸盡東北有山殊高上曰
此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霧閣層疊如波上

曰此小伯顏山望之若高至友早矣沙鮑多穴馬行
時陷上曰鼢鼠穴也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掘井沙色
有純黃者如金其白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令中使
取觀復示幼孜三人適中官射一野馬上名幼孜與
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上曰此野騾非野馬野
馬如馬汝輩北來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
如積雪乃是鹻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
山也上登焉山頂多石其下荒草無際數十里外望
見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
耳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兩途如道上曰此黃羊野

馬所行跡也駐營凌霄峰少水軍士多不炊者夜雪
晨乃可炊丁丑駐蹕凌霄峰北上曰雖雪不寒而人
馬足炊矣食後天晴巳卯復雪漏下上召語至二鼓
雪霽月明寒風灑淅壬午五鼓駕東發幼孜三人西
向行失道迷入索駝谷中明見上上喜問何遲具言
故上大笑曰憊矣且休出遇方尚書曰昨上屢召公
不見傳索者三十輩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來未
也甲申駐蹕錦水磧命中官曰金幼孜無馬鞍索與
之乙酉發錦水磧行十餘里有古城上曰答魯城也
朕嘗獵此又行十餘里射黃羊午次環瓊圖自此皆

沙陀漸見有榆林鳥鳶丙戌次歷房川水鹹炊飯黃
作氣息日暮上召幼孜三人指示山川曰此古交河
今爲哈剌火州水醫沙出碑曰唐交河郡故知是也
戊子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
千里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菔根白色大者
徑寸長二尺許其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
食之亦作蘆菔氣庚寅夜甚寒名草勑硯冰辛卯次
小甘泉有海子水殊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
此名鴛鴦海子地志有鴛鴦濼豈是哉夜名語三鼓
乃出壬辰發小甘泉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

草木皆白亦產白虎豹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
有奇異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
行十餘里上召草勑幼孜三人按轡起草飛鞚呈上
上覽畢令負書下馬坐地而書膝次大甘泉癸巳令
掘沙穴中跳兎與幼孜三人觀之跳兎大如鼠頭目
毛色皆兎爪足則鼠其尾殊長尾端有毛或黑或白
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彼如兎疑即詩所謂躍躍毚
兎者也有鹽海子生鹽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
甲午移營大甘泉北十里乙未次清水源有鹽池鹽
色或青或白軍士采食之丙申駐蹕清水去營六七

里地忽出泉溢數畝足人馬四月二日戊戌進神應泉銘辛丑車駕發沙陀漸少時大風寒吹帽斜側幼孜以手按帽上顧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水少繇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壬寅曉發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上曰幽風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今已秀葽而尚栗烈未經此者與之言自不信光大對曰臣不涉此所謂井蛙夏蟲難語海氷上笑曰南士也午次玉雪岡光大狐裘暖帽上笑曰今爲冷學士矣癸卯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遠見一山甚長其一峯獨高秀上曰此賽罕山華言好

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虜騎少登若尋常可登虜憑高見我軍矣午次玄石坡上登頂製銘刻石命光大書弁大書玄石坡立馬峯六字書無巨筆鈎以小羊毫晚有泉出地如神應名泉曰天錫甲辰次鳴轂鎮乙巳發鳴轂甚平曠午至山谷中有舊井二井可飲新掘者皆苦鹻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清人馬不渴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磊砢層壘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化甸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地名曰靈秀戊申發行山谷中多鼠穴常陷馬過二十餘里地上美

石可拾如琥珀玳瑁瑪瑙碧玉也午至楊林戍晚有泉出營西南遂命曰神脫壬子次檢胡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白石上命光大往大書檢胡山靈濟泉刻銘焉癸丑次香泉戊甲寅發香泉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淺地榆林蘩生有烏巢舉手可探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人言國初征和林時所築以屯糧者過川入山泉流之泥臭馬亦避之西南山峯甚秀上製銘刻石忽風雨作上面營前高峯而坐上曰此山常有靈異今適登此雲陰四合善風冷然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峯泉曰清流泉乙卯上登峯幼

孜三人從晚次高平無水載水廣武鎮丙辰次懷遠塞丁巳次捷勝岡有湧泉名曰神獻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于石上多雲母石弁書刻曰雲石山戊午發捷勝四望無極上曰眞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湧泉名泉曰瑞應己未至雙秀峯載水而行適陰雨人馬不渴庚申發雙秀蹤時至威虜鎮名泉曰永清辛酉至紫霞峯壬戌至玄雲谷使臣自死刺回上召幼孜三人傍駕行聽言死刺事夜命書勑伏地上穩書之癸亥次古梵場甲子早發行數十里東北有山峯巒聳秀類江南山下孤峯高起上多白石元人諸王塋其

下晚至長清塞泉甚清賜名玉華泉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望北斗南矣久語乃退丙寅至順安鎮上指營外諸山曰可以繪遂令繪晚雨五月一日丁卯微雨曉發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指示曰此名白雲山又數里白雲中有清氣接地望之如青雲山上曰高哉山也既笑曰此雲氣若真山天下山有過之者邪度一岡遙見臚朐河又過一崗上攬轡登頂四望如下再行數里臨臚朐立馬久之賜名飲馬河河東北迅兩岸山甚秀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多血青草長尺餘云馬食多疾者駐營河

上名曰平漠鎮戊辰駐蹕賜食已巳曉發沿臚朐而東午至祥雲巘上名語退庚午次蒼山峽哨騎獲虜諜五四馬一箭辛未次雲臺戍地多野韭蔥有金雀花其花似決明其莖似枸杞有黃花菜花大如茼蒿葉大如指長數尺皆采食之壬申次錦屏山癸酉次玉華峰甲戌發玉華胡騎都指揮欵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營焉乙亥以輕騎逐虜人齎二十日糧令清遠侯帥領餘軍築殺胡城於河上上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幼孜留營中丙子雨駕將發幼孜請從上曰止爾不能

戰前途多艱一時顧盼不及是日清遠侯送都指揮婁鬼所獲虜人口孳畜於上望日辛巳得上逐虜動靜乙酉聞捷音丁亥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至而營幼孜見上語良久命書平胡詔戊子班師上以騎兵東逐餘虜遂起營遽甚幼孜等人騎而手牽一騎載晚至威遠戍雨無帳房採柳枝作鋪以氈衫爲覆氈條爲藉己丑雨午後上發威遠晚至廣安鎮庚寅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雨暮止採葦敷地爲以馬䩞氈席夜驚辛卯次臨清鎮壬辰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載水早炊癸巳曉發

午至河水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及腰暮至雙清源夜禁火甲午曉發午至河水益深縛柳筏以渡莫渡者東行十餘里得女直人裴牙失帖木兒爲東寧衛指揮乃渡過渡得木爲鍥虜書幼孜數曰一時武將力足以渡莫渡者渡我輩乃出女直人牙失帖木兒者善騎射上選其騎三百以從晚次平山甸上立帳殿前問渡光大備言故上曰朕命筏矣何不渡進木鍥上使譯之曰扎達華言祖風雨也乙未次盤流戍六月丙申朔次凝翠岡丁丑經瀏灤海子上令往觀白浪隱隱如山無津涯其遠有山限之如長隄

然天下莫平於水獨此近若極下遠乃山高上曰鮮
難臚朐凡七河汪此中周圍可千餘里遂賜名曰玄
冥池晚次玉帶河戊戌次雄武鎮上召幼孜勉仁光
大留看馬是日次清胡原庚子次澄清河辛丑發澄
清數里渡河穿柳林中柳蒙密下淖如是五六十里
乃下營雨甚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壬寅曉發四渡河
河水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箇山也山甚峻遠望
乃如坡故曰半箇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上曰
最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
閒樹林蓊苑水邊榆柳繁茂草深數尺癸巳數渡河

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渡黑松林蒼翠悅
人下馬稍憇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入谷中乘
月倍道頃之月落寶纛須臾莫知處前騎皆下馬立
踰時復上下至平川益陷淖鄉道惑遂止次飛雲壑
甲辰發飛雲行二十里渡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見
虜列陣待上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望勢少頃虜遣
人來僞降上亦預書招降勑待之召幼孜取付虜使
行數十里駐兵天熱饑疲忽一隸持瓶水宿飯至三
人渴而食之甚甘忽陣動亟上馬俄聞砲聲左哨已
敵虜虜遯鋒當我中軍上麾宿衛摧敗之追奔十數

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上已駐兵靜虜鎮
傳令收軍遂亟回盖徑返百餘里夜至營從人無在
者下馬倦甚復饑渴移時一隸復持瓶水盂飯至方
尚書曰此直二百貫夜三鼓方卧風露淒其插箭地
上氈衫覆之傍風襲人睫不可下乙巳發靜虜諸將
皆東行人渴甚曳衣草頭漬露扭飲之次駐蹕峰丙
午上先將精騎窮追潰虜令扈從諸臣皆隨都督金
玉冀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入山谷中漸見虜所棄輜
重晚次長秀川輜重彌望丁未隨川東南行虜棄牛
羊狗馬彌山谷暮次回曲津戊申次廣漠城歸大營

上逐虜山谷間復大敗之還幼孜三人見帳殿上語
破賊狀己酉發廣漠城行數里渡河泥深陷馬腹餘
虜尚出沒上按兵河曲佯後數人載輜重誘之虜競
奔前銃響伏發皆蒼黃度河我騎乘之生禽數十人
餘盡死虜絕晚次蔚藍山庚戌次寧武鎮辛亥次紫
雲谷壬子次玉潤山癸丑次紫微岡甲寅次青陽嶺
乙卯次清華原丙辰次淳化鎮丁巳渡河水及馬鞍
旣入澤中草深泥交可六七里復渡兩河泥及馬腹
他馬多陷沒晚次秀水溪戊午發秀水行十餘里入
淙流峽甚險側路縈曲日七八渡登頓甚幼孜三人

慶高岡下馬覽息盼望出峽杳不可到晚次峽中
己未次錦雲峰庚申次永寧戍辛酉次長樂鎮壬戌
發長樂草間多蚊嘬嗜拂面大者如蜻蜓晚次通川
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開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
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識之望久下山癸亥次金沙苑
甲子發金沙是程多水途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
白上曰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
深軍士伐水為橋晚次玻瓈谷乙丑次威信戍七月
一日丙寅次武平鎮北京宮進表至丁卯次開平營
幹耳朶華言宮殿也蓋元時舊址荒臺斷礎零落烟

草間戊辰駐蹕開平己巳次環州名賜瓜果庚午次
李陵驛連渡數河河水深漫馬上靴登岸脫靴而傾
水晚次寧安驛壬申經元西凉故亭晚次盤谷鎮癸
酉入峽中兩山相夾上曰險若是即虜騎千群豈能
至縱至斷其歸路矣晚次獨石甲戌次龍門兩山對
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道出焉上曰斷此跳渡者光
大曰崖砥可以碑上曰朕意如此乙亥次燕然關丙
子次長安嶺方出險丁丑次鎮安驛戊寅次懷來己
卯次永安甸名賜瓜果庚辰度居庸關上令幼孜三
人識關內橋數自八達嶺出關凡二十三橋晚次龍

虎臺辛巳次清河壬午駕入京
即曰臣讀北征錄見成祖君臣之契又知封燕之日
奉太祖命深入逐虜盡悉其山川險要矣天生神武
焚城犁庭豈偶然哉是以備載之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宋胡銓之後父子祺高帝時以
文學舉為御史謫都關中仕終延平知府所至以寬
大長者聞廣幼孤受其從祖子貞之教長從黃伯器
進於學問建文初以進士廷對策問堯舜之世親則
象傲臣則共鯀之凶意在燕府而廣對有親藩陸梁
語建文君善之擢及第第一建文君曰胡可廣邪賜

名靖授官脩撰成祖即位以舊名見陞侍講亡何與
解縉等七人選入文淵閣累官大學士仍兼左春坊
大學士上北征虜與楊榮金幼孜從師中文字多廣
紀述廣敦厚周慎在上前未嘗及人過失人所應對
出不語人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不妄交與自不
干入人亦無敢干者以故竟身恩寵無有辱驚時入
為之語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胡公年四
十九卒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
謚自姚廣孝及廣始仁宗嗣位遣官賜祭其文曰卿
德行文學士林推重事我皇考諭思宥密十有七載

而兼輔朕東宮蓋踰一紀淸愼恭勤小心直諒雖襄榮之典已備朕之懷賢未嘗已也特加贈卿爲榮祿大夫少師靈爽如存庶其歆服而厚賜其家

郎曰楊榮金幼孜胡廣在成祖左右故具有終始無畏無憂榮以敏幼孜以慤而廣以從臾言成祖師臨江學士董倫遣人收城外所畜羊彘諸物而廣方如厠行視其家人牧豭不能死君則亦已矣寧收豭時耶抑何與對策初意戾也論思被遇之臣不敢不載云爾

解縉

解縉字大紳一字縉紳吉水人其先廬門人唐同州刺史琬之後宋有名元若封太原王他多顯仕元有名觀者著宋書千卷元人名之脩史請崇宋黜金祖子元爲安福州判官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闓有名於時吉人稱爲二解解開字開先洽五經皆有師授其學以王敎爲本爲人慷慨英偉知變通天下事對衆試可賢愚皆爲快息高帝召見待以前朝遺老與極論元事甚得其對開每與縉家書上必使縉送覽縉宴見時詢問安否起居之詳縉幼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與兄綸若妹壻黃金華同時登第太祖以爲盛門每對群臣榮而誦之使諸王貴人往視授縉中書舍人金華庶吉士而綸爲監察御史是爲洪武二十一年縉得讀中秘藏書所學益富上時考問甚見愛重或使草書爲之持硯縉姿穎淳秀望之玉立少年知遇名動天下一日上諭縉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上在大庖西縉入奏曰伏奉聖旨令臣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后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勸戒推讓光昭亡窮昔人有譏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示起居郎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臣王同休亦足垂世臣願陛

下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臣亦與皐夔比肩感恩服義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取天下於羣盜抹生民于塗炭此放勳也良乎信布無所賴藉出師命將皆受成畫徐定燕都市不易肆絕女寵外戚寺人藩鎭之患亡聲色遊畋之娛此湯武也惟願陛下篤若臨若對之嚴愼不覩不聞之獨雖處深宮如奉郊祀喜怒哀樂一聽天理上下四旁均視同仁令出惟行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寧失之不經夫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

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不變之
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絶賢又
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
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惡者未必蒙禍良
繇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
蔓誅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
昆尊榮恩賚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
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嘆是非私
意使然存養未加焉陛下天性素嚴或差卞急克伐
怨欲臣知聖性所無也陛下好觀道德心經及說苑

韻府雜書臣竊謂甚非所宜劉向說苑學不純師陰
氏韻府蠅集兔園塞士之詞而已臣願陛下聚一二
儒英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
葩根勒成一書令臣執筆而隨其後又今六經殘闕
禮記出於漢儒蠢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
儒大備百王之典作爲樂書以惠萬祀若夫配天宜
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
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肆官伎
非人道所爲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除
山澤之禁稅錮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勿興上木術

墾荒田毋貪荒裔驅僧道之壯者復於人倫火經呪
之妄者絶其欺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痛懲法
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
以無加婦女帷薄不脩方今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
勿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拘建
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避忌亦且不經東
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
等之文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
惚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借以愚黔首臣謂天下已
定矣人心已服矣一切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

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眞符者
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愚衆以神僊爲應哉且陛
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畏民未也孳孳於治民治
強暴而治心未也夫粢盛之絜衣服之齊脩舉之時
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
斷詔誥之勤鉤距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末也古云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無乎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
以問因多寡爲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御史
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

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皐陶曰宥之三哉臣竊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表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總緣禍從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捐妻子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

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州縣孝廉人材宜蹈昔趨而或布朝省椎埋嚚悍之夫剔履負販之傭朝捐刀鑷暮擁冠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士羞爲等列闒茸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舖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

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既無其地仁義法制又無其漸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行且作新於變漸次將雍陛下不可謂迂而不切也至於下農貧戶多有死徙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補以富役役重而民困又里胥度田高下不均瘠鹵膏腴起科無別臣以爲莫若行授田均田之制兼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

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以延天下之俊乂今內外百司捶楚曹屬甚於奴隸一爲下官肌膚不保宜使同寅協恭相守相序以重廉恥之節若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其相爲不義則又何取夫義婦節哉此化原所繫也臣心欲言固不止此承奉忖量急於陳獻惟陛下少垂鑒納書奏留中巳復陳太平十策上手持入顧其言頗迂上數稱縉薦才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溍奏縉索皂

隸部堂言語嬉嫚上不問攺縉御史監察江西本貫
李善長自殺縉爲郎中王國用草奏追訟之爲都御
史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怙勢橫恣諸道御史無敢
爲章縉立就奏之上慮縉年少爲衆所傾時詔近臣
有父在者得入覲會開來年八十餘矣令之携歸涵
養十年方來入見縉爲文得法於黃潛歐陽玄學書
得法於危素周伯琦及其登朝以文求正蘇伯衡而
詹希原嘗及元夔子山之門同爲中書相與盡講古
法縉爲文半酣落筆未嘗屬草不自收拾其字書倣
讓相綴神氣自倍有農家陸顯者善縛筆縉欲作佳

書必得顯筆爲人濶略洞則任意氣篤念名賢世家
之後引拔賢士恒盡其力雖野夫稚子亦樂親之常
曰寧作瑕玉勿爲瑜石歸家八年上崩奔喪京師有
劾縉畊喪未葬父年九十棄之入臨上違詔旨謫河
州衛吏時董倫爲建文君所重縉遺倫書曰遠違誨
言薦將十稔天涯濶異感念奚云縉孝易狂愚動遭
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體
輕嵩一不幸有厲長吳濞之虞邸哈木來歸之時欽
承顧問謂宜待之有禮俏忤機權其徒必忒此類非
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

國公事爲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以屈膝之故竟
致排誣畧迹深文皆與律令不合伏蒙聖恩數對便
殿申之慰諭重以錫賚許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
史外設承命攺脩及踵成宋書刪定經禮凡例皆已
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芹次游將八載賓天
之訃忽聞痛切之誠欲絕是以母喪在殯未遑安厝
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晤山陵隕
淚九土何岡畢愜家恩遠行揚粵之人不耐寒苦復
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低回服事誠不堪忍晝
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

爲羞於先生長者是以數鳴知感冀還京師得望天
顏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更生之日也臨
書不勝感切董倫因薦縉名爲翰林待詔太宗入首
索之既得賜名廌擢侍讀頃之命與黃淮等六人並
直文淵閣縉居首應命撰作敏捷無滯上甚親之陞
爲侍讀學士命仍其縉名成祖欲立太子未有所決
密名丘福等議皆請立漢庶人問縉縉稱世子仁孝
天下歸心以尊奪宗自古致亂又曰好箇聖孫上意
遂定他日奉詔題猛虎顧子圖縉爲詩諷諫焉（詩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恩一步一回顧）仁宗立爲太子進縉翰林學

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他日召縉與侍讀黃淮等於右
順門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不懈今宜慎
終如始皆叩頭謝賜五品服又曰皇后欲見七命婦
郎日赴見柔儀殿訓勞備至亦賜五品冠服及鈔幣
表裡亡何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各一襲亦賜
縉等曰代言之司機密所係卿等勤勞助益不在諸
尚書下居頃之命纂錄文華寶鑑及文獻大成永樂
大典既成褒賚甚厚成祖嘗手書蹇義等十人命各
疏其短長十人皆上信臣縉疏列各中其人品居久
之用兵交阯力言交阯古羈縻國不足郡縣置上不

悅頃之以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參議既行丘福
等泄縉禁中語於漢庶人庶人大恨禮部尚書李至
剛奏縉怨望改交阯命督餉化州時翰林簡討王偁
謫交阯總兵官張輔幕下縉與偁故以文章相結言
偁於輔挈之化州因共征廣東觀其山川言可鑿贛
江通南北道八年具草入奏會車駕北征見東宮而
返漢庶人密疏縉瞰上遠出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
意亦欲陷太子上怒縉避事勞民併偁皆逮下獄既
至獄吏拷治不勝楚令遍引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
經歷高得暘右春坊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貫贊善兼

翰林編修王汝玉編修朱紘簡討蔣驥潘畿蕭引高
等亦引及至剛皆下獄後三年漢庶人使人從獄中
苦縉以雪瘞縉竟死雪中籍縉家妻子徙遼東偁與
得暘貫汝玉紘引高皆相繼死縉所逼引多太子官
僚也太子即位爲仁宗出縉所疏十人示楊士奇曰
人言縉狂而實不狂赦妻子還正統元年盡還所沒
產縉一子名禎亮初解縉與胡廣侍宴成祖成祖曰
爾二人生同里學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女可妻之
廣對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矣既果女
也遂許禎亮之盟及縉家徙遼東廣欲改適女女提

刀截耳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背主違父
何用生爲及赦還卒歸禎亮綸後擢祠部主事太祖
美其篤實一日召縉至內殿語曰禮曹有獄恐累而
兄今出之爲應天教授勿謂官小京學也居三年以
剛直忤權貴竟從開歸終養不起綸子禎期以善書
選天下第一仁宗召爲中書舍人縉從弟繪亦舉進
士
郎曰解縉年少通達不減賈誼至其直言如魏徵矣
縉與蹇夏三楊並有翼儲功有口不密幾之不作以
及於禍蹇夏三楊終用謹重蒙寵縉身後之典亦稍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永樂臣二

楊士奇　楊溥　蹇義　黃淮

夏原吉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泰和人世宦族曾祖景行元翰林待制景行家居甚貧里中有官位庳下而資產充溢者有問曰公官高而貧某官庳而富何也景行曰天道公平貴者蔑富富者蔑貴人服其長者士奇生而孤從其母改適羅性性爲德安同知伏臘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奇士奇恠之問母得故因擲士傚主書其三世先人

密祀空廨中旦入焚香作禮時時泣下性覡知大奇之性坐累謫戍羅性字子理泰和人少孤力學受易於韋乾宗武博記精思言行端謹與邑人楊卓鄧尚契合甚篤時號楊鄧洪武初中鄉貢進士授德安府同知爲政以寬恕爲本而永蘖採屬與岳州馬知府汚陽彭知府齊名應城縣吏仁斎官麥事覺性逮治之仁懼以他事誣告性於按察僉事朱逢吉所睊閥亂吳雲爲湖廣參政驅謫逢吉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卅七府賢守義三人可枉悲賢辛白秩滿詣京師坐譴用眾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枵虛怡然就役既至達官貴人咸加歎禮請生從學甚眾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令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士奇竟與母歸家益貧力學自奮遇有古書雖殘編脫帙無不攜取十五授徒里中踰年從遊甚衆弱冠游章貢章守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

鏡一見相好子鏡爲人廉介而稍豁刻士奇常有規正頃之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可容江夏間建文初以博學徵入翰林編修纂高帝實錄吏部被旨考第第一奏除吳府審理副編纂如舊成祖即位士奇與附其秋始建文淵閣命學士七人專典機務士奇與爲尋擢國史編修進侍講二年以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爲皇子官屬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如故車駕北巡特命與蹇義輔導皇太子監國爲太子兩下獄竟見宥歷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即位爲仁宗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踰月加少保尋陞少傅進

兼兵部尚書英宗初以總裁宣廟實錄陞少師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年八十以正統九年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貞士奇爲人秉謙執虛溥利爲義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苟爲進人才博詢廣訪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衆論紛紜徐出一言莫不快愜英宗初張太后同上聽政士奇與楊榮楊溥並見委任休養生民嚴覈百司公卿藩臬號稱得人論者謂其才量俱優王魏之儔也王振竊權楊榮已歿士奇與溥默默無所明君子以爲難退晩節子稷居鄉豪橫多不法事士奇不省正

統七年其縣民入奏所連引幾千人士奇自陳無狀上執稷下錦衣獄坐逮者三百餘輩都察院六科十三道連章劾士奇上曰士奇日夕左右焉知稷居鄉所爲命守官如故士奇憂恨臥第久之居二年賜書曰卿事我祖宗嘉謀嘉猷實惟簡在暨朕嗣統沃贊尤多比者疾違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不忘夙夜書曰天壽平格知卿未艾也惟卿予不服家訓于于國紀朕用祖宗法拘繫之卿尚勉圖康復副朕注望其年士奇卒稷亦死獄中召其次子穟爲尚寶司丞（穟少豪放後折節向學能詩賦談論仕終太常寺少卿）士奇文法歐陽修韞麗夷

粹雖不逮之質而理婉而顯備有先正典刑當時號館閣體至校讐古書辨正舛誤稱博洽焉所記有三朝諭對其序曰太宗初翰林臣無過數十人詔吏部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臣首膺擢選內閣初建專簡七人典掌機務既立儲宮簡兼輔導車駕北巡簡輔監國而臣皆與仁宣繼體所以寵任終始如故臣祗事三聖三十有三年攀髯莫及負乘時愧今七十有八猶濫朝班誠孝昭皇后賓天祗送山陵供役彌旬身且展敬三陵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昔歐陽文忠著奏事錄司馬文王著手錄其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詳盡所以昭一代明良契合之盛大臣君子往古皆然因記憶構前所得玉音之詳輯而藏之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惟懼不詳虛泯吾君盛美蓋首永樂次洪熙次宣德凡三卷今錄如左褻出者不載

士奇進東宮講義上覽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堯舜禹湯文武莫不繇此以治臣對誠然上曰孟子稱堯舜非道不陳爾等尚引皇太子古誼廣東布政使徐奇至京師將有所遺於廷臣或得其疏記授閣上朝退黜首召士奇至前

出示之曰曷遺爾對曰徐奇往爲都給事中雅游諸臣卽臣亦交奇奇之官衆作詩文送之臣適病未能今有所遺蓋酬昔既臣之見遺臣以病也上曰爾時不病亦作送否對曰不敢異衆上曰然則曷遺諸大臣對曰諸大臣受外臣餽臣素不聞殆奇意爲之今受否尚未可知抑其所列不過橫外土物而已無貲賄上取疏記焚之因曰爲臣當秖私交爲士當務清謹臣頓首謝（徐奇浦城人建文中爲戶科給事中封駁精審永樂一年爲廣東布政勤官廉弼雅志愛人奏言公差員役皆令自給無以督趨事乞於所轄遞運所悉與應付有司奉官者宜准舊放官家易應付給與行糧遞送還鄉以厚卹死者成祖皆從之）禮部尚書鄭賜晉老

冗不治侍郎趙狃問之病悸周章上心輕賜賜卒上問翰林臣曰賜不病自盡耶士奇對曰病矣惶懼不敢就醫藥作在右順門外立而什臣命其屬掖出之語未竟上曰賜故君子才不聰耳其撰文遣祭使工部與之棺皆退獨召士奇曰微汝吾幾疑賜鄭賜建寧人舉洪武進士授監察御史時天下初定法令嚴肅郡邑吏坐罪逮繫者多既辭成命賜就龍江編次其行伍時暑甚賜諭以上恩衞擾之肥其餔糒俾各就居止旦一詣視有疾病羸弱者醫藥米饘粥之皆感悅湖廣布政司奏缺官賜與簡討吳文並出爲參議二人同德協力剔蠹去蠹清簡寬直吏畏知名丁內艱服除改北平布政司左參議成祖在藩邸事甚謹被眷愛而謀國者疑之議置安東屯未幾召爲工部尚書既令督軍務河南拒靖難師成祖即位李景隆言賜罪亟齊黃逮至上問吾何如待汝遂相背耶賜曰亦盡臣職耳上笑釋之改爲刑部尚書轉禮部寵遇日隆後稍衰病不任官沉爲趙𤜱所間悒悸卒贈太子太師賜諡文安賜小心恭慎寬平謙直學士解縉嘗於上前稱其足爲君子焉楊士奇有送陳燾乃赴湖廣參議詩三十年前過郢城藩垣吳鄭最知名

上巡北京命士奇草詔既奏稱善曰與諸尚書觀之士奇詔書有飲食供億一切自備不以煩民兵部尚書劉儁請更自曰有士奇欣然以儁語白上上顧曰從汝從汝明諭胡廣曰士奇能服善也上北征還問皇太子於士奇對曰孝敬上曰何如對曰宗廟之祭簠簋豆登莫不親閱它日祭患頭風醫請汗皇太子曰汗即不可風即不敢以祭或請攝皇太子曰豈上命我我使攝祭畢淡不藥自瘥皇太子有所進御行在所一一關目繊識遣之陛下北征眠食不下有勑使至乃開心上問輔臣中爾獨正直寧不忤否對曰以臣之戇恒見容納抑皇太子天質甚高有過未嘗不知知未嘗不悔改他日能鼂不負陛下托者在以愛人存心上甚喜賜酒饌上從容問士奇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上曰吾察東宮官獨汝與胡廣賢又曰聞汝與黃淮遇事肯言然東宮時或不從對曰皇太子推誠待下臣等言當宜無不納言未當亦自當斟酌上曰善上召問隆平侯高煦友乎隆平侯語上未信車駕還

南問太孫太孫爲解他日獨問臣汝與蹇義宜知之亦問義義固辭朕之不知慮有離間今知矣政復何恐對曰臣與蹇義同輔皇太子也寧知漢殿下抑漢殿下始封雲南改封青州兩不肯行今知陛下且北都乞守南京何意哉惟陛下孰察上默然起還宮亡何處之樂安

右永樂

仁廟在東宮時學士王達講乾九四稱儲貳既退皇太子曰稱儲貳易旨否士奇對曰宋儒胡瑗有之皇太子曰爲我也它人舉此耶對曰善哉問也程子言

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
對皇太子悅皇太子閱眞德秀文章正宗而善之士
奇對曰德秀所著尚有大學衍義一書望殿下取觀
旣觀大喜分賜諸子曰治鑒也皇太子愛歐陽脩文
輙有生不同時之嘆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校讐曰廬
陵之君子也士奇鄕後進尤當以自勵贊善王汝玉
數爲皇太子稱說詩法他日皇太子顧士奇曰古人
主誰善詩者對曰詩言志也則有喜起南薰大風之
歌雪耻除兇之作秋風之辭下至隋煬陳後亦皆有
之然漢高帝唐太宗霸業耳漢武氣志已衰隋煬陳

後萬世戒也殿下可觀兩漢詔令非直文詞高簡亦
裨治道詩不足爲皇太子曰詩無過太祖何不足爲
對曰太祖聖學之大在尚書註諸書帝王自有所重
曰世儒何如對曰世儒爲之然品有高下終重於道
德皇太子卜筮不用世俗占法惟取揲蓍命士奇纂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旣
奏甚悅名曰周易直旨士奇曰文王周孔彖象十翼
之辭脩齊治平具焉臣請更爲殿下編輯旣奏復大
悅名曰周易大義賜繡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
直旨金幼孜作春秋直旨至是皇太子命齋閣書嚴

寢室各置三書皇太子聞士奇之居陋欲更諸爽塏
者士奇辭旣賜宅東華門外樓居十楹皆新繕治拜
賜出問隣比故誰居曰衛卒五家曰今何向指其旁
五家曰倂於此矣士奇歎曰豈當以一人故令十家
無居復入辭不聽對曰臣爲宮臣所願殿下得四海
心豈當以臣先失十家之心且臣而受宅必有繼臣
倖求者是臣作俑也乃聽皇太子卽位以歲正改元
禮部尚書呂震請習儀用樂士奇曰大行皇帝未朞
樂當設不作震議不合士奇入言不報與黃淮再請
漏下十刻尚朱報旣乃得旨元年朝正罷特召士奇

淮曰汝胙忠心吾遂免悔自今毋以不從爲慮各賜
鈔千緡文幣一表裡是月命兼兵部尚書三俸俱支
士奇謝且辭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
汝獨二人謂朕何士奇叩首請辭尚書俸上曰汝勤
勞二十年一志不懈以祿相酬何固也對曰尚書月
俸六十石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猶慮過之上曰可
受折俸鈔對曰鈔與米異名耳時蹇義在傍曰請聽
其辭學士一俸士奇曰辭則從厚敢虛取名上曰朕
成汝志顧謂士奇廉居頃之上欲賜腴田二頃辭上
曰汝表裡一誠資朕良多朕所以不忘旣辭祿又辭

臣何罔甚也對曰臣一介寒士逾涯越涘尚幸不使滿溢庶不早塡溝壑上曰勿憂溝壑吾當送卿入地乃許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眞能廉有言天下太平者上意謂然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示之蹇三人亦意謂然士奇進曰今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之人尚猶艱食臣觀陛下之恩已被之天下矣必欲人人得所更須休之數歲上笑曰吾不謂是也朕與諸卿相與一誠匡輔望切去年各賜繩愆糾繆圖書惟爾封進五章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盡得生民盡安耶皆頓首謝上贈徐善述鄒濟王汝玉官而賜

之謚命禮部建墓祠歲四祭士奇進曰朝廷惟宗廟四祭社稷孔子春秋而已濟等雖事陛下東宮抑先儒有言周公之功臣子宜爲上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念舊勞而不覺也命兩祭

右洪熙

宣德二年上將赦交阯命舉使臣蹇義薦伏伯安士奇私謂夏原吉曰伯安小人也公入力言旣入上顧問伯安何如夏對不可問蹇蹇對曰辯有口臣士奇曰伯安行穢學寡遂不用數日士奇獨對上曰朕乃知伏伯安貪淫人也蹇何故薦之對曰重其口然臣以爲言不忠信蠻貊不可行也上曰衆何不言蹇邪對曰蹇無私焉上曰蹇無尤邪對曰蹇惟和厚况在國事而敢偏執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繼今勿憚違衆（伏伯安歸德人洪武中進士起家永壽知縣永樂中累工部右侍郎坐事降營繕主事十六年有薦其才者復工部右侍郎十八年以不飭罰禁都城者五年降爲荊門知州）上微行至臣家臣大驚走出迎上已立月庭中臣俯伏言陛下奈何自輕辱塵中上曰思與卿語遂屏左右語畢顧曰此居且敝當爲新之臣叩頭辭曰惟願陛下萬萬從此愼微行而已明日入朝不謝上密遣問曰至卿家不謝何也對曰陛下夜行臣心尚悸敢廷謝數日又遣

問曰天下平靜一微行耳何慮之深也對曰陛下卽子惠元元豈無不獲一夫萬一有寃人怨卒窺伺王蹕之淸塵胡以備之臣誠萬死爲陛下過計旬餘有二盜被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持弓矢伏莽錦衣獲之二盜誅上立賜士奇白金文綺且入謝上曰愛朕無過汝

右宣德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鄉試時爲胡儼所知薦第一舉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永樂初侍太子東宮陛司經局洗馬兼編修太子觀漢史嘆張釋之之賢溥

對釋之誠賢然非漢王亦不得行其志因釆編漢文帝事類上太子太子大悅太宗北征還太子宮僚坐慢迎溥與黃淮金問相繼徵下獄一時同獄者復有芮善王愷及工部侍郎陳壽幽滯十年家人供食不繼數至糧絕溥勵學不懈同獄者曰困若此上命旦夕叵測何空自苦爲溥曰吾奉朝聞矣（金問吳縣人受易於俞貞木永樂二年被薦爲司經局正字十二年官僚多得罪問與黃淮楊溥坐繫者十年各持經講論洪熙初得釋授翰林脩撰脩穎問論時政悉見奨納正統中以南禮部右侍郎卒官問文章雅健善書律星曆之學　王愷蕭圻人少有大志長肆學問登永樂甲辰進士授江寧令剸治繁錯政聲茂著上召問錢穀出人愷面對不爽既預脩永樂大典晉左春坊左中允與溥侍東宮以讒下獄拘幽思玄誦讀不輟仁宗即

位釋諸臣愷遣以母喪去宣德初起復補廣西僉事正統四年轉廣東左參議　陳壽隨州人洪武中辦舉授戶部主事永樂中累工部左侍郎爲人小心慎密督理營造善撫軍匠九年坐累下獄卒仁宗即位念壽忠勤贈工部尚書諡敏肅官其子瑞中書舍人累官工部右侍郎）仁宗即位釋出復其官旋陞翰林院學士上建弘文閣擇翰林侍講王瑾聘處士陳繼爲博士命溥主之作弘文閣印授溥使封識奏事宣德元年進太常寺卿兼學士人內閣四年以母喪去位未幾奪情起服不與機務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命復入閣是時昭皇后臨朝二日御便殿昭皇后北坐上西面傍立后召溥與士奇榮及英國公輔禮部尚書濙面諭曰卿等老成嗣君沖幼弁方同心共安宗社復召溥前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流昭皇后亦流左右皆悲愴后還顧上曰此五臣者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共計又一日太監王振議事東閣下諸公未言振先可否其間溥憤懣歸舍三日不出太后聞而鞭振押赴謝罪其敬重之如此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溥立朝四十餘年恭愼謹畏雖御吏卒亦不敢慢毎議事決疑舍已從人略無吝蹶與士奇榮同心輔政稱東西南三楊西楊玉質金相通達

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選事立斷而溥安貞履節醲醴諷羹稱曰南楊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定溥爲相急於薦賢觀人以其所忽瑞昌令劉仁宅者與高安令入覲二人皆溥邑子溥使僕省候僕還曰高安令楚楚稱官也瑞昌令藁席布被瓦盆爨炊窮人耳溥即薦仁宅爲御史天台范理爲江陵令溥當閣時其子從石首來備述所過州縣殷勤獨理不爲禮溥即薦爲德安太守理被薦時始仕江陵八月耳其後累被溥薦至布政使或勸往謝理竟不謝溥卒理祭而哭之哀（范理州人）

[illegible]係譯一呻輒能試縣官當[illegible]所聞坐讀
鼓吹旗仗喧蔟埜小生群往觀理獨若無所聞坐誦
不輟長爲縣學生博學工文詞冠郡試第一會試
第三擢庚戌進士高第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
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居第二賜白金五兩楮幣
五十緡特連守令之選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縣
至明畫民口熟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
令雖權貴無敢違一錢用楊溥與馬愉薦知德安府
在江陵凡八閱月耳民遮阻不克則夾餞十里以哭
面遷理居官清慎忠勤凡致皆精慮而果行之一以
惠利爲上以最超遷福建布政使丁內艱服闋起貴
州布政使其去貴州也民阻餞比江陵尤甚仕至吏
部侍郎所著有讀史備志天台要吟
詩經集解德安府誌丹台稿藏于家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瑢其祖幼孤出鞠外舅李蒙其姓既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姓蹇而籍猶故姓一日聞母喪入奏因請改籍高帝曰豈蹇叔後耶吾兼

爲爾名因御書義賜之予楮幣使傳以歸服闋仍前職滿考當調帝稱義篤實命終九載義數在左右機密文字悉付義建文即位以義爲高帝所知超遷吏部右侍郎成祖入都義出迎轉左尋陞吏部尚書成祖惡建文更改高帝制度一切反之義從容言損益隨時亦有改無害者因舉數事陳其顛末上從之有譖義心未忘建文君上不聽仁宗立爲太子命兼太子詹事閒奉上旨轉說太子前委曲得肯綮車駕北巡命輔監國兼署禮部以父喪歸奪情起服十九年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與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念國家多事之後文法從寬考察群吏黜太甚而已而兵民利病纖悉具奏上北征還怒皇太子官屬慢迎悉逮治中途特宥義仁宗即位與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等參預朝政進少保兼吏部尚書歷進少師賜五人繩愆糾謬銀圖書各一他日上追念在東宮時被搆泫然涕下別製印賜義勅曰曩朕監國政務方殷籌中惟難卿以舊臣侍朕春宮勞心焦思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統不懈益恭二十餘年險夷一節朕念不忘茲以巳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藏家俾爾子孫知所致

顯良爲不易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于艱保卿子孫於戲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續維茂永終是圖欽哉賜順義縣田三頃命與張輔夏原吉監脩太宗實錄宣宗即位屬與楊士奇等議政如初繼命監脩仁宗實錄亡何以春秋高輟其部事論道如古三公繼賜銀章褒美厥文曰忠厚寬弘賜第文明門內八年義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宴禮部是歲生旦賜鈔萬緡廄馬一匹年七十三以英宗初即位之年卒疾醫來漬甚使問所言對曰陛下初服義獨寡祐區區犬馬望聖明敬守舊章而已勅賜喪塋祭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謚忠定官其子英尚寶司丞復其家義通熟
典故練達政體雖在倉卒分處裕如顧中心沉厚在
上前不敢決斷若遲頓其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
至于議法終亦槩諸理歷事六朝凡五十年無一日
顧瞚之憂言上前出未嘗道世疑其無所建明而天
下有陰受其利者矣有孫廷歷官僉事剛方清儉吏
民懷畏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在宋名家者仕御史簡法歷世
皆有文學之官父性恐汙方國珍隱跡不見淮自幼
負經世志中洪武中進士除中書舍人成祖即位名

對稱旨命入翰林與解縉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時
就寢則賜坐榻前已命居內閣專掌制勅而胡廣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胡儼其進乃在淮後尋陞編修繼
陞侍讀上之立仁宗爲太子淮有力焉太子既立命
爲左春坊左庶子居二年陞右春坊大學士皆兼侍
讀如故久之復兼輔導皇太孫上巡北京命與蹇義
金忠楊士奇輔居守十一年上再巡北京淮輔居守
如故是時漢庶人潛謀奪嫡流言監國罪過上坐不
悅諸太子官屬其明年以表迎出闕不遠得罪坐繫
在繫十年所著書皆引咎責躬之意仁宗嗣位出

之遷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丁內艱
乞守制不許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三俸兼
支賜勅褒嘉封其二代仁宗崩皇太子在南淮與榮
士奇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宗即位親征漢庶人留佐
鄭襄二王監國如故淮直諒多才知無不言然時好
訐短同列而或爲同列所訐他日侍遲未至上問榮
榮對淮病瘵所以遲因言瘵能祟人上不召久之時
淮父年八十餘因告病侍父賜楮鏹二萬父沒遣官
賜祭塟以一品禮既襄事入謝上寵留累月賜遊西
苑使公侯伯師傅尚書學士十一人陪命其子從侍

登萬歲山乘肩輿下宴山趾翌日獻詩謝上大喜比
辭宴餞太液池御製詩送之宣宗皇帝詩天香早折儷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坐壁逅侍丸重大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羣彥賦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老弼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鬓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懇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極清冷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鸂鶒弄清波紫霧紅雲拂瑕島芳樹在組酒在壺工歌鹿鳴纖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庭闈身江湖鴟鴞峯高高不極中有謝公舊游跡釆芝劚苓可長年麋在天南憶天北
給路費賜織金紗衣一襲曰明歲復來明年以聖節
入覲因留爲會試考官又明年上崩英宗嗣位淮入
潮進香亦留月餘官其子釆爲中書舍人淮家居二

十餘年年八十三卒謚文簡賜九祭賻瘞如故事初
永樂中虜阿魯台納欵請得收部女直吐蕃諸夷朝
廷鐫金書誓諸夷酋磨金而飲之上問淮淮曰此奸
也胡虜各自爲心則分而易制若使爲一其力合矣
上顧侍臣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皆在平
地耳上賜西域大寶法王玉印出璞示淮璞巨淮曰
朝廷賜諸番制勑用廣運勑命二璽今璞視二璽巨
無見法王尊朝廷乎上甚嘉之其奏對如此
夏原吉字維喆其先浙人再徙德興祖希政爲元湖
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授湘

陰教諭遂爲湘陰人原吉少孤力學被選邑庠生國
初法嚴人不樂仕原吉母泣爲請免教諭史九韶曰
若子沉深有公輔器寧知非母榮耶領鄉薦升國子
生入禁廡書誥勅太祖喜其書端賜之襲衣他日使
察諸生書獨原吉勤既滿當署戶部主事特命實授
尚書郁新謂原吉能命諸郎有事往質有劉郎中者
獨不質原吉被新屢譙讓歲正新使書筭生計錢穀
摘糾其怠事者上赦不治新再三請上怒曰是誰教
汝要勤耶新免冠謝曰率諸郎大謝劉郎中出[illegible]曰
陛下明見郁尚書果人教之上問新誰也對曰堂後
書筭生臣死罪過聽上意解第下諸書筭生獄
郎中復奏曰向教郁尚書者非書筭生主事夏[illegible]
也上曰聞原吉部事多集甚有匡於尚書汝胡陷之
郎中及書筭生皆棄市郁新字敦本吳人從其祖父用富人遷鳳陽以布衣名見上異其貌命爲度支主事掌內帑賜予未幾陞北平郎中久之超授戶部右侍郎上顧問天下戶口漕運地理險易計數日時應機響荅人謂劉晏以下不論也乃每事咨度未嘗以精敏自多及考滿上嘉美新握爲尚書新務寬大綜理微密而家饒資財慷慨急義禮儒生喜交游母喪歸塟賓客至者數郡新掌戶部十有三年永樂三年卒于官上遣官致祭命工曹具殯斂朝一日翰林學士解縉等數息稱其才
久之用會舉陞戶部右侍郎建文初充採訪使巡福
建脩元達魯花赤迭里彌實之墓於漳祀王伯顏與

其子相子婦於福寧以表忠孝項徙靳成祖即位有
執以見者上釋之以爲左侍郎旋進尚書平江伯陳
瑄曰建文臣也上曰此皇考臣凡貢賦役制悉命詳
定原吉議多從厚曰不可使難繼以困民明年嘉定
縣民程言東吳水不治爲民患使原吉行治之項之
使僉都御史俞士吉賚賜水利集俾講求治法原吉
訪吳人趙發同梁時者得水所繇行治水布衣徒步
盛暑不蓋治既成奏發渠三十餘萬以賑貧民姚廣
孝言上曰夏原吉古遺愛也俞士吉象山人洪武末舉人授兗州府學訓導陳十事切中時政擢監察御史出按畿甸及湖廣二理寃若政績尤著永樂初陞右僉都御史奉詔往[illegible]

朝鮮日本暹羅奏辨浙西水災命借原吉往督夏蔵奏請糧六十萬石夏出粟賑民蓐出加賞賜府秩滿歷山東左參政洪熙元年進詹事府詹事宣宗即位改南京刑部侍郎致仕上使郁新治
內原吉治外新沒名原吉全付之原吉治部繼明上
周天下錢穀之數具對不失升勺其時內難方靖用
度廣大賜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加
設有司名集天下儒生編集大典遣二十五將軍下
交阯使中使通西南諸番遷都北京營建宮殿皆原
吉主計上使原吉護視北建材木役便數萬常寬
郵事以太集車駕北幸命扈從掌行在戶禮二部都
察院事七年上征虜使皇太孫居守以原吉輔命兼

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
原吉旦入朝佐參決退郎官御史抱案盈廷口手應
判北奏行在南啓東宮雖在草創犂然就理上還極
其獎歎賜鈔幣羊酒鞍馬諭群臣曰夏原吉今周公
也其冬扈駕還南京掌戶部如故尋命從皇太孫閱
武于郊皇太孫周行鄉落諮諏疾苦原吉至一村取
蠶桑進宮一人犯駕皇太孫欲罪之原吉曰上命所
至毋擾叉二年九載奏績賜宴便殿追贈祖考如官
諭廷臣曰夏原吉高皇帝養成賢德觀古名臣此其
人矣遂命與姚廣孝同脩高廟實錄十一年扈駕巡

北京與皇太孫同居上營後十四年從皇太孫南還
所至陳說山川險易民情風俗之美惡皇太孫稱先
生而不名十五年再從北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名
太子太孫于南旣致命先馳奏上還命往迎曰今東
官道毋亟原吉白太子道中太子馳至上怪之對曰
東宮語臣陛下愛我我不敢徐臣仰見陛下慈汪之
深故東宮孝思倍切也上悅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
卿事上名議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原吉在上前言歸
仁厚人人謂原吉長者十九年元夕放燈原吉奉母
往觀上聞之晚宴燈山徹御宴賜原吉母原吉弟至

召見賜酒饌其歸也遣送之使者還言其弟舟中僅
有麥二石上語原吉曰聞卿弟行橐甚空何不語朕
因賜異布數疋頃之三殿災言者皆言遷都不便主
事蕭儀尤峻上怒誅儀科道官因劾奏諸大臣爲上
謀遷都謬上使廷辯諸大臣皆啐罵科道官原吉獨
受過上悅或尤原吉上前背約原吉曰不然吾輩事
上久言雖失幸上憐若傷言官所損多矣交阯平上
問陛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以金帛一時之賚陛必
祿俸無窮之費也上曰善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
之原吉曰遠夷慕化宜示之君臣之禮上曰爾效韓

慾耶他日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
序諸侯之上况夷狄乎長揖而已上笑曰卿過楊勉
之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俘至三千餘人上以屬
原吉與都御史李慶悉出其脇從者衆遮呼夏公生
我原吉叱曰上恩也上疑長沙之人有通谷庶人反
原吉復以百口保長沙人最後上議親征虜原吉約
尚書方賓吳中人諫上忽已先召問賓中皆言餉僅
贍將士恐不足給大軍問原吉對如之上謂邊廩空
不懌即命料糧于開平已命中書御史按之則足十
年餘不啻上大怒籍原吉家命錦衣使者立召之與

爲限使者至原吉正開敖曰姑畢此庶不至侵耗及
至稽限半日使者以原吉言聞上上問征虜得失原
吉對千餘言如初上繫原吉內官監所籍得布衣瓦
器而已皇太孫屢爲請上使覘焉曰上待公厚今繫
之暴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上在楡木川
口原吉語未了若謂愛朕者計至皇太子臨繫召之
時繫嚴原吉不知及趨出皇太子立中廷泣上崩原
吉伏地痛哭太子命原吉出原吉曰臣先帝罪人太
子曰出還宮賜御厨饌咨詔條事宜原吉請暫還南
京以蘇輓運息從之費罷西洋寶船雲南交阯採辦

金寶顏料所在闕辦金銀課程及賑饑寬負省便賦
役太子即位復官進少保賜冠帶衣服被褥帷帳咸
具原吉頌繫時有母喪至是乞終制不許命兵部護
塟賜米十石鈔萬貫胡椒百斤上朝命與楊士奇蹇
義等立近御座退朝或隨至便殿議政原吉擬旨多
云某部知道而已或問故原吉曰寺奪非臣下敢專
付六部取上裁則事分而權一至今朝旨皆沿之上
立太子進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追封曾
祖祖考如其官使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賜
繩愆糾謬銀圖書曰皇考賓天時曰卿忠愛卿以識

奏用匡朕失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觔
頃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象牙印押上故弛西山
樵禁而薪者太甚上怒命論斬原吉言律坐不應而
已上曰予過矣賜田五頃建兩京甲第以旌之上崩
時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
命原吉佐襄王監國駕至太子怪其不迎入見太后
方知所以名慰曰卿輔朕有年朕倚特重卿當事朕
如皇祖加賜寶帶表裡原吉與蹇三楊同心輔政宣
宗眷顧優禮並如仁宗時至命坐賜茶休應復論或
時獨名密問出袖中小帖諮付是時蹇義簡重善謀

楊榮明達有爲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榮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士奇事涉民社則出原吉可否相資中外泰寧（遺事曰當日大臣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時以蹇夏並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而公兼有文學之業）漢庶人反指原吉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入議免冠謝上曰漢以卿爲名耳原吉遂與蹇楊勸親征庶人擒賜三闕掖朝參固辭曰臣非勳臣上曰卿爲我謀非勳而何交阯復叛王師屢失利二年來請降廷議欲勿許原吉請許之其冬皇太子生與蹇義奏對便殿留侍宴令盡醉原吉先醉上手義三觥察

原吉有欲言之色就問之以建儲請其明年春以議國本功便殿獎諭賜範金銀印八其一曰含弘貞靖加翠鑑銀壺玉笏玉帶與二三臣從游西苑隸問袞而皆萬歲耶上後顧原吉惶恐前謝上曰樸隸也賜之欽巳遊太液上曰以操以御舉卿之力上射兔京喉之手玉觥曰卿啓沃良多老矣可無歡又曰苑中多奇石二三臣欲否恣取之其秋扈駕巡邊賜寶刀上嘗原吉橐糗笑曰何糲甚對曰臣食此足矣士尚多餧上賜原吉上供遂加犒士還京與義士奇榮並輟部務如古師保專論道未幾護駕閱武郊外至兔兒山諸將有不虔者上怒褫其衣原吉言天寒甚恐死上不應起入帳原吉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陛下憐臣獨不念諸將上笑釋之上張燈宴群臣悅其指原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琰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水精鎮紙玉筆格曰與卿調旨原吉生日上手繪壽星圖賜詩（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又賜手繪秋香梅竹又會非熊春霽魚游春水諸圖服食器用銀幣無虛日嘗賜尚方翠甌一既笑卿夫人無競乎加一焉上製小玉冠二分一賜之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春以監脩太宗仁宗二廟實錄成賜宴且

入謝暮歸卒上輟朝流涕左右感動賻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賻欽萬緡勅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瑄尚寶司丞復其家朝臣無大小皆吊祭衛卒巷哭歎息泣下（遺事曰原吉受知聖祖更事列聖四十餘年介不絕物通不揜俗從容片語振顛危下當寬審擊之下其所條議辯擬當時不以爲奇後遵而用之足以立一代之治體又曰原吉膺寵愈優心愈小下朝退色若有不懌者其妻問之曰吾欲進諫適思所以悟上者未獲也又嘗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妻復問之曰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下死生決矣）原吉寬弘博厚振貧援賙薦人於上不使其人知有奏草輒焚之每歎人才難得一加譴責行自沮矣仁宗時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過於矯激仁宗不悅時大臣如劉震劉觀虞謙輩

廷用交口傾謙雖蹇義亦同附和惟原吉及李慶不語既仁宗悟降勅自咎且勉諭謙責廷臣之傾謙者蹇義乃大媿於原吉慶兩人呂震嘗言原吉柔奸及其爲子乞官上問原吉原吉言震靖難時有守城功平江伯陳瑄初在上旁間原吉原吉薦總漕運兩人心亦服焉一時卿大夫言雅量推原吉第一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某幼時有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無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瑄尚寶少卿終官豪宕駿發善屬文數言兵事孫崇文舉進士孝宗朝爲南京吏部主事李文祥被謫崇文疏捄之亦數言事每傳以家庭舊聞祖宗成憲右通政終官

理正統中上書言今日所憂者不專在虜而在吾民臣觀四方多事軍旅數興賦役加繁轉輸益急水旱蝗蟲災害並至扶老攜幼就食他鄉填死溝壑莫知其數幸而存者北爲虜寇之屠南被苗賊之患盜賊滋多中土騷然臣恐有意外不測之變願陛下念元元之心解倒懸之急令大臣速議撫安之術勞來之方開義倉以賑貧難罷不急以甦民力任循良黜貪鄙使民志有定變故不生至如湖廣貴州苗賊原非一種率糾合漢姦共來爲亂其倡始也因頻歲征戍雲南往來供役不勝苦又因生熟苗互爭田土有司受其賄賂判與不公亦因邊將有司制馭失宜又有逃亡軍民客商人等漏我虛實貽其爲害今兵數失利欲撥則兵食不充不撥則邊圉日急臣以爲蠻夷之人不毛之邦非如[illegible]遼廣東土沃民庶尺寸不可棄也是以唐虞之世亦不從化焉從征之卒無成功惟陛下覩漢武輪臺之詔覽捐之珠崖之議則苗之不足校也審矣臣請凡邊苗鮮邊之地非要害者稍賜其酋長免其賦役如洪武故事立其衆所信服者爲宣慰等官以統之苗患既息邊境可安苟無南顧之憂則可專力中原控制北虜矣

郎曰管仲晏子不死其君仲尼無譏焉孟子不願管晏然而不罪湯武也明興二百餘年三楊胡解蹇夏之勞能爛然於紀載矣君子猶有不死其君之譏浮沉居位又有不免訾者予考三楊若胡舉在建文之朝且士奇以處士徵胡廣以及第擢若蹇義夏原吉解縉則皆太祖之臣靖難師入原吉居斷縉方謫還自小吏惟義列於六卿爾太祖不爲君用之刑在前矣士有抗志山林臥病不出者誅戮其身家故有自斬趾免者有斷指免者佯狂免者覺則未有不死也不則當若周是脩矣孔子不云乎柴也其來由也其

死若夫成祖以英武臨之於上仁宗父子危疑之間漢庶人驍䮾而從其後自非周詳慎密曷能保位而終所志乎易曰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苟錯諸地而可藉之用茅慎之至也蓋予觀楊士奇出迎稍緩夏原吉一語婉諫繫獄蹇之解縉廣詞直論其身之不免諸臣所處難以論浮沉矣難以論浮沉矣

胡濙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生時母夢一僧持花遺之生數日有僧來看見卽笑僧曰此吾

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誌舉建文二
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中徙户科建文帝出亡
有踪跡群臣從者甚衆成祖大疑之濙素好方士神
仙之術成祖遣濙行天下以訪張邋遢爲名而實使
察人情向背時御製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使并
持教民閒濙窮鄉下邑軌跡並到而在湖湘最久數
遇建文帝不窘之還朝丁内艱乞終制不允以爲禮
部右侍郎使廵江浙諸州上命諸閹胡濙至無早暮
必入之濙自均襄還會車駕征虜駐蹕宣府馳入謁
日方暮上已卧聞其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馳驅

良苦賜坐與語四鼓乃出上大釋然建文帝之得終
老皆濙力也仁宗監國數爲高煦所閒上復令濙往
南京察監國之所爲濙早晚隨朝仁宗辭不敢也蓋
將從朝班中察監國之行事一日趨朝有勲臣譁班
列侍衛提之且口奏仁宗不問既退召侍衛官賞之
鈇於是羣臣皆言殿下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
寛其罪而媿其心此是最明斷濙錄聞并密疏仁宗
孝敬七事上覽大悦仁宗卽位聞濙有密疏疑之出
爲南京祭酒既得疏乃大喜方大用濙而上崩宣宗
初復禮部右侍郎如故尋進禮部尚書賜銀章四生

日宴其第六年命兼行户部事聖節賜御製詩一章
及蹇義楊士奇榮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翼贊功
因賜宴盡醉罷數問濙卿有何言得章奏輙施行景
泰中給事中林聰劾王文文銜之因事欲殺聰濙奮
衣出不預議歸卧病不朝者數日上使太監興安問
疾濙對曰老臣無疾王文以小罪殺諫官使老臣至
今病悸也英宗復辟乞謝事辭師傅二職許之卒年
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平易寛和自奉澹薄平居
無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嘗出班承
旨帶解落地徐繫之叩頭退彭時狀元及第謝恩後

御史奏當令錦衣衛拿濙從容奏狀元彭時不到合
着錦衣尋二事人謂從容得體英廟居南宮每聖誕
令節屢請群臣問起居言雖不行時論韙之

宋晟　顧成　何福　張輔

宋晟字景暘父朝用兄國用國興朝用起盱眙從高
帝渡江有功授天寧翼元帥高帝與陳埜先戰南臺
而國興赴死其軍國用得襲國興官久之朝用老晟
襲父職爲元帥晟爲人慈祥閎大臨陣不妄殺人從
克徽寧江西福建關陝皆有功以都指揮使三鎮凉
州虜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其降者處之善地耕牧自

侯洪武十九年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賜欽文綺贈其三代以其官鎭凉州如故二十三年以爲總兵官征虜哈密誅僞王子别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二十五年誅擒罕東西番叛寇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二十七年以中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征虜戰遼東腦温江獲其衆千餘明年討廣西㭨㰅諸寨賊又明年剿平五開龍里蠻寇十三洞擒獲男婦二千五百七十人建文元年以晟久居凉州威信素著使以總兵官鎭河西成祖即位陞後府左都督明年授平

羌將軍充總兵官鎭甘肅加故居頃之御史有言晟專者成祖勅賜曰朕閫外任卿事有便宜先行後聞朕素知卿勿用介意三年虜目詣聚近邊晟諭以朝廷德意降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部衆五千餘人馬駝萬六千餘匹斷匈奴右臂逼回紇於西陲事聞成祖大喜賜把都等姓名授都督等官有差居之凉州給與牛羊孳牧其隨從之人戶給牛羊衣布鈔錠命晟加意撫綏俾其寧居中選勇壯數百叅以官軍三倍偵邏塞外非但耀武亦以招徠他虜使使持節即軍中封晟西寧侯成祖敕曰晟雖老矣不懈于政綏遠恤士得爲將體令守邊將皆晟朕復何憂因賜第一區田　池塘四十頃爲世業亡何卒初晟長子瑄拒靖難兵死靈璧成祖惡之奪其世侯召其次子琥瑛二人皆往使琥尚安成三公主瑛尚咸寧四公主時號宋氏大小駙馬晟醉琥瑛侍晟撫之曰吾家受恩厚矣父腰金子腰玉二主入宮闈以聞上笑曰彼亦欲玉也晟沒成祖使琥佩征虜前將軍充總兵官鎭甘肅而諭之曰昔爾父作鎭撫輯有方爾踵父行則予嘉爾又勅曰昔中山王北京十餘年未嘗輕遣一人出塞爾當法之仁宗居守時琥通漢庶

人而咸寧公主友篤數以財濟仁宗之仁宗即位奪琥侯與瑛盡收所置舟車田庄畀咸寧公主令其兄弟不得往來正統中瑛禦虜沒

顧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操舟江淮間遂居江都爲諸賈紀綱諸顧膂力拳勇號拳棒顧成於諸顧中尤武爲人矜卹瘝孤遇横人必挫辱困服之乃已自文軀體曰入水以禦龍罔象元末客遊燕盜人舟衆皆恐成挺身奪鬬盜披靡走事張士誠去之來歸太祖選爲帳下常執繖蓋侍出入中山王攻鎭江偕十一人者轉鬬入城城中人莫之敢攖衆則大集共

繫之十一人皆見殺成絶繫蹤仆其持刀者滚入水亂流以渡歸語衆曰鎮江城中人皆肅夫可取也遂先登克之靑軍擄揚州成母在揚請往説之旣置酒賊將將害成成覺微服將母亡已從攻常宣還克江陰授百戶從寧河王克逼從開平王克襄陽從行閒征戰定吳取楚屢有功歷陞金吾衛副千戶帶刀宿衛洪武元年扈從陳州舟膠負之行太祖壯之卽日陞堅城衛指揮僉事從臨江侯西取蜀道遇敵手擊殺百餘人進攻羅江生擒其僞元帥及其下二十餘人遂入漢州奮進追北以人成都蜀平調成都後衛

總帥守之擒妖賊王玄保等於重慶太祖名其省曰四川隸以貴州歸附諸蠻以成爲貴州衛指揮僉事是爲洪武八年其明年先後討平筅傍洛邦洛河剌掌黃絲谷阻諸山寨叛蠻俘斬甚衆其他負固僻遠服叛不常連歲平定之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諸蠻懾服請納歲賦蠻人呼成爲顧老虎以止兒啼十四年以步騎先鋒從頴川侯征雲南首克普定頴川侯使守之爲留後成部分將士樹柵保障其明年出兵克西堡斬首八百俘百餘人西堡蠻萬五千人來圍諸將欲戰成曰我寡有項賊來攀柵成介而馳出北門

率戰士奮進手殺賊數十騎諸將鼓出東西門戰却之賊尚圍柵南成取所生擒十八人斬其十七縱一人歸曰夜二鼓盡殺爾矣及二鼓舉銅角發銃炮賊聞皆狼狽奔獲甲兵無數名城北嶺曰歡喜嶺時有中使在軍中以成殺賊狀入奏特賜襲衣金帶陞世襲指揮使悉平普定所隸諸蠻十七年平阿黑螺螄等十餘寨降尾灑蠻酋乃馬之衆西堡蠻復貳討平之二十一年討平乖西扒古里谷勞金剛等寨擒誅闞索嶺首賊葛蓬及叛酋阿東等土官阿宗者來攻普定時官軍精銳悉駐東川賊勢張甚成率餘衆及

土兵乘暑瘴深入據關口屢敗之未幾蠻黨殺阿宗降成奏立普定爲衛屬民以兵析三州六長官司分治之大布恩信諸夷讋服二十五年入朝賜文幣二十有副鈔二千貫白金四百兩宴會同館陞鎮國將軍貴州都指揮使同知成還至首征康佐叛蠻破阿老諸寨峒二十七年平都勻豐寧西梁瓦材等冦斬首萬四千餘級俘生口三千八百有奇二十九年陞驃騎將軍都督府僉事官其長子統普定衛指揮使是歲命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冦斬其酋敬德餘冦悉降三十年五開蠻反出搗臻部六峒進剿

天柱天堂春花金井蒲頭大小坪等生苗螃蟹米毫
滂溪舟溪萬潮等寇皆破之三十一年晉定西堡及
貴州谷勞金剛龍里石番羡唐諸夷復叛誅其叛首
撫其餘衆建文初名還以右都督從長興侯戰眞定
兵敗被執燕王喜解其縛曰爾先朝舊人皇考之靈
殆以授我因與語與師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遣至北
平輔世子居守時燕王所倚獨姚廣孝廣孝不習兵
與成議多不合世子輒從成諸臣曰顧成南停成亦
自遠時賜甲冑刀劍弓矢亦不敢受專輔居守而已
世子卒用成計却走南軍燕王卽位封鎭遠侯鎭貴

用如故蠻夷聞至歡趨出拜叛者皆歸成上書言頃
者至鎭方隅粗安莫效微勞當今四方邊徼蠻賊閒
發東南海道倭寇時出沒然臣皆以爲亡足深慮足
慮者北虜遺孽然未可動兵宜遣人賞賚招諭高垣
深壍屯田儲積持兵養馬預爲必勝至早立東宮以
定國本則朝廷大事臣願効一言上襃嘉之曰卿祇
事皇考從朕艱難忠而自信勇而善謀恊成匡濟勞
績居多命鎭舊邦用佚高年乃心不忘嘉言來獻良
用嘉悅特遣人賜卿鈔千錠文綺四疋羅絲緋各倍
用答惓惓頃復賜銀幣而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漢家

虛耗近[illegible]成言上合朕心是以特獎頃言邊務上復
勞之六年車駕將北巡命太子監國上念成前奏召
使輔導賜勅曰卿年高遠外朕念不忘可卽還京少
佚勞勩慰朕延佇既入見撫勞再四成頓首言皇太
子孝友仁明足任付託左右文武臣皆非臣所及臣
所治蠻夷今雖帖服少競爭卽持兵亂臣不敢决去
留惟陛下之所處上嗟嘆良久賜鈔四萬貫白金貳
百兩綵幣三十六有副還貴州如故時漢庶人方萌
奪嫡成既陛辭退辭於皇太子曰殿下事君父恤兵
民素行有誠禹事有天當容小人於度外赴名時播

貴二州蠻作亂既歸道子勇剿平之時思州思南二
宣慰相攻不已勅召不來更闖內庭欲爲變勅成以
兵五萬壓境宄黨叛亂其首惡田琛黃禧皆就擒其
明年琛妻冉氏復鼓諸蠻衆臺羅等爲亂成擊繫其
酋普亮殺叛黨不可勝計於是成病上聞遣醫馳視
又遣其孫貴勅勞問疾良已親率兵討淸水江叛寇
平之又剿臺羅蠻之復叛者俘戮幾盡旋師疾復作
復命醫往視卒年八十有五成少壯履行陣挺身無
前雖被創鉅必致俘獲料敵制變百不爽一略涉傳
記嬌取其用身至大將不以富貴驕人在鎭之日嘗

人生祠祀之及卒吏民哀慟返葬於江都長子統先卒子興祖嗣其世別見於勲封

何福洪武初以武功爲指揮使從征雲南再遷督府僉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年允平羌將軍代西平侯討平阿資二十六年討降緬酋羅雄法二十九年擒殺定遠酋刀拜爛三十一年擒永寧酋十八如加誅木麓川亂魁刀干孟大破其衆四萬斬首三千餘級討平畢節都勻諸𤏲進征五開蠻建文初進同知靖難兵起福歷戰淮南北輙敗成祖郎位以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夏與其

爾總兵宋晟大同總兵吳高並爲舊人重將當是時成祖欲招懷邊塞胡酋韃官有內附者皆授之官或居京師或郎居塞上地或置左右侍衛寵異之福所節制處歸附爲多其屯田積穀亦多於諸邊帥賜勅獎諭福更請今大臣協守上曰汝慮久掌番漢兵勢重生讒耶老將也朕推誠相倚七年韃靼脫脫不花把禿等率所部來歸凡八酋長止亦集乃遲回不至上遣楊榮與福處置榮至福已撫諭遣之入朝上喜郎軍中封寧遠侯賜賚甚厚福素有勇略從車駕北征乃數違法度群臣有言福罪者福怏怏有怨言都御史陳瑛劾奏之福懼自經死遂奪侯

張輔字文弼張玉子也封新城侯之明年交阯叛臣黎季犛詭曰胡一元名其子曰奝殺其三君挾詐横朝命上命成國公爲征夷將軍輔爲副將軍統大兵征之成國公卒龍州命輔總其軍諭曰昔者開平王北征卒於軍岐陽文忠代爲將遂鼓所部滅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多讓輔既至俘季犛奝獻京師郡縣其地進封英國公交阯殘孽阮師等復推簡定爲主巳別立其從子季擴推簡定爲僞上皇亦詭交人曰陳姓上使沐晟往征敗績復命輔佩征虜副將軍印

發師與晟會遂擒簡定上赦季擴爲交阯布政使季擴陽奉順弄兵如故輔復率衆轉戰連年獲之遂命以征夷將軍留鎮輔用兵持重有遠略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交阯見大軍至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以故屢服屢叛最後季擴倚險荷花海立堡日麗自固輔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抵日麗大破之莽偈山季擴退守爰于江伏巨象數十後列人馬盡力抗我師輔鞭馬先進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吽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斬艾[illegible]什塡山谷崎徑

陰林下馬徒步兼程履險將校從者僅百餘人身與
賊遇殺其數千凡三下交南威震西南夷中會上北
征虜名還領左掖兵進止機宜皆密取決最後窮追
絕大漠不見虜請假之萬騎給一月糧必得之而是
時上已念旋師車駕崩榆木川與受遺詔輔有女弟
爲皇貴妃文侍東宮仁宗卽位冊女爲敬妃進輔太
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羊二百羫酒五百瓻白粲千
斛使知經筵事監脩文廟實錄宣宗卽位知經筵監
脩昭廟實錄重錫勳階頒賞金幣爲群臣冠漢庶人
且反使所親信人枚青謀輔內應輔毋令輔執青以

獻上親征漢付輔機事漢平賜予優渥會都御史顧
佐言請保全功臣者許解柄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
楊榮朝夕論治賜璽書褒諭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
左柱國亡何使朔望朝而已歲時寵錫有加宴會騁
洽英宗卽位仍知經筵監脩實錄賚予頻仍加勳號
輔上承太皇太后之命與楊士奇等同心輔政當海
內承平中外無事安享祿位二十餘年名震四夷天
下想聞其風采其爲人器度弘偉端重靜默臨事嚴
毅有斷門內肅穆外敬禮士大夫遠權勢去機變貴
而不驕富而不侈天下以是重之嘗請與列侯詣闕

于監聽講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
罷列坐奉飲歌鹿鳴之詩雍容而別王振用事擅事
駕北狩虜強輔行然不使預軍輔老矣默默不敢言
從死於土木追封定興王謚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
懋九歲襲爵憲廟閱騎射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賚
金帶白金寶鈔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
子太傅再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孝宗初知經筵監脩
憲宗實錄進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
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筵事監
脩孝宗實錄以老乞解兵柄賜璽書褒美白金文綺

寶鈔朝朔望懋爲公六十六年稱太師者二十五年
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脩國史十主恩榮宴
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富侈冠東第後庭數百人曳羅
綺以壽終贈寧陽王謚恭靖而生平無他藝能敦重
善爲儀而已懋之王至萬曆中以例奪其世別見於
勳封

陳懋　韓觀　吳允誠　金忠

陳誠

陳懋父亨以開國功陞大寧都指揮以征虜功陞都
督僉事以大寧行軍都督從靖難戰瀰上先登戰鋒

山爲平安所殺成祖卽位贈涇國公謚襄敏懋結髮
從父兵前行以靖難功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寧陽
伯出鎮寧夏七年先後招徠降虜部衆三萬餘人牛
羊駝馬十餘萬上皆賜降虜姓名居之寧夏韃靼平
章都連等旣歸復叛去懋率將士追擒之收其所部
人口及駝馬牛羊四萬餘上悅遣使者卽軍中特進
封爲侯所以賜予甚厚懋三從北征爲前鋒二十二
年總陝西三鎮兵直搗賀蘭山盡收也先土干部落
及馬駝數萬明年又從北征還殿大軍仁宗卽位加
太保與世侯宣宗初從討漢庶人復鎮寧夏懋脩髯

洪聲儀觀甚偉敬禮文士而在寧夏乃虛出倉糧自
受其直乾沒贓罰金珠紵絲絨羅馬驢牛羊累萬令
衛鎮撫以積出附餘米爲已中鹽宣宗置不問英宗
初虜阿台朶兒只伯等來寇懋追敗之黑山等處生
擒斬首二百六十餘獲馬駝牛羊驢騾三萬五千有
餘阿台朶兒只伯復來圍鎮番城懋與都督李安復
戰敗之平川追及黑山指揮劉傑剸其賊首陳中獲
其樞密銀印生擒虜賊李羅雲朶兒只伯遁追敗之
父之劾罷削祿五年奉朝請十三年總兵討鄧茂七
有功加太子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七年卒贈

濬國公謚武靖

韓觀字彥賓虹人父成事太祖爲帳前總制親兵左
副指揮使鄱陽之戰成冠太祖冠衣太祖衣投湖水
中以誑漢人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知追封高陽
侯觀襲爲廣西衛指揮僉事陞都指揮使爲人勁悍
忍刻紀律嚴明軍中無敢違令者蠻寇數出焚刦郡
縣殺守吏觀捕獲必峻治之間遣一二歸歸相告語
皆膽落不敢復寇名還陞右軍都督同知無何充右
副總兵征五開成祖卽位以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
西復鎮廣西永樂四年從征交阯有勞疾仁宗監國

遣行人太醫往問視九年復命鎮交阯十二年卒賜
祭賻及粟帛觀無子

吳允誠韃靼人舊名把都帖木兒成祖三年與其黨
倫都兒灰率所部五千餘人自塔溝歸附于宋晟上
大喜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灰賜姓名柴
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其餘皆爲指揮千百戶鎮撫
有差賜之冠帶襲衣文綺表裡白金鈔錠俾居涼州
給與牛羊孳牧隨來者戶與牛六羊二十令晟加意
撫綏自是韃靼部落聞風款至上所以待之並如允
誠六年從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虜功陞右軍都督其

年北虜相戕潰散允誠子答蘭秉誠子别力哥願率
精騎巡邏漠北其年允誠從北征韃寇虎保等追脅
允誠所部同叛允誠妻與其次子管者及所部指揮
擒獲之成祖歸賜勅曰允誠之妻婦人而丈夫賜綵
幣十表裡米百石鈔四千貫羊百羫加陞管者爲指
揮僉事所部指揮皆厚賜之九年陞左都督與中官
王安追叛虜火脱赤至把力河獲虜人口馬駝牛羊
十年封恭順伯十二年從征沙漠還仍居凉州其卒
也遣官致祭有司治塋命答蘭襲其職更名曰克忠
洪熙元年克忠以從征擒胡功進侯進管者爲廣義

伯正統九年克忠以擒虜喜峰口加太子太保十四
年車駕親征虜虜襲我後英宗使克忠拒後克忠與
其弟都督克勤子瑾極力禦虜虜據山巔矢石交下
官軍死傷殆盡克忠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
與克勤死之追封邠國公諡忠勇克勤亦贈遵化伯
諡僖敏瑾嗣天順五年與曹欽戰死追封凉國公諡
忠壯

金忠故名也先土干虜王子也在虜中以黠桀自豪
虜人悉畏下之成祖末年親征阿魯台阿魯台聞大
兵來悉鳥獸散獨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附上屬
以春秋耀甲士虜中無所得虜得也先土干則大喜
犒勞之賜之酒饌人人獻鞔也先土干叩頭呼萬歲
退語所親曰大明皇帝眞吾主也舍此何適哉上思
所以旌異也先土干以風示胡人封也先土干忠勇
王賜姓名曰金忠宴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
輟予之宴罷復輟予御用金杯等物而遂班師上乘
馬途中忠一騎隨後顧問之而與之言已勅勞而譯
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垂之青史永遠
光耀爾明達天道卓然過之金忠聽譯訖復與其妻
子部屬叩頭呼萬歲師入居庸關上服衮龍金繡袍

乘玉花龍馬按轡徐行其日軍容甚盛金鼓旂旐連
亘數十里皆以得虜王子故金忠與其部屬從車駕
望見中外文武羣臣盛服導從下至緇黄之流耄耋
之叟四夷朝貢之使百十萬人駢跽道左懽呼迎駕
聲震天地婐目駴心謂中國大歎未曾有已上悉授
其部屬爲都指揮十百戸等官凡六十餘人賜忠勇
王誥券金印朝服至于牢廩居第器用所賚予甚厚
其明年上復征虜忠勇王願領前鋒與寧陽侯深入
不見虜還仁宗即位諭吏部尚書蹇義忠勇王未有
進職虜人所諳惟三師爲重因加太子太保兼支二

傳奉朝請而已宣宗三年扈駕巡邊至會州請深入
捕虜予兵數千或言忠此去不反矣數日俘斬首虜
及畜產還宣宗大喜捬其背飲之酒曰卿朕金日磾
也其明年進太保忠之來附也其甥把台從之來亦
封忠勇伯賜姓名蔣信英宗陷虜信擁護爲多景泰
中卒忠勇王謚僖順

陳誠字子魯吉水人爲人敦愼不妄交遊洪武中以
進士授行人陞翰林簡討吏部員外郎扈從成祖北
巡成祖使與中官達招諭西域出肅州嘉峪關歷哈
烈撒馬兒罕等凡三年歷十八國宣布威德諸夷感

悅哈烈王沙哈魯等皆遣使隨誠入貢文豹西馬方
物誠爲西域記上奏詔付史館永樂十三年也既沒
命其明年貢使歸復遣與中官安資勑護之還陞廣
東參議十七年陞參政更與中官敬齋勑答諸國貢
使尋乞致仕

郎曰太祖中原既定貽于孫子成祖之時四夷賓服
豈徒然哉所以鞭笞招撫有其人焉予於諸公足以
觀之

王彰　蘭芳　王伯貞　史誠祖

王彰字文明鄭州人洪武末領鄉薦補太學生使山
東平羅康幹知名擢吏科源士明年革源士改給事
中進都給事中未幾改刑部員外郎超授山西參政
永樂五年擢禮部右侍郎時四方萬國朝覲賓貢賞
賚燕享無虛日彰與尚書鄭賜協恭奉職父喪去官
哀毀踰節鄉黨稱焉服除遷戶部陝西疫遣祀華嶽
還奏陝西及新安民鬻賣男女以償逋租甚可憫念
詔悉蠲逋官給楮幣贖所鬻人十年改右副都御史
事母至孝有遠方珍味馳獻然後敢嘗食念歸侍養
難於上請會有言周王欲反者上使兩御史從彰按
視且許彰過家壽母賜母冠服金幣時人榮之彰單

騎兼程入見周王曰人告殿下反上且發兵至臣奉
勑來不敢不先聞王大驚長跪請教彰曰人告殿下
反上不能無疑臣以事之未露也特來語殿下殿下
欲釋上疑求自安莫若以護衛獻示自剪羽翼王色
定如彰言彰立奏聞遂下令三護衛曰爾輩屬朝廷
矣盡鳥獸散上聞大悅彰因道察有司治狀本州知
州不善官理內求彰母彰入拜母母治食食彰以知
州託彰曰有公法非兒敢私方彰對母丐適至母予
丐食丐御史也微行詗事彰物色之驚曰向吾母求
食者公耶爲御史當如此矣彰毋以託知州不得憲

毋三日不食不言彰跪慰曰兒萬死斷不敢擅嘗
以聞上洪熙初陞右都御史巡撫河南既至待鄉舊
如平生至臨法雖親故不貸時諸郡連歲水旱彰奏
停不急十餘事罷免貪暴官吏九百餘人招徠流亡
幾五萬家發廩賑之捕斬盜賊妖人居一年河南大
治宣德元年勅自良鄉至南京視民休戚三年卒于
官

蘭芳夏縣人倜儻淵略有大節讀書通古今洪武中
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出知吉安府
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仁明廉潔愛民禮士會改

重慶吉人思慕難其繼者芳至寬厚持大體庭無留
牘吏無所容姦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
故有銀冶可煎煉朝廷遣官覆視其人旣至父老訴
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子弟不能安枕而邑有無
窮患芳曰銀冶誠有乎皆曰無但聞故老云宋時有
奸民妄言竟坐罪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
黍稷寧嘗見有之太守疑我言詣闕男子在此請令
指說其處芳顧問告者噤不能對父老趣之對因言
其生平罪狀告者惴慄芳曰無恐罪在赦前獨銀冶
有無耳告者即叩頭民愚昧素貧困誠不耳鄉人華
衣美食不一齒我妄意禍之以至於此死罪死罪太
守民父母何以生之芳立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
老言宋時銀冶事輒不及詳率意上陳今詢邑長老
皆云無言人人同臣不敢不實對同官畏不署芳曰
奉命守土非爲民乎天子仁聖芳請獨任之即自署
奏同官不得已强署上亦罷芳布衣蔬食事母至孝
日所行事母命夕陳於前有不當譙讓之尋坐譎辦
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以才遷都水主事督浚河南
河渠所經縣輒疏聞不便事禮更薦芳超陞本部右
侍郎卒吉安人思慕賢守輙言朱蘭朱蘭繼蘭芳者

宣德中有陳本深本深鄞人爲政寬簡擒治寇盜有
功爲監察御史程富所掩富內遷本深竟不言吉安
人留本深十八年民有訟者不須告狀召至榻前口
理其曲直士人有佳慶爲本深置酒輙往歸攜其果
餌啗市小兒久之廨前民有女及笄本深嘆曰是家
女吾見其初擧今已字尚可留投牒告老吉安人久
久思之

王伯貞名泰以字行泰和人王導後也宋有贄爲禮
部侍郎相繼有顯伯貞父子與博學有詩名太祖聘
講書擢福建鹽運副使辭不拜弟子啓以御史知

崇慶州洪武中詔舉賢才縣用伯貞應詔試治經稱
旨除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雷州上疏請拯鹽法
防海寇復冠峯所關舊渠溉民田還改工部試主事
以丁憂服闋赴京後期謫戍安慶永樂初用薦起知
瓊州伯貞寬厚長者風度凝遠中懷曠如其為政使
民向善而已不拘以文法崖州黎忿鬭衛將欲兵之
伯貞不可曰彼自相仇耳未曾寇城邑殺良民也衛
將不從使覘之則果相仇罪其賊首數人黎人遂安
瓊賦故以給衛兵其田歲三穫衛兵岢一時索足民
急不能輸則以貨貸而抑械其貨直伯貞與約三穫

三輸之嘗大旱民禱弗應伯貞躬禱雨遂沾洽因大
脩學舍口授生徒獎勵閱諭瓊學舉進士為多伯貞
在郡十有六年流民來歸萬三千餘人嶺南治行推
伯貞為首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不絕服闋改知肇
慶未任而卒繼伯貞者徐鑑亦有惠政卒于瓊民奉
伯貞鑑主祔祭蘇軾之廟事有不平往訴若官府然
與伯貞同時又有鄭榊中者晉江人以太學生權[illegible]
鄉知縣寬恕廉慎按擊豪猾吏民爭訟者委曲[illegible]
或未悟令之退思莫不感服既卒吏民像祠之[illegible]
縣令亦首榊中伯貞子直吏部尚書直子稹以[illegible]

為翰林簡討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中令汶上守已公廉勤於撫字
興學化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增編戶十四里[illegible]
嘗欲遷汶民數百於膠州誠祖奏留之秩滿民萬[illegible]
赴闕請借銓曹令加濟寧知州銜仍理汶事上[illegible]錫
衣偵之見其釜有炊糜甑無斗粟衣冠粗敝懸樹[illegible]
開因賜白金楮幣織金紗衣二襲加四品服俸在[illegible]
凡二十九年家於汶其卒也百姓瘞於邑城南歲[illegible]
祀焉
郎曰二王若蘭周通物情不求稜異事集民安先民

之選也朱仲智陳本深徐鑑鄭榊中史誠祖皆古所
謂循吏而吾邑志佚榊中名士君子湮沒可勝道[illegible]

胡儼　陳璉　王偁　吳勤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未冠知名博極群書其作文之
法得之同里熊釗而釗得之虞集者洪武中鄉會試
乙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服闋改長垣乞便地就
養改餘干三歷縣學皆有師法惇行身先不言而生
徒自化建文初薦陞桐城令賦役勾攝專意便民鑿
桐溪水引渠溉田暇日勸課諸生學宮歲凶出捕蝗
遇餓夫命里胥給藥食全活之既去邑人以生配[illegible]

歹邑祠副都御史練安薦可大用名至京會成祖即
位與解縉等七人被選入直授翰林簡討尋陞侍讀
儼在上前應對從容審度而進反覆切暢上傾心焉
陞右諭德兼侍講以外艱去尋奪情授國子祭酒上
親征虜儼以祭酒兼侍讀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
監北京明興海內混一麾復先王之舊興禮立學風
勵衿紳至于永樂五十年間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
夷賓服瑞應洊至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
鵲玄兔神獅瑞象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方
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于

萬國公卿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
鋪張洪庥當是時儼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為文
章事核辭醇冲融雅贍卓然無媿於古洪熙元年以
疾乞休賜勅曰卿以文學事我太宗皇帝首居翰林
繼陞諭德輔朕春宮未幾陞掌監學先皇帝尊寵儒
者與儒者遭遇聖明皆至盛矣卿居太學不數載復
名入翰林職史事効勞實多繄朕嗣位篤念舊人卿
以疾不見者數月昨命侍皇太子講讀乃聞寢疾日
臻用是惻然特進卿為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事還
鄉已勅戶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令侍卿終身卿其

端志坦懷以恤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副朕始終
禮待之意儼平生不頫仰取權倪處事精審惟恐妨
入有不合之言即引退不與辯其為祭酒二十餘年
林居二十年皆與學者孳孳講習年八十餘卒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從其邑人黃勳授書勳梧州訓導以博洽
聞洪武初以舉人為桂林府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
西猛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教甚加敬禮秩滿陞國
子助教永樂間為巡狩平胡二頌及鐃歌鼓吹以獻
上雅知璉文學近臣更薦其治才召試優等擢知許
州未幾代還知滁州所至用儒行為治少見警發令

衆悚恐乃更寧之以寬成祖巡幸北京所過諮訪郡
邑治行皆言璉最名使扈從滁人群詣乞留陞揚州
知府掌滁如故賜綺衣楮幣禮部宴餞給驛還治璉
在滁再九年陞四川按察使滁人侑璉醉翁亭與歐
陽脩王禹偁並稱其按察四川存大體不細碎人自
不欺宣德中以執法非璉所長召還改南京通政使
專掌國子監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名南京禮部左
侍郎又五年引年致仕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
學知名士大夫求文者足相躡所至考德問業翰林
學士林誌服其精洽拜以為師語人曰陳公當今司

馬君實也家有萬卷堂四方學士求觀者必館轂焉
王偁字孟敭永福人父翰故爲元潮州路總管高帝
聞其賢聘之自刎死時偁方九歲翰友吳海撫而教
之洪武中領鄉薦爲國子生陳情養母母卒居喪柴
骨欒欒既合葬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以薦授翰林
簡討進講經筵修永樂大典時內外儒臣及四方韋
布集闕下者數千人惟偁學博思深解縉第其人品
文章當在蘇子瞻之列每擬薦之自代偁壁立千仞
常有抗舉浮雲之志遇知己與談吐凌駕超越視餘
子瑣瑣不啻斟之地下以此名譽雖彰謗亦隨之既
坐罪謫交阯坐解縉事逮繫獄竟卒獄中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十　王吳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父師尹元名進士爲永豐丞元
亡與解子元同時佐義兵勤與弟仲謹皆弱冠負文
武才人稱吳氏二鳳國初兵下吉安叅謀郭子章素
有詩名一見歡如平生卽署爲泰和令以親辭洪武
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特除武昌府學教授
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以例去官楚昭王聘爲
子師禮遇最久蜀德二王書幣交致永樂初名脩太
祖實錄改開封府學教授周定王亦厚禮之至開封
之又明年卒勤學問該博老而不勌爲文章渾厚雅

則詩歌工敏善行楷書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待姊
盡敬教育孤姪如己子遇賓客故人傾倒達旦軒脊
銜杯豁如也道誘後進罄厥底蘊於親故及名賢之
後汲汲獎借士子咸樂親之罷教授歸生徒奉贐一
無所受曰諸賢勉進不懈勤受惠矣時誦佛經學者
疑而質之泫然曰先母遺命非敢徼福楚府紀善貝
翱聞之歎曰尹和靖之孝也勤自號匡山樵者晚更
號瓜翁
郎曰成祖在位重文學之臣而胡儼陳璉王偁吳勤
皆以文章著偁坐意氣太露遂不得令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十　周吳

周新　陳諤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文帝嘗獨呼新遂爲
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洪武己卯科有疑獄輒一語決白
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爲冷面寒鐵
長安中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
界見群蚋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鑰一
小鍥識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大市市中布
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名屍家人與
布而置盜法屍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
之左右言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

曰其寺僧殺人乎而寃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
日有商人自遠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旦
取無有也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
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
其私也則客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爲
政多類此新行部微服視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
盡知其縣中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共迓不得
新出獄曰我是縣官人驚錢塘令葉宗行者有廉操
新微行其廨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新袖
少許出明日召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

入而哭之哀葉宗行華亭人以求賢舉上疏言蘇淞水患宜疏濬海河道禁民私作埧堰上命從夏原吉往理事竣擢錢塘知縣賦訟均平民無冤濫浙人號宗行錢塘一葉清姚廣孝稱其不愧古循吏人有遺新新懸置堂後他人受人遺者必問冷
面寒鐵公知不也當此之時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
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
作威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涿郎捕繫千戶涿獄千戶
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旣至抗聲陛前曰
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
奉詔書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
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悅問左
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
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
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新
姿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寃繫聞之皆喜奸徒
猾吏則戰慄落膽又稱生閻羅云初新未遇時其妻
縫緶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内譏新妻荊布如野婦
盡慚其内客新沒妻獨卷遺衣書以歸新無子楊信
民巡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及也
時賙新妻以月俸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會葬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

奏事聲響甚大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初上每呼爲
大聲秀才諤爲人剛介亦能恢諧嘗以直諫觸禁上
命坎瘞之露其首諤謂瘞者曰吾今夕乃爲大鬼所
苦瘞者問故諤曰吒嗟■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
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吏
科都給事中亡何與同■奏事忤旨落職罰葺象房
同事者倩人爲之皆畢功降職去諤無錢可倩手治
之數日不了適駕至問誰也知爲諤念其戇直命復
官數年間凡部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
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誤衝太子駕竟不問頃之有

曰烏乳庭樹謌以獻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亡何出
爲湖廣按察使三載無寃獄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
王貶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藩選輔導廷臣推謌
上亦問曰大聲官人何在此人爲輔導當易得聞過
𢙣爲荆府長史久之與王不協除鎭江府同知以老
乞歸卒

郎曰周新陳謌挺然官下而謌更持稜不刓然亦一
逐衆爲烏獻予傳謌而國初廉陛之間亦一奇也謌
仕内外大小無常職今人當擇官而爲之矣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熙宣二朝臣

徐善述　權謹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宋之亡也其幼主趙㬎元南奔徐氏有爲振義副尉者扼關拒元元人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殺之獨其乳媼負幼兒得脫幼兒長而成立是爲善述高祖善述少爲學生有聲譽以首貢入太學祭酒宋訥待諸生嚴重善述獨被禮接授桂陽州學正一再陞國子博士同官侯復謂之曰我每

見公歡如陶飲永樂初簡東宮官屬與助教鄭城人晁鑄被選爲左右春坊司直郎二人溫厚簡靜重於縉紳而善述尤耿介不阿多弘啓沃皇太子悅之其居守時陞爲左贊善與鄒濟王汝玉楊士奇梁潛及御醫蔣用文等最被詩文寶翰之賜太子稱贊善好古先生不名嘗致書曰余今欲學表卿可具題與詩題開日一進以廣琢磨今晨卿爲余改詩半采清麗眞有益於日新卿疾未瘥不及存問日見櫌煩豈尚古優待高年之意但卿今齒邁恐子爲學有日似卿直蹇若口朴眞百無一二故特覼縷趣卿康健弼余成業卿無憚勞所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鱗諱之慮春煖猶寒當善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予懷旨不多及及冬至賜酒及詩曰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者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良多規起予得深趣歎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善述卒于官及恭太子遣鄒濟以牲醴致奠其文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予文學匡予政治豈期一疾遽然奄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贊益之言矣特遣庶子濟奠卿靈筵卿其不

昧庶克享之太子既即位濟亦卒並贈太子少保賜諭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祭濟餘杭人侍太子終少詹事爲人和易不見崕崿兼通老釋太子甚寵遇之子幹初生即遣補應天府學生命月食米一石終其身濟卒家無餘資藏書數千卷而已幹天順間爲禮部侍郎英廟嘗有問掩口對英廟不悅不遷者久之成化初爲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清愼自持士論重焉汝玉長洲人少從楊廉夫習道原治春秋文章筆札典則清粹仁宗在東宮時汝玉以有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編修與解縉同下獄死

郎曰臣讀仁宗賜書賜詩祭文三章見皇儲好學尊
師之盛具載其文詞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天性孝友十歲喪父哀毀不啻
成人母李氏訓之學問刻厲成志兄度舉賢良授壽
陽丞坐事謫戍謹㩗資爲治裝妹早寡撫遺孤成立
之永樂初沛人主事呂寧薦謹爲樂安令仁恕廉明
冠最山東諸邑秩滿轉光祿署丞母病躬湯藥弗効
叩頭籲天求以身代竟愈後年九十終既葬負土封
樹廬墓三年有烏鳴泉湧兎馴之異仁宗即位有司
以聞命馳驛赴闕當朝宣誦事狀以示百官拜文華

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孝以風天下
他無責寄謹文學故非所長獨其內行切至從上入
祭文皇拜哭盡哀上嘉賜牛羊脯醢果餌命隨侍皇
太子監國曰能孝必忠忠孝之人可輔導矣羣臣隨
皇太子者道有獻太子悉郤之謹獨進孔門聖賢圖
像太子欣納焉太子即位爲宣帝謹已老乞歸命加
通政司參議致仕賜白金文綺仍遣禮官旌表其門
正統中年九十餘卒子倫領鄉薦學行修明養親二
十年隱居教授倫子宇亦篤學侍倫老病左右不懈
既卒廬塚負土晨暮哀泣母差如之州守上狀亦旌
表其門
郎曰仁宗在位一年所用權謹出白簡在其於風勵
世教遠矣

顧佐　況鍾　山雲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除莊浪知縣治
邑廉平永樂初以材望入爲監察御史守正嫉邪久
之陞江西按察副使勤敏威嚴奸黠匿遁三歲餘召
爲應天府尹人以擬之包拯勲戚豪貴不利佐居內
會貴州有夷警出爲按察使未行値仁宗即位特改
通政使始太祖初起最嚴妓禁其後天下大定乃置

來賓重譯之樓建館聚寶門外以來遠人而士大夫
亦得召官妓宴飲宣宗朝海內乂安許臣下爲樂諸
司朝退相率拉飲末流濫觴至于喧呶盤薄牙牌絲
帶解懸樓檻酩酊歸署曹務多廢爲都御史者雄縣
人劉觀簠簋不飾百官莫畏上一日朝罷召問楊士
奇楊榮京師本源重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汙
濁爲盛其故何居士奇對曰臣見永樂之末貪風已
作於今爲甚上顧問永樂末年事士奇對曰太宗皇
帝十五六年以後聖體不豫視朝稀寡屢從諸臣無
所顧藉請託賄賂放肆公行已徹九重但未舉發仁

宗皇帝嘗爲臣言初到北京時太宗皇帝問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仁宗皇帝上對莫敢不守太宗皇帝曰扈從來此者贓賂盛行能自潔脩唯見吏部侍郎師逵一人而已汝當知之（師逵東陽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菜地不恆有逵亟出城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號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遂愈蘇縣學貢入國子生洪武二十五年陳情養母求仕特擢監察御史建文中陞陝西按察使治獄囚淹繫殆千人逵至量輕重決遣浹旬之間囹圄爲空丁憂去官廬墓側絕葷酒者三年成祖召爲兵部右侍郎尋轉吏部侍郎營北京宮殿使採木湖廣征虜命督餽運建議量程置堡使遞轉輸仁宗即位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逵在吏部能詢咨衆論以求公當宣德二年卒官）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上曰今誰甚者榮曰莫甚劉觀士奇曰

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御史劾之御史如此出行四方有司劾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使掌憲誰可者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先爲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裁榮曰佐後尹京政清弊革上喜數日有旨出觀閱視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賜之璽書佐奏黜御史脫等二十餘人謫爲小吏降罷十許人於是御史張循理等連章奏劾觀罪并觀子輻上大怒逮觀出御史章示之既伏發輻戍邊令觀隨居佐乃疏禁官妓表正有位綱紀大振佐嚴重高簡未嘗口毀譽人而人憚憎之每待漏朝房獨處小夾室未嘗偶諸卿諸卿夾室聯比爲之寂然時坐朝房前嚮雙膝立房外官僚過者皆折避之佐爲都御史之明年有所笞吏不服告佐受皂隸賂放之歸上密示楊士奇曰卿不舉是人廉乎乃爾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俸月給米一石而已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遣之半歸隸樂歸耕官得資用永樂以來大小臣僚莫不皆爾雖臣亦然仁宗皇帝故嘗增俸以恤朝臣之私上歎曰臣艱若是下法司治吏曰朝廷方用一善人羣小輒排之士奇曰事小不足煩聖怒請付佐自治上

召佐授之吏狀曰小人也不足累卿卿自治之佐歸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顧我何敢治爾我而治爾是倚上立威自掩過也吏叩頭謝上聞益喜居數月有囚告佐淹理上召楊榮楊士奇曰小人復來排佐必有重囚惎之下三法司鞫實乃千戶淸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囚誣告上立誅淸又故御史暗從遼東潛入京師造詞脅人被佐舉發上亦誅焉於是貴戚元勳肅然畏憚上數郊巡勅佐及勳臣居守以風疾免其朝參陝西布政使環奸贓無度佐切齒除之用事者借上旨累釋不治意弗能伸他亦數見沮

正統初疾乞歸考察御史郎宗被奏數見詰責遂行
賜勅褒諭命戸部復佐家佐家居十餘年卒後居其
位者莫及也
況鍾守伯律靖安人爲小吏給事禮部永樂中尚書
呂震才之奏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仁宗即位今京
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舉左中允張宗璉仁宗曰
羣臣多保任外吏鍾乃屬朕宫僚即擢宗璉大理寺
丞宣德五年蘇州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
昌溫州九大郡闕守吏部以聞宣宗謂從資格除補
人率不稱命吏部都察院舉屬吏廉能者擢鍾蘇州

知府郎中羅以禮西安知府趙豫松江知府莫愚常
州知府員外郎邵旻武昌知府馬儀杭州知府陳本
深吉安知府監察御史陳鼎建昌知府何文淵溫州
知府予傳以行勅曰比者守令匪人或盗肆貪刻亡
曆足或闒茸庸懦坐視民病弊不以聞民安得無愁
嘆之聲哉茲愼簡爾九人者畀九大郡一方千里安
危是賴其察休戚均勞逸興利除弊毋脅于勢家毋
欺于奸吏屬以下貪懦不足事事者自擒問條其殃
民狀送治京師割一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輯一
方也尚往欽哉鍾至郡郡民繫獄者千餘人有十餘

年未決者鍾佯爲無訾省吏持牘詣署置鍾不問當
否便判可而輒私臆其實孔吏侮易謂太守愚通判
恍者誘謾鍾甚鍾亦輒唯唯既朞月設屏几名贊請
僚屬皆會曰太守來朞月矣闇不涉事不足長諸君
有主上勅不敢不將虔請宣聽之皆曰諾鍾率僚屬
拜跽聽勅贊讀至擒問送治者皆弁愕改容禮畢鍾
上堂坐召諸三老曰大守聞吳俗役武好傾善守不
能如閭羅自剖別煩父老告守善者守拜其家賓之
鄉飲惡與衆殺之矣皆愼重守別有耳目諸三老叩
頭退召吏曰皆前某日某事宜行君顧欲相尼其事

宜止乃謂守行之吏守耶君得賄幾何矣飽未隸安
在守不能久煩四隸捽一吏擲殺之隸少擲去鍾曰
狗鼠輩太守爲百姓殺賊虐耶不望空擲者是爾命
卒之時也立斃六人鈎其髮皮而肆諸衢郡中大驚
乃盡覈諸僚屬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送京師
上曰況鍾持廉故能去貪善善時詔下諸郡清補軍
伍御史李立株批勾引有司承風凡戸絶者推求其
同名往及疎屬纖產之人使傳伍不從者以暴酷法
之鍾既至奏豁千餘人復奏言蘇州滙瀦之國民有
田能自治即雨漲圍莫爲計旱則澤畔之農自知車

犀不待拙調而比者設治農官無所見教稼穡徒費
食耳蘇州錢穀浩冗吏影射逋負不可端原不如改
治農官爲催糧官從之鍾理蘇一年公正勤能以威
化御俗民甚便焉會丁憂民二千餘詣御史乞奪情
御史以聞上嘉之予復任鍾上言近奉詔名民開荒
官田起科覩民田無種者勘豁其租額今所屬崑山
諸縣民死徙從軍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名種
官田可起科者二千九百餘頃互相補截其間秋糧
可除豁者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有奇所屬長洲諸
縣舊三十六萬餘戶官民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十

石有奇民糧不能當官十之一國初令有民糧者出
馬四百餘匹役遞濠梁桐城諸驛約三歲一更今三
十餘年矣出馬家如故尚與更者工部徵蘇浙三梭
布八百匹浙江一大行省百布耳而蘇州八倍七徵
斂不均比比而然詔書所謂民多愁歎臣承勅治府
不敢不盡其愚計乞除豁醒刷以彰陛下鳲鳩之治
皆制曰可鍾意數贍給綜理周密一郡之中出納徭
役皆有簿記而綱紀提掇甚便易省見豪右强梗搏
擊無不立死者遇貧弱輒振之候大吏僕僕自遂而
下寒畯之士如不及後部民鄉[illegible]大[illegible]敬霑洽有

干預私事者拂衣不顧蘇故用糧長收賦輸京師糧
長謂道遠費多三倍徵之覩其羨自與鍾與都御史
周忱察除之存其二以一爲轉輸費餘以代文馬草
布絹諸雜藝毋重賦民其精筭無所漏巵纛積尚可
救荒政郡有處士鄒亮者鍾欲薦之人匿名書亮過
府門鍾笑曰良士負俗彼欲阻吾薦適趣成亮名耳
（亮字克明長洲人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輕俠無行周忱見其文愛之誨之學遂刻厲精博絕及被鍾薦後爲御史）立上之每朔望詣學拜謁先師而已不令秀才
講經曰太守起刀筆吏也三尺所明敢談文學郡當
課士請其僚校別曰諸公皆選自科目鍾安能知之

其精緻公驚進民下賢大體類此也正統五年九載
滿考民叩闕乞留八萬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
事七年卒于官帀巷哭送其喪立祠焉與鍾同時奉
勅書者豫恕儀本深以禮輩皆與鍾相伯仲而豫尤
和易近民民以趙老人目之一時論者以鍾爲能吏
豫爲良吏而宗璉者自大理坐法改同知常州李立
清軍至常亦株引如蘇宗璉每與爭顏色立挫辱之
宗璉臥地受杖曰寧死下官及病卒舍中餘一破篋
常民爭出錢賻之祠之大石灣君山之上鄒亮以鍾
薦名試吏部司務轉監察御史亦用風力聞

山雲徐州人父青從高帝起百戶以積功官至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善騎射用門子官金吾左衛指揮使與都御史王彰備邊自居庸屬山海從成祖出塞力戰累遷都督僉事宣德元年柳慶諸蠻葦朝烈等糾合溪峒猺獞刼掠臨桂諸縣是時鎭遠侯顧興祖爲鎭守頗有平賊功而坐貪淫逮繫朝命公侯大臣舉代者皆言雲遂使往雲至出兵前討賊溪峒猺獞悉力迎戰雲一鼓擊却之賊退保山巓山勢險峻草木蒙密賊樹木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縱之山下賊謂官

軍至亟斷藤比明度其木石盡乃率衆鼓噪而登遂盡破之雲前後馘永淳忻城馬平皂嶺三部來賓荔蘆柳城上油遷江諸寨峒賊六千九百四十奪還所獲男婦千三百八十有七馘思恩安定宜山馬平柳慶潯梧强冦三千二百六十有九奪所擄男女九百八十禽殺興安諸邑冦二百九十有四七源等州土官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築堡九城四鋪舍五百餘區陶磚鑿石增崇益厚猺獞皆望風竄匿居民按堵者可十歲雲謀勇鷙發而端絜如寒士公賞罰嚴號令與士卒同甘苦每戰臨機應變爲士卒先廣西

故時鎭帥至諸土官輒餽獻帥輒受之久之生敗雲始至時閫府中有侍卒敢言名而問之曰古稱將不忌貪廣西去京師遠土官有餽獻亦故事我寧受否卒曰潔衣被體一污難湔將軍至鎭也新此潔衣也寧可污耶雲曰人言土夷餽獻我不彼納彼乃我疑陰中我死死之與辱不亦大乎卒曰爲官黷貨法當得死將軍不畏死天子者畏死土蠻夷耶雲曰善於是盡卻土官餽獻威嚴馭之土官皆服凡有征調亡敢後顧有至死不敢言歸者雲所駐節處谷謠里老撫安善良原詿誤察誣枉廣西人益感雲愛先雲守

廣西者韓觀亦英武有文顧頗喜誅殺至雲人稱其仁亡如也雲嘗墜馬傷股宣宗賜璽書驛醫往視累遷左都督在鎭先後八賜璽書正統初卒贈懷遠伯謚襄毅命其子俊襲府軍前衛指揮廣西人悲號立祠塑像祀之雲所問卒嘗逮事韓觀觀好醉後殺人卒輒留之待觀醒更白以是卒名至今在士大夫口

郎曰顧佐况鍾山雲三人者雖文武內外異用皆廉公材威充當其選有名於後不亦宜乎

李任

李任不知何許人宣德二年以都指揮征交阯黎利

成山侯王通戰敗利不能乘勝席卷致利再收合衆
戰以八萬餘人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令城中
老稚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譟日夜拒守自將精鋭不
時出城掩擊焚其攻具賊四面築土山飛鎗射城中
任率敢死夜潛開門殺其守土山者襲破賊營賊闢
地洞入城任開横渠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
擊之賊多死者賊益兵象來石矢如雨任百計備禦
相拒九閲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
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併力攻圍以雲梯登城
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入任

等竭力與鬬不支與福皆自刎死守城中官滿智大
哭向北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
皆自縊死城中軍民男女同時死者甚衆

吳訥　孫忠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穎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
長博洽群書精通醫術父遵道爲沅陵主簿逮繫訥
上書乞代未白父卒永樂間以儒士薦至名入便殿
奏對稱旨留侍闕庭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
訥經明行脩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訪
採風謠撰諮吏治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

書九經論孟碑多委布行路訥拾湊全楷置之殿廊
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爲記磨而削之表陸贄奏
議脩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恩威
並行廣代夷人詣闕乞留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
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訥敬慎廉直居臺十餘年以
老乞致仕吏部請不獲宴勞遣之訥之學縣博入約
自禮達用以行誼爲先至其爲文根抵羣經波瀾遷
固談及淩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而
巳航船者吳中趁渡夜船船人紛敷劇語各述見聞
爲語柄代醒睡而巳訥撰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

理羣書補註而所輯文章辯體鑒別精詳正統巳巳
之變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
若徵赴禁密以備顧問胡虜聞之亦有所畏訥年八
十餘卒鄉人以列于言偃祠追謚曰文恪

孫忠字主敬鄒平人孝恭皇后父也初名愚宣宗勅
改忠生而穎敏秀異幼病臚氣塞父夢神人告曰帝
陰騭汝命我醫兒既覺口有藥香遂愈洪武末以太
學生擢介休主簿心恕法嚴吏民從化尋改永城永
城民益愛之嘗率部民營陵他縣多亡永城獨子來
還鴻臚序班宣宗即位孝恭方爲貴妃得上意陞[illegible]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賜錦繡蟒衣犀帶妾宣武門既孝恭立爲后進封會昌伯誥告歸省御製詩賜之命中官輔行比還帝后車駕臨幸妻董夫人數名入内忠生日内賜珍醞不絶光榮寵賚一時罕比忠爲人謙和端謹施德行善雖戚里耄齒未嘗矜伐有人訴忠僕牧責規息馳傳取負私販鹽浙中宣宗曰忠必不知宣宗欲爲忠新第忠固辭賜女弗近也擇嫁之成山侯通奪爵不自贍分以賜田鄉友故舊有貧困者尤篤念之恤生葬死雪枉舉能人人稱忠長者正統中后稱皇太后矣忠生日太后來賜忠家會

祭酒李時勉得罪王振罰枷國子監前助教李繼求忠一言忠即附奏皇太后鄉者臣歲歲生日歲歲承内賜公卿諸侯皆壽臣家臣犬馬年備肺腑如天之福臣心至驩今日公卿諸臣過臣如鼎歲顧獨不得一李祭酒祭酒君子也歲來壽臣絹帕一幅而已坐有君子乃遂爲重闈坐枷瘂臣不敢言陛下敢轉告于使者内使入奏太后太后召問帝祭酒貴臣也柰何枷其瘂帝對不知太后曰不知何得言皇帝今元舅生日不得祭酒坐無重客元舅不懽帝立釋之命卽賀忠家一時士大夫以爲盛忠有子五人孫十人並授官錦衣數誡之曰古人云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爾曹終身誦之既卒上輟朝賜賻甚厚遣官祭葬追封會昌侯謚康靖天順元年追封安國公更謚忠憲忠卒八十餘董夫人亦九十餘乃卒

郎曰吳訥以文學名動依於道孫忠自其爲主簿仁能著於民矣晚節德厚自將可外戚目之哉

李時勉　陳祚　陳敬宗　魏驥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宣秀異勵志顔曾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名爲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則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及時勉其人曾棨吉永豐人進士第一成祖自問其故應對如響即攜筆書應辯事皆能舉之試詩文千言立就衆驚之工極其天趣自是書棨會達坐同邑奸業事特見原有曰朕惜爲才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否棨才思雄麗辯庚爽贍孝友慈厚恤窮而急難工行草書善飲酒嘗有勝使并飲上選棨主諸虜使醉酣除醺然入謝上曰卽此酒量亦足大魁自衛林新撰景官少詹事宣德中卒臨終神色不亂自爲贊蘇遺諸栖如聽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諡襄敏周述吉水人孟簡其從弟也曾棨進士第一述第二孟簡第三御批兄弟齊名古今罕比士林榮之珠翰林院編修累遷修讀學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讀宣宗在

當時仁宗命謁祖陵南京使進讀侍令述楊前同其
所以匡弼儲君者進對稱旨宣宗登極預脩兩朝實
錄書成進左庶子仍兼侍讀正統初卒官遂尋友厚
重文章雅瞻字體蒼勁爲時所推　王英金谿人選
入翰林後與王直同擢入秘閣書進呈撰密奏疏授
修撰扈從北京歷侍讀壬寅扈從征虜過威虜鎮李
陵城成祖名其日開城中有石碑可往觀之英至城
中被虜燒空獨城北門有石出地尺餘掘而出之拭
磨見文其銘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陰刻
達魯花赤等官姓名明日具奏上曰碑鐫韃靼姓名
異日虜有辭爲胡地再往擊碎之火燬之而沉於河
英如言往還奏上喜曰朕需爾用正好宣力後命之
日一切軍民動靜或諸譯語嚴有所聞即來密奏顧
太監孟驥秀才入見無恩也上駐驛安平鎮立功官
軍因有過不與口糧者多相聚悲泣日我等糧盡死
道路矣英以聞且日此皆壯士宥而恩之具日必得
其死力上悅即給之成祖晏駕檢木川仁宗命與蹇
義夏原吉等同宿內閣定喪禮議國恤即位進侍講
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宣宗即位命
入內閣參預中秘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母憂奉

情起復正統初將宣宗實錄爲總裁官進禮部侍郎
兼官如故年七十上章乞罷特旨陞南京禮部尚書
景泰元年卒謚文安英樂易疎宕不拘小節文章典
贍詩歌字書末者接踵天順年改謚文忠　王直字
行儉泰和人被選爲吉士再與王英同擢秘閣授修
撰車駕巡北京與黃淮楊士奇同留輔太子監國再
幸北京與扈從陞侍讀仁宗即位進侍講學士陞右
庶子兼官皇太子宮僚治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
勅後兼記注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書成進詹事
仍兼官英宗即位修宣廟實錄爲總裁官書成進
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如故久之命出理禮部事代郭
璡爲吏部尚書英廟親征直率羣臣諫英廟留滿虜
中直率羣臣請迎駕景泰易儲議起直雖之不敢發
言景求遷不許既易儲命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
夫英廟復位陳循坐易儲事論戍邊左直乞休致許
之直方面修髯寡言嚴重接人則和氣盎溫學富才
敏詩文清緻與王英並長時流英居禁城西而直城
東人稱爲東王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既
長吏部益加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萬舉直留意人
材委任司屬訪詢廉品手疏疏記予洪爲南京國子

博士來部考績選郎欲留慎侍直直以不可自我壞
法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夫婁偕老所居田疇廣衍門
對澄江春夏之交諸子大集佃僕種圃插秧擊鼓唱
歌直與陳夫人肩輿往觀午憩庄次子孫更迭上壽
一日門外江漲直踰門坐觀子孫侍側數日初東里
不欲我同事內閣謂我理部事其時不無怏怏然今
我在閣後辟初元戍邊及我安能與汝曹觀漲今日
耶天順年贈太保賜謚文端　章敏會稽人選庶吉
士與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以訊獄不枉陞員外
郎累官禮部左侍郎時尚書胡濙政尚寬大敏嚴毅
佐之士林服其明毅正統初卒官賜祭塋　羅汝敬
名鏞以字行吉水人選庶吉士時太宗注意作養
忽名汝敬背誦古文不能稱旨遂謫戍江南即日屯
出城越數日召回釋之汝敬自是奮力進學尋擢爲
修撰九年滿陞侍講既降御史宣宗即位交阯黎利
弗靖進工部侍郎往諭利利服還朝督兩浙漕運歲
荒田稅命理陝西屯田劾貪暴守將經度占田均與
細民立輓運法疏河渠吏邊臣不便奏汝敬貪墨坐
釋爲事官填之坐妄引詔書擢復職請宥戍邊[illegible]
入寇復之使督餉遇虜紅城子矢中左膊墜馬虜曜

刃之一老酋與衆疑語乃舍馬而從行吏卒皆被害
方汝敬被虜時較餉者匿草澤中見衣緋數人左右
汝敬咸以爲神于謙嘗戲問汝敬空室今咸三十餘
詩汝敬敬頃刻就人服其敏　倪維哲晉江人工字書
文學才諝見稱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以讞獄詳明
稱旨賜幣尋陞郎中卒朝廷遣錦衣官校送其柩歸
仍命諸司祭之既與脩太祖實錄書成復自刑曹改翰林侍
讀三殿灾詔求直言侍講鄒緝具疏時勉郎與附名
其疏曰伏奉勅書今月八日奉天殿灾勅諭群臣詢
求所以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切至深群臣奉行或
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讟上興皇天眷懷遂加譴罰臣
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
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丕

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調
度廣科派繁群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冗官
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征需無藝掊克蠹食竭髓
猶不足供匱用莫知所圖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
萬之衆終歲在官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
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
於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而衣食
罄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即如前歲
買辦青綠顏料本非產處科派動千數百户民無可
得釀鈔行買每大青一斤至鈔六千貫及至進納多

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須二萬貫而不足供一
柱一椽之費其後已遣官課辦產處府縣買辦猶不
爲止蓋緣工匠派料之時預爲濫取之利初不顧民
艱難害之甚者也然此其一爾京師天下根本人民
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
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羣輩工匠假托威
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呼
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奥突粗完又復重
驅莫知所向至有三四遷移不能定居既移之後所
空之地經日逾時工力猶未之及此皆陛下之所不

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讟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
朝廷每一差遣即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
公行逢迎恐後閒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
即羅讒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
官至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
何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饑荒
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爲食官無儲蓄
不能振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
而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皆百餘
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

也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
恣橫擾害是乃奸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
規避豈眞有報効之心可任用者哉朝廷歲令有司
織段鑄錢齎往外蕃及西北胡買馬收貨所出以數
千萬而所取曾不什一夫錢出外國自昔有禁邇天
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
養民間馬多人少生養不遂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
户貧困鬻賣子女猶不能塞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
裨昔晉武帝徙胡內地卒致亂華今入貢胡人皆窺
覘虛實圖便利者也乃使羣居輦轂鞍馬弓矢牛羊

衣服盛供帳厚賞賚以待之此寧足明廣大耶至於
宮觀禱祠靡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
朝之殿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
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之意臣今願陛下駕
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
散遣管造工匠停止征派役作蠲除租賦賑濟饑荒
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絶禱祠禁遏僧道除下番買
馬之役四夷朝貢賜賚遣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嚴
黜懲貪獎廉能之吏重陞擢之賞又前者常有監生
生員告乞侍親因而獲罪發爲充軍又其間有先告

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概發充軍
者此皆有虧教化之風並乞赦原遂其初志又近者
大赦天下法司執滯常條罪可宥原尚復繫拘亦乞
許之自新量加湔洗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
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化
必脩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
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
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
下少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决方招撫外夷疏
中所陳業忤上意然尚允行其他項之坐謗下獄尋

赦出不敘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仁宗卽位屢勅
羣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上怒縛至便
殿命武士撲之金瓜十八脇折者三時侍讀羅汝敬
亦言事上俱改爲御史今日問四一起言事一章章
三上復有規切語上謂夏原吉時勉廷辱我言已天
顔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顧及見聖德之
大上下時勉錦衣獄其夕上崩宣宗卽位命縛見必
殺之已命卽斬西市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
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上爾何觸悟先帝疏
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上曰未盡胡止對

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上稍霽曰是第難言耳草
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預脩兩朝實錄書成陞侍
讀學士上至史館撤賜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
正立上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
酒上曰李時勉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
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
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
罷若不設彝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蔭翳
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
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肶國子監前錦衣校

尉至時勉方閱課卽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
其高下顧僚屬更校乃去既至特重時勉枷監枷籢
鐵請以巳枷易之時勉不可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
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豐
順人見時勉老頗且疏請代通政司抑休之大用曰
朋友急難詩歌鶺鴒師猶父也忍便巳哉通政司乃
爲大用轉奏奏入會時爲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
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往來諸公間於是因諸公求侯
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皇太后遂得解異時
者時勉謂繼浮游心厭之至是乃得其功而大用遲

頗篤魯初不爲六館所知一時名動都下正統八年
也時勉爲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
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賻給之嘗潛察一生不在學
舍跡問所往對曰亡奴尾之時勉憮然曰游學乏力
爲資薪水耶生見時勉意誠不覺愧悔因前謝曰奴
實不亡離學甘罪時勉慰遣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
徒旗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
又百餘人送至通州莫不歸岐涕泣廷臣歸老之榮
師生相與之厚以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
憤累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温旨褒諭時勉巳卒景

泰中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韓雍言宋丞相信國公
文天祥禮部侍郎謝枋得精忠大節宜賜贈諡錄用
其子孫并及時勉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行翰林院大
學士陳循等議諡天祥枋得而巳濙等復言諡有美
惡所從來巳我朝特與善諡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
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諡如時勉
者官雖不過四品而行誼節槩學問文章出三臣上
宜如雍請斯愜公道下翰林院循等請諡時勉文毅
從之成化五年其孫顒請視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諡
加贈上曰時勉先朝遺直無忝於忠易以忠文贈禮

部左侍郎初時勉廷撲時見殿春角有朱衣下覆之
既肋折他日捉挺其膝忽會時勉善書鈎畫之内聚
精藏鋒一筆不苟

陳祚字永錫蘇州人永樂時自庶吉士爲河南叅政
時朝廷方營建武當山祚言事編置武當且十年宣
德初召爲御史疏請薄者欲除游幸審忠邪之辨因
勸上讀大學衍義上大怒曰喧鑾子朕不識大學衍
義尚堪作皇帝邪行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
遠不知皇上無書不讀也上意解乃逮其父子妻姪
閻門十六口分禁之男子繫鎮撫婦女下浣衣局英

宗即佑復其官則祚親已前死乞行服不聽乞歸塟
許之後按楚擊方岳而下甚衆還視河渠重勍將漕
者遼王貴烚淫亂殘酷祚與巡撫侍郎吳政奏王過
坐不諱發王內亂事並逮下獄已遇赦調南京尋遷
按察僉事福建凡民間房屋過制悉撤去之以其材
治學宮修官舍閩人謂之都料匠已得謝歸祚面目
嚴冷雖待家人亦少恩意獨重其里人邢量旦則挾
冊質疑昏莫乃返量終歲不一至祚廬祚不怪也初其
邢子同繫外禁不相聞及出乍見器不備卽遷還
仆不能通簡而及見器量自少不娶胥十日給薪粹梓
敬闞青苔滿屋折鐺敗席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
與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釋老方伎無不畢通祚

玄孫鎏仕至布政使恬愉寡營善擘窠大書爲時所
重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藻今德興有聲敬宗永
樂二年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
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
錄既成改翰林侍講屢有賦頌之獻尋以母喪歸宣
德改元驛起修成祖仁宗二廟實錄陞南京國子監
司業進祭酒高明力學教人持敬爲主規條整肅辟
雍之政辨於朝常咸寧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
一聞敬宗嚴教卽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戶讀書爨
食躬作敬宗歎曰閉戶手爨甘人所苦顏氏簞瓢不
是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鼎竊小甖照誦爲徼者
所發而敬宗貸之時鼎尚未有室有郡守欲女妻之
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郡守來求兵部
徐琦言於敬宗鼎貧守富父母聞之亦何不可敬宗
以轉語鼎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
貧鼎何羨哉敬宗益服鼎第其德行爲國學最後鼎
竟至大官正統中敬宗考績赴京王振慕而求見辭
避之楊士奇請鬪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
公眞吾師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久不調

[illegible]也時李時勉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人稱南陳
北李然士或見少恩不如時勉矣生徒至有訟之者
不自白尋亦解敬宗廣顙修髯儀觀儼然動止有常
一語不妄片章尺楮皆關名教敬宗善飲酒久飲不亂勉日劇飲四小壺
[illegible]敬宗握[illegible]勉坐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被其
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元年年八十三卒嘉靖中贈
禮部侍郎諡文定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爲知上高縣鋤
強扶弱德威並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
[illegible]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

齊夜讀若身攜茶粥往慰勵之滿九載考詣闕乞留復任三歲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逵薦爲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命從北征宣宗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驥爲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廉勤祇慎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塗不避車贊振方帕而巳居官舍第攜一蒼頭他日上御便殿召問孰爲吏部侍郎驥前對上問驥事從容陳奏上嘉是之一云驥不避振朝士皆服驥曰驥即死然能抑權貴植大體亦復奚憾明日振果訴上上召問驥曰知爾有罪乎驥曰臣竊祿久罪

多矣願陛下明正臣罪上曰此書生談勿言第思萬日留否得罪誰也驥曰日臣遇王振揖而過然臣思之不爲罪也上曰然則曷不避之驥曰臣忝六卿而避奄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上曰不畏振耶驥曰臣畏朝廷耳上悅蓋諭之　上使驥往南京考察所贏俸金臨行莫寄頓有里中同年子爲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怫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郎有女婿從郎官如其輕重贋易之比歸名工鑿金金則贋驥歎息而巳工私驥蒼頭曰向有其官舍人託我爲贋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可失驩巳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爲人練事治司空城旦書精審何郡足爲第須簡勑舍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郎居念

驥言巳郎舍中人稍稍露女婿贋金事郎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吏部尚書巳巳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譏內瑞麥白兔之祥悉却弗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綱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憝也天旱正爲此何得婦人仁者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詣驥曰請需之亡何且以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私我邪竟致仕去去乘小舫將阻於津關其子稍立

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笠課田與傭畯雜處嘗至郡城舫衝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殞其鄰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爲成化七年先是監察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其年之八月憲宗御奉天門面命禮部臣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勑未至驥巳卒有司業得請

如例祭葬贊墳之使來驥有老妾趣完曰忘父言乎完詣闕辭免上若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遂許辭也驥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人達官自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肇爲請謚特謚曰文靖郎曰李時勉陳祚陳敬宗魏驥皆束修矜厲不以凡合逢世而時勉驥質行長者近人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周忱　楊信民　劉綱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在唐宋元世有顯者（唐御史中丞勅率兵討黃巢留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太子詹事世修從南昌之武康至宋敷文閣學士友賢五世不仕詔旌其門友賢子汝翼兩浙宣撫汝翼子應合瑞州知府應合子天驥元吉州路總管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廬陵郡公）忱永樂二年進士成祖命選是年二十八吉士以應二十八宿忱年少自請入學時人謂之挨宿散閣改刑部主事既爲越府長史宣宗初有薦爲郡守者夏原吉曰此不足盡周君五年以江南逋賦多卒胥與民相蒙爲姦利使廷薦重臣往趨遷忱行在工部右侍郎總督南直隸蘇松等處松江民弁請其爲治鹽課從之忱至簡易治而已先是胡槩自大理卿出爲總督立法嚴峻自忱以簡易治民聞告訐率

不省民或恚曰公不及胡卿矣不還我民也忱曰爾不審我與胡卿何如勅書也朝廷與胡卿勅書曰祛除民害與我勅書曰撫安軍民自不同爾滿九年轉左正統中巡按浙江御史俞本復以江南之賦出於田田利在水所以永樂中特命大臣于蘇松嘉湖杭常六府治水勸農今侍郎巡撫蘇松常則周忱嘉湖杭則王瀹二人各守一方難兼水利忱之治浙人咸贊歎請令兼瀹所治從之久之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巡撫如故忱爲人謙恭不出口而心計洞敏謀慮深詳善採衆論凡有所爲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乃決（吳人歸有光曰往者夏忠靖周文襄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帷議於殿廷出與小民從容問難見其爽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其巡撫江南自侍郎加官至尚書凡歷二十有二年中兩遭喪皆奪情視事忱廣大平易治卽官吏有侵盜率不問卽吝有介朝士來者人人並得其懽心至應接無虛日始高皇帝怒吳後服吳平後卽籍富家田記爲賦額用是吳賦重天下忱至蘇閱積逋至七百九十餘萬松常亦然驚問父老皆云大戶不肯加耗糧長籍遠運京師三倍賦民取羨自與斗斛無度而收聚其私家忱爲曲筭以奏得減賦八十餘萬乃令大小戶耗如一烙

鐵斛下諸縣立便民倉水次惟糧長一人總之曰無
聚糧私家聚私家者負所繇也則戶給繇帖書其歲
數而示之民上囤時自持帖往囤設糧頭囤戶一人
相覺察官爲監納糧長追呼而已更立撥運綱運二
簿籍記之（撥運簿者正糧一石收平米加耗度遠近爲船量綱運簿則總其慎註溥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有羨名曰餘米積年倍多則所徵倍減久
之下諸縣各造倉一曰濟農舉其餘積焉農人缺食
及運夫遭風被盜者出振貸之春時驗田種多寡爲
貸限秋成隨糧還官內則復之不還者籍記不復貸
故事軍民運糧相半而民尤苦軍運分長短中三等

長運於淮中運於徐短運於臨清所領米一平一銳
皆官爲具淺船民運則自行僦船直抵京通倉正糧
一石須平米二石船錢一石經歲往返多失農月忱
與平江伯陳瑄議奏罷淮徐臨清三倉支米轉運之
法悉令對船交兌於淮瓜等處兌淮安平米石加五
兌瓜洲之外平米斗加五軍當運糧有未及過江者
聽即兌於吳中雖渡江苞米之費瑣細皆有區處軍
民便焉忱曰兌糧江邊所兌船未即至守水次天無
風乎更於瓜州岸東浚二港港次立便民倉每季秋
運米貯倉及冬初漕軍泊船受兌率無敢越次漕今

以爲規忱善絜短覩長就利擇便人財無所勞費功
集而事倍轉接如流水故其法可久行忱嘗言民歲
運兩京馬草費不貲草至多敗爛請但折納銀數既
至可以名商收買向致草千束所費數百金自忱爲
之數十金而已忱復言北京公侯祿米例皆江南諸
府輸之南京使自來受臣所治蘇松常三府當輸百
萬率六斗致一石南京之與三府所去幾何若今自
來三府可省六十萬石費又北京公侯受米於南京
無所用之率出俸帖粥人米七八石一金而已若准
收金花銀每一金當米四石詔悉從之忱又言嘉定

崑山等處折納官布舊例疋當糧一石官收率加重
三斤又多坐麤縷驗退者夫斤重縷麤其價反賤斤
輕縷細其價乃高第當長廣如式而已既已如式復
防盜剪宜令兩頭織絲爲識凡忱之精計倏籌皆此
類也忱籌畫既備節省倍多常賦之外了無他役餘
米狼戾倉庾閒凡上供軍需之類以及百凡脩治興
作之費皆是取資初至有所更革吳人駭之既皆以
安帖始忱至官時吳大饑浙江湖廣大熟忱令人爲
大賈多齎金入湖浙故抑直勿糴歸但對諸米賈言
吳中米價高甚公等可自往諸大賈競販米入吳忱

蘇下令發廩貸民收其直之半米價頓減諸賈盡失望廋歸吏奇聯得賤糴忱乃大名諸賈具牛酒爲謝至手酌之給以行貲諸賈盡醉懽去既去忱還令官糴以實濟農之倉吳人爲之歌曰來時周公白地一空今我周公鋪地四豐忱循行村落常屛騶徒步入民家與童叟對語備詢疾苦爲之通融處分所臥榻箱燈留筆簡籌度有得起注之雖氣候亦有報偵一糧長有所侵匿以江風爲解忱曰江是日無風何得失船糧長駭伏久之乃知令金焦山僧日報晴惡其僧皆有資賚詳如此也忱嘗赴京巳在道使者齎勅

取牛膠萬餘斤繪宮要促還吳忱曰公第往至京言膠難卒辦而京庫所貯陳革可煎請出之待臣還治市革入庫且可出陳易新巳巳之變朝議燒通州倉適忱在京議事曰通州去京師四十餘里耳又有數百萬糧此可給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何至付煨燼而曰無資虜耶項之復下急造盔甲數百萬其盔皆欲浴鐵忱曰汰錫可矣時人盡服其通敏正統初淮揚災失鹽課勅忱往視忱奏予二萬石准其田租一歲聽竈戶以私鹽易之民得平米而官獲賤鹽其後江北大饑巡撫都御史王竑借三萬石於忱忱計至

來年麥熟曰此須十萬卽以與焉蓋忱所積餘米不但贍江南又可兼利江北景泰二年有言忱通官吏侵盜以萬計者名忱還以李敏代之曰毋易忱法但治其弊人忱還京言臣初至官詢吳中積逋之繇知大戶不肯納賦而小民獨受加耗之弊爲之均勻襯貼蘆蓆稻草之費悉令自納積米漸多蘆蓆稻草並易錢入官以足上供軍需百凡修治興作見爲妄費亦繇宣宗皇帝許臣便宜行事臣之所費者餘米也不敢侵正賦事竟不問遂許致仕忱既去科道官劾忱累容豪猾作弊侵盜數多其家子弟廣營田產入

貲受官皆忱奸貪所致竟不問其明年卒戶部因言忱所積餘米無可稽驗請綜括爲公賦繇是徵需雜出逋負依然吳後大饑民枕藉歎曰無復周公生我矣[illegible]年謚忱曰文襄

楊信民名遇以字行新昌人少游鄉泮見當爲事切切奮爲之人目信民矯激旣皆知其忠實宣德中以鄉舉繇上舍選行在工科給事中丁內艱當楚倩夫舁塚石代夫舁數百步曰以自致於吾親服闋除刑科正統八年出爲廣東左參議時承平日久禁網疎濶仕嶺外者黷貨殃民信民至廉潔寬大暇步衞市

問民所苦有以公事至而無罪者輒言按察使縱遣之按察郭智不法信民劾去之代者黃翰所爲如智又復劾之詞連僉事韋廣廣與互奏並逮下獄臨去民爭擲瓦石翰舟以金帛贓信民信民一無所受前後赴三司保留若詣陳闕下者萬計至京師翰鞫實除名而信民以巳巳虜變仍薦起守白羊口信民以一叅議彈劾兩按察使見若凌忤乎乃其見一善抱關擊柝必推舉之時時存恤廣人故按察使周新家也廣中有强盜黃蕭養者久繫獄卧床之竹年餘葉生同繫者相詫爲祥教以不軌使人藏斧槖饘私饋

船待海上與十九人破鉗鋏出揮斧而行追者莫近遂亡入海爲大盜設置僞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來攻廣城執都指揮王淸至城下使諭衆開門淸罵賊被殺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爲副帥師往征之廣人寓京者連章乞信民遂命信民與兵部侍郎孟鑑監督尋使巡撫廣東臨發白羊軍士莫不泣送信民至廣廣城閉門自困者數月矣信民給民木鍥出入自如賊至乃收保招撫脅從歸附日千萬數復使人持檄諭蕭養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期來見信民單騎而往賊羅拜前泣信民開誠爲畫莫不懽悅旣獻巨魚受而犒之賊出相顧歎不祥叛黨稍散亡何聞興帥兵至蕭養中變信民遽中毒卒廣人縞素具位哭奠相屬陷賊中者聞之曰楊公死吾屬無生矣其後興雖平賊凡賊所經處與兵盡屠之皆仰天號曰楊公在至此哉計聞賜祭塋錄一子太學生景泰二年廣東父老奏前巡撫都御史楊信民公平不威興利除害有甚饑渴劾貪見噬被逮京師軍民徭獠詣留萬計朝命還鎭除捕逆賊脅徒避庶昆喙來歸爲董乍中人民禱筮狂走洊而巷哭過則吊奠今已易期哀慕不已請立祠從之祠

未有祭成化中邑民盧從願以爲請上曰可祭以其忌日并賜謚曰忠惠陳璉祠堂碑曰公存心以仁處事以義予人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而論者徒以公廉介一毫不取與布衣蔬食寒士爭淡泊而已此未知公之全者也

劉綱字文紀禹州人生而孝友敦確有幹局初爲縣得陝延安府之府谷政教兼舉頌聲大著遷陝寧州綱始爲府谷故尚威名及遷寧以久敝之地因俗爲治教民播種之方詩書之學均賦役置屯田簡兵練武不專隍墨廢墜俱振以內艱去代者巳至民詣闕

奏留成祖別用代者令綱起復乘傳復往綱益愼獄
輕罰民不忍犯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怪遠近以爲妖
綱伺其光動手射之應矢而滅洩其水巨黿也一日
行野中値橫石爲矼馬驚不度諦視之則范仲淹所
撰狄仁傑碑文即起竪之立祠祀狄人稱異政後丁
外艱考績者數皆以州人奏留仁宗朝特賜璽書褒
異及四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親名問勞以酒饌時人
榮之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綱
三十一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爲縣三十六而爲州七
十而致仕居寧三十四年去寧之日哭聲振野寧舊

有六君子祠祀狄仁傑以下嘗爲刺史者至是生祀
綱其中改曰七君子祠綱家居十餘年年八十四卒
寧民遺問踵至其卒也多褁糧致弔者明興以來爲
州之久得民之深無綱如也綱有子鼎舉懷才抱德
不起孫宇弘治間爲大學士贈綱如宇官
郎曰周忱爲國家生財節用之臣交際需接雖閹寺
權勢亦得其心以故久安於位名稱至今在吳中楊
信民以參議劾按察雖非官體可謂獨行其志劉綱
久於州治三十餘年異哉三君子蓋古之所謂遺愛
者歟
卷終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統泰天順臣

劉 球 正統臣

劉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也嘗避難隱居姚江數年從學者甚衆舉進士仕禮部主事胡濙薦之英宗召入直秘閣日見親寵尋爲翰林侍讀正統八年夏雷震求直言球上封事曰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如嚮荅聲如影隨形國家成敗興亡靡不繫之桑穀而太戊政雉雊而武丁德旱虐

而周宣懼三君遇灾脩行以動天地之遷比者雷震奉天殿鴟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已之詔出省躬之言甚盛甚盛臣惟今日之急乃有十先一動聖學自古哲后動與天合雨暘寒暑罔不時若惟能專志問學屏御無益心正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多御經筵少居禁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精一之功極脩齊治平之道二攬權綱權之下移宦人政也太祖太宗甚民勅天日三視朝順門便殿時名大臣裁決庶務疑則確之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臣願陛下守二聖之成規復親决之故事毋俾權移乃出宦人三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內外之臣賢不肖殊器皆駢肩錯踵受事陛下惟陛下察已諭人親遠惟精以追與隆之治四選祀臣太常古秩宗也非其人不可以交神故堯命伯夷猶讓夔龍今太常卿貳久缺或不潔蠲宜擇選儒臣使領其職寅清端重明習典故毋後夷龍五嚴考吏近考察吏治責成布政按察二使及巡按御史徒具文爾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行天下無分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退姦墨旌表廉異六慎刑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

理官書曰予辟勿辟予宥勿宥惟厥中近法司上獄有奉勅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法司畏卻不敢執奏慮囚之際多所觀望希合上旨枉實繇之竊謂一切刑獄宜從所上設有不當便命恭聽聽不如初罪初聽者又磚米納贖雖云古法然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令文武臣非犯公罪毋得入贖宥辟惟中七罷營作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不訢京師興作五六年矣雖不煩民顧皆役軍軍非民乎須之禦暴用之力役人勞不蘇是急宜罷八寬逋賦比四方灾荒乞減租稅有司多行扞格或有聽准亦乐實惠流徙失

業實可傷痛宜下戶部遇有報荒勘實量減安養流民毋俾失業九息兵威兵凶器也動必傷人如麓川連歲用兵死十七八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楚蜀貴陽兵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冠思任發借彼爲言果生得首冠以歸不過宣諸廷磔諸市梟諸衢而彼且挾爲功賞必求與地與則二夷角立其勢坐大是增一夷也不與則怨是生一夷也臣每見陛下憫錄死囚猶示曲原免爲遹卒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而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冠兵爭無已傷人必多臣謂宜名還蔣貴弁止楚蜀貴陽兵勅靖遠伯王

驥遣諭緬甸斬獻冠首即與厚賞不煩生致仍今思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新附之夷許以小職使仍麓川則兵不用而十餘萬生靈之命無傷十脩武備比年北虜入貢遣人歲增誠恐包藏禍心防備宜豫莫若於京師邊塞數遣給事中御史閱督操備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公武舉以求良將定召募以求武勇廣屯田収中鹽以厚儲蓄此十者皆今急務所以感格上天招致太平誠在於此陛下設誠行之殷宗周宣不足法也臣不揆愚陋敢冰死言初麓川之師實王振與事球疏言之振業大

恨矣有錦衣指揮彭德淸者球之鄉人賴振寵甚張球獨易之至是譏於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詆公也會編修董璘上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忤旨下詔獄錦衣使馬順亦阿振曰球爲璘地故疏重祀臣與璘通振從之乃誣服璘矯旨從朝班中捽出球下之獄喉順夜殺之遲明順小校持刀推獄門球璘方同臥小校拖之急球大呼曰太祖太宗明靈在天何得擅殺我小校刺球頸出血順前踢仆之相與支解掘而瘞之獄中璘從旁匿其血裙球子釪鉞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臂裙以實櫬小校者

都御史耿九疇識之豐而晳比見九疇疸而瘠九疇驚曰何頓改也小校自恨曰小人近不祥爪牙狸往鏈鍛鑾皇今當不復能見公矣亡何死而馬順子從庭中發狂持刀逐順曰我劉侍讀行殺若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望空而祭爲文二千餘言哭之以其祭肉遍遺諸公且臺焉曰祭忠之臺其後贈球學士謚忠愍鉞釪終振世不仕振死乃仕鉞廣東叅政釪雲南按察使

郎曰李時勉栁也劉球死也而皆王振矯旨欺主上冲年甚矣手闔周新于譙死而見形精氣爲物游魂

爲變殆有之也球死正統中至今久遠矣其邑人王
德新者以萬曆初言事捕繫錦衣獄夜作鄉語曰君
亦來此乎知其精靈尚在也

于謙　王竑 景泰臣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自爲諸生英邁過人每有難事
於人中巡繞數行輒得奇計讀書過目成誦爲諸生
時習容止骫髀有聲巡按御史目之入視學名使講
書謙乃爲御史講高皇帝大誥御史撤坐避席跪而
聽講謙反復推解甚悉聞者悚服宣德初以御史從
征漢庶人既械上命數庶人罪辭嚴上悅師還與文

武大臣均賞手其名久之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兼巡
撫山西河南時年三十餘耳王振用事有御史與謙
同姓名者忤振振疑爲謙因事下謙獄久得釋左遷
大理少卿親王有司群來乞謙命謙復往謙居山西
河南凡十八年甚有遺愛正統十二年以右侍郎還
部虜也先入寇王振力主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諫不
聽埜從謙居理乘輿北狩太后命郕王監國王朝群
臣彈振罪甚急王命出俟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殿
下不即族之臣等隕首於廷不能俟也因伏地大哭
錦衣衛指揮馬順叱衆衆擊而殪之廷臣大譁班列

不次王環視屢起欲入謙直上陛披土之群臣擁隨
後皆曰毛閣王閣王振黨請并受而甘心焉謙白王
曰衆怒未殺不如因而順之王旋坐謙曰班班武士
鈇者前武士執鈇前命曳二閹撲殺之肆之華門之
外譁稍止未班謙復白曰衆疑未弭不如因而寬之
王乃命群臣曰王振有罪當族族之當白太后順罪
亦當死死順者勿論群臣乃班成禮而過是日也日
過中謙袍袖皆裂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
百直不濟也太后聞而嘉謙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謙則與羣臣請郕王即眞遥尊上爲太上皇是時

北征將士十亡八九器械略盡京師人心洶洶侍講
徐珵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振本郊廟
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皆在京師一動大勢
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有俱死於此敢言南者衆
共誅之則上奏曰虜賊不道驕滿兇驁勢且長驅不
先謀無以應卒邇者三營精銳盡亡於從邊留者皆
罷駑不能執戈戟宜急募義勇集民夫更河卒實京
師練而待工部局廠攻戰具晝夜作郭外之民徙實
內郛使虜毋虜壖上之倉散之以代官祿使虜無饑
乃提內外緒濠隍誓士馬警樓櫓治嶮塞石亭楊洪

柳溥皆有名諸將名而使之共治軍也先送上皇駕至都城下曰見我謙亨與我金帛迎爾君下廷臣議謙曰君忘臣之不才使臣司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壘七日數敗虜虜竟退蓋其始也先擁上皇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及至都城下都城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則上疏曰也先違天負義久留上皇深犯京畿其爲仇恨庸可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

聞虜勢方張我遣指揮季鐸岳謙齎金賂虜以迎車駕其時賄方入於穹廬騎已迫於關口繼遣少卿趙榮通政王復往虜營不見乘輿迓夫中國與虜不共戴天若必從和背君忘義莫此爲甚且虜貪以詐和成其欲無止長之則難饜違之則速變昔者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挫敗斂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徽欽北轅奸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貶尊滅而後已前事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來則震武去不窮追虜若稔惡鬼啓其衷大舉入寇以我肄士加之奮師臣等蒙死前行可以鉏權而服

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虜知不利反面內貢酌賜津遣不絕而已若使臣通好漢禮必先示弱啓侮臣所謂萬不可者也謙之與羣臣請立景帝也鄭公孫申之謀也以爲帝於上皇義兄弟得絕虜乃景帝因之不渴上皇乃虜亦因帝不渴上皇以爲抱空質而不義中國乃歸上皇上皇入塞景帝猶曰虜詐謙曰陛下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念之耳上皇還居南內六年景帝廢上皇子而立其子遂加謙太子太傅及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內甲士迎上皇復位因誣謙與王文太監王誠

謀帝襄王子下獄都御史蕭維禎責簿對曰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可名金符藏內府安從得之爭之急謙曰無庸石亨有先意奏論死上猶豫曰謙功有貞從旁言謙不功陛下不奪門矣有貞郎理也是日詔謙文誠並棄市籍其家戍謙子冕龍門都督同知陳逵獨收謙屍葬之逵六合人正統初舉士李時勉舉其將才時出入時勉門闕所未闕滋官行事多有可觀其督捕盜賊用刑雖多慘刻然頗摘飲跡屠民按堵至謙被刑時群凶氣焰可畏獨逵收謙屍飲葬君子多其人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達大體毅然任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不容私謁政務旁午日上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

就當世歎其才然矜傲自用遇勲臚國戚若嬰稚視
士類亡當也其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議論斷
制宿將斂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固銜之及其迎上皇
復位故因誅之以為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盔甲袍帶
而已京師人為之語曰鷺鷥氷上走何處得魚嗛於
是王驥代謙矣驥去石亨薦陳汝言代驥亡何汝言
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廡下與諸大臣觀而曰人之
廉汚不亦越哉于謙無一日之積而汝言纍纍若是
是時石亨侍下首而慙選之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
侯吳瑾對上曰謙生不及此上默然他日奉天門災

上見謙隱隱火光中憲宗立詔復官赦冕還二年遣
行人諭祭謙墓復冕為府軍前衛副千戶其文曰卿
器偉偶傑才宏經濟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
公道自持權奸被害枉知先帝忠憐朕心茲復鄉子
遣人諭祭嗚呼哀死表生一順天道厄前伸後永惟
人心冕仕終應天府尹脩而有文不子以其族人允
忠之子為後襲杭州衛副千戶弘治初贈謙太傅諡
肅愍祠之旌功萬曆中更諡曰忠肅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以軍功為福州衛
百戶坐事戍河西遂為河州人少豪儁自以生長西
陲志存立功正統中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慨然以
汲黯朱雲自許車駕陷土木竑與同官灑泣首彈王
振罪狀時郕王攝朝群臣讀彈文畢王但曰出待命
則皆前跽不起大慟哭請速斷錦衣衛指揮同知馬
順厲聲叱衆竑責起立跽中走捽順髮嚙順面罵曰
權奸誤國家若此若等其黨久當誅尚敢再耶遂與
衆共擊死之王起入竑與群臣隨王以登更索毛王
二閹既出復捶死之肆三屍華門之外頃之群臣返
舍內使喧傳有旨名首事者入則危語作恐曰王名
首事者人將投擊殺順者捶死之矣竑亦驚訣其妻

若子曰平生不能絲毫詭隨今日之事發我本心我
死爾死乃為王竑妻所遺幼穉寧患無人収養耶遂
與同官俱入既入王無他特為中官寛之耳此時給
事中王竑名震天下北虜聞之亦為歎息郕王即皇
帝位虜擁英宗駕犯京師帝命都督孫鏜禦于高梁
橋使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領五軍命竑
為僉都御史偕太監興安等守九門提督之是時王
敬軍出彰義門戰敗武興卒陣中太監有報劾者或
死或傷四散奔還京都大震竑督餘軍遇虜莱市口
與戰虜火民廬竑帥軍士撲滅之擐甲入朝面陳其

狀虜亦尋遁帝命鏜與范廣統兵五萬追之竑與侍郎江淵督其軍連戰涿祁滿勝之衆議推竑守備居庸等關景泰元年以疾乞歸頃之用薦總督漕運兼理巡撫江北諸處竑政酌民心法訖豪右踣繫墨吏威令貌貌徐淮連歲荒饑民死亡流離竑大發官倉斂富人粟舟過河岸下者令如意出米粥既河南山東流民聞風猝至時諸倉皆空獨廣運倉尚有滯積廣運倉者故以備用京師主以一中貴一戶部官竑欲發主者難之竑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旦夕爲盜且上憂朝廷何論備京師爾不吾從脫有

變吾先殺爾治爾名盜罪然後自請死竑詞既憩主者素憚其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境流寓安輯者萬六百有餘家先時帝得荒奏驚問奈何無饑死我民及聞大喜曰好都御史竑賑饑民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之米流徙者給道食被鬻者贖之病者處之空廋爲之醫死者棺葬之早夜殫精有所寄任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有述竑行事作救荒錄以傳者既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治淮揚如故英宗復辟石亨張軏用事以汰冗員左遷浙江叅政亨軏復言上擊死馬順事上逮竑罷爲民編

江夏子孫永不叙而丘濬寄聲公取張敞傳閱之居半歲上簡得前疏曰竑固爲朕且知其賑政下旨曰王竑故首犯閼法當死朕生之遣爲民今知其漕功戶部可遣官送陝西安置該管官司禮待之五年虜孛來冠莊浪甚急命都督馮宗等往擊起竑爲左副都御史與兵部右侍郎白圭俱叅贊軍務竑與宗擊敗虜紅崖子川班師入見英宗慰勞至再言者謂西陲既靖漕政久弛當命竑復往從之既至老弱丁壯連屬見竑三日不絕憲宗初科道官言副都御史王竑李秉國家勞臣可委重任而各處一方各理一事

朝廷有急或不得力下廷議吏部尚書翱大學士賢皆薦竑秉可屬遂以竑爲兵部尚書秉左都御史時兩廣徭大肆刼掠北虜據河套時出盜邊四川賊趙鐸作亂竑居中調度預爲經畫諸將奉行以有成功一日上書言邊居兩日不報竑具疏乞歸既竟報或謂竑曰公自今事宜愼重中有大利害不計耶竑曰自今某再遇此等事亦是此等處利害郎更大亦不暇計始科道薦起竑張寧爲之首會兵部淸黃官缺竑亦薦寧次及岳正李賢不從並出爲知府居三月竑引疾乞休成化三年十三道御史交薦起之吏部

以聞內批王竑推病避難不體朝廷陞用意旣去矣
胡再用其就今致仕竑在官塵廢十餘年而功澤聲
名在天下初號其庵爲頤慧旣歸改休庵居之課僮僕
耕種絕口時事者二十餘年正德中卒賜諡莊毅
郎曰上皇車駕至城下于謙主論不納欲求無誅豈
可得乎李夢陽曰于公當其急時輙曰此一腔血竟
灑何地悲夫悲夫南宮之錮太子之易當時廷臣獨
謙肺腑血胡不灑此耶至其力斷羣囂與王竑之奮
擊權竪眞英偉丈夫矣

以下
天瀨臣

袁彬　趙榮　李實　楊善

袁彬者江西人英宗在虜中彬以較尉見上察其能
書留之上在虜中惟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
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爲通事被
留虜中脫衣易羊一牽以見上上以銘曉虜語亦留
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虜擁車駕扣宣府大同
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返入虜營皆彬與銘從
上下關坂晝夜度澗河涉險冒凍周旋夾持上有宣
旨通書則使彬上在虜帳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
上足銘嘗睡熟手壓上胸上俟其醒身徐下之而沙
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名問其名
姓彬爲人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哈銘沙
狐狸亦能諧謔悅上以解上之岑寂內官喜寧者故
夷種也先之擁車駕扣宣府大同踰關而趨京師皆
喜寧誘之旣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
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絕虜何遽得入南天寒甚
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言虜欲殺彬及銘
者屢矣虜抽華摑載彬之廬中而將剝彬肩開彬膛
上使銘往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
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糜壓其背汗浹
乃已熟羊髀名而與共啖之上稱引嚴先事銘嘗睡
熟手壓我胸也無似之耶銘叩頭萬死萬死也先聞
過上皇帳問語曰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
四十萬衆來邊外顧一人不得濟得濟獨哈銘哈銘
皇帝身若口也無哈銘皇帝言也先不知也先言皇
帝不知皇帝歸還爲皇帝宜善視哈銘上曰我不視
哈銘誰當視哈銘上還景帝以彬爲試百戶旣復位
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
楊銘沙狐狸爲百戶賜姓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
使中官毀面勢引太液池通穿中御溝役千人彬娶

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衆開名宴對略用
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達校尉逯杲者
積官與彬竝竝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
意彬雖謝不敢以屬杲杲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
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杲叛杲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
始爲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
稱之及其繼杲乃學杲所爲以自媚於上達在上前
與李賢竝見信百官畏下之獨彬倚舊恩自如達念
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妾父千戶欽耤彬
勢誆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職而尚未

怏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戍邊遇
赦還改府軍前衛達因令安言其得還改府軍也實
彬與請託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訐彬受石亨曹欽及
諸干謁者餽遺多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執奪人女
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
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治之達退執彬下獄
劉勲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
善漆工其泥金畫漆得倭國法其精巧乃出倭上巧
工也塤素不識達奮然擊登門鼓上書言駕留虜廷
惟從臣庶奔走逃生保護聖躬唯彬一人今者無人

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
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
見此不平昧死上奏幷下達治達恚笞之百餘曰此
必有人甚汝塤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
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塤發耳達曰塤小
人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笞出湯沐沐
塤醪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
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太臣也乃罷塤至午
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寃哉小人也何從見李閣
老死則死耳敢妄指門指揮醪肉小人令引閣老也

肉今在且言郎有餽彬者恒倍餽達歷指數之法司
畏而不敢盡開論彬贖絞塤斬上命謫彬南錦衣帶
俸閒住毀所賜第禁錮塤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即位
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名還如故而達論死繫獄
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餞達郊贈之金
良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爲錦衣
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衛功成在英宗時旣得爲百
戶冀轉官徑入求內府上怒下錦衣鞫之楊銘與達
官也先帖木兒誅脫成罪會上幸曹吉祥第也先帖
木兒爲成請上知出銘幷下銘獄謫貴州衛副千戶

後還赦俱復官銘以荊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
中猶為大通事而成不知其所終
趙榮字孟仁閿縣人其先通渭人正統間以楷書生
員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也先奏英宗駕都門外欲
中朝大臣出迎虜情叵測人心洶洶皆相視莫往榮
與通政參議王復獨請行遂陞大理寺右少卿尋陞
鴻臚寺卿復陞禮部侍郎以出大學士高穀壯榮解
帶為贈榮持牛酒出見也先及其弟伯顏帖木兒環
弓矢露刃夾之以朝太上太上帶刀與也先伯顏帖
木兒聯騎也先曰君是小官于謙王直胡濙石亨何

不來良久太上曰彼無善意可速歸榮與復辭還虜
騎四掠去歸辭前職不允改太常寺少卿直文淵閣
如故而復仍理通政司事 王復固安人起家給事中以奏對洪亮陞通政司右左參議與趙榮出迎英宗駕陞禮部侍郎既遷陞右通政尋轉左復奉備陞通政使英宗復辟改兵部侍郎成化元年陞尚書出撫邊凡有建置多合時宜而言者以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圭代之改復於工部加太子少保復請法識體聲名勝兵部時有中官為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牌撥莊復駁止之兵部向書余子俊請復日衣布幸饒贍君何不出庫藏予之復曰辯轉耗祖宗時故以給患調征行之士使其刻日赴警不勞趙製京軍守衛無調遣之急則歲給冬衣布花今軍妻自為之此良法也因衛軍士業有布花之給復以此加厚非惟失警備非常意且使恩出内豎國體甚褻子俊服其言將法王劄巴死京師者例為營造塔復奏國師故愛賚不少宜出其貲毋費官錢人謂得體十五年誠妨明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復好舌嗜重厚寡言處事約中處不設城府無矯亢矜異之意故能以德量保其祿位當成化時大臣得諡者多出於同年當道于者顯位惟復以公論得之

楊善

入虜迎太上榮陞工部右侍郎與偕者千户湯胤勣
胤勣湯和孫也榮見伯顏帖木兒伯顏帖木兒問榮
中國事榮未及對胤勣輒先發時時于坐上箕踞岸
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伯顏帖木兒色變胤勣出脫
脫不花謂譯人曰彼狷者何爲哉恨不殺之耳太上
還轉左太上復辟工部尚書江淵坐易儲事與陳循
同下獄謫戍榮以迎鑾受知使代淵而進復爲侍郎
曹欽反榮騎而挺戈呼市中從者數百人前行鼓勇

欽卽日就擒論功兼支大理卿俸他日上與李賢論
廷臣才能因舉榮破欽事曰曹賊反時兵弃榮責出
身當先此心此事故未易及上美其忠
李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乙丑進士為人恣肆無拘
繫顧傾狡有口辯景泰初為禮科給事中太上皇居
虜時虜遣參政完者脫歡來講和朝廷遣使必得如
富弼文天祥者衆難其人實自請行遂陞禮部右侍
郎以右少卿羅綺為副勅出不及迎復事實觿白内
閣太監與安訴曰爾第奉黃紙以行他何與知既至
見也先也先問侍郎何為來實曰自太師祖父至今

朝貢中朝三十餘年矣使臣進馬中朝好待減少馬價皆奸臣王振爲之乃致太師動兵聖駕被留今凡剩知院以可汗太師之命特遣叅政求和皇帝所以使我來也也先曰減少馬價奸臣爲之與動軍馬事小成大我中心送皇帝還朝中朝不迎我使張關保岳謙入奏又復殺之則是何故實曰太師漫山而來不繇關道從人作寇復分寇諸關關保謙名爲使臣引虜張弓矢輙鬬殺中朝皇帝不能無疑於太師也曰此不過送駕爲詞耳也先曰我遣者孟不花二人又何故殺之我是以有寧夏之舉實曰沿邊關口多

者十餘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人太師向日南侵其父兄死焉今其報者皆子弟也此亦人情且太師所遣若無南使同行或爲兀良哈所害或爲守邊軍士所殺又烏得知之軍中割一首不有陞官即得賞功即中朝有割首賞亦何知是殺太師之所遣人也也先曰我遣李貴又不見還何也實曰無有李貴既曰我知之矣近者夜不收言大同城東可八里許見有殺尸四五十餘一尸探其囊中文書云太師所遣人邊軍畏而不敢聞朝廷此必貴也太師遣貴齎文書而已朝廷又不知若叅政等來朝廷知之重賞厚待

特遣我報命宥殺之耶也先曰我遣喜寧何以殺之實曰喜寧中朝罪人也自幼及長屢累蒙恩今齎金帛以迎上皇腹心託之乃引領太師入冦京師復冦寧夏朝廷殺之戒不忠也也先曰大明皇帝我仇人也以天氣候落我手中我衆再三教我殺害我固不宥使得知院朝夕恭敬若我落大明皇帝手中大明皇帝宥留我否實曰此太師德然皇帝於太師亦有何仇也先曰侍郎來甚善不我又大舉矣因治酒餉實贈之馬與行三十里所引見上皇實對上皇罷請還京之日以當日任用匪人之故引咎自責謙退避

位懇切酬對旣歸也先管也先殺馬爲酒令十餘人彈琵琶吹笳兒按拍勸歌也先曰侍郎來時心無恐與實曰飼恐之有遣使講和以禮爲上太師管中郎我一家也先曰侍郎見上皇心無念與實曰有不念邪我等之念上皇猶太師之念可汗也也先曰念則曷不迎實曰朝廷四遣金帛矣太師不發也即與我迎歸相勞故不薄也先曰上皇留此我固不得皇帝之我欲留千載後名一好男子今送上皇還矣顧侍郎所奉勅書初不及迎事皇帝歸故不可輕侍郎往可請今皇帝遣一太監或老臣三五人如禮而至上

皇歸也因道其酋與羅綺往大同山西一帶調伺擾
邊人馬以示信諸賓迎駕期，且曰臣子不敢自為期
需朝命因辭上皇退也先遣兵右丞把禿與俱來賓
還為景皇帝道虜實請和無他意上皇自此還往迎
者楊善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成祖舉兵靖難善年十七以諸
生與守城除典儀所引禮舍人及即位擢鴻臚寺序
班儀觀魁梧音吐洪亮不甚通經術而談諧不羈永
樂初嚴治方孝孺黨家有其書輙論死善坐事與庶
吉士章朴同繫朴言其家有孝孺集善向朴借讀密

以奏朴遂見戮而善得復官累陞鴻臚寺卿既家都
城以積若起貲治第都城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
休沐時時致之宴賞又時時餽名果美餌不絕於是
諸公謂善有鄭當時陳孟公之風而中貴人亦多好
之者滿十二年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征至土木
師潰間行達京師年六十五矣虜奉太上皇犯京師
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
九門外虜退進右都御史善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
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如故故事朝正出則諸臣
相率謁賀於朝房而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帝在虜中此何所而我曹賀耶土木之變虜所縱入
寇者蓋以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名為三千王振怒其
詐減其馬價縑緗歸遂大入而太上陷虜太上在虜
且一歲中朝所遣使迎若趙榮王復皆以庶僚假卿
佐往虜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亦假
卿佐名又講和而已而最後乃遣善與榮復往然景
帝固無意迎上皇善往不予一錢也善悉出其家貲
稱貸中貴人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鈿之屬與
其子宗等五人治裝從上皇所遣還哈銘同往既至
也先所館伴田甲來甲故中國人見善具叙平生歓

帳中問向者土木之師中國胡怯也曰天下太平久
矣將卒不習大駕北來羽林材官率皆從耳何知號
令步伐雖然汝家勝我亦非福也田甲曰何者善曰
今皇帝聰明英武思一大創汝家不吝官封爵賞天
下謀畧武士則群來汝家得晏然如曩時哉一人言
皇帝曰虜馳阪踰歷所恃馬若隱鐵橛繫置銳錐三
尺可穿馬蹄勝蒺藜渠答皇帝曰善使治鐵橛銳錐
一人言皇帝曰銅銃裝石砲傷人馬一而已毋裝如
雞子石約一斗火之可疾迸數丈許擊死多皇帝曰
善使裝雞子石砲一人言皇帝曰廣西四川窮山蠻

獠多置機穽弩射虎豹熊羆毒藥傅箭首人馬皮肉立潰爛可取之皇帝曰善使往求射虎豹熊羆傅穽弩之毒藥選能射者三萬人演習之出罪囚試箭藥囚立死一人言皇帝曰今火鎗門四層放已乃藥藥入有開馬突亡隙若爲兩頭銃裝鐵彈數枚毒藥附彈四層若一馬來齊發可如風雨皇帝曰善使造兩頭銃四門藥試之三百步外馬腹穿今中國之騎皆已精中國之士皆已銳惜哉其已矣田甲曰何者善曰無所用之矣兩家已講和善旣機警舌變又私解其裝用財帛啖虜衆虜衆旣歡喜亦繇甲大略也先

明日田甲還報也先見善問曰南朝何官曰都御史也先曰兩家好有年胡拘留我使臣損我馬價縑緡與縑緡中斷之兩縑緡乃可一縑緡我使臣鬻鐵甑不與閉之會同館中關防其出入則是何故善曰非夫天朝之過也昔者太師先君貢馬千我太宗宣宗使臣三十餘人而已所求物十不與一二也太師先君無所嫌疑今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人賞金織衣一襲五尺稚子一體賞賜宴賜於殿上豈天朝不能節用更毀禮哉爲太師耳使臣歸皇帝宴賞有加使人送之拘留於何有太師所遣衆或有小人

入中國爲奸利恐使臣知還言太師或自亡去或入他部落中或中途豺虎食中國留太師之人可得一臂使耶也先曰者也先曰損我馬價縑緡何也善曰先是太師有文書使使臣喜送至中國其人喜不在吳良以其書進朝廷曰此非正酋長可損其賞賜其人送歸乃輒誘吳良以詭計藏匿意欲太師殺之不料太師墜其計中也先曰者也先曰與我縑緡中斷之兩縑緡乃可一縑緡何也善曰此回夷送太師充課程者太師不信往搜可知也先曰者也先曰何閉鬻甑也善曰鐵甑出嶺外非京師有嶺外去京師萬

餘里一甑直二絹使臣與一甑賈闘而閉不鬻皇帝何得知譬中國人向使臣買馬馬價少使臣不與馬太師知耶也先笑曰者都御史言皆實事已過要出小人口第言和善曰太師爲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乃聽小人言忘大明皇帝厚恩來殺虜我人民我人民有思其父子兄弟亡而去者部曲得之剜其心摘其膽苦聲呌天上天豈不聞上天好生太師好殺何謂也也先曰非我殺之善曰兩家和好太師合早出令收名部落上天無怒無災豈不快耶也先笑曰者因問皇帝歸還作皇帝否善曰有皇帝矣也先曰當

先堯舜故是何如善曰堯禪舜兄禪弟一也知院伯
顏帖木兒在傍曰且留都御史使還問皇帝歸還作
皇帝否還作皇帝則送之否者不也也先曰吾故欲
中朝大臣來今來不送徒使我食言平章昂克曰都
御史迎皇帝將有財幣否善曰迎皇帝惡用財幣人
言太師送皇帝以財幣矣若空手迎去乃見太師順
天道有仁義自古好男子我歸朝監修史書當備載
太師垂示萬代也也先笑曰者都御史好爲之者盖胡
語華言然也明日與皆見上皇又明日也先餞上皇
自彈琵琶使其妻妾行酒也先曰都御史坐善不敢

上皇曰太師使坐便坐善對曰雖草野敢失朝廷禮
也先相顧歎羨又明日餞善遂迎上皇歸既歸景帝
以非初旨薄其賞遷善左都御史仍理寺事而于謙
心許之多官其從行子弟景帝易儲善加太子太保
時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脩謁復汯然曰我
曹無所賀太上又何賀也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
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吉祥
有迎太上謀遂與合太上復辟封善興濟伯兼掌左
軍都督府事賜勳號散官進封三代掌鴻臚寺事如
故禮部尚書胡濙等言陛下北狩之日虜氣甚惡羣

情震懼僉舉楊善供充北使善奮躍挺身罄貲治裝
父子五人蒙犯霜露間關沙漠深入不測言折狂虜
義感巨酋虜子儀之於回紇宋富弼之於契丹不過
若是遂周旋奉引乘輿遄歸雖皇上盛德格天化暴
而善忠誠勇敢不可謂非社稷之佐大統復正改元
論功擁立之賞既班迎鑾之褒未厚望再進封以爲
臣勸上曰朕知頃之錄其子宗并養子凡十餘人更
使從文臣之列以爲禮部尚書陳請聽允幾與石亨
張軏將嘗陰薦李賢於上亨與吉祥忌之稍稍閒疎
而明年亦卒善在鴻臚凡五十年國家典禮無習善

者其卒也賜祭葬贈侯予謚
郎曰袁彬楊銘李實雖顛沛流離不失君臣禮中國
藉以大城下之迎當事大臣如于謙之才王直之文
胡濙之耆舊高穀之用意忠厚率縮首穴視趙榮獨
與王復挺身而出豈不壯哉李實楊善郎非君子耶
入不測虜廷枝梧護語有足術者善得封伯榮復亦
至大官而實對上皇引咎自責數語業失上意及歸
復作出使錄其詞浮誇又居鄉橫暴自媒求進以都
御史坐斥爲民子孫禁不叙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
洸蓋士君子所以用世在居謙矣況夫君臣之際耶

其虜中對語亦不可不存也

劉安　羅通　沈固　來鑑

劉安宿遷人父榮祖江洪武初江爲總旗以軍傷殘
廢榮代父仍用其江名榮從靖難有功歷陞中軍府
右都督永樂八年從征虜追過斡難河殺敗阿魯台
軍爲軍殿上卽軍中陞左都督十二年從征瓦剌率
所部與馬哈木戰下馬持短兵突入殺獲多師還賞
獨厚十七年充總兵官鎮守遼東至則築城堡立烟
墩於金線島之望海堝守備甚嚴瞭者言夜有火光
出東南島上榮曰此倭賊至駐兵金州待之明日賊

三千餘人果乘三十餘艄直逼堝下魚貫登岸一人
貌甚醜惡揮兵直上衆皆惶惑榮犒師秣馬略不經
意使都指揮徐剛伏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其
船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徇既大集榮披
髮作眞武狀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賊大敗餘
衆奔空堡內軍士請奮追入堡不許特開西壁縱之
乃分兩翼夾擊自辰至酉擒斬無脫者凱旋將士請
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閒惟飽士馬臨陣作眞武狀追
入堡又縱之何也榮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飽士
馬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兵法也賊魚貫來陣勢類

蛇故作眞武狀壓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作其氣
賊入堡必致死故縱生路滅之固師勿逼亦是兵法
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入面勞之榮曰臣奉陛下成算
若諸將士効力乃能有此上悅其讓論功封廣寧伯
仍赴鎮先是倭出沒並海諸郡無寧歲至是北自遼
東山東南抵閩浙謐宴清樂榮封伯一年卒于鎮訃
至上嗟悼輟朝遣官諭祭追封侯諡忠武所營葬賻
䘏甚厚給舟車歸喪所過州郡致祭安襲父爵鎮守
大同英宗陷虜虜奉車駕大同城下副安守大同者
都督僉事郭登閉門不納安獨與侍郎沈固給事中

孫祥知府霍瑄從寶出見伏慟哭進膳羞袍靴出藏
金犒虜因具述於朝景帝怒拔罪降職上復辟德之
進封爲侯賜勅曰惟爾父江事我太宗皇帝克奮忠
勇爲貔虎臣實啓名封爾安事朕繼志崇勳天步艱
難捐軀赴難入不測之虜効扶主之誠疾風草勁板
蕩臣忠古有所云爾今其庶茲眷爾忠特封爲廣寧
侯世祿千石賜誥劵爾尚益勵前忠保爾祿位五年
以定曹欽叛加太子少傅命掌右軍都督府事卒追
贈嶧國公諡忠僖瑄鳳翔人爲大同通判以薦擢知
府加秩叅政仍知府事英宗復位擢工部侍郎而郭

登景泰中封爲伯坐奪爵謫戍安四世孫泰嘉靖中
掌團營神機掌中府清慎好義死而貧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曾祖仲淵負才具濶略喜議論
國初以富民徙實京師永樂中上書言便宜十事成
祖嘉之仁宗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
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倡兩縣父老白枉後父老悔
懼各鳥鼠散仲淵獨詣東宮陳二令賢御史折之曰
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而兩縣父老皆不至公耶私
耶仲淵曰公私不在人多少誠公一人可耳仁廟召
詰仲淵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

人安能每事盡善仁廟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官亡
何應天府丞坐盜官錢使人諷仲淵言如言兩縣官
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民故得公言之府丞被
私罪敢面謾丞銜之因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
責償通二十餘登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閩爽
有才略北京新造發軍夫運磚通州潞河數百里相
屬轉徙十餘年不辦通建言罪囚自徒流以下得運
磚自贖不數月悉盡法司以爲例巡按四川蜀王出
入用乘輿鹵簿一日過通通突收之王氣沮藩臬謂
鹵簿不當屬有司詣問通何所置之即上聞王罪且

不測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既無所報通
曰易耳移文與王云鹵簿故玄元皇帝廟中物復還
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所建老子廟也通始
至蜀士大夫稍易其年少至是皆驚通壹用璽書以
威嚴治而仲淵貽書戒之曰昔人治蜀文翁以寬武
侯以嚴爾尚遠師相濟通受戒竣報命永樂十九年
詔求直言通應詔請罷巡邊與給事中柯暹御史白
忠並謫邊州通知交阯清化至南海有老人授之兵
書曰已巳之年需公大用是時交阯新屬性俗不通
通簡條教寬法令州故有妖祉能殺人討除之黎利

叛宣宗元年陳智方政兵敗於茶籠諸郡震動成山
侯王通奉命往討大敗喪師割七城求解機所割城
守將下賊賊無少長皆殲之通說守將指揮打忠曰
吾與若受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妄人遂委棄耶
降者賊盡屠之與就死孰若死守清化人受吾拊摩
六年矣皆信我萬一冀城全忠爲感動簡練千人晝
夜防守七月黎利知城不下卒來攻城堅一夕囊土
山於東南西門外高與城埒通謀曰賊衆我寡難以
力勝今詒之約日出降必少怠乘其怠襲攻之是夜
率敢死士燃松火鼓譟突出城南門直擣土山斬其

梟勇數十百人盡焚其飛樓雲梯士民氣大振其冬王通復貽忠書令下賊通堅拒不納明年正月朔乂安降將都督蔡福來說通曰吾以若來助我乃游說邪斬汝矣福惶恐退賊又遣人密說打忠通引張廵許遠事激厲之忠曰死生惟君自是賊不敢御清化然王通竟爲黎利所敗宣宗棄交阯矛之通乃與打忠懷印還是時中國士大夫盡沒交阯死事者惟昌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按浙三載端謹儉約不爲聲色而風裁凜然時憲使周新雅持莊嚴獨賢子輔擢廣東憲使以事左遷交阯昌江知府惠愛在民黎利攻發郡縣至昌江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拒之相持數月寇攻城食且盡人心益堅再

論月攻益急城將陷士卒死戰無一降者子輔知事不支嘆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汚賊手乃令一子一妾先死而已隨之事聞贈祭致復其家力戰全城惟通及打忠二人既還擢通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宣德九年秋上巡邊通督餉不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征虜兀僧乃我師戰却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徇衆勢復振大敗虜人還見驥盡攘其功驥惡之言通私中鹽索鹽商將領金帛裘馬誘姦軍妻逮下獄謫北流縣容山閘官九年謫東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巳巳通聞王振擅權玩兵虜數冠邊憶所受老人言以河泊

功次入京果有土木之難廷薦通可屬大事復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尋進郎中通上言臣切見鄧艾取蜀蜀人却守成都備艾劉裕取秦秦人却守潼關備裕及艾從劍閣緣厓躋攀而入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蜀巳破而成都潼關守者猶未之知臣所障地京師後門一或失守虜入旦夕耳臣遍閱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通人不通馬者百三十所須多方設備京師乃固又當使大臣一人總督軍務其權始重於是景帝即命通爲之陞右副都御史虜擁上皇入塞至廣昌破紫荊關守關給事中孫祥走死

虜奄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勅通與守居庸都指揮楊俊提兵入援方虜破紫荊時俊使旗牌官良密言欲以本軍六千遁通縛良斬以徇說俊曰紫荊既破京師孤懸旦莫望援軍遁居庸失京師殆矣此社稷安危之機也君毋動我領君兵爲君破賊至是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還通亦還守關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遏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等名送駕敗則皇帝且爲取歸於我無功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荊關兵皆遁爾奉皇帝仍出

紫荆我以鐵騎攻居庸居庸不守我復兩合還犯大
城居庸不可勝且奉皇帝出塞然後議和皇帝歸縱
無大功尚可市恩於中國也也先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也先領五萬餘人出居庸攻關通用水
灌城氷厚且堅虜不能近通與守將謀曰我等所將
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虜夜環鐵騎晝用衝敵計敗
其鐵騎乃可破也皆曰善虜人卧比兩馬橫置草囊
馬上二人共宿鐵騎外繞之騎隨一犬通藥羊肉熟
之鞬橐夜投之犬飽不嗥尋用膏繼連敷馬足開門
鼓譟火砲四擊虜騎跳躍皸急不解砲擊之擒一酋

斬六級奪馬騾盔甲弓箭千計追回所掠人口五百
餘捷聞降勅褒奬於是虜轉寇紫荆京師戒嚴勅通
仍領口外軍入備通直走紫荆與虜遇戰敗之再戰
於完縣五狼河拘羊嶺敗之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
景泰元年通疏比近日徵調邊軍入衛而遼東報虜
來犯以千數此必彼中守將畏於內調輒將墩境外
一二達賊往來詐稱數千以止入衛之役夫遇賊十
餘人輒稱數千及云殺敗斬首十餘此邊將相蒙常
態甘肅寧夏大同宣府想亦如是卽向者德勝等門
外不知殺賊幾何陞官至六萬六千餘人華戩尚爾

何況邊鎮今宣府大同宜屯重兵操練選武將驍勇
者充總兵官文臣剛毅者總督軍務時遣曉胡語者
爲胡人服出遠伺之白晝行營恐其望塵而遁抑埋
伏待我當今深夜急擣巢穴使卒無所施又古名將
如穰苴韓信皆起賤微今腰玉珥貂之輩皆全軀保
位愲賢忌能無報國奉公之忠乞勅兵部五軍都督
府崩察武衞中有信苴其人與議行之臣入仕年久
頗識邊情區區憂國敢用陳奏下兵部尚書于謙不
悅覆奏近日諸邊守將累報聲息若謂通言一槩不
實恐其果警且怠不奏[illegible]之戰嘗先者萬九千八

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者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
級其餘齊力之人給賞而已井無六萬之多通云殺
賊幾何宜將臣謙同武淸侯亨等已陞職爵革去官
軍俱且不陞通請屯兵宣大臣已先奏遣武淸侯亨
昌平侯洪同往通請推選武職已奉詔書奉到者送
亨試驗如苴如信未見其人武淸侯亨昌平侯洪若
安遠侯溥則首珥貂都督廣都督鏜都督顏等則身
腰玉出戰居守殊亦有功不見全軀保位之情久仕
悉邊通所自薦必有所知乞就令舉保通又欲得剛
毅文臣總督軍務念臣謙素劣乞罷臣官別選其代

或就令通詔廷臣將謙通所言會議皆言石亨楊洪
于謙三人戰守總督實堪任使羅通議貶過當然其
志實在禦敵惟陛下委任如初帝亦詔解之頃之宣
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入犯謙上言口外軍
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一旦擁衆以迭駕爲名
突至太原搖動山西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楊
洪亦乞遣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橽營護山
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遂請通往通謂謙惡而出之
言謙洪共建此策當令與臣同行謙請行上仍以命
通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安嶺外會虜亦退班師

還協贊京營軍務三年轉左六年加太子少保兼石
都御史進階資政大夫景帝不豫石亨張軏以迎復
上皇密謀通通曰吾觀天象事必濟從之上皇復位
賞不及通自言通于三人俱得叙亡何丁艱居家天
順三年起右都御史既至請老進榮祿大夫致仕賜
傳歸通弱冠登第閱關南北者五十年家居不治生
産親友過從詩酒相娛年八十餘一日不懌沐浴更
衣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旦在草木遂卒成化
六年遣官致祭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已巳之
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勅祠居庸關水

旱疾疫邊人至今禱焉通有曾孫大紘爲給事中建
言削籍與予善

沈固字仲威丹陽人太祖時固八歲以能誦大誥召
赴闕賜寶楮還年十一補邑庠生弱冠領鄉薦入國
子監選理刑内臺擢沂州同知人莫敢少年易之有
嶧人言沂西寶山社產銀卅舊有課可開采固執奏
故坑及泉通海不可鑿鑿新坑難爲力且卅有無不
可知郎有費重利輕勿開便成祖從之徵入爲户部
員外郎以才勑理鹽筴廣右督運西茶於四川六番
進郎中出爲山東右叅政督餉給軍迤北還仁宗即

位命以叅政同武安侯鄭亨鎮大同宣德中命與武
安及叅軍都指揮張儉統兵行邊名赴闕議事稱旨
英宗即位以固勞邊賜璽書白金綵幣固上便宜曰
比勑書戒諸將窮追虜者虜寇來如飛鷁去若絶絃
勑戒窮追恐墮其計聖慮遠矣臣竊謂今虜勢尚微
宜早制之不探虎穴不得虎子若虜知我戒輕慢漸
生且使官軍勇者喪氣怯者得以飾詞請但令相機
而行虜衆我寡則臨邊固守我强虜弱則出境窮追
時令間諜密探賊踪乘彼不虞且擣巢穴連出數合
虜必瓦解縱未得利威亦遠振三年與征西前將軍

方政遊擊將軍楊洪統兵護送貢使出境因絕漠度
赤山追勦叛虜還居二年連上疏言邊六年命兼總
理兵食二事賜總督邊儲印記固復上言阿魯台比
爲脫歡所破餘衆竄塞下不無小小盜邊脫歡驕矜
虎視中原又有覬覦之慮至軫聖懷添調軍馬運畜
資糧邊圉嚴於托衛蒸庶煩於供億近以二虜一滅
一死邊事稍寧將卒燕閒然以數萬之衆坐費民供
國計非便兵之所屯芻糧爲急臣在邊年久頗知形
利大同中路有青楊林馬頭山等處東路有爛柴溝
陽和灘等處土沃多水草國初俱有居民屯種厥後

[illegible]邊虜逐民勿耕至今荒棄臣龔嘗言未見
施行古今備邊良策莫長屯田請屯兵戍所開耕所
近沃野作息以時乘閒講武至秋收成官爲斂發而
出納之歲會月支足國裕民莫過於此夫衆志之多
疑不如一心之獨斷惟聖主察焉又言乃者勅遣大
同總兵等官朱冕與宣武參將楊洪會兵出塞諸將
奉命一時趾出無留後者夫雲朔廣遠西北兩邊密
邇瓦剌既變詐叵測而兀良哈或潛懷異圖萬一爲
虜所誘牽制來襲非萬全策請今奉命征行必責居
守延議咸是之七年陞戶部右侍郎居二年邊事益

殷廷論益切既遭母喪奪情視事再乞終制不允赴
鎭上邊情十策朝議從違不決而罷十四年夏虜果
渝盟得諜先報以聞至秋大入朝命西寧侯宋瑛督
戰不利諸將或死或遁固居守獨完車駕親征駐蹕
大同三日固得見而不得言車駕北狩復至大同與
廣寧伯安出城朝見上命括金帛犒虜或難之固曰
府庫物皆上物也今有急不命猶出之矧復有命盡
獻所有具聞於朝景帝下吏部較勘有無欺隱竟白
其冬以城守勞進右都御史諭璽書賜金帛固言自
虜變以來臣承命守城晝夜營營圖殺賊雪耻奈才

識短淺無所建明今具拙策不敢望行乞採可否文
多不載二年以却虜功轉左都御史尋赴闕議事乞
致仕從之英宗復位石亨言固於上召見便殿褒諭
再三即日陞戶部尚書賜白金綵段加岐南香帶金
織雲鶴襲衣贈誥命加贈其祖父宸遊嘉宴輒召以
從賜珍果異物三年以老乞歸賜鈔若宴憲宗即位
進從一階年八十一卒固事五朝游歷華要遂掌臺
省幾五十年在大同二十七年賜璽書前後三百餘
函所上章奏不下數百居常興學育才不用武衛縻
文教臨危處變抹貸拯敗邊圉以壯爲人愳悟倜儻

多籌略善談論尚德義喜功名同時羅亨信者廣東人正統中以御史巡撫宣府北虜深入中朝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城武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亨信仗劍當城門下令敢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虜從邊城外過亨信命老妻稚子晝登陣而自披抱雪中山前山後無數城惟宣府屹然獨完以老乞歸無人為言亨信功於朝者

朱鑑字用明晉江人在唐居亳州有顯者其後自莆徙晉江鑑父則文用孝著名鑑成童刲股愈父父竟不愈哀毀踰常力貧奉母永樂中以舉人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時副使僉事不行分巡屬吏殃民無憚鑑請如故事周巡所屬以安民察吏具得施行梅花峒賊蕭啓寧等久勸無功鑑詣

諭皆解散湖湘風俗務外貨殖男女過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洪武禮法旬月之間結親者動萬計考滿當代右都御史顧佐等奏留久之正統初復命巡按廣東多所建明欽州叛民黃金廣等嘯聚為毒鑑指示諄切亦遂向化代還朝命成國公朱勇簡都指揮等官三百餘員習孫吳兵略歷代臣鑑等書擇御史有文武才者董其事右都御史陳智推鑑鑑乞開設武學以典武科奏可遂為定制七年陞山西布政司左參政請邮軍民凡數十疏多見嘉納土木之變景帝監國陞右布政使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鑑

言臣聞聖駕被留虜庭傾血刺心籲天天高叩地地厚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皇上生長深宮遠行不過天壽山近行不過海子東何至含唐虞三代之聖謨蹈懷愍徽欽之覆轍輕為孤注親屈萬乘是何奸邪竊弄坐使蹈此危機夫既往難追方來當謹臣恐虜寇奸詭百端去而復來取而復索節據剽掠殺虜動數十萬却以請和結親為名夫結親不已必索歲幣索幣不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充醜虜無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兵法有云千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軍半至今彼寇數千里趨利

兵將不蹶我軍以佚待勞反蹶上將軍豈無故哉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私室我以賞罰必聞朝廷號令皆制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有所得物必解公家今以結親為繇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酋一則逼我達軍以圖內應既假送駕為名姑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為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宜急擇將練兵暫停中貴監軍假以生殺賞罰重整散漫之兵復募壯勇之士罄奸邪之積發太倉之陳重懸賞格厚酬爵祿惟圖功成勿惜國費給賞我

軍勝傀外冦再徵勤王之兵名爲復仇之舉指日刻期夾攻並進也先如果送駕結好實未可喜虛愈當防宜使收歸胡黨招回遊騎令我軍民出作入息今我牛羊朝放暮還省去人馬斂止甲兵單人單騎以來送駕仍令驍將擁兵居庸以愼防守暫且苟安於今日再行整計于來年臣又切見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冦生發皆以誅振爲名自侍講劉球之死中外以殺諫官爲諱古云事歸朝廷則治宦官則亡史冊所載理必不誣爲厲之階莫甚於此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

災害並至誠哉是言可不愼與高皇帝與群臣議事必屛去左右恐泄事機有妨國政書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伏望聖母陛下郕王殿下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瀝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張主維持急立儲君選智勇託忠義開直言杜權勢軍國重事委重大臣年草內侍之權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恥以圖後功太后讀其疏至於泣下景帝元年奉勅專一鎭守鴈門虜入鴈門與虜戰鏖下有壯士陳福者躍入陣逐北數十里明年戰代州虜圍我數重矢下如雨福殊死戰

出擊潰圍多所殺傷虜爲震却福莆田人憤同學疾首痛心疾不解甲擊虜之役血汗沾背力竭殞沒數日卒年三十六太上皇還景帝勅邊將各出精兵左右掩擊鑑謂未可上疏曰臣聞帝王不計小忿以安民不尚輕敵以全軍漢高不報平城非力不能休息天下也李牧收保不敢戰者非兵不足欲養銳也也先慕義請和送還太上皇帝彼以誠來我以誠報且其大營近邊尚未遠去我師一動彼類當知不曰搜剔別胡必疑追逐他黨我既失信彼且無狀爲今之計莫若慰賑邊民委將守備犒兵招逋勸農貲稅募入粟廩屯田孳馬政休養軍民固安邦本虜

果桀驁不悛我乃屯兵要地小入則一衛掩擊大入則諸衛夾攻蓋彼盟既叛我出有名今邊境稍靜還路初通芻餉初備未及旬月遽欲興師臣深謂未可詔亦嘉納焉因命兼往來巡撫山西地方景帝既立東宮貽陳循書曰還奉明旨更封沂王僕竊遠聞心殊未安夫前者至尊蒙塵宗社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姬周輔成不得已也今鑾輿既歸曆數有在委裘而治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廷文武群臣共立不能夾輔烏可易置僕復有言陛下於太上皇論骨肉則當避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

蠹君臣奈何藉口防微反爲幽閉珍羞節其日膳雉
堞增於宫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循省書愆甚鑑亡
何乞致仕鑑按廣東激揚風裁平反寃獄粤人春秋
祠之所爲出趣錄條教禁約排偶擬切里師長老挈
訓童蒙比法家言

郎曰劉安以出見上皇獲罪所繇得侯楊洪郭登彼
何人也稱名將耶羅通沈固朱鑑時當倥偬皆有守
邊功且其意皆在上皇而事不詳士大夫之口予譜
其私傳家譜因爲載之若通固守清化可謂特勁曉
與于謙不協遂爲國史所譏鑑上循書足振朝議之
靡不見傳 (叱)而疏名賞金者獨著於世予得不爲之
扼腕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相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天順臣二

廖莊　鍾同　章綸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弱冠舉鄉試宣德中以進士選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楊士奇家人不律莊抗論之或曰楊公公鄉先輩不爲地耶曰正以此事楊公莊性剛氣激頳表裏易直喜賓客交遊旣爲給事或勸稍謝去莊曰門市心水又何避絕正統中擢大理寺左丞尋陞南大理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

朝謁太上加恩沂王太意謂臣入仕十餘年閒見陛下向在郕邸太上臨朝冊封今群臣歲時謁賀恩禮隆洽今深居南內陛下起居大見疎曠非所以慰天心教天下又太上子陛下猶子宜使親近儒臣輔成德器以端國本以繫人心景帝緜是惡之居一年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旣朝見帝大怒即陛前杖之八十謫定羌驛丞時章綸鍾同亦以請立沂王繫錦衣獄至是封六梃選六卒就獄幷杖之同竟死英宗復辟名還爲太理左少卿再陞南禮部右侍郎尋調刑部憲宗元年御史奏莊自處不嚴法律生踈上以莊在景泰閒大節可取特轉爲北刑部右侍郎踰年卒贈尚書謚恭敏莊卒後嘗房償斂費時過不能售鄉舊仕朝者裒而佐之乃得歸喪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父復翰林修撰文學氣節推重時輩與劉球善球上疏時復居母喪恨不與名同雅聞庭訓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第死不入此祠丈夫乎哉旣舉進士授御史景帝五年以灾異求言上言此者定州新樂縣擒賊二人屬臣問訊皆云也先使來覘中原視形勢要害處也先帳下多有南人我之虛實彼備知之臣聞此言深爲寒心在

朝大臣恬不介意昔秦代趙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堂子母煦煦相得竈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及而顏不變當是之時皆以子順爲狂燕敗子順言中今在朝大臣有不變之顏矣臣茲言之不狂則謬臣芻茅時聞內豎搆惡戕殘劉球諫臣自是鉗口太上北征未見有人明目出諍臣見諸臣之爲燕雀也皇上赫然中興誅强梁族忠直親六師禦敵于郊達賊喪氣俛首北還蓋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皇上有堯舜之仁湯武之智周文之小心鞭撻四夷致太平無難者奈何達賊甫退瘡痍未復侈心遂生

願自今無徇貨色無耳遊戲親庶政以揔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賞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鑒前車愼後軌親率群臣謁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然後延攬英雄講明方略則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達賊可徐圖之矣昔者韓信起於餓夫樊噲出於屠犬張良著於亡命古今英雄何常之有唯其上有漢高用之下有蕭何輩薦之是以能佐命興基貽休流景今皇上求才如渴大臣排抑尤甚雖選將之命屢下中朝

所舉皆膏梁厚祿親戚朋舊屈抑在下者殊難自通即如曩命將帥人言方略經旬踰時殊不陳奏柳溥石亨有言又不過侈庸儒之談乏經久之慮平時如此有急胡濟臣誠念醜虜陸梁朝臣欺誑延攬講明具失其道涕泗噬臍歎息撫膺臣父復昔任翰林臣今同職言路兩臣受恩寧恐緘默帝覽奏命禮部集議竟寢帝廢憲宗爲沂王自立其子爲太子而頃之所立太子薨同見章綸泣下曰上不復立沂王者吾死諍之禮部大臣若胡濙輩聞之咋舌相戒同疏列十餘條其一專論沂王事帝方求言未有以罪也會綸疏繼上帝大怒日暝門隙出旨即時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辭連同郎逮同苛拷迫令服通南內同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是日大風雨黃沙日燭地皆黃踰年帝陛杖廖莊復郎獄中杖同逾六日死屍棄獄中英宗復位國子生葉華朱圭言同贈大理寺左丞錄子啓國子生詔書褒美大理丞高明爲啓索屍棺斂之得給驛歸尋授啓咸寧令成化中復錄其仲子越給同妻月米賜謚恭敏祀忠節祠如始期矣方同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同頓轡曰吾不畏死爾則奚懼後三日馬死廐中既歸葬烏鵲巢

辛未產白雛者四

章綸初名崙字大經樂淸人也其先閩人吳姓或云父文寶聘於金未娶也而先納妾包氏姓綸文寶負骸且死金墜請於父丹往文寶家一見氣絶金撫綸教誨之綸自少嗜學截竹繼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方有室授南禮部主客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質直坦易以巳任天下自號戇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反覆萬言竝切時政懷獻太子薨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禮部大臣莫敢言綸疏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邦家終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巳誠以孝弟者百行

之本萬善之源天子所以德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
大舜底豫周文日三漢高五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
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玄宗長枕大被兄弟共
寢或五幄更處或花萼同樓是天子之友也臣惟太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子之父也與陛下合
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陛下身受冊封是上皇臣子
也上皇虜廷遠書傳位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遙
尊爲太上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還宮是陛
下與天下 至願至望也汪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
聞中外矣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爲皇后固謂母以子

貴不意世子則薨逝矣臣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
是復中宮之象天意欲陛下厚關雎之終正夫婦之
倫也臣望陛下退朝之暇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兩
宮脩問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群臣朝見
以展天顯之愛以極恭厥之道而又念母儀不可久
虛復正汪皇后之位推念上皇傳位之意仍立沂王
爲太子則親愛全備堯舜可師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出震繼體不期而毓帝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煆煉連
五日迫引大臣及通南城狀竟不承以鍾同先上言
幷逮欲殺之會風霾大作得少閒居一年廖莊自南

來帝怒其先請陛杖之幷封梃杖同綸如莊數同死
綸錮禁綸將上疏時處憂其母會氏聞之日吾平日教汝何爲汝能死諫吾雖爲官婢不恨也至是得罪
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得內臣有能舉其
辭者擊節歎賞曰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即日擢
禮部右侍郎襄憲王來朝爲王稱之方有意用綸會
與石亨楊善不合爲所短遂改南京面諭賜金幣尋
改南吏部上大漸詔嗣君婚禮無過百日綸言山陵
尚新元朔未改釋服公除雖有常制諒陰大婚情禮
則殊乞勅禮部舉行來春成化四年南京當考察綸
與右僉都御史高明同事欲就年齒區別衰壯而明

於年六十以上者無賢否槩罷黜餘則容留太怨又
所屬御史竝無黜者坐是不恊退而兩有改易猜忿
互生時吏科給事中王讓妄自尊倨考察時欲與公
卿列坐諸公不許遂率諸僚不赴奏疏亦不同署上
見疑之綸因言故讓等與御吏劾綸子玄應冒籍應
舉兵馬瑛貪人也綸妄薦爲治中及諸細碎事於是
綸明竝乞致仕上使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體勘
俱罷不問慰留之其明年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禮
部左侍郎十二年請老卒賜祭葬贈尚書諡恭毅官
一子玄應補王讓劾論退還爲邑諸生其後登科第

仕廣東布政使有父風先是綸同下獄時兵部迎士楊集奏記于謙曰奸人黃竑進說易儲本爲脫死計公國家柱石倘鍾章二公死杖下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文曰書生昧朝體乃有膽氣當進以一級出之知安州集字浩然常熟人

郎曰明初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大小臣工莫不將順頌美憂治危明乃得李時勉劉球二人景泰之季廖莊三人開口奮臆不有其身其所持論皆宗社大體要矣

邢讓　劉鉉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以進士授翰林簡討李實使虜與虜使偕來言虜已和欲送車駕歸群臣請遣實復往景帝難之第令付虜勅言意而已文武大臣固請帝曰楊善已行待其歸讓上書曰陛下所不遣使迎復者豈非以虜不足信歟審以虜不足信則前者不必講和矣我所以和爲迎上皇也不迎而和將安圖哉天下事成敗勢也當爲理也虜不足信勢不可知陛下迎復理則當爲陛下於上皇君也兄也陛下從群臣請仍遣李實往迎駕之歸否未可知而陛下愛君篤兄心已著於天下矣兵家之曲老直壯上皇不迎彼藉爲辭假大義而入寇臣不敢謂我直也彼許我迎顧復無實曲乃在彼厲兵秣馬以興問罪我則壯矣陛下若以虜使既行事難再舉請急追還遣實同之追而不及使實自行虜人聞之且曰中朝迎復信矣所重遣使或者遲迴覩我誠否則上皇迎歸固可期也疏入得旨上皇朕兄豈有不迎虜情叵測彼以急來我以遲去蓋欲延緩牽制而察其情文武群臣日言之矣朕所不報其意如此讓以天順八年居父喪因脩實錄奪情名起爲脩撰成化二年起陞國子監祭酒五年陞禮部左侍郎國子監故有師生會饌錢輸者常後師生出監則皆委之去監中貯爲公

用相沿已久讓取以作新學舍創立勅諭學規學志碑刻之費不復文移有司又不籍記代讓者陳鑑亦不綜察遂爲典簿王允所私戶科給事中丘弘等嘗言之會掌助教者簡討葉時以訐奏允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不許讓鑑各上奏中辯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鑑及司業張業刑部坐讓監守自盜讓自獄中奏學士萬安李泰與已有隙故倡此言而丘弘承風奏劾又日宣其事以危言恐動刑部使傅致臣上命會官雜治讓等不[illegible]更命御史覆按有從中持者竟

免死贖爲民國子生盧楷奮曰邢公整厲學校不私一錢爲衆所誣吾當救之或曰無益反罪何楷曰師生父子也父溺子可無號呼與生徒楊守阯率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竟寢讓外樸內明敏於撰著然不能容物意有軒輊輒見詞色爲祭酒銳意師道懲絕告訐人以是譽之而亦以是軋之歸數月卒楷東陽人擢浙江鄉試第一早卒文章色理滋茂論者譬之靑黃應節農人操鎌疾割隨手委地彌望無際而守阯後至大官陳鑑字緝熙長洲人父以事發戍遼道京師留鑑神樂觀爲道士鑑兼通儒書正統十三年舉進士及第爲人辨博雅有聲譽而好談論喜陰許張業安福人質厚有詣諸

生多從講辭僕錢事發鑑在官不久所少有方而業浙生在官前時論寃之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彌月而孤未冠授徒里中刲股養母永樂中以善書徵入翰林筆法溫媚推重一時而博極群籍用心於內同官王汝玉華詞翰若宿構鉉淹時始就然沉深切至其於經國匡導爲多久之中京闈鄉試授中書舍人正統中豫脩宣廟實錄進侍講再進學士開說簡質爲英廟所嘉景帝稱構諸司勸進鉉獨不署名同郡人楊翥以故邸府長中人□主鉉家帝數召見翥內殿翥還薦以及呂亦於帝授翥札中□某曰識之久不問也□盛□大者

稱中官治病中官癒問叔大何許人知其縣因曰君縣中有劉先生寧識之乎曰劉鉉學士耶樸人也中官曰上知之且用之矣叔大告鉉還邀與往見鉉曰上奚知我知我必自楊長史主我而雕刻我哉楊翥字仲舉吳人從軍武昌爲鄉塾師楊士奇僚寓武昌困甚翥讓塾士奇更教他塾館穀不及舊塾之半士奇貴薦翥於朝景帝在邸時爲宮寮以醇謹見重及即位寵眷甚厚人謂樞密可俟翥獨奉身還吳北虜款塞詣闕表賀因手疏乞時朝太上失上旨僅進位尚書仍乞致仕年八十餘乃卒子壯方八歲入朝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儒天順初追理一時柄臣翥獨以恬退免追削吳人言翥仁厚絕俗方爲尚書歸鄉一椽鄰翁溜使之家人不能平翥曰雨少晴多使何害鄰父老生子翥蓄一驢恐鳴驚兒遂鬻之徒步終身子懷金入市金爲人攫歸以告帝問也景帝易儲有端禮部兩侍郎

缺中官出翥疏帝命傳示內閣江淵謂鉉才力不足辨此等事請用編修薩琦鉉聞曰此知我者旣易儲鉉已爲國子祭酒此時諸司皆賀司業言鉉亦合上表鉉曰不能諫又賀耶英宗復辟聞易儲時國子監無賀表問徐有貞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名見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擢少詹事一日忽不至曰死矣上歎惜久之成化二年贈禮部左侍郎賜謚文恭鉉不好名稱與人雖造次未嘗不厚若同官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卹所乏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人咸謂之長者至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慄予

舉進士奉使行時鉉閱其衣篋比還緘如故殊喜
瀚官副使能伉鉉法於家鉉從孫有名鳳者仕御史
以好學聞
郎曰邢讓銳志官下弓滿而撥劉鉉喟然曰處士能
之地至夫必仰迎復之請不與居攝易儲之疏其趨
同矣

周叙　劉儼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其先祖世父伯寬者仕宋直寶
謨閣疏斥賈似道曾祖以立元鰲溪山長上書請脩
宋遼金三史推宋爲正統父岐漢府紀善作寶賢堂

箴以諫漢王漢反名入爲職方員外叙永樂中進士
入翰林爲庶吉士被命作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
編修以㾓病乞歸省仁宗嘉其孝賜傳以行正統初
爲侍讀上言時政言比者天旱皇上躬自引咎命群
臣齋沐禱祠三日而雨然禾稼未大沾溉生民未盡
滿望皇上惓惓是念臣下所當欽承德意思陳闕政
以消讒助理乃共致憂勤効忠補過之疏未聞告老
陳情自乞留用之章繼進掌銓選者訓詢不審資格
徒拘司國計者農桑生殖不加勸而賦稅科征日見
益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乏激揚之公

言官惟緘默之尚至若僧道之流無益政教多至數
萬額溢十倍徭役乏人戶口滋耗蠹政傷和莫此爲
甚又近年畿甸山東諸府流民衆多推原其故皆繇
守令不加矜䘏或奪衣食或迫征徭竊謂守令寄撫
字風憲司耳目風憲得人守令自職尤宜精選方可
望治上示叙章諸大臣吏部尚書王直等引罪自訟
正統末爲南京侍講學士請刪脩宋史以畢先志許
之車駕陷虜叙發憤疏言八事請郕王臥薪嘗膽如
越報吳郕王卽位爲皇帝疏言安邦謹始八事復上
中興太平十四事景帝批答褒美叙敦尚氣節剛介

自持與人爲善匡益規正王直故叙同郡失達叙寓
直書曰伏惟太保冢宰大人先生閤下惟吾吉自宋
及今人才輩出重于世道光于鄉邦者九賢也繇玆
以降非無其人俊偉光明卓無瑕類殆亦鮮焉永樂
宣德間叙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以當之迹其舉
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竊計堂堂名郡
際今聖朝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
文信公其人者出爲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乃今見
大人先生伏惟先生處屯之際翼戴今皇輔大濟艱
其時其任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

當心天下之大憂以成天下之大計而其要無他在
用君子遠小人而已用君子遠小人之道又當審幾
而斷之思昔三楊輔政其時冏一幾也惟是二三君
子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乃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
曰保身其實誤國以致閹宦弄權有今者主上蒙塵
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又一幾也宜相與講內外
防微之政遠鑒前車以建永謀毋徒曰有某在有某
在而不敢自專者書曰愼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
罔後艱失今不圖悔恐噬臍朝廷大事殊無所濟且
使歐陽子周平園得擅美於前卽欲効張留侯之從

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不足貴已叙一介書生
蒙朝廷之恩先生之惠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
法務簡無一毫求進之心惟特昔遊門牆兼辱教愛
故不得不有言前此固未嘗敢一奉聞也叙之直亮
如此叙脩宋史與上元人陶元素聚首撰述未就而
卒元素守道甘貧舉進士棄官不仕時論高之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自幼端介不凡雖治舉業必探
底裏年二十餘領永樂開鄉薦下第歸家潛心又二
十餘年乃慨然有志魁天下正統壬戌果擢進士第
一授翰林修撰以古文名景泰七年進太常少卿兼

侍讀尋與編脩黃諫主考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王
文有子入試並私屬儼儼不爲地則大恨旣放榜文
上奏洪武開殿試不公考試官悉下究問復有再考
之例是以人知敬懼科目得人近歲考官至有受贓
鬻題入院醃豬肉餧牲口酣飲高臥殊不閱卷至揭
曉將及美惡不分去取任意今歲順天顚倒尤甚臣
有子倫入試謫文於臣臣擬爲前矛開榜落名驗場
卷惟同考姚富有三篇批詞主考劉儼黃諫略無斷
駁至所取文劣臣子者絶多乞依國初例命翰林院
官同科道官將取中舉人及臣子試文從公校覆臣

子若勝請聽奏請定奪仍治儼等奸嬾之罪循亦奏
科舉取士國家大典當太祖之世考官劉三吾等會
試貢士試題有譏諷朝廷及兇惡字并考試不公者
御史劾奏治以重罪別命覆考當太宗之世考官鄒
緝等會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書洪範九疇
偏經論題御史劾奏亦罪緝等別命覆考今歲順天
鄉試小錄累有兇惡犯諱字易題故犯章皇帝御諱
策論二題皆屬偏經士習他經者多不能理會今續
脩通鑑綱目會脩寰宇通志皆未成書殊未頒降亦
以此出策所答又多兇惡犯諱字非所以刊示四方

臣兼閱儼兩目昏花臨文多眊先送者苟取足數後
至者盡棄不省以致士子負屈甚多臣子瑛亦在其
列乞勅多官公正有文學者取中式黜落文字再加
比較以定去取有旨並令禮部會翰林科道覆較大
學士高穀歎曰大臣子與寒畯幷進且不可又況不
安於用欲殺考官乎時方病告强起朝參朝退請得
門上奏事因面奏儼諫考試皆公循文不宜私子帝
重違二人意穀乃與禮部較閱覆奏取中文字比之
倫瑛差等互殊第驗中式舉人挺硃墨二卷批語筆
跡兩有訾瘢帝許倫瑛爲舉人下挺井本經考官獄

姑宥儼不治於是六科給事中張寧等劾陳循王文
職居輔導任重經綸所宜遠嫌薦士爲國家持正論
引大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聖聽臣聞宋范質爲相
從子昇求遷作詩戒之韓億爲相子維舉進士以父
任執政不就廷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
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厭後用貴冑寒畯進馮退沈
方今舉錯得失又可知順天應試士子歲千八百有
奇中式者纔百三十五人既云考試未精稱屈當衆
濫進之風何如可啓循等乖悖久彰人心共怒伏望
逮問如律用懲玩欺不則賜歸田里別選正臣以居

清華密勿之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上是科道官言
第以大臣宥置不問而高穀以面奏門上深爲循文
所銜亦乞罷職上慰留焉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
第一坐詭籍斥還本學時人爲之語曰解有名還學
生榜無氏便貢士明年英宗復辟循文得罪倫瑛謫
戍命儼署翰林院事有寵用之漸竟卒贈禮部侍郎
下儒臣定諡學士劉定之議曰士君子名著有日也
著焉則勿怠而勤其業事任有時也任焉則勿循而
執其正有若劉儼年踰弱冠名領鄉書晦迹林麓研
究經籍逾壯越强徐起而魁天下入金門履玉堂追

躡古作叅述國章惟日孜孜靡有怠體豈非著名而
勤業者耶筆削前人之淑慝升黜時材之良窳明目
張膽抗論正辭神明質而不回貴勢壓而不挫豈非
任事而執正者耶業勤所以廣才正執可以立德謹
按諡法勤學好問曰文執一不遷曰介請諡曰文介
僉曰然遂以聞儼天性至孝居喪致毀族人數千指
貧窘者爲喪葬婚娶寡弱扶持之倣宋范仲淹立義
田先祠之左鄉有貸悉燔其券立朝侃侃交必正人
爲邪者面折不少借直聲大振士大夫閒倫後改名
宗彝仕至禮部尚書而爲人奢縱附王直以起

郎曰周叙劉儼居翰林無赫赫表著之績心行確然君子也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珵以庶吉士授翰林編修為人短小負傑有志當世討究世務無不涉穿有貞入京師從都御史吳訥游見其論說與人多趣奇之薦之祭酒胡儼儼以其短小易焉方謝病伏枕試有貞詩既成竦然驚起襪床行誦曰君鼎鉉器也遂為忘年交既以進士授庶吉士宣宗試其文第一以為翰林編修因大肆力綜討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略之事人問公職翰苑惡用是為有貞曰此何非吾用異日者國家使我我謝不能耶正統閒再遷侍講時天下久安有貞獨慮虜上備虜疏數千言英宗北征觀天象曰上行必敗

景帝監國倡南遷有貞議詘然物論謂有貞才也是時出文臣十五人屯守中原要害有貞勅鎮河南彰德得便宜行事河南民聞虜驚竄山谷有貞馳招之從以才吏四人使相告報則皆出因下教集兵兵徒至者多太行群盜有貞什伍之不尺籍曰事寧聽若等之所之皆喜自效虜退名還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非其好也遺玉帶陳循循喜薦之帝帝曰徐珵耶謬計南遷也循曰君無仍舊名上幾不聽君於是改曰有貞先是河決山東之沙灣遣使者築決隄六年不治自請行以左僉都御史往至則散遣治河卒自行河相度明於心乃上言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宜首疏其勢勢平治決決止潴淤為法繼之因作朱肺隨行先後渠則異流同歸肺乃上下櫛比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楗以水門捍以長堤架濤截流栅木絡竹實之石鍵以鐵合土木火金而平水性三年而報功成始有貞塞決決隙益深曰此其下當有龍穴有高僧為唧問之曰惟聖人能無欲有貞悟曰神龍欲矣能所欲珠大鎔金鐵沸下之龍一夕徙決塞有貞治河役五萬餘人用官糧五萬爲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遂陞副都御史還朝景帝彌留廷心乖異有

貞與武清侯石亨雅相善也亨欲與都督張軏張輗太監曹吉祥等謀請太上復辟閣武不識經權未知所出夜謀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也相與歃血盟酒入訣其家曰事成耶人不成鬼矣陰使亨等內兵三千昇太上南宮太上暗中問為誰具官對太上曰遞屬車既朝顧問卿爲之乎卽日命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于謙誅陞兵部尚書兼職視事如故當是時武清侯進封忠國公矣有貞謂曰願冠側注以從兄後忠國公入言亡何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仍供職文淵賜勳號散官及章服玉帶封三代

加爵有貞益自喜嘗給誥券而自爲之辭其辭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首典天下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爲難於斯乃眷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有貞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勤王展略治河東郡纘禹成功叙長憲臺總司風紀適者奸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遂擁朕躬以復天位乃自中丞進兼司馬采展論思弘資謨猷夫既委膂屬心是宜酬勳胙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祏特封爾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錦衣指揮使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仍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宣力朕用爾功左右納忠爾輔朕德居黃閣而兼典戎機禁中頗牧宜紫宸而彌綸國體王室甫申匹休前人馳榮來裔欽哉上時時念有貞日數召見往往仄席佇俟或命不時自赴有貞益自喜盡言所欲言學士李賢亦從旁相資上施行若流上命御用監作條壓紗以賜它日行監中壓紗就上問且賜誰對曰

曹欽上曰徐有貞窮秀才先與之欽者曹吉祥嗣子壓紗者細窄玉帶也石亨與吉祥自詡迎立求請無虛日上心厭之有貞既從亨求得伯則數諫裁縮亨吉祥禁止其私謁姑吉祥欲與國政自歉不逼文墨心歸有貞時時力贊上聽任內閣外與亨不相下至是始怨有貞與亨比會亨吉祥侵奪民田御史楊瑄以奏上問賢有貞瑄疏是否皆贊瑄是上批旨亨吉祥饒罪御史瑄敢言吏部記之亨吉祥言記瑄何意上忘我曹邪瑄劾章固徐使旨徐筆因與諸閹哭訴皇太后曰奴奪門時出萬死一生有貞今殺奴矣數

作謗上前或險詞觸上上所屏語輒令小璫竊竊聽還白上某日某事某語云寧有之乎上曰安得知左右對有貞告外上驚我語獨有貞聞當眞是其發耶左右對何寧玆上前後語有貞無所不揚播上自是稍衰亨吉祥益合讒之而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復共謀劾亨爲亨所知先入譖上怒並下十三御史獄究主使錦衣承風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實諷之上又下九疇綺獄亨入見益言賢有貞乞解兵柄求上哀憐錦衣上獄復謂實賢有貞主九疇綺上卽命六科十三道劾有貞賢專權威福排斥勳

舊遂並下獄是時雷雹大作怪風拔木承天門東吻
牌摧毀飛出郊外吉祥家大木折冰雹尤甚上感悟
降有貞廣東右叅政燬其誥命鐵劵停造而亨吉祥
未已也吏科給事中李秉彝者久以憂去家矣亨吉
祥僞爲秉彝章假貌似者入奏極言亨吉祥欺罔有
訕上語接奏之豎怪其牘長詰之不答取視其牙牌
識其官明日上省奏召秉彝已亡去校尉無所出妄
執一人以質接奏豎豎曰非是昨者肥而髯吳人張
廷瑞客都下肥而髯執入拷掠亡狀有馬士權者泰
州人故宦家子讓官與舅教授京師學士先生多從

之游有貞尤與善亨吉祥言士權者有貞昵密布衣
當是其主謀有貞有所親信其官某吏當是爲執筆
書是時有貞既行上復使追捕之及德州幷執士權
等以入政入禁風還作捕者决什地上名指揮門達
承口旨領趨出就門下痛杖之數十前引一門復痛
杖之因與三法司雜治士權既受苛考仰問曰今欲
因何承那曰徐有貞與汝等誹誣朝廷欲作逆耳爾
顧計某執筆某書士權大呼曰徐有貞以非常之功
蒙皇帝非常之遇自謂魚水投契意欲獨任國家事
立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如是者失太驟豈有它哉蓋

獄不成者半月亨吉祥等乃言有貞所封武功伯叅
詞出自手雜它制誥中進上不詳省得給授禹帝王
也何得云纘自擇封邑曰武功武功曹操所始封上
出示三法司會議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覆奏有貞
險邪曲士陋鄙庸夫叨蒙聖恩忠不報德詐爲制文
竊弄國柄等功神禹擬跡仲尼武略無能徦誇頗牧
謀猷不著謬任甫申自居謨謀敢擬定策天人今古
妄以自尊弘毅忠純言而不作市朝可肆法紀斯存
上曰有貞罪不容誅念在赦前其押發雲南爲民金
齒有貞出獄拊士權背公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至

金齒居頃之有奏雲南守臣不法者迎合內權辭連
有貞上不問它日問有貞於呂原原對曰有貞被讒
遠謫不勝困頓惟陛下哀憐予民本州因爲上疏訟
寃曰臣伏見徐有貞負經濟之才堪棟樑之重勞勩
三朝終始一致巳巳之變車駕蒙塵固守彰德聲技
京師河決張秋莫治有年承命儒臣奮然以往窮源
通漕厥勤不細及郕王大漸廷議乖異不顧身家擁
請陛下光復寶位功亦偉矣一旦陷誣令竄萬里沉
淪草莽好爵無及所謂廊廟之寶棄于溝中年命有
訖桑榆行盡臣誠傷心私用流涕疏入上爲喟然皇

太后亦言上上諭李賢曰徐有貞才學難得彼時爲亨輒所陷有何大罪其釋還田里天順四年也有貞質雖短小目光爛爛聲若金石談辯無窮與客語常達旦自視皦然鄙夫纔人蔑棄弗少留矚故方顯遠斥其爲相封伯蓋三月耳而士流莫歸毀譽參半既歸金齒縱浪湖山妓樂歌嘯孤步遐逝有冲昇之想焉上行名之亡何宮車晏駕矣初有貞奉斗甚虔下獄時引鏡自鑑曰吾定不免因默拱誦斗母呪數日曰免矣天順末一日語客近觀天文甚吉祥且敗其禍乃不但所中我者既從金齒歸而士權時往候之出物相贈而已絕不言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所

以曰有貞又上捕僞章時逮東彝至問誰相惡東彝言刑部主事傑等七人上並令拷掠不伏俱坐妄議朝政謫之遠方而東彝竟斃于刑下

郎曰有貞藉二豎立功既被知眷欲守正自異身爲伊周何其壯哉得意失意在反覆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爭能禹矣

李賢　岳正　楊瑄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李於鄧爲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居者賢宣德中自河南解元舉進士奉命察蝗河津得交薛瑄留心性學英宗正統元年疏言帝王赤子黎民禽獸夷狄未有奪赤子食豢養禽獸者切見韃虜降人朝廷授以官職足其祿俸處者不去來者不絕今其人不下萬餘較畿民三之一月支俸米亦較朝官三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且倍蓰以有限資無窮欲百姓富倉廩實不可得也近者荒旱連年五穀不登天下米粟歲入數百萬軍民涉寒暑冒風霜然後一夫得以數斛至京師中途衣食不贍至難救死有司曾莫省恤督責益嚴奪赤子豢禽獸又困餽運之卒而驅其力仁人君子寧不痛

心夫夷狄人面獸心荒忽無常來降不絕非誠悅服慕中國利也彼其在胡未有不種而食自致而衣者今在中國則不勞而坐享之是故其來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而愈來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前代五胡之鑒殆有甚焉近者邊塵數驚臣私常恐懼不能安寢乞勅兵部漸次調除韃官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俸祿實所以分彼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已巳之變韃官潛謀應虜賢言始驗頃之授吏部驗封主事有旨令文官誥勑九年乃給賢言誥勑之典人主所以摩厲臣下故事居官無過方許請給稍有私罪輒行

追奪是以其未得也兢兢畏愼其既得也斤斤保守九年之中人事不齊或有未滿遷去或有身故親老人見榮難必怠廉久惟仍舊三年便從之復言國家都北以來太學因習元陋教戒居養之道頽然正業雜於市廛講肄濶乎馬隊而佛寺僧門日剏不休伏惟脩墜增新重選師儒作養秀才養賢及民必收其效居數歲竟如其言賢博厚有度誠心待物遇事諮詢不立城府吏文選郎銓註公平退食手不釋卷尚書王直以公輔期之車駕征虜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往師潰還景泰初上政本十策乞留中省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言賢策讜宜鑒納詔取入寫置左右久之以廷薦爲兵部右侍郎轉户部吏部右侍郎英宗復位張軏言上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亡何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貞數於上前阻抑石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瑄張鵬糾劾亨罪遂爲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謫叅政瀕行左右言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嘗多口柄事實有貞吏部尚書王翺亦乘閒言上領之即留爲吏部左侍郎上既謫許彬於南京出岳正仍爲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

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內閣者徐有貞薛瑄許彬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而奏對開誤正上前盡言無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上最禮信之始賢之得留也亨吉祥固大恨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親然終恐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愼自重二人以爲誠賢耳與辭受不爲廉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事歸主上吏部尚書王翺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不如也數於上前推舉名卿老臣有所薦文武臣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及入對上問文臣曰陛下問翺問武臣曰陛下問昂時自舉則曰臣所知如是陛下召翺昂覆問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間三楊用事勑方面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下要職吏部毋輒除而百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陞除方面則吏部自舉奏而已至賢始議倍推取上裁而天下以爲不專上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立察見賢承諮斷一處以至公上益篤委焉石亨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上心厭之一日從容問賢迎復事賢從容對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故不與上問故賢曰今其時景泰不諱天位自屬陛下文武群臣雍容奉迎陛下晏然有之

何用如此勞擾且夫以天之靈陛下之福卒以成事不着景泰左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亨吉祥輩置陛下何地耶陛下曩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歸向今爲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社稷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亨侄彪謀出鎮大同上逮彪下獄命亨閒住凡緣亨進者悉褫削復名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非所以示後世内府之門可言奪耶奪門者自大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陛下而誰陛下復正天下百辟奉迎者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復以群小爲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干天象者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上竦然大悟遂命凡有奏請去奪門二字蓋一時褫職者四千人天順三年也五年曹欽火長安門發兵爲變擊傷賢首及耳少選欽敗賢上疏請急釋脇從以安反側然後詔示天下布寛恤之恩罷不急之務上知賢在甚喜明日召見裹傷入慰勞之賢念天順初自徐有貞耿九疇下獄後言路閉塞坐令權奸相繼因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勸之設刑祛之夫臣下進言皆爲國家無益巳也不但無益又恐得罪是以

明主峯峯唯慮不聞獨奸邪之臣則務塞之上曰此皆亨吉祥輩所爲遂命於誅欽詔書内列款求言頃之加太子少保七年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密疏鼓妖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允行賢又請罷江南叚疋磁器之役清錦衣之獄止邊臣之貢停内外採買之費上不悉從引爭甚力賢恭莊端重言辭簡當登對之時將順匡捄爲多論者謂得君之專兼有相業楊士奇之後再見云掌都錦衣者指揮僉事門達上所任也與賢並寵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達恃才生事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求幽隱索取貨賄不可勝計上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不安賢間見言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獨一害未除因備道錦衣校尉之橫先是達嘗令校尉察鴻臚序班索朝覲官財物者二十餘人以聞上盡執下獄又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語達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爲詐不然何趨也達繇是銜賢次骨百計摭拾上心疑焉不名可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逵故驕横黨赫同列盡下之惟指揮使袁彬倚舊

恩自若達計得言已上前者惟賢與彬袁彬事言上窮治之且欲陷賢得搉中少年楊塤以免語在袁彬記憲宗卽位達坐太監王綸獄謫貴州邊衛科道官重劾達達繫獄論死其黨與揭匿名帖內府及都城內外以謗賢賢上疏請避位曰臣以凡庸謬蒙先帝拔用幸恩嘗報而一害於石亨再害於曹欽三害於門達賴先帝之明得以保全臣自思平生無恥怨惡宣以職居輔導衆見忌疾皇上卽位以來賞罰明紀綱舉貪利之徒不得遂私又復歸怨於臣臣決宜退不許吳皇后廢又有爲飛語謗賢者上遣衛士宿賢

家護持之有內宣將軍被䙡言天順初因入宣迎駕陞非冒功者上憐而復之而夤緣者復怨賢入言自石亨輩後貪利者見富貴易得率幸朝廷有事宜早治之上是焉罷按太平侯與濟伯而下俱奪爵二年遭父喪詔奪情起復三辭不許遣太監與與偕抵家促上道還朝再辭又不許疏陳所過民情利病悉允行亡何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諡文達先是吳皇后之廢也太監牛玉坐受吳皇后賄事覺南京給事中王徽等言冊立皇后大事也李賢大臣也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宜明正其罪徽等坐謫遠方或謂賢曰公何不救賢曰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而不知耶及奪情起復修撰羅倫疏論出爲福建市舶副提舉吏部尚書王翺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語賢賢曰潞公如此我則不能居嘗論楊士奇之爲相也媿宋公卿者二宋王文正以張師悳造門擯之終身而士奇不能文潞公以唐介攻已再三申救而士奇不能及其爲相徐有貞岳正張寧葉盛並見阻厄所論文潞公又不能矣既卒倫召還適學士陳文亦卒時人爲詩弔文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

岳正字季方漷人也父軍府軍前衛都督同知正正統十三年以進士第一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天順元年改修撰徐有貞李賢旣得罪薛瑄致仕去學士許彬老上與吏部尚書王翺論相推舉正上召見遙望其長身美髯心奇之登殿益近連聲呼好好比拜起問年家安在何科選進士者旣對皆大悅曰爾年正可吾北人而吾所取士也許彬老矣爲我入佐之正頓首辭謝趨出及左順門石亨張軏從外入愕然曰公何繇至此比入見上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雋臣也亨軏問誰曰岳正二人頓首陽賀上曰官小

耳當加秩以重之亨軏因奏陛下用正誠爲得人請
姑試之試稱加秩帝堯之道也上默然已正時時召
見奏對稱上意亨軏本以正薦不繇已至是滋不悅
亨吉祥旣藉李秉彝投書吉祥謬請上出榜募捕上
使正撰榜格正曰爲政自有體陛下即遝捕盜賊責
兵部即驗治奸宄責三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人
耶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下妖言之
令治亂榮辱斐然可觀陛下新復寶位宜法堯舜暴
秦之軌豈足術哉且事緩則人情怠忽不久覺露急
則茁生危懼僉趣開晦惟明主察之上曰學士言是

亨從子彪鎮大同使人獻捷下內閣問狀其人盛陳
戰功言捕斬無筭不能悉致皆梟首林木上正肌地
圖指示之曰某所至某所四面沙漠何林可梟其人
驚退上從容問正卿何以輔朕正意在貶損亨吉祥
對上今內臣武臣其權太重上領之曰汝可告以朕
意正出往語吉祥忠國公數遣人候公何爲者吉祥
曰石公見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覘公宜謝絕
之更造亨所君家父子典兵易啓上疑辭解就第上
必大喜因云上意如此使我告公亨吉祥大恨謂正
許已上前反藉上見要刼吉祥詣上免冠泣請死上

曰無也召責正漏泄正曰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
卿今無可被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今早爲
計上不悅罷會承天門災正極言石亨將爲亂陳汝
言不可爲兵部尚書宜出徐有貞獄中復用之時上
方禱昊天后土下諭文武群臣命正草告文諭勅正
條摘極其罪已天下傳爲亨吉祥入言曰正爲陛下
起草語外曰非上意正諷縣官改過爾正驟見寵用
敢揚主奸不忠數日上出正一再日外調欽州同知
大理少卿敬戶部主事璽皆坐正所親補外正居內
閣一月而已過鄗以母老留家良久陳汝言本附吉

祥傚正上前詆之密令校尉言正嘗奪公主田命下
遷延家住遂追繫錦衣獄獄上杖百謫充肅州衛鎮
夷百戶所軍室廬家產盡以賜都督僉事季鐸正牿
手行夜宿涿掌墳氣奔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於解
卒不可醉卒酒鏊正牿哭酒牿封上炙之紙戾脫剝
之比曉卒怪異故封四厚予卒金卒亦已上雖戍正
密令人勿死也而時時念曰岳正倒好秖是大膽其
後亨吉祥誅上顧李賢曰岳正固言之賢因奏正有
老母得放歸幸甚乃釋爲民憲宗即位兩京御史請
召還復官許之吏部擬調南京上命毋南今充經筵

講官纂脩英廟實錄久之賢語正南京國子祭酒欲藉君今舉君矣正不應有僞爲正劾賢草示賢者殊恨故事淸理武選貼黃當會官保薦用兵部侍郎及都御史各一人兵部尚書王竑薦正可侍郎禮科都給事中張寧可都御史賢調旨罷之第以委當職者而外陞正寧爲知府於是正知興化寧知汀州時論爲之譁然正博學高才鋭意天下事自許無一世既至郡鏟破條格以豪傑之意前百姓之用興革創剔察民利而操之巨室不便有謗言正亦倦游三歲入覲乞致仕時季鐸已敗上使收耴其故室廬家產正

爲文簡俊亦善字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興化人至今呼爲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之曰孔門有言未信而諫以爲謗已公犯兹戒矣正曰正黜淺亡能受主上特達之知固見謂能砥礪上劘豈使猶違居曠貴耶且正備員禁近寧比諫官哉而希望顏色爲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所時時念正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名公矣正纍括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秖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爾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壻嘉靖中贈太常卿賜謚文肅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江西方言王楊同音連訛焉天順初爲監察御史印馬畿內道出河間民訴大監吉祥忠國公亨奪其田瑄還言上上名徐有貞李賢閱瑄疏歎曰眞御史也下旨吏部且大用之而使識之并下户部郎道御史覈田諸御史知上意遂合糾亨諸不法事張鵬爲疏首業且上兵科都給事中鉉密告亨亨先入訴曰御史鵬者已誅奸臣内官永侄且連結諸御史人誣臣上命收鵬及瑄名諸御史文

華戚俾誦劾文歷詰之御史周彬誦且對對畢上曰亨諸罪實何不當時奏乃至今悉下錦衣獄究主使錦衣逼瑄誣引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瑄並不他及錦衣衛奏連九疇綺并收下獄於是石亨奏乞解兵柄如宋太祖憫石守信故事不者疑似日生臣死無所上哀憐之頃之九疇綺獄上復謂主諸御史者實阿附有貞賢於是有貞賢亦下獄降外十三道御史盛顒等皆調爲知縣而瑄與鵬充戍鐵嶺衛軍先是瑄鵬坐論死諸御史長皆坐戍會有大風雹之異得減等而瑄鵬仍竝謫戍南丹亨吉祥誅赦

旨還里憲宗卽位與岳正名還歲餘陞瑄浙江副使瑄居父憂起復仍舊治浙中沿海之塘海鹽爲大塘數決決則全吳淵浸東南財賦無所出成化中風潮大作連四歲塘圮甚瑄篤意籌畫脩治定海縣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衢徤跳海鹽凡五塘而海鹽縣塘工尤鉅禦患尤大陞浙江按察使復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湮過半請浚深之防於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湖入城河出清河閘抵海寧黃灣溉諸邑田如故建三橋甚吾寺後爲水門俾小舟常入湖耴淤功未就卒瑄伉爽有志節喜功業才足

勝之病亟同官省候尚與論築塘法及浚湖利無他及者有子源知天文以歲貢生被薦爲五官監候武宗朝數以天文諫劉瑾怒矯旨杖之居一年復諫瑾嗔源面叱曰尖嘴蠻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旨痛杖謫戍肅州道卒孟縣之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瑄海鹽塘有縱橫樣嘉靖中副使黃光昇復有荆公陂塘樣今脩塘者丈尺次第竝用爲式萬曆初潮溢塘壞副使陳詔訪瑄故跡脩治瑄見形白晝授詔方略塘成詔上事於朝立祠曰報功而源亦以萬曆中賜祠孟縣曰顯忠張鵬淶水人仕終兵部尚書謚懿簡爲政簡易諸道奏歲饑多盜陜西河南甚鵬言民饑無復之請今治其一二首惡則已亡何果靖其居官處事如此

郎曰岳正楊瑄張鵬竝以論發石亨曹吉祥知名余合而傳之

王翺 軒輗 耿九疇 子裕附

劉實 石璞 年富

王翺字九皐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會試第五人殿試二甲第二先是成祖定都北京固欲得北士爲重而北士毎後於南人

至是閒翺兩占高第大喜先以布衣名見賜之食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詿誤左遷行人宣德改元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英宗初命廷臣會舉文武大臣鎭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翺陞右僉都御史同都督僉事武興鎭守江西處州有賊入廣信爲盜翺盡捕獲之居一年名還巡鹽浙江征四川松潘番賊叅贊軍務復鎭守陜西所至威惠著聞七年虜寇遼東軍帥不力戰劾翺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捕虜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名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

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翺不可遂以命之明年釁平召
還其年夏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遂以太子太
保加吏部尚書翺爲人剛明果斷外强中寬論事質
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時番酋有來降者
翺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陛
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
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翺跪數責其賊至
不力戰叟出斬之皆搶地自伏請今願效死於是莫
不盡力已出行邊高牆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
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

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
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
入贖足振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壹也以死捄
生未不可也翺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
萬邊計大充士盡飽煖樂戰遂出塞破虜屢有功虜
嘗猝至下令堅壘伺忌擊之皆遁去近邊建州毛憐
若海西諸夷來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畏名還時
建酋李滿住等上番書詣闕乞留及其總督兩廣威
望巳著蠻夷聞翺來皆恐翺曰蠻戎撫捕各有機宜
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

順甚多爲吏部尚書時王直方在位景帝以直老使
副之及英宗復辟與直並乞致仕上許直歸罷翺太
子太保使獨任尚書事翺嚴考察公銓註杜苴請託
不得施行有一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翺妻愛女數使
迎之傑固恚不遣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我
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耶女言翺妻翺妻爲翺置
酒長跪翺大怒耴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
傑乎生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
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昂崔恭列位六卿
翺直名呼之翺所推轂北人爲多言北人文章藻飾

不及南士也質直雄偉緩急殊足倚有以賢良方正
經明行脩應詔者輒痛抑之曰此皆處士盜虛聲者
耳嘗言李賢於上得復官其後上信任賢賢亦左右
翺於上前上有所進退時時召問翺翺有所薦用未
嘗使其人知也其子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
復仇之地耶上便殿時呼老王戎名燕見同遊即當
選使郎代雨雪命中貴扶掖上下賞賜無虛月然翺
侍上出雖日暮必簡閱選人惟恐不當也天順五年
曹欽反執翺翺叱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
殺我欽謝曰敢殺長者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

八矣上老翺難其代也憲宗卽位命再雪免朝參踰年命朝參以朔望加太子太保翺屢辭疾不允一日廷推遼東巡撫上曰巡撫遼東何翺後罕其繼也三年疾甚允之賜白金金織衣寶楮以行方輿疾出闕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賜祭葬給舟車送柩翺識重達大體一經涉歷終身記憶有所當行寢食不暇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喜見顏色不者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儲積民得無流離餓殍否第宅在京師三十餘年苟完而已上爲起第鹽山有司示諭皆大過悉斥去之

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直可千金既不得辭則綴珠衣領閒居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翺爲吏部繼者李秉皆好用北人而南人不喜之時内閣南人各欲用南人於吏部秉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内閣用崔恭而南人又不喜恭亦數月去繼者姚夔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間舉鄉試會試皆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多所論列己巳之變尤憤激敢言景泰改元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踰年改南禮部奉命考察雲南官吏還報留任禮部英廟復辟調南刑部未幾擢召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侍郎擢禮部尚書憲宗登極大典禮皆所掌行轉吏部尚書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賜賚甚至卒年六十詔聞上震悼賜祭葬給驛歸喪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夔豪俊重學遠而文贍與人言表裏洞達獎按後進在禮部知貢舉遇知名士投卷必令主者加意薦對即主司偶失之必極力推求得而後已及掌銓衡薦論人才不遺耳目慎重黜陟雖讒已不爲搖惑每當廷議衆疑莫決夔一言剖斷人皆服之顧頗不拘小謹脫節爲妻子所累言官喋喋論者謂夔佐時練務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過促謝然求之時大臣罕有其比夔五年爲吏部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陳茂烈曰王忠肅公平遼廣歷振宰三王有聲忠肅爲最秉公絕私而已

軒輗字惟衡鹿邑人永樂中自行人左司副選監察御史正統中遷浙江按察使丁父喪奪情復任景泰四年遷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京都御史丁母喪英宗天順元年召爲刑部尚書居數月致仕復召爲

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左都御史成化元年轉南京左都御史以疾辭歸卒輗不好文章無賢愚拒避不與處而刻厲苦約天下聞其名初以進士趨運淮上冬寒墜水有司製新衣易之不易也裹襆被而待炙其濡衣爲按察使受俸資而已妻執井爨所著青衫盡補綴食餅蔬三日一市肉肉毋過斤以約同官有時殺雞則人人駭異軒廉使今日殺雞重客耶出不避御史道一日遇御史肅揖告曰某以某事適某所公何之御史曰往訪一鄉達輗曰公憲臣也當爲國除治奸貪不宜數從貴人游每行郡與其迓也悉

會郡縣吏簡視其衣橐所至郡邑吏有投牒去者其夯喪皆以隔宿行行李兩麓而已爲南都御史拜表禮部子夜至撤燭生禮成而出月偏於鼻諸公亦會却不樂與行商其以刑部尚書請老英宗召視疾眞許之陛辭上曰卿平生何自爲官輗具對上憮然曰乃嘗廉使浙江昔聞浙江有廉使行李兩麓卿耶若有起色可重留輗伏謝賜文綺二雙白金仁十兩久之李賢言上復召見起南左都御史也旣乞致仕不待報行至家方食時趣具浴浴畢問早暮欠伸絕輗任職治官無大踰人而廉介聞天下同時惟耿九疇

與方然輗奪情後頗用自矜持倚酒詈人嘗飲同官所歸捫腹曰今日此中盡贓物也其爲都御史廉益甚乃好人訐者其譽望不及按察時而李賢稱之曰軒公鳥中孤鳳代輗按察浙江者陳璇淸嚴亦相亞又輗按察浙江時左布政使則孫原貞杭州守則陳復仁和令則許璞皆廉與輗並萬曆二十二年贈輗官予諡璇精法比詞訟旁午片言而決繼軒輗後詩以寬惟贓吏不貸同僚不便疏之御史洪英署下考疏被黜軍民遮泣擁歸僧寺夜半微服遁去詣闕奏留復任從之已而英復來浙江與守臧前考不行復誣奏璇六科爲璇交章雪枉　陳復福建故懷安縣人永樂甲辰進士知杭州府潔廉無私治尚簡■獄訟戒少公庭蕭然日惟端坐堂上與郡吏講讀法令慎職守而已未幾憂去民詣闕請復遷之已卒於官貧無以斂按察使軒輗倡爲賻賵民多競泣其子盡却之曰吾父清白敢沒而汙之假舟歸　表許璞家郫人

耿九疇字禹範其先世從東鹿徙平定州歷金元有仕者明初父綱爲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末進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苟是非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愼重名行者往理被推爲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爲令亡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鹽運使廉儉嚴正門絕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饋之一雞時軒輗爲浙江廉使剛

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淸不如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戶部給鈔姓名占二牘命法司逮治遣主事陳汝言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旣察誣得釋時鹽運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畏强禦至是並逮上旣察釋九疇楊士奇亦力薦之遂留爲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餞而拊之曰無蹶而驟思銘竟爲良吏九疇在刑部屢出疑獄同官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景泰即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

鳳陽巡視巡撫招[illegible]以七萬户婚姻樹畜許與土著
相通境內晏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歲漕
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揚廬
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錄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
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
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
徒冗食耳復言今邊民皆春夏出田秋冬移入塞夫
民春夏田而秋冬塞何以邊將爲請有民移者罪之
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
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

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用事文武大臣多出
其門都御史員缺亨吉祥有所爲上知不可舉九疇
以問李賢賢曰陛下得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
史賜見便殿嘉奬甚至時子裕任給事中請改任避
嫌許之今爲翰林簡討九疇因上言五事一言比者
百官賤名誼事奔競夤緣請託冒報功績宜勅科道
廉察糾劾甚者斥逐之遠方一言內外刑官不原獄
情因徒淹抑宜勅其雪冤決滯期以三月論報一言
天下民庶大率逐末或營充吏卒或專事商賈或去
爲僧道本農不務是以稍遇饑饉流殍載路盜賊縱
横宜勅天下親民官申明大誥知丁本業之條使友
助扶持力於田畝一言軍餉之運故甚苦民比投軍
者莭計中多沿邊餘丁及詭報名姓叨冒月糧計自
贍家宜勅所部卽抑勿收已收者審究籍貫無使逃
脫一言臺憲之職所以肅僚貞度宜申明憲綱事例
責之敢言內外諸司敢沮誣者重加以罪遇有缺員
卽令吏部擇老成重厚廉明有爲者充之疏入上嘉
納焉九疇方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爲其所知被訴
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爲江西右布政而陳汝言巳爲
兵部尚書言九疇旣外其子不當復在翰林亦出裕

爲泗州判然上終知九疇尋陞四川布政使明年復
與李賢論九疇爲人召還之且以爲禮部尚書旣至
憐其衰使刑部南京初軒輗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
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輗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
亦再召輗爲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
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遣諭祭
賜葬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悼傷九疇天性孝友敦
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
生慕司馬溫公之爲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推奸以直
黠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illegible]還 子裕附

裕字好問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改工科既坐調泗州尋丁九疇憂起補定州成化初言者白其無罪復除簡討累陞吏部尚書與大學士萬安不諧安欲工部尚書李裕代其位會有進士臧者授鎭江府推官臧自謂其先世蘇人與鎭江皆直隷府乞改任吏部不爲覆奏後户部郎中洪自宣府督糧回未久陞爲叅議爲東廠官所發獄洪並下獄裕與侍郎黎淳並自劾淳坐調南京而裕奪兩月俸既科道劾奏裕上復宥之裕一入謝上青裕一奪俸一宥罪當兩謝何甫一謝者遂改南京禮部弘治初

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尋召裕入爲禮部尚書復改吏部進太子太保八年卒上輟朝一日贈榮祿大夫太保謚文恪裕美鬚髯善談論多識國家典故儉約率易不營產業人稱其有父風居官濶略事無大小視若無足爲者再入吏部薦引人材務恊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有弟爲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裕故緩之曰我家當如是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廉介端貞莫如王翱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金華府通判政教並行滿考上京乞爲教職不許既聞母喪越宿馳歸哀毀廬墓者三年起復陞順天府治中景泰中以薦入翰林修書爲人剛直峻峭意所不可逹官貴人必面斥之至其脩書時見人作不佳當面絕倒喧笑之聲徹於閣陛人亦以此忌焉天順初以最三考陞南雄知府未數月有中使入嶺外將至遣騎先覘供帳不辦入見實實復不需接騎怒還告明日從中使入驛與他騎夛劒左右立長吏詬畢留實詰辱之南雄民從驛門外望見趨入蔽翼出中使怪問實所以得南雄民狀請實人且爲謝實不

往夫至韶韶人言中貴南雄太守驛書訟公矣中使亦馳奏實然實實未嘗先言中使於上也既聞乃亦訟中使詔並逮繫京師親聽之實具言臣從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誠爲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之觸忤天使亡所逃死上論治中使罪方欲出實而實庾死獄中實治官廉潔不取民一錢民有餽餮者實不受民委之去實縱鶩門外恣其所之將去金華時體無完衣寒劇温足以酕蒸蒿加手其上至不可忍則貸民氂爲以行歷數里而霧褁而識之鄣以畀其民公暇讀書輿間馬上手編不輟少受

書周叙之門嘵節好春秋其沒也毋喪不敢舉女不
能歸者三人南雄人泉祀之稱曰鐵板劉孫丙仕工
部侍郎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爲監察
御史宣德中遷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
副使璞剛稿有治才所在著稱爲按察時民娶婦反
馬壻先歸婦後失之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自誣
棄屍前塘中官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方
昏燕爾何得深怨出問囚曰信乎囚曰信速死公賜
也數問皆然璞齋沐焚香祝曰死獄重事也上下明

神尚啓我夢夜夢神書麥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
人也遲明械囚待刑有童子外闖捉而詰之道士之
童子也璞曰師遣爾來偵囚邪童子大驚覩得實果
二道士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江西人號璞曰斷鬼
石陞山西右布政轉左其妻與諸僚妻讌歸愠曰諸
夫子亦爲官爾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鈿金珠被
綺釆妾裙釵乃不稱使人慙於夫子璞曰請問夫人
安坐曰坐席端曰吾素用不温飽妻子故故夫人得
坐端彼以金珠綺釆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
夫人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尚書塞决河平處州盜皆

以命璞景泰初也先冦獨石命兼大理寺卿往總督
宣大軍務忠勤善謀邊人信焉進太子太保改兵部
尚書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鄉導奸民檻送
京師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英宗謂李
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徒領甚貧爲我召之既至
青袍素帶以人上曰賜爾緋玉而敝乎璞叩頭謝臣
孤忠無援陛下無故名臣臣懼無狀故不敢服而見
陛下上說是時璞微嘖乃命以左都御史掌院於南
京成化元年致仕歸歸無第宅假居官署其後卜築
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卑闇殆不可處買田百畝

而已安陽人有爲典史歸者璞過其家典史張具甚
盛璞問典史官幾年矣曰未一考胡歸乎曰惡民見
訟璞曰令我聽爾訟爾得歸邪郎拂衣去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故姓嚴也訛而爲年十歲爲弟
子員永樂中以乙榜舉人授德平教諭時方弱冠學
規整厲九載擢吏科給事中兼掌刑科爲宣宗所知
英宗即位言國家可憂戎狄爲甚永樂以來招納醜
類縻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名危必在於
此乞勅大臣考驗遣還故土慰後遠思釋我內釁府
軍前衛幼軍不過選取民間子弟隨事青宮今死亡

殘疾仍於民間僉補富者受財脫免貧者臨時獲解深爲民患乞勑兵部遇有死亡就於二十五所內將一所調補又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徭冒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温飽或有擁妻子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勑禮部令所在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復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閂有大户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救卹

之方自今或遇荒歉乞命爲貧民立券貸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俟年豐償本皆下所部議行陞陝西右參政薦都指揮馬麟李榮可屬兵事爲陝人上疏乞罷織駝駝之役皆得施行富峻厲敢爲嫉惡墨吏墨吏聞風逃去人號閻王時三邊士馬衆盛供費浩繁民苦轉輸豪猾因緣爲奸利廷推富總理邊儲富至酌遠近定徵科鉤考出入豪猾亡所爲奸正統九年陞河南右布政使南陽陳州諸處流聚饑民數十萬兼以作賊富賑恤撫定之十四年轉左土木之變邊境道阻朝廷委富督運吏民鬪號今冒險

輸進亡後期者景泰元年用邊將論奏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前都御史沈固雖有長才綜覈疏寬富痛革裁罷冒功盜儲一無所容群小多怨代府諸王子亦銜之襄垣王誣奏富十餘事竟不得行富凌諸鎮守太監出其上州縣長吏貪贓者悉廷杖之參將都督皆坐受其跪拜嘗奏劾石亨請收鞫下獄天順初元亨諷言官劾富致仕亨子彪憾不已誣奏逮京師睿帝使文武臣二人往按既不實放歸亡何廷臣皆言富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山東饑旱連歲轉户部右侍郎巡撫其地旋改左副都御史理前事

如故四年户部尚書缺李賢薦富諸內侍謂賢曰上不悅此人公毋再舉一日上自問賢户部缺人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人不悅之顧富之爲富正見於此上曰如富執法宜居此位遂名用之既當守制使奔喪復入視事富簡言寡慾直已任政自以受知主上會計益勤當事益勇僚佐有不便者富曰公等毋署名吾受其利害間有欲行私者度不能得之富計且行故言不可計且不行故言可富輒困而反之而僚佐喜富墮其計富與工部尚書石璞左都御史冠深同時皆不繇甲科其不喜進士特甚嘗有三主

事當考滿富越故事試論一道叱其劣者曰爾進士為此文耶時吏部尚書王翺老上屬意富憲宗初富以邊運得人為意擬黜陝西左布政使毓而薦右布政楊璿左叅政朱汝良西安知府余子俊翺言富侵官當下獄上黜毓不問富富言延攬求賢吏部之職臣薦人為國初非有私及觸翺怒望放臣歸上素重富因留之亡何疽發背卒上聞震悼賜謚恭定遣官諭祭有司治葬事

郎曰英廟復辟以後用舍進退無不精詳王翺軒輗耿九疇石璞年富出自簡在皆悉其素而諸公清德標令亦足副上之知劉實卽死獄中顧上治閣罪知其枉矣其居職操履可與諸公並稱先進之民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成化臣一

彭時　劉定之　劉珝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奮勵讀書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郕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入內閣雖屬晚進宿素推重以繼母喪乞守制不許尋陞翰林侍讀明年乞終制許之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如

故英宗復辟名榻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名入內閣以前職兼翰林學士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人必如時者乃可也李賢論事上前出以所言上者言時時爲賢謀賢服時直諒焉上上皇太后尊號時謂賢宜及此推恩賢謂詔赦也上復辟方赦一年再赦不已濫乎時曰優老爲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子卽勅百姓年八十者子冠帶此明上老吾老以及人矣賢稱善聞上上悅門達陰軋賢於上上行罷貴出語時時愕然爲力辯上用賢如故上嘗使

太監牛玉視時病人言其居陋上欲爲新會崩方上不豫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時雨泣也玉復命上亦爲隕淚憲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舊憲宗議上兩宮徽號憲宗生母周太后不欲錢太后並稱太后中官宣后旨辭色甚厲同議皆噤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皇后尊號別於太后居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本心詘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誤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其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手勅促還明年至京上慰勞之以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尚書如故李賢卒時獨任閣事錢太后崩議營陵首言當合葬裕陵主祔廟上猶豫不從羣臣伏請時從中主之卒從時言其秋彗星見上言專寵者年既已邁宜子者恩或未逮當正宮闈之分以衍麟螽之慶其言指切萬貴妃平凉土達滿四反叅將劉清禦之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合殺巳聲勢益急復請調官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駭賊聞玉忠出退保石城山玉忠至下令圍石城毋戰副將毛忠建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兵部尚書程信奏再

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兵四萬往命巳下時見本
兵張皇難遽止第請令永整軍待其冬忠報至圍賊
矣再乞勅永星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
當如忠請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出劫如曩時兵宜
往耳令入自保此擒道也信意不平尚書白圭侍郎
李震相顧不言時力持之信張皇益甚衆疑羣和謂
此安史復出也不耆耳失關中有私於時京軍不發
公誠何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矣其急請援
知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滿四果平改吏部尚書
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不雪非惟宿麥難潤誠恐春

氣相乘變爲癘疫臣考傳記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
怨咨感動上天今或有之臣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
百萬初無恒產營牟小利但取度日比者官府買辦
過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
崇節儉之規嚴掊剋之禁上是之復言景皇帝女年
巳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嫁七年冬彗再見言七事
請減去內府修齋愼重傳旨册令近習假借曰御殿
名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愼刑通納諫諍飭厲官守
撫郵軍民而歸之上德上然之時彗久不退廷臣皆
言君臣隔絕請而名內閣豫議機政時與商略萬安

亦自請而諸中官恐時言其不便卽往詆曰上見公
矣顧初奉泰交猶未通浹宣馨厥蘊尚俟再見及朝
見戒約如初時有御史承中官風旨建言裁減文武
官皂俸者武官恟恟至欲刺殺御史時至上前首言
天變可畏上曰巳知卿等宜委心國政繼言減皂俸
事上曰傳旨與戶兵二部處之上一時聲音顏色不
盡羣下之情萬安遽呼萬歲輅時遂叩頭出初中官
戒時至再及出中其所詆遂曰平生恨不見上得見
上但呼萬歲外人稱萬歲閣老云時自是不復召見
第以封事聞而巳八年因方內有水旱之災條陳時

政言皇莊之名自古無之景泰存藩邸之舊皇上因
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其號巳非事有其繇實爲不爽
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亦欲立爲皇莊居者懼於
騷擾不巳耕者懼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何獨以此莊名之爲皇乞令戶部
籍與居民仍舊耕種又言畿內湖濼數多皆爲勢家
所有其間所産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弛以
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上悉施行第
皇莊不動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
乞歸不許時爲八端謹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飲

食不聞乜箸聲終歲不一二宴客卽宴客未嘗具音
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
公公退不語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辯確然
有執雖不立赫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于
位贈太師謚文憲遣官祭葬給驛歸喪官一子尚寶
司丞時有族弟華成化中亦入內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宋初有德言者仕至江西發
運使南昌郡男子孫多顯者父髦博學篤行薦辟鄉
闈多疾不仕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石潭先生定之
自幼警敏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爲文一日見其所

爲祝竈文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於是盡呈髦所
爲文髦謂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
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
京城大雨水詔求直言定之上言臣遭逢忝竊欲出
意見勉助聖明疑懼旬日恐無可採臣惟雨水陰之
盛也臣聞扶陽抑陰在進賢退不肖伏惟皇上日月
之明臣下人品罔不周知然公卿侍從有政事言責
之寄者尤宜時常名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察其才能
心術又陽爲中國陰爲外夷盛夏陽剛之月而陰雨
不止猶中國文明之時而夷狄未服竊見去年西戎

犯順今年雲南作寇誠宜督邊將修兵備至於降附
胡人處之京畿從來久遠多至千萬豺狼之性潛爲
盜竊不及今潛散其類移近南方則生聚愈多他日
之慮也今京官多不願爲府州縣者而府州縣官亦
自謂不得入爲京官坐此不自愛惜竊見唐宋以來
士夫多銜京秩任外事牧守互兼出入游更以備公
卿通練有效矣臣願聖明畧倣此制臣又見今令大
臣及五品以上薦舉官員誠爲愼選然舉人者其心
難公舉於人者其情難盡竊考唐制常叅官上任三
月內保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主多者必合

公論舉主賢者必爲善類遇有員缺選擇任用臣願
聖明亦畧倣此制至於守令牧養爲先今有專尚酷
毒而以辦集得名因此迂濶仁恕肆爲貪婪而以交
托得顯因此鄙賤廉特宜令風憲銓司詳加密考又
古者人臣有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勵廉恥勸忠
孝也後世或以金革大事或以輔弼大臣姑使起服
葢需求之亟今海內安瀾材能不乏文臣遭喪不使
終制殊非教本臣又見近年以來民有出粟賑濟者
表爲義官斯亦饑年荒政顧非明時常法行之不已
若見朝廷吝惜官廩德不究於無告惠使出於有力

兼其間亦有誠非好義意在希恩假上人之寵光增
私家之聲勢宜催官員誥勅事例化至其等者坐名
追奪臣所陳淺見薄識不知避諱伏望寬斧鉞之誅
使天下才智之士繼續而言臣之願也留中不下已
巳之變定之爲侍講上言臣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
盛今日者古如晉懷愍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直
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
若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奉上皇漠外委以與虜
者也至於晉宋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
皆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之勢禦方張之敵

使劉曜石勒歛虐燄而不入梓宮韋后因講和而來
歸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也先乘勝直抵京
師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
之强然豈可不思自强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
以爲宜講戰陣畜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
將材明賞罰而厚脩主德焉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
營堅壁托爲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
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
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
最低前二行矛槊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

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救又虜騎
奔竄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
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
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繇此言之
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趑趄也臣觀紫
荊居庸等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比來若風驅
霧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疎漏非一日已增兵
士繕亭障塞蹊隊畫地守之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
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
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今日事也

亦古人之已事也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古
可師也若夫奉使之臣往時充以譯人駔夫招釁起
戎職此之故今後正使宜用文武賢臣介紹之選以
令通敏之士昔漢文帝屈趙陀遣陸賈宋仁宗結契
丹使富弼伸威脩德鮮有敗事此亦古人事也何以
謂降胡宜散也志有之匪我族類其心必異往歲降
胡盡留京師授官職給全俸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
故土或乘伺釁隙寇掠京畿今宜遷徙厥衆遠居南
土禁其種落毋自婚媾變其衣服從我襟裾爲兵則
錯在我兵爲民則錯在我民被我政教從我風俗如

此則可以減俸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輓蓋上皇之朝臣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宜練也天下之民農輸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練武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轉貨爲商執技爲工工商所得僅足補月錢之私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

者小則降級大則誅夷何所不可若夫守令削民猶將帥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覲之所彈糾者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贓者宜連之罪夫然貪墨者寡薦舉者愼貪寡舉愼則民安而邦本固雖有夷狄外侵不足爲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不專將門也販繒屠狗被褐捫虱可以王霸趙括奢子王離翦孫殞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將門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謙楊善是宜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

選將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浚此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街亭一敗亮降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取後効乃復前官此亦古人事也臣覩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爲勝負互相殺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自伯爵陞侯謙自二品陞一品摧陷腥膻迎回鑾輅不見其功但見其賞忠臣義士豈不怠哉今宜使但居舊職勿受新銜以作敵愾以勵廉恥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其君姑息也既進而不肯退者其臣患失也君無姑息之政臣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

攬尊權親萬幾人主事也百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請退御便殿使近臣侍側大臣前奏言官察其邪正面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永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此亦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政也益以熟而察臣也益以明若仍前以本章奏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獨任成亂生奸故夫智仁勇人主之德也智察枉直仁覆群生勇收威柄宋司馬光以仁明武告君即此義也若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尚書春秋史莫正通鑑綱目而當善惡兼觀焉今也儒

臣進講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掩鼻不嗅其不至誤食而嘔寘行而躓也者幾希矣夫唯善惡兼觀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趨避審矣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此在陛下設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見國勢可張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也書奏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

不切中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改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如故成化二年入內閣參豫機務以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會久旱上言四事一言皇上天也中宮正后地也今久旱風霾二氣不和是天地之心未暢意者謂皇上遇中宮正后稍疏欲上自正后及妃嬪進見先後悉循其序故垂戒如此皇上宜體天地之心俾嗣續蕃昌宗社永固二言祖宗仁愛子孫至無窮也是以英宗皇帝出建庶人等配耦生聚蓋善繼善述之大者今郕王妃女已及笄矣宜命禮部為之婚配此為體祖宗之心亦和陰陽致雨澤之理

三言伊傅告商嗣王必法成湯旦奭告馬嗣王必文武我太祖皇帝德業隆盛臣願皇上取其御製明書及史臣所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四言帝王制治保邦異端佛老不與焉今天下太平日久民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增月盛又復靡費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塔院即未能盡闢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亦留中居三年卒仕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為文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竄畧

不移日稾不易幅徐而求之皆渟峙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窮嘗有貿宋人名氏者援筆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其為某人子某人孫人盡服其詳博為人坦夷謙謹恭敬自下故事經筵日講畢上辭退口語曰先生輩吃酒飯閣老講官並承旨叩頭出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日是君臣之間殊無一辭相接詞林之臣咎定之巽抑之過幾於容悅定之諸弟賓之安之宜之皆嚴事定之如父賓之湖廣參議安之鄉貢士宜之泰州學正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人

相日是兒面有文類丞字後必爲相初赴鄉試道經臨淄值河溢僕馬俱溺珝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人咸異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七年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宮憲宗登極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以修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明年陞兼侍讀學士八年丁内艱歸廬墓側鄉人號其里曰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日講讜言正論聞者悚敬大學士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兼

職如故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珝手姿秀偉瑩如神僊爲人剛直英邁秉心不疑其在吏部不狥私情亦不爲苛細矯激之行及爲内閣直前果斷無所顧忌林俊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得珝於上前抹解李孜省左道亂政珝密疏言之顧與萬安同事時時對客罵安負國爲所銜一日太監譚昌傳旨召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上手封啓視則人許珝陰事者謂珝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縱之奸宿樂婦納王越金謀爲復爵等語并及其二子罪狀安佯驚曰此匿名文書也上胡不火而以付臣珝與安等同出入朝扉事屬曖昧何從而明即子或過失亦未之知也惟太監保持昌曰某保持劉公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上已許無劉名今聖意已定二先生若不爲計明且無及安曰珝親已老俟其親終守制而歸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明儒臣遭際之榮君臣始終之義昌曰上意如此即可語劉詰旦珝奏書求退顧不及養親上怒命昌再出問安安曰珝欲去久矣此疏蓋預撰者怍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上意解特允之

珝又奏臣子鋭爲中書舍人方十歲鈁禮部司務故多疾乞并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銜珝而羣小亦見忌嫉或搆爲飛語或假托暹卒俳優中之上前而珝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諡文和嘉靖二年言官疏珝素行孝友化乎鄉閭有旨立昭賢祠祀焉

郎曰彭時劉定之並以謙謹居相位定之有文而劉珝侃然不阿矣

李秉　余子俊　秦紘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

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兇豪爲豪誣構
下獄事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且授御史都御
史王文薦爲經歷以備賢首領丁內艱服除改戶部
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虜
累寇邊耕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市牛山東河南給
俵播種秋成大稔取償於民民以樂業邊餉亦足總
兵楊能紀廣不任秉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
別用科道官連章言秉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抵撫
之口改罷彈糾之臣適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勘
誣秉視事如故秉盡心邊政纖悉畢具凡所條奏

詔書稱是下諸邊倣行之秉益招徠流移興起學舍
清理屯田給醫藥施棺櫘劾責邊將選怯者上聽秉
從便宜於是揀精銳黜老懦教以戰陣軍聲大振虜
牧近邊下廷議勦殺之秉言邊牆外故虜牧放地非
犯邊也若掩殺之倖功開釁不祥莫大焉虜質我男
婦求我與米朝議行秉每大口斗一石小口斗五斗
虜欲盡求一石秉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
二事人謂得體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
者二十餘人留用四人秉復得巡撫應天諸郡太平
缺知府秉薦刑部員外郎歐陽熙瑞州府通判史宗

禮兩人可補御史李周六人分俸養親名列不謹秉
疏六臣跡雖不謹心實爲養因大倫責小過傷聖明
孝治乞復其職科道官糾秉方命召還初秉在宣府
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秉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
曰我豈屬吏耶執不與訊秉奏劾下鵬治鵬則治之
曰非爲李公奉詔書也其後鵬與楊瑄謫戍南丹時
錦衣門達封識梏拲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
謂鵬曰李公都御史於此也今兄當日爲李訊獄今
來周旋矣言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爲之脫
梏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戶封押甚嚴脫且罪秉曰在

我解帶貽鵬瑄長跪爲千戶請自是兩人所通士大
夫皆厚禮之人以此多秉秉既召還會李賢請設邊
巡撫如故復改大同大同總兵自石彪誣奏都御史
年富以來聲勢恣橫秉行事勁正諸將皆不便之會
守備天城奉御例久病秉請代以長隨副上怒秉專
擅下錦衣獄門達弁言秉先巡撫南畿妄薦歐陽熙
史宗禮爲御史李周等解罪而又有言秉不容山西
都指揮僉事英治司事擅退指揮使旺領騎操收山
西所解瘠病馬欲令守墩臺軍士六月一更上俱命
達按下刑部秉當徒贖特罷爲民是爲天順三年居

三年復以内閣薦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憲宗元年廷臣以邊關多事疏舉巡撫宣府兼理兵政進左副都御史居兩月都御史缺科道交薦復以命秉先是御史有彈擊必先告長院長院承望權貴意而後許彈擊秉一聽御史之所爲會計吏與吏部黜罷貪縣無所避撓黜人倍舊上下稱快其秋復勅整飭大同以東備邊鎮守太監李良請幷勅秉總督遼東遂以命之建州虜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諸將居險要獨領指揮傅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凰鳳山皆失期秉孤軍遇虜山西南虜據山阜我軍失

勢指揮徐英敗奔秉殿後欲斬之英曰願死陣奔呼前衆軍一鼓而登遂破虜明年還京虜復至復命秉總督與武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鄧佐爲先鋒敗虜衆副將逗遛不前賊圍佐佐領親兵五千辰至酉皆戰死佐手馘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大牢祭佐墓奏陞佐子治副將罪邊人快焉遂體量建州地勢五路進擣七日燒其房屋發其積聚班師還賜麒麟服勞牛酒加太子少保而先是吏部尚書王翺卒下廷推推上上命待秉還京以聞至是轉吏部尚書是爲成化三年秉念受簡知急於進賢擢用奏擬如恐後時

顧其爲人寬裕有容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遇當侍讀彭華者大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輩從彥寅秉立黜之有中貴人欲用其鄉人爲美官秉旣不聽吏便外補秉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爲監生時久次維冗至於貧乏及仕而負婪則債爲之階乃倣古身言書判之科四無一有者給冠帶還家繇是爲內外構怨秉初爲尚書時左侍郎崔恭以次當得心頗不平而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皆屈意下之有所商論多所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兩侍郎矣秉自是不聽兩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秉鄉

人有爲小吏者於考功數當適路主事道求陞而考功郎張宇中阻之道因言宇中於秉秉大詬堂上宇中持案籍而質勵言必是乃公不者私令郎所持公乎私乎乃公讒枉我我不能官恭旻皆是宇中以刑秉失秉爲宇中謝乃罷而御史康永韶者往來秉所秉數言姚夔商輅程信馬昂不稱會星變永韶因合衆請汰京官言夔等皆當罷秉覆奏京官請會都御史考覈大臣被劾者聽自陳自是夔等皆銜秉而京官被汰者快且詬曰退我便消天變耶御史戴用言方面補官宜如先朝故事許在廷三品以上各舉所

知有旨從用言若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擢焉御史劉璧合諸道御史吳遠馮徽等言陛下高處九重焉能盡臣下言云上擢適見內閣欲攬權耳請一歸於吏部未幾秉又值計吏所黜罷如其爲都御史時科目人怏怏不敢自辯卑官冗吏累奏群擯呼號道塗成群數十旻爲上章請都察院覆考得留九十餘人旻又與恭時時外露秉短刑科給事中蕭彥莊險而附勢與大理寺卿王槩同郡有連槩亦幾秉去代其位謂彥莊李公有二子治郡縣無狀不自黜免乃糾他人彥莊遂私列其同官二人合疏劾秉職司考

察若布政孫遇之老憒丘陵之嗜貪僉事李齡之衰疾並以親暱不在黜列薦擧大臣獨張鵬一人鵬亦秉私至於監生入仕初無考退之例乃俾勤勞半生不沾寸祿保擧奏章原有辨印之比乃俾徑入選調冒濫實多任情去官以片言爲喜怒恣意選除未一考輒遷徙且暗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上曰秉故出廷擧何至是下三法司會議崔恭尹旻輒對人語曰言官劾李公皆是吾二人者曾言之奈公不聽何刑部尚書陸瑜等議秉任情衒直顚倒選法秉亦自伏黷冒之罪上以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致仕罷遇陵

齡等官復命彥莊指秉暗結御史故是何人以實對彥莊不輒具實上怒乃以劉璧吳遠馮徽對俱下錦衣獄贖杖還職調璧等知縣停彥莊俸一月而陵訴彥莊嘗奉使過其治所嗔無禮際深用心仇章五上求與理遂同下獄廷鞫坐彥莊奏事不實降爲驛丞陵得復官致仕遇福山人自有記陵蘭陽人知眞定淮安二府以治行旌爲人負氣豪邁長於治劇然頗見剛愎齡潮陽人嗜學好問在太學時爲祭酒李時勉所重兩提調北直江西學政待士明公皆君子也方秉被劾時人教秉辯秉曰辯涉固位但語諸公毋

傷國體令秉入獄而是時天下擧子方會試禮部投卷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奸邪誣之李公若罪我輩願不試以贖公及見上薄責秉乃罷秉行官屬餞送有垂泣者秉慷慨登車去時論高之秉去彭時內不自安稱病不出侍讀尹直請於商輅急以崔恭補秉缺以慰北人之心而恭遂爲尚書秉居鄉與河州王竑並人望所屬竑高自標峻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巷奕坐無忤竑聞之曰不恭哉李執中堂堂大臣與市井小人遊戲秉曰所謂大臣者豈長爲之立朝居鄉事固自異何至以官驕穉秉誠心直道險夷一節

屢遣諭退角巾野服如長放然國家有事朝名夕至
翰林侍講陳音等累章薦秉侃侃公忠忘身殉國竟
留中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彥𦉥之論丞
也道遇盜與其眷屬皆見戮人謂天道之弗僭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爲戶部郎中歷官廉介
篤于故舊嘗歸里過眉眉人飲之酒祥瀝行篋傷者
三主人訝問曰亡友之骨也客死而歸之子俊沉毅
端重開敏有略以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
外郎有兩貴家訟田子俊往聽之其一乃以地名同
其姓子俊曰審爾則張家灣盡張産邪張家灣者出

京師之路河灣也天順初知西安府西安故劇府兼
邊事旁午子俊酬酢治辦六年爲關中冠賜勅旌異
成化三年命三品以上堂上官各薦所知子俊以薦
擢右參政督三邊軍餉遂遷右布政使轉浙江左布
政使會西夏有警廷議子俊居陝久宜用之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軍馬子俊疏言陝有三邊
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唯延慶於內地爲近國初逐
虜黃河之外正統初歲始渡河來犯邊境建議者請
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創榆林

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袤千二百里屯軍
積糧扼虜入冦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瞭望
虜或內闖即舉煙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
知我東西諸邊據險難窺伺唯延慶一帶無險阻可
馳突屢來犯邊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處自是虜顧
居內我反屯外遂至遣將聚兵以爲虜備比時芻糧
銀鈔費且萬萬計今屯宿重兵猶未寧息臣愚謂莫
若於沿邊墩臺空缺處築爲邊牆高山陡崖準其形
勢或剷或累或掘爲塹濠度如城高每二三里許連
比爲敵臺崖砦不絕築短牆其中空橫一斜二若偃

月狀以避射偵敵詔如其言於是自清水營之紫城
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餘里凡爲墩堡
壕牆崖砦八百有奇其始築時怨謗紛如子俊執之
不移竟以成功又移定邊安邊二營于近地以就險
利新牧省轉輸榆林故無衛正統中列戍調軍至成
化初未具子俊請取逋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
孫以益之立武學開屯田教邊人樹藝種植法身時
巡省軍中百器咸具自足歲熟入數萬石瓜菓蔬菜
等於內地沿邊數千戶屹成巨鎮保障陝西與寧夏
甘肅並虜相顧嚮指去蓋是時馬文升以左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而羅山徐廷璋以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文升有名於時廷璋亦浚濠築營繕治亭障邊人謂關中三都御史云子俊又請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灰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要令虜不得入河套其法至今行之以功轉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陝西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毋治轉輸子俊鑿山開導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備餽餉秦免岷洮河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六千有奇以其所易置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虜鎮戎二千户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

首四百級捷聞賜勅獎勵名拜兵部尚書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汪直意請征建州女直夷下兵部議子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節制相機戰守可爾而汪直已先言上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鉞而王越亦幾與其役至是疑子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軍職節制文職者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

爲而子俊惡越開邊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復極論鉞啓釁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詰問兵部臣子俊奏曰臣獨爲之與他臣無與上亦罷貴州守臣言播州苗作賊請調兵會勦子俊謂變在四川請出貴州殆要功也因極論此時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狀乃已以母喪歸十九年服除名改户部尚書明年虜寇大同宣府等處命兼副都御史總督軍務糧儲子俊参酌古制造車八百餘輛餱糧得自賫器械得兼設有曰虎尾砲者置之車箱角柱之上隨向可移擊有曰將軍砲者置車箱中候虜衝突酌量擊之用鹿角小

榨補塞車空處以逸待勞制度精巧因疏言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觀大同宣府山川平曠門庭之冦車戰爲宜大率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五千人駕挽行則縱以爲車止則横以爲營虜賊對壘彼用弓矢百步技擊我用鎗砲且有威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掠我則出兵或遏其驕横或尾其惰歸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萬年守邊簡易之策也因上兵車營圖五說上可之虜引去上遣錦衣百户以特羊上尊往勞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變上言請止土木祈禱

以節財用重鹽法毋以羨餘賜權貴禁貴倖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命兼總大同宣府軍總兵而下一聽節制子俊以修築邊牆爲急乞以所舉於延綏者推而行之詔可然以工力責邊臣閱實付科道子俊受成而已不能如曩時精辦矣遂有言子俊修邊靡費者上敕子俊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科道官往勘而先是鎮守延綏太監韋敬者很愎自用與總兵岳嵩都御史呂雯屢爭敬會客坐雯於西坐嵩於下而自據上坐敬下人有邊剛黃讓者倭年貪婪商賈不敢入境雯嘗令人市布不

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因公下人敬忿然作色從此於雯積不相能子俊以聞上切責敬別調之寧夏而剛讓并謫戍敬因奏子俊懷姦抵搪所調副總兵璽總兵玉薦舉總兵嵩皆出私恩怨兵部言此子俊未任以前事非繇子俊上怒其遮飾命謙等併勘謙等還奏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官銀百五十萬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云公用糜財病民亦自難免下戶工二部會議覆上責子俊偏乖耗糜革太子太保令致仕未踰年仍名爲兵部尚書復太子太保憲宗崩力求去不許弘治初復三上疏上遣醫賜羊酒復視

事上言馭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以公義不以私恩以杜近戚希恩濫爵之漸因乞骸骨不許臨盡猶手削奏稿陳湖廣四川弭災禦盜之術再遣醫視疾弗瘳上聞計輟朝賜鏹命有司給棺斂具賻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肅敏子俊內重外斷勤於職事凡有文移皆手起稿或時對客猶沉吟不休與客譚時務反復曲折必欲實見諸行一生外官皆在西北邊而於關中歲久功多在延綏尤著雅以修邊牆備虜爲急忌者阻之竟不底績嘗語人曰人臣事君隨事盡力即近小亦當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

害宜身任愼勿養交市恩遠怨自全弟子寘舉進士授官子俊教之曰惟誠動物積久自能消僞又曰立身責剛然亦不可使人畏不敢近世以爲名言子寘以廕累錦衣衛同知忤劉瑾改南孫承勛承業皆舉進士承勛官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中進士官雲南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其賢起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縣民數千擊登門鼓訟冤釋之調知府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料虜巡撫都御史徐廷璋薦陞葭州知州調秦州以艱歸民庶哭留成化

初擢鞏昌知府紘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
御史巡撫宣府成化十九年秋虜大入大同總兵許
寧不能禦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勅紘
與大監簡顒共防守參將白全帥兵二千出駐柴溝
堡紘乃亦出二千人躬擐甲冑與玉合擊虜盡奔遁
復使都指揮成等按伏順聖川虜悉棄鞍仗走居數
日虜復入興寧紘復使都指揮澄等分兵三部身與
顒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追
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却之虜駐山北紘
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鬬至暮悉奔去當是時

虜入大同長驅順聖川大掠而北許寧既不能禦復
以捷聞紘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其捷眞欣然歸功
紘與玉以副都御史撫陝西泰府旗尉橫苦民捕論
不貸泰王怒入奏紘逮下詔獄命內臣尚亭籍紘家
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亭太息以聞上嗟嘆良久
曰紘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撫河
南會汪直以事至紘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紘更
密奏直多帶旗尉驛騷郡縣直還上問何省撫臣賢
者直知紘有奏首稱紘上出疏示直直頓首伏地口
口不置上遂遷紘戶部侍郎而直以此益見信於上

吏部尚書尹旻坐罪敗凡山東人仕于朝者無賢否
皆爲讐黨側目紘亦以旻鄉人被劾降爲廣西參議
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瀧中後山賊爲患有
年紘調漢達軍命按察使陶魯討平之復克田州海
南黎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縱貪不法紘列奏其狀
景逮獄褫爵追贓巨萬景挾戚畹從內降旨冀戚前
贓因撫誣紘他事命錦衣逮訊旗尉至紘治事自若
既處治兵食軍務從容就道戎容騶從略不貶損既
出嶺因首就繫謂旗尉曰紘非敢違朝旨自尊大也
兩廣總制軍民蠻夷瞻承仰奉遽就拘繫恐損國體

或輕邊心今則出嶺眞囚人矣既至臺諫交章論救
吏部尚書王恕亦極言之改戶部尚書十一年致仕
十四年以邊警起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固原等處
軍務推演古法造兵車火器且修豫旺石硤口雙峰
臺三城甃金佛硤海子口七堡以絕虜道其明年勅
總制三邊修邊關腹裏城堡關隘萬四千一百九處
所劃崖三千七百餘里拓固原外城奏移批驗所鹽
物其處商賈雲集物貨流通荒稀邊城遂爲壯鎮乃
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材彬彬焉正德初劉瑾
革總制名遷致仕家居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諡

襄毅紘歷官四十年位至孤卿居僅蔽風雨妻孥菜
羹麥飯身後子孫貧不能存楊一清踵紘官後行履
邊城嘆曰秦公文吏其所治邊雖古名將何以過之
初紘致仕時妻弟楊瑾依紘居紘卒瑾遂綱紀其家
家奴丁玉者怨瑾出紘總制時所遺鐵銃告瑾私用
軍器幷誣他不法事時劉瑾用事歸罪于紘復命籍
紘家刑科給事中張九叙御史徐敬等望風劾紘瑾
復詰責九叙敬言紘晩而前御史朱欽以嘗給紘官
夫亦逮問之有司承行者人罰米百石
郎曰李余泰三公飭邊修備可謂國之能臣李執中
直躬而行退處如長放君子也

謫輒指斥改易當事者外雖頗稱中實銜之尚書倔
文淵以選法不公爲聽論罷聽時將忤大學士陳
循都御史王文備文諷諸御史劾聽十三道御史溥
等奏聽自劾去何文淵之後數掾制吏部尚書王直
泰亂選法詔多官廷鞫以大臣專擅選法論罪當斬
弁劾直等阿勢聽囑而鞫大學士高穀獨持正議保持
之禮部尚書胡濙亦曰給事七品官擬以大臣囑託
公事也擬以選法二者律不合擬以私憾殺諫官
遂不與號歸託病不朝上遣中使往問對曰臣故無
疾也聞欲殺林聽不覺驚悸景帝始知聽被捕左遷
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起遷左僉都御史賑山東饑全
活甚衆遷右副都御史撫江淮鹽賊籍其魁而已
三年丁內艱明年起復固辭終制不允至署院事嘗
欽及錦衣官較私報仇怨凡欽一切逮繫人心
知寬度無免理聽力辯出之又一時幸功者妄取首
級京師人至不敢夜出門聽按論捕賊功必生獲其
人成化二年江淮旱饑人相食右僉都御史吳琛
視民瘼無狀聽代之九載秩滿陞右都御史七年出
巡撫大同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事又三年名
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按事遼東與汪

直鞫遼東守臣獄馬文升躧珍坐謫戍或責備其偏
徇然其持大體秉公論終不可得掩也明年乞致仕
不許十八年[illegible]贈少保謚莊敏居一年聞帝多在宮中划船射魚爲
戲請復午朝以絕佚豫其冬中書舍人何觀彈劾吏
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奸老猾不宜在位復
言北虜朝貢使宜安置之南方沿海地絕其來往忤
旨丁六科十三道看議都給事中毛玉屬奏草言觀
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明正觀罪林聰見而請更之
不可走語盛盛亟詣科索觀玉曰上趣急觀恐綴固
請乃出盛讀訖謂玉曰何舍人安置北虜之說誠然
疎也顧實係指斥王公至此且其辭連權奸坐益激
怒中貴人耳草當更玉曰上怒甚不可更也盛再請
玉因附盛耳曰何舍人滿考不遷憾吏部爲此此王
公意御史諸公業亦以此意屬草矣玉固不具耳盛
曰君雖不具與其等也何舍人雖忤旨主上尤令我
曹看議此甚盛德且夫王振馬順小人也劉球之死
天下尚爲口實況吾儕乎且吾儕方居言路寧不自
爲謀玉意稍解盛因取筆抹去其首尾參劾語衆稱
善退而草腹所具玉竟不更奏入下觀錦衣獄杖訊
謫九溪衛經歷而觀幸無害何觀晉江人其謫也轉知象山縣有惠政致仕
歸象山人數百送至縣界上觀善草書嫁女無以爲奩與書一簏隱跡古玄山中不關俗務鄉人高焉

英宗返駕有上匿名書請景帝爲河南之避者盛輒
封進居一年遷山西右參政督糧宣府都御史李秉
言盛知兵便有意謀上令協贊獨石諸城軍所築城
八置堡七百鳩繕塹置邊關賴之丁艱去天順二年
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時兩廣流
賊猺蠻在在猖獗盛與總兵歐信陳涇一擊斬廣西
賊之流劫廣界者而賊尚未戢復命都督顏彪討之
盛仍贊彪軍凡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百人疏請廣
東鹽商討鹽入粟爲邊餉公私利之廣西進士張某
歸省盛稍疎薄其人張還朝言彪圍大藤峽久無功

閣僉都御史吳禎在武宣縣殺降遂亦殺降附諸
及民之供給者盛爲彪草奏報捷丘濬遂言盛於朝
且語李賢葉公嘲公所作詩文不佳賢心識之他日
錦衣指揮呂貴湯胤績見賢稱盛學問文章之美曰
儻置內閣必不忝公賢憮然曰與中嘲我詩文乃爲
入閣地邪及朝命名還使韓雍代盛賢卑雍勑曰毋
君葉盛之殺降也盛既還改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
田之法墾土積糧歲有奇羨易戰馬千餘匹修築廢
缺屯堡以七百餘邊鎮隱然殷阜成化初年也三年
言臣竊見仁宗朝守宣府者永寧伯譚廣逮事太宗

皇帝功在漠北所統部曲時號譚家馬廣居宣府二
十餘歲兒童婦女皆知廣名臣誠盛歎以廣之功名
爵位竟身而止誠宜加贈謚錄及後人以爲邊臣之
勸
譚廣弁從人父淼圍從太祖開國有功置禦明州
卒廣十四補父籍纔被選入補驍騎衛再調府軍
爲伍長帶刀宿衛尋授燕山中護衛從征乃見不花
又征驢駒河黑松林丞顏山等處已從靖難有功成
祖即位陞大寧都指揮僉事已領神機營從征漠北
充驍騎將軍又從征九龍口馬前鋒以神箭萬人射
數萬賊於高崖乘勝揮左右夾擊大敗之陞中軍都
督僉事賜白金文綺鞍馬二十二年陞左都督充總
兵官佩鎮朔將軍印鎮守宣府正統六年以剿胡寇
功封永寧伯九年廣守宣府者二十年矣上念其老
名之還亡何卒年八十二訃聞輟朝建葬祭廣長身
玉立膂力絶人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亦未嘗妄殺
人愛人下士恒恐不及士卒勤勦幾卷不書在身所
鞍韐撰兵鮮明光耀進退有節人望見書曰此譚家
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日譚家馬王胡房相戒亦
日慎無犯譚家馬葉盛既爲請謚遂得謚襄毅臣因
而推舉耳目略記如廣類者若鎮守廣西都督山雲
浙江都督許亨寧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聲臣又因
而推舉文職大臣如廣類者則純誠朴忠如王直胡
濙高穀清德正學如儀智薛瑄陳璉吳溥楊翥吳訥
風節凝俊如錢習禮李時勉廉恭體國如師逵古朴
顧佐王質魯穆李棠楊信民軒輗王宇公勤才望如
金忠張本魏源張駿羅汝敬劉中敷鄺埜王佐王卺
侯璡徐琦王士嘉李嘉段民焦宏金問薩琦王恂張
鳳沈翼年富賈銓監學規模如胡儼陳敬宗他如魏

驥陳泰李敏馬謹亦有可稱又有沒于王事尤足矜
念如都御史等官鄧棨等者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永
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
長中書舍人奉命入寺寫經兩歸而既人日病矣
穀日病直穀耳若閣老言上不寫佛經不病乃大考
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講學士歷官二十餘年免吉
履上官裴錦上編人謂之語曰錦上添花高公之華
正統十年以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英宗
陷虜庭趙榮入虜迎駕穀脫金帶爲贐英宗將還議
迎禮穀議陞其禮衆方嫌疑適千戶龔遂投書與穀
同意穀曰誰謂儒臣不及武夫郎中遂以進順天
鄉試陳循王文二子落第循文奏此考官劉儼罪艱
穀保持之終太子太傅卒謚文義■儀智高密人永
樂中蘇教官陞高郵知州賓慶知府陞通政司右通
政兼布春坊中允陞湖廣布政司布政使生累被譏
湖廣都指揮龔忠入見成祖問湖湘開老儒忠以智
對即日被名既至以爲禮部左侍郎正旦日食上命
禮部尚書呂震議免賀禮震心謂宜賀智方言不可
上閣是智他日命吏部鶴授皇太孫者屬以智爲上

書京師城垣外圍甎石而內實土雨久輒壞夜及仆
郎王佑偕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榮奉命
督理純甓之正統中以王振用事致仕起用最嘘一爲
治卒無子　侯璡澤州人永樂癸卯山西鄉試第一
宣德丁未進士爲行人善辭令四川雲南廣西諸土
官爭地不決璡奉命往判按圖考志爲定界畫皆悅
服罷與禮部侍郎章敞封安南黎利陞門先驛能而入
璡日此徇寶也安足辱天朝之命使交人驚懼撒闕
迎入之遷兵部主事與會川伯趙安尚書柴車敗虜
陞郎中從尚書王驥討平思任發於麓川陞禮部右
侍郎出鎮雲南再討麓川餘寇以捷聞陞左侍郎復
以兵部左侍郎鎮雲南復與王驥渡金沙江征思機
發於孟養後往征貴州苗解普定圍自興隆而下抵
鎮遠皆平定陞兵部尚書進克安莊西堡長官二司
中璋薨卒　李嘉宛平縣人以奉祀禮生事成祖藩
邸用誠實見信成祖靖難有守城勞授鴻臚序班久
之擢通政司參議北京初建奉命董役精勤任事宣
德中爲行在禮部左侍郎卒嘉端謹罄撥居父母喪
哀毀動人終喪不御酒肉所歷寡合終不爲變　段
民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讀書翰林授刑部主事　進
郎中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以縱寇誅廷
議推民授山東布政司參政下車數載整飭紀綱撫
綏殘氓政理一新久之晉南京戶部侍郎改刑部侍
抑蔬滯聲譽大彰居三年卒　焦宏華人永樂中進
士爲御史守正不阿爲都御史顧佐所喜出按貴州
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宏察實聞坐者十人而
巳奉命往鳳陽察獄以平恕知名陞江西按察副使
人謂江西俗健訟宏日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
理諭之既至獄清事理陞江西布政司參用寬平治
而薦賢禮士有加進戶部右侍郎有重事則宏承命
往凡一視閩浙蘇松兵備一視閩中銀場一視陝河
屯田庚虜正統巳巳征叛賊思機發宏主餽餉上師還
辛　薩琦閩縣人宣德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
編修預修仁廟實錄陞禮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爲
人宿儒學有源委　王恂公安人宣德五年進士改
庶吉士授翰林簡討博學工文操行簡約正統中陞
修撰北虜犯順以恂有治才推陞大理寺丞巡撫貴
州恩威兼濟蠻夷畏服景泰中陞春坊右庶子再陞
祭酒卒于官　張鳳真定安平人宣德中進士授刑
部江西司主事時江西豪民爲逆者千餘人繫獄未

决一訊皆得其情養生者百餘人能譽大振正統中
遂辟主事進本部右侍郎天順中歷南戶部尚書致
仕　鳳正直平易遇事敢爲時人號爲振張　沈翼山
陽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正統十四年虜寇
擁通州通有積粟勅翼焚之翼僞焚腐草烟蔽天
虜遁去上嘉其才陞戶部右侍郎天順元年以南戶
部侍郎致仕　陳泰光澤人儀度修整言詞有章淹
貫經史善詩歌永樂癸卯發解鄉闈以乙榜除安慶
府學訓導以薦爲御史巡按貴州山西山東諸藩克
振風紀大軍征麓川廣取土兵二萬爲鄉導將士或
失利輒殺土兵爲功泰奏罷之在山西會南北歲旱
游說求直言泰言洪範庶徵皆繇人事乞罷大臣之
不職者自是都御史陳智侍郎李庸祭酒貝泰等皆
罷又奏發山西藩憲及州縣貪殘官寘之法在山東
陳疏褒繚大要以選賢去奸爲治本上嘉納之擢四
川按察使都御史寇深忌其才名陰諷參議某誣奏
泰械下刑部獄得白復官正統已巳命協同
將臣守備紫荊關景泰初陞大理少卿守備白羊口
轉右僉都御史鎮守易州節制紫荊倒馬等關虜知
有備遁去陞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臨清等處河道
復巡撫蘇松常鎮及嘉湖諸大郡天順初左遷廣東
按察副使久之復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人
日此吾舊按察使則皆喜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
等處成化初以老乞歸縉紳士夫餞都亭車蓋塞
道泰奉命保障重地積有勞勸立朝論事攙攙如對
鑿出珠指摘權姦無所顧忌以此被讒斥而志不少
間　其卒也彭時哭之日有如此人天下亦少何論
中　李敏保定新安人永樂中舉人宣德中爲鳳陽
府同知正統中陞汝寧知府應天府尹並有善政景
泰二年陞戶部右侍郎兼巡撫應天爲蘇松人復塘
浚水水不爲災長洲人顧昌嘗爲折安教諭致奏爲
諸生時嘗家昌教今老且貧乞如分俸養親例月分
南京俸米二石給之詔可
戶部尚書終官餘別見

洪惟我朝有道之長百年
于茲仁賢輩出中外大小皆有其人臣寡陋不能悉
知亦未暇悉言乞特命儒臣紬閱記載大集在廷博
求公議論其行能勞烈尤昭著者並加恩典昔漢一

之報功也蕭何羊祜則及其妻唐太宗之報功也屈突通張源則及其子陛下誠採臣議將漢晉若宋不得專美而百官有位感動多巳上善之於是譚廣得贈侯賜謚其他諸臣皆令其子孫敘官績行履以聞而顧佐軒輗馬謹王士嘉耿九疇沈翼之後皆得收錄頃之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蓋是時李賢没矣六年畿內大饑命廵視眞保二定既還復命賑京師饑民虜寇延慶命往議戰守方略既歸轉左盛雅志勲業操履清儉慕鄉先哲范仲淹之爲人前堂内寢悉置范像朝退政暇拱手默對兩佐部事多所資贊政

體大者卽非所部亦藉其商决久之卒官下賜謚曰文莊始盛爲賢所抑世人皆以譏賢而盛在兩廣時廵按御史吳禎小有才悅而薦之禎驟得爲僉都御史既以殺降謗而所繇名還實禎傾之盛繇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議盛晚節乏進賢之譽

朱英字時傑郴陽人五歲而孤能自感奮通易書詩三經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兵部尚書鄺埜深器之曰吾鄉老臣凋謝殆盡致遠任重吾望子矣十四年浙閩寇起處州賊葉宗劉反其黨周明松等四出標掠朝廷遣英與中官守要地毋令得合閩寇時剿寇大軍尚駐金華英至徑趨處榜諭脇從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諜者報賊首領衆三萬欲來劫取中官大懼英立誅明松等於市皆驚遁賊平還京與給事中林聰劾景帝外戚家都督全及中官增廣二入景帝易儲下廷議英獨與聰言其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毋動帝名江淵三赴便殿英前語淵曰上皇南宮賴有皇太子人心屬望巳久無故易之滋惑益甚公當國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酉事巳定英聰相向泣退俄執政有私怨於御史嗾人訐奏御史有詔風憲官被

告訐者皆外補英極論其非執政不悅尋遷廣東布政叅議過家省母母閱英歸橐惟賜金十兩母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寇亂之後撫凋瘵招流亡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爲限一役九休民甚稱便峒蠻爲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英持不可罪首惡而巳英宗復辟林聰巳爲都御史英以事入京聽語之曰君沮易儲雖當時無疏盍亦言上吾能證君英耻矜自陳既歸廵撫兩廣都御史葉盛屬英督察勦賊參將范信會勦大藤峡至蕪横剛誣民爲賊黨欲殲之英馳

趙信壘凡所俘獲番實縱去信忿功不成月餘未退會颰使至英亟請令信班師其他誣首脇從之人諍救全活不下萬數遷本司右參政丁内艱居廬蔬食服闋改陝西參政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居二年遷陝西左布政英在陝與閩悉用其均徭法兩省便之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尋命總督兩廣兩廣自韓雍大征之後民猺窮寇英至以守易攻揭榜撫諭許爲編户約飭將士無得侗張於是荔浦馬平蒼梧陽朔諸縣冞阻猺獞引類詣降事聞賜勅褒諭陞左都御史從一品俸初韓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

顧爲人恢濶贈遺償客軍前取資無筭其自奉嚴擬王公竟坐驕侈生謗代者吳琛歙然謙抑有所饋遺纔及金帛輒辭不受至英益爲清節妻子不從官舍一老蒼頭隨侍而已有時璽書旌幣英受藏璽書貯幣於庫自言吾出㳂官衙得爲民省惜一錢還入吾室神爽頓清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也然其颷舉厓發使盜賊不敢跡跡輒至勦絕不能如雍強勁其持重而入於姑息將領敢殺降譾英矣英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萬餘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英公先後督府積羨撫民功

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英在兩廣與鎮守兩廣太監總兵官三人列坐故事太監居中總督居左總兵居右而總兵陳政自以爲伯爵當居左英曰我總督也與巡撫不同爭論不決鎮守太監恒以聞朝命削英總督第令以巡撫行事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兩廣夷民雜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頡頏不一以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英自兩廣兵革之後招撫猺獞逋逃復業之人爲户四萬三千六百丁口子五萬科復田糧萬五千有奇建立永安州治邊徼請安臣方欲以英等

及部下勤勞官屬請旨賞賚今與陳政爭坐忽令解去恐諸夷輕視反側復生兵備一隳難以再舉上乃命陞英爲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如故召入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奏罷一御史之不法者是御史萬安姻家也英子諫大人無太認眞乎英曰昔伊尹畎畝自任天下況我在官今世不任又教人勿任吾政惡之六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星變求言首陳八事時曹分條集英所陳事或見沮削英聞身往詣公所力求必行亡何病疽侍郎何喬新賑饑晉陽適遣使奏事英寄喬新手書民饑盜起公當爲念時已潰甚筆半

不就君子謂英憂國之心斃而後巳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英端方儉約以事上清淨簡易以臨下不爲矯亢尤異之跡而忠功在士大夫開子守乎官刑部郎中守顧守謙守蒙皆鄉貢士英有弟海仕至僉事海子守恕監察御史獨立敢言並有清節

郎曰葉盛朱英並遵詩書之軌而善我國之務純誠正直好賢而援古斐然有其文質矣吳郡歸有光曰廣東布政使王用兼參議盛思禹並葉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葉公往往皆流涕

韓雍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世農夫也父貴永樂初以富民徙京師占籍宛平雍年二十連登進士授御史果敢擊斷氣直陵諸御史上故事御史之六部黜斎入揖部尚書具茶退雍黜齋吏部唱名堂上曰史部尚書至直直趨前唯以此重之英宗正統中巡按江西擒治墨吏五十七人溺職者聞之多解綬去福建盜鄧茂七反福建御史以朝旨檄江浙兩省會征尋福建御史謂賊且撫可解退雍謂賊且撫先言耳非有所畏賓安知不改背㫒若提兵往撫乃退胡後也旣至賊果變竟定之浙江御史初得福建御史牒止不來及聞雍平賊反奏福建御史福建御史坐死人以是知雍略也尋廬陵諸縣盜起與巡撫侍郎楊寧討平之民吏奏留一歲還廣東按察副使爲陳循所知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思威大著景泰末論劾寧王爲寧王所反劾逮繫竟白雍巡撫江西年未三十也而諸所更定施行後都御史皆按爲格居一年起大理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明年丁母憂歸奪情居一年赴京還職尋使巡撫大同部署將校訓練士伍時時出巳意防守經畫戎政大脩七年名還議事上壯其貌陞兵部侍郎憲宗卽位典璽局丞官王綸下獄雍坐與綸交通降浙江左參致廣西蠻賊據大藤峽爲歲巳久顧時時出劫諸縣而巳天順末夜人梧州城執副使璹殺訓導璩致仕布政欽史流劫廣東界越至江西亦復轉人湖廣廣東巡按御史王朝遠謂選擇謀勇將帥及威望大臣討之廷議以中軍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將軍總漢達軍以行而以雍總督兩廣軍務從之卽改雍左僉都御史使會輔勇於南京議出兵所向得便宜行事是爲成化元年雍至南京與輔 男會悉全軍趨廣西入全州五道發偏師平湖廣陽峒諸賊抵桂

林與輔勇計曰倚仁荔浦藤峽羽翼也當先剪之調
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
力山生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乘勝入
峽分十五萬二千人爲左右二軍以隸十三將軍分
道擊之砍關奪壁空其石門道袍等十餘寨縱火烈
山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獸挺攖險雍麾死
士斧山開徑大火其營柵生擒大狗等七百八十餘
人斬首三千三百餘級斷其大藤改名斷藤峽是爲
二年七月其冬僞降廟人侯鄭昂王牛兒復叛夜攻
潯江不利進入潯南劫北流春縣雍復使都指揮僉

事鑑署都指揮僉事聰等分捕之俘鄭昂牛兒斬之
幷斬其黨四千九百有奇復遣將四出廣以東雷廉
高肇諸冦次第削平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因請
改割上隆州隸潯州復故土知州岑鐸官以長其酋
請移置勒馬獻俘碧灘三巡簡司遊徼峽上下請置
藤縣五屯千户所使廟人慶故僞力應軍者爲之假
候請陞新會知縣陶魯爲憲職使專守梧潯幷肇慶
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諸縣皆從之輔勇名還尋陞
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初雍窮追時有賊數
十人詐爲民迎雍車曰不幸匿脫有年矣大軍壓境

吾父母也民喜得生輒迎車下雍曰賊也民哉捋之
人藏短刀盡殺焉肆其途积他日與同僚論兵軍候
提俘人雍手斬數人捕其肝膽立嚐其心腦軍中特
時飲酒鑽骰子四面皆紅大呼滿采以鼓軍士之氣
久之上言三廣地大山深一臣難控制請加設兩巡
撫上命副都御史陳濂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撫廣
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兩巡撫尋亦罷設獨起雍
服中爲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如故雍洞達凱爽應
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如飛提桴鼓立軍
門士大夫莫不用命出入矢亦意氣自若武功伯有

貞者雍同邑人其從金齒赦歸夜觀乾象將星在與
意巳當之時時運鐵鞭自壯及聞雍功烈投鞭太息
曰孺子能將吾巳矣既承制開府梧州副總兵而下
悉聽鈐轄其羈押無所貸假有裨將犯法賂中人居
間雍因午節射柳斬其頭等之鎮守中官沁忌雍彈
壓族人上書誣雍郎訊無所坐遂自免歸亡何卒謚
襄毅（劉鳳續吳錄韓雍節制廣外其功固多然殺戮太過歸時臥病夢魅忧惚不獲令終或云其妻巴之赴[illegible]水卒）嘉靖八年言官追論雍功請錄其後許量授
在京文職兵部言韓雍故與趙輔同功一體運謀設
策實爲[illegible]之知[illegible]獲軍功皆雍指授其勞勛

賞與先尚書王翱埒今輔子孫世承伯爵督翔之後
皆襲錦衣雍子縣曾無延賞請比翔例不報
王越字世昌濬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大
略文藻敏發景帝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颺其策莫
知所之而墜於朝鮮之庭朝鮮國王方朝得以獻景
帝識其名縣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見越
進止奏對目屬之越精建臺事爲都御史冦深所愛
留兼綰諸道章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有虜警當
置巡撫吏部有所薦上歎曰安得如韓雍其人者乃
請名越越衣短袂衣見便殿上熟視良久曰是故快

御史也可弁而將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復與都指揮
陳鉞擊虜雙山堡進右都御史居頃之爲成化元年
請告去家三年名協理院事六年虜入河套數擾廷
綏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與遊擊將軍范瑾襲破虜
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二十進左副都御史
越復令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堡自與太監恭太監
恒統軍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別分東西二路夾之
繼與西路左都督劉玉東路右都督劉聚擊敗虜於
墩索尖蓋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
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將而與虜戰探

虜所聚或其零騎伺怠邀殺之用是數成功再設伏
邀破虜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癸巳進左都
御史賜蟒衣一襲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
軍與越相繼逐虜虜據河套數出爲冦越諜知滿都
魯孛羅忽加思蘭三酋者渡河分冦西路而其妻子
營於紅鹽池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出榆林晝
夜馳三百餘里分兵千餘爲十伏相敢身與寧等分
薄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稚駝馬牛羊
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還道遇滿都魯等歸邀敗
之斬首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二

萬甲仗千六百餘虜既敗歸見其廬帳妻子畜產爭
盡皆慟哭遠徙成化九年也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
深入殺掠邊將擁兵莫誰何儌所遺老弱及殺平民
上功朝廷三遣大將劾故習而已聚兵八萬糜資儲
無筭出師搜套頻歲而不敢行是舉也名越爲奇功
捷聞再賜璽書褒諭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
總督三邊復徙居固原自以紅鹽池功大賞輕不無
怏怏尋移疾乞還京命與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
十二營同太監汪直選軍越請移所加官祿以賞所
與紅鹽池共功將士詔進越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

太子太保當此之時越自納於直圖與誅建州夷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直重末及也直既與保定侯朱永徼功殺虜永得封保國公越心豔之矣居亡何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爲平虜將軍往討乃以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誅建州時永與征行不先露使陳鉞擅功因爲直謀給永令將大兵繇他道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虜巳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諜虜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四百三十

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亾還戰馬萬七千匹死者五千亡功自如而越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仍兼都御史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御史許進等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都察院事越亦不肯就西班居亡何復命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黑石崖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是役也首級少當下賞上用直故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眎一子官

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而越就西班望侯矣汪直在事久爲其儕類所忌惡上亦漸疏之大學士萬安劉吉等稍稍側目越遂復令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巳退請班師不許遂延延綏而虜入冦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宬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薄矣尋改越征西將軍鎮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請移越

帥延綏以離之而令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令給事論糺直八罪因幷糺越上使錦衣指揮蕭勅往諭越驚欲死既僅削官爵追誥券徙安陸州奪其諸子之以功蔭報捷得官者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訟下廷臣議議者不能定並錄其功過聞得從左都御史致仕越姿表奇邁議論英生久歷西北陲其於虜情邊形將帥士勢歷歷在心遇敵意安閒計定發其自奉若諸侯王而御軍卹下財往來如流水禮卑豪傑不知所從徙將武較皆願爲死長於吏事

判案奏章口占授記了無遺假至射藝象緯堪輿之
說罔不貫通既自喜負破岸剗崖機變出沒以故不
復循脩素範嘗車騎過泰王王宴之奏妓酒闌離席
言曰下官不使久執干戈圉於西鎮大王吠犬也府
中之妓美寧有以酬臣否王許之盡乞以歸一日大
雪方坐地罏使四妓彈琵琶捧金屈卮侍門白調虜
千戶至越入之千戶前白虜狀殊哲越喜嫒卮酒賜
之又談則又哲命妓佐琵琶而酒千戶郎歸千戶卮
又談則又哲大喜指妓曰是中有甚姝者否君郎取
之越在安陸若赦還濬皆池田射獵帳飲聲樂如故

居久之太監李廣貴用事越家近京因復得通廣九
年居濂從左都御史爲吏部尚書會推四大臣自代
上不簡中旨召起越都給事中御史源等言越故憸
邪小人也傳奉得官不足風示百僚上亦罷而是時
虜數寇西北邊其明年寇肅州巡撫甘肅都御史吳
珉不能軍兵部議置總制重臣控制之濂前後七擬
上置不簡最後擬越遂用之進太子太保總制甘凉
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勅曰賀蘭山後虜巢也虜久
居知形便每入從其處卿爲朕追勦之時越已七十
餘至則召諸將曰賀蘭山路險峻高如登天深如探

淵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參半進入至其曠遠
分爲奇正得其有善水草可居止處疾驅長擣可得
也於是使延綏副總兵朱瑾領二千出南路總兵官
李俊領二千出中路副總兵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
領二千出北路晝伏夜行穿山出野黎明越下令皆
東北行虜陡見兵提馬不得慌惚戰潰大獵其帳房
車輛深入窮追虜悉衆來士齊下馬用鎗銃打拒煙
塵漲天會大風復上馬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追
至白髮寺諸將皆大集益斬首虜號哭放火西去凡
得虜首四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牛羊器仗千數

捷聞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安善功爲
多各陞官一級是役也部曲以夜風眯亂皆不欲行
一卒曰天贊我也我去虜不覺也歸遇還虜壓而衝
之皆是風也越下拜卒既成功奏授爲千戶李廣敗
自殺諸言官劾廷臣餽廣者皆首言越然上竟不問
亡何卒甘州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始越威寧之
役虜大忿恨得中國人輒殺之以相報爲邊害者數
年諸咎越開邊越死帥卒傭懦其月功費財滋甚天
下乃以追才越
郎曰予嘗至粵西粵西人至今不敢名韓公名乃亦

嘗坐通中官貶王越北於汪直奸邪矣弘治之朝其
功乃見夫才略之士烏可繩邪

孔鏞　陶成　毛吉　葉禎

孔鏞字韶文孔子五十八代孫也高祖克信元季游
學江南僑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雙流縣選秀僑
親爲講授雙流人始有籍於朝鏞幼孤好學弱冠爲
長洲諸生提學御史孫鼎立籍籍士行置鏞首登景
泰五年進士選知都昌分名戶九等以均賦彭蠡江
有巨木歲久絡荇藻若鱗介每風雨波濤相擊木蜿
蜒若怪物舟觸輒壞行者祀酒肉乃敢過會歲大旱

鏞往視之木也火之葬以弟尚寧府郡主改廣連山
連山西連貽賀猺獞出沒縣廢俸給絕鏞至求民所
在招之不來詣之皆驚走既炊飯民舍輒留償錢米
乃皆大悅相率還鏞一一賑恤之踰年巡撫都御史
葉盛大征廣西賊鏞隨征所至招來諸將有殺人取
馘者力爭之時廣東州郡界廣者賊無所不殘破高
州尤甚盛薦鏞可知高州遂以爲試知府高州城外
四山皆壘民外死賊而內死疫鏞至名父老問計皆
曰城中多賊賊屬來投城者心不可保切宜閉門鏞
曰高州故無賊賊皆自廣西來民千百里攜家投城
求生也往時閉不納卒爲賊所殖臨在城中者又或
疑之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陷在此耳乃開
門納民城內染疫者曲加撫摩死塚瘞之流亡聞風
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爲別城居之時賊屯高化境凡
十餘處皆劇賊也而鄧公長馮曉者尤黠驁公長據
茂名之茅洞曉久屯化州界鏞一日潛呼四卒黎明
匹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鏞曰我新
太守也至爾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箐間望見峴矣
四卒者皆疲卒也亡去其二人賊徒來控鏞馬鏞問
裸縛樹間者何人秀才也既至公長不知所以倉皇

與其黨環甲出迓鏞下馬立公長盧曰我爾父母也
取坐來皆來謁坐定賊盡羅拜鏞曰知爾曹故良民
迫凍餒耳前官動欲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父母汝
我子孫也汝信我可送我歸府穀帛汝不信殺我公
長意猶豫其黨感悟皆泣下恨鏞來晚鏞曰餒矣食
我公長跽上酒麥飯鏞醉飽之既曰入暮矣寢我明
日曰我尚倦行更寢此處又明日曰我歸矣從取穀
帛乎賊復控鏞馬送出數十騎隨之鏞顧樹上裸秀
才曰良士也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十賊隨
太守驚曰太守畏而降賊導之來矣鏞至呼開門語

賊皆止我自入既入耶殺帛縋與之賊歸告公長皆
自焚巢柵來詣得數千人而曉獨不服招鏞豎兵夜
進逼蒙浩率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軍應之
曉遁執其妻子歸鏞存撫之甚厚曉亦以其黨五百
人降事聞賜寶鏹文綺陞按察司副使賜璽書旌異
從此他劇賊皆受招撫鏞處之內地分田與耕賊更
爲我備他賊有林雄者與蒙浩並以謀勇爲鏞部下
而雄尤健捷雄死賊中鏞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
感泣於是高州人立生祠祀鏞鏞奔母喪軍民有泣
送千里外者服除改廣西猺獞聞鏞名相率遠遁陞

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督朱英屬鏞勦之賊顧
愕曰此高州孔副使耶既至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
祿賜文綺寶鏹尋陞布政使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貴州時都勻清平黑苗跳梁先是當事者率兵數萬
無之奈何鏞至首詢亂因使僉事周孟中往來撫諭
苗納款刑牲誓不復變而清平部苗有曰阿溪阿剌
者剌勇而溪善爲兵兩人橫行夷落中官司探捕苗
必名溪問計溪則要我賄期勦之溪於近苗之弱者
歲分以畜産倍課其入其遠而悍者則誣爲賊殺之
以應我溪於鎮守內臣監軍總帥歲一賂遂益肆時

時訌官與苗鏞廉得狀而詢監軍總帥皆爲溪解知
不可與共圖乃行視清平訪擇所部得指揮王通叟
假之叩以時事通歷歷舉對顧獨不及溪鏞曰吾聞
此中事阿溪爲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叩不應鏞
曰吾所以假若爲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通曰
小人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損威
小人亦且赤族矣鏞笑曰何至是通始陳列根枝鏞
曰溪所仗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
公先劫此兩人者可舉耳翌日將較廷叅鏞曰吾欲
若等徵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曾指曰庶幾可將較

出鏞留曾曰汝何故通賊曾大驚辯鏞曰阿溪歲賂
上官汝何導之不服斬矣曾叩頭謝鏞曰吾欲取溪
計安出曾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願與同
往鏞曰自擧之曾曰無如總旗陳瑞鏞曰與偕來少
選入鏞訊亦若曾瑞屢顧曾曾曰明府已知矣第當
相盡力苗俗喜鬭牛瑞覓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守
之伏壯士叢薄間入寨見溪溪曰公何久不來瑞曰
新都堂至鎮故久不見公耳溪曰都堂何似曰無能
爲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
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遽費爲姑酌我因

纔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穹然象也未審何如公家牛溪曰有是哉我買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人恐不人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牽我家牛往鬬佳惡可决也溪曰然雖卜於坐上不吉復言疇昔之夜夢網罵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屬公矣遂牽牛聯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方鬬忽報徼至瑞曰公知乎王指揮也溪笑曰何緣得此俟其至我嘲之瑞曰王行徼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與刺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徼新恐怪公示不利溪刺去刀見旹曰而素謹事我今我徼不身供張

掃除敢易視者麾壯士出擒之溪刺以狎不虞會途縛溪刺以獻然猶手格傷數人鏞得溪刺磔之境上諸蠻皆震懾鏞重厚少文歷仕邊圉三十餘年功在南徼謙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事者具在其所報牘弘治初乞致仕不允名爲工部右侍郎道卒計聞遣官諭祭有司治葬事當鏞守高州時有信宜知縣李時敏亦如鏞之所爲一撫賊首侯保定再襲破賊首廖公反鄰辛酉以功陞化州知州廣東人以時敏與鏞並稱時敏平樂人

陶成字孔思鬱林人陶魯字自強成子也成起家舉人授交阯屬縣典史爲黃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九載考績民詣闕乞留陞本司副使爲人嚴恕明直遇難事輒先人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守邊三司皆懼罪自縊朝命推成整練邊務成量海寇來風時月預布丁令板海滸中賊艤舟躍岸盡被刺仆伏兵四合殲而焚之事聞賞綺段寶鈔十三年處州賊葉宗劉陳鑑胡等爲變將逼金華之蘭谿蘭谿者浙門戶同官推成往成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二千餘人宗劉等還遁入處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

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久屯無功復共推成成抵諭之留壘中七日皆感悔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竄不受招成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來降者三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獗來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縕束薪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衆外攻柵成與都指揮崔源驅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决賊從中燒柵爲内應力戰不支遂遇害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遣官諭祭誥贈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官魯新會縣丞年二十一當門子而已而智計敏捷行事精采可畏受新會

令王重見而奇之問曰學乎曰學矣不幸先子死魯
當門又爲吏學殖落巳因泣下重曰爲子師可乎曰
幸甚遂拜重爲弟子重曰與君約毎晨後堂授經出
治丞於君何如寗無煩乎魯大喜又下拜曰幸甚魯
從重講習日進重喜曰僕始奇君貌巳奇君才今緻
學如是異日當爲國名臣僕雖叨甲科萬不及也丞
捕賊爲職日受事立大府側數瞯睡大府輒笞責之
其後被笞曰敬白大府無事可做安得不睡大府曰
今廣東苦廣右諸苗無寗歲丞能爲我治之乎曰須
付丞五百人大府卽付丞五百人魯遲三日不發大

府問故曰必選其人於是與五百人者隨軍征戰魯
既得五百人者可用又悉得五百人心捕虜輒得九
載當去民相率保留會重死卽擢爲知縣代重魯上
官則進新會之父兄語之曰四境皆賊氣呑吾城夫
非戰不可保城非致死不可戰非爾父兄率子弟不
可致死非教不可妄致子弟死乃擇子弟之才勇者
日訓練之號爲敢勇軍環郭爲輔城濬之施蒺藜渠
荅燎析晨夜桴鼓如雷城西北當賊衝寨而立之長
當險爲長堵有邏有堠首尾應捄縣著後爲池作亭
其中不設徒杠用舟渡人毎靜夜名敢勇中有謀畧

者三數人立池頭渡一人與謀出之復渡一人凡渡
三數人盡三數人謀用其所長亦或用巳謀出三數
人外敢勇軍既技擊習熟見賊若尋常又其謀計出
賊所不料魯毎出戰皆慟哭誓士士感激爭奮無有
敗衂隣近縣益恃無恐朝命陞廣州同知仍掌其縣
事魯前後陞廣東按察僉事若副使若湖廣按察使
若湖廣左右布政使然皆奉璽書兼廣東按察副使
兼治廣西兵廣人稱魯爲三廣公魯自其爲丞至布
政使平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
平縣平新寗白水賊置新寗縣又平潯梧藤浦府江

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二萬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撫
散向化十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
弘治中猺賊肆魯掘掠魯廬墓殺其族黨詔徙廣州
避之賜誥命旌勸魯爲人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
輓饟運器械皆先以數月調發多寡無常或張疑日
戍守賊不能測其東西向與其兵數魯檄裨將進兵
置檄面曰某封某日某時發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
當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饑懈之時或
輕舟遊覽或公讌夜飲俄起如廁潛身出城兵士如
旅賈分道赴期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人而

不見其出也馭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厚之郵而嚴其令風聲所激雖非素部亦樂為死至其擣巢玉石必分亦非徒求多功級而已毎平賊置縣輒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為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厓門時時造陳獻章講益縣其為丞時嗜學尊師故其所見者大所務者先獻章論魯治兵如文士為文奇無所蹈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魯在粵久粵人不覺魯功魯沒賊復熾有司議征議兵啞然無可否司府上撫按撫按議奏奏得報其謀已久洩兵出賊遁矣則戮良民為功兵退未離賊巢賊已虜民妻女奪其居魯功乃益見成藺及鬱林皆有祠祀嘉靖初新會舉人何相等頌魯于朝亦賜祠祀魯於新會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剛直嫉惡以景泰中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而廣東司當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伺察百官陰事以聞或誣或實無所得置辯以是公卿大臣厚遇諸錦衣有所請託不敢輒裁抑之卒有犯者無所敢問而吉輒按法處治錦衣卒目吉俚語曰毛葛剌時掌錦衣者門達恣橫長安中百官遇途避恐後吉遇達於途一手持韁一手抗鞭而拱達顧曰此毛葛剌耶其卒曰是也他日吉疾失朝下錦衣鞫問卒羣走報達曰毛葛剌失朝矣下錦衣達曰選巨杖吉至達揀卒之健而忍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而臀骨見羣卒曰快乎哉葛剌自此畏已吉亦私念若曹不以事至吾司則已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其持法繩錦衣卒更過於往時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斷吞併如曩程鄉縣民曾玉楊四謝瑩楊輝羣行作賊玉四據石坑峒瑩據龍歸峒輝據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

杭江西安遠等處賊流劫江廣者累歲率入縣治殺人民吉調士著募拳勇禦之破石坑斬玉擒四破龍歸斬瑩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其千四百餘而七百餘人者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傾於民成化初雷廉高三府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閒烟火蕭條吏民告守令賊守令若罔知更箠楚之有自賊中還者輒誣之通賊吉分巡海北慨然以平削為意移文都指揮出擊賊都指揮畏縮不敢出海康知縣王騏者在官用忠義勵士遇賊輒奮擊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吉即與

領衆抵賊所戰敗之（王麒大理人）廣東總兵歐信疏吉捷狀以聞特旨陞吉副使賜勅獎諭并陞麒爲本府通判歲乙酉春賊出惠之河源轉掠翁源吉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埧之新會縣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官軍民壯至大磴與賊遇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分諸將爲三道約蓐食進擊屬夜晦失期賊覺悉伏營後山軍士突入望見營空皆入取其輜重競擁出賊從後追之閻華馬蹶見殺陶魯不敢前吉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吏廖振等

曰軍勢不支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吉曰衆多被殺我可獨存亟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趨吉鎗之吉且罵且敵手斬一人斷其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雨山谷震動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吉屍顏色不變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未被通判命已死于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吉之出軍也其犒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巳用其三吉死文念吉貧辭歸其十之三於吉僕吉附僕歸請按察使至而語之曰吉死矣而尚有知吉使支主犒吏舉餘金私諸吉僕請公勾查之無令吉有貪

養之跡以爲地下羞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父於朝爲之請諡賜諡曰忠襄

葉禎字夢吉高要人今爲高明人宣德乙卯鄉舉歷潯州鳳陽慶遠同知以禦賊死贈廣西布政使司右叅議禎生長高要接廣右地習見峒猺時時竊發爲鄉人苦素扼腕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衝熟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氣及來慶遠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吏往往怯懦不發而牧民文吏輒諉責軍將嘆曰慶遠之民盡矣每與僚吏言激烈泣下既條郡中便宜事建

白於督撫都御史葉盛與郡中三老有善謀者謀之增括丁壯什伍其人立長目分領之民爭赴集無匿以後禎躬鞍馬服弓矢日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緯厲峒酋韋父强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時或跳梁城下莫誰何禎以計生禽之取還所虜子女產畜自是賊稍戢其徒黨狃常勝益憤耻互排結必甘心禎未幾來大圍旗山民告〻守將若罔聞禎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見禎軍整不戰自潰奪還子女千餘人既旋兵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禎迓掎與戰殺傷相當于公榮死之禎曰必再來嚴爲備

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兵持土物牛酒來犒師禎謝却之諭之曰若等能爲我出力勦寇即以此犒若居二日賊合衆攻雞刺等寨報至禎請哨守都指揮黃越出擊之越方與知府黃振飲酒曰㟊猺圍村寨常事耳君胡用躁心激變之罪君獨當之某則不與知禎錆諭再四繼之以泣越振並不肯禎怒拂衣上馬去號召民壯東蘭那地二州土兵會西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大欲發以忠義遣分兵東西行至中途㯓青鋪前賊遽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禎麾衆與戰連數合無救援賊益至賊物色禎所在攢矢向之禎身被數鎗猶手刃一賊與從子官慶民壯瑧用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是爲天順三年春二月是役也忌禎功者潛遣人泄機於賊故禎至於敗嶺南故無雪禎死之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遣所虜人畜去民人聞禎死老穉號呼求禎遺骸山谷中又一日物得禎首他處相與裹滌數日始斂寓櫬城下手香爇爲文祭哭之忌者雖快禎死中㦬懷懼果以激變誣禎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愬于都御史葉盛盛以聞于朝爲天順六年去禎者三年制曰蘇緘擊智高于邕管偕孫子

以捐軀馬曁𤋮海牙於靜江傾將士而絕命禎之節義奚讓古人可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議郎曰孔鏞陶成毛吉葉禎並有功嶺南毋論事濟不濟毛吉至死心事皦如禎一門子姪遇害制書比之蘇緘馬曁信夫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成化臣三

羅倫 章懋

羅倫字彝正吉永豐人其先羅開禮者仕宋宋亡提
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爲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
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醎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
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
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覘試趣納策
倫曰正及公等旣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修撰居

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
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
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
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下才未
學項對大廷猥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
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戈饑饉之禍方欲
提領疏目爲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
之遇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又意廟堂大臣百僚庶
采必有憂臣所深憂言臣所欲言行臣所欲行者臣
恐以疎遠躐進之人蹈冒越職是以心雖懷憂口未

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
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
綱常以植風化以竦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卒緘默
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偷合苟容之徒固非陛下
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
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
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眞可爲天地立民極萬世
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
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人非此禽獸矣中華

非此夷狄矣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
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
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
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
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
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
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
夫爲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者當
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
[illegible]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

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冦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狥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史筆書之士大夫誦之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

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起復之數則宋仁宗時契丹未嘗不驚驁也宋孝宗時金虜未嘗不盛強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實可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不言言不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不行行不力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惟盂所方圓君好諫則臣直君好諛則臣佞臣直則

忤旨多忤旨多則君惡君惡則祿絕而身危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君愛君愛則寵固而位安夫保祿而愛身固寵而安位者亦人情也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詠風俗之盛衰容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群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

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愼也夫賢之起復猶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然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爲某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苦塊遵行故事一何多邪謂高訐遠慮足斷議耶何未見發也謂折衝禦侮足定難耶何未見能也謂直氣勁節足勵士耶何未見有也謂深仁厚澤足治民耶何未見行也謂忠言讜論足補政耶何未見敢也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則有曲爲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

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
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
服恭奪情於夫初無與於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於
其子今或令館如故妻拳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
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
者望子之報豈擬至此哉爲人子者報親之心豈忍
至此哉杆已未有能直人忘親未有能忠君者也今
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爲之辭羣臣起復大
臣不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巳地漁不忌憚致有
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匿服以受

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匿服以應舉例
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陏匿服以之任聖人之
世綱常敝壞一至於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
之說下愚耻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孔子
曰是可忍也又曰下必有甚焉願陛下斷自聖衷許
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巳起服者悉令追喪
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
天下一大臣行則羣臣效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
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夙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
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窺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

朝廷舉動皆貽笑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陳之疏入謫
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
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
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王翱編修尹直詣
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抹唐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
禮禁僚易被旨起復或至庶官天順間刑科都給事
中喬毅等嘗言比來臣下奔競亡耻目奪情爲能官
笑終制爲不職于道既虧臣節安保宜究景泰時諸
奪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
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

厚者亦爲一變云居三年召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
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山中與樵牧往來授徒註
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貸隣家乃可爨進賢呂令聞
其困分賙以堂食錢友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
倫欣然卻之居數年卒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
講動靜語默非禮無所視聽惡衣惡食無所耻醜與
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
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
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
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世宗

即位御史唐龍上言倫贈左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
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㫤陸
克深謝文祥鄭克脩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
爲修撰仲昭爲編修㫤爲簡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
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㫤上疏曰切惟某月
日內閣遣郎中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
林諸臣令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翫者
臣等伏覩陛下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
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勑諭

羣臣同加脩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益游
心經術邁跡堯舜今諭觀煙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
鄙褻之語安燕之辭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
陛下聖明所不留情或者以歡宴兩宮助孝養萬一
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
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左雖云告捷虜情尚難測量
北虜毛里孩虵豕窺伺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
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乏殊可寒心此陛
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
爲職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以燕樂鄙褻進之君上曲
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爲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
下也伏願採蒭蕘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覩聽爲文
如傷爲舜若决省此宂費以活流離以賞勞役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
下深思力行書奏上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
事朕已减舊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
言譏議其杖而調之外職於是懋謫臨武知縣仲昭
湘潭知縣㫤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
中毛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芽敢言直諫實感世事乞

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
㫤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
耳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
林四諫云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氣岸屹立而恩致安詳既改南京大理評事清守執法連居父母憂邦去葷酒不離苫塊者四年遂辭疾乞休弘治元年薦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品文較行毫髮不爽時朝廷以學政宂滯行法沙汰仲昭謹奉勅書無所寬假人不便之自以信古不諧再乞休去仲昭父嘉用孝行舉安福訓導薦知東鹿縣正統己巳之變障縣有功民戶生息滿九載邑民保留加俸嘉獎壽生洪武末舉鄉薦以親老歸養士從學甚衆親終入太學再試京闈第一永樂中成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壽生之兄和中行在禮部郎中嘉子深仕監察御史次則仲昭深子乾亨仕行人乾亨子如金仕副使仲昭孫希英仕運使希韶希濩希白俱鄉薦仕爲州縣希濩子懋官仕南京戶部右侍郎黃氏自希韶

而上居官立身廉約恭愼學問文章世濟其美爲前
名族之冠而懋官仕侍郎皆讜論不贈不能給軍用
荊楙散給諸軍皆謹以及於難 莊杲字孔陽江浦
人本姓章宋章得象之後其孫曰知甫洪武初不樂
任進退名更姓遂爲莊氏自閩越游淮泗至江浦家
焉杲與章懋同年同選庶吉士授翰林脩討時羅倫
以議論風節驚服一時陳獻章未游大學亦隱然風
動京師杲於二人慕義辭道積深內骨善類潑潑各
自濯磨既與懋上疏同論改爲行人司副連丁親喪
堅臥不出其縣之定山有峯巒泉獻之勝杲結亭鑿
蒞居之爲人蕭然灑落望之抑焉德人其學大要以
默識忘言爲宗與獻章相類而其詩則出唐人而變
化之至其佳妙如入名山疊嶂層巒懸崖滴乳可望
而不可至又如賓蓋臺撒野藪時出風致悠然其於
字書亦復如是蓋皆大率鄉獻章海內名公奇上遇
山中而訪者逍遙徜徉各滿所願諸公交薦部檄來
促以非上旨堅臥不行如是垂三十年而丘濬薦之
曰引天下士大夫背朝廷者莊杲也吾當國必殺之
弘治七年後召都督府經歷周廣祭薦杲有詔取用
都御史何鑑親詣勸駕遣應天府候行杲遂赴京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章

吏部尚書耿裕延坐對者使屬官送出部門之外而
懋終不從之授南京舊官以選尋陞南吏部驗封郎
中杲歸病風疾作不知人引告返定山其子弟門生
不與力奏居二年吏部尚書倪岳以老疾退杲又二
年卒謝文祥耒陽人以庶吉士授御史數上封事
左遷南陵丞常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年三十七卽
掛冠歸于訥
任都給事中
懋爲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
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托行部至縣使知縣
王佐招諭降其脇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
懋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巳平
乃悉戮招降要功懋阯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
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
有二耳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饒然求退以

何爲居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
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
鬚髮早班可考老疾旻撫然驚嘆爲奏得請懋平生
學問尊宗朱程無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
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
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虛
弘治十二年召謝鐸爲北祭酒居二年召懋於南京
懋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
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裡見
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章

誦時有論難若莛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
際成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
也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
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
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尋陞
南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
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僞險怪詐侮先儒罔惑人心
變制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
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
見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雖

二臣雅志不究於用亦足彰一時重道之意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為貶臣獨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遣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為言吏部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金華知府王九皐奏懋清脩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

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恪歆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姪拯仕工部尚書（懋子孫皆夭歿孫誥不慧年八十一始生子接詔錄為國子生）成化中又有諫架棚萬歲山者太學生虎臣當其上疏時祭酒鎖其項聽狀上乃從其言召至左順門中官傳旨嘉勞命吏部聽選與七品正官尋除雲南知縣

項麒王琦合傳　陳選　楊繼宗

朱瑄　張昺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南京刑部郎中成化初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曰納諫諍曰崇節義曰遠近習曰弭天變其崇節義章大約謂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圖苟免其遠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為戒宜收攬威福勿使任事復其掃除之役言甚切直以病乞致仕居家二十七年甘貧屢空閉戶長吟寄居於人巡按御史授室一椽始遂栖托有平湖令以賄敗都憲使詰責之曰汝何不學項正郎乎令不悟以為都憲有意於麒齎百金為壽麒厲聲叱之既卒巡按御史唐鳳儀以麒與王琦褚遂良同里表其里曰

忠清舉王項二主於褚廟學使孔天胤等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琦字文璉錢塘人永樂舉人四川僉事終官歷宦三十年清苦潔白并日而食緝紙為衣有司歲時候饋堅臥不受郡太守胡濬列狀於朝（濬蕭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天順初知杭州府通識達材敏於聽斷悚悅任事奮然有為屬邑畢吏拱手受成案而已卒官民思慕之）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中寒餓死其寒餓時妻出二金環請易米琦駭曰安得此妻曰君昔有德於人其人多物為報妾獨取此耳琦佯喜攜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屬環也人為我識別我救之湍矣琦有妹嫁為傳潤妻潤永樂中舉人仕終

保安知州州人王顒顒者中貴人王振姪怙勢奪民
產潤廉實置法及入計復無所餽振振銜之以廉無
可指摘遂嗾邊總兵者委潤備糧勞瘁以卒貧不能
歸州人斂金爲助妻峻却之會解垣雨圮出銀器數
十兩人謂此天所以報廉吏矣妻猶不取入謂妹不
媿兄妹夫不媿其妻兄云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韜
以進士宰新城爲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
至清愼慈惠餘恩在民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
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

古君子也及見貌頗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
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繇者選
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順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
選獨疏申救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爲禮部侍郎
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祖墳
總理柴炭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令所督柴夫上章
保留鴻臚寺卿致當上名翰林官御屏後有所顧問
輒呼退班俱宜究治既改提學南京先須冠祭射儀
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綿禮周旋磬折絃管豆
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官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

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選
擇應對以逮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
圖其自爲禮即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
糊名之舊曰巳不自信奈何信士提學三年變色之
語不見於章縫折葦之答不加於輿皂而人畏如神
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
郡御史以下跪伏趨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耶
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郡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
比郡御史也業忝入師不敢先自詆辱選詞氣嚴正
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署外直亦遂好語曰先

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
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爲政一從簡
易顧獨於贓吏無所貸竟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辭坐
六七鍰而巳或問之曰汚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
賂以貨權人即法撓矣間毋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
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輿隸
別之門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
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簪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
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瑣僣騷然
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掊尅

供辦奏乞均徭餘户添採方物選因詔書戒省貢獻
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耆
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
選移文奬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荅剌國來販海
耆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僞立逐去撒馬兒罕使臣
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
云將從滿剌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旣阻耆非
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淡心選從
便宜發倉賑民耆因累舉前事奏選比呢縣令和同
貪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

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選同愛畏耆不敢反異選有
所黜吏張褧意其怨選遏令誣証褧堅不從同愛執
褧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耆所奏坐罪當徙詔奪選
官遣錦衣千户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
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李行阻其醫藥竟
卒旅舍行復使其養子密走報耆曰陳選死矣時南
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累之疏紿曰陳公
清儉絕衆殮以時服於是爲宜而張褧同逮至京從
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曾參三
至之言内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鑠

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蘊孤
枕才處羣邪之中獨立衆僧之表太監韋耆逼番敗
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奬借誠賢監司激懦
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耆橫行胸
臆櫳蠘清高勘官李行顧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
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耆意臣
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寧敢欺喪耆知臣不可搖
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恐死無異行等乃
依傍耆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徵舒誣
伯夷爲莊蹻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要疾

而斃李行幸死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耆小人
佞毒一至於此安取爲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擯斥
罪餘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慮聖明
長奸冒命披陳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耆鎮守
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潛脩默
會不求人知身雖貴顯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
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弁喪牛車一輛之
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將韓雍家居亦
自臧其騶從云選置義田百餘畝旣沒族人貧選欲
歸田於子戴戴曰先人義舉也胡敢私之弘治初工

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選宄頌其平生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沂莆田人有志聖賢之學從其父祭御史南都即有聲聞士大夫謂說愛蔡文莊僉事卒官沂一志山林不希用世有識者力勸之應舉遂舉進士蔡仲昭蔡清皆與游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以進士授刑部主事當有提牢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櫛沐善視之囚悉生全不知鄉者困涸穢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翺以名薦出爲嘉興知府至則興學勸士閱農賑災民有以事來前好問之郡中豪奸馴良與有所疾苦盡得其實其於豪奸立見鋤治顧有悔改亦不深督其所疾苦調劑興革不出旬時既才傑覺出又意氣豪邁大吏要勢有所怙挾悉憚其威守有清軍孔御史者凌抑有司撻里胥數至死繼宗出教曰有被御史酷撻死者來言於太守御史無知繼宗何酷如故繼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行突入繼宗府中繼宗引御史入臥室空空耳衣一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歎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江南至郡要索賄賂第與菱藕曆日而已內臣好言曰幸語太守無所用此太守有金錢好紬絹幸及我繼宗出庫金送予曰金錢在也即市好紬絹並亦具有第此庫中物幸太監付一印券令他日可磨勘者內臣大驚遂出金錢還繼宗也入覲汪直欲一見之殊不往見顧直言於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士民感化奸慝革心訟平賦均風清弊絕御史楊琅奏聞得旌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異時藩臬捜刮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當萬錢繼宗悉裁罷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所畏者贓穢最所不畏者內臣鎮守內臣有兄在司禮時時言繼宗於司禮司禮於上前中傷之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遺鎮守書曰善遇之上知其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計至立解印雞斯跣哭出止驛亭下蒼頭卷衣數襲挾律書數冊而已服除以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廉聲聞天下居常以包拯自居乃其爲人辨別黑白言論亢激其節目疏濶違於人情時時對人言罵贓官不絕口有事至其境者輒使人沿途伺察之方其以按察使入覲見藩司官緘遺禮物輒挾使列名俱有獄囚任意放遣及巡撫順天悉奪戚畹所占民田還民戚畹皆

藏埈厚上官軍職索要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官出迎隨役索要常例問有街官不從一吏與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好官吃爲妥厚一事二司官私役卸銅錫木漆竹皮畫鐵銀等匠鐵一級馬較軟倉及置造百般器物虛日有司効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李服多復任從新再造新任官員逕能索取勞民傷財間有止情傍出觀者數其蕭切啓邊閫結猖徵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公殺然往諭之署其旗日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日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恭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衆帖然聽撫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命之汲清水數日構洗刷堂齊者三日孫去貪汙之氣後乃升堂郎防示日按察不明贓官相慶又日汲迹送爲謹愼鎮問爲才能汉日爲官放肆貪贓至積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殴死人至十餘命酷暴貪不少疵又日將鼠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邊庫地而安置之一時官吏悚慄吞陛左命都御僞雲南三司皆舊僚友觀黎之日行公禮畢出位降階更拜二拜曰明日宰相詳來不解其意次日罷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土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

保勸銀承行吏與五倍之痲本人十倍之相沿爲例公以奏聞略日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盡言

朱瑄字廷璧鄞人成化己丑進士釋褐奔祖母喪極力營葬不足城府服闋赴除郡守賻之金謝却之已授工部主事官次食貧至鬻醸自供既監稅蕪湖盡輸所入課額倍常尋奉勅疏濬汴洛諸渠治黃河决口有功不受賞改兵部進員外郎郎中陝饑專勑往賑宥出輕盜給與穀種牛具勸課流民所活六十餘萬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與學造士備災恤荒官治以柳豪强扶善弱爲尚勞苦得疾醫請殺鹿取血調劑瑄謂吳中一鹿直數千文物亦生命破耳取血足已疾愈告歸老稚遮泣繪像祠之瑄義利之介斬然有齒及賄賂者輒攣咈色變敭歷中外幾四十載器但陶匏家無餘羡守令諗其匱缺餉之薪米一無所受會歲饑都御史王璟奉命賑濟饋瑄米四十石瑄謝曰饑民有之寧有饑官市中兒有戲以紙錢爲貨者人曰朱都堂不愛眞錢而兒假乎瑄卒至無以殮而子孫執執田殺大不能家

張昺字仲明其先慈谿人後徙鄞祖楷爲南京僉都

御史平鄧茂七葉宗留賊樹功閩浙閒昺以進士知鉛山縣縣有樵夫嗜鱓饑而飽鱓竟死於鱓隣保疑婦毒殺之送官久繫昺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冤矣哉吾鄉樵婦之夫之死於鱓而望公雪之凡鱓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公試之昺試果然而樵婦之冤雪某民甲嫁女于乙家揭輿幕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决他日昺行邑有樹大蔽野命伐而畝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昺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三男子衣冠伏

左若祈究叱之不見斧之樹血衆懼爲手斧之遂
盡斧之樹顚有一巢墜一婦人贘絕良久爲問婦狀
婦言向被狂風决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時俯瞰
城市居廛歷歷無階得下耳日見少年飛騰空中也
訪其家卽空與嫁者爲剖樹修廨畝地爲田邑中淫
祠毁之殆盡有羊角巫呪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
殺之爲往捕巫曰死矣其徒曰盍避諸巫曰張公正
人也坐待縛耳旣至杖之百不傷反傷杖者爲曰汝
能呪杖者死復呪杖者生生汝矣不驗收之夜半烈
風飛石屋瓦震動爲曰此必巫術起衣冠旦召之曰

汝邪我正邪勝正耶巫首觸地爲厲聲叱之忽墜珠
一顆書一帙如掌大其珠光焰燭庭牖間爲焚書碎
珠立杖殺之爲毎釋奠頒胙及邑中之孝子節婦山
中有節婦子持胙歸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求
虎抵罪爲曰是嘗我耶而窘我耶與婦期五日來遂
齋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
門外爲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其乎抑一也卽一虎
噬卽一退其一虎起繞伏虎者埀尾而去遂殺其伏
者遠近喧傳爲神人也爲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與守
者具牒受判庭立二木一木書嫠願嫁者跪之一木

書節願守者跪之民傳四死妻親不願嫁舅姑奪之
不從乃給投願嫁牒使往判判出曰張公判嫁矣吏
何待期有日親束裝哭奠滑投其家汪舅怒塡土實
汪事久不泄自後不雨者朞月爲齋禱不應一日宿
城隍廟夢婦抱牒訴冤旣覺悉記其都里姓名詣家
鞫問發土得婦厥貌如生爲嘆曰殺婦者我也爲文
慟祭天忽大雨卽殮葬婦表門旌祀而罪其舅姑以
最擢南京監察御史劾威寧伯越保國公永太監亶
兵部尚書諠挑釁北邊詞連內閣司禮不報塡之與
給事中周紘黜軍教場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太監琮

奏爲刁蹬時劉吉爲內閣擬旨下吏部調爲紘外任
吏部尚書王恕執奏吉復擬如前恕奏天下之治賞
罰二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爲治良法也黜軍不到
不罪失伍反罪黜操之官罰不當矣吉竟調爲南京
通政司知事紘南京光祿寺署丞尋以薦陞四川僉
事轉本司副使執法如初自以不能容世棄官歸隱
絕跡公門者十有九年啜粥飮水兒女恒饑其兒仲
掌請爲曰請問大人清字作如何書爲書與之兒曰
是可買肉否都御史王璟賑饑行部以百金爲壽堅
郤之固請乃受下戶饑例以答其意將死其表姪副

使余本人問疾猶張目謂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少若
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爲國家培元氣其死也郡守周
坤率僚佐經紀之
郎日王琦項麒清矣琦乃中寒餓死悲哉陳選濟會
聖學古人自居在吏爲循而持身用節楊繼宗至於
忤物張昺所至涉於怪乎有祿於朝饑寒終身焯然
清德與數公並也

張寧　王徽　强珍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
學士王文以南人抑置第二甲尋授禮科給事中歷

都給事中素負經濟敢言敢爲景泰天順間爲諫官
第一景帝每遇大議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宗召寧
論奏稱旨時時稱爲眞給事中方大用之而會晏駕
憲宗元年太皇后生日上爲皇太后設醮禮部尚書
姚夔斂會大臣燒香行禮寧疏言釋道二教非能扶
世永祚也歷代英君聊姑存之者以化導愚昧備治
外一術耳皇上爲皇太后建醮以祈長生表孝承慈
可謂至極諸大臣及百執事但能和衷勛德則自可
仰贊皇情上綏懿祉而禮部尚書夔等乃斂財辦香
約期赴壇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切

惟人臣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脩德善願其壽也當
勸以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當相以和保小民惠
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
受天永命若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木偶之
前相率拜謝通朝之人靡然從之其足扶世立教否
耶先帝復位之初屬有脚氣一二大臣故嘗舉行此
事然皆出一時迫切至情非祖宗舊典先帝本心夫
臣於君猶子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今齋醮可以
永祚即殺身亦復何辭但以無益事情徒傷治體乞
勅禮部從今禁止有如僧道自念坐食無所効勞願

焚脩以盡私誠者聽上善之太監牛玉選吳后婚不
中南京給事中徽等幷劾李賢獲罪謫邊寧合六科
申採賢不悅竟與岳正皆出爲知府寧知汀州興學
崇賢痛裁頑梗治稱神明踰年乞歸父老遮留有泣
下者寧聰敏矜才坐蒙忌嫉居二年朝議起夙望之
臣廵按御史張敞特薦寧竟罷寧老無子取二妾可
十七八疾革囑嗣子必嫁之二妾悲慟剪髮誓死同
居一樓不下者三十九歲有司以聞詔旌曰雙節二
妾一姓高一姓李
王徽字尚文南京人天順丁丑進士選庶吉士除南

京給事中憲宗元年與同官王淵上言皇上嗣大寶位屢詔求言忠讜日聞而言路不開者何也臣謂有二端焉庸劣之臣阻直言者也諸臣之言切陛下身者陛下固已行之矣其有發下所司者多因不便己私妄奏阻尼即有施行虚文而已如此則言官諱無益而不言而言路所以不開一奸佞之臣懼直言者也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曰爲狂妄或尋其瑕釁或幸其差失言及吏張則曰變亂成法言及薦舉則曰專擅選官言及彈劾則曰誹陷大臣刑罰明加怨恨暗懷如此則言官懼禍害而不言而

言路所以不開二臣又見比歲以來大臣犯公罪者繫累下獄褫衣受刑曾不數日尋復舊職臣謂如此非所以重大臣也夫大臣羣僚之表也陛下誠重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臣又見今在京在外爲總兵官者非倚勳戚則憑賄賂士卒内怨夷狄外侵此皆本兵不得其人所致也兵部尚書馬昂矜傲嫉妬謬張威福此本兵之不得其人也臣謂國家安危未有不繫將帥將帥得人未有不繫本兵者也臣比見無恥大臣交結内官或名爲翁父或禮行叩頭因而竊獄賣官擅作威福此陵夷所致也夫自古宦官未有不

竊其委以國政授以大權卒致亂敗卒用刑戮者也陛下法高皇帝而已矣毋使管軍管匠置立田宅文武官員毋使交結凡有政事宸衷是斷館閣大臣是議毋使干涉推擇謹厚奉侍左右安其位厚其賞不失富貴無復外望則已耳時内官用事張甚而徹公言之時論以爲讜項之屬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草疏上言二事其一言太監牛玉選后不當以致廢立當明誅殛用快中外幷論内閣李賢及禮官法司語在廢后記其二言臣近者請陛下保全内官欲陛下防患於未萌也處置未聞牛玉禍作往不可諫來

尤當愼臣等不敢遠引請以目擊正統之末一見王振矣天順之間再見曹吉祥矣當振之後謂無振矣豈意有吉祥當吉祥之後謂無吉祥也豈意有玉臣今敢謂牛玉之後無玉耶自古良賢内官萬中無一平居似爲謹飭稍國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先賣以見已功將行某事也先泄以張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内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毋令内官得與政内官朝夕左右者也文武大臣有饋以金寶珠玉有悦以奴顏婢膝以爲賢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私謁不行以爲不賢朝夕讒謗之聖明雖

欺淩潤易惑稱美者顯貴譏謗者排擯寵賂日彰威權日盛内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令外臣毋得與内臣交結内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表裏穿通倚勢聚奸家人數百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有此家產所以谿壑無極姦寶實繁内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毋令内官弟姪得在外管事置立家產陛下鑒彼三閹申此三毋自然禍亂不作災變不生不者肘腋蕭牆臣未敢料也奏上上以牛玉壞大婚禮無預賢等責徽等妄言要譽令吏部調遠方州判於是徽判曾安州淵茂州寬涇州翔寧州鈞綏德州徽天資超

悟刻意問學自諸生時慨然有當世志及居言路冀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一時侍從臺諫若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保留章數上不已最後御史楊琅言天下士氣與國家元氣相通士氣壯弱元氣消長繫之近者羅倫補外徽等遠謫士氣兩阻諛佞成風將此之繇■追回倫徽復其舊職奏入李賢票旨責琅宥之徽在曾安七年秩滿家居十有三年弘治初王恕薦擢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歸杜門不出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期之徽論治毋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恥不

飭奔趨日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急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者以典雅爲膚淺怪刻爲古徙儲𤅜林俊夏瑄皆服其言子韋仕至太僕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範稜喪毋毀瘠卒韋有文學其論詩曰唐詩滔於國風而漢魏變於雅頌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日之詩病在近雅

强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知涇縣廉謹不受私謁有應變才屢决疑獄復屯軍備奏減凋耗之稅涇令以珍爲首稱爲御史負氣敢言嘗按甘肅及江北諸府人凜然畏之按遼東都御史陳鉞誣挑

遼東入貢夷人以爲犯邊諸夷忿將爲亂詔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往撫王直生事喜功請自往覘鉞妄爲直言虜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摭髑髏報捷直與永鉞皆得叙功珍發其事兵部題覆罰鉞俸而已是時王越掌院鉞恨越不窮治珍直還京鉞送直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未至京師三十里王越亦來迓直直辭不見還奏珍妄叅被虜人畜名數通多遂遣腹心千戶聚同都御史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内酷刑逼招受越指使珍不服下詔獄多官廷鞫

無敢與辯竟謫戍邊御史許進疏白珍枉留中不報居久之王直得罪復珍職予致仕弘治初起山東按察副使未幾為大理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坐言官論列名還改南京右通政以母老乞歸卒珍性強愎政尚嚴刻所至風釆為時所重

孫遇　丁積　厲升

孫遇字際時福山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大學士楊溥薦知徽州府平易為治休寧饑民聚黨劫糴御史以為賊欲捕之遇為力辯單騎往諭相率來歸遇坐府中時時聞呻吟聲曰有冤邪廉得婺源有處女

被脅強民縊死之立為申治其辭頓息兩以親喪去官徽人保留復任天順元年滿九載加賜三品俸遇居徽十有八年休寧大麥有一莖四穗者歙有一莖三穗者小麥有一莖兩穗者祠上之鸛方伏鷇子取鸛卵鸛哀鳴於庭遇祝曰有求乎令隸從所飛止鸛飛入豎子家至其釁下豎子方烹卵隸取卵歸白遇曰吾聞禽鳥能嫗熟還生將至巢中還之鸛抱得雛日一引雛翔舞庭中其後去官官舍所養犬搖起隨行遇曰吾居徽未嘗取人一物豈復以此相累耶命吏養之廨犬不食死徽人言太守之恩及草木禽獸也遇一再遷河南左布政使為給事中蕭彥莊所連劾致仕家居以壽終其為人愷悌慈祥言出人信所至得聲而徽人世世祠祀之代遇者嘉興知縣龍晉晉先為御史以事補外亦有惠政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初至官有中貴弟梁長責民償逋過當復妄訴民積繫長獄追焚其貸券年未及朞于謁杜絕權豪縮頸民大趨令新會俗溺淫靡積盡毀邑中淫祠著禮式示之擇立鄉老使董民俗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鄉老馬廣為儕輩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庭再拜

致謝民有賭盜大榜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誠改悔然後去榜如或賭博出良家子則名聚廡下訓以小學諸書邑中民戶出錢輸官故名平均錢異時令長悉以錢貯官復令甲首出私錢供用曰當月錢每單丁小戶歲費亦至五六千餘積為派丁產定錢足用之外毫不妄科甲首納錢畢朗遣歸田嘗為民辯冤忤當道繫獄民羣為計賂積示之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已慎毋妄動貽我羞辱積於春秋祭祀品物牢牲極其精潔俎豆行列巡視方整執役之人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嘗值歲旱築壇禱雨晨夕

跪伏七日羸甚左右進曰明府赈命所關可以少止
積呵曰民如得雨吾羸何害至八日暑氣愈熾積觸
暑跪壇衣汗浹踵忽風大作卷爐中火着衣積畧不
爲動雨迸空而下翼日遂止復禱至十有一日廼于
需足如是凡三邑中忠臣義士以及節烈之女或廟
或墓各置祭田介人守之積治新會六年始終在民
竟以羸卒一縣之民弔哭相望有嫗夜哭甚哀旦人
問之曰開歲甲首且到我家丁大人死吾不能聊生
已去之十有三年邑人共立廟祀積積以仕爲學耻
俗吏自居其始至新會未及視篆先謁陳獻章於白

沙獻章門徒百林光張詡積旦夕同聚聽其言談如
渴得飲素時羅倫倫之卒也遣邑諸生齎賈吊賻之
賈亦獻章弟子有日罰帖以記自過
厲昇字文振無錫人以太學生選知青田縣青田居
萬山中爲浙東巖邑民貧以猾昇得昔人羣吏奴僕
百姓妻子之意邑人安之有訟五年矣昇聽之數語
逡服出哭曰厲公早至有是哉邑報銀鑛發監司往
視議歲貢有術者曰山水潤秀所産必多昇曰吾聞
金能尅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水何得潤秀監司未
信昇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歲以鑛事至者
昇不欽餽食而已他費率省民既安業勸學興賢旌
舉節孝彬彬禮教焉先是知縣金川謝其有善政民
舉昇並論薦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遂乞致仕民
追送留不得爲立碑建祠及沒衆哉祭哭祠所

臣林記弘治臣一

晉江何喬遠

徐溥　丘濬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太守有惠政鑑永樂間爲戶部郎中與尚書夏原吉同須繫洪熙初復官宣德中出知瓊州瓊多異產中使接踵鑑限有司弗予及行所部一輒遣歸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產多啓釁邀賂鑑一鎮以靜民漸染夷俗鑑婉導化之皆感悅立生祠祀鑑比鑑卒巷哭家祭抵還送者塡海目其舟至不見父琳以孝義稱溥兒時裒取經典法言藏夾袋中里師疑爲玩具逼觀之乃大驚辭琳曰吾不能爲令子師矣景泰甲戌中進士

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孝宗卽位以先朝舊學陞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同日入閣五年爲首相累陞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弘治十二年以目疾求去上眷留之久乃許踰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祭葬恩禮有加溥德性凝重度量宏遠在內閣承劉吉恣肆之後處以安靜十餘年間以仁厚寬裕培養國體其所納約將順天下陰受賜有所諫議歸於愼守成法而已或勸其建白溥曰國家法度我祖宗所以加惠元元至矣盡矣爲人臣子患不能守耳孝宗卽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憸邪用老成一時善政雖出上斷溥贊弼居多在經筵敷陳明達進止從容凡有規箴多見嘉納每退食私第推誠延訪如恐不及言不必出諸己惟其是用人不必所知惟其才且賢入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天下服其休休溥珍尚古董詭者周而投之以得薦拔時有金翰林書編修之稱溥居父母喪廬墓三年自奉甚菲非賓祭未嘗殺牲周卹施予不少靳惜初入官卽分俸贍族及在內閣置義莊千畝上爲蠲役人頌其義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遠涉數百里轉宛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顧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重之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寘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洗馬李紹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長名邦兼奉庭聞固宜浩博子海外孤生安所師友乃亦如是濬以海外孤生

蹴取淸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曰名四方旣撤館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叅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蠻賊自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爲功而人心始月離賊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逐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賊皆來自廣西猺獞而居民從之使其盡反巢穴民無所從莫爲以變所以必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

猺獞在峭嶺險峽中雖有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鼓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功必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界擒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縣開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縣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四路之兵俱會潯州窮搜極追

且招且勦此逐策也廣西猺寇所在有之惟潯州大藤峽前臨河後抵郴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刀耕其田盡在山外若進兵屯守蹂其青苗使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耨斃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發地大瘴今欲遇兵宜以七月春夏退屯於潯州旣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蓰於昔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寇旦夕來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虜姑且順從冀須臾無死賊因而劫持

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樵爨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僥倖不死固心語曰我豈從賊不得已耳它日賊平故可趨賦供役如平居忽聞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旣至眞賊遁入深山了不可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與言及此深可傷惻今之總帥宜戒前事各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疑顧出榜招徠許以自新或與殺賊贖罪然後良民可使不爲盜也而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弓報効等項名色以絕其羇縻加意撫綏廣州一府以固其根本奬諭服順之土官使聽調遣厚加犒賞

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私鹽之禁以爲賞
勞之資以足其欲被虜軍民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
俾爲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讐者編爲義兵使隨軍
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濬
策以轉聞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逈撫卒用破賊九
載秩滿陞侍講與脩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濬在
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翰林院
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愼
取與恬仕進富於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
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於奏對勅諭之文引

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爲有用之儒也宋眞德
秀大學衍義舊至脩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
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爲百六十卷凡列
十二目詳列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 天下
之務易敎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
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幾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
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
之上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
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
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 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

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
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末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許臣
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閱久歷多始知天
下事思之非不燗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
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儒聖明採
一二於十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
許旣就位復言禮經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
身以成其信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是以
伊尹幡然於數語傅說嘉命夫三篇管仲問荅於齊
桓樂毅披寫於燕昭韓信登壇而對諸葛亮草廬而

策姚崇入相而要臣之愚惷上遠古人若大學衍義
補一書臣所竭思盡忠搜古緊來非如鄭康成之訓
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
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
日也臣請擇其要緊爲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
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室礙姑留俟後臣
決不敢護短求勝上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
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卽開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
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
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

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天地間物雖珍奇異寶失可復得獨經籍者宇宙精華生人元氣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旣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

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緝佛道用備藏經徧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况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墮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旣不能廣有所儲卽儲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邃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嚴類聚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浥爛斷絕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失今不治後無及已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鏤書本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勑大學士等將內閣見存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籍等官一一稾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兩京

國子監仍勑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舖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較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倣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察屬同赴曬晾畢事扃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

旨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聖德神功超越萬世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間或成於衆作何不出于上

裁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繇覩記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者其後人尚傳寫琬琰布天下示將來宣大其名聲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即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開繁不易舉質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倣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職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刋之典也若列聖相承致治之跡惟賴實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繇憑稽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眞贋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汚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甎石不用梁棟勑寫一部藏以銅匱庋樓上層凡國家大

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誥冊制誥勑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勑先後錄寫盛以鐵匱庋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上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百六次比年彗見天津地震無虛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震在京師邊防尤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書

彗孛三地震五飛禽二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今豈
九二十五六年之內變不虛生甚可畏也陛下改元
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
基業脩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
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庶可回天變消
物異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脩煉
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
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呪可禳度
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祀神可福祐曰宴享品物須
豐侈曰匪頒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

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閒田爲己業曰差官於外
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
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
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欲
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
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濬先發
者疏幾萬餘言上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
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
亦衍義補所言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
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特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

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訐恕恕
意濬教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濬擿濬悖亡長
恩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上不問也濬自少苦
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上令朔望朝
參大風雨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最後悉免其朝朱七
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八年卒子位計聞上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
太傅諡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當尚寶司丞濬仕
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
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

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倣魯論作朱子學的
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
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兩與
策士及爲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
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
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
宋家求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夷狄之
俗即不仕可耳其說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
于弱冠嶺南耆宿皆服其言子敦沉默博記善文章
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嘗

卒正德初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溶景賢祠于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郎曰徐溥在孝廟之朝用意忠厚一二薦引稍涉情徇而議議遂生丘濬立朝有險詖之名讀書宿儒亦豈宜爾若迂與亢疑有之矣

王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博學果毅喜以經術用世出爲大理左評事景泰間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夙夜在公請謁不行

事無大小寬猛惟當歲再饑再不俟監司報下輒發賑民既安阜乃選士教肄講解課勞如張鼐高銓馬岱丘俊俞俊張鋭輩後皆顯達揚人比之文翁張鼐璧城人成化乙未進士爲御史抗疏劾李孜省論掛州判官累仕南左都御史正德三年逮獄削職 高銓江都人成化己丑進士爲河南按察使風紀整肅歷左布政治行異等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有奸民獻民田爲皇莊者侍郎許進奉命會勘宪華楊野至晉州縣吏不得行進遽欲以小民冤狀聞銓曰此舉爲民至意萬一不測如重民罪何請第勘實聞上雅愛民必不忍奪其生業上果然正德中爲南戶部尚書忤劉瑾致仕逮獄瑾誅復官銓精通律令自謂治律之功不減治經史推挽名下後進不遺餘力 俞俊麗水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南工部尚書俊宇秀麗體貌端莊事父母至孝治喪一依文公家禮廬父墓三年有芝草之瑞 天順中最遷江西提學副使尋轉江西右布

政使討平嶺寇之犯贛州者成化初轉河南爲左襄鄧流民劉通爲變聚衆數十萬推石龍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勢甚猖獗擢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捕治之南陽襄荊諸郡以都御史開府自恕始恕雖軍府草創經畫有條會以內艱當去詔奪喪復任乃與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督兵攻破之擒通幷苗龍等下令毋得擅殺一人榜示流民各使復業遂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河南流民爲恕立祠家繪像祀之劉通西華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千斤重千斤能獨手舉之人因號爲劉千斤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尤天峯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和尚者名龍糾合馮子龍等

四散劫掠通令男聽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立黃旗聚衆移住梅溪寺僞號爲漢稱德勝年立國師總兵等官聚徒四萬大肆劫掠攻陷城池 以再平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當又苦蝗大風晝晦恕乞罷以謝豫人不聽下其所疏荒政爲蠲賦赦有罪入朝會議疏言六事皆切時政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改刑部左侍郎治漕請禁抑馬快船以便糧運因及弭災數事上爲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十二年黑眚見大學士商輅上言永樂開安南入我版圖矣以鎮守非人遂致失陷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邊地而雲南與安南尤爲切近蠻夷土官易生事變宜

選剛直有爲大臣巡撫其地遂改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之安南王黎灝素桀驁生事鎮守太監錢能使其部下指揮景等遺灝玉帶龍衣吳裝玩好灝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安南人互市栅截而歸恕至遣騎道執之景投井死因劾能私遣外夷械致其部下數人沒入所得金寶已能復驛進黃鸚鵡恕言鸚鵡變黃鳥妖也明王不貴異物不宜萬里勞人進一徵羽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爲名能歸安置之南京三品滿九載通右都御史名掌南京都察院事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

言言剴切直聲動天下自黔國大帥下及土官夷人皆奉恕法令恕之雲南車車攜蒼頭往返衣書各一橐所饋送人不過氈扇諸薄物而已尋參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數出已意行便宜而同官不便之謀改恕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京兼總督糧餉下車延耆碩問利病刺及屬城吏賢否墨者望風解綬留者刮濯爭自効皆不勞理乃奏天下一切賦苦收取通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綵繒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請以常州府羨

米六萬石補民夏稅請以羨錢六萬貫補諸府戶口鹽鈔請爲民減耗米十萬餘以蠲重賦請奏免秋糧數十萬緡半之以捄水灾周行賑貸至二百餘萬口以活貧民吳人謂自設巡撫以來獨有周忱與恕而已忱以十八年而恕爲之乃不二年太監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書名截江網者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典謨訓誥無遺旅獒皆帝王治平典要何取截江網外道妄誕何取觀音羅漢則劾福百戶汪清齎無印信駕帖至郎中鍾蕃所恕言若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則劾清太監

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國籍藥物珍玩因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官府供億不貲則劾敬太監段英下蘇松等府造藥梅氷梅酥合油牛黃沉香乳香花毯綵綾諸物所至誅求無藝恕並不應則劾英王敬來江南朝廷予鹽引七千爲物直敬動發寧國等府衞鹽至萬五千餘引所得至二萬二千餘金復括取蘇常等府金銀三千餘兩珍玩可數百事悉聽隨行千戶王臣指揮剝削軍民以覬寵幸則又劾敬既朝命名敬還敬復留滯徐州者久之恕言王敬已取還復滯徐州惟千戶王臣舍人

張麒是聽盜賣鈔需索金銀寶石搜括玩器書畫組織絲緞五毒紅紗虧官損民難以數計夫所謂五毒者文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此五物織而爲衣用之午節謂可辟邪八駿見之反謂不祥顧乃暴殄天物虐害蒸民王亞素爲奸詐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同爲美官夫金銀乃天地精氣非智術可爲昔文成五利以此欺漢主王臣復以此欺陛下所謂罪不容於死則又復劾敬上前後得恕疏雖有行有不行顧見恕劾敬獨多心知敬罪惡敬入京誣奏恕株及常州知府孫仁上遂密遣人偵敬盡得狀乃收捕敬下

獄訊讞具報坐臣斬首敬貸死謫孝陵衛麒等同惡十八人皆遣戍之遣人函臣首梟之江南而仁以恕論揀免於是江南人人誦恕曰王公不言有爾耶恕在江南崑山人有李元壽者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恕見而愛之呼爲李生名使侍舟中無事輒令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衽而聽之尋復爲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能有敬事而已亡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秦晉儀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太監芳比妖僧繼曉蓋大鎮國永昌寺作

旨下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佛至千餘寺舛也一寺立移民居且百家費內帑以數十萬俊言當宜與黼皆復官亡何還俊黼南京止蓋寺役蓋當成化之時內官用事倚仗錦衣子百等戶齋駕帖爲名織造旁午貢獻絡繹株取不貲遂使民間徭役繁興財力日詘恕應詔言事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大率與中官爲難大率多報可天下益服恕忠勁朝事有不可恕雖身在外朝士輒望之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且言矣則果言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廟堂之上

內而宦戚外而閣部各引置私朋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多爲下惟恕著節無所撓與恕同名者彭韶時人爲之語曰兩京王恕天下彭韶然公卿大臣皆側目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請留恕比之汲黯上下純獄外謫之而恕名益高（王純儀居人仕王湖廣按察僉事薛屬任典有不嘗意輒見詞色剛氣勁節稟凜爲士夫倡）上崩孝宗即位薦恕者無虛日特名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御史曹璘等言邏勑取王恕中外以爲

且大用之尋間處以吏部殊失所冀乞俾與大臣參
議政事南京御史吳泰亦言恕老且賢宜處之論思
之地上曰朕用恕循祖宗朝待蹇義王直王翺故事
固咨謀之其明年左庶子王臣請上御經筵無廢大
寒暑恕言臣聞之君子無終食違仁孟軻曰君子引
君當道臣又聞之賈誼傳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
訓保者保其身體臣官以保爲名誠愛陛下陛下誠
志道與仁矣即令講官時進講章玩繹閒燕亦足進
學非必陳儀衛設酒肴乃爲經筵也祁寒盛暑愼居
起保聖躬亦不可不急臣謂卽暫止經筵如天順成
化閒無所不可大理辯事進士董傑御史湯鼐先後
言經筵講學人主上務祖宗盛典也陛下舉行士民
跂首讚歎王恕舊眷特知不聞將順乃慮傷聖體恐
費酒肴所以待陛下甚卑失天下士大夫望恕惶恐
辭印歸第待罪上勉出之恕疏臣蒙恩首擢日夜思
報外人但見陛下待臣最重望臣太深欲臣如宋起
司馬光故事盡更張一時庶政時非熙豐臣亦何人
昨侍經筵臣等皆汗浹背抑搔恐拭尚自不堪仰觀
聖體凝然不動竊念臣下猶難何況人主當此血氣
未定之時萬一局頓是生疾病臣實不安諸臣論列

臣罪臣不能辭臣願乞能上復勉留之恕在吏部抑
僥倖奬名節拔淹滯人莫敢私子者所引置同列如
耿裕張悅李敏彭韶周經何喬新倪岳皆一時之望
忠諫久廢如强珍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
瑛祁順并皆薦舉大學士劉吉時有軒輊每不爲屈
恕遇事輒言有不合輒求退吉滋不悅目爲沽激居
久之南京太監蔣琮奪民蘆洲湖地御史姜綰案劾
之琮訐綰辭連御史章等十餘人劉吉故惡科道官
薦恕可內閣至是擬旨下章等十人獄請太監穆大
理寺卿譜等往勘綰皆降級外調而太監郭鏞使至
南京遊船後湖御史孫紘劾鏞燕娛禁地鏞還自辯
因言戶科給事中方向牧羊後湖灘上戶部主事盧
錦爨湖官蘆收廨事發勘問者應天尹楊守隨南刑
部郎中壁南大理寺正釗止坐錦爲民向無所罪御
史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上并使穆等勘奏吉亦以
中旨降向邊議職守隨壁釗俱降級外調戶部尚書
李敏及科道官皆言御史下獄琮治事如故綰等降
職琮又與鏞皆蒙恩宥宮府異體政令不公不可示
天下皆不聽恕言琮鏞之事人心不平近屢有言輒
以命下爲格夫事未得當十易何病若謂巳行無及

登古納諫如流者皆在命先君父臣子人之大倫也臣所學者忠孝之道臣親去世孰從爲孝幸有陛下可以効忠若陛下曰可臣亦曰可陛下曰否臣亦曰否則非陛下召臣之意亦非臣願也乞追還前旨用消物議上好荅之然竟不行時上以寬仁待下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增服色莊田若文華殿中書舍人工匠醫士畫士等官多有傳陞得者恕輒爭雖不盡聽然皆得好荅至薦起都御史秦紘論救知州劉槩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苛刻多杖死人坐斬臧等皆恕力也恕在吏部有少子承裕年二十餘

爲舉人恕令閉門納客具得人才文武之槩退叩所聞用多稱職延安知府崔某考滿考功郎持牘上恕曰此人廉吏也君所考未盡其節因署美考次日往謝曰某忝郡吏何繇辱知恕曰吾諸子留三原鄰郡守惟公無問遺耳恕在吏部有賢士大夫至部堂者延之後堂禮以賓禮命坐留茶人人謂恕能傾心好賢也先是大學士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以禮部尚書故坐恕下濬既入閣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據濬上濬於是與恕爭會考察恕奏黜若干人旨留者九十餘人既科道交章拾遺請如恕黜有

旨吏部指實跡聞恕詳疏各官原考及本部所訪察者有旨復曰憑考語未實其如故所訪廣東叅政兩等事跡以奏恕疑濬當事故窘之益求去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考察失職奏恕矯詐强悍先帝洞察其奸放歸田里恕求人薦驟起吏部內貪權位外稱疾引年所陞官員多濫以擅印如院御醫吏目陞用選補悉變亂祖宗舊制恕怨先帝通歸託人立傳鐫行題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歷數闕政自比伊周疏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沽直謗君不臣可見因幷以所鐫傳附進上付恕

閱恕奏文泰怨臣沮其倖進誣奏陷臣臣起吏部不知求薦何人臣傳作成化二十年踰二年臣乃致仕先帝在也卽傳中所載多一時承弼之言適足彰納諫盛美臣陞除皆是遵諸司職掌及見行事例不則賢者文泰無賴小人坐此機刻其奏詞非老文學內陰詭者不能爲乞勅法司執之午門會官追問上爲下錦衣鞫之恕言蓋陰指濬錦衣鎮撫奏上文泰初欲奏恕與後軍都督府都事祖計議屬草一通又示恕所鐫傳於故都御史禎禎見中所引五子之歌數語意近詆毁因言待我輩發爲先帝報不平遂亦草

奏一留文泰家文泰再摘禎語增入已奏禎復爲文
泰潤色文泰往謁大學士濬語及恕傳濬言不當鐫
行若有上聞罪不小文泰奏恕沽直謗君是濬所說
上責文泰妄攀大臣降御醫責恕賣直令燬傳木恕
復奏辯不聽濬因奏臣與王恕素無開隙朝班中惟
臣二人最老官同極品班序每相推讓恕見臣自備
員內閣以來少所交語疑臣內或不足不知密勿之
地不當外通諸司臣迂僻不識忌諱每對人言好舉
祖宗典故見今吏部行事有非立法初意言論之閒
不無波及皆是非淸議意欲恕開改之蓋望以古道

不意訪知文泰往來臣所見其奏頗成文又因近留
黜官員意與臣衍義補書中所論偶合遂意臣主使
傳播法司審勘不免略及文泰就假臣言覬或寬坐
夫沽激告訐之人臣平生所惡每每形之於言著之
於書躬自爲之是臣反覆小人甚也臣學疎年老傷
之匪比誅譴甘心伏望放歸山林爲大臣不謹之戒
不許恕求去益力乃給驛賜歸命有司給月米歲夫
恕起用以來乞休二十餘疏至是乃允南京工科給
事中珵御史德等言濬入內閣行事多不滿人意近
又可窺其微大臣多矣文泰獨攀濬一人是必有故

乞勅錦衣仍鞫明文泰果出濬使濬誠非人如文泰
言虛則以一小臣傾兩大臣姦邪讒謗宜加重罰以
解天下疑濬之心皆不允恕去居二年濬卒文泰入
吊濬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朝
論何吊爲恕在位志無日不在天下國家無日不與
賢士大夫往來垂老更究心學問在留都時嘗出有
狂夫向恕騎呼萬歲恕人部延諮僚屬駕部曩性曰
昔張忠定行軍時有故事恕曰止勿言待我自思比
曉得數策還語性性皆不答因問當時忠定所以處
者喟然歎息謂古人之不可及家居年八十八矣猶

作石渠意見取先儒傳註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
可否務剗俗學以求合不傳之旨正德改元年九十
武宗遣行人存問加恩恕復疏數事又四年卒恕魁
偉高岸居常啖食兼人至其日少減已入閉戶忽有
聲若雷白氣瀰漫矚之瞑矣訃聞上輟朝予祭葬超
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賜諡端毅恕五子十三孫
多賢顯承裕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
郎曰王公立朝身繫安危治亂者五十年退以耆宿
爲天下者又幾二十年王公沒名在士大夫閒不衰
以擬韓范兩司馬然在當時猶有漁色之譏用是知

士行之難也

馬文升　劉大夏　戴珊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今爲禹州人初生時州來南隅有異氣童而多力日撲凡兒百十于地下以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先後都御史王文王翺皆謂文升國器一再按湖廣風裁凛然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虐肆文升制戢之閩人美馬形諸謠誦成化元年進大理卿丁父憂家居有平凉固原里土達滿俊者元故部落把丹之孫也把丹來歸高帝高帝授平凉衛千戶散處其

衆開城諸縣抽丁壯爲軍從其養生射獵無所徭役名曰土達成化初虜酋孛來毛里孩入寇有李俊者奉孛來羊酒孛來悦賜俊馬俊有北從孛來之意滿俊行四曰滿四土人故都督張泰養生鳴沙洲有牛馬千餘虜劫之泰意土達張把腰等盜巳以告巡撫都御史陳介屬按察僉事變按治詞連俊而先是通渭縣人戶逃居滿俊堡縣遣人追捕俊殺之縣亦上介逮俊俊雅縱佚不知官府益危懼會參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俊馬匹鷹翎諸物奉清俊厭苦之以告李俊俊曰何不偕我北從者平凉衛指揮僉事滿璹俊姪也有司檄璹捕把腰俊等甚急璹拉二十餘人往既至俊散僉之各家盡殺之因劫璹人石城石城者疑即唐吐蕃石堡城也山上石砦四削無水泉鑿五石爲井貯之俊曰據此設不勝北從矣其徒相率僞尊俊爲招督王李俊爲順理王散遣行劫李俊先敗死俊糾土達三萬餘累敗官軍朝命陳介及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合討之軍復敗詔逮介壽等獄命右副都御史項忠爲總督鎮守太監劉祥爲監督凉州副總兵劉玉爲總兵都督僉事夏正都指揮劉

清爲左右參將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調甘凉延綏寧夏陜西官軍共五萬往討郎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協勦之時成化四年也文升馳至與忠講求方畧形勢分軍六屯期三日大舉比至延綏軍恃勇失利衆危懼居數日復往賊佯敗入城伏羌伯毛忠從之死馬劉玉被圍中流矢忠以爲憂文升言勝敗兵常况我戰賊死亦多此時黄河未凍賊亦安能遠北徙乃破空墳列下令有亡者斬之請忠絕賊芻汲焚近地草令賊馬無所得食委死人馬水泉處候賊夜汲掩襲之文升語忠諸軍惟延綏軍與賊

門相對曰彼攻圍彼處當發兵邀擊賊若上山攻我
我以精兵衝賊脇乃遣五百人候賊賊果攻我山上
兵依法擒之斬首十數縱賊懼請降忠玉單騎至城
下招之賊數百人鮮明盔甲繞騎示狀更曰必見巡
撫大人文升從數十騎往大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
官咸在豈應精兵旋遶四外叱去之至城下俊壽出
訴遂挾壽以歸而俊復入明日堅壁反覆文升語忠
曰黃河且凍虜入套賊乘圍出合患大矣莫若急攻
城衆不敢决石城外有濠深丈餘入馬不能至文升
縛木爲橋車推至壕俯前爲蔽負土塡之須臾壕平

有出降者縱之歸家賊懼莫禁回回楊虎力者俊謀
主也則亦來降因爲文升言賊中事文升移兵東山
口約諸軍悉力前戰遂大敗之生擒滿俊城中賊復
立達官火敬爲主居數日不能支一夜潰散擒斬數
千級又搜山得賊五百餘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分
給官軍官軍以虎力之孥至虎力曰望公生之文升
曰吾心也爾有親戚皆爲爾宥死乃夷險要瘞戰骼
鑿石紀功還軍固原斬其生擒者八百餘入留滿俊
火敬等及其魁黨二百餘送赴京師坐伏誅凡一再
率勤獎勵於是請添設一千戶所於石城北改固原

千戶所爲衛選指揮治之增兵備一員舉知州楊勉
爲僉事班師事聞加太監劉祥歲俸二十石陞劉玉
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文升與王銳皆左副都御史
餘遷叙有差而任壽吳琮陳介論謫戍劉清馮傑坐
誅成化五年二月也文升奉勅撫安餘達親詣固原
名諭耆老釋其驚疑奏復三年以安其心選壯丁千
兵隨軍再官滿壽西人樂從自効誓死不敢復爲變
頃之漢中流民李鬍子倡妖言挾衆叛潼關軍餘火
蝎兒藩城民王彪鑄山行劫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圍
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文升築城堡

募士授兵皆從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前後設法轉
給芻粟飭茶法易番馬給軍中騎條陳時事若禦戎
策上嘉納之進提督甘凉寧夏二鎭軍務虜冦臨鞏
文升逐之破擒其平章迭列孫於黑水口虜冦韋州
深入至好水川文升破之湯羊嶺斬首二百餘大獲
其馬牛羊名嶺口得勝坡勒石書捷進平岷州伻其
叛夷酋首然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
滿九載僅予二品祿成化十二年虜犯宣府命文升
出飭遼東邊防胡繕城練士教五花營八陣圖俊習
爲精兵而陳鉞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輕易逮治

將吏罰馬與芻馬價坐削諸將吏抑且怨文升歸言
邊事十餘有諸禁盜撫罰將吏馬者鉞遂以爲隙先
是海西兀者前衛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
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檄鉞案驗鉞招
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率所部欲繇撫順關進
既而阻之散赤哈大怒折箭誓恨復歸海西道過建
州而建州夷若朶顏三衛女直人故我屬夷也正統
己巳之變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
亂永樂中授官賜璽書皆失之其子孫無所證以請
襲歲入貢第名曰舍人貢數被裁宴賞皆薄以是久

怨先是成化初東建州都督董山等乘是以動海西
擁衆入寇朝命總兵官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擒
繫山董山降逮赴京師尋之歸復桀驁如故輔秉奏
誅之黨與皆安置之閩廣建州三衛女直人念報董
山之誅有日矣至是則留散赤哈聚兵數千騎大掠
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獨近塞也僧格等十
八族皆上著虜方入貢走之撫順所白鉞鉞方欲自
解與副總兵韓斌謀置也僧格獄中搥殺之掩屠其
族殆盡更奏擣巢請議勅撫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
名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與文升入內閣議皆

言虜有貢使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或言酬之用
大官以消其怨文升曰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
夏之患夷人野心大官未足消怨也懷恩曰然則撫
之乎撫之以大臣皆曰善懷恩入白上上使文升及
大通事昇往通事王英者言於太監汪直曰公往撫
大功也直年少喜事自言上不得往則示意文升文
升謝絕之遂疾馳及也僧格之貢使于途且至先縱
一二人歸使諭以朝廷德意諸被屠家夥繫皆來文
升慰之好語給以牛布而海西與三衛亦皆來文升
察其意不盡實移文總兵劉信若副韓斌率所部伏

待之俄果入寇斬其二百餘人生擒數十入鹵駝馬
稱是於是其都督産察等率衆歸命文升譯審其諸
舍人失官者使襲如故諸夷皆感激王英謂汪直曰
馬公言撫夷矣何又入寇也直復自言上往許之至
開原文升所撫夷來見直不納則皆忿乃請文升還
撫定之文升語直夷既撫矣皆公功公今與我同歸
直欣然許焉顧陳鉞見直卑諂屈供帳而文升平伉
無所讓直殊銜之即陳鉞亦以前隙思中文升也亡
何兵部坐信斌失機信斌賂直求復官直許之兵部
欲卸訊信斌念直在未發會直有事河南遂求訊之

直還怒甚適有上疏救斌者亘遂請同定西侯蔣琬
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還信斌獄皆解有言文升禁
不與建州夷農器故建州夷虜反覆亘以密奏上下
文升獄謫戍四川重慶衛天下聞而寃之汪直則偕
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然未久皆敗亘敗詘文升復
官致仕二十年起左副都御史撫遼東東人皆喜文
升益禁戢中貴人總兵毋得爲朘削亡何進右都御
史總督漕運兼廵撫鳳陽等處其地旱預備之歲侵
無流莩者名拜兵部尚書上幸方士李孜省而文升
時時言孜省於朝孜省恨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孝宗卽位名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丁繼母憂
奪情視事頃之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太
子太傅淸寧宮成賜蟒衣白金官其子琇錦衣百戶
其冬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尋復爲
兵部尚書久之加少保文升在位數年則有經理哈
密事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其先脫脫來歸文
皇帝文皇帝封之忠順王使居哈密以通西域王位
重兵弱而土魯番者近哈密最盛强忠順王孛羅帖
木兒死王母弩溫荅力守國土魯番酋鎖壇阿力鹵
之以去幷奪明故所賜王印成化中鎖壇阿力死甘

肅守臣乘閒立王母之甥罕愼而鎖壇阿力之子黑
麻誘而殺之以自求王文升不許請切責阿黑麻阿
黑麻懼以王印來歸時王母已死矣文升念哈密弱
非得壯王莫塡之訪得元人遺孽陝巴者請送居哈
密爲王乃土魯番復刧陝巴及王印去大學士丘濬
請文升策文升曰西域賈胡不善騎射牟利是急自
古未有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因自請往朝議北
虜匪茹非文升本兵莫伏乃使兵部右侍郎張海都
督緱謙往經畧海謙以朝廷所賜阿黑麻勅書使人
往諭阿黑麻久不報文升請安置其貢使四十餘人

於兩廣福建閉嘉峪關禁斷西域諸夷使諸夷歸怨
阿黑麻以孤其勢而阿黑麻益横曰且領夷兵萬人
攻肅蹂甘報至朝中殊恐文升言此虛聲也土魯番
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
又無水草者數程我整兵以俟比至肅縱奇兵擊之
以逸待勞不返矣亡何阿黑麻復據哈密文升請用
漢陳湯故事使人至彼襲斬之肅州撫夷指揮楊翥
者熟知哈密道有計策文升名與計使副總兵彭清
緜捷徑急襲之而廵撫都御史許進與淸偕往爲所
覺皆徙去然猶獲追勤之阿黑麻以是復追使入貢

以王印來歸且求其使入之安置兩廣福建閒者文升謂阿黑麻名畏威悔禍故多詐端請令齎王印俟命甘州然後取我所安置使入付之遂復護陝巴還入哈密自是黒樓國諸夷聞風來貢文升在兵部疏陳時事多侵貴幸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黠選懦者以是有怨家夜射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詆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上令錦衣嚴訪給騎士十二衛之出入文升所策北虜南夷宜征宜撫遣將遣使悉中機會吏部缺尚書朝推文升給事中言兵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特加文升少傅岳卒文升竟為吏部尚書

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會當考察京官上名文升精心受事是時文升年且八十矣吏科給事中吳蕣言文升子與都御史戴珊妻妾比皆以贓敗雖或以爲冒或以爲謗顧二臣陰妻縱子在平時不可以考察戶科給事中王蓋言文升老瞶少子納賄司屬作弊俱不能知珊縱容螟蛉溺愛牝雞挾私狥囑人望已去文升珊各自劾乞休上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謹素孚言官雖許風聞顧事未有實可因口語遽廢明幽上下蕣蓋獄令文升珊無辭避於是　文升珊奏蕣蓋素行不謹恐考察見黜故先

劾臣預抵且其不謹實跡皆有案籍臣今黜之彼名報復不黜即避嫌不公有負上委伏乞聖明裁示上命驗籍以聞既上上以蕣惡尤甚命落職為民蓋冠帶閒住滿九載考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文升立朝與王恕同時所論天下事知無不言非盡必其官下職掌者恕直而剛文升練而詳天下傳誦焉其他杜塞權倖補救時弊無所避顧朝廷大議常待文升乃決文升在吏部都察院言吏部銓注百官故事先具闕本次具選本引奏明朝廷欽選也今閱本不具矣闕本不具何據銓其人爲某官也當依故事釐正以尊

朝廷之體又言高皇帝開科取士一本經術惟進士科最重又謂將來用人皆出京官尤所加意故初仕之時且令試職一年後考覈堪用者與實授不者量材調用蓋作養造就至意不知何年廢此舊章今南北二京惟諸道御史初除試職六部主事大理太常寺評事博士六科給事中行人中書舍人俱不經試就與實授所以在京進士諸色得官之後莫肯究窮政務考閱古今涵養德性端正心術一遇用人之時輒有乏才之歎及陞擢外任多至不稱陞雖愈驟退亦愈速治道未隆職此之故請部署諸官一如舊制

及御史事例舉行又言今之守令錄進士舉人出身往往得人從監生除授者鮮能稱職揆厥所自蓋監生坐監并在吏部聽選通前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除授之時已五十上下氣衰志餒所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吏部雖有黜退之例都察院巡按御史按察司雖有拏問之嚴然今日黜退固爲老耄貪婪後來除授又是此輩且或闒茸甚於前人臣謂賢才之盛未有過進士者也進士除授外任今人皆不樂爲顧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初任守令使其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

或補內任輔世養民有餘裕矣蓋其言之有關政體吏治者他日其本州缺守文升用例貢李邦彥爲之人皆駭異及治州嚴明廉幹其州同知某者以主事謫州判某者以御史謫皆唯唯聽從出其下州以大治人始服文升精於用人武宗即位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文升鄉人也而覬之會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推繡兩廣繡怏怏不欲行流言聞于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奏文升私其鄉人王鯨之爲同知者與其壻崔志學又多除部官失覺察文升力言臣於先朝累乞致仕先帝不許今歷官五十六年年八十有

一老矣乞賜臣歸報許賜勅給驛予月米歲夫而焦芳代文升歸三年焦芳搆於劉瑾用小快削文升官秩子琇調守禦本州文升壽卒年八十五瑾誅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介特寡言笑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立朝五十餘年屢起屢躓不改平生平生善攝少疾卒前數日州西大劉山忽崩其日天鼓鳴異日里人自葉歸遇文升紫衣玉帶騶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

郎曰馬文升蓋有西征石城撫安東夷興復哈密三

記云孔子作春秋書齊人歸田不自功也予放國史石城之征以歸項忠無一語及文升何哉興復哈密許進撰平番始末自叙勞苦而文升乃言守臣貪功坐令其酋長得遁去關內關外予不知孰是君子不自功君子亦自功乎其知無不言能無不爲至今稱名臣無閒辭也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東平州人有寶者宋南渡爲都統制從岳飛岳鄂闕飛死棄官居華容父仁宅起宋瑞昌知縣遷授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副使瑞昌山中有新附流民邏人索賂不得誣民及上司治兵征之

使仁宅前行至谷口民喜出自辨仁宅身保之遂免
於兵副使廣西時以郤土酋黃竑金檎治其二子後
爲所陷坐失官大夏天順中舉鄉試第一連舉進士
選庶吉士自負文武長材以張皇六師爲己任同時
摛藻之士每竊笑之成化初當撤館自請試吏授兵
部職方司主事累轉職方司郎中凡武職諸弊端事
涉欺罔者建白振刷亡遺力詶應旁午悉中窾會奏
疏書牘口占授吏不須屬草邊警狎至尚書必問劉
郎作何處分也安南國王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略諸
土夷敗于老撾汪直生事開邊欲乘閒取之以中旨

索永樂中調軍下安南數大夏故匿其籍尚書余子
俊往來責取答大夏吏大夏若弗聞也者而從容力
沮之朝鮮貢使爲建州虜邀劫請改道從鴨綠江抵
前屯以入山海關下兵部議將從之大夏曰朝鮮入
貢道自鴉鶻關繇遼陽紆廣寧過前屯徑三四大鎮
而後至山海者此祖宗微意使外夷不易窺中國也
雖道之捷固宜從舊子俊深服其言大夏旦入署恒
見一婦人攜少男衣青布衣候籍役久不見籍則其
子布衣已失之問知爲故勇士妻攜子求替司籍同
官稽慢不理舉衣囑吏矣大夏責吏還之爲婦籍役

婦感泣還祀大夏其舍而中官阿九者其兄某爲京
衛經歷坐事被笞會旱憲宗方齋禱阿九從旁請曰
陛下慈悲奈羣臣不體聖意何即如兵部郎中齋而
淫笞人經歷某亦誣上奏憲宗大怒捕繫詔獄使中
貴尚明緝大夏私事明分遣較無所得笞之較泣曰
小人緝外皆云劉郎中何所得瑕疵或甚其物色向
勇士妻籍役之易有賄乎較往餂勇士妻妻曰不費
一錢也因具言其事領人舍舍祀大夏主較驚歎走
還白會太監懷恩亦力救憲宗杖大夏二十還職如
故而有一中官知大夏者欲薦爲兵部右侍郎大夏

巽謝中官即求補外轉福建叅政以母喪去孝宗初
服闋還朝詔大臣各舉可都御史者戶部尚書敏薦
大夏大夏時已見二毛不飾冠履往謁銓司銓司咸
口笑老亦堪都御史耶良久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
田州泗城官族弄兵大夏往譬之悉服從廣中山寇
亂與按察使陶魯領兵平之下生擒令令至者必集
召其土人辨識非親族陷賊者乃坐大夏時時從陳
獻章游與泛舟厓門見陶魯作大忠祠祀宋文天祥
張世傑陸秀夫三臣者歎曰慈元楊太后同是死宋
陵寢蕭然弗協義起即因慈元殿爲廟以祀太后遷

浙江左布政使六年河决張秋治河侍郎陳政卒下
詔求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可久任者廷推無過大
夏進右副都御史與太監興平江伯銳塞决隙賜名
安平鎮踰年論功加左副都御史視院事尋改戶部
右侍郎轉左侍郎值虜寇雲中命兼左僉都御史往
理兵餉往時納芻糧必千石則中貴子弟爭爲市轉
賣邊人以牟大利且亦腐敗不可勾稽大夏至立收
市法令米十石芻百束皆得告納於是芻糧家無多
寡盡得輸中貴子弟卽欲收糴無從邊人以爲利亡
何移疾致仕屏居東山之麓築竹室出入乘驢駒犢

馬作壽藏自銘焉大夏蒞官所至不自矜重事當行
不先洩未可者下僚吏用尺書不以移文故其僚佐
莫不盡心至援引士類片長寸善自謂不及雖強悍
權貴夷然亦得其愛慕憫傺憂時形於詞色事關國
家內斷不易外爲周旋故天下之望歸焉居三年卽
家拜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攜二璫監之官廣入
大歡喜一歲名爲兵部尚書兼攝提督軍務時上方
注意太平裁抑奄寺按劾宂蠹大夏承上指行之數
與劉健謝遷李東陽都御史戴珊被名對而與珊尤
頻上語久夾城日高猶未下殿天下忻忻望治焉光

祿寺自成化以來內臣猥多湯飯煩費刲殺生口莫
可算數常供不足賒借之累下及閭閻大夏以上意
請裁損之歲減費可八十萬上命脩清寧宮中官言
上下兵部役卒萬餘大夏奏減十之五中官言上曰
大夏不急宮工上命內閣調旨切責內臣以告閣臣
劉健曰劉大夏無事時猶求退也責之卽迫切去矣
此時何人可代孝宗忻然納焉上欲宿兵京輔左右
肘腋以重王畿大夏緣上意使保定兩班操軍皆回
衛團操其處復清騰驤四衛勇士之濫籍歲貢宮府
費數百萬而內監無所得私役軍一日造飛語帖宮

門孝宗曰此地非外人可至必[illegible]輩忿大夏謗傷之
也自是有名對上舉目四視內侍皆却立數丈許但
注首竊竊聽一日旦語至午大夏跪不能興上曰劉
尚書老矣而忘起之使太監李榮掖之出榮且掖且
語曰吾儕無狀望老先生上前寬之也大夏曰上天
性明悟政事外某未嘗敢輕毀譽人也抑上亦言老
太監贊其上前自料蹤跡疏遠何老太監念之之深
也榮曰公當朝大臣第一榮雖小人敢蔽賢耶壽寧
侯請以其人爲邊總兵上使李榮口語大夏榮對曰
劉尚書有旨傳奉且執奏奴輩得口語之耶他日朝

退授大夏劄子則朱書其人姓名大夏退語同列曰是人不稱當別舉上竟內批用之旣僨事上名大夏曰前所用人非朕得已令悔矣大夏朝上望不見其班意欲名遂巳明日諭曰昨欲名卿卿不班吾恐御史糺䄆同官之中有忌者矣蓋是時劉健爲內閣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上獨賴名大夏珊不無望偏聽云凡上所諮詢大夏與大夏所以稱上意者語具孝皇記孝皇方欲與二三大臣講求天下之故遐想帝王之盛亡何賓天矣大夏臨慟不能興武宗卽位大夏條陳十許事皆剴切有詔施行而上

方少從左右狎游時戴珊巳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詔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遞續廩給扶瀕行賜白金綵幣寶鏹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送之跌宕悲壯天下傳焉初諸內監望大夏弘治時事也故勇士將軍久綠先帝意裁省一日入侍少內豎故激上曰劉尚書屬朝廷承牙矣上怒太監甯瑾叩首曰此先萬歲意不關劉尚書上罷而先帝與大夏論諸臣才不慊劉宇焉宇憾大夏不爲地大夏去與焦芳譖於劉瑾曰劉君家富搜其貲可當邊費十二劉瑾坐大夏先妄薦雍泰罰贖米二百石未慊也會

廣西土酋岑猛先時據田州猛平徙流官以岑湖爲知府湖甚猛尚在淹留不至及其至則猛復據田州叛瑾令逮湖至京考訊湖訟冤謂激猛者緜鎮守太監韋經總兵官毛銳巡撫都御史潘蕃經復訟冤謂緜大夏瑾矯旨俱逮捕之官校至華容大夏方鋤菜園中校曰孰爲劉尚書宅者大夏指其竹屋曰汝欲捕之耶卽偕入卽入就捕乃故鋤菜者也大夏以蔬菜食官校持數百錢騎小頭口與往校驚曰相公何簡易若是大夏曰此甚易事卽杖死十餘錢買蔬可累矣至則下廷鞫欲坐以死罪都御史屠滽曰劉尚

書不得死比瑾嫚罵亦不得戍耶瑾巳詗知大夏誠貧李東陽又從中婉解乃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與蕃俱謫戍銳革其太子太傅銜罰祿米五石大夏戍所得貴州之清平衛芳宇復曰善適便其過家瑾改肅州焉命下免戴驢車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焚香罷市父老流涕擕筐饁餽餉之旣至上伍如軍人軍帥驚愕曰軍當遂操耳軍帥跪曰相公請返舍毋勞因復作壽藏爲終計初大夏就逮時四方知舊欲鳩賂以解大夏固辭卽死累一身耳賂以解累平生矣旣至肅乃有故所舉武帥二人齎金

助皆力郤之曰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居二年宗室反者寘鐇平得赦歸又二年瑾誅以原官致仕初大夏故不爲孫子求恩他日有大臣乞蔭叙者言官言大夏官至一品猶恥而不求今當舉以媿之及之戍人曰公不挈孫子從乎曰大夏仕而無以庇之好累之耶大夏有外孫孫繼芳仕提學副使一日詣東山草堂大夏與論平生繼芳曰公全節完名庶幾終始大夏曰古人蓋棺事定今一日在世尚憂未了因言晏子身沒家無餘財我死更何似繼芳曰公孫子皆力田謀食公必欲其餓死耶吳廷舉曰憂民

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劉公足當之陳獻章曰劉公守身如女愛民如子毋論當世古人不多也士大夫無知不知皆稱大夏東山先生天下以其存亡爲重輕雖外夷亦聞慕居數年卒壽八十一予祭葬特進太保謚忠宣

郎曰鬼神之事誠亦有之予見華容人言天順會場之火若有三神人推劉公出之棘牆之外公方裸踰牆出若有神人與之衣其後先報以吉凶事劉公卒用至大官抑大神之所助者德也三神人者華容東山之神劉公今子孫蕃衍蕆於詩書家歲遞祀三華容神云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昪舉鄉貢爲順德嘉興慈谿訓導擢嘉興教授昪在官以身爲教意識所到輒抗言高論不嫌越職杭湖諸府漕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被鐵乘馬觀海諸衛進表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有民坐豪當籍都御史咨昪素嬴其人願力解之一提學官以喪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昪曰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昪有兄昇仕布政司參議次子璨順慶同知珊其季也珊舉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二年擢監察御史久之奉勑督南畿學政正身先教常占器識於文藝之中陞陝西按察副使仍專督學珊學政如南畿而居陝日久待士益親士亦愛慕之陞浙江按察使令尚清簡人稱足繼軒輗之後踰

二年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終任不持閩中一物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先是蜀賊野王剛嘯聚不逞劫掠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縣轉人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邑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請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賊聞風潰珊以湖兵深入其巢誅其首惡餘黨千人擒而縱之其事遂定四年召入刑部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爲僚同德協心敬愼縣獄一時稱人望焉久之轉左九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召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孝宗

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上知珊清愼廷宜面問恒移晷刻珊疾求退前後六上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珊感泣上亦爲之動容旣不得命遣挈先歸私懇劉大夏力言上前而上固留之珊益感泣武宗卽位不敢輒言去疾再作竟不起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和粹洞達意常近厚中實耿耿守法奉公有請謁者不色拒之頷無所撓入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其一意職守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剖章治牘辰入酉出至老不衰敭歷中外所至有聲於督學尤著

鄖曰臣讀弘治間事令人恨不當其時君臣魚水可謂盛矣若是而不思佐明主則非人也伊尹曰吾豈若於吾身親見其謂是歟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弘治臣二

彭韶 何喬新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成化初爲員外疏論僉都御史岐不稱風紀請名用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錦衣獄給事中毛弘請寬之不許尋進郎中韶司郎中爲廣東廣東司隸錦衣有所冒犯前後人多輕貸之韶守法一無所撓京師姦民投獻眞定武強等縣民田於慶雲壽寧二伯曰畝浮

於額賦二伯者周太后弟有司唯唯爲籍額外之浮田田民不服上使韶往度韶環視周匝徑歸還奏曰眞定古冀州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爲二等說者謂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其地間有歲一収有兩歲一収者坐是賦有不同明一畝必兼數畝高皇帝初平天下念山東河南繁供給詔有草田任墾不科宣英二廟軫念北京亦如高皇帝詔今長寧伯所求有司不能白奏籍浮額田應之臣履畝其處見地有高下歲有旱潦濱河者流徙不常磽薄者積歲無穫率皆裁補高下遍融旱潦蓋祖宗鑒科之意卽更舜錯賦之心今征斂繁興丁無游民尚賴額總地業力耕粗給若計畝論畝餘奪爲羨臣知非死則徙耳眞定近在畿內不國家根本耶戚里功臣患不富貴哉奚必壓國之根不與戚休爭民艱食利也臣前到彼民扶老攜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地環視周匝徑歸望陛下特治臣罪開生於百姓上怒下韶錦衣獄科道官交章救得釋俄有請草田者憲宗曰不見太后弟請不得耶六年陞雲南按察副使安岳邑氏焚滅劉姓一家二十一人定遠曾氏殺其兄一家十有二人皆以疑獄久淹韶一

訊輒得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鎮守雲南太監錢能遣千戶昇等進象沿途索賄不應者鎖之象足非法拷刑鞭撃驛馬多死勒民出豚大猪羊祭河韶言錢能屢貢寶石象馬禽鳥之類近又進金燈號爲絕奇名曰敬奉朝廷以致萬里勞人承迎之徒狐假鳥攫臣願陛下恭己勤儉綏遠賤用將前物罷去嚴勅內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使遠人歌舞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使時朝廷屢遣中官採辦土物蜜煎果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定藥材銀鑲酒器等物韶屢有陳奏其後論太監梁芳事忤旨謫貴州梁芳者

故廣東人貴用事爲其弟鎮撫德請得自往來廣中備土貢所至給予船車人稟韶言進貢土物祖宗時亦有之然皆鎮守內臣見珍奇之物服食四遠反於禁廷無絲當用以故依時採人若其弟姪家人等在臣廢自備進貢褻尊莫甚昔唐時諸鎮進奉其後幕僚亦爾相踵史書譏之邇廣東鎮守等官已各進貢今近時家屬又許自行臣恐法令日異利害別生上不悅芳從旁言韶事事邀名方命徒以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乃益無忌憚上瞠視之芳伏地叩首然竟坐謫去廣父老泣送河下有追至數百里外者吏部尚

書尹旻屢薦韶可大用尋以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二十一年以星變求言韶疏言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事功勤成雖堯舜如此盛矣邇者歲莫正旦星變兩見歲莫功終正旦新始善始如終天心仁示陛下也昔魏徵陳十漸之疏唐宗開嘉納之門臣愚妄謂今日治無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伏惟成化之初陛下廢立中宮家禮嚴矣年來聞鎮守內臣貢獻萬貫　妃位下或加中宮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埒陛下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敘而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內侍稀簡防微深矣近大小名數漸增月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求得請從陛下久御明事何不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之務各還職守立制傳後無使異日偏重勢成更張不得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禁止天下貢獻儉德著矣數年鎮守公差爭求珍異充貢茲又令獻方物悉如天順三年以前例夫其名充貢奉實剝民財水陸勞擾人畜疲頓私室被恩公家歸怨誠無益也古人遇災皆欲減

膳撤樂豈宜轉令爲此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愼矣近年公卿輔臣無故輒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予月米歲夫陛下爲此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施於忠賢勞烈則人感人奮若泛行之孰不阿順從欲圖後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鑒往愼來所謂謹始謹而勿失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眞陛下大聖人事也時已名爲大理卿及是疏上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

整飭薊北軍務詔復累有建白孝宗即位臣僚交薦
詔與王恕等人望所歸召爲刑部右侍郎元年嘉興
百戶陳輔以私鹽坐罪因而作亂兵部議浙江有銀
礦鹽場易以生盜宜勅京堂官一員至彼緝捕弁巡
視各府時以詔風力遂以命之詔追捕輔敗輔衆輔
自刎死因劾罷守臣一人遂定旣戶部言兩浙鹽法
久壞因命詔兼都御史留治其年轉左詔奏鋤宿逋
鹽課減處州及泰順縣礦銀歲萬八百有奇裁革松
陽宣平雲和三縣管場丞各一員還朝圖進竈戶窮
苦狀凡八復條陳六事戶部覆議著爲令詔復言近

者災異求言臣方在外還朝見詔實爲驚惶臣但言
臣所部事臣部問擬囚犯多發做工運灰用備急繕
近聞修浚河隍將待郎吉遊觀粉飾館宇以俟不時
行幸臣部所追囚犯紙劄贓罰諸色雖非經費亦皆
軍民膏血近聞取以供佛奉道誠恐行幸遊觀侈心
萌而或入於聲色玩好供佛奉道怠心起而不究於
脩齊治平上納之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其冬彗見詔
悉羣臣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詔復疏言四事其一言
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人禍福今兵馬倉儲
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後下所部承行是名
失政及至犯罪多從寬免有毆死人者竟不詰問或
請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名失刑政刑旣失又復妄賚
不惟不禁且助成焉死者或給葬資在者或許蓋祠
廣地第宅服食百凡踰制聲勢之盛於茲爲極伏望
陛下上法祖宗朝綱獨斷使事務歸於所司威福無
綠旁出四年復言今百官日衆俸吏不給設法補救
猶恐無方而比多有無功之人夤緣請謁授以千百
戶等官甚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或以修城微勞而
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
陞三級者陛下宜重名器惜廩祿勿輕小官雜流以

爲無害上益嘉納之其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
鎭守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以萬計有旨逮問詔
抵景于法景爲慶雲伯姻家欲挾援傾紘詔力救之
景追贓十之一其母奏乞上下法司宥除詔奏昔唐
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
宗欲寬之澳謂法行貧戶政令不平徵足乃罷柳景
無元舅之親贓賄非負租之比十未及一反見宥除
臣守法媿澳恐無以革汚懲貪然景竟以慶雲故免
五年御史彭程坐諫皇壇事下錦衣獄久不釋詔言
彭程監收光祿寺錢糧坐論修齋器州得罪夫程爲

御史諫乃其職但不能極言本寺錢糧消乏所係都
遠引李孜省事致觸聖懷傷念先帝然其忠心可諒
也臣聞光祿寺支費泛濫錢糧缺少牲物槩行賒買
鋪行往往逃竄及今不節善後實難仰惟朝廷清明
臣等於此時忝備卿佐每歎爲千載難逢但思四海
之大日引月長民窮財盡又時懼惕乞令本寺籍記
日用之數斷自聖裁何減何罷痛加節省更望聖慈
特赦程罪上雖不允彭程之請亦令光祿寺籍數以
聞頃之亢旱復詔問得失利病韶條陳本部職掌四
事謂荆康人會議之奏巳踰半月未奉勅旨他所奏

請聞有旬日乃得者今天下無事正一二萬幾之日
若優游少斷不惟滯務亦恐惰志此時政失一也内
官王明苗逵高永犯絞死罪俱得貸軍自古帝王貴
近必刑其討曰天若殺人不死復何畏憚此時政失
二也本部問得百戶原管領隊軍三等營造昌國公
塋墳塋三逃不還崀被原踢死臣聞之道路昌國公
塋制比往時勳戚懸甚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
足巒在地下亦豈能安役軍懼罪出錢僱役貧乏者
隨上隨逃而領軍之官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休
息此軍民利病一也本部問得神宮監官奏東安知

縣華等違例差役陵戶臣聞近畿州縣民常苦雜貨
繁征丁多産實者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旗較
等役以規避之致將見丁重征盡任富者累窮貧者
逃竄宜將前役定與優免十數餘者仍發州縣一比
編戶此軍民利病二也伏望陛下如臣所言稍究心
焉居頃之連疏乞休上勉留再三乃允命乘傳歸有
司月給米二石歲輿夫八八年南京監察御史宗彝
等言邇者南京再有地震之異急務莫先於辨賢否
舉遺才切見致仕尚書彭韶之恬退剛方何喬新之
勤能肅括右通政強珍之剛毅率崀祭酒謝鐸之淸

白嚴整養病簡討陳獻章之行高學博僉事章懋之
廉介淸貞前御史彭程之剛崀敢言俱宜舉用吏部
覆請竟罷居四年餘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遣官諭
祭營葬始韶爲郎論因常來生之至元奸宿憨雖權
貴交囑不少貸及居外臺治大史貪縱甚嚴小官誤
犯多所開釋巡撫南畿論者比於周忱其律巳之嚴
出納之慎則請過之畿内中官典守皇莊聞韶爲巡
撫皆自禁戢而督耕戰嚴守備虜不敢窺邊爲大司
寇平反愼刑平生孝友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行旅丞
徒皆知韶名而趨步儀狀藹然如寒士郎時與何喬

新巳並爲人推侍郎吏部時王恕爲尚書皆以絜巳
奉公重後喬新恕相繼去位詔遂乞休喬新之沒也
林俊爲江西都御史爲請謚因言詔喬新少隸刑曹
並名時選積官俱至尚書詔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
愼儒術吏事兩所精究共學古人之清同任天下之
重詔沒贈謚備加仰見聖朝優寵至文正忠節詔皆
足當不審何取惠安之義不類詔生平無以服世信
後乞下議更謚以文與喬新升畀事雖不行士論當
焉詔所著有國朝名臣贊及莆陽成都志政訓等書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爲吏部

尚書初知溫州府有名後爲尚書乃不稱喬新剛介
簡重自爲秀才時不妄交人蔬食布衣莪如也既舉
進士銜命淮西文淵門人爲巢縣尹者寓金帛壽文
淵喬新力郤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
人可耳不宜附子使還授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
歸景帝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自
喜爲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政家居旦夕虞禍適
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泰奉命來者文淵懼
自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令之嫁不肯縣人揭
晉者文淵門人爲侍郎謫官家居妾[illegible]死實其諸
子逼之以脫禍又逼嫁文淵所愛妾詐逮繫獄拷掠
霸州妾剟十指爲喬新訟寃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
時嘗薦黄 及代草易儲疏既以事往不竟獄並釋
歸霸州妾謂文淵諸子曰諸郎謂我不能節耶今日
非我諸郎斃矣文淵諸子乃羅拜霸州妾階下尊稱
之曰霸州夫人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
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
貸名亦繇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年尚書侍
郎盡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
使浙寇千餘人盜採壽寧等縣銀礦所過剽掠喬新

募鄉兵擊斬之福寧有豪暴橫殺人出入隨兵甲拒
捕二十年喬新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福清薛氏所居
瀕海歲出諸番互市事覺聚衆欲爲亂喬新盡掩獲
其渠黨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歲課多破産
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間民恃險僻不共
徭賦喬新白都御史郎里置縣行部所至問利害興
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故事貸貧民至
秋罷喬新謂有司曰故事謂有秋也今已無秋合貸
至麥熟流民入境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
都御史原傑招籲至南陽引以自助先是都御史項

忠驅逐流民過當民鬨傑至皆逃匿山谷喬新四入其處極所慰拊招還復業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戶兩覲京師儆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檄喬新賑濟喬新慰拊如河南治民懷吏畏清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捄復如河南治虜至督將士伏兵夾灘營斬獲甚衆轉爲左奉勑理獄末減爲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名爲刑部右侍郎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勑往

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衝要虜不來山西復大饑上復命往賑時平陽澤州二處潞沁汾遼與岢嵐保德二州及嵐臨河曲四縣父子夫妻相殺食下戶部勘實守巡官以督促邊儲爲重但勘平澤二處全災餘俱云半喬新言西民如久病羸人粥之猶瘠更奪其食寧有活理悉奏豁之復請轉移勸發得銀數萬兩粟數十萬石選擇有司分賑滿渠壅者儆饑民疏之償以粟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播州宣慰使楊愛不睦其庶兄友友奏愛有異謀上命喬新鞫訊因愛以待命喬新言楊氏有播五百餘年

羣夷所戴一旦囚縶之恐驟見其酋長窘辱皆驚動爲變乞釋使聽理因還奏愛實不及友恃父宿嬖圖奪其官請遷處之他郡以離其怨播夷遂安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名入爲尚書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先是喬新在南都請給還中官所占據沿江蘆洲於軍民以省進奉至是復請除去錦衣逮捕齎駕帖符復先朝精微批之舊以過矯誣其明年京城雨水爲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寇請無他及但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厥

文深奧官吏譾解未明往往害辭害意臣按大明律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親告乃坐又曰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若子孫婦者各勿論夫既云親告矣又復何得云誣告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信後妻愉前妻子者有愛少而憎長有欲肥兒而瘠孫有憎自子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有薛包王祥之行所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刑者遇有前事輒坐絞罪云是親告豈不漏哉臣按大明律官員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若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人

虛怯去處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以上並追埋葬銀十兩若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勿論又按近例有司問刑官有用腦箍夾棍烙鐵闆馬棍等項酷刑者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發爲民蓋懲殘戒忍之意近見因公考訊依法決打邂逅死者槩坐酷罷不無涉苛臣按大明律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十兩威逼之云有則橫取人田園有則強索人財貨有則見愚弱而恐之有則因卑賤而脅之有則其人懦怯至自

殺然愚夫愚婦卒然變色或緣口舋或偶醉罵本無威用小民輕生輒便自盡官司往往問擬前律雖其罪止杖然貧窘之人監追葬銀至淹禁連月甚者鬻子女典房屋乃竟其事深可憫也臣按大明律編發邊遠充軍北人戍南南人戍北固以懲罪亦以遠奸而近者徒取實塞云可使屯田禦虜不問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夫是皆奸人也皆先坐斬絞罪饒死乃出往往至則逃竄爲惡如舊逃者雖仍論死犯者終莫省戒況其中又有戎虜族類曉邊情習夷語者有如漢之衞律宋之張元亡入其中爲彼謀主此亦不可

不鑑臣按大明律計贓科罪必須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乃絞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十兩乃斬今坐五錢也漢書曰衷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凡臣所言請下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爲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曹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欽御史鄒魯覬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

新愬喬新曰愬巳則自文愬人則涉訐吾有解印去耳頃之錦衣窮治亡驗予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幷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爲仇家矐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紳字廷佩曲阜人弘治初爲刑部郎中讞獄詳明先後尚書彭韶何喬新並器重之陞南大理寺丞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報至紳提兵駐塞下爲必戰計於偏頭關遼西要害處增築邊牆四十餘里置墩五十五座以捍衛決隄置書文綺紳又以寧武關賊壓而兵單廠據大數十里陞營房千二百間召募土兵千餘人以實之陞副都御史巡撫蘇松時大饑多方賑濟織造工役之類悉奏議停止陞刑部右侍郎月餘卒紳長身美鬚五處喪父悉祿帛客長喪母家貧盡禮及葬廬墓耕田有嘉禾之瑞居官所至有聲於邊務尤治勤恤不佃條格而惟閔計民命之思喬新博學嗜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較讐笈

誆與丘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爲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敭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謚爲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忽士類咨嗟林俊爲之請謚下吏部令上當日致仕之故不知陛下欲與洗雪誣枉耶將聖意別有所存臣攷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辯斂然退歸杜門

著書人事寡接聞四川土官楊愛夙感公道不遠千里賫以棺木藥食之費禮厚意勤一切辭推於此不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擯死入謂殃慶之公陛下盡滌前染重賜後榮海內人心也若必考退身之繇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脩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潔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蔭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謚文肅喬新有孫源萬曆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濤舉鄉試第一銓安慶府推官上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濤蹙曰非吾所能卽棄官去

郎曰余讀弘治實錄何喬新與葉盛行事皆不載蓋焦芳之爲也

周洪謨　楊守陳子茂元附　謝鐸

吳寬　儲巏　黃孔昭　羅玘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曾祖世祥祖本源父永隆三世爲儒官洪謨揚州丁友鶴後身也勝槩錄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公曰吾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京

翰林以詩諷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恕得詩甚訝集郡耆老而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歿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恕卽以此遍報洪謨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始生弱甚旣長貌亦不揚而短小精悍正統九年年二十餘領四川解首明年廷試第二人初授編脩景泰中陞左春坊左贊善成化初以南京翰林院侍讀名修英廟實錄爲兩京國子祭酒累陞禮部尚書弘治元年以老乞休洪謨自幼卽有奇志蜀人攻舉業求仕進而洪謨獨注古學蜀進士及第自洪謨始一時居顯位有文名深經術者亦惟洪謨一人其始入翰林以

館閣閒暇留心世理入中秘館所未見書爲編修上
疏條陳十三事歷官兩京以至學士凡有見聞即具
封奏四川蠻賊作寇洪謨上書言禦寇方畧尤詳賊
至圍長寧城欲劫其家蓋宣德正統以來館閣諸公
上章未有多洪謨者在禮部十有三年當承平之時
國家典禮時舉四夷朝貢不絕皆洪謨掌治其儀節
大者上在東宮行徵聘禮憲宗廟祔祧祖前此未有
皆洪謨與內閣大臣參酌定議制行之奏加孔子樂
舞爲八佾珠飾璣象以復璇璣玉衡之舊止月食不
食爲不當賀給烏藏印信勘合爲入貢證據使不得

多人糜費冒賞圖利如前日滅日本夷進奉刀劒直
價多爲令洪謨方直眞率不設城府與人言竭衷底
不復察觀辭色或有欺詒亦不之疑晚年建請意欲
有所激發振拔遂爲人所指目賴上不問洪謨謂明
用五經取士士遵濂洛成說應主司求其於精微寧
有疑辨偶繙閱有得輒爲闡剖積得二百四事名辯
疑錄以獻意欲擬於諸經本註之下恒自詡吾爲此
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尊
貴不與易也專門尚書學恒不滿於蔡傳屢舉以質
丘濬濬勸洪謨筆之於書洪謨曰休官有日當便成
之濬曰致恐無日蓋所不知者年矣歸即得疾卒力
疾草安中國禦四夷凡十事使人齎進計圖遣官諭
祭營葬賜諡曰文安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先世以貲聞而祖範爲儒者父
自懲縣吏也有陰德自懲爲縣吏縣宰捉一囚流血淋漓怒猶未息自懲跪而寬解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殺人不怒自懲叩頭曰竊聞曾子云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威家素貧縣吏有常例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之食多方賑救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與其婦謀之婦曰囚何來曰自杭而來沿途恐饑五日不食矣因撤己米煮粥以食俟罪日別爲裹糇計一
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
吉士時景皇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剪銀壺如花葉

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鬨笑守陳賦銀豆謠
京師傳之侍臣承詔出九重肴銀爲豆驟良工顆顆匀圓奪天巧瑞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斛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逐玉盤一天雨霰鏦鴛瓦中官競拾多懷袖金鐺半墮羅裳繡盡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此日六宮中翠嫩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力剪碎飛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饗木皮和草根苦恐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illegible]主餘東愛一顆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邃遠讀三
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
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
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

日昔魯論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
治後世人主有深嚴中禁委政内侍者乃禍名望夷
高尼無爲肆情嬖艷者乃變啓祿山則憂勞之心先
殊而安危利菑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
陛下慎之聽者以爲顗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
服除還仕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
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内
侍多貴幸有欲爲夤緣者守陳曰豈登半生老乃嫁
夫　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守
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率
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
孝宗卽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上手
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劉絡和與守
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
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憲宗升祔禮部尚書周洪謨
主祧懿祖守陳言宜祧德祖漸次可至懿熙仁乃奉
高皇帝不遷者語在典禮記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
嚴整蚤朝侍衞森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
[illegible]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

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
偶或未明輒賜淸問若後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吶
則侍班諸臣代之覆解詳釋以待聖心洞悟陛下退
朝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
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
殿後日輪内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
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名使對午朝則陛下御
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弁六科各輪番列
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免口奏陛下
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鎭巡方面及府衞正官有

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
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名内閣
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其有未當許諫官駁
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内閣大臣面
議批荅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
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於目前祖聽不偏於
左右上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以充副總裁仍兼理
部事守陳請解部事專意史職不允塡之疏乞致仕
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
何卒爲弘治二年金星犯進賢守陳應之計聞上嗟

悼腸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
天至處朋友篤於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
持莫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嘗治大獄梧權貴
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後喬新劾侍從
遇大事或縮恧輒正色曰廷秀亦爾耶喬新愧謝之
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
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
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
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於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
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

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抛
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如此弟守阯南京吏部尚書
從弟守隨工部尚書守隅廣東布政使子茂元刑部
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守阯爲文師韓愈學師程顥
蒞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守陳之沒也哭奠于私室者二年其行事多孝友守
隨別有記茂元附
茂元字志仁能視烈日書過目輒記授刑部主事抗
法不阿汪直誣主事楊士偉受賄徵其贓部僚莫敢
近者茂元獨助之輸且署名封識已出慮囚江南舞

勞血而婦人頻訴寃狀偵得其屍乃婦餉夫叔于田
欲私之不可怒而斷其鼻死者一訊卽承陞湖廣按
察副使以憂去服闋改山東孝宗八年河決張秋使
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治之初至
祭大河之神特天氣陰晦帛不能然久之欲焚不焚
之處宛如人面具耳口鼻茂元言神明示此必有儆
戒水陰象也應爲后宮今后戚之家怙勢暴横假名
號攪道路者不可勝數乞稍爲裁抑以塞他變又李
興陳銳參隨人衆日費不貲乞召還之以治河事專
屬大夏更請罷取天下畫士以絕淫巧革山東鎮守

內臣以蘇民困疏千餘言已與銳連疏論辯誣爲妖
言而張皇后怒甚上使人徵以檻車沿途軍民遮要
泣寃旣陛見命執送錦衣獄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
言茂元身居風憲過慮地方偶萌一得遂獻三事乃
者千里械繫而來大班反接而見廷陛之下不異縲
囚報國以辱身納忠而速禍誠恐括囊相戒諛佞成
風十三道御史并南京科道皆論救獄具刑部擬贖
杖還職上重違張皇后降爲長沙府同知旣乞歸家
居五年復用薦起稍遷廣西左參政未幾吏部擬進
江西右布政使劉瑾矯旨奪官瑾誅起江西參政累

官刑部右侍郎卒茂仁亦剛介特立有所表樹
謝鐸字鳴治台州太平人謝靈運之後也高祖溫良
以孝稱鐸澄朗穎悟少遊邑泮與同邑黃孔昭並服
膺儒素砥礪古賢天順三年舉鄉試第二八年登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
自總裁劉定之簡章綸復儲疏之留中者以備一代
信史八年被旨較勘通鑑綱目疏言通鑑綱目二書
有宋神理二宗實嘗留意然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
之下有待今日今日天下之事所令非所好天下之
人奉意不奉法此其蠹根弊源必有所在以陛下之

聖欲大有所爲正如天然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
而秋欲冬而冬誰爲牽掣誰爲阻撓陛下而誠留意
是書要必廣求天下之賢才與之講學圖治內察此
心之存否外驗政事之是非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將
積習宿弊耡除蕩盡以進唐虞三代之隆無難者而
區區漢唐之書且有不足述者矣鐸復上言邊事言
今月十四日閣臣時等遣中書舍人詢遞到論西北
備邊事宜狀令臣等撰列獻納臣實駑下不識世務
竊惟論天下之事有從其本有就其事言本若迂而
實切言事若急而實泛臣窮古今極理勢蓋有有其
本而不見其事者矣未有爲其事而無其本者也臣
惟先王馭戎之道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所以守
而禦之者惟在設險而險必因天地之自然臣謹按
夷狄之衰未有甚今日我險阻之得亦未有過今日
者也內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
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爲城幹外則東而女直毛憐
北則朶顏進北西則哈密吐蕃莫不奉貢來朝願比
侯服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爲窟穴是四肢無恙
一指不信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攘逐克服
以底成功抑有說焉天生大河以限關輔而受降東

勝又大河藩籬也失此則河固不可守況又失河而
退守延綏榆林數千百里之內其烏能及蓋寧夏去
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援不通
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
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況自
延綏徑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
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而老羸半之
是以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
堡入西則自靖遠清平諸堡入又西則西塞諸處直
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諸處直抵固原

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我險無可據而虜入
無所不可入至於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
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又爲難矣朝廷爲搗
套之策逼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決至往者
劫營之舉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虛張冒
賞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徒
激怒虜人以堅其復寇之心而已幸而宗社有靈虜
近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政宜蓄兵養銳於大同
寧夏以爲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圖初
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內以河曲爲室家

使道路則視昔爲減而險阻則視昔爲多道路減則
我易號名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進退而奔
突之氣沮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
森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固
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伐賊謀所謂畫地而守而
敵不敢與我戰亦其次也至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
卒其本則在廟堂之上臣聞擇將不可以不精任將
不可以不專馭將不可以無法今也輸錢諸價交結
保舉若曉唐之債帥可謂擇乎左監右督甲可乙否
可謂任乎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扳緣以

躋極品僨蹇退托誅罰不聞可謂馭乎此弊不能用
將也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士卒
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糧有尅減之朞月有辦納之需
怨心忿氣充塞胸腹而不可得使邊民不畏寇虜而
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
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惰氣凝滿肴目而不可得用
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土兵可用
也始而調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無久戍之苦有安
土之便輕險狎戰山西民壯可用也始許爲民終永
爲軍失其信矣此弊不能養兵也備邊莫要於屯田

而饒沃或兼幷於豪強荒瘠或困之於牛種耕歛或
奪於私差輸納或脇於包攬衞所有屯田之官而因
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動爲姑息如是而兵食
困矣備邊莫要於漕輓輦金駝帛日溯月增上以輸
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
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而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
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而兵食又困
矣有權鹽之法養兵之永利也率賣窩以侵利於商
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鬻爵之令用兵之權也名爵
虛受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脂膏以

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肝腦以衞民而民未嘗安凡此皆非虜之能敝我而我自敝焉者也猶未也間有以交易茶馬賊殺其人者矣聞有因貢使入境掠換其馬者矣武夫俗流出疆撫諭頑軟白丁重譯接伴此皆易以開邊疆之釁啓夷狄之侮臣以爲今日邊事壞極矣譬如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不受病雖有盧扁華佗卒難措手獨調攝元氣以壯腹心然後煎賜滌胃期於大收瞑眩之効此其轉移蓋在聖心陛下誠敬守此心無怠無荒愼用此心停德允元而難任人涵養此心使宿德大人得以輔導啓沃奮如雷

霆明如日月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藝費出以經罷廟塔之奉絕恩倖之濫杜私門之囊省坐食之几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以設施注厝於關徼夷狄之間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堂皇之上夫如是則臣所謂本也臣雖至愚周思極慮禦戎之道實莫過此十一年陞侍講預經筵屢進規諷之論接丁內艱遂無出意孝宗卽位用薦起修憲宗實錄陞南國子祭酒上言六事其一言孔廟從祀請進楊時而黜吳澄尋以師道難盡復請致仕不許適喪長子力求解任家居十年論薦益多給事中吳舜請訪求儒臣有

彷彿程顥朱熹者以鐸名上吏部擬國子祭酒上特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卽家起之是爲弘治十一年鐸再疏辭疾使者復再至李東陽貽鐸書曰日者刻章一人遂契宸衷平居未嘗周旋旒扆動勤顧注而聖心明眷記憶姓名特加優擢出于常格朝野竦然謂數十年僅見上方有寤寐英賢之意先生不憣然就道何忍負之鐸乃行既至謂求退得遷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十六年輯通鑑纂要命鐸潤色鐸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是年請致仕疏五上特賜告六館諸生乞留以千數正德初

吏部薦鐸當大用劉瑾勒令致仕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賜謚文肅鐸孝友忠誠廉眞孤介色如寬茹雖庸人孺子得而親之其居朝汲汲爲忠而常恐媿乎其祿居家汲汲爲義而常恐媿乎其生作爲文章以綱維人倫爲宗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遣外聲利爲情嘗擬皇明鐃歌十二篇上於朝以鋪張太祖功烈之盛曰越天塹曰帝王都曰猘之窮曰番水赤曰長淮清曰克平江曰復中原曰海沙平曰蕩八閩曰五嶺摧曰虜酋遁曰執蜀逋復擢明太祖聖德大訓作明明烈祖詩十二章上之以爲繼述守成

之助輯其郡先正言行曰尊鄉錄取其文之有關治道曰論諫傳於台鐸與李東陽劉大夏姜諒三人左善東陽劉大夏皆顯而諒獨不究於用諒嘉興人與鐸同舉進士爲漳州知府化姦安民治行冠閩中以母老終養漳人詣闕請復不得其平生自守有耿乎不可磨滅者而鐸深重之

吳寬字元博長洲人未冠入郡庠蜚流方務舉業寬獨博覽羣籍爲古文詞既累試不利而徐有貞識之有從有貞乞墓誌者有貞曰予之求予誌而親也將榮之歟抑永之歟曰苟能永之榮也大矣曰予其問

之吳秀才年四十餘以歲貢貲入太學張汝弼復見而異之時寬已絕意仕進陳選以提學御史識有貞敦遣入試遂得名成化壬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寬卽寓舍治園亭蒔花木朝退讀書其中良辰佳節名客分題聯句翛然榮利之外被選侍孝宗東宮人皆動色相賀寬處之泊然每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諫諷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也孝宗卽位以舊學自諭德進春坊左庶子累遷吏部左侍郎久之命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掌制誥命侍武宗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既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仍典制誥及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寬掌制誥久中外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邅徊不進顧寬意甚安之曰吾始念固不及此及吏部尚書缺衆復屬寬寬亦固辭年七十數引疾求通屢詔懇留竟卒於官訃聞孝宗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護喪以還贈太子大保諡文定寬爲人端清淵穆不見同異立朝議論多依忠厚與人言未嘗不推轂當世之賢士爲文章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文師韓愈書法蘇軾世人重之稱匏菴先生至其處鄉里尤以厚德聞寬有田數百畝每歲入觀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解元賀恩寬友人也遘疾京師還至其邸旦夕視之恩死與爲殯斂

素一月鄉人有爲教官者客死京師其子假貸歸喪寬命還所貸自出資之所居宅西有數館車過諸故皆奔避寬回車迂行不復趨焉

儲巏字靜夫泰州人曾祖仲文有陰德仲文惇行孝弟讀書通大義皆載布數車中鹽迹陽値虜騎圍城雨雪洊飢凍相屬仲文日坐逆旅戶外探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以求利也不利已矣可失其本仲文曰此何時尚問利耶中歲家窶落間驛于門拾遺金十數兩匿廁舍簷間及輔有一男子攜一婦頓哭來處上問之曰某夫婦解成某地費不給孤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處失去將死道路矣處士詢其封識所金幾何語悉合出歸之其人感泣取塊金爲謝處士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需謝予且案其有饑色子之勝違之其人曰吾無以報德違人語君使君聞於人人而已後仲文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巏幼穎異善屬文年二十餘尚未有家母病刺股求活既卒父欲爲

娶嚾頓足呼天足指俱碎家貧無資極力營葬每旦
伏哭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舉應天選首連舉
首會試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
選爲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
弘治初疏言臣守陪京簡務竊祿無所仰贊邇聞陛
下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賀欽等皆起改官資
布列清要遠邇傳說莫不欣忭臣聞輿論尚有數人
意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切見前中
書舍人今普安州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劾
法古人恥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

學博行端諳曉政務嘗李孜省州事之邑吉亦鄉人
獨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敖毓
元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
王純議論惇篤負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
多得上天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尤恐不足乃
棄之嶺海蠻夷之間毒霧瘴氛與死爲隣臣竊痛之
臣又見前進士今咸寧縣丞李文祥嘗陛下御極之
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衆敢言補益新政而當
時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盡
知非陛下本意邇者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讜

論臣謂五人者既直言納國於前肯變節辱身於後
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伏乞取寘
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耿裕在南京時
知嚾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爲其考功屬一時
士人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也擢嚴一官下考得
實裕欲改之嚾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王介甫
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非我莫
容後爲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嚾注貫日嫌法
堂卿鄉人亦遂不改久之擢太僕少卿丁繼母艱起
補舊職尋陞本寺卿孝宗末數名對諸大臣嚾上疏

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宣名股肱今歲舉行
尤數邇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至治行將焜燿
無極非臣之愚所能殫悉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
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之存不則後
代君臣何所誦法古者左右立史言動有記職此繇
也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召二三大臣多帷幄之
言造膝之語近侍不得聽聞史館何從紀錄臣竊惜
之夫前代史官網羅放失捃摭遺佚尚欲追往述昔
以成不刊至如儒學里塾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
日錄年譜備厥遺忘矣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

謨神謀之所灼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陛下勵精圖治益大有爲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無所纂記以貽來茲將來歲月縣遠耆舊凋喪遺失莫存傳聞或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非闕典歟臣愚以古人有金匱石室之藏洪武初年亦有起居注之設乞勅在廷臣僚曾蒙召問者具錄一時諭對之詞宣付史館有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進御既畢仍行封識委謹密之臣庀之深嚴之地此貽謀垂憲之基也正德二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踰年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瓘清

癯骨立操履不渝劉瑾亦重之居一年以疾乞休其冬仍起左侍郎不就居一年復起舊職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卒于官瓘好賢惜才所交皆正人君子不善人不得一至其門時李夢陽何景明等倡古文詞執政者嫉才欲擯斥之瓘以文章復古爲國家元氣故於李何極其扶植得不顚陷與學士大夫語必及政事文章與家人言居常引賢孝貞烈故事否則端坐竟日而已爲文簡古冲澹有晉唐之致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沒以殉斂其謹身慎行可類推也初顧璘舉進士郤寶語之曰子持身當以儲公爲法自是璘尊事瓘瓘無子臨卒時父八十在堂名璘與王韋屬以後事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嘉靖初賜謚文懿

黃孔昭故名曜以字行黃巖人今爲太平人父瑜兵部職方主事有才操死之日顏垣瀟然而已孔昭少孤苦學與謝鐸爲好友讀書不事章句往往窮前人所未至鐸曰見其進不可追也又善爲詩自孔昭詩出論者以爲台州一時詩道中興有司以懷才抱德辟不果乃有志用世自出取科第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員外改文選擢郎中同邑有李茂弘者正統中郎考功靜退有守孔昭慕而推之以追其

風在職據法守例人莫敢干尚書有不行者或借孔昭爲辭舊時官吏部者率避形迹絕省候孔昭獨開門延賓諮訪人物疏註儲備才具地望參伍薦進雖小官卑職亦未有滯而不用用而未竟者郎文選凡十五年人謂開門文選謝鐸時過孔昭望之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也擢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弘治中卒嘉靖中謚文毅自孔昭郎文選之後而泉州人黃河清正德中能繼之時人爲之語曰典選何軒軒前有黃天台後有黃清源孔昭子俌舉進士其孫綰嘉靖中以議大

進仕至禮部尚書別見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文尚奇崛力追古作年四十餘尚困諸生成化乙巳應入粟陝西詔例升國子監時丘濬爲祭酒議南士不聽北留玘因以請至三受朴濬數之曰若能識箇字㠥僵乃爾玘曰惟中秘書未讀耳濬留之識名堂柱他日試之文大驚歎更命作長安賦濬曰可步兩都丙午試京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編修益肆力古文辭每有所造必棲踞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瞑目隱度至以四五度客有從隙閒窺者見其容

色灰槁有死人氣皆幾步出其文辭沉徤瑰偉或入窅澀然亦有𢇁山障海打鳳擒龍之奇觀自爲諸生㦛憹豪家白眼軒貴立朝當中官用事之日直奴視之人或以此危玘而亦以此爲一時砥柱武尚知州劉遜生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捄之孝宗怒并下泮詔獄玘言遜至付所司鞫辯公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卽有不白捄之未晚泮等疎狂誠有可坐然在陛下宜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記具載文臣大臣之以賄交者言者欲按籍斥逐玘言大臣具瞻攸繫宜准令自陳或斥以他事庶兼爲國體

中上事李夢陽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玘言鶴齡托在肺腑陛下困將五戍之夢陽萬一死乃滋爲鶴齡累並兄嘉納正德中累陞太常寺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嘗一署國子監及通政司事所至必究弊壞而飭新之武宗未有太子羣監縱橫中外人人憂懼玘連疏請定大計以繫屬人心其言迫切且侵及常國諸老壬申秋滿三載入京至良鄉以老請得歸山中貽書知舊猶以時事爲慮寧庶人素忌玘然心重之金幣及門玘預覺逃之旁邑及庶人叛玘已臥病猶馳書約有司起兵討賊未就卒嘉靖改元追諡文肅賜

祭葬玘自負才氣力持風節志不苟徇行與文類

郞曰謝鐸吳寬儲巏黃孔昭羅玘皆敦行之儒文章亦著而玘最苦矣鐸不就國子之命孝宗促起之可稱一時明主知遇之隆也

鄒智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也薦四川第一舉甲科選翰林庶吉士少貧爇葉讀書成化末與計偕徑三原時王恕以兵部尚書落職居里而萬安劉吉尹直貴用事智詣謁恕歎曰方今名德如公屏棄居里而彼人彼人貴用事智書生切憤之今之京非望中策而已將

加閣以明君子小人進退之道既授官上疏曰臣聞體元君職也調元相功也切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往往降自內批若示小人陰執其柄者是既任之又疑之也是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及居位任職唯唯容容見若不能若不敢陛下既任復疑意其在是然臣未聞一任一疑可成天下事者也宋之英主無過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扇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器有重望則不次擢

用之以故慶曆嘉祐號爲太平臣願陛下參察忠邪辨明枉直凡茲輔臣孰諫孰夷簡孰行孰琦孰仲淹孰弼黜擢優容無使淆亂則天工亮矣臣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輔臣等也今也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嘿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本事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愉縱羣聚迹若醫斯言則匿忠咎以歸主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否則優容亦勿加罪則天聽開矣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以陛下聰明豈不知治天下者必得正人君子乃可任哉特其所言所行利公病私小人懷私巧讒中之陛下亦用內忌如兵部尚書王恕之碩德監察御史強珍之精直章懋之鯁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馴雅或削爵褫柄或置散投荒上天生賢本心必不其然臣願飭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抽揚俊等以充其名則天心協矣臣聞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係輕變祖宗之舊也高皇帝監古跡謹亂源凡茲內閣惟供祗奉頻年以來邪徑日開主上大權旁落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

撫伶人賤工倚以雜作奇淫法王佛子倚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以結怨罷民其他耳目所不及加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股肱宰相耳目諫官腹心正人君子則天綱正矣而陛下又據難窮之義理惜易邁之春秋考之經史會之心身一歲之間無日不然則天下之事盡舉矣智慷慨負奇一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皆與智善並以進賢退不肖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叱罵之其秋敬帝登極舊政一新安懷鼐等彈劾不得久偃於登極詔書

揷入一條令給事中御史毋風聞挾私言事違者加罪一時物論囂然安尋亦悔之其冬上兩宮尊號須詔天下乃復揷入曰凡天下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許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其時則有流星之異智復上疏曰伏覩今月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切惟陛下卽位以來斥宦官黜左道究游費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怪獸興利革弊幾無遺矣變異若此其故何哉以臣罣罜之思毋乃陰未消陽未長陛下事天猶未

至歟臣復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大小衙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已不廣矣然欲與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與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夫內閣天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長臣見少師安枯無厭少保吉罔無擇少保直奸無恥小入也此而不退上弊社稷下弊蒼生卽欲它弊之革不可得也臣願諷之放之臣見致仕尚書王恕忠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疑君子也此而不進上無以利社稷下無以利蒼生卽欲它利之興不可得也臣願名之崇之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益長臣謂宦官之權重也臣又聞漢元帝任蕭望之周堪而制於恭顯宋孝宗任陳俊卿劉珙而間於源昇林甫仙客與高力士犄角而唐不綱似道大全與董宋臣表裏而宋不競古今君子小人進退

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惟陛下鑒旣往謹未來張英斷總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爲法凡所以任大臣一以太宗爲法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矣疏入不報居有閒安見彝輒語之曰近兩宮尊號詔書語及開言路者非裏面意我輩羽翼諸公增之耳彝卽以其語反劾安等訕君且稱朝廷曰裏面亡人臣禮疏入亦不報俟命數日忽有旨名入諸中官皆在令跪彝曰令彝跪者旨耶抑太監曰旨乃跪曰疏留中還舍矣彝亢聲曰臣所口皆國家大事曷留中是皆若等障壅若等盡在盡何姓名吾欲卒吾

昬諸閣稍稍引匿鼐橋然出亡何安與直兇矣鼐文
祥等相與誇詡謂君子巳進小人巳退日夜縱飲酣
快鼐自居大將而以文祥為先鋒其餘皆有名號倜
然無人乎天下而大學士劉吉使客諂御史魏璋曰
君能去鼐可得美官左庶子張昇劾吉十罪璋遂與
給事中韓重交劾之昇坐左遷更日夜伺鼐鼐本州
知州劉槩抵鼐書賄以金言夢云公遇一老人騎牛
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捉牛角引之
大道老人謝而出占之曰人騎手象形禾國姓也石
子一文五色彈也公彈章具文采稱第一也引大道

公引君當道也鼐自喜甚出槩書遍示客其明年四
川饑遣官往賑吉人上疏言所遣人不任請精選四
使分四道擇才御史使理荒四使之選如給事中宋
琮陳瓊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
誠右評事古實考滿知州劉槩理刑知縣劉福皆可
以用才御史則湯鼐宜為之璋遂草疏署御史景隆
名言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得旨丁錦衣獄令自引
黨人人以鼐璘思誠槩福對璋嗾御史壁等言璘福
思誠非人黨惟鼐槩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
州董傑數人是因掇拾鼐槩所言夢誣以誹謗劉吉

擬旨逮捕下錦衣獄逮考智自供曰智與今湯鼐等
相遇契密或論經筵不宜輟講大寒暑或論午朝不
宜塞責一二事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
生民憔悴賑濟無策或論邊儲空虛儲蓄無預不知
其它送刑部坐槩妖言斬鼐犯贓充軍人歎罔削籍
智與文祥浮躁淺露謫官王恕訟槩曰竊見鼎等不
及死臣不敢遠責天聽切惟律重妖言謂如亡秦者
胡之讖若諸諱書之類是也劉槩書詞雖妄意在成
人美昔秦之時忠諫以為誹謗深計以為妖言天下
至今非之臣恐陛下以一劉槩上累平明之治令天

下後世不獨過秦於是上令姑繫獄頃之當熱審刑
部尚書何喬新復為槩訟得減死戍海州而謫智廣
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文祥貴州衛經歷先是文祥上
新政疏曰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
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
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繇頃者位多匪人權移內
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公行賄
賂阿順者則交引驟遷違忤者則巧讒遠竄朝野寒
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症如腹之癰疽釋此不
圖終難言治伏願陛下窮訪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

謙畏者隨侍左右更博選大臣諳諫治理推心委任
不復嫌疑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侃自將神
明未隔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通判王純忠貞
並抱才識兼優伏願陛下起竑等參之公輔列諸諫
垣親其議論庶有規裨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
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豈無思奮能知
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葸乃爲下品願陛下昭庶務
察羣僚其間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小臣則遂罷去
大臣則宜遣歸餘可自新者策之明詔感其良心需
以後効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況古昔聖王

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
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
此以毒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溫旨少
霽嚴威詞戇而理惬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謀拙
者含容以嘉其意惟中斷以一心不外搖於合喙大
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倘一問及必有背傷如
或嫌疑許從面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讐豈不自諒
率爾狂嘷但思臣之於君若子之於父吉凶休戚義
實相關隱默謾欺情所不忍文祥疏中尚有中興再
造語疏入名詣左順門傳旨詰問中興再造得無不

祥文祥具正對安等以文祥浮薄新進當補官授爲
咸寧丞曰使練事一時諸臣多言文祥者居一年召
還爲兵部主事到官十餘日而吉人言事下獄故復
見謫又其明年進士夏鍭上疏曰臣伏見鄒智李文
祥等皆以言獲罪竊謂非人主之福也夫言官無流
竄之禍則無以彰譽有謫徙之苦則足以見難罪益
苦舉益彰言者有苦譽則人主無隆名不如轉而容
之臣下無禍無名人主有福有譽願陛下熟察鍭弃
論劾諸大臣詔逮錦衣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送銓
曹竟謝病歸智之石城衣結屢穿親識饋送一無所

受旣兩月廢政其舉居四年棊卒年二十六文祥以
入賀還道經商河行氷上氷陷殞焉先數日者商河
居人聞鼓吹自天若有所迎候者乃屬文祥矣文祥
卒年三十鍭病歸久之補南京評事竟棄去則年八
十三鼐久錮河西無援之者及謝遷相乃與之歸而
璋當時旣爲大理丞矣竟坐罪下獄王恕出之爲同
知悒悒死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夙有懿德仕至山西右布政父瀜仕叅政文祥幼承家學才藻秀發年二十中鄉試及第進士以風義自持既謫咸寧丞上官有欲門見之者文祥卻立不進日庭參有禮此非其所及名還關中父老擁道號泣臨司有所餽遺悉謝不受人以孟子宋牼秦金爲言文祥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寧遯中爲興寧衛經歷敎化大典鄒御史鄒廷舉奉命征苗咨訪兵略大有

其才欲爲以憲職文群曰昔以言出今以軍功進不
可固辭不得乃請齋表京師因圖告歸疏兩上不許
郎日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城曲河氷陷殞焉
文群弱冠時精神氣槩殆將傲睨一世及遲回顛頓
曾不少變而持之益堅及更事既久深自挹損以泮
名爲慮發爲議論原古證今具有條緒　錄台州人
父墳爲右副都御史剛直耿介所至鋤強扶弱尤善
推鞫事清好讀書工詩能忠信樂易文而寡慾見義
必爲惟力是視　鼎壽州人伉爽豪邁喜
大言既自河西歸跡宕自如不改其素

臣林記 正德臣一　　　晉江何喬遠　譔

劉健　謝遷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其先太康人曾祖紹祖爲元順德路總管父亮三原教諭娶妾白有身方就館妻張夢一偉人致帝命紫衣玉帶其家緒猶見也而白報生男矣（亮平生孝謹與人恭遜介而寡合不爲私謁里有不善者匿不敢見人稱曰板劉平生務實學其教以明理飭行爲本學者畏服之）少聰慧嗜學與閻禹錫白良輔華游皆洛中老生名士登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尋授翰林編修累官少詹事三任皆輔太子孝宗即位錄東宮臣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户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既入閣練習國體名經濟才萬安劉吉相繼去位與徐溥丘濬同相正色簡語無所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薦李東陽謝遷入輔政十一年以大明會典成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上勵精求治健亦身任天下之重凡大臣進退政事臧否反覆密陳上未嘗不嘉納也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綾閣而

健東陽遷議政東陽才敏遷方質而健確直見事稍遲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年一品滿九載上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上憂勞思治益明習國家事欲盡革諸煩苛弊蠹以蘇民隱每召對屏左右離立數丈許左右竊竊目屏隙中闚上數數稱善而巳上仁慈敬慎望治雖切而謹守舊章不輕變易尤惡慘覈之政健念上體清癯太子未壯恐一旦有意外慮務郄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庇至上

語及宮中之政毅然創抑欲盡洗刷近侍權復太祖舊章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健與東陽遷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在兵部韓文在户部戴珊在都察院同心戮力天下仰風未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爲主正色率下處同鄉無所黨比僚家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人朝論事關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間有之衆皆慕悅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

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强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矣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歔欷令皇太子侍具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飲泣受命莫能仰視武宗即位不親萬幾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推讓東陽使之屬草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户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覆諍八人良窘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閣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案慟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地下邪健以岳亨可與謀因密語明日諸公伏闕固爭公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比已欲圖健位泄謀於瑾瑾等泣愬上前上震怒收岳亨而瑾遂爲司禮監健三人知事不可爲即疏辭官上亦立聽之惟東陽被留瑾當事盡摘冶言官之論捄健遷者詆韓文官面焦芳爲大學士居一年矯旨列健遷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榜示天下又二年坐推舉懷才抱德士草詔出健黜爲民頃之追奪其誥命謫罰米瑾誅復原官所罰贖還之健

每聞上狩邊巡江南輒長嘆輟匕筯曰陛下暴衣露蓋臣安坐家食死無以見先帝矣輒舉弘治時事淚潸潸下也世宗嗣位健年九十不可起賜勑存問曰朕惟人臣事君行道樹功豈不難哉而名遂身退壽考康寧身繫天下之望尤不易得卿自早年究心理學蜚聲藝苑勞勤著茂聞望彌隆遂受知孝宗皇帝弘治十八年之治卿與二三大臣佐理爲多顧命之日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竭瘁勞武宗改元隨事納忠曲爲匡捄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見於詞色群小難容告老而歸中間復遭讒抑而昭雪隨之高風大節播仰天下有日矣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盛福完名求之於古則有宋名賢卿鄉先哲若司馬光文彦博輩不多讓焉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特遣行人至家存問仍賜羊酒令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式表異數卿尚順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抑朕聞老臣體國義不忘君方兹初政嘉謨至計尚無秘隱輔我不逮欽哉明年遣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年九十三卒贈太師謚文靖健爲修撰時有欲薦爲提學憲臣者健筮之得咸之九五曰咸其脢朋公撤我矣不果行因以爲號而世人誤以脢庵爲脢庵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其父恩以禮經名場屋久弗售
因遷居而生遷遂以命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考試官趙瑞閱其文欲置選首而瑞爲兵部
主事名位輕寘第三顧瑞已批選卷曰狀元拜相必
此子也趙瑞晋江人善以文章鑒別人成就嵩嶽東提學僉事考較海南士既得晚語人曰是處前列諸生文則可矣觀其成就不及劣等者及應試諸生渡海多有沉溺人服其精鑒廷試擢
第一授翰林修撰入館進學專勤謙抑諸先輩皆重
之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選侍東宮孝宗登極陞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加俸一級初開經筵
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宗實錄上方嚮意學問遷積

誠開悟先期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
甚稱上意御馬監左少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宮中
或諸王館習禮讀書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
嗣遷上疏曰伏聞陛下因內侍之言欲預選后宮固
亦廣嗣續綿本支至計但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
痛可衰陛下春秋向盛如日初升血氣未定如泉始
達熊羆麟趾天慶方新中宮正位兩主得人自餘妃
嬪宜可稍緩臣聞九經之義遠色爲先建始之初不
可不重下禮部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遷言是三年
以省親請給驛賜金幣明年實錄成陞詹事兼侍講
學士加俸如前丁父母憂服未闋詔以本官入閣辦
事是爲弘治八年遷辭不許陞詹事兼秩如故詹事
乘馬百僚避路時人榮之十年勅修大明會典爲總
裁官其明年武宗爲皇太子出閣講學陞太子少保
兼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遷長身玉立儀觀都偉爲人愼
默簡重其與劉健李東陽同相健敢于任事而資遷
之剸斷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遷之典則孝宗臨御十
有八年纖體守文號稱至治三人稱賢相焉時承平
既久政漸寛弛近習怙侈尤甚內府各庫及諸倉場

馬坊莞事內臣多作奸索賂而御馬監軍士月以禁
旅不隸本兵虛名冗食遷知上圖治甚切乘閒言之
上令撰旨禁約遷曰設禁虛言也須令當司搜剔弊
端明白開奏然後嚴立禁條庶幾民困少甦上悅如
其言繇是軍伍之曠缺戶口之衰耗屯田鹽法馬政
之弊壞方與健東陽爲上漸次修舉以復舊章而宮
車晏駕矣上大漸與健東陽並受顧命武宗登極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纂修孝宗實錄充總裁官遷疏乞
致仕薦吳寬王鏊自代言甚懇至恬讓之風聞於中
外竟不許頃之以劉瑾故與健同乞致仕焦芳入閣

誠遷薦寬鑿不見及而瑾以遷與健遲章請誅尤所
切齒二人遣人四偵竟無所得久之餘姚人周禮徐
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
人者遷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劉健遂
矯旨與健並黜爲民謫戍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
爲京朝官文彪字壁之正德初舉賢良以母老辭有司敦促乃行至京試吏部用蕭傳恭鳳語瑾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械戍鎮番文彪處之怡然諸武弁子弟相率來學瑾誅赦還禮子元龍等輩同時遭瑾謫而文彪所造彌深所著有貞庵集若干卷頃之矯旨令遷弟武選員
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欲追奪誥勅會瑾敗初
遷去位時臺諫交章奏留皆見逮繫榜掠既歸瑾意

叵測人皆危之遷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佑皇明我
當無他日與客圍棋賦詩晏如也瑾誅詔復職致仕
世宗登極遣行人齎勅存問起廸叅議丕復任翰林
廕一子中書舍人居一年令有司時加存問大學士
費宏疏遷自代宏去楊一清復薦遷六年上遣行人
勑起于家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既至進少傅户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始一清薦遷若虛元僚待遷者
及遷至一清無讓意力乞還上以天寒見遷朝叅除
夕示御製諸詩疾醫來賜酒米少閒遣鴻臚卿趣出
視事遷竟辭歸三年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丕

舉鄉貢第一進士及第

韓　文　張敷華　楊守隨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韓琦之後也父祖世隸醫學生
時父夢紫衣抱送文彥博其家故名之文以成化二
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持節韓藩盡郤饋送已率同
官論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薦李秉王竑合起用疏
中語涉宮禁純帝震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陝西
三邊紀功郎中謹奏總兵都御史聚等殺降報功上
命文往勘還奏報可陞右給事中滿考出爲湖廣右
叅議提督太和山兼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

淨樂宮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
太監貴聲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
左分守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讐殺鄰近侵地
奪印文身往撫諭皆聽服既以父喪歸時文爲叅議
八年矣孝宗初王恕爲吏部尚書知其久滯陞山東
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
曰打魃文下令嚴禁居二年以薦超陞雲南左布政
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河南轉户部右侍郎以母
喪歸終喪改吏部陞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兵部尚書
先是外守備與内守備會議事俯鼻息於内守備而

已外守備殊不出一語文復誠心處之卽出語內守備皆聽服尋陞户部尚書就道之日軍民沿岸攀留號泣孝宗末年慨然興治名文楊前今考祖宗鹽法之舊以通商賣邊文上言國家之務莫重邊餉飛輓之利莫良鹽法太祖高皇帝立法至嚴且備是以凡遇邊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塞下得濟急之用效速而大莫有過此法久弊生胥濫阻壞開中雖多實用全無皇上重慮邊陲弗靖蓄積少充特召臣文恭承聖諭朝野聞之莫不懽喜臣等敢不悉心以對因條七事以聞奏上孝宗已

崩矣武宗卽位許行其六事而其一事下文再議其下一事再議者蓋文陳買補殘鹽之弊爾祖宗舊制谷處鹽運便等衙門歲辦鹽課如額類徵𥡁積以待商人開支商人稱便近者慶雲侯壽家人洪奏買兩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鶴齡家人成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傷奪正課（按每引納官多至一錢而買鹽可得一兩八十萬九十六萬爲銀多矣）乞今所領引目赴官銷繳價銀如數給還其未完者停止勿上旨下文持舊議如初上命已納價者如弘治舊旨未納者停止如文議文曰陛下卽位有詔書內外勢要奏討奏買存積常股鹽攙越支賣夾帶私販詔到各該巡鹽巡按御史從實驗理除未支掣並行住支此詔書也請如詔上曰如詔書是也壽寧侯家人成等并商人譚景清業有旨鄉運行之填壽寧侯奏辭引目而慶雲侯尚請如舊文復請如詔書上復曰如前旨文曰臣已累請如詔書上曰有屢旨如前旨亡何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淸爲開中請賑須金十萬請開中淮浙四川鹽百萬引復下文議文復言法有成規事不可緩祖宗設立鹽法專爲備邊賑飢之用官豪勢要不許占中此法之有成規者也山陝饑饉

人民隨處流移虜賊入寇軍民多被搶掠此事之不可緩者也法有成規守者變之必至壞事不可緩任者忽之靡能濟諸處變賣鹽銀存積數多户部催取運司半年錙銖無有皆繇商人譚景清等以隨場買補爲名霸占市利官課不充實繇于此臣等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若以成命已下勢難中止則何如祖宗成規之難以變更若以商人資本艱難恐致失所則何如百萬饑民轉之溝壑之難緩引手況今邊方報警虜賊在套又將簡練兵馬措辦糧草用預調發若買補之害不除將鹽法之壞如故一有猝急曷以支

持臣等反復思圖惟有如詔書第今譚景清銀已納
部情難盡法没入惟有給還原數追收所領引目方
可全國法之至公示天下之大信杜奸宄之竇門通
飛輓之實利外此如欲別議是陛下所以待臣等股
肱耳目之臣不若譚景清等一商人陛下所以計宗
社生民不若爲商人譚景清計一家疏上仍命再議
大學士徒言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
詔還官又不領回原價阻陛下新詔累母后盛德此
臣等失職罪請解臣任上復下議文言臣等前議給
還納價收取引目已是屈法伸情今難復再上方許

之文在户部一年如請追没妖道番僧賞賜請裁宂
濫內官請收復景州民崇奏長寧伯或占田明旨翻
將崇逮繫請止太監綫買辦寶石珍珠請酌太監果
賣鹽以備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鹽法尤爲堅挺
亡何則劉瑾輩事起而文去位矣蓋文約諸九卿合
詞上言人主辯姦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群小作朋
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備員股肱當主
少國疑之日仰察天象俯揆物議瞻前思後憂心如
割至於長泣涕下不能自已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
覩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

窺聖容漸日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
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置造僞巧淫蕩上心或擊
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錯陳優劇或尊萬乘之尊交
易於外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繼之以夜勞
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
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兆此等數人蠱惑君
上圖便己私寧復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攸萃聖躬
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損身失常卽將此輩
虀粉葅醢何補于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
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陛

下所宜顧諟也閹宦誤國前古最烈漢十常侍唐甘
露之變是其明效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
將來無忌爲患不細伏望奮乾剛剖私愛上告兩宮
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
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上方欲治八人
罪八人者繞泣上前得留如故始文未上疏時朝退
入部卽對部屬官言上居起泣數行下郎中李夢陽
勸文爲疏與諸公伏圖上之文遂屬草如此謂夢陽
曰郎事不濟吾年足死矣八人既留於是日夜求文
過不得會有解户以贋金輸庫事覺罪文降一級致

仕户科給事中徐昂言文歷官歲久端謹素著銀課
失數責在屬官乞聽以舊官致仕內批昂褒美大臣
顯有囑託文遂落職幷除昂名文子高唐州知州聰
刑部主事士奇並除名爲民文出都門乘笥輿行李
一車而已瑾偵伺無以加之又會户部有故冊遞代
文者顧佐瑾嗾佐上其事佐持不可瑾奪佐俸逐之
去復以中旨逮文鞫錦衣獄有投匿名文書丹墀下
者言瑾欲陷文至死人皆譁怒瑾乃已禁文數月取
中旨勿擬文罪第與故户部侍郎張經並罰米千石
而更羅織文他事罰二千繼之瑾誅復職文廓大遼

永莊簡凝重歷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諸遠猷根
本彝憲天下陰受其福家居行義多可稱述鄉里化
之年五十喪妻不娶冬寒命小孫溫足婢媵不得至
前老而形神堅壯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不廢（文每日自課吟詩以篇計臨池以水爲度）詩與劉大夏張敷華並稱弘治中大
君子交善林俊數千里外書問往來如東西家肅帝
登極文已老加太子太保今有司存問賜璽書曰比
權奸之竊柄痡朝政之紛更卿守正不阿抱忠自誓
倡言扣閽山岳難搖甘禍忘家氷霜不變天下仰其
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九袠之餘人心攸屬

繼韓魏公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宣讀畢文感泣不已
年八十餘卒吏部爲請謚曰愚同甯子竟保其身老
似武公不弛于學命贈特進光祿大夫入傳謚忠定
文身後子孫多有顯者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正統中與土木之難敷
華自爲兒時社樹爲祟率群兒斬伐之祟已里人異
焉景泰中錄死事後廕入太學天順七年應會試舉
場火士子奔亂敷華與戴珊倪岳獨見一朱衣人啓
門出之明年試舉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當散館與
劉大夏獨願就部曹以周當世之務授兵部車駕主

事陞員外郎郎中嘗奉使道遇盜刼其囊得七金而
已使隸市肉屠告隸易金坐客詰屠曰何知非相公
金屠曰相公雅用俸金無惡金也陞浙江右參議監
溫處二州銀課時景寧礦盜起鎭廵議勦敷華榜示
招撫從數十人曉諭之皆聽命因斬其魁首十餘人
陞叅政遷右布政使皆在浙中凡居浙十餘年不求
赫赫聲而境內大治弘治元年擢湖廣布政使歲饑
給粟散粥藥病掩骴高値來商帋詞告糴出官錢脩
學宮編役軍民籍爲甲伍使貧傭直以業餓者任滿
籍羨金二萬餘悉貯官庫四年南京給事中鄒誠等

言敷華與布政劉大夏秦民悅費誾徐恪按察使魏富參政李蕙副使羅璟林俊等皆存心清謹制行公勤乞加擢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浙人攀留遮道尋以母喪還服闋起巡撫山西如故時山西連歲凶旱敷華上疏曰今山西水旱爲災倉糧匱乏臣屢任以來日夜憂畏千度萬思莫得其術竊見解州鹽池生生不窮惟資人力不假煎熬此天產也若通以舟檝可濟天下今河東運司歲課四十二萬引其餘官既不取又不濟民天生大利以與三晉之人委之無用良爲可惜莫如於四十二萬引之外歲委勤能

官員別撈三十萬引出場依時變價爲預備之用蓄積無過此者復言天下之物徵所有則易供斂所無則難辦山西險阻一隅舟楫不通銀物少聚地利所出粟麥豆而已大同邊餉故取給太原平陽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草一束折銀五分運解至彼名商上納米可四之草可二之徵民甚苛利商不貲非所以爲便也請州縣道路平衍在腹裡者從其輓運本色其餘崎嶇艱於轉徙別與斟酌價直皆從之八年改巡撫陝西時遊民愁困逃亡田荒不治居民代賦甚苦敷華請酌五年爲期有人佃種則輕其賦無者量給見在人户暫爲代納又請開鹽引茶斤升納草納米之途以廣儲積邊人賴焉終南山有妖僧張金峯者聚徒立號裂布爲旗祭以孩嬰刻言某日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咒虎當路山中負薪炭者多被迫脅不從即支解懸樹敷華密令父老宗等以拜佛爲名直入生縛之既平賜勅獎諭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再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地方請設儀眞攔潮閘禁高郵湖堤凡便益漕綱者疏三四上權貴親暱干請拒絕頃之督運入京諸大璫雅聞敷華名因諸公送名香爲壽

敷華各報之幣既追反之曰幾誤平生吾素無內庭之交可自敗十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八年陞刑部尚書敷華剛介峻潔不輕言笑秉法奉公物望甚著與南中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一時稱四君子其冬名入爲左都御史既至禁貪酷戒奔競縉紳凜然畏之敷華雖剛峻自處而愛惜人才持大體無谿刻氣正德改元上狎劉瑾者八人政出閹寺科道官艾洪等以爲言上下詔切責敷華上疏請賛之頃之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茝御史朱廷聲徐鈺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上曰朕

自虞之數華上疏曰臣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誠以君天下者當嚴恭寅畏不可怠也致治之盛莫過虞周虞氏兢業萬幾周家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豫是以神化宜民馨香昭受天啓皇明聖神相繼太祖高皇帝有言喪亂之源係於驕逸太宗文皇帝有言天下雖安不可忘危膺眷迓休有繇然矣我孝宗皇帝至德深仁上畏下憫方大有為而龍馭上升繼序不忘實在陛下夫何夏秋以來宴樂逸游日狎憸壬政令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干天

變下詢人心臣等所曠職而負愆言官所切忠而懷疏者也今給事中蒞御史廷聲等連章論列陛下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下曰朕自處置臣竊歎之臣請言時政之弊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必足數五七歲童子何能而招之勇士織造停矣又織造傳奉并矣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太監果復奏帶引鹽拖土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永仍奏討田地管操太監何以數更鎮守內臣何為屢換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與甘寧監鎗則政令紛拏韋經索取官庫而准領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

百臣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置安則安置危則危臣願陛下審所置焉宋綬有言自古帝王未嘗不學臣願陛下學真德秀有言無逸則壽臣願陛下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臣願陛下究興隆之術陳子昂曰人不可使窮窮則奸宄生臣願陛下毋使民窮疏上不報其冬十二月晦日瑾傳奉令與楊守隨同罷數華即日買車就道至徐州洪艇小觸石幾溺死亡何瑾入司禮監其明年矯旨列數華姦黨榜示天下尚欲借撫湖廣時糧餉浥爛為罪修撰康海過瑾曰張公撫陝人

父母之不可贖乎乃止又其明年卒瑾誅又二年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數華明辨義利介若黑白有所不可不以貴勢大禍為遷就威儀動止一循禮經天下以為名臣子鰲山為御史亦鯁直著聲

楊守隨字維貞守陳從弟也第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應權貴人招權貴人犯法獨按問之數言事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為例曰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繇內降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俸三月已劾奏僧繼曉直聞中外出巡按江西李孜省姦暴鄉里守隨舉按其罪當讁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

申貴以左道得倖守隨自江西憂歸服闋赴京孜省已爲太常寺丞守隨卽劾奏孜省贓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爲上林苑監已而吏部擬上南京大理少卿再擬大理丞皆爲孜省阻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守備太監蔣琮陳祖生侵後湖壖地爲田又漁于湖爲御史孫紘所論下守隨勘悉繩以法時孜省益貴用事嘗被密旨得舉察百官守隨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後任何官者吏部對守隨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訃起復無缺添註管事上曰旣添註可調除之別任於是調

爲南寧知府而守隨從弟守阯爲翰林編修升陞爲南京翰林侍讀故事編修秩滿無復陞南京者蓋以孜省構故孜省誅陞應天府尹是爲弘治初元復爲蔣琮輩所構謫廣西叅政五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尋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大理寺卿復改北正德初九年考績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掌寺事太監李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囑興事守隨峻却之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十萬養親以三十萬脫我死何不可爲者守隨持興益急興卒以內降免亡何中旨取戶部[illegible]四十萬充

內廷別用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昌言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此者今閹宦擅權八虎相煽吾輩何舍此耶文以是率衆伏闕頃之瑾等不去劉健謝遷相繼致仕武宗命瑾掌司禮而八虎中若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羅祥魏彬俱各出党樞要守隨復獨具一疏反覆論諸豎姦狀而斥瑾尤甚疏曰臣聞之孟軻一正君而國定矣周穆王言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夫姦邪之進實累君德日滋月潤至於廢政梗化禍且有不可勝言者况其機已著其勢已盛者乎今

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誓死爲陛下極言之也臣伏覩陛下春宮之時英明煥發有過人之稟早夜啓學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剛正之操天下臣民仰之以爲今日太平之望而先皇龍馭賓二三大臣至于寢閣顧命諄諄言猶在耳陛下嗣位之初率繇舊典閒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夫何數月以後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碩輔而刬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於上地動於下

五星凌犯於霄中辰宿顯現於旁午彗星直穿於北斗太陽蝕來歲之首桃李華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鴟吻雨壞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羅祥魏彬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意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間伺隙終也至恣意肆情外人目爲八虎而瑾尤甚陛下獨與聚處馳逐又親信而愛護之今日以遨遊荒樂之事導陛下明日以諂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于西海擎鷹搏兔或於南城躡峻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

龜趺禁內鑼鼓音聞遠邇宮中火砲聲徹晝夜搬演雜劇假降師巫淆雜尊卑陵夷賤貴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巧飾百技覬中上心閨室飽肆齊街楚語近者日高未朝漏盡未寢豈其萬幾誠無刻暇此數人者方且叨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實封簧惑聖聽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典傳奉官員衆至千百募招武勇歲及童嬰紫綬金貂盡與爪牙之士玉帶蟒衣濫授心腹之人或奏帶鹽引私爲興販或奏討地場大興土木或索取官舁或

冒派織造義男贅壻愛卒幸童充牣禁庭叨冒璫貂附己者增祿進官忤意者貶爵褫秩罪重厚賂反得陞遷功多無賄立見削奪內外臣僚惟趨瑾勢天下臣民惟畏瑾威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群僚矢心痛恨今且有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略之臣大吏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爲事最易見臣於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中官傳旨謂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及日旰方荷處分臣等歡呼而退以爲必正典刑殊不數日乃蒙

委使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綜理御用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倒持太阿授之以柄陽遠陰近名疏實親政柄一入其手姦邪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啓征科庫藏竭于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譏神人共憤而瑾心方恣瑾惡方稔以前擬今可今度後伏望陛下獨斷乾剛明正典刑遠鑒延熹既往之愆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凡內官有在八虎名下及典相厚善者悉行放出別選廉愼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

今之役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疏入不報而瑾銜之刺骨忽歲除傳旨與張敷華同致仕凡大臣休致必面覲辭謝賜宴迓家給祿米人夫一切不與守隨退朝隸從入朝者皆亡去守隨徒步長安道中僅有吏胥數人肩輿擁歸明日出張家灣僦車行瑾遣偵之無所得其明年復與張敷華同列奸黨又明年追論出河南民賦獄罰贖米千石上納宣府于茂顯往輸途悸卒禍延群從無脫者第守阯姪茂元皆坐罷官又二年矯詔削秩追繳出身以來誥勅再罰米二百石又一年以浙江審錄郎中恬僉事霓有所奏釋死獄不當獄囚者鄞人瑾復追論守隨故掌大理時私庇其鄉人與覆奏罰米二百石勒為民恬霓及大理少卿亨評事富亦各罰百石守隨鬻賣假貸方得完輸瑾誅科道交章論薦而瑾餘黨尚在復寢之已復原職致仕還所奪誥勅年八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康簡守隨為人誠慤精綜數學其以御史驗賦大同推筭盡毫髮官吏有逋賦者或望風解去或繫頸就獄見天下諸司文卷不明請以三歲遣官照刷著為例云

李東陽　梁儲

李東陽字賓之其先茶陵州人以戍籍隸京師四歲能作大字景帝召書書奏帝抱置膝前賜珍果實鈔六歲八歲兩召講尚書稱善命肄業京庠天順中年十六自鄉試連舉進士高第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東陽詩詞清麗字畫遒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以貌寢好詼諧不為時宰所器為侍講學士者久之孝宗五年無雪至于明年不雨其五月下詔求言東陽上疏曰伏見去冬少雪今春缺雨自都邑畿甸東接齊魯南抵淮濟西連襄隴赤日坼地黃塵蔽空冬麥不收秋穀未種或饑死道途或典賣兒女或流徙他鄉蘇松嘉湖諸府霖雨經年大水橫溢瘟疫流行盜賊交作河南寧夏遼東等處地震有聲半年之間奏牘累聞陛下遇災而懼下詔求言此古帝王盛心也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三十年來略無寸補而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為化理之源經傳乃致治之法似緩實急似淺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闢奧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為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慚飽食臣之曠瘝實又過之臣於經筵輪講

孟子不敢遠引謹就孟子以對孟子曰至誠不動者未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謂此言天人之際也陛下即位之初雨暘休若不祈自至近年旱虐經時累禱不荅若齋醮一事偶獲者有賞不効者無刑徒費資財復傷治道請斷今日凡事關祈禱上涉于天以經咒予賞賚者並加斥絶陛下齋明勵精用對天人之際凜日鑒於屋漏目民瘼於深宮天意不回未有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仁義行政用人之首也經筵講學仁義之所繇生也今盛暑亢旱經筵暫輟臣願陛下取累年講官

所進直解時時繙閲用代温書以俟秋涼講讀如舊將根本融徹行政用人舉而措之無不得宜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古聖王用民之力而得其心諸營官軍本以壯國本制外患工作累歳操練日少諸司屢嘗執奏陛下雖亦量停乃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當鑠金汗血之日兼工倍力特令償完此不得人心之大者也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萬物之利無處不貧就舉一端而論山東諸府穀麥所宜草根樹皮掘食殆

盡繼以人肉荆汚諸湖魚產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歳課多用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他諸賦稅大抵皆然若據圖按籍計口數物都邑之内臺省之閲猶無以知之而况九重之上哉至如京師市舖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使亟於催徵官價不充支給逾時曩因户部委官侵剋掊怨商賈幾絶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滞天下歸心但其起例太重難頓輕減物價踊貴皆繇於茲今即不能蠲租罷稅請雜泛差役額外科派痛今所司裁省尤望陛下守訓行儉爲天

下先孟子曰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廷臣屢請量賑漕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歳給尚贏何靳百萬之數不假饑渴小民以一二歳之期哉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者所以格兼并禁侵奪也今幾甸奸民競揭空閑田地籍名投獻藩王世家輒行請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村羅落發塚夷墓訟牒纏綿冤號震動夫天地之閒物各有主生齒既衆地寧有遺凡以空閒請者皆爲欺也禁令雖下偸允繼之投獻者論罰相仍陳請者竟終得地歳復一歳當何時已孟子曰

君行仁政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近者廣西蠻賊攻門州縣占據村落彼地官軍因乏糧譟閧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截害有司畏罪不敢悉聞夫仁政之大不過教養攻守之議莫先兵食宜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孟子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二者法堯舜而已又曰責難謂恭陳善閉邪謂敬近者群臣交章請赦彭程蒙旨看詳聖心當必有處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爲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湔雪仰惟陛下初元若汪奎蕭顯徐鏞等多以先朝賍議言事之臣次第敘遷至如

林俊特加超擢今當求言之日而不宥罪言之臣欲效敬恭孰知所嚮夫陛下已復數人於前矣責難陳閉本自逆事以爲敬恭夫惟堯舜能容之也書奏下所司議處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太學士入閣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朝上言臣奉使遠涉川陸見聞不敢緘秘臣自閏四月以來經過裏河天津一帶遇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

極目四望可爲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刼財往往而是傳聞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民心惶惶莫知所措江南浙東荒歉之處方數千里户口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倖糧有累年之逋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北地皆窮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臣自非經歷此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誦之官吏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顔料百凡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

用靡所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工役軍士累力倍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脩齋打醮開山取礦作無益害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虐爲奸民力困窮怨咨交作他如游手之徒托名皇親附搭鹽船聲言造店關津羅網商稅織造內官縱使群小措擊閘河官吏逐捉驚敗居民騷擾動地又臣目覩在途如此在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於容

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請以
所見喻之節用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
廣儲如畜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今日生民
已甚疲弊國用已甚匱乏若事事蠲之則不可盡蠲
時時給之則不可勝給在聖心轉移閒而已臣在山
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群臣條論弊政然詔
書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動爲掣肘累歲
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者所言又成故紙伏望採擇
斷在必行書奏納之因自劾求退不許其明年孝宗
不豫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即位加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元年上不親政與劉健謝
遷自劾乞罷言臣等以愚庸遭遇先帝臨終顧命惓
惓陛下臣等痛心刻骨誓用死報陛下初政臣竭力
匡持未敢輕易求退今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
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
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
傾頹紀綱廢弛賞罰不當名器冗濫當此之時內外
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
讒謗公行奸邪蠱動歷考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
也恭惟即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

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換殆盡
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爲
瀆擾釐革冗蠹則謂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
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臣等
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累有
論列多不見允比以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
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臣等叨居重地進退
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勢窮理極以至于此儻誘
顧命之名曠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賜矜

察特允退休不許復列上政令十失以請言商人譚
景清等附托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領
回原價上挾朝廷下撼官司此一失也大同隨征所
上衝鋒破敵當先名字多寡殊不相應人非對陣功
不中率而乃欲陞數百冗員冀土爵祿私情公法此
二失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分守守備等
官減革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選入千餘蟒龍
玉帶濫賞無筭此三失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其所革退皆夤緣傳奉奉詔裁革之人亡幾
何時復令通送考較此四失也皇莊田土已令巡撫

官按籍使者履度復爾承遣相望此五失也皇親家人怨民侵田輒令拘繫來京鎮撫司質問情異初奏末免仍下本貫問理株連破產此六失也革興濟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貸緣分守累劾不追一則奏請追究但令取回此七失也執事官軍內府官匠倉敖軍斗歸伍團營已得奏請及各衙門乞留仍供役私門如故此八失也內外運庫內府支用累數百萬並不給一紙印章司鑰庫錢所部奏合關領累時不發此九失也饒磁鐲免詔下二年又令起運此十失也凡十失者有則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有則封還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圭　李

執奏末繇終止臣等追思先帝顧命之言仰念陛下不改之意若塵露少裨即潔身奚恐臣前所奏聖諭曰朕便處治繼曰待斟酌行臣知無可采謹讓能者上復不許自上疏又不許其冬與劉健謝遷連章請誅劉瑾等八人上下諭將安置之南京健推案哭遷亦詈八人者不休惟東陽默然明日皆辭位上許健遷去獨留東陽再請不許健遷行東陽祖餞欷歔健曰日者公出一言今同去矣頃之上命焦芳王鏊入閣加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改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瑾專權亂政東陽彌縫其間外為隨順內亦

務所周旋救解而瑾尚心銜出所脩通鑑纂要及會典摘其疵謬及書畫不精者諷科道官劾東陽不敬奪禮部侍郎劉機等俸使改書書成進焦芳王鏊少傅東陽加俸而已而焦芳張綵乃稍稍為解釋東陽每調旨先探瑾意即瑾有奏輒擬優荅晁後云且有殊等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瑾建玄明宮東陽撰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士株連民庶他人唯唯而已東陽既結托契固緩頰寬譬雜以諧調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天下亦陰受其福瑾自立匀單補造新例連

生及於親屬都佈窩主有山東人自陳嘗擄盜七十人乞陞士官巡鹽都察院覆奏請集七十先後查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圭　李

如新例東陽笑曰此法果行旁及天下上洽百世皆可追論遂已瑾窘逍文臣罰米實邊動至千餘破家甚衆東陽請徙邊倉爲嗣倉稍近其地既瑾復嚴者洲縣預備倉東陽即言罰實邊倉多勞少益不若就罰者本州郡交納士大夫免輸邊之苦爲四川鎮守太監請得便宜行事瑾中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職兵馬錢穀獄訟各有所屬其糧差分而不專永樂以後漸遣都御史出外巡撫其有番夷地方則置鎮守總兵官復遣內臣一人同之其權則同而不專此亂宗防微杜漸深意必如今奏則四川一方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上官之強得心苟不嚴即勞隙易生又如舊有草寇竊發則調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屬尤非細故今既革去總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難於擔當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增添皆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總憑指揮陳良以溫濡米貿鹽舊京平江伯陳熊許之瑾矯旨下陳熊部獄使誣熊賊罪欲并殺之東陽力爭瑾謂熊犯科至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瑾瑾在太宗朝閥

[illegible][illegible]清金書鐵券子孫免死豈可擅功絕爵傳天下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佐太宗皇帝非有攻城野戰之功豈足深介東陽曰漢高祖定十八功臣蕭何第一封爲酇侯何嘗攻城野戰耶但云饋餉供給不絕而已當漢之時無何饋餉供給雖十張良百韓信能戡秦誅項哉然何之饋餉猶關漢一時爭戰障礙河運漕歲致四百萬石京師此國家萬世利也瑾乃誅倿態僅革侯爵設之海南寘鐇反朝命出師詔告天下詔書有罪還差出官較一條瑾曰行事衙門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已在京師今差遣回外黨羽頗告急許因而矯詔眞贋莫辨近已累犯頻朝廷爽分若眞者罪還則贋自無所托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瑾瑾語塞然瑾以纂脩

降東陽俸旬日閒以脩孝宗實錄復之乍降乍復東

陽不能去也瑾敗東陽言臣備員禁近於劉瑾事體

相關先後調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

同私家假手他人或遮出謄黃逼令落底臣雖委曲

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自知不職甘

從褫奪且請磨玄明宮碑文上慰止之頃之以寘鐇

誅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疏言今天意昭回

聖心洞悟奸閹屏除罪藩斯得明詔再頒弊端盡洗

奉身乞退實維臣時不許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

逆瑾專恣之日禮卑貌諂無所不至今其事成儔位

之詔當出袖中南京吏部侍郎羅玘者東陽門人亦

寄書曰公竭忠盡赤天下皆知大事無所措手矣易

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謂公當依依者皆自為謀者

也百歲後公身集訴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

當此不言誰復言者請先削玘門生之籍然後公言

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自致仕去而是時

中外有流賊之變中書舍人何景明則上記東陽曰

近者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暴露國有

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謬

市令不行勢急燔溺恃明公拯救爾昔者名公告老

公旦挽留今明公責深望重宜惋時悲人略疑忌之

嫌捐顧愛之意勉強就列若引而棄去非所以後身

而急國家然東陽累疏辭讓是時提督馬中錫督兵

平賊倡招撫之說東陽獨力持之臣冠劉六劉七等起畿甸羣盜充塞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戰提督馬中錫以鄉瀆墳墓所在恐爲通脅倡爲招撫之說司禮張永以問東陽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犯法悖理與外夷狄不同攻破州縣拒敵官兵數千萬衆遭其荼毒朝廷發兵百五十年用之今日無分寸效方且出師而以招撫爲說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食不下咽也永等皆歎曰李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居二年賊平論功賜蔭子

姪一人錦衣千戶固辭改文職又命兼支尚書俸有

近習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

以京軍如數戍邊春秋分番上甚喜遣司禮監與谷

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辨不可大用言上意定矣姑試

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如其不可勉強曲從必有

息異時獻計者不知何在執筆者固自永存國事一僨雖死何贖往返再四乃具揭帖明陳其故下兵部議時廷奏皆謂不便兵部亦執奏至再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壓逄擬票云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事且言今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皆稱不便臣等股肱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順曲從是滿朝皆有忠心臣等獨當誤國實不敢別議翼月乃內降遂乞休許之賜勅褒諭令有司時加存問給月米歲夫東陽子兆先有文材夭絕靡姪兆延為中書舍人居四年卒賜賓鏹賻米布甚厚

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正東陽夙負文章之望朝廷稽古代言盡出其手平生善獎才雋朝罷海內名流畢集其家東陽開懷茹納崔銑為翰林時冬夜與客劇飲長安市東陽前呵入朝銑持杯詣前請下東陽下車大釂數升去旦悔與客詣謝東陽曰尚能飲否復與大醉罷東陽所著懷麓堂集天下翕然宗之又以漢魏開樂府歌詞皆有為之作文人代興重襲故常無復歸趣李白才調雖高亦仍舊而已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不鄙聲調因取古今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命題立義擬古樂府時人誦之東陽典楊一清相善也病漬一清偕同列省視曰無可為公身後者國朝百五十年人臣未有謚文正請用以尊公邵銳敘懷麓堂集曰盧德嘉謨犀被海內如大將纍旋不亂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宋梁克家後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廷試首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吏部侍郎侍孝武二宗東宮正德改元以副總裁纂脩孝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劉瑾駁其纂修會典紕謬貶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竟傳旨出為南京吏部尚書瑾敗復官兼

文淵閣學士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兼華蓋殿大學士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時為相儲故長廷和七歲與同舉進士而又先貴及其為相反讓而居下其為人恐辱慈巽一時群邪用事朝政二三廷和冕紀有所不遂輒稱疾乞退儲常就中和調武宗將幸宣大廷和冕諍不得皆稱疾儲典紀泣諍左順門既紀亦稱疾儲獨諍累日秦王惟焯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阿墺牧馬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椟也江彬朱寧張銳皆受王賂為求上上意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制廷和冕稱疾儲曰執在公卿起草曰

昔太祖高皇帝著令無得益藩王地藩王地廣則士
馬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於宗社以王
請之勤朕念親親不忍王拒王得地後宜無多養士
馬收聚奸人聽其蠱誘是將不利於宗社不有高皇
帝訓當此之時朕全親親不能已王愼圖之上覽疏
然曰勿予也慮乃大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鎭國公朱
壽巡邊下內閣草制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
順門而待之儲固不草名詰之對曰勅者君所以賜
臣陛下儕臣臣草勅乃名君臣是以不敢上怒手劍
立曰不草齒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即

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覺而怒曰臣儲
無禮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劒起是日也儲
即家名客出歸對客殊不言齒劒事上出禮臣議召
外藩世子爲居守錢寧江彬皆陰有屬儲厲聲曰奸
人之誅足聽耶上春秋鼎盛何患無子名外藩子萬
一有他吾輩斧鑕矣既與蔣冕扈從南京將行請天
子行璽隨備不測楊廷和曰恐爲奸佞所奪亦足名
變執不與南京七請廻鑾上且即郊於南京儲曰上
即郊廻鑾無日矣與冕疏言兩都郊壇祖宗配位不
同禮南京郊壇首德祖次太祖北京郊壇首太祖次

太宗德祖配位太祖躬奉安太祖配位太宗躬奉安
孰敢擅遷之而擅增減之抑二祖一宗奉配之初嘗
考聖經詳集廷議詔諭宗藩以及方內即擅遷而擅
增減之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之廣且詳
乎上乃不果郊議北還顧還無期儲與冕跽行宮西
階下自卯至酉傳諭再四曰臣未得命不敢起上乃
傳命曰不南儲冕乃起駕還閘河卒導水以浮御舟
者人數十萬久俟河涘饑疫藉仍儲散遣之兩自劾
請罷不允以妻喪未葬先隴未修爲辭武宗使治其
妻喪修先人隴賜祭焉世宗即位奉迎勸進事定爲

言官所劾歸賜勅傳遣行人伴送有司月給廩致輿
夫官一子中書舍人既錄定策扈迎功廕子世錦衣
指揮固辭儲立朝四十餘年官特進光祿大夫勳左
柱國卒贈太師謚文康與祭葬爲人沉厚韜晦不言
人過亦不自明功誣而追論之殊不自白及薦揚之
或以至大官門生故舊詆儲者皆得直聲而儲黯然
安詬謗儲去太臣被劾者自辯解劾者坐得罪儲在
位有富名及儲沒子孫不免寠天下思儲而稱之孫
孜禮部主事能詩善書
郎曰東陽當閣十有八年請退屢矣不可不止世以

為大識君臣之際固未易劃也智深而不伐旁行而不失其守古之人有行之者狄梁公歟儲之立朝亦倣此意

王鏊　劉忠

王鏊字濟之吳人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鏊父琬舉鄉試仕光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在所面是上官慮其生變一切驅逐琬不忍爾招安之民賴撫增）善爲制舉之文太學諸生爭相傳誦先達名輩屈與爲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之成化十年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明年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時望方屬執政

忌之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九載陞侍講弘治初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尋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反覆規諭上未嘗不動容也方春上游後苑鏊講文王不盤游田上爲罷上每聽講畢名中官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指若輩矣張壽寧侯於鏊有連鏊絕不與通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可備輔導命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以爲吏部侍郎北虜入寇上籌邊八事率多施行鏊學問賅博文章爾雅春容試士南宮專尚經術弘治間文體爲之一變至是請科舉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収異才六年一舉舉毋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除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數年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正德元年災異見謝遷引咎求退舉鏊自代是時上狎劉瑾八人者韓文率諸大臣伏闕爭上大怒有旨名鏊等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莫敢發鏊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繇而治文危言繼之謝遷旣去瑾意欲引焦芳芳慮物望不協以鏊士論所歸遂言於瑾與之同陟瑾威鈐士類按索微瑕殺死者累累鏊言士

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瑾亦繇是稍寬瑾銜文不已必欲置之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健遷傷害劉大夏楊一清皆鏊前後保持此時瑾雖意不在鏊見鏊開誠與語亦見聽信久之焦芳專事婾阿講彌不協瑾驕悖日甚鏊阻遏不得居常戚然因求去瑾曰王先生位高矣何自苦乃爾鏊求益力瑾使覘之書交皆絕得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行健遷歸政之後以爲異數旣歸翛然自適於山水之間吳中士大夫好尚一無所入與人清不絕俗和不消時文行德業隨見師仰莫瑕疵者居閒

十餘年海內士大夫交章論薦世宗卽位遣官優禮存問鏊疏謝因請上講學親政經筵之外復仁宗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學行之士更番入閣使大臣一人領之萬幾之暇時從容造訪以究經史之道占今成敗之端民間疾苦之詳又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天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

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內對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意今莫若復古內朝之法以通上下之交成天下之務蓋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正朝

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外朝也唯於內朝[illegible]者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卽其遺制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中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時常奏對今內朝罕御常朝之時上下之間批答章奏數刻而已而堂陛懸絶威嚴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至於三殿高閟又復鮮窺孝宗晚年深慨於此屢召大臣議政便殿將大有爲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盛唯陛下遠法聖祖近師孝宗追希周漢唐宋之盛天下幸甚上嘉納之方欲用鏊鏊遽卒巡撫都御史吳廷

舉上言鏊高文淸節守道見幾乞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鏊爲人心平氣和言論簡易而誠信藹然表裏洞達自其少年長制舉之文中歲作明理克己二箴以自進晩作性善論其文曰欲知性善幸反內觀寂然不動之中至虛至靈存焉湛乎非有胥乎非無不墜中邊不雜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惡復有惡至於善惡惡復有混復惡三品性猶鑑乎物來則應物去則空惡之生也生於蔽乎氣質既異性亦隨之譬之珠然墜澄淵則明墜濁水則昏墜汚穢則垢上智澄淵也凡庶濁水也下愚汚穢也天地閣暗塞充滿

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月
在天物各受焉江湖淮海池沼溝渠莫非是月心者
月魄性者月光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人謂善發聖
賢之旨蔡爲古文詞明暢整嚴得韓愈之法而正嘉
間繼蔡名爲善制舉文者毘陵則有唐順之薛應旂
海虞則有瞿景淳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薛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慈谿知縣不樂爲令乞九江府教授先後入仕動忤於時久之爲郎歷試考功考留都官自信益篤弗阿其友衆始不悅左斥之爲郡判亡何復禮部擢浙提學副使力以其學抗流俗流俗譁而攻之竟謫兵備鄜延去延之日軍民父老號呼攀援福蜀于道車不能前先是趙王公薦應旂于朝請程朱再出偉范復來忌者乃附和蔓莘以沮其進應旂差仕途二親立朝不滿旬月謗忌朋興體蹇遷講

而隨在務行已志其歷任公移皆經綸要務康濟機宜要非空言無實者比也　瞿景淳字師道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少府嘗偏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逼舟屬聲叱之即應時滅爲諸生久困場屋而制業益精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吳中稱王文恪經業爲明冠獨景淳繼之文恪會元及第乃景淳久諸生閒教授里中自紛意鄙如也嘉靖癸卯提學御史楊宜識景淳以第一試南京而侍讀華察自棄卷賞薦列其明年遂亦用會元及第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隆慶初以禮部侍郎名用亡何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懿景淳爲人孝友篤至然不以峻行案覔然長者也所接即匹夫孺子不以倩見鼠重若相臣而無卑倨嘗奉使慶府鄭王以言事忤旨從賜陽繫擄國事者世子擺爲恭敬陵逆用幣垂景淳一切謝弗納此時世宗已寄使訶之矣然景淳曰吾所持使當如是耳請告還朝從衆謁相嵩嵩莊謂客曰倭且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督宗憲嵩客也景淳前座曰固也相公雖明遥度之不如不倭且撤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躪未予財賊也不使南中人不得一日撤鳳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開者於是嵩改容謝然默日攝之矣景淳撰治詔勅陸炳爲緹騎帥與相嵩表裏後先有罝賽至欲封其此後者獨難景淳曝臟扶兵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嵩亂請又不可炳不自得去景淳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好爲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景淳然不能盡景淳王世貞言鼎公數耳言天下事勁挺不阿而要歸之忠厚士寧可處相也[illegible]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父達國子博士忠成化十四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人方峻寡合修勵行誼時
國家無事翰林諸公文學詞藝交遊有聲忠獨卷斂
沉默歷官幾三紀始自侍講進侍讀學士武宗即位
以故東宮講讀進翰林學士掌院事疏陳崇正學戒
佚遊數事語甚剴切既因經筵進講勸上恪遵祖憲

戒狎近小日親朝政而劉瑾惡之傳旨與楊廷和並
補南京禮部侍郎一時無缺俱從添註臨行楊廷和
尚有幣別瑾而忠則徑去矣忠去京師口語籍籍吏
部尚書許進遂陞爲南禮部尚書尋改吏部南都吏
部名爲散府長屬之間倪禮瓦合忠獨秉風裁稽較
曹司以勤惰驗職事以清濁律名行諸曹郎不敢復
瀟散如曩時當六歲考察給事御史郎中有憑附不
飭者下書其考胥吏白身冒進者一切革罷焦芳爲
忠於瑾瑾傳旨徵忠方有向用之漸既至見其氣岸
難拈改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瑾誅始被推入

劉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忠在事以守成法遏貪緣爲先獨持正論亡所忌頗饋遺請托力拒絕之繼瑾者張永使其黨廖鵬忠所忠遇以僕禮而已在位不滿三月歎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吾難孤負初心乞致仕累疏不許以省墓請假許之是爲正德六年而是年忠主會試事張永指摘錄文告上上以示李東陽東陽力爲解忠卽日陛辭抵家上疏乞休作野亭一區鑿池種樹徜徉其中所獲賜餘歲分十三四以須諸流離貧餓者曰吾雖杜門謝客猶有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君

賜得章上恩可侈矣忠入閣不久未大有所明碩當世否風頹之日守正敦節一時隱然爲朝著之重許進論當代人物推忠與章懋雍泰三人而崔銑謂忠私第忠慨然謂曰古羈人匹夫雖嘗流離困絕尚不敢一毫非義況居位祿食者乎門人鄒守益別忠忠握守益手曰子國器也當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世宗初遣行人存問忠使孫入謝因陳正身致治之要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得君子而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

善或退於野而天下日趨太平矣得小人而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察其術中矣仍望上臨御文華默召輔臣授筆札令疏錄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卽九卿長貳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民利害會萃群言繕寫三帙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吏部以比古聖王清問下民近世書臣名屛風而古大臣夾袋記才之意上覽疏嘉荅亡何卒贈少保謚文肅

郎曰王鏊劉忠皆賢相也鏊通雅不失其正忠稜稜岳岳有不可搖撼之象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乎

名山藏卷之

晋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正德臣二

周經 雍泰 許進 林瀚

傳珪 牟斌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父瑄以鄉舉爲南京刑部尚書剛直勤敏任大布公無所避忌卒謚莊懿經少而莊穎以蔭補太學從其父習聞天下事慨然有用世志天順三年以進士選庶吉士與劉健張元禎並爲李賢彭時所重五年授簡討成化三年陞編修以左春

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起立拱聽內閣大臣謂當請太子坐經竟不請在翰苑春坊幾三十年考較編摩並舉其職太子登極爲孝宗同事者俱進崇階經以端諒持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講而已已旣擢禮部右侍郎已改吏部轉左上欲以通政司經歷高得祿爲叅議示旨吏部經執不可與王恕疏論靈壽人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不得經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裕屬經草上得寢六年諸司以災異言事裕復推經草疏經請早視朝勤聽政罷修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其言斥樂戲事尤激有蹤跡草者經曰經自坐裕曰我當事當曰我時論兩賢焉九年擢戶部尚書人謂經出自翰林能文章而已乃決滯剸繁莫不曲中至其執法持論亡險也孝宗朝寬仁弘恕戶部握天下利權奸蠹所萃挾勢行私不可殫紀少不如意殴辱繇之經一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言閣臣戚畹有請乞一切減罷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屢矣經爲戶部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免每委官監稅恒以節愛爲言課入多者與下考異時苛切得名而寬平貽譏者其風爲衰人謂宋李

沆不用新進喜事王旦念竭民力經兼之也諸王府多奏欲自制河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商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各有分地公行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必滯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幣費經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徵發乞暫停織造大同缺馬尚書馬文升請給所糴銀就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旣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其詞甚激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濬公帑積財及鈞儲羨銀盡輸太倉經言國用不足者蓋以織造齎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括天下之財盡輸太倉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費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靈臺奏增[illegible]禳卒當給月糧經言禁地非外人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清寧宮災方議脩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請東上歲歉且貧不可使遠去郷井請以木部羨銀就京師僱役[illegible]得停徵外戚張延齡有河間賜地旁近民田千餘

廣敕弁得之且乞敕加稅銀二分經言河南多混湖比因久旱貧民卸退灘地耕之遇[illegible]帽浚即欲加賦將廣無窮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將無以為業人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閱經奏皆抵之罪太監李廣以左道得幸既死上得廣舍中籍皆記中外饋送而不得其主名上怒科道官通劾在位諸臣尋置不問皆廷謝經獨上疏曰昨者科道官劾奏故太監李廣并奔競李廣之人臣名亦與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臣累承列聖超擢今秋受恩如天惟有捐糜無負終始果若科道所言是夷狄也是禽獸也當自死滅奚待誅

責且人奔競李廣者莫其進言左右圖眷寵耳陛下誠憶廣在時曾否言臣更乞敕法司將廣家人嚴加鞫問必究簿籍所在臣有遺廣即不須多但寸金尺帛便斬臣首宜示百官果無干涉亦乞昭垂洗雪使天下曉然知臣非貪嗜無耻之人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污忍垢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塡溝壑目且不瞑蓋經之自愛如此經於貴戚近倖有所陳情既一裁以法會有中官及部屬以言事獲罪經與同官疏救聲稱藉甚而怨謗亦生十三年以星變乞休許之特加太子太保賜勅給驛予月廪輿隸命下廷臣吏士相顧失色下至民商廝役駭傳怪問自公卿以至郎署乞留者若干人數年之間中外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武宗嗣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不赴頃之丁繼母憂正德三年服闋改禮部復辭上降勅即家起之至京疾作寓都城外上遣人慰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比莅事數月疾復作累疏乞休乃許之復賜勅褒諭推封三代月廩輿隸視昔有加經壻曹元時為兵部尚書留經暫駐京邸以便醫藥明年乃行或譏其濡滯又明年卒贈太保賜謚文端命所部治葬諭祭經妻韓慧而

知學子曾舉進士官尚寶少卿李東陽銘經之碑曰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朏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維白及倪周氏其一他莫與齊施禮純何文淵喬新耿九疇裕王恕承裕白圭鉞倪謙岳楊一清曰烏法曹而刻則傷人身爲戶曹刻則破人家孩頭會箕斂之法除于赤族桑羊孔僅之禍烈于周來趙張殆有見而言也周公當職先恤民後理財而刻剥聚斂之風爲之少變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幼苦學中鄉舉五上不第同學李錦勸之仕泰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遜泰而友他日遭家變向泰質疑泰曰凱風至善堯典烝烝獨不可耶錦未心允泰策驢去曰非吾友也錦行隨五里泰坐自若錦强

挽曰命之矣始下與別成化五年成進士歸省鄉人
遺以東薪便道還之有友詰泰泰曰伊尹非其義也
一介不取如何初仕而貪也陜西巡撫語泰前者辟
人不勝職今後不敢復辟人矣泰曰豈可因此怠進
賢耶寧人負公莫公負國巡撫深服其言諾選吳縣
知縣吳中田傍湖湖傍田悉淪於湖漲前尹欲堤之
厄富室不就泰舉前事富室復譏太守泰答富室百
竟成之吳人號雍公堤吳人有其妾死妾父訟夫密
殺之匿尸湖石下今知死處已兩月矣泰按視尸死
當近日名父訊之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湖石

下且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假他女脅財耳
一拷輙信同年進士過吳說求衣禂泰不荅其僚勸
泰應之泰曰吾吳人父母吳人吾子也剝子賂友於
友何厚於子何薄擢入爲御史初巡南城豪右斂跡
聲震京師已巡居庸紫荊二關及巡鹽兩淮且滿歲
巡撫都御史以泰力遏權要商民感悅奏留一年初
泰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
室已陞鳳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改南陽居一年
兵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舉泰爲山西兵備副使
千户韋瑛者誣收謀逆百人子俊會鎭守巡撫將坐

實上奏泰曰人命至重其可輕邪若出誣收得無賞
一好殺百良疑讞可子俊悟從之至京果誣百人俱
免居一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吏部尚書李裕曰公
待雍何驟耶裕曰雍廉使風力無雙豈云驟耶泰剛
直有時名然其行事時涉卞厲民有罪或杖至死泰
出太原知府珍遇諸塗辟稍緩泰名珍塗踞數之珍
起抖擻其衣曰豈失朝耶而至此泰曰汝壞朝廷體
統非罪也耶猶敢出誶言答之珍愬于朝告泰杖入
至死狀收下錦衣獄刑部讞當黜刑罷官刑部郎韓
紹宗走見王恕曰雍泰朝之直臣公有進退人材之

責可避鄉曲嫌坐視之耶恕奏泰所坐非例得降湖
廣參政至官有被誣爲盜者數人累歲不解泰白釋
之武昌知府達貪饕諂媚常得上考泰注下考黜焉
弘治初陞浙江右布政使吏部尚書屠滽家衆販私
鹽鄉人倣效盜竊橫行泰先收屠家衆抵罪同官咸
諍泰曰如此爲屠公福耶爲屠公禍耶且屠公寧知
之屠公不知我爲禁治非其助耶其知也治不甚爾
存朝廷法亦存屠公情既丁母憂未釋服徙爲山東
左布政固辭不起十二年詔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宣府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無室家者授兩淮故

來議泰與完聚復至千人參將李稽者李東陽姪也爲部下所告泰召斥將奏治之稽陽跪階下請受責度泰必見寬泰曰此亦軍法令縛下擊以大杖科道官承望東陽意劾泰擅杖將官坐免既歸日居韋曲別業不涉城市陝守令非性所合縉紳失守者雖造門不與見從遊鄉士或有過失名而命之族黨犯罪告有司勿庇吏部尚書許進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三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武宗即位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交薦泰有敢死之節撥亂之才時劉大夏爲兵部尚書覆奏起用馬文升爲吏

部尚書推泰南京右副都御史固辭不起居二年許進爲吏部尚書又以操江右副都御史起泰其秋陞南京戶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有勸泰行金道謝者泰曰吾進退在天居兩月御史東山參宣府都御史浥爛邊糧語及泰瑾矯旨令泰致仕故事吏部奏遷官具履歷行事上請許進遷泰時去其失官狀不具有言瑾者曰許尚書外示伉直公前佯恭敬如雍泰平生剛暴爲按察使責辱知府爲都御史責辱參將屢被貶黜進故隱其履歷欺公用之外言非本意用者爲劉公之鄉人瑾怒遂矯旨令與文升大夏進士

賢津俱爲民良弼順等五十六人並輸米邊鎮人三百石先罷者三之一戍謫及死者免輸進予讃詰俱輸贖調外任泰自是長居韋曲旦夕焚香危坐或拽杖扶童休憩灌泉撫景自詠與田父羽流談稼穡講鬼神時自謂與鬼神通而後進皆言雍公喫居頃之有司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司遣卒攝捕卒因是取人財污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泰捕卒數十笞殺其巨魁二人餘送治于有司其居鄉峻厲如此年八十卒泰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爲尚書未製緋及卒家人製以斂爲請葬祭於朝禮部覆奏

故尚書雍泰才明斷剛既廢復起操行清介終老不渝雖嘗被劾不累其生平奏上予之

許進字季升其先長安人後居靈寶進之先隋有楚州刺史法光舟兼國公銘左相國師洛州長史力士海東慰勞使藉乾同州刺史經節宋同州宋有給事中承宣閣于溥士大用進士臣圭都官員外宗進士才端明殿學士翰復東遷長安又四世爲金兵馬都元帥威西徙過靈寶愛其風土遂居焉父聚安定教諭進登成化二年進士以御史巡按甘肅靖邊鄙黜貪暴再按山東憲事益舉故事巡按有所問治下三司上報而已進於官吏豪右事悉自理之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以亡害既還京率諸御史劾奏都御史鉞疏救御史強珍坐奪俸

中官汪直怒進無以中之有道士以黃白術干鎮守
湖廣總兵李震不遂遂誣震挾夷軍爲不軌汪直逮
震家百口諷錦衣鍛鍊成獄憲宗疑有冤命都察院
勘問不敢二詞進爲其冤狀上命卽誅道士直怒求
進亡所得一日上章章訛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
出爲山東副使時值鄉試有欲私貴家子者進厲聲
曰今天下事廢且盡稍存公道僅取士一途審爾何
所不廢也東昌有一武人子道遇故人拉飲酒肆中
故人者諸生年甚少而武人子身懷四金暮歸武人
子被殺不見其首武人訴諸生生不勝榜自誣服進

察生有冤騐拘縣中賈客取驗其私曆則見酒家易
數布是去武人子見殺之日三矣召鞫之卽自服獲
武人子首空桑中泰安一富豪撻人折股死舉屍棄
壑嘯鄉鄰無所敢言死者兄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
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户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
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
事卽吐實富豪驚愕稽首服罪其察如此進嘗行圃
指畦蔬曰爲政如理此蔬矣須備知其可灌某可藝
貿貿爲之得無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事與巡按俱
逮至京下錦衣獄孝宗卽位赦出之既改元命爲廣

西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大舉犯邊
進砲石烽火不絕相應係帚馬尾飛塵漲天虜驚爲
兵衆議款如舊款貢人歲率三千少亦不下二千皆
戢戢下馬關門外脫弓矢入館代府諸郡王與巡撫
通酒食乾沒匆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聰沐不律
發其罪廢爲庶人太監嚴侵餉撓軍按劾之嚴庶拾
中傷驗問亡實竟坐擅用藍絹旗謫兖州知府至用
寬平治衍聖公弘泰問曰公此來政體何異昔年進
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雹卽見忿
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錦衣百戸仝鑾應詔

言進端謹剛方聞望才識足以伏奸當鉅故巡撫大
同倉庫充盈軍民開宴獄訟持平豪傑遠戢抵綠精
察太過遂坐排斥左遷請不次擢用南京後府經歷
周廣榮亦以爲言居亮四年遷陝西按察使先是北
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續罷爲民廷議復擬進左僉
都御史往巡撫土魯番牙蘭據哈密虜其王陝巴進
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率兵冒雪食乾糒飲氷水
蒙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密王故城九年論
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巡撫陝西廉察守令臧否
軍民利病上下肅然今潘臬巡所部府十日州縣三

日籍記行事悉而稽之先是張敷華撫陝有名至是
關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名為户部侍郎與
尚書周經並留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大臣有不協
者進揭之衆中人謂侵官進曰古者大臣知無不言
況會議乎北虜火篩寇宣大命兼左僉都御史總督
宣大諸軍出居庸關下令曰總兵官所領參隨諸人
故貴介子弟類言自備鞍馬報效立功今並不予傳
若餼給行糧三升而已到鎮便編伍聽征有買功僥
擾者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不數月有言進畏怯無功
者坐參劾將官不與兵督同議罷職致仕御史曹玉

等下至吏胥陳景賢抗疏乞留不報進家居對客談
哈密事矍然自喜顧客曰進老矣戇直多忤無益於
時幸際太平安度餘生即不虞有疆埸變尚思報國
恩荷戈先士卒死焉能訣兒女子牖下耶鄉之耆艾
問曰公昔為士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
亦以朴真仕居久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陝西總
制而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等及先後薦進者四十
餘人孝宗方欲名用不久晏駕武宗嗣位北虜寇大
同戕三遊擊將軍科道官復交薦進名為兵部左侍
郎命兼理部事明年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仍督團

營進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論駁執陛
賞請求一切杜絕軍士冒濫占役並清革之南北邊
文書押至孜閲如流蒐輯累朝事例奏為絜令以達
吏奸尋改吏部既受命切切以薦賢為意先行誼後
才藝奔競請托尤所抑罷行取推官羅鳳文謟文選
不踶文選郎短其驕傲進曰為推官不屈文選今為
御史畏强禦耶遂用之孫燧為郎中時與郎劉某皆
進素識劉頻候問而燧疎遜進即推燧大理寺丞至
尹平生嚴毅自持乃後進入謁必留語良久以試其
才用其可用者不啻已出初總督團營時與劉瑾同

事一日閱操畢呼三將官大杖之瑾問故進出權貴
干薦書示瑾及為吏部瑾有親托皆拒不納瑾將假
借詔旨戕害縉紳進輒委曲調護遷謫者處之善地
或即復之有荆州知府貪暴亡比監司不敢署劣考
進特奏為民知府賄瑾中批留用且命列考語上覽
進既列考復自署後卒不得留瑾為人求吏部侍郎
不得進有所推六上不下或勸進通瑾一言進曰扶
同奏啓國有明憲雖百推改擬耶論者謂吏部選法
之公自王恕而後獨進一人進每論前輩長者則曰
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即死不瞑矣累加推薦上皆

從之而大學士焦芳者因請托不遂謀起張綵爲文
選郎中共圖擠進綵時譖進於瑾故事主事得署員
外郎郎中事進有所推瑾曰安得一主事署員外郎
耳署郎中耶坐越制除官勒致仕頃之御史言浥爛
邊糧語及雍泰瑾以進與馬文升劉大夏俱嘗薦泰
者並削爲民時進子誥爲翰林簡討讚爲翰林編修
皆謫之外任而意尚未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僱
役錢曰尖丁御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
勘劾而密致汝言書給事中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
殺吾二人吾自經也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

白其事瑾大怒令改劾給事中曰吾死矣汝言仍前
以上瑾曰二人不思還京耶時中旨逼切內外竄匿
進曰吾自死耳遂仰藥死而瑾已伏誅矣進子孫諱
言之第以爲進卒復官致仕如故贈太子太保進立
朝無朋援擢皆出公論去世二十年謚典見格嘉靖
初乃得謚爲襄毅進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論議洶出
若無不可爲者法尚嚴峻請托拒絕少時被父撻指
出血後舉指示人感泣不已其爲吏部尚書有貢士
就銓輒急銓之曰先祖嘗爲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
有官爵者七人詔鄉貢士誥南京戶部尚書讚吏部

尚書入內閣詩工部主事詞鹽運使誌青城尹論兵
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焉誥博
學能文讚小心守法不敢任進退世宗稱其端慎僨
夏言嚴嵩當事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略好談兵
林瀚字亨夫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與
弼稱其節操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慎許可對
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楊震故
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
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爲名言瀚成化初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孝宗

三年爲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
學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矱歷雖勢要子弟不得
越次請托歲合得繕金悉爲諸僚屬次第營置公署
省其僦貸瀚居官潔脩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
夫有問終日酬應無矜怠之氣久之爲南京吏部尚
書言事忤旨乞致仕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武
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內臣不恊劉瑾用事
南都諸臺諫以建言被逮者瀚往贐送盡禮瑾以是
銜瀚甚先是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高鳳併鳳姪錦
衣指揮得林納賄謀陞有旨鳳致仕得林管事如故

及劉健謝遷去位給事中李翀劉茝疏留之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辦事官塡垚錄邸報往應天府尹陸珩所珩以傳示諸司瀚聞而歎息而南京給事中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徐暹亦劾鳳得林又與南京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臣李熙任諸姚學禮姚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十餘人各具疏留健遷兼言上晏朝廢事與六七內臣新進倖幸遊飲射獵上大怒械繫銑彥徽等下鎭撫司鞫之詞連瀚及承慶珩洪翀茝垚詔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各降三級於外任致仕洪及銑等皆杖闕下爲民惟諸蕃詭奏不與知得免於是降瀚浙江右參政珩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同知無何瑾復矯旨列瀚與健遷等爲奸黨瑾誅御史凌相等言瀚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御史汪正又奏瀚居家淪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瀚年八十子廷棉爲雲南參政請於朝去官侍養上仍令有司時加存問時瀚年雖高應泛周旋禮意勤懇簡荅題封皆手自治瀚至方若貞至勇若怯內栗外溫天下稱厚德介守必歸焉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子庭桂庭枝皆鄉貢進士庭棉世宗朝爲工部尚書

嘉靖初大工頻仍費出不貲庭棉議借內帑及他部之防羨委曲調處不損公私世宗謁天壽山駕出倉卒庭棉運機善任道涂供帳悉見辦治上悅賜麒麟通袖紗羅衣橫刀銀瓢鸞帶諸物廟工竣事加太子太保其卒也賜謚康懿庭機嘉靖中禮部尚書餘子五人稱敘者三人庭棉子炫恬敏曠達刻意爲文官通政司參議不究於年庭機子㸌禮部尚書烴亦至大官皆以清謹著其世始瀚八十餘夢日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召御之遂生庭機也

傅珪字邦瑞淸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正德初累陞左諭德兼侍講劉瑾摘翰林所修會典訛謬有旨降珪修撰俄陞中允累陞吏部左侍郎其時長尚書者楊一淸爲人博大尚通而珪朴亘端毅恥浮薄寡嗜好數爭尚書之不公尚書遷珪禮部尚書見爲越次實中遠之也時朝政當劉瑾濁亂之後諸司弛玩珪振擧飭治一尊成憲部事往時簡於他部自珪爲之數有執爭乃特繁大珪初在翰林貌若樸木及爲禮部氣節才具卓立併見士大夫皆稱服之臧賢用事教坊侍賢寵小其印欲大之詭言篆文暗漶又請易所繫圜牌爲方

擬諸縉紳珪曰纂文暗濾吾能明之繫牌故吾能易之新欲大欲方不可得也寵可恃耶禍至無日求小求圓其將能哉番僧奏求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時上宮中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顧無徵以諫珪即劾奏僧與至尊稱號竝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番僧之求亦止吏部侍郎陸完征劉六盜久無成功太監閻乃先行左右賞閣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下廷議珪衆中作色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失將士心茲復爾爾賊在肺腑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即死不償諸公唯唯尚何待乎明日

監鎗竟遣傳旨令珪致仕珪爲禮部一年耳其去也與孫交同時南京御史徐盈疏至請竝留交珪有旨責盈妄言珪範律甚嚴對人侃侃無所回互居閒若不別識遇事則精核明審人莫敢干崔銑嘗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割頸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殆邦瑞乎珪嘗言政事文章出于一文章可行即謂政事政事有條即爲文章其爲文溫雅典則完質獨存家居闔圃遊山不及朝政臨卒棺槨衣斂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既卒撫按官以聞賜祭葬謚文毅

李斌字益之弘治初爲錦衣千户十三年虜大入寇守臣邊帥聲息不相應匿不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策邊事急請遣使往視使斌往斌直劾諸臣愞弱掩敗狀皆被旨切責久之以指揮領鎮撫治詔獄户部郎李夢陽言壽寧侯下獄屬斌治斌謂夢陽曰郎封事大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實及其羽翼耶夢陽曰慮對耳斌曰對則斌能剪之矣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解正德初劉瑾用事逐大學士健遷削尚書文籍南京給事中御史劉茝戴銑等數十人合奏瑾罪奏以權閹爲首語皆逮下詔獄御史任諾王蕃之詭不與

奏也斌曰古有恥不與黨人者公胡悔忠耶因爲茝銑等輕刑與居及且上奏劉瑾要斌削去權閹二字斌不可退語同列曰留之則諸公之章有名矣昔宋鄒道原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必陀賢士大夫用自計爲瑾大怒矯詔廷杖斌謫戍之瑾誅名還領鎮撫如故其時與斌同事者葦壐壐爲人亦如斌南京給事中劉紘者以公事過淮上其族姪祥爲淮安守發巡卒護紘舟舟與織造太監喬忠遇忠怒紘舟阻塞掠其二卒榜笞之羣卒大擊忠舟紘不能禁忠走仆傷額至京裂創訴上上命執祥紘考訊之大閹張祥

納忠所授指於斌斌竟與壟輕擬忤旨皆降丙陽衛百戶相繼卒世宗卽位副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追理二人詔復其官賜一祭斌武人也而博學儒衣冠亶節懿行卽名經衛士大夫茂如也故有三子喪其長者有司賻之金三百斌卻不受而指其存者曰職刑不衷累及大兒不懲而貪行及此矣翰林崔銑曰正德前後弄權者三大閹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等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獨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三人侃侃全大節祥爲淮安守亦有聲

郎曰周經執經雍泰任亶許進焯乎賢公卿也林瀚中爲介傳珪周劉之儔乎牟斌武人與二公並稱安可使沒沒也雍傅二公皆無子乃若家門簪紱之盛正嘉之際靈寶闊縣以爲望推

范輅　孫燧　許逵　萬木鄭山趙楠辜增葉景允附

范輅字以葳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史首言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宦瑾亂法陰逐去京今震儲未兆當妙選宗室以備君貳俟青宮定位然後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復言上馳騁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爲讜是時軍官僑文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監安構隙寧淮撻死淮長史典南京守備太監琅貪婪暴雪輅歷指劾南都稱快其言武宗納馬姬事比擬過亶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清軍江西宸濠方熾有勸引避者輅曰張公埋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濠僭泰僭侈居擬皇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蔑棄典禮太監眞附醜獸正賣貨無厭指揮宇傳泄諸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上出郊原嚴警蹕盛扈從以防不虞疏上濠眞遮格之先誣奏輅離間骨肉

毀謗宗藩羣姦假旨逮繫拷掠尋武宗批狩縲絏七月方送法司議罪駕復南巡淹繫經年爰書始報謫龍州宣撫司經歷既至修學宮葬枯骨授生徒教弦誦夷人化之世宗卽位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宸濠擒戮黨與誅夷而御史范輅周廣給事中陳鼎實首折奸萌今或謫下位或幽編民非所以彰幽突徙薪之賞御史亦以爲言下史部復原職送者塡道泣別名其厓曰滴淚閱數月一再遷江西副使備兵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郡守乖禮因輅面詰遂生荆棘且見忌鄉宦構興讒謗言官論列浸及於輅

軫懷疏卽歸饒人刋遺愛錄以傳尋以胡世寧薦起
累遷福建布政使卒于官妾張氏自經而從之子永
寰永字永官皆薦鄉舉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其先富春人文章節義代有聞
人燧弘治六年進士爲人沉毅有大略初授刑曹歷
郎中法司踵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就獄吏部
尚書楊一清當朝審閱獄辭多不宜訐原問官莫能
對燧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有聲一
清爲相薦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蓋其時寧庶人
反形已露一清知燧必能逆折之也始燧見庶人時

時感動以大義庶人久飭詐名殊加敬禮既而惡黨
日興不可掩翳燧廉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置之法
庶人始內銜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陸完急
去燧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寧言庶
人於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燧奏上委
曲明世寧無罪錢寧矯旨下內閣切責燧械繫之一
清持燧奏不下燧度庶人終當不靖檄郡邑繕城濠
蓄糧餉練丁壯請於朝重備兵使者權布置諸道山
邑氏有獷猂易煽者奏罷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於
外而陰具疏言寧王宸濠列藩王親宗室富貴矣臣

惑乃不知其所爲齎重寶入京師者踵屬路鄱陽盜
史名捕之急輒竄正西山墳厰中不能得太監畢眞
徙鎮守浙江王厚爲贐別時辟珥語眞首肯良久去
他顯著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時武宗北狩屬
車日遠疏七上爲庶人所遮諸權倖又持燧奏示庶
人以索庶人金寶燧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逵議
先捕羣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燧酖
之不得及生日爲公燕候其旦入謝執燧與逵俱殺
之語在寧記時盛暑晴明天日忽翳庶人驚異江西
人爲燧逵具棺素服哭奠於棺次已庶人既爲王守

仁所擒燧子堪徙跣赴難啓燧棺更殮治燧顏色如
生異香蒸蒸自棺起世宗卽位贈燧禮部尚書賜祭
葬立祠曰精忠廕子錦衣千户燧子三人堪武舉第
一講兵略習弩事爲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虜其
死也以毀毋歷官都督墀尚寶卿陞禮部尚書陞子
鑨鋋錝鑛皆仕至大官鑨于如法言事坐謫籍始燧
至江西治官舍掘溝得古鏡背刻字二十餘其文曰
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眼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
期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不識燧死文始著燧與胡
世寧王守仁並浙人並舉弘治五年鄉試夜半文場

中見二道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合言曰三入好
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之燧折之守仁平之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頷年二十餘
以正德三年進士授樂陵知縣令行其境中先是山
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大起州縣吏閉門自守或遺
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遁逵爲樂陵樂陵無城即
城城浚隍部隊鄉兵令人緝故蘖底爲甲冑腰繫牛
耳刀揉鐵聯環雙頭棍令民築牆屋外牆高其簷開
竇如圭家令一壯丁執刃伺竇內餘皆入隊伍令曰
守吾令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違者有軍法因設伏巷

中洞開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
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刃棍交發盡擒斬之自是賊不
敢近樂陵超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是時
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圮溝夷不格
牛馬民欲奔去逵力定之先事築甃設城樓置巡卒
樹岸柳正德七年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追
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
錢鸞以百騎刼德平逵追戰於楊二莊剿平之陞江
西副使寧庶人將謀變逵言於諸公曰寧府果恭恃
權寵也權寵曲右寧嗜重賄也重賄靡不至藉盜藪
權寵難去寧府難制策有藉盜盜窮則財困財困
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果暴孤矣宸濠反有日
外人皆知孫燧未即發也逵甲而夜擊都御史門鼓
入則燧方與客飯逵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時耶明
旦入寧府挾四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逵從下
大罵連聲呼賊出七首遙擲之連擲皆不中宸濠怒
使執逵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逵曰汝能殺我天子殺
汝先後間耳反顧孫燧曰曩昔之夜言爲今日遂並
遇害天方暑屍不臭腐蠅蚋不近數日世宗即位贈
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諭祭安葬命有司建祠其

鄉蔭子瑒錦衣千户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
鄭芸言瑒所得錄以逵死難功逵保障山東設策巷
戰尚未叙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
人傳言寧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逵父曰嗟乎吾兒
也爲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寧邸必反汝
登其爲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
臨難倉卒委之無可奈何者
萬木鄭山俱新建人宸濠遣奄較四出籍民田產
杈名豪强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會鄉衆舉義立
營部署已定會濠黨謝重一馳騎暴村落閒擒而

致之約人舉東草置于張睢陽遺廟壇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上遇宸濠腹心盜凌十一等遂逼令人舟趣見宸濠絡而椎之皆罵賊死

趙楠南昌人縣諸生兄模嘗捐穀佐賑宸濠夜捕模使助餉楠代模往宸濠威脅之詞氣不屈被掠死

辛增南昌人被宸濠追抳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於難嵛同縣有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源廣亦被掠不屈並死之護衛較尉楊宣濮宸濠謀於京師宸濠使人往捕托投江免

葉景允新建人族居吳城鎮兄景恩以俠聞宸濠將作難遣較尉擒脅之景恩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允倡義衆三百餘邀擊之寇分兵景允家焚殺甚慘同族葉詩景修景集等四十九人死焉

郎中范輅與胡世寧首折宸濠之奸而孫許橫批之星斗有政天夜亦明江西人言孫公就縛時年頗高箠者折其臂臏臏耳許方三十有六罵不絕口挺而立刃斫不動也朝命建祠孫公尚左乃始則尚許夫孫公措注峻密無須臾忘防登大聲色哉王允寧傳孫爲其語甚壯也太過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耻舉王新建乖賊時語疑其覦望蓋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韓退之固云

羅僑　張欽　黃鞏

羅僑者字維升吉水人也以進士繇知縣陞大理評事正德五年春京師亢旱黃霧四塞風霾蔽空天雨土晦冥數日勅三法司減罪雪獄大學士李東陽請大霈寬恤廣德意而是時劉瑾用事法司畏瑾出減死二人而已僑上疏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陛下

特降綸音蠲逋坐貰逋卒大學士李東陽條疏數事荷蒙嘉納咸以天意回在旦夕而齋戒浹旬雨澤尚滯臣愚謂天心仁愛未已欲陛下每事懲創擴充善端也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雞鳴之告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朝或至日昃宦被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愛群臣大基業也臣願陛下宵旰圖治無遊于觀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經史古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閣言責付之科道邇者百姓流移赭衣載道民窮財盡元氣索然羣臣不敢言以有科道也科道不敢言以有

宰相也宰相言之不盡復諉誰哉臣願政事得失生
民利病陛下與宰執商榷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古
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適者公
卿方進隨罷先朝忠藎者德如劉大夏者猶不免竄
戍況其他哉臣願賜放免以示生還古者律以繩民
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及見行條例最爲精密近日
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願勑今後問刑止依正
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必奏請裁决毋令權豎得持其
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夫天下
人主之巢也徹土繆户乃不如鳥臣實傷之敢昧死

言時瑾肆詈立威朝士緘口時政久矣及是僑與覲
侯命朋友同官莫敢相過既入瑾欲寘僑死李東陽
捄解乃矯詔詰責僑回護大夏凡數百語下廷臣會
議廷臣依違而已得旨姑改教職使歸化本土姦頑
若能盡移風俗方許奏聞起用其秋瑾敗御史凌相
薦僑獨事幾於未露遏氣焰於方張宜大用以勸忠
直明年復官乞病還寧王宸濠反僑與家居右副都
御史王懋中首與王守仁定謀設策竟擒獲之世宗
即位起知台州府治行爲天下最賜襲衣牢醴僑知台州興學禮士恤孤宜民訟者至與款語利害多解去歲薦儒行所舉飛蝗復祭禮以教民布衣服民賢祠

貧齎禮之上坐訪民間疾苦民具以所聞告大喜爲置童僕給侍鄉禮之台人多稱誦者二年
都御史姚鏌奏曰在昔武皇臨御八黨擅權逆閹劉
瑾首竊魁柄在廷之臣拱手杜口莫敢先攖給事中
劉茝抨事羅僑獨處雷霆之下首搏豺虎之横謂遇
聖明宜先奬擢而茝竟知長沙僑竟知台州懷忠盡
節之士徒以常調人靡所勸臣伏悲之於是擢廣東
參政臨去台人呼號攀留既至固引年請老僑好學
著書童耄一致嘗謂入道當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
賓客至具常食而已吉水民朴而士矜名與僑同時
者有張黻以諫留林俊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哀

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皆爲時所
稱茝涪州人嘉靖初徵爲江西副使
張欽者通州人正德中爲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
上爲宣府之行十年秋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止
居數日上復微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關甚
亟欽令分守官指揮璽閉關門納鎖鑰分守太監嵩
欲往昌平謁駕欽攔轡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君今
日砍頭事不放過違上命頭當砍放過者天下事不
可知萬一有如英廟土木閒我與君頭亦砍寧坐不
放駕者頭砍香項之上使召璽璽對御史在某不敢

擅離轉名嵩嵩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去欽亦止嵩勿行因負御史勑印持刃坐關門下曰孰開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廷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不聞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虜欲壞國家事者陛下宜將其人明正刑典若實是大駕卽當有兩宮用寶敕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者復來欽謬叱曰此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關御史欲殺臣上大怒曰我自來尚爾顧朱寧挺御史郎殺之其明日梁儲蔣冕

等追上於沙河諫止欽疏亦聞車駕竟繇東御馬房從南海子返又二十餘日欽巡關白羊口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在者再欽追返不及再上奏則上已去令禁關其一時名震天下都人盛傳其奏草曰張御史閉關三疏明年上從宣府還止居庸關飲八達嶺笑曰去年御史攔我我今已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郎所至皆有政蹟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至解嘗曰君親一也事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心爲主欽後復姓李死而其子孫貧甚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與陸震同時爲車駕員外郎皇太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旣發喪復欲巡狩震抗言不可上怒其明年復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言者鞏震約人具一疏以上鞏疏先成震讀嘉歎因與同署鞏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愼

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反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與民無所措手足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鎭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陛下始時游戲

不出大庭馳逐止南內而已亡何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矣幸陝西榆林諸處矣所至費時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閒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至此極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壓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寶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也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但見可誅之罪不聞可賞之功乃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

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是時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與醫士王鑾皆有疏諫嗣後羣臣伏闕者二百餘人上怒甚皆杖之江彬從中激怒則痛杖以鞏震等六人倡首下鎮撫司嚴治已鎖項械手足廷跽之五日正跽時衆曰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牽裾死之既與震等三

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彬使人途刺鞏有管洪主事匿而詐之微行乃免始鞏以職方郎中內艱家居其弟謂鞏此時縣官北狩人心危疑兄且無仕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至是遺弟詩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爨晏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震蘭谿人從章懋講學先爲泰和令有聲泰和人生祠之方下獄同獄人卒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既出卒嘉靖改元贈太常寺少卿鞏之卒也行人張岳上疏曰正德末年逆彬弄柄導

引廻幸氣焰薰天犯者糜碎陸震黃鞏慨然首疏其奸震死杖韡鞏得殘命聖明御極震蒙贈官祭廕鞏亦亟起班行不意數奇身亡中外相吊臣知鞏最深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國家贈諡祭葬之典皆視臣子品秩高下至德學氣節爲衆所推者官資未及褒卹不廢伏望博采公論量贈一官或祭一壇令有司造墳安葬士氣風俗必有所補上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貌修羸沉毅好學疾病支

離手不釋卷歎曰人生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可千載而不朽林俊比鞏美玉精金袁袠曰武廟南巡黃公奮忠極論兩都傳草幾於紙貴郎曰羅張黃三公皆舍身當事而鞏則儒者矣

熊繡　陳茂烈　方良永

熊繡字汝明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士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遺除監察御史持大禮不苟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璠贓跡顯著棄官夜遁繡追璠急璠誣奏繡他事逮京亡驗璠坐落職璠所親當路力主繡知清豐陝民詣闕訴寃者數百人繡爲治豐盡心民瘼時時單騎巡行鄉社均徭平賦吊死存貧縣人皆肖形家祀居數年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繡爲之清豐民遮留痛哭如失父母繡抵鳳翔會天旱行禱岐山之下應期雨至先時巡陝辨一疑獄其人一問繡至持祀像入謁弘治初轉山東左參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巳轉左繡剛方清介與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孝宗勵精圖治繡與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繡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冒糧餉者數萬人權貴皆銜之未幾孝宗上賓尚

書馬文升舉繡爲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怏怏有後言然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廩給數升而已他諸供應一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回瑾曰熊兩廣廩給外毫無可指公其奈之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尋令致仕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綏布豆濕爛坐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其親輸自是家居杜門不涉世故繡平生簡直清白恭謹謙退歷官四十三年始終一節既卒贈南京刑部尚書賜祭葬踰年太僕少卿何孟春疏言繡平生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敭歷中外守法奉公不要時譽言無爽於

屬垣行荊虧於顧影其在公也蔬食自勵雖塵未有
羨亦斥還官其處家也山居自遠雖親戚餽遺不容
濫已鄉人許縉之清實清而過索縉之過乃過於清
悠悠蒼天竟乏之子嗣兄子遜繼復先夭死遺孤藐然
未底成立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
採輿論爲之奏求葬祭兼請贈蔭所部覆奏已荷恩
允臣生與縉鄰州舊嘗爲縉屬吏知縉尤詳臣往年
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人屬吏俱爲請諡
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䘏其家俱蒙詔
許縉賢無媿張戴鳳翔與琦又非比擬用是冒昧重

爲乞請伏望詢諸在廷斷自宸衷嘉賜諡號仍敕所
部依琦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䘏其孤孫使天下之
人知皇上仁德足補天道之所未及下戶部奏與其
過繼孫瑞月米一石賜諡曰莊簡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先世故浙人爲興化衛總旗
早喪父晝從總旗之役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
之乃韜燈默誦潛心學問上希曾顏祖母沒賣屋以
葬并葬其父負土成墳閒日行視哭盡哀乃返爲人
介狷自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
獻章之門與李承箕張詡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

保惠教化箬朴都絕權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
端不宜爲尚書戶部尚書侶鍾諛佞取寵宜罷尋以
母老乞養茂烈爲推官時考績京師歸至淮上冬月
偃凍爲御史衣布乘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
旨暑夜不能具蚊帳惟日究極經書欣然而自足莆
人稱之曰孝廉先生莆舉者舊首推茂烈而彭韶林
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
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
之廩粟事聞特詔月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
有母今年八十六歲家世貧陋衣食麤給積有餘米

臣家寒儉臣母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遣其貧
非臣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陛下隆自親之風長
不貪之化下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爲慶幸寧臣一家
獨念臣母鞠臣艱苦萬狀未日無多雖勉盡心力尚
難爲報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幸臣貧勞尚未至
是願自致反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
母沒茂烈枕苫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
黯黑道路流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
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伸申而所處
尤困身死無後乞加䘏典用勵士風詔蓋坊里門祀

之鄉賢月再給米其家陳獻章曰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有之矣林俊曰陳公領悟既深韜養尤粹每一晤言躁慮消息宿疾頓瘥其物品當是黃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乃損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瓊賊符南蛇作亂衆至四萬守吏多棄城走良永慨然請行時劉大夏總督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良永統所部兵紀律嚴明他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百有奇

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爲眞丁父憂服除赴補時武廟不朝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候謁其私第至匍伏拜跪良永入朝鴻臚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卽令東向揖瑾良永徑趨出瑾固銜之至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良永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著良永敢營求謀補著令致仕去良永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怨人命事欲用此中良永遂奏遣錦衣千户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之郎中周敏力明良永無罪乃免瑾誅[illegible]

爲湖廣按察副使藍鄢諸賊寇蜀兩省動兵時洪鍾爲總制林俊爲巡撫促赴軍門詳議藍鄢平良永贊畫爲多河南劇賊趙璲走湖湘閒削髮自匿良永計擒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某挾勢多爲不法良永率三司暴其奸御史避去進山東右布政轉浙江左布政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兩同官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良永諍不得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趣價益急良永疏言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于強聒一身患害輕于萬姓荼毒敢昧

死言臣惟民邦本也財民心也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愛財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其民其財尤當愛惜今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和待哺之民嗷嗷千里何等時也謹按錢寧本一廝養賤役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尊之也至矣旣曰義子必爲親臣計寧粉身碎骨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敢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有司追價急於星火貪緣爲奸倍而又倍推膚剝髓大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監司監司欲言心未果决臣此時更隱忍不聞則已斂之財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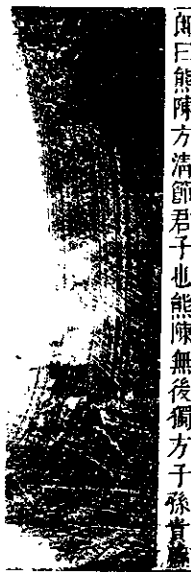
入寧手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根
抵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亦
思報答陛下待寧奚翅一飯不能圖報則亦已矣反
取邦本而動搖之跡其所爲不孝不忠必誅無赦臣
望陛下下之詔獄明示典刑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
同鎮守二司等官將已斂之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
即行停止并按核奸吏影射多科侵尅之弊悉寘諸
法則民怨未甚猶可傲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如以
臣言不然置之不問必將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出於
尋常所不料測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良永

疏不下謀遣較尉三人來浙緝捕假勢鬻鈔者而自
飾上前乞下令散還前價良永知寧怨恨必中以禍
又念母老遂決意求去連上二疏寧從中徑批不允
仍私授意以示無憾良永曰此牢籠我耳復乞致仕
吏部覆允始良永草疏妻子無知者旣行旬日乃露
意於鎮守輩咸失色驚愕旣反愧謝因緩徵價僚友
及浙中士大夫走賀曰五六十年來無此章奏也世
廟登極用薦擢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廷推提督
操江又推兵部侍郎而良永復以母老乞終養疏請
者再上重違其意乃許侍養家居言官部使者奏薦

無虛歲晁後都御史姚鏌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
吏部尚書喬宇戸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家
無贏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
賜食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
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拔恩又以廉孝
賜月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
天等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慰留再推南
刑部尚書而良永卒矣訃聞賜祭葬謚簡肅弟良節
與良永同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
迹

郎曰熊陳方清節君子也熊陳無後獨方子孫貴盛

臣林記 嘉靖臣一

晉江何喬遠 撰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仕提學副使廷和年十三舉鄉貢成化中先春成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方歸娶已授簡討弘治初皇太子出閣以侍讀遷左中允久之以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爲孝宗所知太子卽位爲武宗陞少詹事二年陞詹事與學士劉忠同列講筵終講進規上退問劉瑾曰講書耳何意盡而

語不了瑾對二人不堪當改南廷和遂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尋遷南戶部尚書而上忘之一日朝退問何久不見楊學士郎驛取如故改兼文淵閣大學士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廷和美風姿沉靜詳審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雖時露𢶏迫而强敏可屬大事李東陽知而重之時時語人曰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大才必須介夫雲南貴奏家化土知府不法劉瑾欲逮繫之東陽心知不可未有以對也廷和從傍應曰雲南荒服之外故與中州殊治上官見羈縻足矣急之恐變東陽深然之安化王寘鐇反廷和曰寧夏人皆爲寘鐇所脅不與者十九不得一言慰諭其心將謂朝廷欲盡殺之毋爲安化劉瑾也請出楊文懿諭慶宗室及寧夏人民東陽從其言榜至寧夏大悅劉瑾伏誅內官多所連逮廷和曰劉瑾挾權亂政諸監爲朝夕禁內得不順承首惡既除脅從之徒集謂交通恐人人自危也須瑾籍得奏將兩郡王壽詩詩皆泥金書武宗怒曰天潢之派而適屬人廷和調與之曰宗室來求劉瑾不過請名請封請婚所干者恩澤所歸者司禮太監也瑾今名贓安諒與交通彼被此名戚急而自盡恐無以安天下宗室心東陽曰是也遂諭廷和上書上是之悉焚所與往還文字東陽病多委討廷和東陽既去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獨任內閣事司禮監張永既定安化王亂挾奇僇劉瑾內矜詡身欲得侯嘗捕得涿州男子豸其臂有龍文當謀反謬謂上欲封已先捕反者諸司禮皆來言廷和曰高皇帝祖訓內監局止四品未有侯太監范

璟曰侯者劉馬侯廷和曰劉永成耶永成歷事累朝出入勞勩且非其身侯也侯者姪子聚有戰功璟曰古亦有耳下議吏兵二部則何如廷和曰下廷議誰敢順上意變成法者張公靖安化王亂奏誅逆瑾天下莫不聞政不必假此爲功夫漢世一日五侯宋童貫至封王爵今何如也擬旨量與永褒勅加祿而已虜寇宣大命都督白玉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又命永同玉總制軍務太監張忠監督都督溫恭充副總兵俱聽永玉節制忠不喜劉永請異軍上許之下擬旨廷和謂散本官口兵權貰與九節度之敗可

鑒也且今諸將中有可與李光弼郭子儀比者乎敢本官復傳上意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廷欲忠受節制即受不受即不受耳廷和曰命將討虜此征伐出天子矣軍受節制故自紀律違者必敗旨不可妄擬也頃之溫恭又請佩副將軍印廷和不可散本官曰內府故貯有副總兵印若不可奚貯耶廷和曰我朝命將多佩副將軍印佩大將軍者絕少近日撫寧侯佩征威寧海保國公佩征延綏皆當事者失詳如唐時李郭統兵權非不重第稱兵馬副元帥而已玉佩大將軍印已非故事恭又可佩副將軍耶竟不與

上不親政好佚遊廷和時時進言於上也十年以父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遂與弟戶部侍郎廷儀並賜驛歸命葬畢還其秋遣中使捧璽書宣諭并勅四川有司守促上道廷和再辭乃許終喪閣臣得終父母喪自廷和始也次相梁儲曰楊公之匠吾所難代請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滿期促之其時行人在門府縣往俸同加催守遂以滿期還闕是爲正德十二年上業出居庸關行邊且踰歲廷和與蔣冕詣闕請回鑾不報其明年上歸自詡威武大將軍捕虜有功諭群臣旗帳以迎錢寧來遍者數廷和曰大臣賜銘國家則有旂常里俗施禮親舊則有旗帳君尊如天孰敢賚之上復使來曰朝廷道楊閣下而忘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守促之乎親在存問死即厚恤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臣懼臣懼以非禮事君獨李翰林官不帳不賀上亦不忤也退謝病乞休不許是歲上復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使居守其明年上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中使持奏下內閣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曰上立待於教場廷和曰皇上凱還而賀將士從征而賞亦無不宜云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是以臣率君也便納還之大閣張銳馳

至復授前奏於廷和廷和曰威武大將軍故是何人豈兵部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耶手還銳奏銳轉授梁儲曰上待此而復入廷和復自儲手取還銳銳忿然去已復來廷和曰必擬旨須兵部具別奏去大將軍號但獎勵該鎮守臣乃可銳去復與錢寧來皆泣曰上疑銳言公不悉今令寧來公萬勿讓廷和曰事至大今不言何時耶二公第還奏曰楊廷和不可既還奏上令回閣擬旨廷和與蔣冕執奏如初已獎勵馮清及鎮守官而已復臥病乞休再疏不允上欲南巡中外籍籍宸濠且爲變皆不欲駕出諫者皆被

杖廷和亟謂司禮近侍曰上所繫重矣國本未建人心危疑海內盜起而民困大江以南其人輕心且面目衣服大抵相類非若腹裏人民易別識萬一奸宄雜匿其間或泅淵鑿舟或遇風揚火或有藩王窺伺僞爲迎奉誘至深宮日陳子女玩好於前用其私人隨侍禁格我扈從一切不得近當此之時何勝可噬諸臣懷此寸心有杖死者何爲宗社計踈幸爲廷和轉言上也明日與梁儲蔣冕跪闕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求轉奏銳曰此無與銳事公往豹房自奏之廷和曰我輩知上在乾清宮而已不知豹房

公朝夕豹房所奏何事我輩殊不與聞我輩日票擬送上輒從中改不知手筆何人名爲大臣當部椽而已跪五日不得命上亦竟罷頃之御史蕭淮奏宸濠反廷和曰天下皆知寧藩欲反莫敢言御史言甚難顧形未露請如宣德中諭趙故事遣使慰解之使未至宸濠已爲變上欲親征廷和屢諫不納集議左順門廷和曰舉朝臣子受國厚恩亡補報今日正宜出力効死敵遺賊君父抑賊大逆不道江西之人必明逆順若大出黃榜曉告利害不旬日閒當亦擒之不煩上征也遂言昔太宗北征有太子大孫居守宣宗征漢則有鄭襄二王大駕遠出將付何人因向諸司禮曰公等敢任之乎又向許泰江彬神周輩公等能任之乎明日旨從中下又明日命書差遠威武大將軍勅廷和曰車駕親征誰敢云遠逆濠僞檄正以朝廷失政爲名稱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也假謂車駕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者爲誰誰貶朝廷爲此名號誰書此勅興兵問罪先斬其人以獎王家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在此勅矣廷和有二頭耶司禮覆奏上命蕭敬等十餘人及張銳錢寧連促之曰卿何沮撓軍機爲廷和曰朝廷下命行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勅

誰乎敬曰言之將一月矣如何尚理前說上曰今日無勅汝可投死金水河無來見我廷和曰公不必死死廷和一人耳公可入奏毋論一月仍待來年敬曰公書公書我待公左順門廷和曰斷毋相待張銳錢寧怒上決意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亦夫意欲如此敬等皆去至午復來相率拜庭下連呼相公相公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何至爾廷和所知祖宗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廷和有死而已則又去至暮復來時暑甚敬等坐左順門竟日使人送瓜廷和曰若勅不書無心可渴會上欲

使知行制誥者廷和薦尚書劉春春廷和鄉人上責
廷和私庇令回話廷和出閣有書勅進者而乘輿遂
行上行而宸濠巳就擒矣上居南都更歲朔廷和頻
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上迴鑾者數十疏
皆不復省明年冬上歸而駐蹕通州名擬旨誅宸濠
乃入廷和言祖宗來議大罪必內關處重囚必市曹
古人受命於祖與衆棄之之意也皇上向者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下詔天下諭書親王然後南征罪人旣
得未先祭告以復天地宗社之命未諭親王詔天下
以慰方內之心車駕在通遽行議罪非臣敢聞上曰

中朝大臣往往受宸濠賄有籍名朕簡無先生故相
委若入京後我亦不得主張矣廷和乃擬進上肦諸
司禮授遺閣中廷和閉閣讀罷舉哀畢取皇明祖訓
示之曰當遵兄終弟及之文急啓皇太后降懿旨以
大行皇帝遺勅遣司禮監文臣大臣各一人奉迎興
世子卽皇帝位遂擬懿旨遺勅入啓皇太后出宣諭
時九卿莫預聞也廷和復攄一時所急及中外素不
便者請太后以大行末命行之豹房官軍悉解散使
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泰兵部尚書
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及京城

九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營諸邊及保定官軍罷還
鎮在所皇店管店官校諸邊衛軍門辦事官旗較尉
諸邊鎮守太監留京者悉革追哈密土魯番佛郎機
諸貢夷給賞使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諸隨
帶匠役水手及教坊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
遣之是時平虜將軍江彬最橫豹房官軍故彬所掌
旣解散提督團營彬故與孫太監俱又皆不得與京
師洶洶江彬反矣安遠伯泰因邀王憲見廷和憲告
廷和曰許安遠故與江平虜共事平虜又與張孫二
公同提督團營今提督官軍徧用張許江孫必根張

公殊不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也防守調發責當有
專諸公主防守留孫與平虜主調發耳豈有他哉都
督張洪爲彬遊說以探廷和曰外人之言江可防也
廷和曰君疑江反耶先帝喜江驍勇留置左右若邑
從巡狩內外文武一時不獨江江何懼欲反耶近年
反者內有寘鐇宸濠外有劉七盜賊皆隨起隨滅江
內親外衆曾不比數假萌非望顧盼虀粉矣若能與
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闕門辭爵當不失富貴何必
自疑入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掌兵策有出我書生
握寸管無爲也是時彬巳自疑稍分布腹心於東西

北安三門東西裹糧備動息聞廷和言稍安然尚不
出成服齋宿廷和投彬刺曰甚謝江公大事多賴彬
喜乃出及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司禮監魏彬張銳
與大閹陳嚴皆在魏彬者與江有連廷和知其稍文
弱可動也屏語彬曰今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
美魏彬問故廷和因曰外議紛紛慮江爲亂若不早
請太后除之貽憂嗣君亦公等累也公雖與江有連
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古人大義滅親亦何不可銳
從旁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彬擅引邊軍人禁擅
立威武團營教塲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即一二足

死矣彬曰實然而銳救彬殊力廷和曰公毋護之我
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不念祖宗墳
墓兄弟耶萬一嗣君中途聞變而驚公請保任廷和
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得在廷和曰是也收在
嗣君來或見寬蔣冕曰了此然後哭臨廷和又曰與
江同惡惟李琮神周兩人他無與也皆曰然即擬旨
奏太后會其日坤寧宮安脊吻江彬被旨行祭俄旨
出彬與李琮神周皆收而京師晏然其時世宗將發
安陸心亦介彬聞彬擒無疑就道既至即皇帝位方
世宗之未至也廷和日夜計度正德中奸人弊政皆

擬於登極詔書除之密書緘函及至廷和侍行殿令
蔣冕至其家取去函中緘家人不知何文書也黎明
進稿請批紅方鳴鼓日向辰文書房官來見欲去關
切中人者數條廷和曰數年來事有不行輒歸朝廷
今嗣君至便有此方知擬負大行多矣廷和今拜賀
新天子明即疏闕乞休且問皇上初至是何左右欲
更詔書也蔣冕毛紀皆力言文書房官持回久之鼓
鳴批紅猶未下廷和與冕紀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
除間寂不見人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
官亟詣之曰去去毋誤不者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

入奏批紅下詔出宿弊盡除中外歡慶上名見文華
殿與冕紀等並賜酒饌蓋自成化以來傳陞乞陞在
京軍旗較勇士軍匠人等久病猥冗正德中至三十
七萬二千七百餘人歲糜太倉尤甚廷和於登極詔
書裁革十四萬八千七百有奇省太倉歲百五十五
萬二千四百餘石被裁革者衆口騰沸曰終日想終
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或相與咀呪卜其祿命曰楊
公何日死我輩復矣廷和朝有刃而前者上聞護以
百衛士名隨朝罕頃之論定策迎立功與冕紀並封
伯爵辭讓上荅曰卿翊戴朕躬擒逆消變贊新釐舊

備竭忠誠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命廷和辭至四五上批荅數百言益切最後命寫勑褒諭賜宴禮部廕一子錦衣指揮世襲猶不拜受上曰廷和聽辭伯爵朕心缺然其再廕一子四品文職蔣冕毛紀五品各一人世世承襲廷和進二階冕紀進一階廷和復並疏辭上曰朕念國統危疑之際卿等協謀决策同安宗社秉畤擒逆不動聲色使朕雍容入朝中外晏然弘濟艱難功勞茂著考之史漢文宣繼統皆加封丞相陳平周勃楊敞蔡義等邑戶我太宗文皇以尚書茹瑺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誠伯况大明

律人臣出將入相能除難盡忠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前封義不為過重違雅志已允所辭朕心缺然賜宴進階錄廕文武稍示酬報宜勉承之毋過高潔以傷朕懷廷和不得辭引疾乞休溫旨固留仍諭勿再大禮議起廷和執宋濮議以證名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司禮太監奉命講論三十餘反皆力持之而於上心稍不合矣兵科給事中史道者外補僉事不自得知上移意廷和因言臣頃在諫垣嘗指目楊廷和濔綱元惡草劾欲上為其所覺亟爾出臣臣誠無狀恐一旦得禍以累臣毋臣今封上原奏惟陛下賜臣致仕全臣母子微生因其數廷和納賄專權且云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阻諫不力興獻帝一皇字考字輒欲去就爭之廷和疏辯上曰卿正學直道輔佐皇兄力阻護衛諫止巡遊不附權倖不作威武大將軍勑書絲帳聞父訃音連章乞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討擒逆彬功在社稷更化以來知無不為朕心簡在豈可偶因讒陷之言輒求退休史道所奏吏部亟參看聞吏部尚書喬宇乞正道罪上下道詔獄訊治兵部尚書彭澤奏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為國乃為史道所搆因數道奸邪上

下旨褒澤今自今選補科道必諮訪老成識治體者大臣須奸貪負國有顯著罪科道官方得獨奏他皆會章連者許僚長若堂上官參奏科道官謂澤因奏道致上下旨沮塞言路連章劾澤李學曾汪珊尤極論之上許科道官秉公言事如故御史曹嘉因言史道劾奏即得嚴命廷和奏辯彭澤附勢且蒙慰褒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臣觀今日在廷伊霍贊尊朧劉交望伏惟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示保全薄戒史道少舒憤懣庶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韓文馬文升劉

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叢
盛之譏廷和求去益力將冕毛紀亦求退數日輔臣
無至閣者然上數遣內臣促廷和出而廷和益乞休
上曰卿赤心爲國洞見朕志朕手足視卿卿何不服
心待朕廷和疏謝固辭稱疾上曰朕知卿忠非人能
間再四宣諭猶爾稱疾偃蹇高臥朕甚疑焉陳乞無
再廷和乃出頃之曹嘉復極論喬宇奸邪以廷臣五
十人列爲四等坐連貶茂州判官而道亦貶金縣丞
矣上漸脩齋宮中令內臣習經典科儀廷和言人君
一身天下根本前後左右宜用正人陛下未即位時
臣嘗具啓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衣尚冠等四
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荅應掌官侍衛牌子等項人
員一一豫選若隨侍先朝曾經壞事者卽退罷之業
蒙懿旨施行陛下卽位臣又極言異端邪說賣經亂
倫亟宜痛絕條上愼始脩德十二事請懸殿壁齋醮
豫絕實其一端不意近者不時脩設恩賚倍常推求
厥端皆因太監崔文引正德間罪人張銳名下掌家
管家及番漢僧道巧言惑誑夫此輩先朝壞事非一
不意猶敢試探上心且夫梁武宋徽遠未具論卽如
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

寺張銳建壽昌寺千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寺所
費不貲然皆身死家亡夫使福田可種利益可求比
年遠近亢旱風霾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消弭之流
賊騷動中原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掃平之陛下曷
不移行香拜籙之勞以莅經筵節脩齋設醮之費以
周窮匱正道異端心無兩繫陛下繫心此端臣恐疎
於聖經賢訓入告出順臣分宜然第微誠未至諄諄
之意未蒙嘉納是以敢昌言露章聳動天聽伏惟陛
下垂察上報旨嘉其忠愛然自此益疎居頃之內織
染局太監永乞如成化弘治間例差本局官付勅與
往蘇杭五府提督織造下工部覆奏不可科道官皆
以爲言廷和言今年直隸浙江等府水災異常額賦
尚冀蠲免更遣織造非惟逼勒逃亡亦恐激成他變
況所過淮揚邳徐諸州府水潦一望百里之內寂無
爨煙死徙流亡以數萬計幼男稚女秤斤而賣十餘
歲者止可得錢數十母子相視痛哭投淵官賑已窮
今抵麥熟尚須數月饑民勢必作賊何能坐而待斃
近傳鳳陽泗州洪澤饑民不下三千餘人劫掠嘯聚
將來事勢尚有不可知者臣叨輔導實切驚憂不敢
撰勅如果缺之止令鎮巡三司計處造進上曰累朝

事例也毋瀆擾執拗時九卿科道官皆諫廷和復疏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臣等當引身求退以明不可則止之義展轉思維庶幾改之臣非敢瀆擾誠恐陛下擾天下也亦非敢執拗所執祖宗法耳臣等因考洪武以來並無織造之例自成弘始憲孝二廟恤民節財美政殊多奈何他不之法獨取此端爲例我祖宗朝諸所批荅盡從內閣擬進正德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管求御批以濟私慾若陛下登極之初罷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等官不意今者復降前旨且出御批不知出何左右

撰呈陛下何恐墮其奸欺祖宗天下正德幾危賴陛下旋定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弘百未及一豈堪更自敗壞與言及此可爲流涕上曰卿言朕知業遣行冊擾可矣廷和竟稱病不草以命蔣冕而冕亦邁之上切責焉其明年再疏致仕許之賜馳驛命有司給月米歲夫下吏兵二部論功世廕以閣言官交章請留不報始廷和以登極詔書裁革正德中傳陞乞陞諸武職錦衣百戶王邦奇者故傳陞千戶在削級中後奏復舊又爲兵部尚書彭澤所裁怨而未發也上既考獻皇母章聖太后邦奇因上書言西邊事謂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繇澤總督甘肅時賂番求和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僊所致宜誅此兩人更選大臣與復哈密語在哈密記上、兵部勘狀未上邦奇復言大學士費宏石珤俱廷和奸黨嘗夜過楊一清所欲爲彌逢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藏匿前後奏詞令不得驗其婿修撰余承勛彭澤弟冲等交通請托上下惇等獄命錦衣侯顧士隆會鞫之給事中楊言疏救上怒并逮言士隆言邦奇誣上切責之褫惇職爲民承勛閒住調言外任費宏石珤皆爲致仕其明年明倫大典書成以廷和定策自居門生天子謬主濮議特

革職爲民其明年卒以庶人禮葬縣之城西居十餘年上問大學士李時太倉之積幾何時以足對曰皆繇陛下初年詔書多革冗員所致上曰此楊廷和功故不可沒廷和殊才非相器耳穆宗即位言官交請卹典下禮部議禮部言廷和性抱忠貞才優經濟相武廟於危疑訏謨默定翊先皇於初統朝政一新正始厚終庸勳卓著高風直節譽望尚流上贈廷和太保謚文忠命中書舍人往改葬賜祭九壇廷儀官兵部左侍郎子慎自有傳

郎曰大禮議起楊公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

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有去而已及被廢家居言及受遺之際淚未嘗不簌簌下也彼亦有以自喜跡其時處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里杲貌在側劘牙礅舌楊公處之罔勃韓琦未足專也吳中徐學謨曰史道下獄廷和乞罷累旨慰諭可謂優渥乃請辭五六而不休至毛紀蔣冕林俊孫交彭澤喬宇相繼求去一時大臣未免高激成風失事幼君之體自後邪人伺隙離閒新進用而老成削跡矣

費宏字子充廣信鉛山人少溫茂有文章如倒峽出

物而風水相遭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時方二十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垂成矣以疾告其長總裁楊守陳謂宏書成當有恩敘不少待耶宏謝曰疾安能待也蓋修書故事不論前勞論最後錄名進御者故翰林中諺曰經筵頭修書尾是衆也人稱宏恬謙正德六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李東陽楊廷和梁儲同相年四十矣久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亡何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錢寧幸於武宗最用事宏不與通涉時將拒寧關請宸濠有異志求復護衛宏從中力阻之宏從弟編修寀之妻與宸濠之妃皆婁姓宸濠復求交寀寀亦不爲近用此錢寧宸濠並恨宏兄弟有詔錢寧御史余珊肯劾寀與宏兄弟也宏當國寀殊不引避者寧以此譖寀於上上詰宏一門兄弟胡爲並處淸華使陳狀宏自伏求去立許之寀亦附批致仕閣臣一辭許去前未有也宏去錢寧使人道尾宏兄弟宏大臣也水陸舟車有蹤跡不能自隱匿而寀微服乘艇一夜數易泊以免寧難至臨淸州宸濠黨縱火宏舟衣裝殲盡歸家謝客宸濠欲與通謝絕之宸濠益憾會宏群從有訟人會城者宸濠偵知招引其仇家助之資斧令

據撫宏事人奏爲都察院所駁罷宸濠復陰使兇群奸細入宏村舍焚掠宏室廬積聚發宏先冢扯雜摧燒之宏走避之廣信宸濠復陰嗾兇群攻廣信城掠宏從兄弟各一入去宸濠及宏與寀謀起勤王兵會王守仁徵兵諸郡宏爲廣信守令畫策而寀爲廣信所千戶秦遜卿作禡牙文其詞甚壯復從間道見守仁言討此時宏合家惴惴謂必闔門被禍幸宸濠引兵東下未及也宸濠平御史奏宏兄弟功科道官連章上薦世宗即位旬日降勅起宏并召寀既至加宏少保明年修郊戴功予一子錦衣指揮僉事世襲宏

辭故檢正千户及七品文職復辭大禮議起相廷和與晃紀持之甚力公疏之外復有特疏宏知上心懸切附名公疏而已上心喜宏而張璁桂萼輩亦樂宏含容爲忠厚相紀去上命宏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孝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少師時故輔臣楊一淸自邊大帥名還前已久爲少傅宏超二等爲少師遂居一淸上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支正一品俸當此之時張璁桂萼雖以片言遇主而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宏亦不能異也璁萼以詹事兼大學士貴顯矣而翰林諸役若

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考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於是璁萼復恨宏甚於恨廷和憑藉上眷並手而攻之矣初天方國使臣人貢上供玉石禮部主客司郎中陳九川揀退過當使者奏乞蟒衣金帶不與覆請怒罵通事士紳等而提督會同館主事陳邦偁亦嚴束夷人禁其關市士紳等因詐爲使者怨詞講書以奏上怒下九川邦偁錦衣逮訊禮部尚書席書稍爲九川邦偁解上責書無大臣敬君意士紳又奏九川況兵部郎中鵕轉囑鎭撫司僉事潮及本奏郎中字様通事良臣聽大學士宏譯作蘭州九川因以

貢玉饋宏製帶上怒屢詰責錦衣雜問官展轉規避者竟坐九川侵盜貢玉及番貨皮刀謫戍邊黜邦偁爲民降鵕遠方雜職潮良臣罰俸有差璁萼遂以受九川盜玉事劾宏宏言臣戀恩闕廷留滯旦夕璁萼罪臣臣誠無辭誣受盜玉不忝甚耶臣先墓被發群從見掠實緣逆濠恨臣沮其護衛而璁萼謂臣居鄉不飭所致臣不能與新進爭勝惟有去而已上慰留宏是時上方留心詞賦時時名宏與楊一淸石珤賈詠於平臺賜詩命和閒獨名宏討論桂萼復言詩詞小技聖人不爲徒令宏窺伺意指竊以厭服朝紳抑

宏招權納賄畏陛下察見假是結納自謀耳上曰詩不妨政宏職論思朕合訪之璁萼從此攻宏日甚宏乞休而已上一再留宏璁恐上未省其前復四疏再錄以上因極言宏子懋良罪惡一時憑陵排擊幾無朝綱上雖寵璁顧亦不聽也其明年錦衣百户王邦奇誣奏楊廷和彭澤語連宏與石珤珤宏並求去許之賜傳以行而大臣致仕恩澤皆弗予宏故以疏錢寧禦宸　忠節著聞於先朝又寬和無競善引後進諸後進皆悅之家居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列上相矣久之移病去上念舊與宏爲難五賜手諭敦促

還相即諸後進亦喜宏來也既至未朝遣使勞以上
尊御饌即問曰卿家居久政教民物當必悉知即以
陳奏宏請上謹進退重守令上曰善召見文華殿右
室賜銀圖書一文幷賜白金紗衣諭以盡心供職有
聞入告他日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宏與大學士時曰
今日閱暇庶幾君臣同遊之雅命出觀殿宇殿東壁
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轉
觀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題豳風圖長
句東西小亭二壁上製文自儆兼述創造之故宏頓
首稱頌上因與宏論邊事宏對故事吏部推內地巡

撫會戶部推邊方巡撫會兵部請自今九卿會推如
京堂例以盡群臣下知人之鑒上曰善宏遂薦姚鏌
可總制上曰語吏部推之尋曰勿庸推即傳諭行上
令宏相地建西海水神祠宏贊上靡事不敬上曰敬
若聖學始終之要朕敢不勉因再三諭宏將盡心匡
輔宏勸上凝神聚氣保養聖躬上又諭恤民在用賢
朕簡用或未得人卿須執奏時曰頃臣宏至京舉朝
欣仰謂上委任舊碩至治可幾上曰舊臣卿若宏在
耳因賜酒飯出上立陛鑁定令推巡撫會九卿如宏
言是爲嘉靖十四年頃之卒年七十上震悼輟朝賜

諡文憲廊典加厚宏恭順謐抑明習故事持重有體
最愛李東陽之言曰內閣機務重地四面俱要照管
不可任意圖目前故三入政府以功名終家亦爲禮
部尚書有文詞善將順上聽信之宏子慭賢宋子慭
中皆舉進士
郎曰張永嘉橫身而批群臣之議氣蓋舉朝何有一
相而費公抑之奚怪遭其毒手嗣後永嘉爲相盡出
翰林諸公別選六曹郎以入事固不可激也
楊一清安寧石淙人也字應寧其父景化州同知生
一清於州舍從家于巴陵正統中以奇童薦入翰林

院爲秀才道黃河河適一綫清景遂以命之年十四
中順天鄉試成化八年年十八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顧其文譽藉甚海內名士
皆來從遊以父喪歸葬於京口即家於丹徒歷山西
提學副使凡提陝學八年道德文藝隨能誘教口授
經傳轉相傳說其持法擊蒙不少貸借既去陝人推
其精鑒審別爲國朝提學最累陞南太常寺卿弘治
中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條上所宜及
易置馬吏輙得施行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
湟涼固間馬大孳牧十七年北虜潛伏河套閒擁衆

入寇寧夏守臣失利遂入犯環慶固原寧夏陝西巧
鎮守臣交章告急兵部尚書劉大夏薦一清兼巡撫
陝西經略防禦一清創平虜紅古二城垣瀕河一帶
以捍虜其明年虜數萬入寧夏直抵固原時總兵曹
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從帳下輕騎五十餘自平凉
趣雄諭計軍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虜虜移犯隆
德一清馳伏瓦亭使士乘城褁氈連發火炮響如萬
數虜人以爲大軍至掣衆北走已延綏寧夏諸將數
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撫無專制不相爲
援以至於敗復請設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甘肅寧

夏軍務開府固原命一清爲之尋進右都御史是爲
正德元年一清至詢訪當事與家居士大夫皆云戎
備廢弛行伍消耗倉廩空虛軍食不繼因以便宜[illegible]
納易糴邊務漸充其冬虜復擁衆入套烽火絡繹一
清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春渡河北遁一清
因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絕
寇警今宜因險而牆之上疏曰臣切見陝西諸道延
綏堡據險寧夏甘肅阻於河山虜或內犯受敵止其
境無腹裏之驚惟花馬池迤邐至靈州一路地勢寬
漫城堡稀疎虜或壞牆入環慶固原平凉鳳翔臨洮

鞏昌諸州郡必皆受寇是其中具漢土民根本易搖
蕭牆或變膏肓腹心實在於此伏見成化之初邊牆
未設虜馳突河套亡忌其後寧夏都御史子俊先後
修濬河套無虜垂二十年世平人玩牆日薄以卑溝
日淺以夷弘治中虜壞牆入花馬魚肉內郡有輕邊
之心我軍連歲失利至其末年復自前道入寇連及
二冬上厪先帝使臣經略臣雖闇劣官陝有年頗究
邊陲之故當今中原有空虛之憂北虜無出沒之常
未虜而徵士則先費既虜而調兵則後虞兵集而賁
事速則虜或止不來虜不來而稽時候之則我以先

老是我終歲以虜自難而不得前討臣聞防邊之策
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擇害莫如輕較費莫如大土木
之害輕於殺掠勞費之役大於軍興河套蓋古朔方
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燧百餘所突厥不敢
踰山牧馬其地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明初棄以
資虜衞於東勝失一面矣其後復撤東勝就保延綏
則復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
虜巢廣磧深山勢顧在彼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西人
所以苦虜相尋莫之能解者也夫守於東勝因河爲
固東接大同西連寧夏使方千里之套得以耕牧屯

田其中策之上者也力卽不能莫若於延綏寧夏一
路邊防多方除繕虜至有以禦之數十年之後饋餉
可省兵革不試東勝之議或者可復臣近行慶陽環
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抵靈州
已與所司目擊口議似得便宜幸今河套無虜腹裏
豐成民稍可用臣不敢偸一時安遺虜他人因條其
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可設墩臺
九百座暖譙九百間開守五軍用守軍四千五百人
石澇池至寧塞營西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三百四
十八步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險

崖峻嶁可剷削者三十二里三百五十六步可就為
墩臺較聯寧夏東路花馬池有守禦千戶所無險可
恃虜至仰客兵可置衛興武營有守禦千戶所兵不
足額可募允材官自環慶以西至寧州要害也而無
備兵副使可增設韋州螺山有慶王家園虜至擾掘
奈何可抽價慶護衛守之橫城以北黃河東南岸有
墩三十六瞭守石嘴腹泉可脩築如故毋移入河西
河西黑山營可按伏重兵如故毋移入平虜城上可
其奏一淸與築尅期而自巡功自紅山橫城未竟五
十里邊匠苦寒怨且潰又劉瑾憾一淸不先白已阻

尼之其年告休家居會朝廷分遣部使者覈邊儲使
者奉命過當[illegible]惟恐不甚於是自委吏以上
至於巡撫無不得罪者而一淸所貯芻粟充溢因陳
浥腐尤甚亦坐是詔逮繫賴王鏊李東陽力捄免一
淸多才好問有謀善斷邊事旁午羽檄一夕十許疏
占指授悉中機宜所居止時演習營陣曰武侯衛公
未嘗廢也時告諭諸將無事時常如有事隄防有事
時常如無事鎮靜故其總邊無所廢失虜人皆聞一
淸名一淸貌類寺人乃其眉間隱隱有蟲痕如豎目
虜人相戒毋犯三目楊公也有御史劾奏一淸徒取

議論無行伍之能上使御史視軍中一淸方與虜戰
御史從行間持戈欲落溲溺盡下一淸使卒夾掖御
史馬上指顧方略如平生一淸出遇二盜發嚆矢鳴
鏑來相去百步許使人謂曰楊使君謂君甚苦初亦
士耳而何自暴為二盜大駭去一淸曰此吾昔所視
學時某生某生吾黜之今其人不得志乃從萑葦間
作亡賴子其洞棲如此安化王寘鐇反徵拜陝西總
制與太監張永共出師且至寘鐇已就擒道與永計
誅劉瑾語在瑾記旣行視邊堡從紅山橫城閱舊築
邊牆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訪求營衛部領賢否

更置之罷邊軍繁重科差淸革鎭守太監若總兵而
下所私役軍人軍將所據草灘湖地悉令還官均其
屯田之賦凡有征調軍士全隊而出無占隱者又請
調延綏寧夏陜西三鎭兵馬分道而進驅逐河西達
賊出境然後修治邊舊守墩臺城堡以圖久久自劉
瑾用邊糧浥爛罪先後守臣守臣以故不復積貯軍
儲坐空一淸多方召糴公私稍備尋召爲戶部尚書
改吏部尚書起廢拔幽引用劉瑾所構陷者而給事
中王昂劾奏一淸結好中官敗壞選法一淸上疏自
劾更爲昂申抹十年命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七

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以言不聽用因災異自劾曰
近日紀綱縱弛刑賞僭濫宮府異體用舍違宜讒言
或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胄之流京
師無藩翰之托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
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日譴告既以昭彰政事
未聞省改臣謂護莫施扞格難免靦顏在列將安用
之有告錢寧匹夫讒言楊公謂公也一淸乞骸骨予
致仕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而圃之詩奕琴酒其間（王世貞詩水嘉鮑生奕者師十七人關當冊手丁卯橋頭遇■相藉甚文章呼小友）久之武宗南
征幸一淸第樂飲兩晝夜一淸作閶門之歌有導
江者婉諫止焉世宗嗣位群臣爭言一淸可大用
至有比之姚崇者詔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宜召期
趣使有言一淸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四年虜
大入關隴即家拜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
督陜西三邊溫詔褒美比之趙充國馬援郭子儀故
相行邊自一淸始也大禮議起張璁桂萼疏論考所
生一淸貽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
不易矣時在朝群執人後之說璁萼勢方孤附以一
淸語聞上上心知一淸也相廷和冕紀以爭禮去位
上名一淸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八

子太傅入閣上方勵精圖治中外事一咨委焉大學
士費宏去位一淸薦起故相謝遷從之六年套虜大
入提督尚書王憲大敗虜上歸一淸督邊先功加特
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兼支二俸蔭
一子錦衣百戶世襲疏辭令兼二俸居頃之言臣出
入中外幾四十年陜西最久竊凡甘肅一鎭自蘭州
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虜夾南北一綫之路
通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羌雜處寇斂無時自昔難
守今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剌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
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書聯合窺我莊涼犯我洮

河境矣西域土魯番累數世先獨殘破哈密後則
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殘遂敢
稱兵扣關犯我肅州困我甘鎮矣今行伍空虛士卒
疲憊戰守之具徒支目前先事預防胡可後者臣惟
河西糧儲匱乏士馬不振內地所派不足外供間仰
朝廷給發內帑其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輩致不過糴
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而已所司往往散直衛所軍
餘令其市買責限併督穀價騰踊日異月殊衆口嗷
嗷怨聲載道矣夫積處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糴
買既難則召商最爲便法宜自今關中鹽引請令商

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畱以備豐歲折放亦當
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至欲
以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非廣興屯種不可而廣興
屯種又宜先補屯丁夫先朝屯政修舉之時正軍充
伍餘丁種屯牛具種子都爲官物屯軍老憊退選者
隨以田入官法至嚴也今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
無力種者屯地多從沒將領豪右之家其貧丁以田
假人田隔遠磽瘠無人假者出身備傭終歲賠糧而
不足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充報屯丁參兩
朋合謂之樁糧屯事至此邊困尚忍言哉宜令清軍

官核實軍選健丁户加軍餘一人户大族衆者二人
與俱詣邊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
爲家生理相依逃亡自少不則倣古募民實塞之意
名關隴民開墾三稔以後乃徵其賦凡有徭役一切
復之則利所資身人爭向募矣至於春種秋穫令其
約日並作大發士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收保迨夫
隴畝連雲禾稼蔽野則虜馬亦不能盡踐虜退吾倉
廩也上善之下其議西邊居久之給事中陸粲復請
脩築三鎮邊牆如一清指上命文武大臣各一人相
度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一清復上疏言臣先朝

備員陝西跋涉崎嶇身經塞下目見寧夏花馬池東
至延綏西至黃河邊橫城堡一帶四百餘里黃沙亘
天野草彌望雖舊有邊牆削狹不足障虜虜衆入數
十處長驅二日可至固原而人耕作之外畜牧爲業
固平秦鞏西邠鳳隴間每一虜至田不得耕畜不得
牧臣伏思制虜之道來當有以限之去當有以守之
因請高厚邊牆深濶濠塹方會吏興築約起橫城四
十餘里爲劉瑾所沮其事竟罷夫凡民難與慮始人
臣艱於任事今修築邊牆臣竊聞户部言臣與同朝
士大夫皆議措費然計欲築邊牆當得費太倉儲三

四十萬今向者臣志得遂其時所費亡過二三十萬而已而人民習耕牧之安官軍省征戍之苦朝廷減給發之令屯田之收數萬鹽池之課倍增今試論正德以來二十年間則發太倉儲幾何矣領太僕馬價幾何矣若及今不爲將來有變其費行倍近歲議臣屢圖復套一謂套中有虜版築難興一謂腹裏無收丁夫難役卒以不果大要在外巡撫之臣計日而望內遷在內卿佐之臣習安而憚外勞任事之人誠難其任臣以爲必得視國如家者乃可當幹濟年力精强者乃可勝跋涉器度紆宏者乃可討悠遠資淺則

稍優其秩才充則加重其權相度措置續臣故脩牆塹以漸而東二月興工以五月止八月興工以十月止大虜在套則暫止順時及勢與之消息勿併工於旬月圖永佚於方來僱募邊人習供畚鍤之役熟聞虜賊之警者使之受直贍家遊擊將軍日一游徼其閒並出兵車數百列輛成營住宿丁夫緩急可以斂守歲修百里三歲可畢歲修百五十里二歲可畢五年爲期大工可就矣陝西三鎮中原門户也三鎮安然後陝西安陝西安而後中原安臣自思念始發議今二十年過矣舊人凋喪故寮磨滅承乏大臣竊恐

不得其要領故敢爲陛下陳之書奏上深納其言使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往董然久亦竟止先是張璁桂萼以議大禮進爲廷臣所切齒既附一清語聞上璁萼遂得驟躐華要一清爲相蓋璁萼推輓之力璁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而一清乃請起謝遷心固銜之久之上亦命璁爲相上以一清老臣優禮殊在璁上小人復從閒搆一清將謀去璁璁內不能下會錦衣衛指揮僉事聶能遷者故附璁議禮禮成不調因怨璁論其私庇故人指揮浩浩失賊不問事下內閣璁欲置能遷死地一清擬旨謫戍而已因搆陷一

清別訴上詆毀之一清謝病求去上言所以上優詔留焉八年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元旦大風晝晦上以災異數見問一清條畫消弭急務一清具對伏見皇上嗣位以來四方上災異警厲引咎一念誠敬宜可上格而尚爾迭見漢臣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臣竊謂此皆陰盛陽衰民窮盜起夷狄猾夏之兆又伏而思之無如戒飭百官和衷共濟毋持異說以揚已勿務苛切以病人而皇上尤宜嚴忠良邪正之辨操威福予奪之柄臣主同心專一愛養民力護持元氣因條奏四事上嘉納爲璁與一清同相意在振厲

而一清意在安靜論事固時相左即一清災異之對
若爲璁發者璁稱病求退上固留之而其時桂萼亦
爲相給事中孫應奎因條論一清璁萼人品請上爲
去留之斷上令璁協恭萼洗飭舊質惟以一清高年
博學練達政體遣鴻臚寺諭留今其展誠匡輔以副
委任之重一清復請老求去言臣歷事三朝今年七
十六歲拜官五十八年致仕之期過古大夫同時縉
紳多淪冢土門生舊戚効臣殆盡臣尚偃然班行多
露之譏誠所不免臣素性踈直難諸俗好今持論者
尚紛更臣勸以安靜行法者尚刻削臣矯以寬平變

法臣謂不如守生事臣謂不如靜用人則謂才難當
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凡此跡類平通而公是公非
未嘗敢撓因事納忠有懷必盡獨陛下知耳君臣之
間恩猶父子惟陛下矜臣愚不錄臣罪憫臣老且恤
臣私上曰卿謀身可矣未見所以忠朕者豈愛身勝
愛朕耶一清惶恐出視事頃之給事中王準陸粲劾
璁萼枝狠專恣干權納賄狀上大怒令璁萼還吏削
萼散官倂下準粲法司讁之曰何今乃言遂下璁萼
罪示廷臣大逐其黨與治所通賄私人璁萼行公卿
縉紳無祖餞者一日上念璁問一清璁可留乎一清

對曰陛下誠念璁待其返舍更行召起之今諭示方
新耆事霍韜攘臂曰始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
去且及我因亦列上二清賄狀上心動立召璁萼相
如故一清求去不許而上所命治璁萼私人法司尚
逮繫霍韜曰萼今還相矣再上疏劾一清益急上怒
使一清自劾一清上疏曰臣猥以衰鈍之資仰承天
眷解職邊陲徵叨密勿委任優崇前世無比老詩負
恩不自矜持交際之間稍存形跡人言有狀國憲何
辭聖明不即顯戮恕臣自劾仁同天地慈擬父母伏
惟寬斧鑕誅賜臣未死年許之賜金幣予傳歸上以

優禮大臣古人君道大臣蒙優則不宜輕自黜故其
進退璁一清倏忽如此其明年坐受故安定伯張容
金錢爲其兄太監永墓誌削籍家居久之疽發背卒
先是永用一清計去劉瑾一清數言永才而永亦才
一清於武宗得入內閣以故一清爲永志墓永有家
人繼宗容責治之繼宗告容辭及一清因坐獲罪而
一清悒悒死一清淵達通敏所摹畫朝事與其自計
險度無爽時人目爲智囊愛樂士大夫與共功名朝
聞夕薦故吏門生滿天下一再帥陝麾下自偏裨起
爲大將列侯者累累亦不絕其饋謝然有所入即攜

通貴勢周遺交故立散之雖坐交際廢士知一淸非
貪也卒前數日爲疏自白身被汚衊死不瞑目上聞
而憐之十二年以恩詔復官二十七年賜謚文襄贈
太保
郎曰世言楊公以故相再行邊道洛陽謁故少師劉
健健出揖曰君不能甘澹泊爲時所餌今異日王上
輕吾輩自君始咄咄入第使其子弟延款之此自劉
洛陽前輩風第出將入相裴晉公有之矣宋家宰臣
恒出爲使相顧國家亟才士大夫能應國家之亟否
耳若夫内閣傾軋之地不早引退至以賄蒙其身恐
於智囊未也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三

張孚敬　附以大禮貴者七人　黃宗明　黃綰　霍韜　方獻夫　桂萼　席書　熊浹　夏言

張孚敬永嘉人也故名璁字秉用及其爲相避世宗諱請改世宗賜之名字茂恭張璁秀偉美鬚髯產不能中人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爲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得孚敬干支而異之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

成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而又有王御史善相人奇孚敬相助之資斧使南還孚敬乃强歸及成進士年四十七矣其爲進士值世宗以興世子入嗣位相楊廷和等與禮官皆謂迎世宗本以繼孝宗當稱獻皇帝爲皇叔與獻大王議上再三不下璁私嘆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因疏言皇上繼統非繼嗣以承武宗則兄弟之倫也以承孝宗則不及孝宗孝宗無養育之恩未嘗委命焉繼孝宗者自有武宗皇帝皇上不得爲孝宗後宜爲興獻王廟京師不絕父母也世宗覽而悅之第其言位卑寡且逼

群臣議未有所發及將太后止通旬日帝涕泣欲辭皇帝璁則再進大禮或問一篇帝乃加稱獻皇帝爲興獻帝將太后爲興國太后而迎太后入旣入太后問帝誰起此議者世宗曰張璁太后大悅諸大臣皆惡璁起此言也會當選官吏部授之南京刑部主事以遠之與璁同指者知縣桂萼當遷亦同授南京當是時帝復下詔加本生二字而稱獻皇帝本生父興獻帝太后本生母興國太后矣璁倚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萼乃本璁意上疏請爲獻皇帝廟大內帝喜下禮官議群臣諍不從復加皇一字稱獻皇帝爲本

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而璁繇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萼上疏時帝不勝群臣沸騰之口趣召璁萼京師群臣劾璁口積數奏璁且行且上疏曰是禮也在考不考不在皇不皇不亟去本生二字雖稱獻皇帝皇考不殊叔矣璁至益翱翔高論請上親御便殿集內閣禮官臣得而折之帝遂並超授璁萼翰林學士凡諫阻者皆被切責竟考獻皇帝册太后而皇伯考孝宗也當是時舉朝諸臣伏闕爭者有杖有戍有貶語具獻皇記蓋聚訟四年詔令三更而後乃定是爲嘉靖三年始璁初獻議大禮

時獨身見之耳其後朝士盡以璁爲迎合小人離間
宮闈嗁憤排擊有如讐敵卽有稍是璁說者亦嫌干
進逢君不决依和其繼璁進說者則有都御史席書
兵部主事霍韜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南京都察院經
歷黃綰主事黃宗明諸人而璁與桂萼爲之首然書
獻夫之論皆私屬草而已萼之上疏也輒引爲助韜
不勝朝論請病歸綰宗明皆微見上意附同璁指未
有如璁先見獨言者卽桂萼與璁發端亦未有能璁
之意氣適邁言議坌涌者也明年進詹事府詹事兼
學士璁爲人倜儻明邁其氣魄聲力足以副之忮懻

憑凌多所害傷以自見知於上益鴟張外爲廉治無
如也爲翰林學士翰林諸公尚以璁繇中旨若傳奉
然者不齒頰之費宏在內閣亦不及以事璁上疏攻
宏上不問璁請病歸且陛辭上使止焉卽以爲兵部
右侍郎給事中杜桐等言璁新進險躁吏部尚書廖
紀迎伺上意引參兵事保祿不忠上責桐慢命排陷
忠良亡何轉左攻宏益急凡四五攻不勝又請乞休
上優容之教以脩職協恭是爲嘉靖五年其明年宏
竟去位上命璁纂集所議爲禮書稱璁良哲正直之
士其年當考察京朝官科道尚狎視璁寘之拾遺之

列璁復上疏乞休上又慰留之科道官言璁新進邪
險恃寵無忌凌轢朝紳中傷善類者數矣璁自以不
得於衆多之口益思摧抑朝士破散之以立威顧未
有路也武定侯郭勛者貪縱不學亦以依附大禮恣
睢公卿間有山西人張寅卽妖人李福達也以方往
來勛家其仇薛良首告之巡按御史馬錄錄捕寅急
寅求勛書爲解錄發奏其書科道官交劾勛勛懼賂
左右爲飛語上命移訊之午門凡一再訊獄語改上
怒切責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命械繫錄詔獄掠治頤
壽等更議出寅不及錄罪上益怒并逮頤壽等時桂

萼爲禮部左侍郎方獻夫爲少詹事上使璁署都察
院萼署刑部獻夫署大理寺雜治之萼搜錄篋得大
學士賈詠及都御史張仲賢等他私書以奏上責詠
致仕逮鞫仲賢而置勛不問璁萼切齒廷臣異已凡
與寅獄有干涉者皆請繫治之上悉從其奏璁萼上
言臣等奉詔鞫獄張寅故工部匠也僑居徐溝嘗出
息於薛良良負欲殺之因妄以福達指寅前後情詞
驗問乖離良計窮密囑寅怨家儀等爲證儀懼罪吐
實良坐發爲民口外已獄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師
不關家事抵侯勛求救御史錄錄故怨勛欲乘勛通

書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使寅怨家韓良相誣
成之故爲誣辭惑亂朝聽而一時奸黨如給事中常
泰劉琦員外郎劉仕輩搖筆鼓吻甘心勛寅者籍籍
起以天之道陛下之仁明臣敢不悉心究之於是誣
奏坐薛良紋罪錄戍極邊中外聽獄官自顧壽等以
下論戍爲民罷職凡四十餘人上悅名璁等獻夫勞
諭文華殿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命吏部給三代誥
命璁一議大禮再議大獄於是群臣乃不敢復言璁
也亡何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又念諸御
史縱非璁莫能制復命不妨內閣纂脩兼掌院如故

璁自成進士至入內閣七年耳京師爲之語曰張相
君人揶揄七年進士遂乘車是時與璁同相者楊一
清帝優禮一清在璁上而心內親璁諭璁朕與卿帖
恐洩雖不甚楷正皆手書恐封識莫左驗賜卿銀圖
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璁一再上疏大意欲
革貪風以隆治道上手詔褒荅璁請上諸司事務臣
當與聞者止議公朝不得至府舍臣得捕候門投謁
者家中子弟不遵訓教令有司重繩之上復褒荅焉
後一日召諭文華殿曰卿率家用嚴持身用正朕特
賜勅獎感化百僚以成嘉靖之治卿其懋之璁頓首

謝上所密問璁月十數時時稱其別號若字璁亦念
以書生片言當主數年取相恩大破人臣之私交而
離其黨奉公法報上也世宗皇帝之革鎮守內官裁
皇親官爵莊田其說皆自璁發之璁言臣一歲有餘
所奉御書札諭已二百餘道從古人君總覽萬幾無
盛今日宜命官纂次弁後來者名曰嘉靖政要從之
七年降手勅加少保上饗太廟目數屬璁稱璁貌奇
才傑賜御詩（詩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再賜玉帶蟒衣璁所纂
集議禮書成名曰明倫大典進太子少保兼太傅吏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章聖太后

賜金綺當此之時据經之士擯斥已空議禮諸人自
謂我輩火發風生推波助瀾無所不至璁雖得相其
意望居首一清承天子所以寵遇璁意不安其上常
厚納之顧不能得璁驕朝士附璁者新信一清而從
之者亦衆不能無分黨與璁乃以其故所攻費宏者
復攻一清錦衣衛指揮僉事聶能遷者險滑亡賴多
計數武宗末冒功錦衣千户世宗即位名在汰中璁
議禮時能遷故善太監崔文窺見上指疏稱璁等議
是上擢能遷指揮領鎮撫事及議禮書成欲盡列其
疏不得又不得遷官怨璁與席書既得志不相念誣

奏書受王守仁賄詞連詹事黃綰及璁且言璁引浙
江都指揮張浩是其私人璁意一清使能遷爲是上
章自明薦浩者一清也上怒罷浩杖能遷百戍之嶺
南能遷尋庾死璁因言人主先論相治亂關委任我
國家自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至于宣宗專用楊榮楊
溥楊士奇後不復變亦惟三臣自來有聲爾後奸人
鄙夫竊據貪冒多有闕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
不創前非來而復去陰爲後地及其當事不急公家
慮心博議首者一主餘盡唯諾旁一有言陰擠斥之
臣簡命以來請嚴私門杜請託凡臣所爲皆人不便

故鼓動讒舌設計陰排伏乞嚴加宣諭洗改前非毋
懷奸欺君毋設險害正若有怙終請加誅斥上荅曰
輔臣當協恭調贊上德下民副朕倚毗毋相嫉也楊
一清言臣昨者乞休蒙遣鴻臚少卿道中造臣臥內
宣諭聖意臣伏枕叩頭敢不鞠躬繼死仰荅高厚顧
臣年老病優出處所關猶有不能自盡者敢及未塡
溝壑一陳白之比者張璁疏請宣諭內閣意詆臣也
臣與璁凡事推讓原無嫌隙聖明在上何敢媢嫉比
爲聶能遷所訐奏下時臣嘗思璁言昔議大禮被衆
忌惡能遷獨深結納不知何繇失歡一旦至此臣未

奉明旨不敢擬罝重典事理固然乃璁憾臣祟擬太
寬夫小臣詆毀大臣同列卽納之死是蔽主上聰明
塗天下耳目也臣豈敢哉張浩璁弟也璁欲用爲浙
江都司難於自言向臣才浩臣隨告之兵部而推之
今乃謂臣所薦浩先被委寧波坐事勘治去秋璁署
都察院參守巡官芹朝陽降級獨不及浩此情甚著
臣見璁今春以來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
敢抗臣勸以恭遜璁口善之而已臣老病之軀處嫌
忌之地惟皇上憐免俾遠怨憎以保餘年上報曰卿
所陳白朕知久矣人君必資老成碩輔朕所倚卿實

爲天下何慮國不如慮身一清惶懼疏謝上固留焉
八年御史趙鏜劾奏武定侯勛姦贓不法有狀上怒
使一清擬旨治一清言閣臣有善勛者惟上裁上報
曰卿爲張璁耳始勛以議禮合璁璁遂不察其平生
深所衛顧可慨聶能遷不得其死矣固不可姑息因
罷勛典兵及保傅官閒住兵科給事中孫應奎言輔
臣何毗天子參贊政務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乃
勝其選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
[illegible]故舊可與咨謀難獨任也張璁學博性偏傷于自
恣猶飭勵功名當擲而用之至于桂萼擅作威福

大私親故沮抑氣節政以賄成上負委任下貽隱憂陛下未察耳幸鑒別三臣之實定去留焉上並令視事如故已三臣者皆陳謝上復褒留一清諭璁卿性資剛速宜思齊以協恭諭萼卿質任寬迂可自飭也頃之禮科給事中王準行人司副岳倫皆疏劾璁引用私人璁再疏乞休上慰留之工科給事中陸粲言大學士張璁桂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陛下驟拔小臣馴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乃不思圖報敢罔上行私專權納賄張璁很愎執拗猶疎且淺桂萼外寬中深技忍特甚因歷指萼納王瓊賄薦起之并及

其所引私人贓事上曰朕昔以大禮未明父母改稱張璁首倡正議忘身捐命不下鋒鏑開致人淪潰而復敘父子散而再完念彼忠功躐擢輔導今頓失前志專恣負國衆見昭然桂萼猶之言官屢劾朕不敢私璁今回家改省萼奪散官幷學士職銜回籍致仕黨類有贓罪者諸司分別區處恩中議公庶兩盡也孫應奎王準陸粲耳目言官坐觀大臣至此方行舉劾應奎首言姑恕其罪準粲並法司逮問之然璁功過原不相掩布示中外臣民亦毋輒乘此挾奏璁也詹事霍韜上言臣伏見陛下腹心璁萼璁萼自取黜

斥夫復何辭顧今日之事臣不敢不別白言者與任閣臣萼任吏部事多專主臣嘗戒之雖念知無不爲然權在衆嫉威福臣下所忌也璁萼對臣惟知朝廷不顧身家矣臣近聞三臣互隙登門和解勸之以書冀其同心贊聖不意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是致一清鼓嗾言官攻擊璁萼濫及善類臣今略述璁萼之過幸陛下察焉璁萼初議大禮時天下人無不欲殺之者大臣宿望惟一清若故大學士王鏊與同耳臣嘗語璁萼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再位足以分怨王鏊則宜表章其所著論風示天下璁萼皆不能用反力攻

詰其過一也一清素有時名足籠海內又善結內臣內臣安則外臣亦安宮府之閒不生疑變亦其力也若璁萼則纖弊不容攻擊大過且其遇人素無款曲接內臣尤甚一清腹心人輒恐之曰張桂且依國初名額定內臣數額外者盡裁革之矣是致人人自危皆曰我輩求安必得楊師傅在位其過二也臣嘗語璁人材可惜先所廢黜今未復者皆宜爲朝廷收拔璁萼不從致其流落掩棄盡被一清劫誘變易白黑動搖圖是其過三也因指論一清奸贓罪狀乞勅吏部法司兩核之一清言霍韜以璁萼之去咎訐臣罪

至不容口果如韜言安所逃生顧臣與二臣初甚相
驩同事既久雖間異同旋即如故韜謂二臣攻臣臣
度無之謂臣間二臣則有皇上在初璁命下臣與臣
鑾相顧錯愕因私語萼過或有可指璁忠豈宜遽棄
其時手敕宣示聖意方嚴臣等未敢遽請且今還家
改省固知後用有日比璁別臣嗚咽無任蓋終始未
甞失歡韜何所見譏云爾也臣見韜高文直氣素加
推用但以言多過激時或議之蓋欲引謂和平期其
遠大豈意懷忿遂至此極所指奸贓倘有指實甘伏
兩觀臣耄且病就木有日願賜骸骨不許居數日上

復念璁遣行人周禩召反之曰卿通博之才貞一之
學首建正議贊朕冲人擢居弼亮裨益良多近今還
籍避人言耳宜疾速反途勿推勿延璁疏辭不許璁
言皇上召臣責輔治也今臣披靡從衆誠恐雖進無
益或褰諤違時又慮欲退無及進退狼狽惟聖明察
之帝荅曰卿但秉公持正而已光祿寺少卿史道言
帝王論相必眞其人乃可以任才足通萬變力足擔
天下含弘廣大不區區爭功名光明洞達不紛紛較
短長則其人也陛下即位八年於玆輔尊之臣六七
矣始莫不親愛終跡遠也大抵志大者或量小才足

幹旋者或心稍懻忮因是不足副陛下求賢圖治之
望今楊一淸人也臣所謂才足通萬變者張璁人也
臣所謂力足擔天下者二臣並被眷留伏願天語丁
寧繼今忘私奉公毋拘避嫌跡以仰承千載非常之
遇上覽而善之以示一淸璁使加思勉皆疏謝於是
岳倫王準陸粲謫矣霍韜以璁既復位所下桂萼私
人贓罪法司尚行究問又言陸粲劾萼首論其薦起
王瓊一事如是則臣亦力薦瓊者言官何獨論萼萼
能任怨臣不能也張璁召還明知陸粲誣善矣刑官
猶遲搆不已則必逮繫瓊萼面與粲質然後贓罪有

無可定也則亦必逮繫臣與一淸臣面與一淸質其
贓罪也刑官不問一淸獨以搆萼惟聖明垂察上恐
改刑部尚書周倫南京別令三法司錦衣衛鎮撫詳
獄因并下韜所劾一淸者於法司使九卿會議罪而
復桂萼職銜致仕如故上諭璁朕惟一淸累朝耆舊
亦甞維持大禮與卿璁同心輔政待之不群晚節若
是朕今下九卿議罪卿必嫌擬旨其令卿鑾璁言皇
上至保全臣臣生死念之念一淸向在家居見臣大
禮或問極所奬許臣同席書被名勸亟應詔當群議
喧騰之日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言所助不少臣與桂

萼荷恩不即誅一淸功過亦宜相準況奏出霍韜臣
始復任形跡之閒不無嫌謗惟皇上寬處之乃許一
淸自陳致仕曰以璁故屈法矣而亦名桂萼還九年
上有意分祀四郊其言未發都給事中夏言引周禮
以請適與上意會其言稱上旨霍韜則又與爭奏詆
周禮莽賊書也變亂成法者宜據律定罪貽書譏言
大所闕訴上詰責韜夏言雖奏朕意動矣是本出朕
變亂成法當坐誰莽賊又指誰者云始議之人則實
朕也於是加言服俸下韜獄韜從獄中哀祈璁再疏
救良久乃出之始上欲分郊時下諭璁數十反璁不

爲是已上欲以太祖竝配南北郊以太宗配上帝大
祀殿璁又與上異指上諭璁曰朕聞大臣事君有調
理之宜卿百沮議配惑危言同邪論前後變志恐非
素忠君今臣行夫豈聖教璁謝言繇是大忤璁屢爭
論上前十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其年請易名避御諱上賜名孚敬字茂恭云
孚敬以賜金作第京師上出獻皇帝手書恩榮堂裝
軸爲泥金御書皇考手澤扁之更賜橫豎大書名若
字各二弁銀幣銀篆永嘉張茂恭印曰爲吾君臣相
慶之意它日名見仁壽宮和御製賦賜名咏和錄上

諭昨見卿泰謙輔臣親愛不若是茲後有入奏可無
時來面相討處以交修厥是時上悅夏言才言忤孚
敬者數會監生樊有所恨於吏部侍郎徐縉摭奏縉
他事下都察院當坐樊誣而太常寺卿彭澤故以議
禮結驩孚敬者欲去縉躐其位僞爲縉手書遺黃白
二金於孚敬以求解外識曰黃精白鍊剌人而捕之
則亡逃矣孚敬以聞上怒爲罷縉而伸樊而吏部果
請以澤代縉上矣時上心屬夏言不允而澤又思所
以陷言也會行人司正薛侃者與澤同鄉於言爲同
年進士侃嘗具一疏言祖宗時留親王一人京師司

香或攝禮儀大駕出則居守俗呼守城王其爲國家
慮至遠正德中逆瑾廢故事盡出封今陛下未有太
子可選親藩中名賢者一人如祖宗舊願以臣言下
廷議侃疏懷之一年未上一日出示澤澤持過孚敬
示之謬曰此夏言代草者今儲貳上所諱言言於上
無解矣尋語侃張少傅甚善君疏君宜亟奏少傅且
從中贊之與之期孚敬先錄侃草爲密疏奏謂出言
手詞連編修歐陽德郎言交結王府有狀中允廖道
南亦云請上且勿下待疏至疏凡二已侃猶豫澤數
過趣之疏上上大怒命法司會文武大臣科道官逮

侃追究午門當見祖訓何載所云親王何交通主使者具實間侃拷掠累日無所承澤微諷挑侃頗指言都御史汪鋐即起攘臂加言言拍案大罵幾於殿之侃曰仁卿賣我矣何與公謹疏侃自具仁卿以張少傅趣侃雖然侃死即愚鬼耳仁卿假我害公謹即死不奸鬼耶於是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退避以狀聞上并下言應奎汴獄仁卿蓋澤字公謹言字也時武定侯勛已再錄用帝使勛與大學士翟鑾同司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廷鞫侃疏實非言手帝不直孚敬出言獄中示密疏於群臣勅諭三

法司曰薛侃以狷狂之性發不諱之言謀慮似忠但朕非宋仁宗暮年比忍言君嗣無期彭澤譎詭搆鬬致侃詞干宗室傷朕親親之情輔臣急於攻擊害朕君臣之義其竝發邊遠充軍輔臣孚敬初建大禮朕不次進之被劾令改不慎不悛朕托孚敬心腹豈止股肱望之伊傅徒宣恩遇孚敬娼嫉犯科辜朕賴倚其致仕去夏言拍案喧罵有失朝儀念激近災特赦不治孫應奎曹汴職係言官亦放免之從今大小臣工宜去私盡忠劾協恭之心守不二之訓匡朕不逮庶不負君忝親永有譽焉薛瑄王德中進士父病革請嘗其糞篤行信於諸生

翰登第即疏歸養母贈編學王守仁見儒林孚敬既去章聖太后念之既數月上叉使行人周文燭勅召已勅促曰朕聞君臣相與自昔爲難卿赤誠輔朕朕腹心是托不意偶感自陷過舉朕退卿避言卿去切軫朕思聖母嗟問亦數夫人誰無過矧君父臣子義法具在朕之弗類必得卿始終之行人文燭至即兼程星過庶慰聖母至懷朕竚俟焉其明年春孚敬至進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其秋彗星三見孚敬上疏自陳上慰留之已吏科給事中魏良弼言占書有言彗出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奸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

驕恣專橫實名星異宜勅罷免孚敬奏頃者良弼黜開京營薦舉襄城伯仝禮等發閣擬票臣見其庸流居多係語過情請下兵部覆奏實欲黜陟之權上出天子毋下移臺諫也既兵部會奏臣請奪良弼兩月俸實欲黜陟之權上出天子毋下移部司也人主行法於天下臣子守之然後主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不受私臣壞之然後主法信此臣報主本心皇上歸臣而逐之自非草木敢不思報臣得賜歸而復來自非草木敢不思改古之王者奉三無私君道也古之仕者三仕三黜臣道也上懲天戒下察人言今日策

兇合自臣始兵科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强辯飾奸媢嫉愈甚言官論列卽文致之失皇上所以宣諭恊恭容賢意抑孚敬票擬聖旨豈容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握權矣有臣如此所以干天拂人臣謂不去孚敬天意尤未回也上覽疏曰鰲言至忠孚敬屢疏伺意朕豈不識所謂直國家待輔臣禮當如此耳其令自陳狀遂復許致仕大學士李時爲請夫役月廩勅書皆不與與之驛是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以彗星劾孚敬也十二年上復遣鴻臚寺左少卿陳璋召起勅曰卿自甲第奮志於中靡身爲顧歷居數任持一

不回匡主愛君未或少懈前再召卿適來星異衆曰信君不明使去復來致變甚速朕亦疑之卿歸星芒未見速退應與不應不待筆札矣茲朕三使召卿作速入朝期功名不昧用全君臣之道不則暫來賀朕得嗣之喜亦可慰朕念卿至懷惟卿圖之旣至上甚喜諭以殫心任事副倚望之重其冬上且行誅張延齡孚敬諫者數反帝故爲重語欲惕止之孚敬持不已也孚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其初滁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孚敬獨破之卒捕誅卿至是大同卒殺總兵李瑾上諭

孚敬先者甲申歲五堡逆卒殺都御史文錦朝廷處太寬今乃無忌當征討之於是孚敬亦主剿宣大總制都御史劉源清宣府總兵郤永承上及孚敬意出榜頒及五堡事五堡遺孽謂且追理悉反側不安源清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鄉士大夫耆老來見皆請解甲駐兵單騎撫之巡撫都御史潘倣亦謂兵變已定不可復激亂與僉事孫允中等捕治叛卒七十餘致之源清以請旋師源清悉不許屬卒御史蘇祐栲訊卒妄引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反謀又多株連無辜者源清使甲士三百大索城中城中驚亂言

且屠城逆黨夜呼殺千户欽振詣源清自明又不許亦發憤自殺源清進兵城下大肆殺戮五堡遺孽開門逆永兵殺遊擊安等數十人出繫獄故將黃鎭等奉之宗室校櫃與允中縋城出見力沮用兵源清永揚言撼朝廷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南集金陵者責允中爲賊游說言城中衣冠悉已從亂因設遊兵遏王府有司軍民章疏而請益師已兵部檄下招安叛卒稍稍自首者永復執之叛卒裂招降之旗截其竿持時開門突戰復勾虜爲助指代府語虜曰以此爲那頹居而許之金帛虜大敗我兵已我兵殊死戰虜

驅卒爲先鋒多死者所許金帛亦不售虜乃反刃擊
叛卒去源清益令穴地灌水百道攻城而上往來念
大同甚始悟征討非計諭孚敬宣大京師北門也罪
宜止首惡源清必欲城破人誅不忠矣卿不可不慮
將來毋輕聽其說乃奪源清職代以侍郎張瓚於是
大同管糧郎中詹榮主事楚書副總兵梁振持上旨
入城示諸軍擒黃鎭等九人斬之亂悉定上乃遣使
者齎詔書往彼慕軍給糧守之而是時夏言已爲禮
部尚書言大同之變軍士戕殺主帥而已一獄吏治
之足矣鎭臣奏報張皇輕動大師致其鼓衆憑城旅

拒朝命要結醜虜侵敗王略任事諸臣又不能定謀
審勢宜暢皇靈攻圍四月耗金百餘萬選鋒士馬物
故太多不有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兇渠受首生
靈寧免塗炭也大同久被嚴圍播遷凋喪餘民無幾
生理窮蹙兼以功罪未究國法未伸竊恐積疑生變
更釀大憂宜特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總制撫按官
宣布德威慰安宗室撫定軍民賑賙困窮綜核功罪
若有倖功僨事之姦責其糾實以肅國紀臣又惟近
者使臣四出名慕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然各鎭募
軍數必不下萬計資裝月糧耗費不貲勅使既歸行

且盡伍隨散名係虛籍糧出冒支此所謂無事生擾
重貽厲階也今大亂已平請罷名慕之令追回詔使
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士氣百倍疏
入上心嘉之孚敬持不欲行先是者潘倣主撫源清
承孚敬意主勦兩人上疏相詆朝議皆助源清獨禮
部左侍郎黃綰以爲不可吏部尚書汪鋐因劾綰向
爲南京右侍郎時攝部篆許主事鄒守益引疾歸不
俟朝命縱庇屬官敢爲欺蔽孚敬擬旨調綰外任帝
念綰嘗與議禮者寢鋐奏不行鋐意不愜再疏攻綰
帝乃外調綰如孚敬擬綰上章言臣雅與孚敬交厚

近在政府臣屢有規政見謂譏切孚敬夏言兩不相
能臣爲同僚每欲調和其間近者大同之變臣議又
異是以孚敬疑惡於臣臣嘗語孚敬聖明在上宵旰
求理第使二三大臣一德心平好惡弗事憸欺則宿
習可回至治可望鋐疑臣指已甘爲孚敬鷹犬攻擊
臣身乞亟罷臣以避鋐禍疏入上復留綰如故至是
上諭孚敬人皆云卿忌言茲果然也朕惟言之力辦
君事固不多得聞卿與黃綰比舊加善今再善言則
朕不勞政務卿德量益著矣大臣當同心謀國互詆
私嫌君何賴邪卿平而熟思之遂降旨嘉言忠謀罷

募軍還詔使特遣綰往大同如言諭孚敬生是再三
引疾乞休帝尋諭之曰想卿無疾或疑朕耳去來進
退四三作矣必不終禮待此一疑方獻夫年尚後我
今已去必不用我輩別信一等人此二疑或以大同
事及不處延齡者以爲不得行其志此三疑大臣輔
君安民卿必求去明言何以孚敬奏皇上任臣無嘗
心膂所數進者以禮臣數獲罪退亦以義豈敢自嫌
自疑第臣責任愈久罪過愈大所以求去實自揣無
益君上耳夫皇上中天地而立爲綱常之主大禮親
自釐正原非臣功恨三五臣者託爲我輩濫叨殊恩

及至當事不能同誠如桂萼者皇上所知不待臣言
方獻夫當時具疏不上其志可見今懦弱無立緩急
不足倚霍韜昔變詞避去今異論擾事非政體所宜
黃綰竊議禮緒餘躐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以其一
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覆詭隨夫爲皇上親
信而臣等稱爲我輩猶如此它可知已昔者潞城之
變皇上以國體爲念祖宗紀綱法度爲重討賊不疑
卒用桂萼之說使夏言勘視不誅作亂之賊反罪討
亂之臣是以强梁肆志將士解體茲大同之變皇上
亦以國體爲念祖宗紀綱法度爲重討賊不疑卒用

人言復行勘視致御札密語傳布邊荒内帑軍儲積
使叛亂將士殺叛軍者有罪而叛軍屠戮平民全家
者俱置勿論法典蕩然矣張延齡有罪臣敢不承聖
意以正國法不得其情則未免傷昭聖太后之心虧
損皇上親親之意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自知甚明寧復有益君上乎書曰知人則哲惟帝
其難知人安民之本也正人邪邪邪人亦邪正黨邪
成風忠正淆亂近日二三臣所稱上意者立心操行
夫人知之願皇上早辯之而已上復諭孚敬卿直以
大同事忌言耳何執已哉夫討賊無赦法也劉源清

郤永固當誅戕主將者正以祖宗法豈知漏網渠魁
恣殺無罪卿尚爲之稱屈曰必破城爲正夫城破人
誅其又何難無罪何辜又何時完實是鎮以壯京邑
意雖出言先定朕志不論是非必求自遂是臣謀乎
孚敬仍視事是爲嘉靖十三年其年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其明年六月秩滿帝加孚敬忠勤敏一子中書
舍人令兼支大學士俸給誥命頃之以疾請假賜牢
鐏等物名李時面問疾狀因言孚敬專决卿何不爭
時對孚敬性剛臣徐委曲亦時入之上曰昔楊一清
亦言彼不惜材坐掐衆怨頃之手調藥餌齋賜曰[illegible]

有剪髮療臣者服後告朕何如乎敬感泣而病益甚
乃許之歸賜勅諭遣行人御醫伴送令有司給歲八
騶月八石俸時存問示優眷焉十五年孚敬表啓問
安優詔答之遣錦衣副千户昂視于家賜之勅復手
勅付昂曰卿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聖母
康泰淑女曹王二氏朕御之而各有喜已先冊封爲
端妃二嬪又補李氏王氏爲敬靖二嬪朕以春三月
奉聖母率后妃恭謁七陵拜皇高祖妣章皇后皇曾
叔祖景皇帝二陵於金山侍聖母御舟還四月飭新
七陵自作幽宮長陵左改小山曰平臺以尊皇祖太

宗嘗御之地示卿知之今使昂問卿疾未痊便已稍
可即星夜見朕副切思孚敬歸疾不仁一再起皆不
能就凡三年卒時上幸承天聞計深加痛惜賜祭九
壇及葬贈太師禮官請所以易名者上親按古謚法
以危身奉上特謚曰文忠上之入嗣皇帝也勵精化
理崩濯海内觀聽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奮武揆文綱
羅才賓至於稽古禮典取次釐級一切剏改表章軼
往憲來赫然中興多孚敬所翼贊孚敬在下則難爲
乎其上在上則難爲乎其下至其慷慨直任持議必
伸雖嚴論屢及陳詞益切帝久亦重之自孚敬相内

官勢大紬士大夫信志卬首無所忌俛風紀肅清而
苞苴路絶其初縉紳之士嫉視如讐迫於議禮而非
之者十九忌其貴刺之者十九久而是非者半乎敬
没人見夫繼孚敬相者而思孚敬又十九矣
郎曰傅説以版築之人形諸夢寐有商諸臣俛然而
從之者何邪張孚敬以一言遇主至貴幸矣自非奮
其褊心借其怒勢尚不能得乎天千而爲相臣也雖
然其辯給以肆其才果以厲其守潔以作知臣莫若
君使其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豈
不赫然名臣哉

外以大禮貴者七人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仕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萼自進士起
家三調邑令頗廉潔恤民而好剛使氣多忤上官
被都御史知府笞責汚白簡者再三其於張孚敬
非素交既言禮合同貴幸乃相矑爲人陰忮行恩
怨其尚書吏部逐都御史之見笞者聾而戍知府
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校爲萼草奏往往精
深當上意孚敬間者覺弗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
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構守仁奪世

封當孚敬之入內閣上外禮楊一淸而內親孚敬及萼爲同官孚敬與萼同攻一淸且欲出其上然萼有建白孚敬又多紬之萼又內憾孚敬三人者鼎而相詆諆雖上亦厭之孚敬還相萼亦被名還然氣黯然不復振復請告歸病羸卒萼精悍猖險少事吳與弼之門人張方布衣時卽以學術經濟自許旣受上知亘躬無顧忌乃志遠才疏所規畫多迂滯不適用然身沒之後其家瀟然士大夫亦多焉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少孤力學登弘治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畢姻南歸養病賜告隱居西樵山正德間赴部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與同官獻夫乃受業爲弟子桂萼爲相嚴講學之禁獻夫獨與諸公會講不輟其仕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獻夫在諸公中稍和平然亦難進易退無所觗啟而居家數與郡國競不能爲持謹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生窮村爲貧兒年十九始就小學不一二歲遍通諸經二十七領鄉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二猶未娶也歸娶後讀書西樵山中尋亦丁父憂嘉靖初元起爲職方主事進三劄大禮議起韜所見與張桂合著私論奏記禮卿而已不上疏也嗣後張桂持益堅上心漸動乃從張桂後上疏極詆禮官失上覽韜疏至泣下廷臣執禮益堅韜復歸山中矣張桂既嚮用上名起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屢辭不出曰不敢以議禮得官上命有司守促之韜念生長海瀕遭時遇主慨然有用世志每有大政輒論疏數千百言多見採納顧以而奏則操南音不善也兩郊議與韜適高皇帝祖訓力主合祭世宗

曰議禮自我韜執益堅坐下獄章聖皇太后爲內解韜亦自伏得釋丁母憂服闋起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適尚書缺韜視事六月吏治淸明積蠧大洗及汪鋐來爲尚書韜劾鋐公忠治官無如往時尚書獨斷也夏言爲禮部尚書素與韜相惡未有以發也嘉靖十五年南禮部尚書缺方廷推韜言禮官風教所繫當擇有品望者往言曰無踰公矣遂請韜爲之韜在南都隨事釐正析服科道官科道官不得揚揚矜詡如曩時侍郎崔銑曰霍公眞禮部尚書也頃之與鄒守益同進聖功圖上怒謂

韜回隱譏訕久之不罪也加太子太保掌詹事府
疏辭有民生不寧緜有司貪濫有司貪濫緜大臣
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溝渠其身狗彘其行者上疑
韜有指下吏部參看吏部言韜無指第上恩也不
宜辭久之皇太子立簡宮僚入爲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卒於官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謚文敏韜感
知遇知無不言而率直拗戾論建雖多時宜殊昧
且動則忤物上久未有太子册立九嬪張孚敬見
上多後宮請輟早朝愼居起謂韜親巳私語之韜
即以孚敬語抗疏言上而與孚敬忤又數與夏言

爭事攻訐如仇順天府尹劉淑相者與韜善上書
發夏言私罪而韜默主之夏言推韜爲南禮部韜不悅會其夏上上陵見御韜與學士道南學士呂都御史以平順天府尹淑相游鄒山焉居二月淑相以廟長傷冒錢糧夙繫請下今嚴禁之禁甚力淑相有所親賴爲關請不得又不還廟長金爲東厰所貲構其事有爲跡獄成復逮治淑相家僮言有姻人費完與敵相岡官持言勢慘淑相甚淑相擬言假手府巳遂及言詒逮淑拘獄淑相故與韜善言又疑韜主淑相遂言其進銀山事爲大不敬韜言臣與諸臣逆銀山以見朝故言謂臣大不敬此十惡重辟之條矣臣請言言言爲先內閣費宏請諡論文憲妃病薨又宏在日屢爲言官所誣言初不敘及律有奏事規避增減緊要情節朦朧請旋行者斬臣亦請言當坐此律言韜先妄議阻壞郊典臣常奏其私書下獄論其爲人類少正卯深切韜疾韜切齒恨臣後因兩議邊事臣兩斥其迂近日以次推韜爲禮部尚書非韜所黨韜於累韜因革事意所不韜便首輒譏誣或稱宣德正統年間失禮或稱楊榮楊士奇壞制是可有臣韜自非始楊一清陰害桂蕚後百凡自權乃以議事一節撰臣何情妄也凡大臣議禮部行吏部勘奏特旨則否宏之得謚是上特旨宋濂彭時並謚文憲不避廟號也上忌言降韜俸一級而黜淑相爲民
自虞黨孤力詆楊一清有如巷婦大臣之體失矣張桂去位韜
韜家居不與有司稱治生曰人生而君治之不稱
門生於其座主亦不受座主於其門生既舉進士
衣繡而觀政於吏部曰有品有服朝章也貴倨矣
今其僮僕家入毋得尊稱爲官人嘗請職官犯贓
滿貫應死罪者爲眞擬以嚴墨吏之誅以復高皇
帝之舊論者謂其酷且迂韜子與順天鄉試不得

雋摘試錄及舉子卷訛謬者并劾考官納賄將上
之爲其所善李開先力止不然將爲王文陳循之
續也韜居常謂其門人何世守曰夏閣老嚴尚書
俱不得其死然湛若水逾耆考滿韜舉其鄉先輩
丘濬之言以諷之曰吾廣縉紳勿使臥過嶺臥過
嶺言死歸也比喪歸若水舉韜言爲文祭之
黃綰黃孔昭之孫也以孔昭廕嘉靖初爲南京都
察院經歷以議人禮與張桂合遷南工部員外郎
謝病歸未幾起爲光祿寺少卿與修明倫大典尋
陞大理卿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大

典成進詹事久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
大同軍亂及側子攘臂鼓譟代王請遣大臣安集
之上命綰往綰撫輯流亡分別善惡悉獲其倡亂
黨與誅之還奏稱旨母憂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撫諭安南未行落職閑住綰讀書
紫霄山中歷十寒暑不倦既出授官復謝病歸里
從王守仁湛若水講性命之學一時諸公以台先
輩許之其於國家典故明習還練吏治幹局亦自
膽敏第傾狡避就不專一節其初與張桂同疏已
見舉朝不悅自引去事定乃出力附張桂鋤所憎
忌嘗上書以隱語傾楊一清及夏言用事復附言
而非張孚敬也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宸濠反宗明
爲南武選員外郎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巡上疏諫
武宗幸南都命百官戎服朝宗明約言官面奏旣
兵部尚書喬宇亦不奉詔時論稱之告病歸已歷
工部員外不起已補南刑部郎中出爲江西知府
用計擒宸濠遺孽以稱張孚敬大禮之說見擯銓
曹轉福建鹽運使大禮說行歷光祿卿兵部右侍
郎編修楊名言事忤旨宗明疏捄論福建參政俄

名還爲禮部右侍郎莊肅皇后晏駕廷議殺禮宗
明力爭之轉左侍郎卒于位宗明大禮之議以朝
廷比於武職謂太祖定公侯伯承襲之制或弟繼
兄或叔繼姪皆名弟名姪不名爲子大禮議定諸
臣多被罪逐宗明應詔陳事復言太祖高皇帝有
言英雄作事爲有深仇當時屈用群策奮死效力
者皆舊日對拄角逐之徒太祖惟不仇對拄角逐
之徒是以坐享成功以有天下陛下臨馭臣子有
君之尊有父之親今日誅斥明日擢用雨露風霆
孰非上恩誰敢懷怨匿忠不自盡者是以宗明雖
與張桂以議禮起人稱其無汎同之跡一時同事
驅駕氣勢更相牽率之風

席書熊浹別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illegible]舉進士知臨清州言警敏
能屬文尤長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儁聲舉
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諤諤數言
事人傳誦之亦數稱上旨最後以請勘滁州賊上益
以爲才又復言事又復稱旨上使言勘皇親莊田言
請罷還官爲公桑地皇后行親蠶禮焉上方復古禮
文更定舊典顧未及親蠶事言復稱上意已請分四

郊益與上意會張孚敬阻於上前不得也上曰吾意
先如是而霍韜銳身出爭上至下韜獄言恃有天子
在與張霍爲難矣上勑言曰爾居官以來多所建白
爲國爲民甚有規裨耕蠶二事朕已具告祖考夫成
王有周賢君周公猶拳拳進無逸朕何人斯斯實爾
忠賜爾四品服色爾其益勵乃心思盡乃職政事可
否天下治忽有一見聞卽直陳之長益前功以無朕
負繇是郊工興造上一委言言亦精心任事凡欄楯
磚石之用堅厚高廣之製尺寸具有條理天子益謂
言能已爲吏科都給事中廷臣舉言可僉都御史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圭

子曰言才不止是居頃之以爲翰林院侍讀學士兼
都給事中如故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
言眉目疏朗美鬚髯大聲音不操楚語每進講上愈
目屬之不二年擢禮部尚書言獨倚上不與孚敬方
獻夫汪鋐郭勛霍韜等爲比尤牴牾孚敬喧囂相爭
其於勛韜水火矣上殊爲不黨心嚮之而縉紳大夫
謂言能抗孚敬而持之亦心嚮言也言爲尚書戒其
曹屬毋樹交結援它奔走貴人門吏部郎王愼中坐
事外謫儀制郎張元孝祠祭郎李遂出餞言劾奏元
孝等舍其職事往奔吏部上捕下詔獄外謫之順天

府尹淑相者雅善韜通判完言姻也與淑相惡淑相
有親禎者受人金爲人說事爲東廠所覺捕并捕及
淑相家僮淑相疑完受言指上書訟完并訐言私事
言曰是必出霍韜與韜大訴驗問果然上黜淑相爲
民降韜俸一級懟言治事如故言爲尚書爲上立九
廟定大禘禮所條具當上意上欲驟貴之賜之銀印
記一使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子太保
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先後累兼太子太師錫賚御
書繡蟒飛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
類無虛月嘉靖十五年皇子生言入對上取花千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圭

言帽有白金文綺之侑賜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
閣言辭上曰遲矣卿久宜此此時李時爲首輔年已
老朴誠自將而已一切禮文事上屬言賞亦稱是又
三年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上柱國人臣未
有加者加之自言始言憑寵傲張應接高峻客公謁
者踞道傍立俟毋敢進門閽數日乃得面門内一揖
退客卑視不堪官吏隸胥揚揚如也時人爲之語曰
不見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唯上亦察
得之言從上陵行帳失火延燒大學士時武定侯勛
帳上所面授言封事亦皆燬言與三臣同謝上責言

自罪胡不專謝上幸視大峪使言草勅居守言進之
上責言建贊郊禮不次進官宜益勵公勤荅恩眷乃
往往慢不恭今繳進先所賜銀印記及累年諭帖言
上疏伏罪因言印記之文出上特奬聖諭諸帖皆宸
翰親灑誤詰比垂自當傳萬方惟是臣一時遭際實
私家子孫百世寶願終賜臣死且不朽上意言有漫
滅更責言言𢥞懼繳進居數日上怒解先是革其勳
階少師以少保兼尚書致仕至是復少傅兼太子少
傳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如故言疏謝上悅
今盡心輔贊凡事秉公持正亦消衆忿不直副朕簡

任而已言復疏謝臣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衆
忌之矣上不悅復詰責之言疏有刮洗上又以爲不
恭手塗焉居數日上名言日移辰尚未入政府上怒
言恣逸曷以率百僚朕念左右義重寬之耳又二年
九廟災慈壽皇太后崩言久疾臥家上問皇太子爲
皇太后當何服疏對誤復被旨切責今落職致仕群
臣毋效也居月餘又復之其明年春言考九年滿復
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勳階兼官如故宴賚
有加稱言名德偉望博學宏才今益殫嘉猷用匡不
逮然終不如孚敬尊禮矣言有所論奏條暢森嚴其

文詞沛如也卽亦不敢如孚敬强直上事上玄西苑
以香葉束髮巾皮帛鞋賜言言曰人方瞪目視可更
資其吻上聞怒命言出言曰須上旨上賜言馬行苑
中言腰輿入慈慶慈寧二宮昭聖章聖二太后故所
居宮也上欲爲皇太子立一宮郭勛請改其一爲之
上心不許言與上意合一日上卒問太子宮當何建
言忘前語念工役煩重卽復如勛前請上益怒上作
大享殿使內監忠監視當有勅言不進勅草上復怒
責言面諛背誹革職閒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
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聲音人部皆選服

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
接而最後漸不名則亦漸稀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
盡酬荅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正聖壽上表賀稱草
土臣上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
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璧以老病或罷或
徙嵩獨相上微聞其專特再名起言是爲嘉靖二十
四年旣陛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嵩已爲少傅兼太
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益重始言與嵩同鄉稱
先達旣言驟貴嵩乃反自下事言惟恐不當也言則

直門客畜嵩而已而嵩已陰誅擠言奪其位矣言罷相時嵩盡斥言朝中親黨至是言亦盡斥嵩之人嵩墨墨心恨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自攜庖甚豐不食所日給與嵩對案又不以食嵩始海内恨嵩信其子世蕃爲橫恣怏言能奪嵩而制之乃言未久修恩怨行意益甚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元都督同知炳言擬旨令陳伏皆造言請死有所進橐炳至長跽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謀構言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言奴視之小璫詣嵩嵩執手款款延坐持黄金密置其袖中小璫以是爭好嵩上時使小璫

夜瞰言嵩寓直狀言老倦酣就枕嵩故篝燈點簡青詞上所屬言青詞言率以付其客客才多盡所爲草率複進言亦忘前所進草上時時棄言草擲之地左右無報言嵩聞益精專上益愛之又歲餘而河套之事起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曾銑者功名士也先嘗以御史按遼東定遼陽兵變時論才之銑久自喜負無難天下事至是請驅虜復河套言自度上素許其任即密疏稱銑忠決主之時上亦以爲然然我與虜敵不敵疏下兵部久未敢決覆上疑密閉嵩嵩乘閒白非計還問言言則不敢主於是下群臣議時嵩已

揣知上意即公言其不可且言臣備員輔職如此大事關安危不能先匡正同官臣言他政效勞多猶可臣獨無分毫補宜顯斥臣上於是大疑言言懼不免上疏曰臣愚竊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而已况國家全盛之時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逐之出套庶可久靖邊陲故不揆固陋妄擬銑奏陛下好生大德取遠弘誅非臣愚淺萬一窺見但臣與嵩數議此事絶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若自劾意專誘臣所幸軍旅未興聖諭先布不者臣不知死所矣上責言强君脅衆詐稱上意必行嵩復疏臣雖與言同典機務具

員而已無論此大事即尋常政務亦素不與知言欲顯上指於外而示親厚于銑擬旨許銑出言心手臣署名而已廷臣皆謂上意必行無不恐懼臣又謬意上別有諭言耳昨蒙降兵部會疏言徧諮三日後出密奏袖中令臣一閱隨即寫進竝不片言商搉言每票擬忌臣干預常在直所夜分了之臣愚鄙不敢厠言班列乞賜罷黜言犬懼上言臣位謬前嵩自謂竝受眷知普同報効不識彼心異臣臣每入直邀嵩再三多不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乃謂臣不使知臣所示嵩少也奏未寫就明欲與嵩商搉旣無可否反故

詠臣中臣危禍臣不足惜如國體何上怒削奪言官以尚書致仕然固無意殺之言去而有蜚語流禁中謂言怨望云向不奉裁香葉巾是爲朝廷計非是身家上益怒會先是咸寧侯鸞以總兵官鎮守甘肅貪縱久甚銑向鸞取兵馬防秋不應銑參奏鸞歷數其不法狀有旨逮下詔獄至是上書自理嵩因授鸞意代鸞草謂銑賄言表裏作奸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托言婦翁蘇綱致言所妄議開邊前後掩敗冒功謬覬大福下錦衣鎮撫法司莫敢爲解者上竟論死銑追逮言途次言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墜車曰死矣

吏上書自明謂鸞草出嵩上怒不省也其冬斬言於市流其妻子二千里禁中蜚語或曰嵩所播或曰嵩密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而上意遂決鸞從此厚賂嵩兩人深相結也穆宗初復言官贈文愍予祭葬言妻蘇夫人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以故其父綱交通關節爲姦利言有妾孕七月蘇妒之嫁民間生一子言死蘇氏召置其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卒病死

郎曰嘉靖中年以後相者夏貴溪嚴分宜兩人貴溪妬爲給事赫然見才誓不奔走權貴間至分宜亦扼扼有文豈不皆君子哉不保其身同及於禍患生以主寵爲己私物也貴溪峻而漸於不遜分宜卑而淪於不忠上怒下憤所繇來矣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嘉靖臣三

林俊　孫交　彭澤　喬宇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唐林蘊之後岳正爲太守俊成童見知成化十四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僧繼曉以秘術幸上發內帑數十萬爲建永昌寺西華門而太監梁芳主之時言路久塞臺諫噤莫敢言俊上疏曰臣聞修養之説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載唐宋

儒先之論謹按僧繼曉本一壬僉宵人多方夤緣誤蒙異眷五尺兒童亦切齒罵唾敢肆無忌惑亂聖聰大發內庫蓋造佛寺塡財無益之地使陛下蹈唐憲梁武之轍居者遷毀勞者不休於聖壽未必能益國祚未必能綿坐令民生不安邊境不寧太監梁芳傾覆陰狠排忠進佞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啻所在風擾過昔汪直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外謂陛下欲之夫天下猶身賢才元氣財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引以疾病重爲身危臣謂不斬繼曉天下之禍未可言也卽粉芳身不足償罪萬一今自大臣以及百官莫不欲食三奸之肉卒不敢言者惜官畏死耳臣非異人竊念牛耕犬守走獸之微且以勞食臣食陛下七年矣臣説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祖宗之心彰陛下爲仁聖主是卽臣勞無素君食疏入下錦衣衛獄杖三十謫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張黻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萬民愁苦有祿之臣唯恐殿陛不盡聞時事不盡言耳言而獲罪臣諱言矣乞恕俊愚直以旌忠讜亦下獄謫爲師宗州知州初俊鎖史邸舍書疏吏大駭扣頭泣

曰疏入彼此均死公義激或所甘心何吏累也俊曰死吾自承不爾相及俊妻覺之不敢以諫侍講吳希賢與俊厚令僕告希賢未止之俊曰吾志已決死後煩君一傳耳援赴通政司通政使張某屛讀歎曰君言甚正雷霆之下尚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至是二人直聲大震都下傳草有繪圖而鬻者人爲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成化二十年也其明年元日星變上感悟叙復南部孝宗卽位廷臣交薦擢雲南按察副使南京御史姜綰等爲守備太監蔣琮劾奏多左遷者俊上章論救明年用薦擢本司按察使又

明年綱湖廣爲繁内臣以事至境例有餽送俊獨不
與繇是吏部屢擬遷不報會境内雨雪災異俊疏曰
竊見湖廣一省自弘治六年十一月日以來連大雨
雪二十九日夜至十二月初四日夜連大雷電風雨
卒暴雹霰交作陰霧晝晦雨水成氷膠結纒綴折裂
震野鷹餓附人虎窮入市其他禽獸手可攫取頭畜
凍死殆盡薪米涌貴軍民僵絶地方之變誠爲非常
刑之爲道咎災尤易臣提刑無狀死不足贖然以臣
私心尚疑他端貴州借調官軍借運糧餉軍苦戰鬬
民疲輓輸都匀之征勢或不得已者斯臣心之所疑

也臣又見興岐造府役費太大吉府比者又復增蓋
夫府第太大驕侈易生淺近而論創蓋艱鉅則修葺
爲難居人寂寞則疾疢多作臣恐興岐二府宜小不
宜大吉府宜修不宜蓋又宜循寧襄德三王府故事
屋用瓪瓦毋用琉璃及白石雕刻闌干等物且著爲
定令廣諭親王既陛下内不失親親之恩又外不失
愛民之仁臣聞直隷河南山陝江浙川貴皆大雪雹
木上結氷臣復有疑雨陰也雪雨之陰也雹亦陰也
大雪連月且廣又雹陰縱也雷雹不應冬而有不應
雪而有不應諸郡同京陰勝陽急且甚也木少陽也

陰勝則氷是皆陰盛之象恒寒之罰陛下宜黙思博
考深究災原夫陽爲君爲德爲内爲君子爲中華陰
爲臣爲刑爲外爲小人爲夷狄古之論也奏上尋引
疾乞休得旨暫許歸養已言官交章論薦罷後叢蘭
以星變薦俊與劉大夏皆一時人望不宜久廢十二
年起廣東右布政使辭又二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
總督巡江兼管操江既至再疏歸養不許頃之復疏
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絅陝西
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搖倒官民房屋五
十餘間壓死人民頭畜甚衆地裂水涌災變尤異方

今北虜陸梁久聚河套萬一猖獗無常可憂非小又
荆瑞九江等處烏合强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臣觀
近時科差日重人民日貧誠恐草澤間有相煽起者
臣又聞漢宣帝本始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
士無敢端言所以儒臣胡氏謂地妻道也臣道也若
見若此如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思所善處則霍家之
禍無繇而成夫宣帝賢君也霍光賢臣也謂帝不念
光家謂光家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然臣望陛下
於宮闈外戚内侍柄臣静思而善處之他如災變之
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

樣太巧丈尺太長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
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亦繇此至於占役當清冗
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
欲當戒佞幸當遠賢人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念者
臣又聞華封祝聖人曰多男子詩歌后妃曰百斯男
今中外人心日願陛下支庶振詵而難於言臣不忍
緘負敢併昧死時上獨篤張皇后不選置後宮廣儲
貳外戚寵盛閹宦寬縱其他齋醮織造冗食濫用倖
言皆海內所望朝紳所諱頃之疏薦禮部侍郎謝鐸
太僕少卿儲瓘光祿少卿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

士劉閔可錄用以教太子因言陛下不邇聲色不事
遊畋勤學納諫畏天敬民誠乎九廟孝徹兩宮此身
教也然古先帝王曁我祖宗雞鳴視朝終日接見羣
臣詢民講治在深宮極少不黷神佞佛不作無益飲
食服用至樸無華誅罰爵賞至公無私故德修政舉
化洽俗成尤陛下所宜夙勉者臣身病親老日望還
山常思古人江湖廊廟之心輒謁犨犨之誠更望陛
下以嗣息未多及西北邊爲意其大小臣工有卒直
積忤如周經許進楊茂元輩人乞亟收錄是亦教皇
太子弘量容直之一端江西新昌民王武作賊巡撫

都御史韓邦問捕擊無功爲給事中世忠論劾上命
俊往視并訪奏邦問事蹟俊身入武巢武驚出迎俊
擒四十餘賊自劾其他有名賊首賊出片紙指示豆
姓悉擒之撫散其餘黨因訪奏邦問才宜調簡有旨
郎以俊代俊奏昔朱熹劾提刑唐仲友奪命授熹熹
辭不拜包拯劾三司使宋祁解職與拯拯拜不辭二
人美刺具見今日臣蹟類然不敢竊位不許於是均
稅糧平徭役教民自爲義倉義學義塚名皐俗三義
發賑賤糴慎獄申禁西政大舉居頃以母喪歸爲寧
庶人所奏責對狀乃罷故事凡外官朝廷有大慶賀

禮惟三司掌印官合行會城其他若鎭巡守巡有使
委者則隨所在展敬時寧庶人逆節有漸俊數裁之
庶人嘗乞換琉璃瓦殿有旨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
換俊言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翦土堦贊堯卑宮頌
禹儒服河間樂善東平湘州之約儉鎭西之輕財皆
帝王藩服美德也寧府移封之初序則至親再造之
會國値至富然皆不用琉璃瓦者寧之先王豈非有
遐慕焉今遽改之數世之後非孝子順孫所以承前
美賢王讀書識事言多師古臣數侍教被禮獨優亦
宜私有以報王但小人先忤君子不同孟軻曰齊人

徵莫若我也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庶人以是銜俊甚至是奏後每於萬壽節近日不行慶賀便巡所屬有旨令對狀云武宗即位兩京言官交薦得旨起及奏授竟不行江西士大夫言吏部必再得之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俊力疏辭寧庶人密賂劉瑾特許焉尋丁父憂正德四年忽中批以舖馬取用俄改巡撫湖廣四川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恩等倡亂兩川僭稱順天刮地二大王總制尚書洪鍾等連年討之無功復改俊四川劉伞之俊素輕官爵屢起屢辭至是欲殺賊報

國乃倍道去至通江先後斬獲賊首廖麻千麻六兒饒老人生擒廖惠王仲甫凡得首級三千三百五十餘因追過大小巴山分兵蹴之于星子于住河于麻柳于齊眉于高冠山于神廟岡于三十六盤每戰皆捷至繡雞嶺兵奮勇過河衝陣追北二十餘里至脩溪復前後擒斬千三百餘人而頃之瀘州故賊曹甫謀據江津俊馳赴之即以其年元旦乘賊醉夜半圍燒之遂斬曹瀚曹洵曹玉等前後斬獲千三百二十餘人燒死九百餘人而藍鄢與其黨復熾復使永順汪舍彭世麟擒之以伏兵凡得廷瑞本恕及王金珠

等二十八人餘賊奔潰遁河官兵追圍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捷聞降勅獎勵進右都御史賜銀幣是為正德五年也俊以殺賊非本心不能撫徒勦之悉疏辭其冬曹甫餘黨方四等復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總兵追擊大敗之復有銀幣賜俊復力辭歸功將吏焉先是劉瑾竊政俊正家居嘗具草劾瑾且上之後以在軍無暇至是瑾誅疏賀幷錄前奏聞且曰非欲衒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老病退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疏末更言

先朝王振之後保無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吉祥也而有劉瑾得隴望蜀窺竊富貴其人何限意蓋指切後來當事者有旨責俊劉瑾已正典刑俊草久成當日不奏明懷奸畏罪令對狀俊自服妄言乃已又軍中奏功故多為權要所冒俊一切拒之至是叅見嫉忽中旨毋辭賞聽辭右都御史致仕俊當官精勤切實所至為民求隱雪冤嚴官吏而黜陟之其在雲南深險瘴毒莫不涉履巡撫江西入山穿谷茅宿草飯詣視賊屯或人其穴壘罩車撫諭或往坐旬日或再三至凡八月巡八郡三十七縣其勤如此故

言永昌寺也又好斥毀淫祠雲南鶴慶寺有活佛歲時士女萬人爭泥金其面俊命焚之父老言犯者能致雹損稼俊不聽得金千餘入官嗣是連歲登稔民乃不惑及他先後所至斥毀以萬計吏部尚書楊一清連薦爲南北掌院及本兵皆不果寧庶人反後科道官薦俊當庶人竊名質譽之日獨發京鄙凡杖之孽先見足錄亦不用世宗即位勅起工部尚書凡三辭上曰新政之初羣賢滿朝朕佇俟焉尋改刑部尚書上欲推尊獻皇帝舉朝諠訩俊途次考輯歷代成禮論以進又疏請親君子遠小人及陛見上注視久

之朝士皆竦觀曰林先生來矣俊權寓朝房並不僦室遇事屢有論奏居歲餘五乞致仕頃之管工太監崔文名下李陽鳳等時向作頭宋鈺科斂不遂因譖鈺於文捉杖幾死巡城御史亦同參奏下刑部文黨緣內降取付鎮撫俊畱人不遣疏言祖宗朝以刑獄歸法司罪無大小皆取平决自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雖元惡大憝意中所愛輒奪付鎮撫文致爲奸坐使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今先朝牢奸錮弊悉已剪蕩天下方仰頌中興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乞仍付臣或都察院問治上不納明

日俊復執奏上怒再責俊回奏俊奏陛下責臣違旨臣錯愕無地竊惟我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姦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聽之囚反付推問者崔文以脫罪之私敢干內降臣伏思人臣奉公守法爲職犯顏敢諫爲忠陽城裂麻以拒延齡之相狄兼謩封勅以阻藏吏之赦忠臣愛君往往如是臣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漏奸之崔文蠱惑希寵嫁左道以興齋醮蕩上心亂我嘉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旣視若無傾敢沮滅成憲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深爲此懼申論祖宗大法之不

可廢而人愚言突力欲回天跡若違旨罪當萬誅上曰且饒這遭矣是時廷臣交章論諫者八十人俊已五乞歸最後八上因爲上述孝宗皇帝時劉健謝遷等故事言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將歸之言惟聖明納焉遂許之歸特加太子太保與驛還鄉令有司給米輿夫歲時存問復辭免不許嘉靖二年也俊去一年諸臣以爭大禮廷杖至有死者俊即家上疏人君以寬仁爲德剛正爲威方推隆本生廣弘孝理而威懾羣議恐人命輕脆包荒之下爲容納一欠臣奄奄待死敢倣古人遺表遺直之義僣有獻言臣

惟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壞爛其體膚
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臣及見成化時廷
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然猶臥病數
月正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醸有末年諫止
南巡撻死之慘新詔收郵士氣始回不謂議禮異同
偶干宸怒輒復有此臣又聞成化弘治間詔獄惟叛
逆妖言强盜方有好生打着問之旨其餘常犯送錦
衣鎭撫推問鎭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方有來
說之旨部寺覆奏方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
低昻恐非祖宗仁厚之意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

遺殆盡朝著爲空近聞石瑤欲乞休致惟聖明留念
老成時加延接他若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
望所屬亦宜引置左右臣舌梗意長援書難盡不勝
愛願懸結不報嘉靖六年年七十有六得疾復草遺
奏勸上勤學政親賢才保聖躬以衍儲貳及預辭郵
典瀆甚呼聖躬皇儲者再俊好讀書愼交遊接引後
進惟恐不及爲南僉都御史時李承勛爲郎過之語
承勛曰昔王三原公在南都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
賢士大夫往來無虛日今吾門何寥寥也豈俊不能
屈己哉胡賢者之不至也承勛曰今士大夫所與公

交厚者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大宰楊應寧司諫楊方
震三人者俊晁厚承勛曰請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
問所短曰某短於某承勛曰請問公所長俊遜謝請
所短俊曰殊不自知願子之教之也曰承勛毋侍教
左右所聞惟節義文章未嘗及學問公長在是短亦
在是歟俊大歎服當時士大夫論當世人物推俊韓
范富歐閒七年明倫大典書成上追罪俊進歷代成
禮論華其生前官職子逵以士禮葬之穆宗改元追
䘏復舊加贈少保賜葬祭謚貞肅俊有弟佩傳皆知
名逵歷官南吏部郎中工篆隷能古文楊廉林俊西蜀奏議序先

生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撫綏爲上策在蜀人畏之如神明比之宋之張詠
孫交安陸州人今爲鍾祥縣人初名蛟舉鄉試入太
學爲祭酒丘濬所器與更交字之曰志同其先本合
肥人五世祖銘兄弟六人從高帝起兵以功授銘安
陸衛千戶弟二人皆百戶天下既定銘率子虎及炳
入見高帝撫之曰吾部曲兒也虎讓炳官調炳西安
右護衛從秦王王秦虎遂居安陸交舉成化十七年
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諸僚散衙歸舍或出
謁謝或相拉賦弈飲酒交獨讀書署中及暮乃還爲

部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長吏部調交自輔彥陞選郎交溫粹和厚外不甚許可而中自朗熒居吏部前後十餘年所推引多正人賢士値遷除與尚書斟酌悉當才地京師爲之語曰要選通孫志同弘治中遷太常少卿遣經略黃花鎮諸邊隘增牆塹廣樹藝以遏虜騎言邊事數條並見嘉納正德初擢光祿寺卿居二年進戶部右侍郎時權倖橫濫光祿多作無益費民蠹財而戶部內外倉宦監紛置漕卒困誅求交裁省節縮不激不隨事以亡害既改吏部右侍郎張綵長尚書吏張跌宕交累引王恕故事諷之綵

銜南調之綵敗進南吏部尚書頃之名入爲戶部尚書時錢寧諸奸復幸干請鹽引耗撓邊計交拒止極力燕商河洛三蜀開大盜並起朝廷命將征討調度亟急而四方上災荒者當覆奏蠲某處賦若干截留某處運粟若干京師四萬之儲坐不得時繼內外兩難交調停適當不求近名求濟事而已而見民貧斂急官爵冒濫賜予無節宴遊之非時齋醮之無益一切靡耗終不能違蔽通明阻權倖索取之路則嘆曰胡使我至此極也八年與禮部尚書傅珪並以職掌不遂乞致仕南北臺諫相繼疏留吏部尚書楊一清亦以爲言並不見納其縣有雞籠山九峯並峙去交舍百里交歸請書其中而睿宗在興時最愛重之交所居隣興睿宗爲割陽春臺東偏地以益宅穿堧垣遶其後世宗入繼大統中官言孫尚書宅侵陽春臺地當取之世宗曰先皇與孫尚書吾敢奪耶入卽位名爲戶部尚書交以人臣爲國必杜利孔淸利源乃可返殷還阜國計民命身任不疑則論通倉增置內臣大冗蠹剋漕卒且以閹豎預邦計非祖宗舊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莞蕃牧不宜臨莞輸納芻豆所莞馬宜令戶部通知其數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

今內臣奪其地役其人乞革罷皆從之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論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不報是時上起用二三舊臣天下欣欣有太平之望既而中貴近倖尚沿正德之習二三舊臣亦念上冲年未知他日意所嚮守法太固而執之太堅天子英少見謂二三舊臣立意朋橫上於是不及一載先後求退而上皆許之交與林俊去位同時所予恩數亦如俊大禮成上念交無所議阻進光祿大夫柱國居五年卒年八十計聞輟朝賜祭葬諡恭僖交恂愨無大臣氣岸而淸愼脩雅始終一致絕口人過厚於故舊宗無媵婢

僮僕不奴斥之有司爲治坊表輒謝止都御史潘旦移檄曰公學師聖賢行約道義清介絕俗明哲保身宜爲公表里公旣辭謝徵致贖鍰若干交俟旦轉秩送金還了元仕四川按察副使以交老乞侍養元舊監司浙東金衢俗不舉女元重爲禁於是浙東人生女者皆呼爲孫女而睿宗重交欲納其女爲世宗妃交辭讓交女終身不敢適人

彭澤字濟物故長沙人繫籍蘭州衛少慷慨有志節弘治三年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以執死獄名聞縉紳閒達虜犯邊澤上攻援策而

當時知澤才矣已出爲徽州知府徽名能府者則有前太守孫遇澤初至政化平平耳徽治良漆器澤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吏護還澤父見吏曰吾以吾兒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旣數月矣未有惠政聞吾耳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即貧椎髻布身可使女出嫁奈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即持一蓋裝一袱從關中徒步至徽府門告守門曰吾欲見太守門者曰攝乙曰吾太守父也若即告太守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澤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操盛袱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操此數千里不若府門去堂幾何爾獨不能頃刻跬步舉乎澤跪其入父登堂跪澤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邪問民窮苦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遣吏護漆器歸徽何仰太守也諸公爲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自取杖杖澤遂復徒步去澤涕泣蕩濯振政逮惠去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徽旱鄉民入府迎澤澤所至鄉輒雨澤出入兒童跪迎道傍有竹馬意徽人語曰守徽孰賢彭後孫前孫居十八彭公二年旣以父喪去正德元年補眞定知府治如徽州時府有奄宦方得時或請附之澤具棺府堂後曰吾身並附

人者哉准擬附棺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名邊將分剿之澤甘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盛遂平賊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起命澤同總兵時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居一歲復剿平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還京土魯番據哈密取其金印欲入寇甘肅大學士楊廷和推澤總督川陝經略澤以外夷好利其天性遣人齎金幣與土魯番和解之而所遣使者私許土魯番增幣澤不知也亦尋乞致仕旣土魯番以不得增幣復據哈密寇

甘肅而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
執熟夷失拜苔烟之欲爲内應者捶死之土魯番乃
引去失拜苔烟子入貢京師呼寃長安門下錦衣衛
令兵部與三法司會議兵部尚書王瓊故與澤不協
且受夷人玉則請給事中臣御史表往勘故欲中澤
以危法旣勘歸無所及澤瓊又逭其屬儲珝路直蠱
會同館主事張潔暌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潔
不可瓊乃自上言澤擅遣使妄增金幣謬言欽賞自
遺書求和失信起釁辱國喪師幷昆九疇俱宜逮治
下廷臣集議之衆爲澤不平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

毛澄稍折之戶部尚書石玠曰彭澤好人都給事中
王爌石天柱皆爲澤稱枉瓊迫衆論曰我豈害彭某
者乃易奏稿數字以進得旨澤奪職爲民昆九疇皆
逮問居數日瓊假内批謫天柱爌于外任而朝論大
不直瓊世宗即位從言官言戍瓊榆林特起澤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兵科給事中史道外補揣
楊廷和不合上心極論廷和過惡上下道奏吏部參
看下道獄訊治澤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爲國乃爲
小臣所構正德間道爲諫官嘗力排奸黨許泰張洪
王瓊陸完等自知素行不齒猥以搏擊當路爲名道

奸人之雄不可不治請自今科道官不揆大體不徇
公論聽舉劾黜退以示戒懲上曰楊廷和輔佐忠誠
剪除奸逆定策翼戴有功不居朕方切倚毗史道捃
拾浮言横肆誹謗大傷國體已有旨逮治今災異頻
仍正上下交警之時若讒佞得志公議不明正人相
率嫌避夫豈國福卿奏激忠憤遠慮世道今後吏部
選補言官務求學行老成識達治體之人除大奸大
惡機密重情許其獨本參奏餘皆從公會本有挾私
報怨中傷善類者本衙門掌印官幷各衙門堂上官
具奏吏部稽察當否量爲黜陟以昭平明之治科道

官以詔旨阻塞言路自澤倡之交章論澤澤上疏乞
休因言給事中章僑前劾工部尚書趙璜欲伸徐景
嵩私怨璜實無罪僑亦自劾乞休且曰公論之在天
下揚不能高抑不能下非臣與澤得私也澤所誣不
足辨顧倡說禁言生禍不淺上令僑供職如故亦言
澤非阻塞言路者澤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極論
澤及喬宇奸邪諸大臣並時乞歸上使人宣諭乃出
有頃乞致仕恩數如二臣其後王瓊復召總制陝西
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訟澤處置哈密事幷及
楊廷和而澤先坐爲民上不復罪也澤爲人長大腰

帶十二圍偉顔貶平居鮮笑容剛方不能濡忍見邪
僻之人顔獨數過毛澄家毎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
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則輒大呼恚忿左右皆廢
當武宗南巡毎常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叩頭其忠
敬如此隆慶初贈少保諡襄毅澤奔出師甲冑躍士卒行伍中突入賊巢不願其後老而無子夜夢賊西川勢如破竹因大讙動囈語作聲其妻驚然謂日公非歲提兵隸鎮之下豈無枉死今之血亂殆天譴耶胡尚不忘殺戮聞因相對泣下澤所著有疾書緘取妙契疾書之意
喬宇字希大太原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
方郎中皆知名毅正統間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吏刑兩科給事中數上章糾官邪規切時弊多見採納擢大理寺丞轉少卿陞工部右侍郎居官謹慎不詭隨鳳亦秉父節治官宇少

奇穎善誦藻思沛然從父官京師時楊一清爲中書
舍人談經之學盛天下宇受業爲高第成化中年十
七中順天鄉試二十年第進士復從李東陽遊肆力
古文詞又復交遊海寧講礱晉江蔡清毘陵邵寶和
順王雲鳳藁城石珤究於問學初授禮部儀制司主
事尋丁母憂服闋吏部尚書王恕特除文選主事爲
其屬累調郎中拔賢才塞僥競三與考察輿論稱允
遷太常少卿宇博學工文精篆籀篤好山水雖棊奕
之戲亦冠一時生而長身偉貌舉止凝重導駕齋壇
孝宗奇之歷陞戶部左侍郎正德初劉瑾用事宇恬

守無間其末年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寧宸濠
謀反旦夕東下從容籌畫草創戰守具且誓諸卿臺
諫同謀協力而外與客談笑奕飲自如則郎城中作
二軍鑿空出飛報火牌以誤之曰某月某日朝廷命
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出某路某月某日朝廷命
某總兵統土漢兵若干萬出某路攻宸濠刻日矣宸
濠牘遣死士可三百分伏城中約爲内應宇度守備
太監劉瑯與宸濠善必知謀召瑯所用事人語之曰
外間藉藉言乃公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乃聞科道
官且上聞可語乃公審擇利害科道一聞乃公禍矣

我非愛公不出此言瑯急走見宇自白且哭且謝曰
微公瑯虀粉巳自此不敢與宸濠通宸濠所約内應
人與其間諜往來宇悉次第偵截之執而梟之江岸
知指揮楊銳有勇略使守安慶而誡之曰此南京上
游也去江西爲近賊有計當先知則速告若攻城死
守之宸濠至銳拒守十八晝夜宸濠驚恐曰安慶猶
爾況南京邪又聞宇南京有備殺方士數人謀退兵
其夜西北風惡舟纜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王守仁
所乘其冬武宗親征至則賊巳平朝正行在有旨命
百官著戎服宇率先以朝服入江彬扈駕出入挾邊

軍魁然大也宇先選健兒闘乎爲與卒皆渺小耳一
日集演武塲彬問宇此中有健鬬者否宇可與我軍
一角宇曰未及求也卽以敝輿之舁卒稍試之邊軍
一再鬬皆僵彬大驚謂江南人人如此也彬射生獒
迓呼聚寶門欲入宇使門者語之曰喬尚書手鎖鑰
孰敢私啓且是門也偪近行宮除道不馳仗馬不呼
彬竟止報恩寺不得入明宇出省候夜來草次公勞
苦矣彬有所假旨宇事事而奏必得旨乃行也世宗
卽位錄保安南京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卽召
拜吏部尚書上新政銳治宇與林俊孫交彭澤並見

藉重中外仰恭焉居頃之史道誣劾楊廷和下吏部
參奏道挾私妄言爲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不允
又頃之錦衣百戶張瑾率較尉受等支倖通倉橫取
狼藉管糧主事羅洪載捕受等按罪語連瑾瑾陽懼
求杖以免洪載遽杖之瑾奏洪載擅笞禁衛官較龐
月縛掠人上下洪載鎭撫司獄榜訊林俊孫交若科
道官戶部郎中辦事進士劉濟等十餘人各上疏論
捄請改付法司上付鎭撫如故詔洪載外任宇執奏
不允而林俊亦復以崔文李陽鳳獄改付鎭撫累辭
求退御史秦武言陛下名喬宇於南廷林俊於野中

外鼓舞同時讚頌張瑾一衛士耳李陽鳳一役夫耳
侵害部屬牽制法吏二臣力言並不見聽事關國體
不可不愼上下所司而已既內織染局太監永乞付
勑與本局官織造蘇杭上命內閣予勑楊廷和不可
宇復與科道官極論上稍不悅宇矣桂萼張璁席書
方獻夫霍韜以議大禮得上意宇疏禮官之議隆正
統也萼璁之議厚私親也隆正統者有拂皇上未安
之心厚私親者適中皇上易從之意我太祖祖訓有
兄終弟及之言所定大明律則稱所後者名父母本
生亦名父母陛下稱興獻帝爲本生所以尊祖訓律

文之義正統之傳一本之恩兼全無失上曰姑且不
治何言朕心適中易從也禮部尚書汪俊去上名席
書代取萼璁韜于南京言官馬明衡季本陳逅等並
被黜謫宇言陛下以一二人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
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曰効忠實累聖德書代汪俊
特出內旨不與廷推國家百餘年來未有此事請收
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名萼
韜疏入報聞上既授萼璁獻夫爲學士宇言聖朝養
士名節爲先席書不出廷推臣已力言不可今復有
璁萼獻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之佞倖小人皇上

御極凡先朝傳旨陞官雜匠役官棘亦盡黜革況學士之選甚榮而士大夫之進可干上切責宇曰任才用賢古帝王治要等執經論禮爸悅朕心干進者已科道相繼言上詰使對狀下御史段續陳相鎮撫司切責之宇引疾乞休許焉御史許中劉隅各疏言吏部尚書喬宇忠清寇絕保障多功銓衡表物倚毗宜切上曰朕豈舍宇宇去朕耳大禮既定得命冠帶閒住宇素風澹泊所居器用陶覺衣服若寒士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負一藝者悉被款獎平生未嘗有惰慢之容毀譽之口端嚴惇博如海涵而嶽重其爲山水

好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游海岱及江南諸名勝擶隱搜奇具諸紀載北方人士嘉言文苑則首宇宇沒有二妾殉之其一宛平之劉其一儀眞之許

郎曰世宗即位林俊孫交彭澤喬宇並以耆德宿才列長六卿未幾皆去海內共惋惜之四君子者或鳳跱鸞騫羽儀朝宁或周鼎商彝序列堂廟則天下之人所用跂跡而追風者歟

席書　胡世寧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其先祖友彰受學吳澄之門弘治初書以進士知郯城興水利墾荒田賑饑興學益賦莫敢入境歷戶工二部主事時雲南晝晦者五日南京刑部左侍郎樊瑩巡視雲貴奏黜貴州一省官自參政而下三百餘員以應災變書上言自古弭災之道人君則脩行側身大臣則引咎去位然後察百僚舉庶政未聞災出一方塵罪本方之吏近歲雲南景東衛雲迷霧慘晝晦五日陶孟等處各有地震雷火等災皇天后土昭示非常愛陛下至矣樊瑩奏黜貴州省官三百餘員意謂不職所名臣竊謂此等災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不在遠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按春秋梁山崩不書晉者爲天

下記異也宋眞宗時彗出應在齊魯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一方耶詔求直言減膳避位而彗遂滅推古證今殆可知巳天地之氣譬人一身平時調攝有道元氣無虧然後肢骸無滯癰毒不作若居常寒暑失和飲食失度情欲失節則元氣內損血脈不周癰疽壅腫或發胸背或發手足今天下京師人首也兗豫荊徐胸腹也青齊浙陝手也川廣雲貴足也手足疾作補其氣血理其榮衛則內氣壯而餘毒消苟藥石斂砭專攻毒所竊恐病根未除將入腹心雲貴災異正如手足毒疾今議弭災脩政專治災作處所豈非

舍血氣之本源攻手足之末流天子四海爲家中國爲身雲貴雖遠疾痛痾痒未有不切陛下氣脉者夫天下以軍民爲根本軍民以財力爲氣脉財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人心和而天變不見於四方近年諸邊重鎮寇患不止腹裏地方水旱相仍縣官疲征斂小民困徵求有鬻子輸官者有出產無貿者民窮財盡莫甚此時而光祿寺諸監局供應道用數倍先年冗食官員積至累千投充匠較積至累萬僧齋設醮歲靡虛月僧道坐食無紀寺觀營築無停蘇浙織造無已近臣賞賜無度皇親之家侵奪軍民網羅市

利大小內官凡繫軍馬錢穀衙門日漸加添幾倍祖宗時大獄據招詞而不敢辯刑官知冤抑而不能更大臣直言在閑未起用小臣言事被謫未原復文官傳奉有之武官不繇兵部有之雜流外品僭濫名器乖政傷和致災之繇孰過於此近中外報災陛下累下寬恤尚書馬文升等請減派恤民詔日施行陛下好生之心可謂至矣然使陛下徒有其心而民財民力日益耗弊者法不振故也夫法者祖宗之法天子與臣下百世守者也設有諸事如臣所言爲大臣者不惜爵寵不避權勢確執成憲一不允至再再不允至三三不允懇乞去位陛下將曰此大臣何爲去也必感悟矣居言路者不懼乖忤不避極言一不聽至再再不聽至三三不聽懇弁乞補陛下將曰此言官何爲去也必容納矣今爲大臣者遇壞法事未嘗不執二不允則曰職盡矣無如不允也況有漫不執者爲科道者見壞法事未嘗不陳一不聽則曰已言矣無如不聽也況有漫不言者故使陛下仁恩不敷者左右壅蔽也使陛下不知左右壅蔽者大臣言官也如近日延壽塔之作諸大臣力正科道交言陛下俯納停止中外臣民焚香作慶蓋繇言之也詳故陛下

知甚明正之也力故陛下斷甚決也使陛下舉一事興一役率臣救如此豈有言不聽諫不行哉又如近日商人達等投認皇親家人奏准淮蘆鹽引戶部雖經執奏科道亦嘗進言未蒙采納者蓋繇任法者不能三四執奏司言路者不能三四力言也使陛下眞知商人名雖買補其實虧損百萬邊儲豈肯徇貴戚之私壞祖宗大法哉中外皆曰方今上有堯舜之君惜下無皐夔之臣故使斯民不被陛下堯舜之澤者諸大臣過也使陛下不能率繇舊章者諸大臣過也使陛下不能燭左右奸欺知閭閻疾苦者諸大臣過

虐老古大臣有以霖雨恒陰謝罪求去者有以地震免者有以無雲而震免者今大臣引罪不聞一人貴州偏藩考退乃至三百餘衆而雲南一省不知所退又幾百人矣雲貴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鬬殺相尋仕其地者妻孥不給窮乏難歸且所退黜類多小吏夫其虐暴則不能淫刑貪饕則不能賣惠用區區微臣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若云災傷地方則貴州原無災異若以罪繇米魯則雲南故非所部若曰二處相隣則四川亦在接壤因此加彼治西遺東臣愚不知所以也去歲湖湘江浙諸處或地震軍民房

屋或水沒人畜生命或雷雹殊常或雷火迭見或猛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揚應天等處流移載道餓殍塡途議者獨察雲貴不及他方豈雲貴多貪他方盡廉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隕于禹城近年有物如黑黍偏雨忠州而議者以事關國家非緣州縣未聞罪禹城忠州官者在此則原其無辜在彼則謂其有罪臣愚不知所以也唐陸贄曰凡今在位任大者其責重位近者其罪深邇年大臣據高爵而不圖委任妨賢路而不引正人迷祿戀寵一息尚存一念不止幸藉聖天子太平之福祖宗

無疆之休竊祿偷安一旦有事誰寄安危誰擔忠孝誠恐人議未一人心未愜天道有知災異殆甚臣聞瑩奏不覺心思失平望勅吏部議處或欲綜核名實感格天意則先自兩京文武大臣下至科道部屬等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退者考退然後分遣中外黜貪酷之尤者與雲貴同例或以朝覲在邇京師考察亦近乞諭百官改圖既往思報將來令雲貴被考有名官員待會朝之時與各省官員一體從公再察此帝王蕩蕩平平奉三無私之心也書入孝宗欣覽帖置座右頃之擢河南僉事回賊流劫汝鄧間書剿平

之正德初陞貴州提學副使王守仁謫龍場驛書率諸生延爲師遷雲南右布政使平霑益州夷人之亂累轉福建左布政使宸濠反王守仁傳檄諸省募兵獨書與按察使周期雍即日赴援聞賊平道歸嘉靖改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南兵部侍郎時京軍以乏糧興怨書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之江南北大饑方議賑貸書言饑狀且上賑粥要議戶部臣喜曰此事便可屬席既被命令州縣十里爲局市米作粥待饑人稍蘇開給銀米大禮之議人持異見書私擬疏與張璁指合而不敢上聞桂萼助璁倡言時正

寡助錄上書草楊廷和汪俊等去位上名書爲禮部
尚書言官論劾者八十餘人上益遣使者督促至而
大禮遂定禮成之後條新政十二事倣姚崇要說之
意請上決行之御史藍田劾書自居姚崇比上玄宗
大不道書乞罷不許削田籍大禮集議成加太子太
保獻帝實錄成進少保世廟告成書謂宜倣宋郊祀
覃恩之典寬釋議禮獲罪諸臣具疏薦羅欽順自代
重修大禮全書以書爲總裁書入朝二歲賜賚頻仍
而病目至瞽屢疏乞罷上曰卿出朕簡方賫輔弼厥
疾彌留勉從卿請加武英殿大學士用示優異然難

卿遽去賜第京師月支俸如故命甫下卒上親祭之
文曰惟卿學得眞傳德惟一致忠誠端愼簡在朕心
方共圖政理之淳乃遽奪忠良之速後雖同事之臣
日或接見獨於謀議之善不可復聞贈太傅謚文襄
遣行人護喪官其子尚寶丞書久歷外服門庭如水
中外稱爲廉能之臣其始慨然有志學問既以議禮
見用朝士羣然攻之亦不能無新進之習矣書巡撫
湖廣時長沙人李鑑劫盜拒捕知府宋卿按治之鑑
故豪有力有爲居閒者書奏卿故入人罪爲官貪酷
上遣大臣往按俱無實書輒言臣以議禮稍忤諸臣

遂欲反臣初奏而鑑得免死適邊其弟春以簡討出
爲僉事書乞恩留之爲言官所劾然春在翰林爲日
講時講習恭愼後爲吏部侍郎又有弟象正德中任
給事中以諫止北巡乞留老成遠近倖謫夷陵象居
夷陵有惠政世宗登極復官尋卒萬曆改元贈光祿
寺少卿書學尊稱王守仁所著有鳴寃錄爲陸九淵
鳴寃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家貧勤約事父母無乏子役
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中鄉貢士時則辭計偕
路資之半既登第除德安推官岐王近倖欲困知府

需索旁出世寧爲斡辦迄不病擊治其府中豪強延
按御史知世寧將疏薦之世寧言及輒更端世寧執治岐王府中人王有言世寧對曰此朝廷法自殿下家法敢不守此朝廷民卽殿下立國根本千百年之民敢不愛
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爲人強果亢厲多
詆世慨俗弘治正德中數言事言今俗靡士惰以因
循爲愼重緘默爲老成民力日匱而在位侈奢宜汰
冗費重守令經武備南都多戚與富世寧治獄無所
撓機戶侵官鏹累萬世寧擬盡本法有御史希劉瑾
意反劾世寧失入人罪廷議皆直世寧御史以黨奸
誅太監劉瑯守備南都獨世寧與張嶺余祐查約魏

較不往俯詢約僚貳動相規正勿頡頏猜嫌如世俗
熊張嵩蕭山人成化進士知上饒縣不徵聲譽清節
過人陞南兵部主事初部屬請內守備必長跽凡
卓疏手錄之嶺見內守備獨肅拱章疏下部不手錄
日主事豈小吏耶丁內外艱服闋改南刑部陞郎中
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劉瑾爲之不聽正
德初出守興化郡人戴大賓未婚及第瑾欲奪其舊
聘以弟之子妻之後以囑賓亦拒不許瑾怒逮隆
平侯事罷歸家居杜絕賓客饋餉不充瑾誅復職歷
江西右參政尋遷右布政使轉左數拒絕宸濠宸濠
吁嶺爲病風子逮人饋以橐梨姜芥四果負呼其人
日王欲我早離江介耶臣子受命朝廷行止豈非人
能讀述職考最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武鷹
西狩江彬錢寧輩誅索賄臣一無所應寧小怨謀擠
之即移疾乞休後爲南工部尚書　余祐鄱陽人幼
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居仁潛心踐
履徒步往師之居仁一見以女妻焉登弘治己未進
士授南刑部主事轉員外郎臣有爭襲者祐當署其
案忤劉瑾意落職瑾誅以薦起知韶州鎮守內官市

物不予直又以白金二百賄府爲市攻機祐入其金
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祐泣慰遣之將以
聞于朝鎮守懼稍斂會天旱鎮守日余知府自謂愛
民必能動天可令獨禱祐齋戒出郊雨隨應鎮守愈
衙陰遣人攜于巖衛日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
也既蝶蘖無所得則設爲好言日余知府好官我發
下吏之但好官亦無庸侵我會遷山東按察副使丁
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
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祐詰其
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南寧同知稍遷韶州知府
投劾去嘉靖初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憂與撫按
爭可否嘗其辭氣棘棘聽者莫不能堪乃因考察擯
中之其劾章曰心慕乎古氣失之偏祐聞之曰偏則
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謫廣西遷湖廣布政使雲
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名未行轉吏部右侍郎祐自
謂廣西後公論益明當罔者知祐剛正可大用故未
久擢遷吏侍報至而祐已不及聞矣祐好善嫉惡出
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與魏校崇岳尤善人
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退無後言有攻過者欣然樂
受人以是信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祐云[illegible]查約
海寧人弘治壬戌進士以南刑部郎出爲福建僉事
悉勤畏恤所至問民疾苦旌表烈節寃獄驛料得治
有異等屬歲旱疫癘大行躬勤禱給藥療之清汎
獄犴開釋無辜天大雨疫亦良已延平郡武暨福州
軍相繼譁亂約以單車申論衆咸服擢山東副使
以憂去補江西進福建參政從左布政使政治如前
會疑官人林汝美以殺妻論死獄中與劇盜車小二
同繫疑官令黎文會甘酒饜事二囚私賂守獄卒解
免之逮得藏兵瓜巾以囊餉詭人一日二囚率衆破
狴犴出發令又破府中獄出之約自以故有兇闖中
且前三郡兵亂悉其單身論降冀賊可化誨貌身前
論言未晚口刃已陷胄遂遇害闔人感約草草死斷
罪甚哀立祠祀之按布傳既出爲太平知府太平廣西惡府也所
領十五州縣皆土官異時守不利其貨賄卽輕易撼
亂之土官故謂守甲而入不庭參世寧絕其私賄禮
接之土官俯伏堦下如中州長吏也服過其管帳縱

閱騎射則數教其民譬之利害民皆順治不復附土
官禁驁自固土官子弟應承襲者使生歲以聞既十
歲朔望攜入謁俱識其年貌土官死卽與保襲不復
如異時請勘展轉吏飽錢乃施行思明叛族黃文昌
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累敗官軍總兵康泰與世寧
入思明城執文昌兄弟三人既泰恐見劫率兵夜遁
委世寧空城中而世寧所屬土官已預伏兵近山爲
世寧防變卽日張旗建鼓護世寧還未幾以母喪去
諸土官泣送二日疆之乃歸服除赴補過滄州流賊
攻滄城世寧問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曰有

有薪乎曰苦乏耳世寧曰比屋皆薪也即見州守琦
勸其修城守浙江有部軍器者至世寧謂守琦曰納
之天幸也詰旦賊攻州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授兵
登陴軍容甚盛適羣慶指揮聶嶽寓城中率其徒持
弓弩從睥睨射賊多死者賊以退除補寶慶寶慶岷
王府在焉約府毋受訟請王禁太監橫斂王及諸宗
裔若太監反賢世寧皆從之踰年陞江西按察副使
時江西盜起寧庶人宸濠威勢日盛侵漁逋責殃及
閭閻而庶人方外為博學多才延譽搢紳間莫敢言
其過失世寧所駐剳東鄉叛賊王浩八等流劫廣信

世寧進勦之擒獲首惡撫順者為奏原遷縣浚城經
武療饑民用妥帖東鄉賊平姚源賊復起都御史俞
諫調世寧犄角之世寧意在招撫與諫不合疏論平
賊三策末言宸濠府中所為最激盜端竊恐禮樂政
令漸不出朝廷而江西盜可慮庶人恚甚諫亦忌世
寧庶人奏世寧妖言離間行金中朝必殺之有旨下
巡按御史逮是時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歸家待命
庶人挾朝旨徧遣兇徒襲求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宸
濠黨也盡囚世寧家奴索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江按
察使匿世寧官舍中世寧遂變姓名間道投詔獄

而宸濠必欲致之江西獄以困之錢寧持旨下內閣
楊一清持不下他日一清謂錢寧曰公何為寧報復
耶寧驚曰事何與寧且豈寧得為也一清曰欲公全
胡耳世寧得不移獄江西居一年言官交章訟冤久
之濠死戍瀋陽又四年庶人反赦歸薦除湖廣按察
使擢僉都御史撫四川世宗即位求言世寧言自古
帝王其盛於堯享國之永亦莫過之史言唐侯特起
為帝時年十六其後享國百有一年皇上起自興藩
入繼大統即位之蹟春秋之富皆與堯同聰明仁孝
天性之美亦復類之臣願陛下倣堯之德致堯之治

臣聞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昔宋臣司馬光
以是告君而孔子對魯君亦曰智仁勇史稱堯仁如
天是其仁也其知如神是其明也帝德廣運而曰乃
武是其武也臣願陛下舉斯三者存養省察用人行
政無不求合更取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命儒臣摘
要以次進讀而又講學充之臣竊見先任郎中新任
副使魏校先任修撰後改同知何瑭氣溫學正先任
編修今陞僉事鄒端性醇行方此三臣者可為講學
輔導之資臣愚欲乞量依原級改置經筵必能開導
聰明輔養聖德臣竊惟賞罰人主大柄陛下即位之

初舉措固已快人尤願內外遠近視爲一體賞則幽
隱不遺罰者脇從罔治如內檢江彬肘腋之患此外
檢宸濠背叛之功事亦不易也均當論叙昔附宸濠
以啓亂今附江彬以取勢罪尤深■也均當追究文
臣忠正者既褒錄矣武臣有指揮牟斌者累執法以
受罪內臣有承奉周儀有不從逆而被殺矣意此類
皆宜一體収錄以示平公至於誅戮權奸亦宜論平
日稍分差等使得勢擅權者將來不敢大肆臣竊惟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得皐夔稷契之賢而用之不可
必得得如姚崇宋璟斯亦可矣近日言官奏起舊臣

如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者皆其人也俊雖執古
時俗或不之喜守正則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之
歸濟變則崇臣願陛下早用四臣置之輔弼或部臺
要地設施匡弼必大有補林廷玉字粹夫侯官人剛果敏達雅以文章自許登成化進士選吏科給事中弘治初轉右給事中上保治公疏請誅大監梁芳妖僧繼曉上納其言轉工科都給事中以論程學士敏政會試鬻題不懷忤旨下獄謫判海州稍遷知茶陵州作沐江書院日與諸生講解意之所到吟諷良歌忘身在謫歷廣東僉事進提學副使山西參政入爲通政以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劾太僕寺丞鑑貪狀武廟下鑑獄而調廷玉掌南京都察院事未幾論者承望言其淫構遂乞歸杜門二十餘年引知名士置酒高會脉然有玩世志世寧又言逆瑾竊權之日死
生呼吸一時廷臣莫敢正言故給事劉茝監察御史

徐鈺二人獨爲剴切茝奏傳聞天下稱頌鈺奏隱淪
人或未知既而二臣皆以黨籍去位瑾誅復用又僅
遷知府茝茝金華值地方晏寧惟以勸民善俗爲政
鈺任盧州大盜充斥保障功多然而忠賢作郡公正
自持撫字惟勤送迎或簡以致上司不悅所志難行
鈺則屢奏乞休得請致仕茝又不幸遇逆臣潘鵬誣
貪劾罷臣平生與鈺相知其人外和內剛不異流俗
至於推賢樂善物我無間忠國愛民生死不二貞苦
子也茝雖昧平生然金華士民稱其愛百姓如妻子
處同僚如弟兄待羣吏如奴僕臣愚妄謂如茝鈺二

臣卽不堪作郡猶當改他職而況仕則利民去因簡
上不遺在野誠望聖朝未幾名爲吏部左侍郎聞父
喪還世宗三年詔議睿宗皇帝尊號廷臣爭論多被
朴除名世寧既免喪家居具疏乞休因言臣久病痼
自分無生每念古人有以屍諫況臣未死敢瀝餘忠
昔陛下踐祚之初臣嘗引宋臣司馬光仁明武三言
以獻其時竊見陛下子惠元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
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羣臣執議
大禮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斯怒薄示
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

竊憂之譬諸天地仁則雨露明則日月武則雷霆雷霆之威時一震耳震數而過則天褻而人蹢故仁或可過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司寇問狀輕重誅黜皆依律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箠撻則恐或有雷霆偶擊日月遂傷斃則壅仁傷則閼忠夫新進英特今雖一言有合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臣今雖一事太過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臣願自今謹之陛下親定大禮追崇皇考上尊聖母其在陛下巳無予臣父之失其在皇考

聖母亦無卑臨尊之嫌矣正兩考改皇伯中外紛爭絮絮不已臣非敢謂其不然也竊見陛下入繼大統雖云皇考遺體倫序當立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擁翼之後實賴聖太后功居多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皇帝聖治之貽臣知聖心純孝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但願明以此意止在廷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親舊羣臣咸頌陛下之德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其父未嘗不尊爲

天子也雖尊其父爲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非徒爲繼統之大義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也孝宗之崩也天下臣民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權奸竊政正德十有六年之間天下凜凜惟恐孝宗之業墜也一旦得陛下入繼大統親則猶子德則同符翕然歸戴若見孝宗今若如議者之言遽改初稱愚民不知又將翕然懷悲遂謂孝宗無後竊聞禮時爲大順次之聖王制禮必因時宜事之興革常順人心羣臣所執固欲爲禮其實欲適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

感乎陛下至於激烈聚哭巳則非禮矣昔盤庚遷殷浮言胥動再三誥諭商道復興今聞陛下宣諭羣臣不盡加罪誠古聖王用心若更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一體信任共圖民社則萬世之孝也世寧先復有疏言大禮事慮爲迎合欲上不果會有罷廢小臣請遷睿宗陵寢合葬京師者世寧上疏陳駁又慮下誠未孚乃幷上前疏欲世宗知其將順之意上悅命病可趨朝世寧辭不許名起兵部左侍郎會上體違和上疏問安幷言却病之方曰人臣愛君如父不能自巳如蒙俯鑒乞將臣奏留中居頃之復上講義三

章其一大學泰誓若有一个臣章其一書維辟作福
章其一易不出户庭章共有規指更乙習中省覽不
必批出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寧若告密者世宗以
先有大禮疏心喜之經律言不行世寧黑面皤顏電
睇獅鼻顧身不踰中人口則期期而才長數奏疊疊
論天下事累帙連章多先爲將順親愛之言自結於
上後始引之正上以是親之論事雖多輒報溫旨嘗
言將順與逢迎不同君行非而臣迎合逢迎也君行
是而臣成就將順也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平日愛惜人才訪求推薦不遺餘力若侍郎何孟春
霍韜副都御史李承勛都御馬昊陳九疇唐龍汪鋐
給事中孫懋徐文溥御史徐文華程啓充李潤范輅
郎中姜潤主事余鋑副使施儒楊必進知州樂護閒
或家居屏廢或遷謫不叙皆類言於上其言馬昊陳
九疇施儒楊必進尤切言吳先任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恪討遣人賚
緣權奸逮京閒住九疇先任兵備禦遏番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爲番使寫亦虎先等反間搆罪復
臣巡撫大破番戎以報功錯進又罵毒能還等流謗進至荒軍極儒楊必進皆先任御史及陞兵備殺
興安民始有功績儒則因禁民怪偕之謗必進則坐彈劾一人之誤致考察罷任四人皆官敘復又四人
之中九疇爲巡今文武將帥未見如此人者頻遭罪黜人多疑之或謂臣屢薦九疇不慮遭衆所臣謂今

文武將帥中既未有如九疇之人若竟不洗白則雖有如此之人亦將懲彼効忠遂至莫措躬命所以不
禪再三於陛下也今夫主有十僕一僕不偷衆皆忌之鄰盜謗之聞于左右而因信之左右信之言于主
人而遂逐之一老僕終夜泉號思欲代逐日憶一僕枉胎不足深惜顧今主家皆以爲戒莫肯用力伏惟
聖明察臣此意上用吳儒必進九疇竟罷世寧自巡撫四川
召爲兵部左侍郎繼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工部
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刑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在官首尾二年耳素多痼疾至兵部疾益甚求致仕
復上言臣屢進瞽言無益於用蒙恩弗罪累當知止
今病困之極恐一朝亟死終負聖慈切惟天生才德
異常之君必使之遇天下難處異常之事夫惟用人

行政必如祖宗創業所爲而後可保祖宗之天下若
僅如守成之君惟用守常之人則持祿固寵天下殆
矣陛下才德超邁古今然實遇天下難處異常之時
也初繼大統欲尊所親本爲正理可一言定乃以事
稍異常羣議横阻因心衡慮數歲始成所以竟尊大
倫成此大孝者陛下天性發于至誠也今天下民窮
天變禍基所伏其事之難處百倍尊親陛下必深念
之矣夫親親仁民道本無二陛下推昔日尊親成此
大孝而爲今日必欲救民保此大業則靡言不聽靡
才不用靡善政不行矣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往惟一

歲荒歉今歲歲皆歉此多少雪誠恐來歲又旱陛下至仁憫惻發帑出賑貧民輸租不知有司曾否奉行也抑何日聞饑莩之多又先不體上心爲之豫言豫處也臣知陛下體天愛民無不如古帝王無不如我祖宗所以致此實繇臣等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不追也天下之事盡在六部六部之中吏戶尤重日見廷推所及皆衰憊傾默徒保名位有一輸忠爲國任事之人衆且謗議大則罪小則斥矣今天變民窮如此一朝有事有誰敢當一有敢當必推之於外阻之於內使其掣肘難行半塗而廢志不能遂窮促死矣繇

是衆欺陛下曰如此之人不可用也今天下事有可一人一日了者必使衆人牽滯令其終年累月而不能了有可一言一日決者必使衆論牽纏令其連篇累牘而不能決此所以事日廢民日窮也天下者祖宗天下陛下天下天下之民陛下赤子也猶昔追崇皇考聖母者陛下父母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臣又願諸爲大臣者皆以古語存心曰見有禮於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繇是任賢去邪而天下大治矣陛下試卽臣世寧之任名詢當道曰此人居兵部稱否天下有事可託之否彼如曰可則應曰如此衰病如何可使一朝身死誰可代之令其急求二三人以代不可臨時倉卒又用如臣者塞官也祖宗開創以來百五十餘年於此天下疆土田賦無加也而內外用度比舊數十倍歲豐猶且不足歉歲又何能贍必有通變才能之人理國如家然後可濟今得戶部善理財吏部善用人則生民自安邊境自定盜賊不憂起夷狄不患侵矣不幸盜賊起夷狄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戶部所蓄之財以贍軍故吏戶二部重也臣兵部仰二部者也選將備武兵部平時守邊責耳若遇中原

盜起專命將帥武人貪功嗜殺必難猝定而民命已殘惟得文臣有方略者監統之則相機度勢撫捕兼施然後脅從可散首惡可擒也陛下試問當道今得如是幾人儲養在京緩急可用否再以臣世寧昔所論建而試問之此人言事果可行否所薦之人果可用否彼如曰不可則曰言事不可用是不知事也薦人不可用是不知人也正當急求人易之耳是不惟保全臣亦保全天下事也夫賢者天下利器也早得而用之一日卽能早一日治天下事陛下試一留神罷黜必無不當用人當而後善政可行民生可救

大業可保也如臣衰憊之極病弱膽小恐誤天下事
誤陛下事伏惟特賜昭斷臣力病昧死上言再三留
之竟許謝病歸墳之起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不赴卒
上聞訃輟朝贈少保謚端敏賜祭葬鄉實謂世寧疾
惡如讐好善猶已而席書稱之曰胡公立談似結舌
論事若懸河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繼知兵早夭世
寧調兵江西方他出兵官領兵入見繼繼曰是兵素
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繼指示進退離合之
勢甚詳既三日世寧歸閱兵官所領兵大異之詰曰
公等何以如此曉兵具實對世寧嘆曰有子乃自失

之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
失一云
郎曰世寧自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
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
人奸也過有甚此者麤疏輕淺也然則無可取歟曰
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有有利國家雖死弗避
持是終身焉而氣質之偏庶乎有改也或謂世寧任
數少容夫濟變安能合智哉

李承勛　吳廷舉　何孟春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唐鬱林王恪之裔父田成化
中爲戶部郎中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舉田督餉田
計黔瀘夔慶等郡所合徵調勸輸以省遠輓蠻平擢
廣東左參議海南夷酋那楠叛田渡海抵巢穴諭服
之仕至右副都御史以不謁汪直重縉紳間承勛年
二十舉弘治六年進士授太湖令剔蠹除强力行古
政歷南京刑部郎中與胡世寧魏校余祐相善時稱
四君子正德三年自工部郎中出知南昌府是時江
西盜起瑞饒撫贛諸郡皆被賊承勛至贛賊方犯新
淦參政趙士賢被執都御史陳金檄承勛守豐城承
勛多方防禦寇退六年靖安寇胡雪二與其黨羅光

權等攻掠州縣殺人萬計參政吳廷舉入寇壘爲所
留代者副使吳一貫亦沒子軍承勛與賊兩戰斬首
五百有奇七年華林寇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被
害承勛單騎入憲軍名賊黨王奇說降之奇來見摻
得其衷刃縱使還奇復與其黨來則謀爂火爲應承
勛乘之寇以大潰擒斬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萬
餘二縣悉平八年姚源寇王浩八聽撫復叛都御史
俞諫調大同兵征之邊兵貪暴甚賊承勛獨約束一
軍設伏裴源復斬首百有奇論功第一鎮守太監黎
安欲奪之誣承勛竄賊坐繫江西獄吏部言承勛治

績顯著得出超遷浙江按察使累陞都御史廵撫遼
東初開原與虜市虜時時殺掠市人廵按御史葛檜
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略戰守兵部以承勛言上遂
使往承勛以開原一鎮孤懸賊境密邇奴兒干諸夷
邊城頹壞賊往來莫禁民困不支奏請修築城堡起
定遼慶雲次古城鎮夷以及松山柴河諸要衝爲垣
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壕塹如之墩臺百八十有一招
來逋逃三千三百有奇墾田四千五百餘頃又城中
固鐵嶺蒲河撫順諸要害垣塹墩臺視開原三之一
兩月報竣陞俸一級是爲世宗初年亡何告歸起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刑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嘉
靖六年左都御史缺吏部以承勛及工部尚書胡世
寧上上用承勛趣傳赴職是時天子勵精圖治收名
材賢士大夫以節與名表者于時者莫不在位尋陞
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顏頤壽罷上加承勛太子太
保使爲之刑部班秩亞吏部復使爲愼選也承勛自
南京至條足食足兵八事上嘉納焉頃之上欲作新
戎政復團營舊大學士楊一清言兵部尚書職重事
繁不應兼掌宜專設都御史一人提督令才望大臣
充之上又特命承勛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提督團營軍務賜璽書及御製詩一
章凡國有大議承勛與胡世寧等頻見諮訪承勛亦
孜孜爲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七年以疾乞休因疏
時事所急者上下議所司慰留不允八年胡世寧以
兵部尚書卒特命承勛專領尚書事兼團營如故時
岑猛弄兵于田州沙保拒命于芒部番賊深入于洮
岷甘肅土魯番嫁禍于哈密小王子入寇于陽和警
報日至承勛繼世寧任經理安戢先後同心九年一
品考滿上親製手勅褒嘉賜羊酒寶鏹十年春以風
霾示異奉詔陳備邊策因言今天下夷虜之患凡五

所以備之不過豐財用材兩途而已豐財之道在備
豫用材之道在器使疏入即下諸司條議舉行亡何
暴卒於官舍上曰吾方欲用承勛吏部今已矣自爲
文遣祭恤典有加賜贈少保諡康惠承勛學有淵源
濟以廉果言議風采闓切通明握兵南北深識夷虜
情形而通達國體練習庶務每集議朝堂感慨辯論
所奏前後數十皆切於當世從兄承恩郎中承芳大
理寺副承著承煦貢士承芳不樂仕進隱黃公山下
以講學賦詩爲樂承著善居喪從陳獻章游亦隱黃
公山

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成化中年十九舉于鄉二十
三以進士知順德縣盡罷縣諸浮費壞斥淫祠觀寺
二百餘所以其材修學宮闢書院作土堤有鄉大夫
二子犯盜並論死之而生其少子存其後標其門曰
盜後少子改行泣懇廷舉廷舉乃撤之廷舉倨直好
氣節上官莫敢干劉大夏爲廣東左布政使每延館
廷舉省銜尺書稱大夏頓首頓首其見重如此順德
有權璫者家廟在縣以屬都御史屠滽滽檄召廷舉
廷舉入見滽曰中貴人某者而邑子屬院修其家廟
院難爲檄故面語公公爾意廷舉曰下官越境奔命

謂大人有重委所見命乃然下官守土吏非奉朝恩
若例不敢私役一人輕費一金也大人自爲之趨出
巡按御史汪者曰吳令顧拒上市能所壞淫祠斥寺
觀以其材作土堤闢書院修學宮亡儀乎盜盜門竟
撤之殆盜賂耳即捕盜令自首賂令令乃撤門標不
即理前事廷舉因服梏手分折費直竹木碎屑具列
斥兩盜亦前曰盜小人死分也敢誣廉令汪大慚止
廷舉以剛伉不得超遷滯郡縣者二十餘年正德初
廣東盜起用劉大夏薦自松江同知陞兵備僉事至
則平十三村池水諸洞賊劉瑾索括省帑令解京師

衆謂當彎隨人之廷舉奏言有旨括省帑解京皆非
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也請留之備軍璫
大怒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鶴入廣貿辦不法太監
忠鎭守橫恣者二十事忠亦訐奏廷舉逮繫詔獄無
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謫戍邊會風霾
示變放爲民其年瑾誅遷雲南副使江西盜起總制
討之數年無功吏部尚書楊一淸言廷舉才略簡遷
江西參政至則督兵攻靖安寇胡雪二者無功既單
騎入姚源賊王浩八壘諭之降爲浩八所羈廷舉居
數日不見恐行坐吟詩陰伺得賊要領因用其巨力

而譴微輕者啗以利令僕妻其女騎胡世寧方以按
察使討賊騰檄開諭賊奉廷舉歸廷舉因與椽澄執
酋率三人平之因上椽功而自劾輕身被羈狀又二
年追姚源賊於弋陽又一年與胡世寧等擊浩八於
裴源皆有功廷舉故喜吟詩聳副使李夢陽面請之
顧其音響不諧大爲夢陽嘲哂遂忌而相排擊廷舉
曰乞休不俟命解去既去陞廣東右布政兼經略廣
西轉左布政湖南饑陞副都御史出賑還京復出湖
南定地諸夷界寧庶人且反陰屬吏部尚書陸完曰
都御史孫燧不利我急去之切勿吳代也世宗卽位

名爲兵部右侍郎上書自劾曰竊見古之人臣盡言以匡君竭忠而補友用能殫心報國協力排時都御史之職當辯理冤濫糾劾百官而臣向者當多事之秋負不職之咎正德末年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招權納賄誤國開邊臣於此曾無一言排擊吏部尚書陸完傾心張銳兵部尚書王瓊諂事錢寧臣於此時不以風聞糾過致仕少師梁儲臣徽時舊交也先帝南狩有請覆之從無廻鑾之諍今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先帝南事日非既不能引裾而陳又不能納綬而去而臣於二臣袖手括囊曾無忠言善說榆脅獻

箴昔者張綱埋輪於梁冀王尊上奏於匡衡唐介面陳於彥博韓愈若論於陽城歐陽移責於仲淹陳瓘致規於曾布朱熹削簡於史浩臣處君臣朋友之間有媿七賢不敢就職謹乞骸骨歸疏入改南京工部又轉南戸部遷南巡撫右都御史益立朝五日而已大禮議起廷舉請延問海內有德有學之臣如楊一清胡世寧王守仁汪偉李承勛李夢陽諸人定其是非不報廷舉雖與夢陽相忌至是顧亦薦之於朝而廷舉先爲江西時德興縣有致仕布政使舒清者嘗治禹州拋地得錢十八萬緡盡發屬公後在廣西部

土官饋■歸之府庫居鄉不跡城府賊入境相戒勿擾清家廷舉上言薦清請量授京職或賜養贍米廩下吏部寢不行至爲南都御史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騰者方操兵教場聞波事名兵前衝闌太監道擭臂大呼扼太監頏落其帽諸兵皆助鬪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爲辱入奏之世宗命械繫波景騰且重治之廷舉入奏志聰貪黷所以魚肉吳人狀上降波五級謫景騰遠方黜志聰罷之

廷舉還引見景騰壯焉爲立仗義英風碑碑於長洲之縣門（波閩縣人景騰晉江人）其嗜善如此亡何遷工部尚書具疏乞休上慰留之廷舉且留戸部主事陳琛以詩規廷舉廷舉手牘請琛曰公謂可歸即歸史遂再疏請疏引白居易張詠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天下太平無一事江南閑煞老尚書之語疏中有嗚呼二字上怒廷舉侮慢無人臣禮令致仕亡何卒廷舉身長而癯面如削瓜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於天下其少遊太學時與羅玘爲同舍生玘以貲貢年四十餘無知者廷舉獨奇而兄事之玘主

僕皆病痢僕死廷舉身爲煮粥負之解後晝夜十數
反其在順德鄒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豈廣治令
當迎廷舉獨經紀智喪越日乃人謂人皆服其誼有
弟廷弼亦爲舉人廷舉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
廷弼曰君子仕則爲君兄彊直守職誠向君也烏用
規哉廷舉被逮時廷弼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
通飮食者廷弼著舉人巾服挾食食兄臥其械下刑
部主事宿進見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爲奏記吏
部尚書張綵綵採之於瑾故得全世皆賛其孝友隆
慶初贈廷舉太子少保謚清惠

何孟春字子元郴人本廬陵人元時有爲郴桂都統
者遂家焉祖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說刑部郎皆知名
訛字商臣有勳戚以私怨誣指揮某殺人東廠緝行下諸理商臣察其情請尚書反之尚書從商臣言爲及奏上如尚書議指揮某得脫客賀商臣曰法不自法官主持而藉諸貴近是爲失職與有恥焉又何賀也
孟春幼穎異爲黎淳所賞長從李東陽游東陽
讀其文曰表吾楚者此子也年二十登弘治八年進
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弘治十一年閏
十一月日食下詔求言孟春應詔上萬言書極言時
事而先之以果聽斷公委任以歲上德時論韙之孟
春貌癯神暢雖在年少淹貫通練每談疆埸慨然有
彎弓之志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皆器重之一日京師
熊入市傷人文升以守衛官不戒請加罪幷陳當飭
戎備盜孟春言熊之爲兆雖當防盜亦慮火災广何
禮部燬或問孟春驗何占書孟春言初無占書記宋
紹興己酉永嘉縣有熊入市太守高世則謂其倅曰
熊於字上能下火郡宜愼火已永嘉縣災某談所記
不意驗也出爲河南參政分守三道治稱仁明居三
年擢太僕少卿老幼傾城擁車澆酒道傍以謝馬足
旣至上言馬政利病兵部以爲條式寺儲馬價縣官
欲取他用孟春奏寢之陞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雲南蠻夷盜賊充斥孟春處置撫諭多所解散獨
十八寨黑羅久作不靖出沒流劫嘯聚至千百餘孟
春與巡按御史陳察議征朝命許之解散羅雄越州
邑市諸縣蠻之爲羽翼者先是滇石能言更有妖蟒
助賊作霧孟春爲文祭蟒蟒飛石裂遂剋之磨崖而
碑之曰石有聲賊則滅白蟒去黑羅磔撫巡御史親
持節旣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失峴孟春性尚
剛褊常書衛玠之言以自戒居常好讀書兼喜飮酒
其所讀書參互考訂博而能精曆數兵法奇遁醫藥
皆臻其妙丘濬嘗輯醫鈔孟春益抄廣之至是發在

官贏錢買藥給方下牒州縣曰雲南夷玀之地饒毒瘴尚鬼蓄蠱疾不服藥當職異時閱故閣老丘公感避難止小兒哭法因而廣抄方書遂憶諸書中如宋陶學士大道方可療阻饑蘇學士聖散方可消瘴癘丘抄皆未之及因續而廣之夫二公目覩藥効手書示世政貴養民何小可忽冥應靈契諒非濶迂越瘠秦肥當無阻格世宗元年陞南京兵部侍郎論平十八寨功改立十八寨為永昌府增長官司五守禦千戶所五明年改吏部與喬宇林俊彭澤汪俊輩皆以拔擢人才為已任大禮議起孟春前後三疏張璁為

大禮或問十三條孟春通夕作十三難破之遂與百官伏闕請上怒孟春首倡以大臣僅奪其俸尋調南京工部居二年引疾退許之明倫大典書成削職為民孟春勇於敢為歷仕三朝屢陳讜論當伏闕時有老中貴識之曰此公先朝言事多已今尚爾邪所著書始名窾垢既家居累平生撰述得六十餘卷名餘冬序錄其曰窾垢者謂夫物不日新必垢窾用書室垢帷筆墨然亦須滌今者筆垢乎楮意在求新而餘冬自序之文則言魏董遇好讀書謂學當以三餘冬者歲餘夜者日餘陰雨者時餘寗越受業十五歲為

周公師其言人休不休人臥不臥者此以山時之餘而東方朔自謂三冬足用蓋歲餘邪晉皇甫謐自言耋愍作勞夜甘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惟季冬之末纔得一旬學亦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枕假寐而已士安寶鼎蓋於日時之餘亦不暇學矣予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鞅掌政務領三餘時有南部幹局稍閑理繹舊稿乙酉冬閏稡有成帙養痾歸山益多長晷命兒子編輯亦適戊子冬閏編帙序目起畢辜盡極陽錄名曰餘冬夫予之為學猶是閏耳且不足比昔賢之歲況

乎時日孟春他所考訂註釋尚多學者稱為燕泉先生隆慶改元贈禮部尚書諡文簡遣官造墳諭祭子仲芳舉人竟夭絕（郴城西有泉春滿秋平楚人謂燕來水盈燕去水平名泉曰燕）郎曰吳廷舉何孟春皆據經守道之臣而淹貫學問廷舉從李獻吉學詩不諧遂生睚眦之釁此與搥胸嘔血何異崔子鍾曰銑頗識當世士大夫如吳公鮮儷也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能否此外優為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臣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陸深　張邦奇　朱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作新蘇學正潁考叔祠封兆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郾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文風蔚然（曹操廟舊在受禪臺之中每夜輒聞金戈鐵馬聲土人奉之甚謹寶至改之操祟如廢乃祀漢愍帝于上列孔融禰衡楊脩陳琳芳立爲配饗壁便藏又操廟右有關羽廟靈赤如操實題荀諸之謂其復忠書操而無事先主之實詞廟亦迷不當復人更於操廟左作司馬懿受禪碑以證操云）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采諸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致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爲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嘗謂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當世以爲名語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爲文章好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進於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寶同邑舉人浦瑾亦篤學問寶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而樂心則錄似瑾瑾曰可則再誦曰不可不誦也有誦而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爲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宋雄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寶視學江西山與水觔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爲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

黃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戸部許之康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爲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戸籍無敢紊亂誠後溯爲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脫軍作民且紛然衆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戩劉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冊封安南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載重貨浮

海與爲市識考地志陸道南寧運甚乃乗肩輿從兩僮忽抵其界夷人傾駭至日須詔明日譔畢遂行國王惶恐金珠犀象饋貽鑽路識一不顧王復遣人追授諸途識書其初入關詩歸橐若有關南物一任瀛神降百殃以示之安南人益敬慄其後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春坊論德終官識博學多識與故識抑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見傑出尤精人倫識鑒見表洞裏分剖參停十不失一權門勢家庭無行跡獨與王鏊相善病革鏊往視之語及國事會劉文摸罷壽寧侯字時已不能言析然索筆爲詩有天留宅服待三月之旬周瑛字梁石入上春宮不第兪汎濫華籍夠深探賾與新會陳公甫遊左賀克恭上下議論月朔期以退隱爲高舉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世南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鎮遠者滿歸首弘治初王恕爲吏部郎宗起四川參政尋轉右布政使丁母憂服闋乞吏致仕給事中楊廉吳世忠交薦其孝行吏部覆奏起用堅以引年乞致仕疏知廣德時其者祠山神辨以戒民尚鬼若教民乞錄今民葬祭循禮經母或溺殺子女爲郎時著經世管綸律宮管綸推明紫氏部氏學者宗書管綸以講六書守

仁州興水利著政本第輪勑而著政均自叙居官行己抑畏天命凡事有人不及知而贍合於天者孝承箕從陳公甫契其靜虛之體而瑛以居敬窮理害之楊秦執瑛理學名臣錄爲之贊曰詭鬼有辯訓民有緣鄉有呆伍庠有教育士多善政不一而足公心隆古人意末叔越雩蜀且武以迁目都蔡之書臺滿簡牘志在旁通求之頗篤周孟中廬陵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南吏部主事尋推薦爲福建提學僉事再改貴州歷廣西副使仍提學政進廣東按察使推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副以弘治壬戌引疾乞休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早有異質甫成童即崇古道概然定其趨向特陳獻章羅倫以同志往來講習暨服官後所至必先教凡先賢遺跡輒崇表以示向往闢廣士習爲之一風變孟中雖專尚古然達之政事又沛然有適人者貴州都勻苗夷反有司議殄滅之孟中獨推誠撫諭苗人感化來輸連歲所負租在雲南治尚寬簡與民休息薄征儒禪浮費節縮擇珠官犢與公府贖賞讓樾子五六在浙省溫州無名之戸二十不余減織造歲幣十之六年壬戌入覲言官上章薦天下方面政殊異者六人孟中其一也朝廷

方欲柄用孟中引疾求退詞甚懇乃許乗傳以歸蓋職典云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奇穎工書以楷親爲府史從治文書郡守金城段堅見而善之引見歷異焉府中積金授衣與課其業入郡學爲諸生提學陳選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除南戸部員外遷山西提學副使拚浮崇雅先行後藝因材闢發終日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日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試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疾拔爲已任崇獎實行不純慕虛名厚綜核史尤明習未幾求便養改國家故事官至南戸部尚書謚文莊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書張天誤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愼選宮僚日與游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太僕少

鄉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爲剖判同異開引指歸道尚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通政七年陞順天府尹手書公移簿曰爾不居常病州縣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毋羨周恂如韓永熙立法之善今日當局試看如何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屛息皆前尹所未爲者十年陞南禮部侍郎上書言太祖太宗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太廟之祭宜行古春禴之禮語在典禮記聞車駕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唯唐虞可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皇召博浪之擊隋煬起突厥之謀皇明祖訓謂帝王

居處當常懷警備內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元英宗遇夜被害爲左右太遠聖祖防患周密一至於此何况耀三軍列七萃馳驅於千萬里之途者哉及駕幸郢有旨令百官戎服以朝廉奏請如常朝儀更請謁太廟嘉靖初元陞南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與夫歸且賜勑諭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委任方殷乞休甚力其歸順神祿和茂躋壽考著書樂道潤色太平廉感激泣下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謚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淸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于世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淸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亡有躊躇已久曰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

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大而角衆其首鐸鐸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涖官虛心約已端飭自勵淸愼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言鐸淸約渾晦志尚眞純道足鎭雅黜浮學足訂頑起儒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敦促一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居之造臺閣洞俯仰嘯巾幘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論祭賜謚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謚繹以清節得之繹辭華航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欲仰物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繼進古文詩賦雅暢弘治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大復崔銑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既卒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政暇誨生徒得薛蕙爲名士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

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鑾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晳恨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奏廷相王劉合力搆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萎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丁內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汛倡亂日久廷相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兵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會吏部五察內外官簡覈當去留屢辟幸承天特承召問以直對沿途裁省甚多滿三考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廄馬二十年郭勛坐罪下獄上詰其領營勅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捄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御下則剛直不虐遇事之當爲弊之當袪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雞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子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歷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

三篇荅天問一篇雅述愼言十五篇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四年領南畿鄉試第一其下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母憂劉瑾以擴充政事爲名改南京主事瑾誅復職久之陞國子司業丁父憂哀制准禮服闋詣告嘉靖七年起爲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直講先送講章內閣詳定乃以講讀深直講其章爲內閣桂萼所改講罷面奏講義不治非臣舊撰請後毋

送內閣改定當深奏臣鴻臚官方贊仁禮上不悉聞
命深退深退上疏請罪上始知之曰此故事也汝有
所見則別奏閣考因奏上深所撰講章〻曰此章進
自內閣方得乃暢不然保無不雅馴自後如此深上
言臣遭聖明備員講讀昨因講議未洽經筵而奏臣
敢爲此上恃堯舜彼時威嚴之下未盡愚衷先行犯
禮退疏待罪方將具論所以不意溫旨再蒙是陛下
不責臣罪誘臣復言也臣謹按經筵一事輔養君德
乃其首務臣等摩勵亦復不少夫天威咫尺臣子儼
然拜起布義陳詞若自反身心一無所有豈不汗媿

故必勉加省察脩踐之功而後可收交孚感格之實
臣之愚意以爲講章必出講臣之手所送內閣改定
不過畧去其麤疎鄙野之詞加以溫潤之氣以具告
君之體以麗澤儒臣之心若盡出內閣之意而講官
不過口宣之此於感孚甚遠以此進於君父之前是
不誠也臣意欲乞聖明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
繹而外於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
列敷奏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中御
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
得以次上聞則聖聽日啓聖學日邃臣等亦藉以

進脩而內閣又因以考臣等之造詣臣誠 愚欲因
事納忠以佐維新之治儻蒙聖明垂察臣之報効方
自今日上曰陸深謗詐敢欺即其疏首獻諛夫豈臣
議且覽其初進講章數語亦謬吏部參究以聞吏部
參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謫延平府同知居
三月陞山西提學副使深集先儒要語爲典常論述
二編名同異錄進之復上表曰臣深才拙器疎力小
圖大狹陋漢唐之治思致身唐虞恭遇聖明益思自
奮第媿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陛下曲
賜保全尚與衣冠昨自講筵出佐延郡楊羅李朱遺

風猶噓臣在郡中水土相宜職務易稱頗得讀書每
見先儒議論有功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錄未及
三月蒙恩超資付臣學政非臣稍廉所能報荅臣比
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爲上下繕寫上陳伏惟聖人學
貴得要帝王務在知先儒博覽泛觀殆非神明化育
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然
[illegible]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復自
念臣僻居海上家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
筆札儻蒙賜骸骨少假歲時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
勒成一家之言庸爲萬幾之助也奏上納之賜幣旌

員某父爲縣令笞死御史鐙不爲申理反坐笞責深曰父死非辜不共戴天奈何罪之與鐙力辯不合卽上疏劾鐙鐙亦劾深遣給事中勘問鐙坐謫外深更調浙江提學副使十五年繇四川布政使陞光祿卿內閣疏深學行累陞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深長身玉立神采朗豁上不喜其額顧美其舉止駕幸承天改翰林學士兼掌行在印信駕還陞詹事三十年九廟災自劾致仕居四年卒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深磊落瑰奇嬉笑成文品隲古今商確事義辯識書畫古器談鋒傾一座書法學趙吳興光彩煥然天

下之人聞深名者師慕踵至深悉引進雖單門後學得畢餘論是以論著之多凡可式憲當世者當世莫不纂錄之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尫瘵苦學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覵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畯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支如雄褎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邦奇奉親游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職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上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

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荷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荷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苟議論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髫齔有聞頗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靡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

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邦奇學以聖賢爲師終日危坐目無流視耳無傾聽晨起焚香晝有所爲夕書之册進退辭受必愼獨至吏部嘗攝冢宰故事陞除率黜先自內閣邦奇獨罷之推轂善類靡有遺能然終不泄露其以吏部侍郎衆官者九載諸所銓注往往位上邦奇泊如也霍韜日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張公非耶鄞人稱說先正賢行推邦奇第一邦奇卒其母尚存後至百歲邦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名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恥鼠耶疏鑑八罪王

御史得從輕刑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嘉靖初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裳作無媿亭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於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宮南祔董治水道業瘁有所過內使望裳毆其胸怏怏暴卒七級闕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廨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爲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清饑殺僧裳妻就館裳做衣冠靴襪收生媼至以爲傭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於其父鳳鳳怒詬曰胡用此貲血污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志裳墓比之軒輗隆慶三年謚恭簡賜祭葬[illegible]郎曰邵寶楊廉魯鐸王廷相陸深張邦奇朱裳七君子者皆讀書績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梁材　唐胄　熊浹　張治

吳山

梁材字大用大城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德清縣德清自有令以來民繫思者獨材一人去之二十年後繼之者曲靖人陶廉此兩人而已正德初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稱名法家出爲嘉興知府精悍廉介論者以繼楊繼宗調杭州府累遷浙江按察布政二使事無繁劇一來便决初至積牘盈篋材頃刻批答都盡又咸允當巡按御史者材里人材自居前輩無所過禮御史不能平材艱歸御史誣奏之嘉靖初量移雲南按察使雲南土官相讐殺六年不寧御史

委材勘材名兩土官至罰其牛羊贖罪復職如故御史輕之材曰以夷治夷所謂因之也御史不聽繫治兩上官材曰恐變御史聽材言因遣人護之歸護人歸言夷聞繫治集兵相詷矣見寬乃已陞貴州左布政尋調廣東材居官都衣麤食而已都也自司中僚佐人置圓牌書其僕令候吏日市物書數牌上會而後入名市人面給之一時海內布政惟姚鏌與材等稱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累進戶部尚書毋戒諭屬官面目嚴冷一觀政進士劉繪以兩不到部材召而面斥具參劾之繪本名士材卒無以加繪然是見材峻厲也尋以憂去十三年再起掌部事以剛執不

能自媚獨上對諸大臣言亦稱其正十五年疏乞改南戶科給事中周琉言今大丁方集邊儲告匱材職司邦計去繫就簡欲便身圖非大臣事君之誼下吏部覆勉留之上責材自疑求遠吏部不行參奏並對狀吏部上章引罪材亦自劾上以材語實宥之令悉心供職而奪吏部官俸然終不爲上所喜十七年以六歲考滿詔致仕去初徽王之國憲宗賜之鹿邑莊田其後管莊人與佃戶相構材請革去莊人徵租有司王言其不便上從之是年王請給勑鑴碑永垂久久下戶部時材已致仕視部事者左侍郎唐胄執奏

如前上怒追罪材令以右侍郎閒住奪胄俸郎中王宗濬等下鎭撫司鞫治十八年戶部尚書李廷相致仕上追念材名復官旣至當考察京官上手勅起吏部與其事刑部有重獄不決者西上命兼決數日畢奏上喜曰安得十二尚書人皆如材六年考滿上以材清操著聞特加太子少保頃會上欲取龍涎香供醮材謂會典不載不索上供上已銜之而是時諸宮殿工作頻興董功者武定侯勛恃寵專濫役外班軍四萬餘人猶謂不足更籍其不至者令輸金僱役各三月所人予糧四斗復九千人材堅執不與勛劾材

上命兵部會勛議兵部言材守職不得不愼上亦命已之而先是勛別籍兵部逃亡旗軍布花折糧等銀募工上作至是支給愈費材謂向所差役已可五萬人奈何濫費別募詔從材議兵部尚書張瓚即按籍散給所募工人勛奏材瓚比周侵職上姑貸瓚罪責材沽名詐忠令冠帶閒住隆慶中謚清惠材莊重寡言笑堅正方嚴人莫敢干以私公退焚香讀書常以四書及律例自隨前後司國計十年謹守筦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力主力持天下不加賦而足當嘉靖中葉士大夫頗尚員通大臣或阿上取寵材屹

然自立無媿古人焉嘗謂書生業爲儒入官乘自吾
分不可言人況持以驕吾所不爲于孫計者恐上負
吾君下負吾民也爲人平易正直藏人不求人知於
人無所報復曰犯而不較吾敢謂能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弘治十五年進士
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
舊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象爲宋死節臣
趙與珞等請謚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
事諸猺皆令其遣子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叛土
官莽信保山令趙九皐之横虐者諭解木邦孟養之

亂政聲大著歷廣西左布政使請江宗室貧困請封
請祿受封輒請補祿自玉牒日始胄曰祿當從爵未
爵何祿疏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爲令古田鳳凰寨
韋賊爲亂兵征無功胄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
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猺子入學讀書者耶即從朝
輔來見解甲受賞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江漳
陞戶部左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胄陳不可者
八大要言華夷者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
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
立陳氏後已無所得置爲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

之至于宣宗克承厥志棄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
代當其盛時屢爲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
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季陳八姓迭主而嶺
南邊郡外警遂稀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
若謂中國舊地宜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士卒死者幾半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
平交簡定繼亂所不嚮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
始克就擒亡幾何時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
復起中朝武臣陷死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
國十餘年之力得數郡縣空名而止比況前代又有

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
四不可也夷狄入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
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
具表齎方物款關不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
初封卻而拒之名爲負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
山海餽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
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凱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
于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
作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

皆迹有可求耳以臣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
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
倉積餘僅四百萬屯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
滅虜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
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
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闒于大體萬一徇枉
釁或隨之即今觀兵之令方下而僥漁騷擾害已四
出憂不在四夷而先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
奏稱冑忠謀上亦曰胥後議武定侯勛恃寵請配享
其祖英於太廟冑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英從祀居頃

之以爭明堂大禮下錦衣考訊褫爲編民其兩疏詞
並他見冑耿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
疏詳核今古通大體疾革時値章聖太后梓宮南祔
北向力稽首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冑與林俊
貝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詔贈右
都御史賜葬祭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illegible]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
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同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
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即
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

殘虐所兼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夷上功率
家丁邀擊兵備胡濯浹疏傑坐褫職邊人快之大禮
議起浹持論與張璁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
世宗識之名修明倫大典吊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
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
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杜
東厰以聞下刑部坐杜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
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
厰執奏上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
福杜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上意浹徇庇褫浹

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
陸粲劉希簡以爲言上復怒粲等不待聞報先事妄
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杜如原擬應召
及隣證俱發邊充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
更革職閒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上與近眉追論舊
臣諭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
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
掌院事踰年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上固留
之賜粟帛存問上嘗箕偎臺爲浹極言偎妄先是楊
爵周怡坐諫偎祥禱祠繫獄者久之箕言爵怡於上

上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逮爵怡繫獄如故批浹
疏示大學士嵩嵩爲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
耳然上尚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
一再奪浹俸浹内不自安會加陶文仲伯爵子恩蔭
復疏爭罷中遂稱病求退上怒曰斯浹初就予敬之
議藉取爲進非本心既附用當感報乃輒訕主専横
茲測度探問假以休請宜重治姑奪職爲民■衣官
較其抑回原藉當差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
恒以不保晚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
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祭

修墓■諡曰恭肅
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宋張履翁之後也州有龍化
湖故有讖龍湖坼榜元出正德己卯湖忽暵涸龜裂
明年治遂舉進士第一又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
桂用事治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
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爲翰林學士上欲
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夷非兵不服遂止以
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
踰尊亡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遷南吏

部右侍郎名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
决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爲世
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
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時廷推六人
上持之十日密跡之至其明日乃以治與呂本同下
蓋特簡也治雖與諸輔臣同供文撰顧嘿嘿不自得
不敢顯諍居二年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諡因諡文
隱隆慶改元更諡曰文毅誥曰惟爾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隆
恩厚郵君臣之義有終始矣閒於娟嫉之臣易名未

當頃有言者朕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
作準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
之讖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
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
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釆昔我先正良用懷
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諡爾文毅爾其不昧尚
克享此治性卞急而志意廓落明習典章究極時務
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
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刓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
公帑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

厮腑詩公不歷筭周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潰決國用乾耗愀然嘆曰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嘗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使城社狐鼠不得府奸事格而止二十六年丁未二十九年庚戌兩奉命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蓋納牖無繇而致儆庶位獨至其年虜犯京師一簇莫施始知治之非過慮也方虜急時治伏枕惋泣[illegible]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涉騎會憊不支而遂卒

吳山高安人嘉靖十四年及第第三人末年爲禮部尚書嚴嵩用事山屬同鄉不附和之山嘗產女嵩子世蕃欲與求婚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酒未行方奕本以手掩局語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爲山曰不知也本以情告山曰某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聞之慼然不悅有閒罷上意欲用山內閣下諭嵩山子請曰上意如此大人亦須赴嚴一揖明我家知恩山叱之曰豈有閣老可揖來耶嵩竟密阻山於上三十九年上下禮部出封景王之國趣具儀嵩知上故未有意出景王特激於郭希顏之疏以覘嘗人心使人風山畱行以悅上山曰二王居邸形跡相埒人心危疑望此久矣上不諭部山不敢請也幸有旨復當畱耶西而遂已將來國本未定孰任其咎卽具上之國儀注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掩映倏隱倏見欽天監奏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上悅歸眎天眷嵩自西直使人急謂部上賀侍郎袁煒亦以請山指日語曰日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欺天乎行救護如常既畢以報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須引罪顧當科官如何不參以其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東華等惶恐言聖德當陽格于上天日當食不食祥雲護之禮當謝玄山等不請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惟

上寬赦上曰日有微陰覩候無食天意甚著聖人事天如臣事君君恩不感國典不容也山前執白鹿殊祥上原父天眷賜玄嗣強告殿廟今天意之著非測言比乃如常救護曰寧盡已誠不可失正甚瞢直要名東華不言山不舉賀者乃曰不謝玄不敬天孰甚焉其任爲首者俸罰其餘各半歲已嵩言日同不食人所共知行禮如故部臣罪也請宥言官上是之改罰東華俸兩月餘悉宥免上既不悅山乃示風旨於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欲共劾山詘於公議特吏部尚書吳鵬賄聲狠藉百官進退唯唯嚴

氏中外人心無不鄙憤遂以山與鵬並劾鵬方壯嚴上本無意罪鵬疏入並罷山眉亮方嚴臨事持論動必以正嘉靖中會試舉人自二十九年以後多以懷挾取高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搜簡如鄉場之體儀制郎欲覆請山曰鄉會二試體自不同會試之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今奈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蕭望之尚不願見吏露索匆匆吾寧士負朝廷毋朝廷負士也巡撫淮揚都御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贈得卹典嵩與世蕃中主之山曰卹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

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曉節不終全歸官下昌云死事亦與祠祭郎李續持之嵩怨山無所出出郎爲景王相亡何山亦去位順之乃得之始司禮太監黃錦嘗私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爲編民幸矣山愕然因爲道令景王之國非上本意繼山爲尚書者逢諛矣又嘉靖中有兩吳山其一爲刑部尚書

郎曰自大禮大獄之後諸臣多以罪去繼受事者戢戢矣夏言誅死益用相戒嚴主在上難乎爲臣梁唐熊吳屹然不失其正君子乎君子乎張治居常壘壘

潑得中諡可以觀主臣間矣

何瑭　寇天叙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王道

何瑭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爲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愼縉紳重之當劉瑾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跽者瑭在後奮聲曰何昔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瑭眞

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涵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愼過當宣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之得楊廷和曲捄謫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既丁父喪值武宗崩撤輟講授哀毀骨立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瑭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南京工部右侍郎隨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

仕上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瑭敦樸正大允宜邦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上所喜謂其介而不通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柟雲寶許讃儀封王廷相諸人觴札往來究辯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比之聖門閔賜爲文浩瀚暢達豎卜術數亦皆通究素有足疾既遭母喪袒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隆慶初給事中張鹵言瑭請贈官賜謚贈禮部尚書謚文定（雖律傳譜曰何公守身之潔一介不取蹈道之堅百折不回聖門所爲狷者也）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自其受學篤信踐履勇於聞過舉正德三年進士仕大理寺評事寺副布袍蔬食誦律讀書決獄明允考遘等夷陞寧波知府政事之外脩明理學士皆興起治行爲天下第一超遷應天應天府丞武宗駕幸南京尹病獨天叙供億處置有方妄求冗費多所停裁初車駕未至時諸權倖預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數十餘多萊邑憔悴天叙言權倖名籍之或名其親戚或領養之食店酒肆便上欲幸按籍可得也權倖然之江彬生晨諸公拜賀天叙長揖而已彬甚銜之後察其爲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嘉靖三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改鄖陽又改甘肅擒解回賊之入寇山丹者興復屯政除額外之科居二年邊人感悅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歲大饑悉心賑濟虜寇固原調度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九年陞刑部侍郎丁外艱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卒于位天叙巡撫陝西時會織造太監至御史謂關中疲敝請天叙會疏停止天叙曰遽言上未必聽遲至秋冬極言此中旱災請賑濟上必惻然則太監可召回也至秋冬以陝饑上聞請停止織造上果召回太監及在部時御史馮恩方論死旦夕行刑有一大臣欲具疏救恩以諜天叙天

叙曰無益也秖君自取成名耳其人問故曰盍問法司諸公請于要路使恩出自上從之恩果緩誅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愼爲郎時衣青袍乘瘦馬僮拾馬通其妻雜薪爲爨參政四川與僉事曲銳齊名四川人爲之語崔參曲僉屹如雪山銑弘治中舉于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秦偉世觀馬理伯循高陵呂柟仲木榆次寇天叙子惇林慮馬卿翁臣同邑張士隆仲修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門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

璐長掃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有積儲糧長恣易惡米官久不問銑治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語銑曰公謫僊也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瑾誅召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夫作喻問曰翰林先生謝病還郡篤志六經屏事絕交著述爲業客有問先生者爲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先生法言喩之爲上下二篇客問先生曰士胡仕

也豈非名利乎哉朱雲請劍於萬乘申秋負石於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睢一見而侯利者都焉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不過爲郎未嘗出讜言上劘次取重當世今乃藝粟于穢畝灌蔬于斗圜入甘藜藿出乏輿從省侯不或廬法史不走牘或者先生有遺行與何進退之谷也先生笑曰君子不干名之昌而慮幾之難不慕人之爵而憂心之枉大瓠之穿萌於綫隙膏木之成芽於直苞故巳遂之欲刃蹈之而弗回可貳之心廝譚之而乏悟昔張良借箸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鄒陽發悟於長君李泌全嗣於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言不得其父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括飭危詞而浮于所患倚陂識而救其巳成立巳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主之寵非忠臣用心也且夫魷風詹者痺其肢嗜甘醴者毒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罔爲口體之細而遺道義之重衣紈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園者傭利其貨且以於陵灌園而辟相邴丹免秩而養志其於取世也廉其於責巳也厚其身可抑志不可奪其生可戕道不可折子不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舞勢逮其受戮妻

子貝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飭僞要譽人皆趨之僞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於民也惟嗛其微及陷於刑也惟憎其巨易若守清靖之節甘退讓之分乎蛟龍之潛魚鼈涸之升霄踈昊霧濡下士夫大者小之惑也客問先生曰嘗聞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亡因者必毀也往者宋世尚言諸子以興談理者嘖探於幽眇摛文者藻行於麗豐學士到今宗之剽其緒言加之筆削溷溷乎不可尚巳先生遠取古人之文施之今日勞而少績久而無稱恐取[illegible]於君子也先生曰俞夫聖賢之作也非徇衆而爲

同非詭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紀綱之正循經而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幽而非眞發政而務當責浮濟實煩辭支本夫何取焉上古太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有華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霸肴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紬其智故約以忠恕孔假道諸天故析以性命五霸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拊陜行而伐私情也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故夏蟲疑冰君子不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敺

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傳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傳本訓經賤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昏詹疊閣則蔀其明不見道泉者乎汪濬曲疵則迷其源複言而浸神說而譏古士所惡童子羞稱子乃班之作者以爲後程難矣伯牙之絕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

疏言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以[illegible][illegible]下獄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能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拜別涕下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曰道有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立太子愼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訃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善飲酒曰恨不當劉伶之世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淳篤志耆學元時被薦不起淳生恕封股療母技爲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覲承之弱冠舉子鄉弘治十八年連後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慮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

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懟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爲劑調暑月薰滌臭穢至會審監刑衆皆感服事畢宴飲交獨澹服素食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振正直已行志亡如也九年名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

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嬴病杜門闔一善士亟疾求見爲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卽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與小學以教士聘瞿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毀而焚之瞿宗魯博羅人承瓢節行學必聖賢居處必徵行必古禮來學日衆於堂下置茅龕三一收放心在南階關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階能改後升堂學者遵教惟謹交聘宗魯居之省心亭一日問省心之義對日闕省身矣不聞省心心一也省之無適二乎後仕融縣知縣貪實終其身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絀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觖望歸而粵人有爲言官者劾交媒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交德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旣言官劾交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于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夷鴆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邺漆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傳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璁爲相卿佐入謁多蹴踖隅坐特交爲上客旣酬對亦心服之萼仍薦交爲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夷館

明年致仕歸交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眞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交論學交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交僅一子一孫晩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徹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謚曰恭簡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毁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

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眞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之任修撰翰林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遺餽西夏搆亂柟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眞定無所得迄柟在翰林與何瑭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柟曰

昔賈山借秦爲喻況主上資度遠過漢文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鎭守內臣又累疏勸上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歸値父病晝夜覗湯藥步履不敢聲既一年鬚鬢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踊蹈踐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旦夕哭其居喪時自成服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柟自少窘匱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寿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値世宗卽位起入史館纂修武宗實錄上御經筵柟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黲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韙之復疏請尋溫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己愼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詔脩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上曰此大臣宰相職柟忤慢乃引爲已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既渡河

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尚寶卿吳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南太常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閒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吊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櫬才者揭於教榜撥曆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吳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柟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欲視山陵于承天柟屢疏勸止不報既以表賀聖節赴京値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柟立身與人仁

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尚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於衢柟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短柟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柟稍解然夏疑柟黨霍霍亦疑柟黨夏柟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諷既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柟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柟送餼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柟凝厚方面潤輔微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

十年者未嘗見其倦語惰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柟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物理推而達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御史有劾湛若水僞學者柟曰聖皇在上賢宰相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湛若水字元明祖懷德父爲舉益被刑既舉于鄉焚春部檄不試就獻章受學獻章以江門釣臺居之日暮景僥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托區區於不窮者不落莫矣若水拈出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爲日用功課獻章曰此參前倚衡之學者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獻章卒若水服衰三年弘治乙丑去其焚檄之歲十有三年矣以母命仍出憲試爲祭酒章懋所知學士張元禎得其文場中撫卷長歎以爲眞儒受出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嘉靖初上經筵講疏日聖學之大莫過求仁易曰君子體仁以長人仁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伏惟聖明全體物之仁充取身之義立大公以普天下疾痛疴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爲至仁之主臣不勝顒望一日侍經筵進講大學先愼乎德章退復申明要旨以勸聖學請聖學莫大知要臣所講章其詞雖多不過止在體認天理四字至爲簡易易行體認天理即所謂愼德大學一書盡在是矣時朝政方新議言日進而近習漸幸災變頻仍若水疏言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臣請以舟喩評曰同舟共濟■■■■天下一大舟舟也人主一心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之簪指方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篙師榜人爲之左右也內臣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民臣實爲邦本君之實貨在藏也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柁柁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無

不安侍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鮮不先溺今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初政漸衰近習蒙蔽天威屢見不實精省臣工交章未或舉行臣恐柁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蠱惑上心不引以聲色則引以異敎親戚希無厭之貸近幸奪法司之微刑賞僭差紀綱廢弛是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者也大臣見斥則將相羈束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人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者天下萬民其誰與濟臣實痛心於乎不知舟之危也明年陞翰林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陳言六事大率不離科舉之制而本之以德行道藝寓之以鄒舉里選闢觀光館居四方來學公退相與論學其中陞南京吏部右侍郎輯五經子史及列聖寶訓有關君道者取大學誠正脩齊治平總在格物輯事從籍疏解會釋名曰聖學格物通以進其所謂格物取扞格物欲之義言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言格物眞乃聖傳心之要也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時上方稽古禮南北郊分祀禮成觀獻西苑獻先蠶壇位若水獻聖主躬肇農桑頌及西苑賦圖進天德王

[illegible]君臣同游雅詩精誠懇惻必欲啓沃上心難行[illegible]天勤民之實與道致治以回三代際平之風上覺疏多溫旨嘉納陞南京禮部尚書力辭不許改南兵尚書居一年許致仕年九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簡從游者三千餘人呂柟蔣信其最著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卽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榮疚如成王冕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卽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

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言者芬與同年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遂與同館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七人者懷疏入方集闕下吏部尚書完輒迎阻曰上急輒欲自引決諸君且休矣無歸過君上芬與良勝尋歸晡時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皆至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人遂以其夕寓芬所明連疏入諸曹繼之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憑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棊以革除年間爲故事也復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抹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復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既謫累瘏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

而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閩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議晏嬰不知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

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不載因推步之歲自鳥帑旅于龍首我聖祖殄平僞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百一歎曰向見舒國裳亦論及此其後佐入史館見芬握手曰識公於梅百一久矣自是過性甚驩芬語佐曰心術學術相符者也懷居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是佐恒衣其德言每與佐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凡盈虛朓朒伏逆遲留如

指諸掌觀星望氣占則必應復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邵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手觀大司樂則曆律備矣佐深韙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晩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世名芬忠孝狀元黃佐香山人弱冠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諸先輩奇其才謂張平子王文秀之流也授翰林編修出爲江西按察僉事上疏乞養親改補廣西僉事提督學政聞報母疾即日棄官督府有憾於佐逆劾其擅離職守坐免歸世宗爲吏部尚書許讚疏薦海內名士十人佐與焉起除中允充講官累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吏部右侍郎缺以佐及王用賓推補先是崔桐與許成名爭補是職言官劾之遂並論佐觀亂勒致仕歸佐問學該博所著有禮樂典學士張治見所作樂典歎曰蓋韶九成可復覩也講學泰泉之墅其學以博文約禮爲宗一時士大夫主覺悟而斥絕

經書者蓋目以爲孤陋之人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其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君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擒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通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光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常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爲主四方學徒轉相授管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達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

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乃理居鄉久其縣令顧忽之王維禎與理書三原連爾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豈聖伐木信有之夫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窟中先是嘗謂薛應旂僃明夷之象爲天地之否吾其不免理善學易兼知數云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將山[illegible]有寇亂道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乞補學職得應[illegible]南儀制主事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郎中在部十年雅操端潔方獻夫薦其可侍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疾引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三十四年起爲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閱月卒道貌厚氣溫行篤志達研精理學而恥立門戶居常反覆潛玩論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又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眞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著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億諸史及大學衍義

論斷隆慶中諡文定

郎曰懷慶安陽崑山高陵進賢三原武城嘉靖間稱篤行君子而高陵粹然矣溪田馬理曰呂先生之學醇如許文正而著述惟盛貞如薛文清而知新則多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嘉靖臣五

羅洪先　唐順之　趙時春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自工部主事歷武選郎中累山東副使棄官歸循之爲武選郎中也劉瑾政用事會考選武衛罷金吾在衛指揮某等二十餘人是二十餘人者皆瑾爪牙也尚書王敞白瑾副瑾大罵老誖獨不知某等可用耶敞前跪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不知也安用尚書敞謝曰公無怒郎

更奏敞歸名循斥曰後生生事乃令我輩辱郎濡筆蹴奏循走持之曰勿毀成牘記姓名別楮可矣循退遲之數日且欲別上奏會瑾敗敞黎明入部索初奏謝循曰得爾早見不毀牘也瑾誅敞亦罷去始循以工部主事視呂梁洪而洪先生故以名慕羅倫之爲人與王守仁之爲學既舉于鄉屬循疾輟會試受學其鄉先輩李中嘉靖八年舉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踰年請告侍親客至循命洪先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執弟子禮甚恭居二年詔覈告踰年者起補原職洪先居京師與歐陽德徐階同師守仁學丁父母憂歸三年不入內舍盡讓家產與弟服闋會世宗立太子坐所選宮僚不當盡罷之博求海內有名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及徐階黃佐鄒守益皆預而洪先則與順之時春同上疏請以明年元日見皇太子於臣民成朝正禮是時上方病則大怒遂皆黜爲民嘉靖十九年也語在莊敬太子記洪先罷歸角巾布袍闢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弟子從者四至世宗於建言諸臣皆久廢不復嘉靖季倭虜作難嚴嵩欲借邊才爲名援出之順之與時春皆用談兵起家官至都御史洪先獨堅辭遺友人聶豹書曰聞

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顧往歲銳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被其澤卽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從之故嘗高譽連蹈海之節壯少遊裴革之言歸田以來攻苦茹淡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倘任其職庶有其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髮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則飲食不甘乃自悲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我猶加回顧嚮慕如醑蠛振槁妻孥相對如處深山聾聵聽坐以待斃執事知我

豈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
道姑以軍旅行名旋復他移或還舊物然其職不過
供應入直講讀諸務而已犬馬齒已向衰矣從年少
諸公俛首筆硯竭思徼寵殊非其時至於假途躐榮
累資待次尤不願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
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與貴在
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債不得已爲
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
政不欲累以厚藏仕非爲貧且吾之官亦非爲貧者
宜居也恥之於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

拂輙憤憤恨不卽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
輩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毎旦候鍾入朝坐史
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韁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
對食嘅歎不能甘飽及被罪廢襆服乘蹇出大通橋
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
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當時低回俔伈守其常度可
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
有不能自解者豈不知長往爲苦節爲我爲末志與
時消息爲中行自度學問空疎不能善世性氣悻直
不能諧人譬之飲酒有醉數斗有醉一石及其既醉

不可復強去年別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
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蓋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
無謂爲名生年五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
聞道與否不在進退已矣已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
以洪先名上竟報罷御史凌儒薦洪先上怒黜爲民
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
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自守仁倡良知之學學者
始知外舍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
槩舉不待學習者爲良至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
以戒謹恐懼爲戾於自然洪先語人曰若語知而不

必良語良而不能致弊將多於脫略支離之失又曰
王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證以怵惕乎旦愛敬
三事然孟子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平旦也繼以長
養言愛敬孩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
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今也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
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
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
而不知物我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爲理倒
置物我故常率已以逐物去王公意遠矣洪先教人
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中

告之曰能靜寂然後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
主靜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必以無慾爲本用之經世
乃知精而力鉅洪先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便者邑
有均賦之役爲終始任之蓋曰是亦爲政年六十四
卒穆宗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先臨淮人有復者守東平
有宦蹟祖貴給事中有謹重名父瑤永州知府順之
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及廷試世宗閱其
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並
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學士

張璁以順之卷有御批獨見薦順之辭隨衆改兵部
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亦丁母憂順之聰明年少則卓
然爲嵯異矯絕之行賻贈一無所受節口裁身積財
治葬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勳主事
調考功會改部屬爲翰林順之薦改編修復病告相
璁爲薦其疏不下而順之不肯供職有旨令致仕自
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起廢爲右春坊右
司諫兼翰林院編修其明年與洪先時春同上疏請
見皇太子於外廷復忤旨罷爲民順之兩削籍歸益
爲矯異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荊溪山下自

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尤長曆數之學
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已之剞劂其
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燦然而可觀
其精思苦意至盥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
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闔爲床裀褥不具作小舟自泛
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自謂事事空澹獨未
能薄滋味學素食者終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高順
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趼盈屨求一接見卒不可得
其涼踽槁矛幾成怪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絕矣當順
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雍容詩賦奕飲之樂而

順之獨喜受武略兵書會遊技擊嘉靖季江南苦倭
順之自詡所受可用也上所使視師江南者趙文華
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薦順之有武而嚴嵩
中掣之奉旨起爲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中於是
順之勃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闋至京師授
協司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已復使視師浙直時年五
十餘矣去其削籍之歲十有八年已病脾突面腫輒
扶病行因留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居一年
陞太僕少卿亡何宗憲奏陞爲通政司右通政然皆
居浙江視師自如順之身自行海得其道驚風巨浪

中意氣閒暇時時習泅淵或啾信少許慨然有吞倭
之想倭縱横海中其登岸結巢則紫明之三沙淮揚
之廟灣順之身自擐甲躍馬往來南北開督諸將虛
鏜劉顯郭成等共擊之而方紛拏猖獗不可料理鏜
顯輩皆宿將知倭未可旦夕滅且進且退蕲送之出
海則已順之憂然必剿絕之最後三沙之戰以中暑
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自行督
促士飽食求與倭戰倭登譙望見順之軍整不出鏜
顯皆請退師順之曰合兵甚難忍少刻賊出矣鏜顯
知賊無出意告順之軍餓順之前視誘兵兵亦怯自

前下馬拔刀步過臍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鏜顯抱持
之順之曰我自往死鬬耳鏜顯曰公且歸鏜等誓爲
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於是順之知天下之事未易
爲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譚何容易不如往者山中
遠志矣亡何陞淮揚巡撫都御史順之在浙直時勞
於軍事已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懈方大
饑捐家財出賑身行通泰沿海間遂卒于舟次胡宗
憲欲以死事聞爲請邮典而嵩與蕃中主之禮部尚
書吳山持不覆奏山去位乃得邮典于所司

趙時春字景仁平凉人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
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舉進士第一爲嘉靖
五年時春年方少名方盛海内方伺其有所製作取
而誦傳之時春則日習騎射談甲兵憂邊事既改庶
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嘉靖九年言邇
者災譽頻仍聖心隱惻下詔求言已涉旬餘大小臣
工類以浮辭面謾訪問之詔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
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鋐進甘
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讚訓導仲斌進瑞麥矣指揮楫
進嘉禾矣鋐及東進鹽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賀
矣鋐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任尚

書時職典三禮罔上要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膺
流涕不能已言伏乞申令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瑞
設諛熒惑聖聰者即加誅譴庶可化佞爲忠上曰大
臣科道既無陳說時春必有謗謗之論其以聞時春
惶恐未對上怒趣之乃對上上責其掇拾賣直下錦
衣考訊黜爲民居十年以薦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
局較書與羅洪先唐順之同上疏復罷爲民時春讀
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
之筭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成誦既罷爲民
邊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數與邊人譚干戈事而已

作禦戎論三篇其一篇曰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於襲吾長而毀吾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賄貨足以利用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撓事施利收瘠故吾之用一兼其倍矣況實用百百以敵一何患自守哉古善用長其在于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於輕浮而賄貨匱於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亡而兵家忌之曰致於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忽實效者莫深於宋宋之亡也咎不在師旅之不武而在士大夫飾

武而不講不在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爲守之術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汩没於浮靡之深也國家驅全勝之孽胡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還紫宮于夷庚神武既布然後璧文聿修時則有覆軍折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嘗皇輿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禮信臣精卒晝疆固守虓虎之旅霆發而飈揚於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效禦戎上略斷可識矣今使士大夫忽當務之實用蹈前車之覆轍慕

文德之虛名忘經武之大計此猶畫餅療饑以曷暘消癰疽也其二篇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疑志不足應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畫封疆申約束利兵健卒星羅雲布勢不爲不强威不爲不張猝有狂夫奮挺之難桐喝相仗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間投機有間則借讎賫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歸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爲也戎狄之衆曾不

百一於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爲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而況勇怯之間哉使戎狄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鼓旗相當而莫敢先殪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匹也使吾節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

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烏集之敵也彼見吾有發攻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氊裘之衆利其孳彝之具也使彼知氊裘之衆不可冀保而况吾衣冠之民孳彝之具不可冀覬而况吾賄貨之富則飲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其三篇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愼守以待旣衰之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内萌于至近發于至遠浸淫毒害遍滿宇内一夫乘機四夷交

難終之在人始之繇我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羣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纖介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備不索於内内取不求諸外卒有大寇列邏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倂壁固巳無所利矣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

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間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固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倂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鬬愼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巳利矣况乘勝遠鈔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

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决矣戰可得而知矣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以徐階薦與故刑部主事申𣻌同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爲鸞所構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從鸞軍時衆方傾心聽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許市衆聞時春時春發憤曰此亡宋秦檜策耳身爲平虜大將軍效牙儈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校㳙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狄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耳虜恃弓矢時春操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間以長鎗大斧拒馬

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無憂所憂者將懦不足任貪侈流行誤國耳時春見鸞驕縱玩兵老師匱財因作責言三篇諭志項之命爲山東按察僉事統民兵禦虜時春領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命屯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場鸞惡其兵整毀諸上上不行命移駐密雲時春介韃率甲兵鼓行不見虜還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時春領兵至通鸞諷逼民母舍民兵時春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其部將夜火之時春除廬結陣整兵北戍既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

宗藩貴戚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時春曰此皆儒者末節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疆宇世世治安時春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十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俺答丘福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太輕憂其太銳時春在山西虜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忽諜報曰有虜騎二千餘去此兩舍許疾掩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淶等固止曰虜悍未易攻公第駐此淶督諸將力禦之當不貽公憂時春攘臂前及虜于天泉嶺伏四起鼓譟來壓淶太息曰公速去吾死此矣時春乘衆而奔虜欲取時春淶等殊死遮鬪與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皆戰死全軍皆沒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以卒繩引之乃免虜尋引去言官言時春平時意氣餘有當事沉幾不足詔解官聽調隆慶元年復薦起及未用卒于家

郎曰羅達夫守道獨善以完其名唐趙二子銳然欲見功反爲世所指孔子與懼事成謀之士信然夫信然夫

馮　恩　楊　名　周　怡

馮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中進士爲南京御史疏論都御史汪鋐傾險狀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羣臣多言張孚敬者肅帝令孚敬歸恩從南上疏曰頃者彗星再見東井陛下令羣臣勉脩德業條列時政臣惟彗之爲象所以除舊布新也天遠人邇災不虛生名之在人陛下左右大臣足名之矣條時政之

得失不若辨左右臣工之邪正邪正既辨進退盡得
政務自舉陰沴自消除舊布新莫要於此惟陛下寬
臣之誅容臣悉數於前臣惟輔臣張孚敬者剛惡兇
極娼嫉反側陛下已知其平生近使去位天下歡欣
鼓舞不敢復贅矣竊見大學士李時謙抑良厚有台
輔之器此輔臣中巨擘然濟時撥亂非其所長可太
平宰相耳大學士翟鑾依權保位筮仕有京油之號
入閣致磨稜之譏雖不能薦賢爲國亦未見陷害忠
善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大學士方獻夫外飾謹
厚內實兇回向在吏部報怨酬恩無所不至非者詐

病還家特蒙名命方倨傲偃蹇不即奉詔陛下驛騎
督促且許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及至潞河又請調理
旬日覬望徘徊希圖入閣如執券索負雖曰不要臣
不信也無才無德不數年而致高位得隴望蜀壟斷
丈夫耳今以輔臣之尊兼冢宰之任呼引朋類播弄
威福將不可言其在今日當亟黜也戶部尚書許讚
謹慤樂易調度或畧經費殊詳禮部尚書夏言多富
之學不羈之才雖投機遘會驟遷大任然亦隨事効
忠尤可喜者不立黨與獨持正論陛下駕馭任之將
來緩急得力救時宰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

通達有爲邊情習熟典刑者舊用掌邦政優爲之矣
刑部尚書王時中疏凡庸靡具臣而已工部尚書趙
璜强禦無畏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陛下復
起用之人惟求舊也吏部左侍郎周用通敏老成直
亮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衆贊理邦治殆庶幾焉右
侍郎許誥便捷迂邪廉隅不飭使其當路偏執紛更
亦所不免陛下愛惜其學酌處別用斯無悔也禮部
左侍郎湛若水强致生徒跂成道學任以禮卿亦可
黽勉右侍郎顧鼎臣通警和平儒臣有此任重器也
兵部左侍郎錢如京自居安靜操守無玷右侍郎費

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正大精
詳公明質直奇以股肱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
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式滑稽淺近才亦
有爲右侍郎林廷棉材器可取通達不執兵部尚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鄙夫壬人敢爲不善巧排正
士明報私仇方今第一惡毒小人也臣待罪留都每
讀其辯訐章疏聞其行事如怪如鬼每欲求面陛下
一辯其奸但以小人不可嫉之已甚今鋐奸愈肆天
下公議決不可掩若父決不可欺邪正決不可並立
於時陛下不以忠厚正直臣居紀綱首諸御史且將

求合稱職刻薄効尤其爲敗亂可勝道哉左右大臣忠邪具是非臣私見實出共聞孚敬根本彗也鋐腹心彗也獻夫門庭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但孚敬之奸久露鋐獻夫之奸不測奸不可測奸之深者貿行論心當在誅譴乞斬三奸然後斬臣謝之臣不自量欲一卑賤博去三奸以清仕路以澄政理疏入帝怒命逮至京師繫問之汪鋐見帝怒恩遂疏誣恩罪復言律陳言大臣德政者誅恩贊李特夏言宜從上律得旨并下刑部恩亦中道疏辯不服既至帝命錦衣訊所傳寄主使者恩自伏狂妄論列原無主使傳

寄之人帝曰論列大臣固也上言德政律有明條其益嚴考之恩搒掠楚毒終無它言惟河東巡鹽御史朱邦輔過江南會語語次及京師時政并諸大臣得失遂以建言錦衣以聞并命逮邦輔訊之邦輔至對如恩狀帝又切責錦衣令加刑訊卒無所指乃詔法司擬罪刑部尚書王時中言褻生員紳坐言大臣德政者律斬恩宜附此例第其言毀譽相參似非專頌大臣者請減死充戍帝責時中等徇私回護令對狀皆惶恐引罪因手其牘曰恩所言雖毀譽牽連頌其專指孚敬三臣直爲大體仇君無上死有餘辜時中

等不顧法守轉相報護其革時中職閑住侍郎聞淵奪俸一年郎中張闕維員外郎孫雲各降邊方雜職恩如律論死獄中邦輔贖還職其明年哀冲大子生當大赦故事當赦法司各具款目上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書大理卿周于岐議赦草有爲恩地者孚敬鋐怒于岐于岐遂去官於是恩獨不及赦會冬月羣臣聚闕廷論囚時汪鋐巳爲吏部尚書當秉筆恩至向闕跪鋐躍視故令卒轉恩膝面之恩則起立鋐怒罵曰若欲死我死乃在我恩叱曰卽死裂死者至尊在上豈爾得耶鋐益怒因敢叱大臣恩曰臣而

奸者後但叱爲鋐曰若在獄中受人餉遺節士固爾恩曰人患難相恤耳若爾鬻官黷貨大毀廉隅亂國典者耶鋐攘臂推案欲下拳恩恩應聲亦厲左都御史王廷相因好謂爲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轉謂鋐以法論御史則可不可以怒夏言亦曰此非宰公私家鋐竟署眞牘後觀者嘖嘖稱恩四鐵御史謂其膝與口膽與骨時帝方使覘鋐恩得其狀會欲行誅張延齡其時張孚敬復相爲延齡請遂皆見之初洶洶時有遺恩藥者恩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

不當國當伏歐刀都市寧仰藥自殺居亡何恩毋吳擊登門鼓訟冤子行可年十三上書請代皆不報十三年冬月行可又刺臂血書奏長安市自縛守闕下刑部覆審尚書聶賢與王廷相請赦恩復其官不許編成之雷州始恩爲御史時行部過寧國作御史署發奸亭記曰嘉靖壬辰夏四月七日予行部寧國過署東亭照壁有畫麟焉其身多傷問之曰射亭也故設弓矢公餘射中之以紓案牘之勞予乃不忍命畫奸臣秦檜代之置彤弓二鏃矢百凡我同官暇則援弓發奸中其黑心爲上勝中其首次之中其腹及四

肢又次之不中者爲負嗚呼麟王瑞也孰俾之歷足於西山檜奸臣也孰俾之保領於牖下麟逝矣檜死矣逝而形存吾愛焉耳死而臭遺吾惡焉耳逝吾愛之安得存乎死吾惡之宂其生乎存者吾愛肯中傷之生者吾惡肯附和之吾以是舍麟而矢檜也壬辰嘉靖十一年也恩戍雷州六載會赦歸雷人祀恩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恩歸養母孝而治生急人始疑之既乃以大邮贈人昭帝即位恩已老即家進爲大理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表行可之廬曰孝子行可後以舉人爲應天府通判恩次子時可爲提學副使行可之子曰大受亦舉人皆知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以及第爲翰林繼修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愖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偷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簡拔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上慰睿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狂妄之說但臣涵養未至氣乏和平問學未明言多疎謬重煩明旨驚悸

隕越無地自容既伏思省所以有言實出犬馬一念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非臣本心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公論者爲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者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愼重其人不以輕畀乃反屬鋐豈謂鋐賢諸臣命下之日大小臣工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久用舍日謬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觀氣象亦知其爲險人也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祀與議

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禮儀所以敬
事神祇宗廟導迎和氣光永國祚者近乃使陳道瀛
金贇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居飲酒食肉貪財
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禋臣愚妄以爲是
數臣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
之偏於喜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
建議論識見偏執言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
固非一人一事但迹雖難恕心若可原薄罰之後懲
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

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
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
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制甚盛舉也但未免工
作屢興財力并詘採運木石燒造甎瓦裝載灰料所
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
者當亦不少又如眞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
聽於內府脩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
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率徒倡侶
播鼓乘旛演法大內且命左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
不肖之臣妄爲依託闖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
能必其無市恩假威夤緣僨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
一之專臣民祝願之誠感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
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爲功書之史冊後世謂何凡
此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內照自省及戒謹
恐懼之說進誠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
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疏遠賤士曚瞽狂
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入
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脅制朝廷泛引旁牽亂法怨
君令錦衣衛執送鎭撫司刑訊汪鋐疏名四川人楊
廷和同里後輩廷和與爭敬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

爲報復故攻及臣臣之授官特出上簡誠欲爲陛下
一振朝綱而議者輒病臣探切好名繇內閣諸大臣
率務和同權黨固位故名欺肆至此上益怒命所司
究治主使之人名瀕死者數竟無所私第曾以疏草
送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遂并逮文德下獄兵部右
侍郎黃宗明上疏捄名謂連坐固非美政今以名妄
言必究主使廷臣自疑者多矣名搒掠已極死而復
蘇當此嚴冬萬一困斃益累仁明上謂名罪死有餘
卽囹圄斃之未傷仁明之治方究主使堅執不服宗
明殆是令執送鎭撫并鞫以聞竟不易詞上并下名

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論戍文德
降邊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文德永康人篤學脩行
爲儒者累官吏部侍郎與玄撰忤旨調工部左侍郎
尋黜爲民隆慶中贈禮部尚書萬曆初謚文恭
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
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巡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
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
至其問刑一意勿喜以嚴敏爲深戒召選吏科給事
中朞歲間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紐
摘瑕無所避畏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

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翟鑾嚴嵩同爲大學士
嵩竊弄威柄苞苴盛行鑾位望先嵩而輭無羽翼二
人不相能也鑾嵩二人恒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
讚者故嘗爲吏部尚書以寬容不能鈐轄致文選郎
王嘉賓以賄敗讚逮坐去及是再起爲尚書鑾嵩復
多所請託郎王與齡積不能平因以鑾嵩所貽私書
呈讚請訐奏於上曰此其一爾它請託尚多誠恐權
奸主內羣鷹犬附外臣將爲昔日王嘉賓之連黜也
鑾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有請究請託者抑讚柔良
不爲此此受制於王與齡不自繇耳上手讚疏曰讚

欲禁競絕兗甚善顧平日不承一人不通一謁者耶
郎鑾嵩賄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曰權奸鷹犬且引
嘉賓爲名與齡强豪持讚其黜爲民因勅解三臣者
而先是虜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大將防弭之
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啓不相能亦復與
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翟鵬與督餉侍郎趙
廷瑞也怡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崇卑內外皆以
盡心體國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己從人爲虛忘讎
序賢爲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繇此治者也近見大學
士翟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讚詆訐總

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
瑞陝西巡撫賈啓並不和調此大不祥事也陛下臨
御二十三年于茲矣繇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
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
也今日事禱祀四方災旱未消也開例鬻納府庫未
充也蠲租歲下百姓未蘇也選將練士邊境未寧也
其故安在良繇陛下焦勞於上而下未有用命之臣
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
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
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譏譖之釁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當今之時內則
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驕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
宜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大學士鑾
嵩藉寵獨私作威脩怨閒在內閣屢有違言動色入
見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同寅協恭以事上風下
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輔臣至九卿百執事如耳目
手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輔臣貞知賢不肖宜
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挾勢獨私以不可服人者屬
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
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一啓順端後不可返

也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凡有請乞必
先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鑾依阿委靡氣勢雖弱懼位
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預消二臣要求之望
至陰擠陽排互脩私怨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初設總
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制三軍之命頤指氣使無
不如意也今旣入秋虜有聲息而翟鵬趙廷瑞費寀
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爲尊恥于相下各自爲是恥于
相用平時藩籬扞格則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甲可
乙否彼是此非不上孤朝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
綏之志臣不信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柳臣之所言

不特如此而已臣謂直言敢諫之臣雖不利於權貴
固有力於朝廷近如御史謝瑜童漢臣輩皆以論劾
輔臣相繼假公事罪譴若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
聲色之閒恐自是陛下之臣雖有檮杌驩兜誰復言
之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
漠之日如有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
以激其烈志有異同明白曉諭人有賢否詳審鑒別
近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蔡經劾去官員獨以都指
揮僉事一人當之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綏遐之
心失大臣鼓舞經畧之術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凡此

內外臣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申戒
更望優容言路博采羣策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
爾肅雍於下而羣庶從之百姓衆之人和薰蒸神聽
和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臣徵小闇昧觸事憤衷誠
願天聽見之施行疏入上曰厮怡言羣臣負君良是
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曰事禱祀不知和德於上
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洪茈多荷四方之廣得盡
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咎朕
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上曰厮怡所言嵩鑾本惡內
直諸臣以爲贊事大道好悖肆也該杖之闕下與楊

爵劉魁一體錮繫怡在繫與爵魁二人授書究易忘厥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畫字香煙密通飯底互相印證居三年上采箕僊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逮逮者至怡方抵家語逮卒曰請得侍老母一宿許之明日同行繫詔獄如故又二年與爵魁同釋怡究心學問師鄒守益王畿而與羅洪先唐順之錢德洪爲友家居則與鄉紳貢師泰梅守德沈寵講學涇水之上以精一爲本存誠無欲爲功體之眞誠而求之切至穆宗改元徵給事如故遷太常少卿立朝四十六日復疏陳定君志畏天命敬大臣勤朝政愼近習五

事忤旨謫山東僉事轉南國子司業時姜寶爲祭酒行事嚴正怡更勉寶學問劑以寬博明年擢太常少卿未至卒巡撫都御史陳道基張佳胤郭莊先後爲怡立祠郡人私謚之曰莊簡怡在獄有四對磚記二篇其四對篇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櫪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怨乎曰君罪之也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知愼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櫪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

有節夫是謂之安客曰不然也子所云禮樂也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謬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繇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其磚記曰獄有巨磚二累其類之細者於下以二巨者鎮於上爲臺焉朝夕必對起居於斯讀書於斯飲食於斯予之資磚也多矣久而有感曰磚其君子已乎其爲物也博大而厚重爲制也平直而方正爲質也若樸而靜定爲德也順而爲度也虛其始不知其自

來也其壽不知其世也前夫吾也或抗之或坐之或棋局之或踐履之其汚穢而小用之者不可以殫記磚之用其不器也夫貴之不榮也賤之不辱也親之不喜也穢之不怒也臨難不辟也見可欲不匱也受潤不溢也多能不伐也磚之德其難名也夫遂其德不易乎世蔵其用不成乎名磚其君子已乎予學之而莫能及也又有教子書云爲人當爲大人立決烈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言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大人之事也王與齡者鄉寧人受學於崔銑其爲文選郎上恬繼併耿

介必遂當爲民時辭朝還寓惟有瓶罌數事分遺鄰人徑上馬去京師人嘖指歎爲奇男子與人交有合已者千里必通苟非其人對面若山河關中馬理作平陽四賢陰以列於陶恭介韓忠定及張西磐之間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臣六

楊最 楊爵 楊繼盛 海瑞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中進士歷工部郎中嘗銜命督通山西歸無所賂尚書李燧銜之言最不待奏報還當使復往嘉靖初爲寧波知府攜一蒼頭一敗篋抵官舍旦暮二飲蔬菽而已褐服布衣浣濯屢矣寧波人美之謂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不足多也最樸實淳厚而方果不能媚人當道深嫉之其爲政

抑豪右恤惸嫠聽斷訊決獄牘無滯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調黃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慟乞留其履襪生祠皆穿斂僅掇而已累官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爲金銀世宗信之時世宗方病悅朝用欲權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疏曰伏讀聖諭權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同聞共駭揆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脩養也夫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天子監國自託脩養者也堯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非不知脩養鍊道可以成僊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堯舜之世無僊人堯舜之智不能僊哉有學僊之術有成僊之人大要所居不同所事自異皇宮內院豈有白日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龍即僊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僊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清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嗇色無邇雖勞萬幾不費一念將不求僊而僊不希

壽而萬有千歲矣世宗得疏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毋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半最死錦衣杖畢數百官跪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史謚曰忠節最死之明年楊爵復上書

楊爵字伯脩富平人兵部尚書韓邦奇者關西名士也爵年十七欲從邦奇學輓米二石以其一石遺邦奇爲束脩而一石自養邦奇時有所餽爵高庋之至蘖而別自炊同輩問之曰韓公有以食君何不可餽乃勞自炊爲爵曰藜藿之口而飽貴人食非分也居數月邦奇以老無子故謀妾重行婦意習乳易爲息

爵聞人謁曰生始以先生守禮如垣嚴義如城乃媒重行婦卽先生念自絶嗣幾有血化若是固不如無因辭去去二里餘復反求見曰先生勉矣細行不矜大德終累爵舉進士仕御史兄亡母無侍棄養母母喪廬墓三年自耕而食手推糞車妻饁之清節聞天下嘉靖十九年召起舊官是時楊最以諫死中外結舌其明年正月戊子徵雪羣臣頌瑞爵上疏曰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是非得失在幾微閒而關人心向背天命去留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制未亂保未危謹微戒漸然後天人交與國祚延長今天下人

勢如人極衰廢心百骸莫不受病大抵兵戎廢弛公私困竭奢競成俗賄賂通行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極重則難反幾失則難濟臣早夜耿耿疾首痛心請略舉所見大要足失人心致危亂者爲陛下言之臣竊惟天下之亂莫大以危爲安以菑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其閒積弊至蠱不可救矣往夏及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冬既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微雪卽止民心洶洶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祈惠寧時也而在廷之臣如

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大臣者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極位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大惡大憝也遏蠹於漸止惡於微動孼厎裔尚得善終乃使潛預政柄益肆以稔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天下國家之錮日深矣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使得所也不得所則怨民怨天意可知已今民勤食不得至於離散離散無歸至於死亡臣近視南城兩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人

南城一郭耳城凡五未知有幾天下郡縣如五城者千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也而顚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疏食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時也而土木之工十年於此矣工部司屬添設至數十員以一方士之故至遐遠修雷壇勞民靡費自覺本根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一也唐虞三代君臣相儆如堯兢舜業禹惜陰湯昧爽文王不遑食武王敬勝怠數聖人所以壽踰期治隆泰熙者無過敬與勤而已陛下卽位之初一願懲勵精圖治今　朝儀停廢經筵疎缺大小臣

工朝參辭謝數奏復逆不得一覩聖容聆天語若是已久矣天位者非自佚之器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所必誅也保傅之職坐而論道非極選天下不足任之苟非其人猶謂官不必備今也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少保少傅以芥畀宜怪之徒流品之濫極矣陛下天縱聖資帝之元子若遵師三五近法祖宗與公卿賢士講治論道則心正身脩和氣致祥罔有災沴山川鬼神莫不飲寧安用充列妖誕詭妄之術於法禁之地藉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者也此足

失人心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臣直陛下即位之初延訪忠謀矜宥狂果一時臣工恃在優容敢干天聽其後言過激切獲罪亦多自[illegible]以來懷危慮禍未聞有犯顏直諫爲臣救逆心之論者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言開身斥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也仲虺稱其不吝不咈高宗令主也傅說告以從繩從諫歷觀古今未有不任諫與拒諫亡者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五也伏惟皇上念雨雪不可爲祥權奸不可爲忠朝講不可以不脩土木不可以不止異端邪說妨政害民

不可以不罷斥則莊敬日彊[illegible]虛遠照宗廟社稷無疆維福亦惟聖子神孫無疆維規疏入上怒甚命械繫下錦衣衛獄杖之晳其疏居數日一再讀擲之地使視無恙復使杖之爵備極搒掠桎梏極鎖晝夜困苦莫敢疎寬坐臥處血可抔也然其體貌磨偉竟以亡害京師暴風揚塵四塞者二日人呼楊爵風云天子既怒爵無敢言者其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實論時政戶部主事周天佐上疏曰切見邇者廟災陛下痛自脩省使諸臣實論時政此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乃今闕政尚在忠言未聞則是何故臣

愚謂示人言無如示人政陛下今示人言耳楊爵在獄未見政也古者君立誹謗之木以求臣臣進太息之言以匡君承平之久天子之尊威福之重不少唯諾之滿庭惟多憂危之一士在朝之臣不負此義獨一楊爵而聖怒之下不名小人則目囚犯夫納忠而名小人奉職而目囚犯欲爲君子端士易所處矣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主一喜一怒上帝臨之楊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雷霆則既摧折矣萬鈞則既覆壓矣惟陛下思焉上怒亦畱其疏命錦衣衛切實杖六十杖有半呼曰皇天祖宗天佐何罪旁觀皆泣

下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徵寬可自脫守者以鐵鍊貫梏目絕其飲食既下獄三日死屍出雷震民張鄜者設祭哭之人曰子於周公故手曰否吾傷其直也居久之給事中高時劾郭勛不法上逮問有狀加時俸一級巡按陝西御史浦鋐上疏曰伏見給事中時言翊國公勛奸狀陛下逮勛而奬時仰見明威日月雷霆不庇愛臣以屈令憲人心悚動奸惡震慴臣近過耀州入富平察爵雅行忠直儉素棄官養母廬墓終喪不入城市慤誠信於鄉至孝友式其風俗高時所言楊爵先之矣時之進俸非臣爲爵所敢希覬亦

冀察直宥狂稍從寬放書奏上復怒徵鋐關中人扶擕奔送至鋐車下不得行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祝曰願天活我使君鋐至杖百入獄七日死天佐鋐既坐論救爵死獄中頃之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先後忤旨繫繫益嚴東廠使衛士更迭覘爵動靜五日一上奏騎士蘇宣乃護爵有加爵語宣曰獄嚴公亦宜自慮有譖交通已所矣宣曰令公多財吾亦畏之公一身如枯魚獄卒晝夜綑絡君縛虎宣有利耶久之果以通爵見笞而有孤松之僧常自其寺中流涕誦經爲爵祈免爵居獄五年從櫃牀者書授經

不見困居頃之天子扶箕宮中箕言爵忠臣天子方志神僊之事出爵等三人不數日以吏部尚書熊浹諫嘗箕僊臺復密諭東廠逮如故廠中貴入徐府謂再逮出密詔不宜宣讀露聞天子復怒府嚴治之於是人莫敢爲爵周旋至絕食奪饘溯入章句以他事繫時從爵授易爲爵私具飲食曰以此得罪死不悔爵亦稍稍食句食獄卒至食爵因食爵與周怡輒不食曰嗟蹴我也劉魁食曰君不死臣臣胡死餓會冬旱上祈雪未應獄吏恐天子急移怒弃絕句所私饋食東廠更迭覘動靜如故覘者楊棟刲股愈母孝子

也數曰豈可使懷忠之臣困迫若此白吏曰主上仁聖無死三臣心卽死三臣固宜肆之市朝豈餓踣牆室中幽公等手乎吏悅稍弛禁復得食居二年三殿災天子復有所見傳詔急赦三臣者爵得歸爵前後繫獄七年矣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乃自爲墓誌未幾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萬曆中以禮部郎中子孔兼言賜謚忠介天佐晉江人少讀書貧苦其父熏煙導氣以辟饑寒既仕不改守平居溫恂無戟級所口講神注皆當世志士賢人疏之上也衆盡危之天佐對客食笑如常鋐文登人磊落光明爲政豁濶

不苛細所至民懷初知洪洞縣有聲爲御史亦養母
家居以薦起其下獄也守獄之卒無禮者爵不能堪
欽曰吾儕遭此大難文明柔順當學古人爵心服之
二子之卒也爵爲天佐作傳欽作墓誌楊魁泰和人
其坐繫也以諫止徙雷壇太液池西魁舉人也仕州
郡二十年許所至稙風節斥邪異上疏時年五十餘
矣怡別有傳去爵十餘年又有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國初徙小興州民避
虜乃爲容城人繼盛七歲母死其庶母與其同産兄
岀之於牧豎繼盛從牧所授書學且牧久之補邑諸

生讀書僧舍借月爲光寒冬行汲手瘃膚綆下無襦
進屋行自溫居亡何寺僧大病疫同舍生皆亡去繼
盛獨爲爨食醫藥僧以愈久之舉進士授南京吏部
主事兵部尚書韓邦奇者善樂律皇極河洛天文地
理兵陣之學繼盛從邦奇授樂三月自製樂器琴瑟
簫管塤篪合奏之諧若一邦奇驚曰子學樂五十年
得其數耳子乃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其在子矣
又謂曰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備五音七聲而成一
調何如繼盛退凝思廢食寢三日夢大舜授以金鍾
已皆鑄　而悟　起製管　曰　管皆　鄭　大

服更盡授　學皆偏習馬嘉靖二十九年虜俺
答大舉躪京師南中議發兵入援無敢行者繼盛請
前會虜亦退其明年改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
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信使之鸞驕而內實
怯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議遣繼盛繼盛
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其辭曰竊惟胡虜悖逆天道
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子女焚我廬舍
驚我陵寢辱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冠髮上指恨不能
翅舉剿賊用報國讐陛下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
興師列祖在天之靈亦用相慶臣至都下見俺答求

開馬市書嫚亡狀竊意上觸聖怒師以益急會議廷
臣乃竟許之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竊謂互市
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況今虐嫚
漢和乃先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矣信者人君大
寶匹夫匹婦尚猶重之往歲北伐詔下天下內曉聖
意日夜征繕以助發憤忽更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
不可二矣天朝堂堂下與犬羊互市不念冠履乎損
國家威重其不可三矣四方豪傑日夜磨礪長技待
試而甘心於虜今聞開市謂國家忘之異時有急欲
復號召誰肯與起豪傑効用之思其不可四矣去

年之變以武久弛今雖豎孺童子亦講練兵事此機既動兵將日強若又弛之人知無益而還自惰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宜大人民攜貳已久往私通虜邊吏猶得法裁之今則不禁是導之也開邊方勾結之門其不可六矣數年以來水旱征役人人思亂厭於國威尚不敢肆若謂縣官憎而奉虜肢體之不能治何救腹心開百姓睥睨之端其不可七矣虜深入我不敢逆一矢猶謂卒無備備矣互市終之尚謂我有人乎長犬羊弱華之心其不可八矣虜毒沒不常我或遣重臣齎金帛至邊負約不至至矣因而

伏兵猖獗撞關突入或今日交易明日入寇或入寇矣駕委他部落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此皆事之不可知者生胡虜啓疆之狡其不可九矣胡馬有竭我帛有終歲出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竭而我帛終胡以繼之短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以欺陛下者五不過曰吾外縻以市馬而內修吾武夫虜性已縻開市之後或別有請許之再有請又許之請之不已許之不能有名在彼失信在我是名隳也吾內自脩何縻於外縻而不脩乃自縻也此一謬也曰虜得肆

掠爲多馬也藉吾市以損虜馬多馬在我夫市馬非用之耕稼用征虜也虜和不戰將焉用馬若求壯馬寄牧之費不益滋乎如其損弱不日斃耳此二謬也曰初市許馬漸而馴之可以許貢夫今日之貢與古所謂咸賓來王異賄耳市則借馬而稱償貢則徒手而望賜是市馬小獲而無名開貢有名而大損市且不可況其貢哉此三謬也曰虜雖犬羊亦知有信既許其貢必不侵邊又非也虜種日繁開口仰中國爲衣食利市馬之利足飽虜乎彼非義士孰肯甘守小信沒齒餧死卽有羈縻保一二年耳三年之後何以

處之此四謬也曰佳兵不祥與其動衆不若休吡夫敵加於已出而應之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伐葛伯高征鬼方若謂佳則皆佳也然而甚祥譬之人身四肢癰疽毒日內攻憚用藥石侵尋以斃乃不祥也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者舉朝臣工皆知之然而莫敢致非者何也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慴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我安以見效外慴虜之重勢則務中彼欲以求寛公卿大臣止之則身任其責而身危聽之則人任其責而身安陛下誠振獨斷發明旨悉按言開市

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巔竿俺答之首示功威天下萬世疏奏上初覺而壯之俟鸞聞入恨密疏自解上下八大臣議八大臣唯唯上意乃中變下繼盛錦衣獄置訊至折指出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者臨洮山中縣也其民雜夷多習番經不通儒學繼盛簡茂異子弟百餘人聘教授教之鬻所乘馬及室中婦服裝市民間重賦地二千畝做古井田割授其父兄使畝入粟給筆札婚喪之費居二年吏人愛之呼爲楊父而虜數敗約入寇鸞奸露罪至族天子思繼盛言一歲四遷官爲兵部

員外郎繼盛中夜起歎曰上知我矣曷用報是時天子居西宮相嚴嵩竊外柄中外懾莫敢言繼盛齋三日具疏極論大意謂臣先因諫阻馬市不死蒙恩居兵曹曹以討賊爲職賊不專胡虜凡心離君行害社稷者皆名賊方今外賊無過虜內賊無過嵩嵩賊清虜賊遁矣去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兼諸道地震日月交食之變應皆在嵩因力陳其十大罪五姦謂陛下待嵩出於至誠嵩事陛下入於至詐以至詐之姦欺至誠之心無怪墮其術中不覺也破嵩五姦十罪立見陛下忍

割一賊壞害宗社臣前謫邊方道路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幸今復職一月非不知與世浮沉可徼他報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顧狂直之性生天忠義之心癢內每恨壞國家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含此不言更無可報陛下不信則請召裕景二王面問之寘之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胡虜前聞鸞殛繼聽嵩誅且畏陛下聖斷知中國有人豪傑必出功賞必明三軍之威不戰自奮是時上春秋高惡厭言儲貳裕景二王久不相見而繼盛疏引之則大怒下錦衣獄置訊獄使榜治甚急拶折木問誰使者繼

盛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當此之時嵩黨彌朝盡忠在己豈待人耶若能使人將自爲也獄使復夾繼盛出歷問所以引用二王故繼盛曰奸臣誤國能欺主上必不能欺二王二王年幼嵩雖神奸必不隄防譬如家養蒙蔽主人未必盡不知其主入子二王不時親主上耳若主上親之時時召問二王言矣獄使曰此可聞上耶具獄上詔杖繼盛百送刑部擬罪郎中史朝賓比奏事不實者律尚書何鰲謂朝賓更有一比盍思之朝賓曰則有減於此者鰲自比詐傳親王令旨律示朝賓朝賓不可持之數日鰲曰事急矣雷

霆不測如君所執固當立俱靡耳盍以待後解侍郎王學益曰子徇名子老矣遍比詐傳親王旨紿以草授朝賓而賓於草末稍稍論抹上猶責鶩黨護降其俸一級而朝賓坐謫官降三級也熬者嵩門生學益嵩親也朝賓晉江人以孝友著名仕至鴻臚卿繼盛居獄三年冬月晦當行刑妻張氏上書曰臣妾夫繼盛先以諫阻馬市預折仇鸞奸逆聖恩薄譴旋因鸞敗一歲四遷臣夫湔洗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不意誤聞道路昧發狂言陛下不即加誅曲從吏議杖後入獄筋肉斷腐膿血腥臊死而復甦者數

年荒家貧不能給口皆妾紡績織屨以續獄食妾仰惟陛下方顧養天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日月下照覆盆若謂罪重不赦願斬妾首以贖夫生不報而是時倭寇大犯江南都御史張經御史李天寵以養寇坐論死行賄於嵩求與繼盛同奏冀天子尚無意誅繼盛疏入遂一時死西市其妻亦遂同日自縊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繼盛笑却曰膽吾自有何必蛇也既入獄史屏去藥食無所愈瘡乃自碎磁碗刳刮臂腐腐深不可刳復夜自貫綫鍼臂剌七截筋獄卒手燈幾墜曰關將軍飲酒刮骨尚使人公乃自爲之繼盛瘡愈其左足短三寸所止舍卑濕視獄者應生改燥焉而王學益恚應生之人也詈元宰若詈敵即不遜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乃應生旦夕候繼盛自如冬月囊三木朝審長安市上觀者數千人爭一識其面中貪人餽勞不絕歎楊公天下義士競罵相嵩也將刑刑部郎王世貞求抹嵩門生司業王材材見嵩請嵩曰吾行當抹且卜之材曰公卜之鬼乎抑人也人則奚卜鄉胡植鄢懋卿嵩子世蕃曰不可養虎自遺患繼盛死人莫敢親其喪世貞與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朱

天球經紀其後事而世貞尤慷慨繼盛死地震累年其後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相繼論劾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肅帝悟而止又七年肅帝用御史鄒應龍言逐嵩戍世蕃嶺南又二年御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嵩出食於人以死莊帝登極追贈繼盛太常少卿賜謚忠愍與祠精忠夫嵩之不獲沒也非養虎之患而自有患也去繼盛十餘年諫者有海瑞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爲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王兵事謂瓊州一府顧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

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
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
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
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
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
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
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
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
不能使黎寇讋服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
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

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
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
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
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
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圖三徑一計之大約七
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
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恭
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爲
瓊遠計爲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
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

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峙其中間則犄角形立
蠶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
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
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
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
立縣可無歲歲興勦年年守戍談之曰地險土惡勞
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
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
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
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一再落第便就授

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既至御史行縣
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
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兩訓導
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教諸生以
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卻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
加禮踰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爲縣革去常例之無名
者俸薪外不取絲粟僮僕出縣舍艾楚中林吏胥公
事畢各還家爲農治生從其本業其治縣精詳委雜
煩屑無不明清至於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饑之物
草木之實悉出示以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子還自父

任索驛夫不給倒懸驛吏傳亭下瑞曰胡大人清廉無二出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侈帳具繢食今其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鹽法行部攜妾自隨妾裝五綵輿十二女舁令長跪上食廁飾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去瑞之言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理皆知縣責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

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若謂不可認眞認眞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自待以鄉原待人棄吾子姓欺吾昆弟莫甚焉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鄉士大夫與士子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發也夫絹出於桑糧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爲厲也加派增賦動以朝廷爲口實爲欺與謗抑何甚哉竊見今天下人才嘉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

弘治又不如成化矣先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而已故其特士子勢利之心輕待士以厚非厚士也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生及得一官何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待士之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殷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所得十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憊士大夫多富足致之也士生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愧於士

民生今日何不幸遇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憊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通判矣與同時爲慈谿知縣者霍與瑕亦粵人其清鯁不屈類瑞鄢懋卿嫉巡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瑞以故秩調興國治如淳安擢戸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旣至上疏曰臣請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不明危之將無使人眩瞀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犯無

隱之義美曰美過曰過披肝瀝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序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

而後稱爲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臻（隔并出漢書）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効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世論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値也遂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已私或不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値也遂謂陛下是己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之不當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

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脩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脩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九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踁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脩多年靡有一獲左
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誤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
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
位諸臣尚鶻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
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
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
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

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
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
蘇敝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廩
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廚內庫下之寶物
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
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間爾官之侵漁將之怯
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
下行之在一振作間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
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于其間陛下持體
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

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洽薰
爲太和陛下性中眞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
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
不終之餌繫想遙輿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
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
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
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故自
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
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罰中者數月始帝怒時
拍几叱咤一日揵諸宮婢宮婢嘆曰皇帝受詈海瑞

而洩忿我輩帝密訪外誰與瑞同商者同官見瑞皆
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
自知謗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鬻棺一具俟入木
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
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
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
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謗朕是也顧朕老矣
安能視朝如㡬時階力諫止亡何手筆瑞奏詈主毀
君送錦衣長繫之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切
直無窮治意錦衣讞上刑部比子詈父律當死竟留

中郎中何以尚者上疏訟瑞帝怒杖之百下獄錮[illegible]
亡何上崩莊帝卽位以遺詔出瑞復故官累遷至僉
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賊吏望風解印蘇故有監織
太監出昇八人聞瑞至去其四吳中有顯者豬第居
一夜黝之瑞爲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爲主訪知民
間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刁民訐告紛
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家絕不便瑞給事
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
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不爲少小民怨詈非一
日矣臣延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今而後

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鄉官
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今日
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
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
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
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
貧者自貧謂抑强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
大營營止奬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瑞
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復言
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

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
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奬牽制動自諉曰時
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與臣兩經論劾
衆口呶呶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總督巡撫大小不同施之有政則一臣尚
欲以身爲障回旣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復古之門
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illegible]
爲臣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乎契尤在年力精強
而臣則衰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
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

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
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
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
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日待遷
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
合俗事必認眞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
公閣部臣右以徇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
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
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
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已

何解任瑞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餌蔬冬不具裘轄穿至一再葺家居累被薦萬曆中大學十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東御史廡詧之御史直至山中覘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歎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副都御史未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郞時七十二歲矣郎日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耳老臣耄矣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犬馬餘齡避帷蓋恩哉既至官歲餘治如其平生居頃之疏治安之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

嚴貪墨今貪吏滿載論劾不止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從雜犯不威刑無以懼淫太祖高皇帝時有剝膚實芻之誅以嚴大墨而先臣霍韜嘗議復枉法律絞之條請令做爲令因歷舉時政責備司道撫按以及內閣六部諸臣而總歸儉德於天子雖天子亦難之瑞所言復枉法律蓋極言貪吏之當威論者遂謂瑞欲以新國重典行清平之世有二御史劾奏瑞不近人情極詆爲奸進士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皆駁二御史言不是保舉瑞坐褫職爲民瑞竟以南右都御史卒官年七十四亡子賜祭葬居久之左都御史吳時來卒而得諡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早以論劾嚴嵩杖戍顧其晚節不終不宜予諡諡宜瑞遂賜諡忠介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illegible]賢之教欲人得其眞心率眞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眞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衆者乃鄉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毋矜能諱皺毋外爲彊舌而內媿影衾毋洶洶易操而末流靡淫毋質冤參裳媢耻于

中襟毋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葉春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書平居爲瑞主祀之凡事稟而後行

郎曰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爲盛其季則海瑞瑞上疏時予方爲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其平生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已哉瑞巡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爲作直中丞詩而于孔兼爲瑞請諡固吳人也蓋瑞意則善而江南刁狡要未易與爲直爾王世貞直中丞詩死事易成事難君不見直中丞破龍鱗食馬肝萬死不死脈牲仟胸中無纍白止有徑寸丹中丞未下馬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吏

丞既撫部安得中丞與自日俱飼將中丞當貴豪富能令貴豪助弱民但縱饒口猶猶中丞寬租稅不貧用家饒稍但飽吏胥腹小家果乾餅日日寫訟詞大家不得棄金錢米帛出參差一分蒲吏胥一分與小民一分充鋪驛從此轉無涯訟師人人當但恨無十穊兩腕指節痛吏胥人人富但恐作人富人復來小家訟小家人人富作富不得均長轉自爲閩江南百萬戶戶戶泣旦訴生不愛冰與雪但愛得兩露中丞自廉亦自眞百損不得希一益咄咄哉齊文宣未可忽誰逢此千非俊物

曾銑　楊允繩　沈鍊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召爲御史按山東遼陽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縱火散囚閉城拒命世宗聞變震驚下廷臣議謂曩歲大同殺撫鎮官茲又效尤不伐罪討叛無以懲惡銑疏乞原宥以安邊鎮上得奏喜曰眞御史也一任處分朕不專制銑單騎往諭朝廷恩威三軍歡聲動地曰御史生我矣反側漸寧銑簡任韓永慶等指授方略不閱月三城倡禍者率就縛餘安堵如故具上其事廟堂上銑功陞大理寺丞稍進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二十一年秋虜吉囊突入十八盤欲襲臨淸遣奸細小哈兒窺覘道路銑奏築新城以阻之二十四年山西廵撫缺廷議上銑名上曰朕知其人是曾平遼亂者詔報可銑至大修邊牆添製火器虜攻浮圖峪率兵平刑以堵西突虜入鵓鴿峪直趨廣靈以

防北衝虜不敢近邊者二年明年秋虜寇陝西三邊督撫諸臣一時被逮總督難其人上以屬銑遂兼程往時賊十萬騎繇寧塞突入銑曰虜料衆來當攻其所必救遂命中軍參將李珍率勁卒搗其巢穴斬獲首虜百一十有奇竿以示虜虜大懼遁去銑復計曰醜虜頻年內侵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巢穴有急倉皇遁去不料我師邀其前也親督將士晝夜繇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相顧錯愕遂大潰斬賊級百八十生擒一人奪獲達馬夷器無算邊人謂近年未有功而銑不以捷聞御史勘功始奏曰曾銑志吞月蝟威震天驕博帶臨戎潰把都河數十萬之虜單騎出塞搗跨馬梁數百里之巢克壯厥猷懋昭偉績且有功不伐尤邊臣所難詔以銀幣重賞之明年復以出塞斬虜陞俸一級賞銀幣有加銑感知遇益思圖報念套虜爲中國患苦乃上疏曰臣聞夷狄叛服無常中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庶幾杜漸防微皇上法古憲天文事武備曠世莫及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大寇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

未得要領與臣竊計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
固驅除遂艱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
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
不知抽薪外患未已也謹按河套古朔方地是南仲
所襄獫狁衛青所取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之界也
高皇帝驅逐胡元遠遯漠北文皇帝六龍三駕悉犁
虜庭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但界限河套已哉後以
東勝孤懸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鎭方初徙時套內
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
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

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士馬
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住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志
欲復之而未逮武廟方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
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京甸入套則
寇延寧甘固以毒生民一統故疆三邊沃壤頃年不
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
浸淫虛耗日爲中國之害天心擾亂將待陛下陛下
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
卻外患保安兆民者至矣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
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興

重務也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
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志
在滅胡常懷憤激今親履其地目覩此虜跳梁三邊
危殆切齒痛心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
寇耳裴度尚不與戴天陛下德邁成湯而在位之臣
文武壯猷何復讓度可使裔夷猖肆蒼生阽危一至
此哉伏乞勑下廷臣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
奏詳議可否然築邊之議數十年之謀耳若復套之
舉則振武揚威盡殲醜虜驅其餘黨置諸漠中臨河
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可保數百年不

敢輕肆侵軼是猶大禹治水以海爲壑水歸其所不
至橫流此社稷之至計聖子神孫之未圖也因條爲
八事上曰虜據河套久爲內患連歲深入全陝荼毒
深軫朕懷逐虜復套前此邊臣無有念此銑奏具見
壯猷兵部許久題覆迄無定見其令銑督同各邊撫
鎭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銑復條上十八事
兵部覆題上曰朕軫懷套虜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
耳曾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
協忠定計來說銑知上倚注方深晝夜講求滅虜策
演成行師機宜列爲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

入套攻搗虜近塞駐牧往來侵掠居民不能樵採銑出擊之斬首二十七級生擒脫脫虎一人餘甃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以千計虜十萬騎自寧塞入犯延安慶陽保安諸處掠男婦八千餘人銑遣參將珍夜出塞劫其營帳斬虜首百餘級自是虜聞銑來皆囓指多移營渡河矣此時仇鸞爲總兵驕恣悖逆陰洩事機銑劾其違法撫按亦上章交糾詔械繫鸞會嚴嵩父子方謀傾夏言鸞因重賂世蕃并捏危言構銑并下理官羅織成獄臨刑西市天下冤之隆慶初給事中辛自脩御史王好問疏列銑志在立功身遭重辟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銑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諡襄愍賜祭葬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屢言事庚戌秋虜犯京師朝命招募民兵允繩往河南上四疏皆切時政嘉靖季倭薄松江城鄉民投入城者萬計官弗與入允繩方在告詣府推官吳時來責之時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於遠入鄉民三日夜乃盡允繩因促駕上京師疏論事曰切見海寇爲患皇上遣將出師三載矣督撫將臣數數易置茲復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未

有底定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鬬陡遇賊險自相蹂踐全軍覆沒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增餉臣聞爲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制謀三者不備三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根極本源弊有不專在外者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能行有司夫督撫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在外其於京師要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挾帶饋送禮名曰謝有所趣請自送副封將以儀物禮名曰候歷任頗深營圖更推或地方有事別希脫任或有罪未彌縫或失事求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貲皆於有司乎取之既取有司入其牢籠則何以責行命也臣痛心疾首不能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伏乞勅下閣部當事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紓民難肅皇帝韙之允繩疏蓋指相嵩光祿寺有丞胡膏者粉大學士呂本爲親家貪汚不飭允繩嫉之允繩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言膏收鴉混同子老僞增物價至數百金劾膏遏當請從嘉靖初年馬謙盜內府贓物例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膏言玄與隆重臣不敢不敬備物子鴉嫩小故全收老鴉其他諸物允繩憎臣揀

取太精所言齋縱之川取具可耳何必爾爾允繩自欺誘玄脩誣臣增假上大怒詔錦衣並逮膏允繩等逘鎖撫掠治獄上上調巽言膏外任特詔論允繩死繫獄居五年星隕如雨占者言咎在臣下不忠遂出被刑是爲嘉靖三十九年允繩死而天下寃之穆宗元年追贈光祿少卿予祭蔭膏外調貪益甚居鄉復暴横用他事發治有司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膏抵命允繩有子應蘄因父繫獄誓不應試亦以憂死

沈鍊字純父潮人以進士爲溧陽令伉御史調茌平以憂歸起復爲清豐其治專搏擊豪貴衞護窶弱民

錦衣帥陸炳聞其賢求得爲其衞經歷甚重之鍊嘗從客至嚴嵩子世蕃所世蕃方與其客給事中貴人狠飲虐客備至世蕃每飲客强不勝者飲不飲者沉酒大濡之或取其頭上冠爲鴟夷諸給事貴人不敢拒每集宴或膺絮袖灰而備濡也是夕也鍊無所見忿反取世蕃所手酒灌入世蕃口陽爲好戲嘉靖廿九年虜闌入塞都門燹火明大內天子坐西宮甚憂虜獲我中貴人不殺獻書請歲以三千人貢甚嫚天子御便殿出虜書示相嵩本命禮部尚書階會羣臣予筆劄所見孰計貢不貢孰便羣臣相覷莫敢先國子司業趙貞吉前曰是不可筆恐其中多腐儒選生多筆貢公等視譯之館幾何歲得充三千人耶虜爲已道震驚宮闕不并作追逐而畀其虛聲何異城下盟若吾君按劒而怒出內藏享士辟言臣旌功將虜且如鳥徙簡討毛起曰不然事急矣姑假貢寬之而後徐備戰一以爲守不亦可乎貞吉前對起爭論鍊從人後出贊貞吉辯爲侵語吏部尚書夏邦謨旁目之曰是何小吏刺促不休鍊前曰錦衣衞經歷鍊也即小吏顧大吏不言小吏言耳議罷羣臣皆予不貢者而會天子怒本兵不戰收尚書丁汝夔侍郎楊

守謙論死西曹虜亦旋東去鍊復上疏請得當一面以萬騎護陸昌平萬騎防餉通州號召勤王之師十萬鼓而擊其惰歸必大捷疏入不報先是虜至丁汝夔盡請戰於嚴嵩嵩曰是在輦轂下戰之不捷不可掩也以故汝夔閉城守及天子召誅汝夔急嵩曰無辯當乘間爲上請汝夔守謙信之行金於嵩嵩雖無所得爲寵而邊塞大帥尚慮有不測無所冀解多行金媚嵩鍊以道傍目扼捥之矣一日過張丞所酒半及嵩慷慨泣數行下乃具嵩貪狀十端入奏請以爲戮併劾邦謨通賄嵩已異同皆當斬詔鍊背廷議謫

譁無禮又誣指大臣爲名廷杖數十謫田塞外常宣府之保安保安父老俱來爲鍊假助薪米遣其子弟受學歲餘饑鍊爲糜食餓募人收百里内殍瘞之保安人益服鍊數數從鍊罵詈相嵩鍊亦追憤隨聲以爲常鍊束芻爲偶人三象嵩與唐相林甫宋相檜射之或時馳馬居庸關下南望戟呼罵纔以慟哭人皆目鍊狂巡撫宣府大同都御史素恇怯虜來不敢戰候其去縱吏士夜取死人首或徼死被虜人上功掩敗鍊憤數露書責誚都御史後來者都御史楊順御史路楷嵩客也楷至投嵩爲乾子是時趙文華方得

罪嵩父子慮上疑彌縫萬方人從保安來言鍊者曰新順使其指揮鐙齎金爲嚴世蕃壽世蕃私鐙曰沈鍊狂子無忌欲以吾父爲戮若藉手楊公有所得志以報吾父楊公之位吾不知其尊矣會虜入大同左右衛攻破破胡堡殺張遊擊將軍順見爲失事當坐縱吏士掩殺視前都御史有加鍊復爲書譏順視前書有加且賦詩及樂府二譏順而爲文祭張將軍曰嗚呼哀哉維天有柱維地有維柱天維地忠義其誰奸臣執柄紀綱大虧虜寇陵負若欺小兒三軍望風不戰自疲外通賄賂内結權私社稷之計蕩於霜枝

割人爲虜奪虜自資報功欺主曾無媿辭將軍初來意氣悏悏言念國恩流涕滿臆口諭三軍執梃持椎此行竭力有去無回攘臂渡河奮呼登岸手刃良多殺傷過半力窮勢屈精靈不散天發雷震來斥虜患亦有官軍屯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爲救焚我亦有生汝亦有死何其忍心覘而無泚張公雖死神氣長生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攘貴行誅汝骨亦碎先死爲榮後死爲辱死辱生榮其辯如燭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爲鬼爲蜮不輯其徒不恭其職所過驛然大爲淫慝張公有靈誅此逆賊

逆賊不誅伊何爲德順益與楷謀構鍊已所出復馳指揮鐙與世蕃内計世蕃曰今虜數人邊天子怒居民姦宄勾虜者郎雜坐鍊已白矣居頃之關中民閻浩張僧爲妖書李金半講說白蓮教黨與至百餘人亦時時陰構虜泄内情鐙捕得之順喜曰是有以報相君子密令鐙逼其黨楊胤夔者爲飲章羅捕鍊鍊妻與子皆收拷鍊三子長子襄以還瀾中覘家不得捕其二子袞褒先後拷掠而褒死矣順楷治鍊爰書坐失官怨望謗訕朝政推測國運收聚四方門徒楊胤夔輩百餘人與李金牛尊鍊爲眞天約應虜内叛

浩僧妖書皆自鍊房內搜得出鍊教鍊與浩僧亂變
論死無異而移檄監司妖書者不宜存恐他姦宄得
復習宜以畀丙丁監司官取其妖書及鍊所爲詩樂
府先後貽都御史書雜燒之以絕其由殺狀書既奏
兵部尚書許論諛嵩取中旨竟殺鍊籍其家而任順
一子國子生楷候選五品卿寺順快快曰相君薄我
賞猶不足乎從渊中逮衮搒折衮指與衮長繫獄中
順楷則時時問獄卒二子眠食狀獄卒知其意痛苦
之一日刻期夜分上病狀會虜大入應州順復不戰
掩死如前日給事吳時來劾奏順楷欺罔壞邊上怒

捕逮之日稍暮兩道官下視獄呼衮衮語卒曰寬之
卒告衮衮害公父者銀鐺檻車矣遂得脫順楷之逮
也法司當順楷不設備爲賊所陷論斬順楷奏事不
實輸作徒而嵩父子解之順免謫戍楷降雜職邊方
其後世蕃論死西市有塞下人爲國子生者鍊門生
也標長旛曰明忠臣沈公鍊之靈持入市以觀世蕃
刑世蕃死國子生慟哭曰吾師慰地下矣一市皆泣
莊皇帝卽位贈鍊光祿寺少卿蕁用給事中魏時亮
陳瓚言論楊順路楷死前都御史者許論也衮美而
有文以貢資官知府

郎曰嘉靖之世北虜南倭並爲國患曾銑楊允繩沈
鍊三公或當任或在旁觀其心膽並壯忠憤並切而
皆不得全其軀患在嫉惡過當而幾事之不密也大
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夫柔剛微彰以望萬夫
蓋君子哉

臣林記 嘉靖臣七

晉江何喬遠 譔

張岳 翁萬達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祖綸知萍鄉縣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僦居佛寺閉户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沉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

用事功顯終岳仕相者張璁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頡頏不爲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爲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內閣庶閑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跽廷杖時杖死者七人上命不死者與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肅帝登極盡還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爲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

及毋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此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辯居三日不合守仁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無奈墨守耳岳歸舍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吾自爲學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夫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爲透心氣質爲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輙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議張相璁相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

是也强從其奏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曰則何以復上岳曰請題主曰皇初祖堂堂王祭天子穆穆而莅之誠其祖也千百世而上可假而至也非其祖也實之大謬時躍然喜明日會相璁頗微詞以觀其俯仰璁曰何變前說也時曰曹有郎云云偉辯可聽也璁竟以初議上上內批皇初祖位如岳之所言相璁大駭問貯曹中論禘祭者誰也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相璁

主其議選無論廩次輙取年少有文者亦亡論其不廩郎無少有文可任選寧缺貢岳謂國家羅士科目矣貢士所以爲均於陋州僻縣令其觀光上國第簡衰謬甚者便足稱明詔邊遠山谷士襍夷風縣久不科目歲乎貢使其以衣冠人物别於夷風所以漸變之也絀不如聰指視學郴州郴州軍五百餘號跳城外者五日岳謂太守曰軍號跳太守不見告無謂無關學使者乎備員憲司亦安得委之名五百人入曰何稱亂也曰太守不予糧且一歲矣岳曰吾與爾糧送爾軍門聽調何如坐枵腹哉皆叩首幸甚因遣散

歸營居一日名與期悉送之軍門五百人者既幸得糧皆不願往岳廉其中有十八人鷙而首亂詭曰送軍門非健卒不可吾人閱之因按籍漸摘去而獨留十八人寘之法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聰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册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落職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笑曰是嘗兩爲提學願庭參哉御史還省岳上謁執脩吏禮而御史嘗㮶揖怒一典史良久若將鞭者郡太守爲跽解

諸屬以太守故爲典史跪岳獨傍立御史顧曰提舉謂典史無罪吾鞭非耶何得無一言岳曰典史短長太守知之提舉不與民事敢以所不知嘗試大人前哉御史不懌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遣防夫持牌往曰亟呼張提舉署南海遲一刻死矣防夫急而見岳不遜岳取牌讀之提還防夫防夫突起上堂詬岳岳杖防夫防夫破御史牌以復御史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御史何謝也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也耶岳曰提舉杖一防夫使稱罪御史重矣天子提舉防夫得優之

謂天子輕耶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相聰意岳不附聰非獨任官理而已雖衣冠亦示意上令聰爲士大夫燕冠聰倣古緇布爲之上名曰忠靜岳以制出聰不冠也獨遮陽帽曳撒鸞帶如國初制廉邊交南史往時皆盜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令闢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民盜珠者難治岳居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中人將歸言從乃公宦廉乃不識珠池珠何狀岳曰珠易識耳命吏持庫珠八顆視內立還之太守不取珠民乃不敢犯盜珠堂上無

事生讀書與諸生削等爲師友而庠士皆知學世宗
十五年上審問安南久不貢知其國中有簒臣莫登
庸者遣使勘狀岳言於撫按諸公安南有黎氏竊寓
不能君微矣莫登庸弒之自立其名曰賊今將以賊
爲辭加登庸兵乎萬里興師爲夷發憤非急也若但
以不入貢而已登庸言邊吏求貢請封矣黎未郎亡
接納其賊又非義得爲遐方絶域亡益中國請令自
爲聲教棄之撫按莫敢聞朝廷遣使至梧州議入矣
岳謂上初使勘未曉其國中事也莫氏簒黎今國無
勘而可知使往苟受誑詞歸其辱在我我不受將必

究黎氏存亡登庸且懼爲亂得毋欲弭兵反開之乎
岳愚請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以言事自大
理丞謫爲欽州守請自効行閒岳書爭之曰欽州非
用武地尊相又無封侯之骨何不三思也條六狀疏
于朝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
用兵降登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必令
納地貶號匍伏詣闕獻其國中國籍勾上處分乃不
褻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乎岳曰岳能檄之會兵部
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岳言經曰大將至矣前議未可
用也公當治兵積穀待之經一以調度屬岳伯溫至

岳告伯溫前語繼進賊情地勢曰愚言足聽也不然
進取方略具此連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子
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持毋征來輸情
於岳岳頗用前言於督府者要之皆惟命其諸酋顧
恐見欺登庸曰有張太守在何恐使入言伯溫要我
必以廉州張知府會岳遷爲浙江提學副使尋轉參
政伯溫奏乞還岳廣東專守欽廉登庸來覘向廉州
太守在也乃使其孫福海叩關望闕稽首而獻地奏
上罷安南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岳陞俸一
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

功顯矣是爲嘉靖二十年北虜入邊邊帥被逮南北
科道交章薦岳伯溫言於朝曰吾新得三督撫於粵
右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
御史撫治鄖陽既命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
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它才能獨思用民一
錢如針刺體血相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
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純金爲槨耶縣百金足矣上賜
相嵩第名其閣曰延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
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
嵩書曰閣修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

負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答也乃反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稍大其眼孔岳荅曰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檄州縣吏非名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諸土官有功當官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毋得如往時自乞冐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獞進攻馬鞍魚窩等寨

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名爲刑部右侍郎廵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名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草爲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爲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畧不時定最後設總督以才望大臣當苗事其時起萬鏜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鏜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爲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此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或謂張公勞兵間久矣方入朝且休之世蕃固外才岳而相喈遺岳書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任前宜不知避亦豈智也岳言備員大臣義當效死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鏜先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卽欲戍戍兵少卽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益前爲總督

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冦石阡貴中大震動上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名勵諸將謂故指揮石邦憲者使酒人也而急公輕財奏爲鎮草叅將銅仁事悉屬之謂總兵沈希儀老將也使爲提督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酋五十三人巢砦窖藏發毀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慰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幷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

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冉玄
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
幕僚去石邦憲發兵邀之前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
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逮治也徐
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趙錦張經歐陽
必進侍郎張時徹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
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
黃矣五人相視氣阻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
言謂何經起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顧用思州逮死無
所恨以論城陷則於法不同嵩曰何者經曰陷與搶

異思州名爲郡不若內地一巡司苗入即去此搶城
也搶城兩廣時有之兩廣督府故不聞坐搶城逮也
嵩曰太守何死經曰賊倉皇入太守不及詰賊不辨
執之而隨縱之矣病死悻死不可知非死賊中明也
且府印在其故謂異陷城相公第問賊今暴與戢否
耳遂言曰相公熟計即張總督一去孰代者嵩曰公
言婉而辯徐階復言嵩總督用兵兵敗則其責若以
守城視執與其撫鎮近且切哉此時嵩言外傳張經
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語也安有
亢卿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亦至

岳曰死即死耳自古刀鋸鼎鑊皆[illegible]子致命遂志
之地豈闒茸徑求免者既上聞封乃不逮岳奪一官
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
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相嵩
謂岳使曰張公擒龍許保甚善黑苗尚在須勦絕也
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使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
覈奏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
玄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訐其事請下
錦衣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岳曰正以
破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先是李默

以吏部侍郎掌部事及繼爲尚書先後推岳爲尚書
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
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後而亡敢有請
名岳者或諂岳省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徙
明也何不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
猥相屢掊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
應上旨而已是時黑苗懲許保之捕匿竄益深徙伏
無定而萬鏜爲吏部尚書雅欲就其先撫功貽岳書
黑苗可毋捕而罷也麻陽鏜并州公念鏜昔日勞則
徧告三省守臣與巡按當其地者善爲奏既又因徐

階以請而岳但遵上旨擒黑苗而已責石邦憲使自
爲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
勘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
岳行金嵩所結嵩檄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
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斂它毋毫髮動黑苗報至
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聶豹爲兵部侍郎言宜
名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
報岳曰力請公名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
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据經不能從諸道
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卽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內徙意

其冬卒于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簮頭第取
材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床褥席皆
枝梧縫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其初開府沅州沅
人大慮恇擾及後不取沅人一物喪出沅人迎哭不
絕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而幷敘鏜先撫之
勞嵩擬旨復岳官予䘏典贈太子少保予謚而鏜得
蔭子焉蓋當嘉靖之朝上雖英明獨斷而相嵩父子
竊柄甚一時邊臣爲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
書故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上
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

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
所定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
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辯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
陳善之意

翁萬達字仁夫其先莆人徙揭陽父曰長公有俠氣
信義著于鄉萬達嘉靖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畿輔
饑出賑有法畿輔民頌之尚書薦萬達才調劇司出
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帥梧卒恣雎苦市人萬達
執而鞭之世宗欲征安南篡臣莫登庸使咸寧侯鸞
軍擢萬達廣西按察添註征南副使莫登庸旣聞討

罪之師大言夷中曰中國土官弑逆數十年無能正
法獨問我哉萬達見都御史蔡經而說之曰明詔討
莫登庸孤軍深入此難得志聞莫登庸又大言彼中
我不能正土官之弑逆又安問彼今憑祥州土舍李
寰思恩府土目盧回龍州土舍趙楷及大藤峽諸猺
皆失後負固爲不利有懼罪之心而登庸又爲如此
大言若相約爲內應則我且不保安能討賊夫惟先
次第擒定之一以折其心一以孤其助則安南易下
耳蔡經曰惟公之所爲憑祥州土舍李寰廢殺其土
官珍萬達出語以激土舍恭恭不任受誣則殺寰思

思府久設流官土目回以復土爲名鼓煽九司夷亂萬達則計擒回招還九司龍州土舍楷殺其當立子寶萬達則誘楷杖殺之約立其子楷便死自甘大藤峽猺公丁叉萬達則佯捕繫其訟公丁者公丁喜入見萬達萬達坐而擒之凡萬達所以計定諸夷或綫之示不疑或急之使自盡或激而怒之或奬而誘之諸夷皆以平於是征南命下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贊咸寧侯軍時萬達已與廉州知府岳益陞爲浙江右參政伯溫益奏留之萬達下令能入安南擒登庸者予百金募士察登庸之所爲關吏有與安南人往

來交通者磔身籍其家萬達獲得安南人南傑厚遇之盡知其國中事傑因歸說登庸納款能兵而安南卒服是爲嘉靖二十年明年陞四川按察使又明年陞陝西左布政又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虜破宣府塞入紫荊關總督尚書翟鵬巡撫都御史朱方皆逮繫毛伯溫以兵部尚書削籍遂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爲總督萬達下令邊將卒殺降所繇來自今毋得殺殺者抵死諭告殺降者賞得一降胡受之如其愛子於是降者皆來告虜亡而萬達盡知之萬達平時分邊關爲內外二險當

秋防併內外關爲一關毋使備分而以全關游徼卒給以硃油筒離次者傾硃油其處此其爲譏猝難滌刮皆盡面縛請決治而卒無敢離次者矣萬達脩邊牆千餘里烽候三百餘所倣古火器造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鏌棒雷飛毋子火獸布地雷等炮備之於牆內使虜不得風雨至若其山麥川擁來必塞寨塡塹然後乃能叉牆而仰攻而固不能飛渡而我可於牆內戍且佃田以居上嘉其功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秋虜擁衆大入鐵裹門萬達督兵鏖戰虜多被射死客王邦直與參將張鳳先繼

力戰亡虜遁萬達哭而祭邦直文聘歸其喪奏官邦直子祠祀之邊卒無不感激盡命捷聞上大嘉悅賜勅褒奬先是大同宗室充灼等謀引虜陰遣人焚積芻二月五六發萬達疑之行總兵周尚文密捕得其出邊勾虜者冬上誅充灼等陞萬達左都御史兼官如舊復廕一子二十七年上以夏言復套事下諸臣舍議萬達上議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天限也置朔方城受降漢唐尚已太祖神武定天下成祖身在行間三犂虜庭虜既殘破其時我未暇舍黃河衛東勝則我一時之計有所失也其後撤東勝就延綏套

遂淪虜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虜亦未取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險失沃野利則我一時之計又有所失也先巡撫余公子俊罷鎮榆林想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豈豪賢略于遠謀將時或掣肘未易終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今且盤據其中長子育孫孳畜蕃遂譬之人家成業久矣小王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孰與昔時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間諜罕至虜居套內山川之險易途路

之紆直草木之有無不可必知夫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不可知之塞以外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聚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途尚艱嚮導倘失全軍危矣抑我刻日有期裹糧有數而虜遷徙靡常遠近不測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犄角時聞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此時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我有數萬衆出塞虜必有數萬應之弓矢馳擊虜所長也火器守險我所便也

舍我所便敵虜所長孰得孰失塞下之兵固卽塞下之人也墳墓廬舍父祖所營妻孥眷屬骨肉所居禾黍桑麻業產所具牛馬牲畜身養所供迫于刀刃怵于死生尚每每怯退令驅之無人跡之地限以可立盡之食要以難必成之功苦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無時徙之禍而欲得其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師三歲爲期春夏馬瘦此虜弱時我利征秋冬馬肥此虜强時我利守春蒐秋守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夫天時物性無甚懸也馬有肥瘦我之與虜當亦不異馬瘦誠虜弱然坐以待我馬肥

誠虜强則虜能寇矣兵家勝負轉眄難期六萬之衆千里之途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年盡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版築之興復以何日議者但見近時搗巢有功昔城大同五堡邊虜亦不來侵競不知事勢實有不同搗巢者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入境勝固問關敗虞陷沒又往賊諸邊我之近土虜人原不爲利故雖有侵取亦未暇恤今據套爲家四時住牧一旦有之肯晏然已乎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居難誠恐

布置未定爭穴之虎至矣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自內輸邊又自邊輸河飛輓之艱良又可愳言不能用竟以及禍其明年春虜將寇宣府遏居庸關以入萬達念大同總兵周尚文謀勇可用夜草疏請令暫代宣府總兵趙國忠禦虜上立召兵部覆奏如議時諸將備虜滴水崖俱戰死虜南下尚文晝夜行至曹家莊虜已入據險與參將田琦大戰三日夜圍屢解萬達身環甲胄帥數千人赴之麾下將皆止萬達萬達益前適西風大起曳柴車後以數百輛進塵霧四塞虜拔營東走趙國忠前破之于大

滹沱遂分道追擊大敗之是時上已偵知萬達禦虜狀捷聞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冬奔父喪又明年虜犯大同詔起萬達乞終制不許亡何虜入都城下上大怒繫治總督侍郎都御史杖譎之都御史竟死尚書丁汝夔伏誅吏部尚書夏邦謨會推不稱坐奪俸特趣萬達還部萬達家嶺南兼程以四十日至而上心懸虜猶遲之時時舉問大學士嵩嵩第順上旨對曰虜在肘腋諸臣觀望果非不俟駕之義上遂以王邦瑞爲兵部尚書及萬達至上責其背君欺慢奪職聽別用時遍易昌平三州各設文武大臣以備三輔乃以萬達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守易州經略紫荊關三十年當考察以終制自陳上責萬達不奮忠効力令革職閒住萬達疏謝疏中有一人字失提頭爲不敬復斥爲民居二年尚書趙錦以諂附咸寧侯讁戍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大凡萬達守邊禦虜一切以奇勝而一本於忠孝誠一之心諸所計畫深遠周至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命臨陣以身先之而其料敵爲甚審以故虜當之輒失利當上趣召萬達時蓋萬達且至不先記謝嵩嵩密使人諭指又不應嵩故

以觀望對上不爲萬達解嵩子世蕃慮萬達彊乃乘上怒媒孽其先後奏疏萬達竟廢憂懼死隆慶初達諡襄毅言者稱嘉靖中年以後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綮萬達一人而已霍尚守翁襄敏安邊記序曰葉化甫爲予言邊關重臣往往擁兵自衛諜報虜至惟武弁赴敵勝輒攘功敗輒掩罪甚且縱虜出入掩敗爲功上下相遁曾有解出禦虜介而先驅若襄敏者耶余觀公安邊之術大都有十選將校撫士卒固險要飭守備廣斥蓄馬賞罰嚴詰邊遣偵諜獎象俊急務授經畫布置詳密周悉豈非折衝之宏謨保障之長策哉郎曰宜大總督設自嘉靖二十年以前其時尚有督餉贊畫等官佐之後皆罷設萬達在官並無藩臬郡縣可與發謀在左右者獨候人介冑一二吏胥供膳

焉而已諸屑瑣碎旁午煎迫萬達皆精神及之嘗
欲舉知名士二人爲贊畫度上意又不敢二人者其
一爲程[illegible]其一唐順之順之夫人皆知之萬達言[illegible]
談說時事如倒囊出物心靈敏健遇事一思便徹終
始家居東脩無少瑕玷論者以方郭泰徐穉云

劉天和　李遂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曰梦從高帝起兵官同
知賜田麻城遂徙焉曾祖訓仕參政祖仲軻令崇德
父璲令豐城訓年少時有偷兒夜入其家既得之矣
火而視之而知其人與之金誡之治生終身不言其

人姓名天和自少從父豐城以是得師事楊廉聞其
學父死坐累訟繫得理一出以白衣領鄉書有邑令
於天和有世好天和不與通令強求之天和自山中
讀書還方圖見令令先之殺雞沽酒以延令令具語
治縣狀天和爲判斷其可否令大服饋之金不受令
曰劉君以我世好故少之乎倍贈之其不受如初正
德三年舉進士夫人舉進士則皆喜而天和歷戚若
不能豎立思之終夜不能寐夫人舉進士洋洋飾僕
馬衣服天和墨如也而獨擇交於賢人君子劉瑾奇
天和貌特刺招致之其刺曰宗生天和不往授南廬
部主事瑾誅改御史命巡按陝西鎮守陝西者中官
廖堂其婣虐陝人陝不堪命天和將行詰其弟曰朝
命使我陝中蓋爲堂也我往必治之我必得罪則製
囚衣以行既至坐堂上焦然若有思也弁將周尚文
執事御史臺長跪請曰公爲御史貴倨矣御史出持
斧得意矣尚文竊竊見公邑焦然若有思者何也天
和曰弁也而何知也尚文叩首曰小人知之公生秦
民乎而爲廖鎮守乎天和曰皆是矣下堂與尚文語
尚文曰廖鎮守舍人多姦狀尚文能得之天和悉縛
堂舍人寘之法堂佯謝堂舍人爲姦公誅堂舍人當

會堂奉旨造進貢燒餅於蘭州等處堂請天和同往
天和曰蘭故別轄於他御史辭不行堂遂摭奏天和
違詔旨天和坐逮捕長安吏民慟哭天和車前後枳
不得發壯者至掊梃行求堂欲捶煞之堂斂避良久
益陰求刺客圖天和長安吏民豪者張傑王倫數十
人嚙臂盟途護之天和所過舍爲周諦其舍有無姦
匪所止同臥起食爲先嘗之至下錦衣良久吏部尚
書楊一清等爲請乃付法司擬違制不應罪贖杖還
職內批特降金壇丞將同逮繫者巡按御史雲南張
璞巡按陝西御史王廷相璞已死獄中刑部主事孫

繼芳奏言刑罰不中災沴所繇階者御史璞御史天和御史廷相皆以觸忤權右爲坐構陛下赫斯幷下詔獄璞沒獄中不可作已天和等法司擬罪已過陛下猶有餘怒焉調之外任臣恐繼今巡按務爲軟媚民之罹害靡所控訴不報天和爲丞治丞官甚謹亡何轉爲知縣縣頌天和治一口稍遷蘇州同知孝豐賊作亂累歲不能平都御史張津承命往討津舉天和贊其軍賊聞風降陞湖州知府縣有高士天和下車禮之問所以治湖桂萼爲其屬令素迂戇天和禮萼視他令有加曰公輔器也當朝覲治行最嘉靖初

陞山西提學副使尋改陝西一再陞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陝軍餉楊一淸薦爲巡撫久之以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則巡行山谷中召父老問所疾苦除罷之臨洮令取里甲炭一筐天和廉知令解綬去則一平洮岷番族一平胡店賊一平漢中賊俱有功以母憂去廬于墓側上念天和功賜母祭葬十三年河南徙徐濟閒不可漕起天和以原官治之天和疏汴自朱仙鎭至沛疏東郡七十二泉自鳧尼至南旺役民二萬費戶部金錢不至二萬功成陞工部侍郎遂以兵部侍郎拒虜三邊居四歲前後與虜戰二十七

合得虜首數千級先是天和諜知虜將大入集諸將以所賜金爲牛酒饗士出二劒陳堂皇指左劒曰將不用命者徇此右劒曰卒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虜果入邊帥醉不備虜登陴天和聞之夜馳八十里至花馬池乃引而西天和名醉帥立斬之與延綏將周尚文寧夏將任傑固靖將魏時追擊虜大破之是爲黑水口之捷天子卽軍中加天和太子太保尋以南京戶部尚書召入爲兵部尚書時虜報迫都下上固使天和治兵無所中制而中貴人大將軍等輩內畏天和恐督過所股削上所幸方士陶文仲楚人也聞天

和至使使持謁出都三舍迎謁綴戚天和展謁曰吾與而主不戚而主誤返謁不荅文仲慚於是時閒天和於上竟乞歸卒贈少保諡莊襄天和才而廉所居官必有獨創自製治河道有手製乘沙量水等器治邊則造獨輪車及諸火器三眼鎗後來多遵用之每當出兵不先士卒食有賜金須吏士之勞者毋死不得親含殮其老婢周旋母奔喪歸出老婢柩前號泣拜之丞金壇時幕佐才甚重之幕遷江西時王守仁在江西天和寓書薦幕守仁竟得幕佐力以平宸濠亂又嘗才一小吏小吏饒人也不敢賄天和金帛而

餽之陶選驚曰此尚方物耶麾之又名迺而碎之蓋
恐其轉以餽諸子時人謂天和凝粹轉瞬含氣風雲
觥哂唯諾騰精涇渭乃其砥節勵行又不塵壁事功
閒矣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唐中山王後大順光化間有隴
西公崇者父子登進士相繼為豫州刺史因家焉曾
祖瓛仕兵備副使瓛為御史時斥發巨璫喜寧兵備
松潘制董十蘚胡夷不敢為變有聲英憲間遂自為
弟子員從歐陽德聞學嘉靖五年第進士授行人朝
參之外閉戶讀書究心當世凡所與游盡一時賢傑

縣司副司正轉刑部郎中適錦衣衛捕送強盜十三
人遂疑焉鞫真盜一人而已請部尚書駁勘十二人
者得解釋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
臣坐大禮大獄謫戍甚衆皆莫敢謂遂曰赦孰急此
以告尚書聶賢賢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
遂曰患無事會耳有會矣可揣逆上意賢怒遂度不
可挽拉僚友盧蕙曰總憲王公可激此義也王公者
都御史廷相郎與蕙夜扣門以請廷相矍然從之得
旨切責而已改祠祭郎中屬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
官昏旦至時尚書禮部者夏言言以屬遂遂酌損古

今無弗稱上旨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孚敬促禮官立
奏覆遂適在朝處朝階屬草進孚敬歎服率用所議
南京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愆修省諸儀言曰太廟在
南京虛位爾祭告足矣遂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
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欲以慰解上
心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覆議議上下詔
令四品以上自陳科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輿論快
之始言善遂既數見遂據經執辭固銜之給事中曾
抃者適有以駁論忤言言謂遂與抃善意遂主之未
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謫遂與諸僚餞之郊言

劾遂無故不參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朋
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鞫謫湖州府同知稍遷南刑
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衢州知府遂在衢一
用風化為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為郎時處州饑流民
以採礦為名糾集入境大肆掠劫遂取保甲中驍健
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方略擒斬賊徒自與
推官李文進輕騎直逼礦山駐宿賊聞中夜焚寨去
時遂隨從不滿百人而已火起其下皆促遂出遂堅
臥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已果
然文進曰盍追之遂曰此皆饑民不為患若足矣追

兵躡送出境閉礦而還無何章聖皇后梓宮南祔風
傳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撤衢具舟輿通道
括財備上供遂承檄晏然具書上官策梓宮必不繇
浙者三諸司抵遂書於地督促如星火遂確守前議
不變已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郡騷然惟衢按堵乃
大服遂郡廳有叢塚相傳為郭璞墓發之不利於守
遂曰郡廳也而丘壠在其下耶且景純不歿於此發
之得石笋二乃唐刺史李邴所樹者又周王廟多靈
應郡民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為孝子也易廟額曰
周孝子祠而表祀宋趙鼎范冲魏矼翁蒙為四賢祠

以屬民望一日衢山谷民聞造廷者數輩泣且歎曰
謂使君年長矣而尚未也遂問父老何詐皆曰自使
君下車里閈無擾豪橫改行民輩已老見守衢未有
如使君民輩特來望顏色是時王慎中稍遷至河南
參政矣過遂治遂迎謂曰子雖貴也不如我折腰顧
循吏傳無子矣銓曹考遂治行第一陞蘇松兵備副
使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政使適江洋
盜充斥朝論以遂風力素著請不次擢用陞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講陣法創鳥銃連
督各數百具軍政井然華名赴闕為僉都御史專督

蘄州主客兵餉坐未至京謝恩輒用新銜請符驗關
防且閑旨久而後至黜為民家居與鄒守益聶豹魏
良弼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講學而縉紳中言
濟世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臣數易嘉
靖三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博選安攘才略合
詞薦遂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
梗朝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遂
不可遂起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閒
三創倭矣復值水災而大工採辦率輓協濟意外重
科率為民困遂至革軍餉大戶幾千家減排門鄉兵

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備視地要害奏設
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
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水兵賊再至不敢犯居一年
諜報有賊三艘登劫遂方閱武狼山即麾兵將力戰
摧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門直趨如皋至鎮
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搖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而賊
衆適至悉焚舟登陸遂下諸將我兵雖驍健皆新募
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復謂諸將曰賊越如皋則必合
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此要
繇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

而東計至廟灣則賊絕地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
游擊丘陞守黃橋諸路身當泰州衝劉景韶崇陽人嘉靖甲辰進士歷澧陽令陞貴州按察僉事提兵備苗會諸苗方搆亂撫州患苦或謂撫之便或謂殄之便久持不決景韶曰撫示弱殄傷無辜書稱分背三苗此其時乎姑從中撫以攝禍而分背之使斷者附罷黠者附黠畢誠遂定擢撫苗參議討擒其尤黠者餘皆望風解散詔按察副使防倭江淮佐李遂治兵躬擐甲胄首九十餘日生禽百級首三千焚溺稱之南倭夷醫聽重以功計捷闔增處俸二級尋陞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或久之進右僉都御[illegible]史巡撫鄖陽諸郡[illegible]時賊衆盈萬總兵鄧城故稱名
將一戰敗衂將士氣奪遂擐甲誓死將士感憤激烈
於是皆稍稍勝賊適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齋
沐禱頃刻風回縱火焚營斬首一人賊挫阻遂

從富安沿海堤東掠遂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令景韶
躡尾其後晝逼之令益前夜則稍遣之期致賊廟灣
而其時他賊復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牽我兵遂分
遣偏裨按以策盡悉殲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
安是時賊計遂方西禦謂淮無備奄至淮安之馬邏
日遂已陣於姚家蕩賊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遂
横截賊陣令諸營壘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
寇奔廟灣爲巢殊堅遂按行指示其卻師積土平
[illegible]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擊之賊窘遂殲
[illegible]之方休士計功罷遣所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
揚州之七星港一時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
入舊場戰地飭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繼奔鍋
團劉家莊白家駒追及連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
之乃奔唐家漴遂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
無脫者時又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濱遂計賊雖寡然
將士厭苦矣譌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
泊岸非爲寇者置之亦無害將士動於利不告潛往
獲其島主孟得山者以歸蓋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
賊四千七百有奇諸燔溺無筭遷南京兵部侍郎是
爲嘉靖三十九年初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倭警故

議選練營軍益以四方趫健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
南京軍月糧有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
秋二仲月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爲南京戶部尚書奏
減爲四錢諸軍始怨而督儲侍郎黃懋官者綜覈過
當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召入爲
戶部代者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踊貴諸軍
求復五錢舊額懋官曰事當請不輒許會給軍復後
期諸軍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踰垣避之什不能興諸
軍就撲殺之懸屍于市痛加殘辱大呼脅鏊鏊輒張
[illegible]遂聞變急傘馬而行騶呵如平日軍中指目此

平倭李公競前紛訴遂曰諸軍誠怨黃侍郎不有朝廷耶可奈何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曰馬首是從乃請簽大會南京官僚一處揚言曰今日之事遂所目見督儲公璲垣驁不關諸軍諸軍第不當殘辱之耳卽奏聞不得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皆稍退還之酣酗復入挺刃而譟遂復直前叱之曰我萬方爲爾等謀生路尚自絕更殺我耶江北數千倭吾一人者滅之堂堂天朝豈無人處若輩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而已遂曰若輩行何等事欲希賞耶復妻糧月糧故卽可耳必索賞卽殺我因處置散遣

之事聞上疑部臣不能安弭諸軍悉行譴逐下輕旨捕首惡而已然奏報尚未至南中諸軍人人自疑訛言洗營陰相約亡命入海遂與鏊謀曰昔元魏時禁軍攻統軍張彝之宅朝廷置不問高歡遂散家財結客因以啓飛揚跋扈之心今雖從宜撫處首惡未誅衆情恟恟加必俟奏報處分明旨朝臨兵情夕變矣因稱疾杜門密名軍候入寢密諭之且諭且叩首皆感激願効於是參伍訪報得首惡山等二十六人遂自馳書內閣本兵請亟以聞既發書乃告鏊鏊亦與遂協謀先期給寧家小帖以款散軍心而預爲榜文捕魁則已景丑而捕景寅而叔壽張榜慰諭諸軍帳然已兵部以遂所言聞上上復用輕比坐首惡三人而已而今鏊致仕鏊去南都人謂營兵宜罷代鏊非遂莫可套虜入犯御札問遂名尋名入爲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改户部尚書江東以往諸軍見稱亂之日當事之人被上譴責已輩獨輕比益驕恣往往射矢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爲怪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論東莅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官率見詘下塲操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寇少息請散隸諸軍各衞解散其兇黨又必得彈壓

之人則更張雖驟可保無虞因薦蘇松副總兵劉顯足任上切責東姑息陞顯爲署都督僉事節制諸軍而未幾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者設在江北營三千人皆南京衞軍餘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人給幇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衞千戸欽謂幇丁非制請于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怨懟欽旗竿東閭遣人撫諭許幇丁如故乃得釋南京科道官上其事因劾東宜罷且請擇素有威略者星馳代任意蓋指遂上既治諸首事軍人遂刖調東陞遂南京兵部尚書是

爲嘉靖四十二年兵科議留營再變非重遂事權不可奉旨撰勑如議而嚴世番刪損之遂無權矣乃覆勑秘之不復開讀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誓誡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寬仁不卽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勑我來是汝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旣往之罪一切不究顧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誅斬遂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歛氣則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爲標兵狙詐獷悍悉在肘腋而一二兇渠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繡頭妄說妖法

營兵王漢馬元等因而率衆禮拜復倡洗營訛言相誘遂密獲繡頭分捕兇黨仍語諸軍繡頭不能近知已身存亡妖妄可知衆心因向遂更斟酌營規申嚴什伍互書其名籍年貌削方懸腰其法一如在淮揚時而特重曉散夜聚噪呼投匿之禁令其自相鈐束覺舉時謂振武營軍士不靖數倡亂當除罷遂奏護陵軍士皆以振武營軍士充之營軍有死亡者勿復補冀以漸次消除之亡何乞休家居卒訃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敏遂爲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嗜學篤至善於屬文尤長奏章唐順之稱其能發難顯之

情爲一時獨步兵部侍郎葛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子栻材皆舉進士栻仕至參政材仕至僉都御史以講學名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臣八

周尚文 馬永 梁震 祝雄

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築涷牆百里距河套虜數游渡河尚文命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候其至鉤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在延綏與巡撫都御史賈啓不協方坐譴奪職會虜吉囊入冦鋒甚銳總督尚書劉天和

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自巳至申凡三合軍氣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尚文都督同知嘉靖十九年也二十一年台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二十三年與虜戰黑山追至涼城斬首五十餘級二十七年虜冦鎮邊堡尚文與戰解虜圍轉戰逐北賊伏蘆草溝突出尚文殊死戰斬虜一大酋虜大挫引去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厓把總指揮江瀚董暘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尚文精騎萬餘遇虜曹家莊大敗之皆東走尚文追及於永寧斬其

後殿脩補牆堡七百墾田五萬畚鍤之事以身先士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進左都督加太子大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俄病卒年五十五禮科給事中沈束疏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遍者虜騎深入闖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時奇功也雖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又董暘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亦社稷之衞雖巳廟祀蔭贈仍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夫九重深遠

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巳意爲予奪其閒冒濫或至倖蒙忠勤反遭擯棄今邊方未靖每歷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旌一以勸百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繇束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卽死束言官也不行重劾反肆欺誣毀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言束心無他第征迂當治上曰入臣之罪黨欺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三月錦衣衛其執束付鎮撫司究問巳刑部擬罪坐束奏事詐不以實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于

鎮撫司獄尚文多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委曲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賜祭葬如例而東錮鎮撫獄十九年乃得出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衞指揮使父榮成化初從征黑石崖歷鎮番參將威名大著永魁瑰沉毅而見人頰首下視言笑靜寡正德初隸陸完麾下從擊流賊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永以千總隸彬稱病不起彊之稱病篤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犯塞入馬蘭峪殺參將陳乾以永代又明年虜犯塞戰栢崖再戰白羊峪俱捷中首虜以百計論功陞署都督僉事總守薊鎮駐三屯營尋陞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傭倍給諸健武者衣餉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上注視久之馬永耶永守擦崖口當虜衝其地絕無城塞墩堡率軍士持一月糧城之廨舍立與軍士釜甕場圃無不畢有乃遷軍守之一擊虜洪山口督兵伺伏斷虜爲二大敗虜人論功

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塞永斬其驍酋遁去把兒孫自是効順保塞大同叛卒殺都御史張文錦是時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他日九邊効尤且有唐室河北藩鎮之禍廷臣言永居隣境觀變甚明宜悉如永議因言永有威望可屬大事卽令與侍郎胡瓚提兵暫駐近境以待頃之大同卒竟平五年上疏乞宥議大禮獲罪諸臣又言陸完有平賊功宜贖罪錄其子上怒奪總兵寄祿南京都督府軍民千餘人赴巡撫都御史丘養浩保留養浩上言臣巡歷所至軍民遮留馬永動以千百稱爲北門鎖鑰東面

長城臣切見永仁以恤軍廉以律已絕科索以裕其財東占役以寬其力指貲以賞有功營棺以葬陣亡一聞警報身先士卒訓練精銳屢獲訊醜北虜畏服時有鼠竊傳箭莫不如期縛賊稽首謝罪永當軍民耕穫之時身策遊兵披伏防護牛馬禾黍披放山谷無抄掠之患今聞永去攜奴挈子欲遂逃移永爲陞完代祈卹典坐罪罔當但完獲罪戍死遠方氣勢已無可托永念蒙國士之知欲効區區之報不負知已敢負國恩伏惟陛下思邊防之重順軍民之心特賜優容不報永旣去官薊鎮被虜無虚日廷臣多薦之

著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名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復名永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十八年遼東廣寧達軍儀伏等四十人作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者上深嘉悅陞永右都督先是遼東變定上卜將于李時時謂永有家丁百餘咸驍銳善騎射至是竟得其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郎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恤夜不收是以哨探遠烽火明但遇虜人竊入先已

預待擒獲小竊之賊不加殺害權之使去或求鹽米而來即親出關外分給虜畏永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邊以爲蠻荆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紇羅拜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州則都城北顧諸鎭無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遼人爲之罷市櫬歸漁陽漁陽人皆洒泣兩鎭並祠祀之永善調虜情能名知人奬拔蕭陞劉淵祝雄皆起列較爲方鎭

梁震新野人世楡林衛指揮使能挽強弓發百矢以把總累遷遊擊將軍嘗先登陷陣虜人畏之謂之梁王嘉靖初歷陞右都督以總兵鎭守延綏陝西大同初大同總兵李瑾廉勇敢戰然用法過峻士懷怨貳一日長背軍醉憤聚百人攻瑾門瑾聞變踰牆走尋悔之還率家僮出禦瑾素立信砲官舍中寇則舉爲號則城中諸帥率所部聽調發至是信砲舉諸帥率兵至衆素怨瑾反與叛者合攻比曉瑾矢盡衆擁入執瑾殺之都御史潘倣走免名總兵朱振與謀振者嘗有平亂功既調僉南京中府事罷歸因爲倣擒首惡七十餘人皆折其肱繫死獄中獨存王弓兒等數

人解赴總制侍郎劉源清弓兒怨振擒已誣其主謀源清名振至使百人環守之振懼仰藥死其後總兵郤永率衆赴南關居民見兵勢惡閉關門永斬關入殺掠幾盡叛軍益煽戕城中民閉大同城門畧之封出繫獄指揮馬昇楊林以爲主帥廷議用兵攻之源清永調集諸路圍城不克會兵部主事楚書以事至請入城撫諭書詭而偉叛者畏焉於是密與潘倣及郎中詹榮謀使間其黨而出是爲嘉靖十二年明年春書與倣給叛者符約賞格其黨果懸首惡七人首於城外時林昇爲應分捕黨與繼則禮部侍郎黃綰

以愬問代王勘核功罪至復捕百餘人誅之而大同始平源清永坐貪功妄殺逮赴京讁譴有差大同至是再變矣鎮兵益驕不可馴繼瑾者曾綱軍士賤鄙之矣震繼爲總兵名諸鎮兵語曰我無爾陵爾毋我叛王法軍令我不敢破震麾下有家丁千餘皆善騎射向鎮兵時時語曰爾所敢驕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衆以故稍稍斂縮震在官廉甚又時激諸軍以義氣於是咸聽指揮十六年春出兵玉林川斬首百四十級又出黑山民門貓兒莊各斬首八十級嘗出塞擊虜戰于紅崖兒敗之陞左都督廕一子百戶

十八年鳩工繕堡甘苦與同五堡竟復虜亦不敢近塞虜近塞者家丁輒出刼之刼得虜馬震輒與刼者或謂震開隙曰凡開釁者謂虜不輒擾邊我撲殺之今虜數深入不苦之彼肯畏耶震用兵先算後戰不專恃勇前後與虜百十遇未嘗少挫無年卒贈太子太保卒後虜益入世宗思震功再贈太保謚武壯

祝雄遼東前屯衛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守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善養士卒人樂爲用虜入塞親率子男爲士卒倡予少都立斬以殉虜每望雄旗幟即遁去在鎮三年虜馬不南牧世廟嘗書其名于御屏雄性廉靜自奉泊如孝客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竹帽不異行伍卒于官私囊僅足充斂薊人立祠祀之

俞大猷　戚繼光

俞大猷其先霍丘人始祖敏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蹇滯而忠誠自許動擬古人爲秀才時從泉中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卽易衍兵旣襲官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本學泉人生平研易以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爲廢開戶不來闢達著韜鈐內外編註解孫武沒不授子以付大猷）嘉靖十四年登會武舉時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

大猷上伯溫書陳禦象猴傳㮰地之法不則使人持尺書諭降之夷俗無禮好殺辱諭使破竹而束其膚必得才學節識之士輕死生重國體者乃可任往大猷自許不敢後古奇士則請行（大猷言交人用象以戰禦象之法當用戰車一接戰之具合作長矛凡給軍米以斗五升一包十日一給於崚嶒峻嶺之地列軍傳接如猴所爲名曰猴傳我所進兵駐必闢設陷穽久之草長不異平陸凡遇寬廣疑地須令前鋒持槌擊打驗其虛實）旣得掌千戶印於金門所上禦賊書於僉事而究於所以敎之僉事呵杖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此非吾自見之地二十一年虜大入山西詔天下大選材官大猷曰可矣走謁御史自言學古兵法通曉

塞詩書爲基忠孝爲極遷村官應詔舉如大猷御
史上名兵部大猷齎資走京師復上伯溫書曰大猷
知小謀大危也位卑言高罪也未信自衒妄也三者
皆鑿不避而略者思效其區區也方今賢公卿主議
百執事承式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翼於
外豈少大猷若人大猷卒伍凡流抗身孤獨之表奮
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幄之士談戰陣
之勇怯則恥介胄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于廟廊之
議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弊究害循
事求情言愈激刺過愈彰罪愈滋圖生無狀投死無

所豈計所不及事所難料哉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
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貲結客仗劒
要交殘軀報知披肝售志換縣職此也大猷生踰三
十家無十金雖藿食藜羹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圖
中黠夷爲患跨吳越上下出沒連歲承檄以往率數
十死士身先舟師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縶而致
之當道以爲奇功連歲御史以大猷名應檄赴大司
馬幕下雖然足効大猷萬一哉御史亦豈知大猷者
哉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
而處勢孤貌雖有深沉謀略而不能爲縱橫[illegible]詞特

任外軍數見克捷遂叨薦舉御史既具數陳應司馬
必彌文廢格計有投書於澤沉劒於淵俛頸[illegible]標待
處草萊而已負志如此不已悲夫昔大司馬統兵征
南不自揆量嘗條事狀大司馬竟如大猷計以是察
見大司馬有獨任國家之忠有兼聽芻蕘之美是以
齎資裹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入都以來知醜虜蓄
害僅未舉動大司馬集思廣論夜以繼日然所伏庭
而見其言其人未有如大猷者豈大司馬忠國但憂
而用人之格猶拘常調是以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
軀係妻子戀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効用也方今譚

兵者各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爲賞太
濫令太嚴兵太多糧太備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
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衆共之示不得私
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
故曰事小敵脆則偸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矣齊
之技擊得一首而賜金是也大猷所謂賞太濫者此
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使制閫外不獨示有專也且
使展布四體無肘掣也今也奏牘紛馳命令渙號雖
有神速亦復淺知一有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
論持其後大猷所謂令太嚴者此也昔李靖以三千

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頡利陰山不過萬人二虜亦
當時達賊也今我軍不下數十萬勢乃無異驅群羊
當猛虎所以不敵緜羊無當虎之志也且主客之勢
亦甚可惑凡主寡可以應敵之衆者戰守在我不在
敵也今也視聚兵爲路傍之室無有固志聞風而潰
欲戰欲罷皆在於虜大猷所謂兵太多者此也大猷
聞近者輸粟邊塞將帥不以給士士卒不以給食惟
願計粟受金大猷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廼積廼倉
廼裹餱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饑今此耶彼豈非國家
儲將充羨使之萌生貪汚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

計耶貨賕兩購其罪帥長尤大大猷所謂糧太備者
此也大猷欲言蓋不止此固當迎機而設亦待大司
馬隨問而對書上伯温大奇之送贊畫宣大軍門爲
軍門者侍郎翟鑾大猷上鑾書曰大猷南方邊戍之
士論風氣不叙其地鑿形貌已占其思此一來也盡
鬻資用以充行橐爲生死辭以別親故走萬里不知
其遠聞鷩風而不使被寒霜而不餒期以輸宿能行
幼學立毛髮之功佐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酬相公
一日之遇也大猷之始至也與此方將士譚戰陣矣
皆不過曰操刀挾矢得一首級爲功而已以大猷之

狂竊謂虜今日敢爲猖獗者蓋自太宗北伐而後未
聞用大陣勝之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天命人心於此
必有發洩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奮誠當用節制之
師勝以大陣然後邊圉無虞中外寧謐夫用兵之道
古人譬醫今復舉說見謂已陳請譬爲文儒生爲文
當先識字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
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
明其義然後下筆爲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
兵凡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士卒皆
當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於騎孰長

於步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奇
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今相公幕下數
十百員之將數十萬之兵皆能知否大猷以爲鬭戰
之具未脩爭角之技未習行陣之方未講也大猷所
謂未脩之具者欲以強弩勝其弓矢銃砲摧其堅銳
虎叉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
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軍
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
銃制斬馬刀制虎叉鉤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
罰之格斥堠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

勢之奇願得一一指數相公之前而相公試垂聽焉
夫志可以矢公忠而才貴集事氣可以運宇宙而謀
要有成古之英雄豈樂驚世駭俗哉窮則變變則通
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則非常之功不可得而建也
相公用大猷言使閩此方之兵敵此方之賊大猷當
鞠躬周旋殄殚至死雖肉食野鳥骨暴砂礫猶生之
年也大猷言不得盡志不得行徒縻廩祿以虛歲月
雖陽門生入微職再增上無報乎國家下無補於生
民將冇先朝露填溝壑而已因爲切近三事以獻一
曰別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技藝以倡勇敢三曰重

正兵以禦衝突鑾名入口對大猷名其素號知兵者
析其爲弱指其素恃堅營者辨其爲虛鑾曰吾不當
以武弁待子下堂禮之大驚一軍而是時虜遁大猷
知鑾無意歘曰忠心滅虜奇功報主爲宗社長久之
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人賦東征歌歸矣中國外
夷勝負盛衰天實主之倡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
止齊節制於混亂之區宜世迂我也伯溫因爲大猷
請命擢守備汀漳既至上言巡撫都御史今守令巡
海之官視地方安攘如傳舍渡舟然因日教技擊暇
與其秀士讀易論文林箐逋結次第平定亡何海寇

作發海舟大破之當道交薦陞廣東都司僉書時新
興恩平二縣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巡撫兩廣都
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大猷到界中還報新興
一縣浪賊引猺賊成亂猺賊化外之民也治宜綏浪
賊治地之民也治宜急因出榜招諭極其切至浪賊
化爲新民而良民輒因睚眦數罵前惡大猷復曉譬
良民語之以理時時攜糗糒單騎入村教以忠信仁
義戰守自强之法復從數人入諸猺峒諭教之峒人
驚服有蘇青蛇者久横界中與其黨梁伯清俱來大
猷察伯清可用裨伯清牒令與諸酋之健所發覘挾

青蛇前行殺之大猷諭賊曰有人謂我勿勦汝我則
不從凡我良民謂我勦汝我亦不從冇人告汝謂我
無勦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勦汝心汝亦
勿信我之勦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惟信巳汝守
汝巳我知我心矣我心父母我入忠信汝無怙終汝
而怙終我心捄民我身未死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
盡言辭懇切以不兵爲兵新舊之民回心獻款保全
無數會福建海寇張甚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奏遷
福建都司時安南逋臣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瀷
之位挾莫登庸别子正中保萬寧州以匡復爲名擁

衆三萬時時入寇欽廉界必進奏留大猷廣東臨行
新興人扯衣遮擁奪肩輿不得發者數日乃單騎夜
半從間道去是爲嘉靖二十八年既至馳入子儀諭
降其黨解散者一萬安南人乘子儀勢孤破逐之子
儀還走入欽界大猷用海舟遮擊前後兩戰俘斬千
餘子儀復去入安南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瀷捕之函
首以獻交州大定亡何瓊黎叛乘勝勦平之單車入
山與黎約黎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稱爲俞佛
而禱焉則上交黎善後二策於必進其平交策請度
華夷界地置重兵委大將永鎮之交南永安新安諸

州皆揖大海城中有左右二水左水通海交若有變
當用海舟征之國初征交從陸險遠所以取敗從海
征之舟船無所不登岸兵糧無所不乘載交人有糜
析逃遁而已蓋漢征南越用伏波樓船二將軍馬援
征徵側徵貳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自古
有天地則有此黎不可以州邑制不可以教化[illegible]
年一亂亂必一勦從古及今不知幾亂幾勦州縣費
耗平民受傷不知凡幾何不如逆計未來之費豫爲
一時而處之逆計未來之禍豫爲一時而弭之竊謂
天下之物以群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

不逆若各州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
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
相統故天下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
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群
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
方操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子精銳之兵外村聯千
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不敢怒寧就
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
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請
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

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宮室之廣財利
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萬一有生
異心據城以叛雖强如岑猛窘迫之日亦必背棄誅
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用因請於
朝以爲海南右參將三十一年倭寇浙直勢甚猖獗
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大猷爲浙江左參
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忬
議招而撫之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
支輸欵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從而哀憫許
以自新若有不悛生死之權要皆在我徒曰招之而

已權乃在賊明公督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爲天下先
大猷請用福建樓船爲明公破之遂與參將湯克寬
入海擊直敗之會颶風逆發我賊二船皆顛危至甚
乃復叔港賊尋亦遁凡大猷所以議逐倭者謂當用
樓船入海與戰若徒備之岸陸我何所可守彼何所
不可登縣陸備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共風
濤之險又倭刼海岸其患尚小倭入河港其患乃大
倭登岸行刼有所掠貨必載歸之舟中彼舟有數而
我海上舟亦有數耳一入河港我執非舟因我之舟
不勝其載登陸刼奪我兵從之彼入內地必致死矣

浙西川河互錯溝港穿貫多水田少燥圜閒有燥圜
盡種桑柘其多水田少燥圜則難以陸戰其川河互
錯溝港穿貫則莫若先防河港之入一入河港我整
搠河船周防戰備撤斷津梁使無所渡徐進逼之待
其可戰一鼓乘之更行調海船堅守海港使不得遁
夫賊在海外海船足衛之賊入內河河船足困之計
數年之費爲一大舉勢必盡絕今總督軍門但知急
戰斬進將領但承指揮輕死決鬭徒兒戲耳王翦之
對始皇也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不信以使李開開
用二十萬人不勝乃以六十萬人使翦復往夫如是

者不用八十萬人乎其爲軍興費不用八十萬人費
乎早用翦言寧復至此夫若此者不持重之鑒也忬
用大猷計數以樓船破倭東西粗安而整搠河船之
議竟不施行三十四年陞南直隸副總兵駐松江柘
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經爲總督尚書
經始至亦欲大猷急戰大猷曰某可殺寧可使擊不
勝哉與經謀急調楚粤兵爲先鋒兵未至會朝命遣
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與大猷爲持
重文華怒論劾經頃之楚粤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
王江涇而經亦用大猷河船計多所得賊擊賊六金

塲斬首三百餘級大猷嘆曰此吾獨創內防之策惜
向者王公不用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世宗大
怒論經死大猷奪祖職已倭至日新公卿臺諫皆言
大猷可任其明年使充爲事官鎮守浙直總兵連破
賊吳淞江口管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
乘雨雪焚舟山寇進署都督僉事明年進署都督同
知海上無警者二年世宗必欲得王直殺之總督胡
宗憲使蔣洲陳可願入海說直有歸意求貢市副
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而大猷欲
用太祖太宗禦倭法勦絕毋留以正中夏外夷之體

與僉事王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敢擊論死
使鏜迎直海上大猷陳兵誇示之直至則世宗必殺
直倭從直來者盡殲之乃已宗憲下直獄侯命倭怒
宗憲紿之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夜乘桴入閩閩中
巡按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委罪曰是背笑
我不戰者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數曰某許國以來平
交征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其餘移文
調度不在陣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
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用帕繫首以裙結腰從一材
官後循牆走入見御史於寧波士民軍較喧閙咨嗟

曰俞公奇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大猷聞而笑曰尚
有奇者且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夫生世要有此遺吾
所自處在中庸之十四章矣卽寄其弩寧波託所善
友人李杜守之（杜泉州人粟齋推遇善出新意發經傳所未發大猷當事有疑質問一言而決）
時譚綸以副使鎭台州數給大猷弩而溧陽史際
遺五百金於道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隸毋
索俞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謁公之功高明主所知行
出公矣設不測我輩當不避誅譴爲上言之錦衣帥
陸炳爲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大學士階亦爲保持
得發大同立功大猷念倭騷動東南不過費財糜卒

耳虜於中國乃爲不決之隄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
可乃爲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輪兵車可推輓上
下强弩神銃擊堅及遠篳茀龍楯而虜弓矢弗能及
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虜數萬於安
銀堡文進以其制聞於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湖廣
鎭筸苗趣巡撫都御史黃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
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筭無遺策始發之日廉
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於此已而
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
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嘗事必有以威

撫之詔以爲鎭筸參將四十年廣饒平賊張璉聚寇
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師二
十萬人復以爲南贛參將督江兵進勦時三省尚屬
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劾大猷矣至此又欲使急擊
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刼使急擊毋反巢上
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會征必有所在豈其使二十
萬衆一夫浪走若其舟竄流殺爲禍滋大璉雖離巢
財寶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孰與走逐之宗憲一聽大
猷之所爲諸將謂璉巢萬山下山徑斗絕孰敢先登
大猷曰爲我疾引萬人據其高嶺栢嵩嶺璉果奔歸

數戰盡捷而廣兵觀望久不至大猷察賊䆗計離其黨執璉自贖璉執有日廣兵聞疾至奪之江兵不平欲與闘大猷撫几大罵敢闘者死夫吾惡賊不靖耳何必在我江兵執璉廣兵執璉又何擇焉馳散其黨二萬不戮一人以示恩信乘勝誅林朝羲賊殺二千而迍論功賜金陞副總兵鎮守南贑汀漳惠潮尋進總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嶺間善後朝議爲置平遠一縣以屬潮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䞉與都

督劉顯戚繼光滅之移鎮惠潮潮有倭二萬海賊吳平與通諸山寇亦起勅江廣福建三鎮撫臣借大猷討平之大猷次第誅款使人招平平率衆來謁單騎見之平啼泣投身其諸酋不甚聽平平不能自决然猶爲大猷殺倭百餘級而與之絕大猷居平梅嶺而平終不敢詒書必得之使閩廣二帥會征大猷曰兩將不能以相使盡歸責一將當事迂之久之廣兵不至平遁御史論罷大猷官會河源翁源二縣山寇李亞元等爲寇兩廣總督吳桂芳抗留于朝曰大猷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大猷大猷得留分五道兵征

之俘斬萬餘而廣西古田縣者苗賊據之七十年所矣其酋韋銀豹黄朝猛入會城刼布政司庫手刃參政民東桂芳復請用大猷鎮守議征詔復都督同知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爲隆慶二年此時總督兩廣譚綸移鎮薊遼上書乞大猷與同練本被虜繼綸者張瀚以海賊吳平雖死其黨曾一本復熾復疏留[illegible]略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恐閩船閩兵當造舟募兵於閩瀚與諸司嫌其遲久大猷爲瀚作拙速解曰孫子有言吾聞兵以拙速未聞巧久夫此春秋戰國紛爭互併之術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猷

子弄兵命將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剪株枝根絕然後已苟圖欲速不顧大計是倖功也夫速而徒拙何耶於速久而能巧何嫌於久愚謂今日截殺䲹勦戰國用兵師也速不嫌拙大舉征勦古帝王奪罪之師也巧不嫌遲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大猷言廣省城外卽海不似閩港紆深賊來欻忽耳倏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火所沿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復問計大猷曰計在始議諸公曰閩舟成賊遁奈何大猷曰其勢擁腫將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兩省一

功皆首大猷於是始往廣西議征古田諸公謂用兵七八萬可矣大猷曰必十五萬竟以十萬分七哨入居三月計誅軏猛生擒銀豹破堅巢百餘擒斬賊級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賊屬千餘大猷曰必再聚兵格撫之須五月乃可出諸公不能俟以三月出大猷嘆曰徐之二月待吾經略此方之民永安矣於是總督侍郎殷正茂上功於朝改縣爲州州曰永寧而巡按御史誣劾大猷所擒銀豹非眞兵部覆奏大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謬爲奏移鎭福建時方議攻賊彭湖忽有新倭自漳泉遶福寧大猷遣兵追之將及副使鄧之屛促向彭湖新倭猝入烽火寨殺把總去御史論劾大猷大猷竟不言之屛短坐免官時萬曆元年也大猷結髮爲將在兵間五十餘年旌旗所指動以報明主拯蒼生爲念長於料敵未嘗敗衂居常稱堂堂天朝匪茹之寇非蠻則虜帝王之師有征無戰即制之兵動圖萬全寧費寧遲不敢輕動耶勝與其亢目前之局毋寧預計數十年後經營訏謨而永之然世多不然其說至其爲之不就而後信服而卒從之至於永久訏謨一時當事固未能決也其倭陷興化時與人急在燃眉而大猷講五攻十圍之道鑿溝壘堵海堧以待戚繼光至然後與劉顯一鼓平之興化所繇陷坐劉顯玩戰興人怨顯次骨而亦大詘大猷顧大猷謂吾不先鑿溝塹堵海堧者戚公驟至能無一倭逸漏耶此時譚綸方爲福建巡撫上功於朝繼光顯皆得陞廕大猷賞金而已綸貽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幸自愛綸入爲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曰某平生志

在征虜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妄謄尚有胎產膂力可敵精卒三十許人公許我大受今其時也綸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大猷友入李杜諷大猷老也盍退休大猷曰吾祖父世官享國家俸祿未有以報主上冲歲夷虜時肆憑陵平生志在西北邊老當益壯鬚而後已矧譚公在位又知我心虜自成祖北伐而後未有用大陣勝之者世宗庚戌之變將士懊懦未能列一陣見敵此國耻也穆宗皇帝奮武大閱而陣法久廢諸將幾不能軍何以示國威衛天子於是以其故大同制車法上之於朝曰槊

虜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扁也詩曰小戎俴收即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蓋古人恥任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會綸卒歎曰無同吾志者矣乞歸休亦尋卒賜祭葬贈左都督大猷歸京師練車罷大猷存軍風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學問起基卑邇以爲實修當世士大夫深於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鎮俗東晉風流亦或讓焉輕財好施同郡待以舉火者十

餘家（大猷與湯克寬擊賊海中風濤立起天色黯晦不得譽者二日軍士皆哭大猷辭然稱快克寬曰此豈快時大猷曰某平生無所憂掛今與公同時溺海業緣既盡亦是快事克寬大服風定執贄稱弟子嘗元正見偏裨堂上離坐答揖侍者推坐向後揖寬逐坐侍者不豫前遷遽趺於地冠簪俱脫大猷待起整冠抖衣略無異色退語人曰　日以雅量冊哭兆矣其年平泰亦無殃災）平生推獎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挽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而歐陽深以秀才納級爲指揮結客募士死興化之難第先爲秀才大猷一見事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棄官歸家年七十餘歷遊海內訪友論學辨博而卓於見深城猷同郡人克寬邳州人第連江人第與子善

戚繼光字元敬其先定遠人高帝初百戶祥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僉事數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爲後武宗中部戍卒踐更京師劉瑾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遣之蕭帽與約作難景通佯應之旦日爲黃冠遁去武宗所名見方士鍾生者百歲人也善景通授以六壬遁都之術屢擊殺山東賊陞大寧都司掌印入坐神機營歸養母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孝廉將軍未子魯橋故有異入衣褐衣據槁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下帷通賓客不見

身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褰帷與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言無恙也問之幾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山爲公察蚤晚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爲弟子名之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變躍楓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幼而好弄抑闊多權奇孝廉將軍從方士受大還錮鼎烹汞偶退火出丹室命繼光主爲繼光進武

火大烹扃戶自若既排戶入大驚孺子冐不測而攫
九龍敗矣覆鼎出汞皆成金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
將軍貯硝樓中戒毋上也繼光私衆火爲戲燄薰天
孝廉將軍厲詰之弗應跡之則既然且燼鬩而潛入
版者三寸孝廉將軍灑然異之孺子得天多矣年十
餘隆準方頤英氣勃勃稍長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
冠襲世官亡何孝廉將軍死不能家嘉靖庚戌待試
武闈會虜犯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歲遣治兵
使者部兵入戍繼光任中軍以從輯和衆心一軍皆
服陞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浙中倭甚

義烏人故勁慓繼光言督府請練爲兵許之使募三
千試之繼光以江南藪澤多走險不比江北地夷可
兼驅者乃爲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次
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其
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鬬試既習得補浙
東參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堯臣部台州兵備與繼
光雅相重嘉靖四十年倭大至寧海告急繼光且之
寧海賊果大來登桃渚新河圻頭諸處堯臣自將留
海門軍趨新河破之温嶺而寧海賊聞繼光且至悉
遁去謂台州城中虛逼之繼光聞警促還昧旦引兵

午至台兵行七十里未食守吏謂賊近戒門嚴毋得
入兵爭門而囂繼光後至呵怒之曰此汝等爭門時
耶賊薄城下滅之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
挾矛右挾刃壯士朱珏持短兵擊折其矛再折其刃
斬其首賊大潰張翼逐之殺數百人乃食又逐之瓜
陵江皆自沉死繼光復領舟師邀擊俘馘亡脫而圻
頭賊復焚舟起趨台繼光簡精銳千五百人往堯臣
曰千五百人寡夾將軍與約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
輕殺脅從前驅者擊賊集留行繼光曰諾五月庚申
溯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間道遁

仙居繼光繇大道先之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提
橐贖命我兵不省盡焚之蓋二旬有九日九接戰斬
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七百四十有奇是爲戚家新
兵所至破竹矣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露
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春倭賊繇福建長樂連江福
清南下聚黨焚刧新賊繼至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
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毒閩且十歲刧衆聚徒且十
萬財力竭矣閩中故屬胡宗憲督撫請亟發督府兵
八千出浙幣萬金予之使副使王春澤監其軍繼光
引兵從間道人福建破横嶼絶島中再旬入福清大

破之中田賊殊死走興化衛枝趣之夜四鼓抵賊營
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千餘級餘多溺死者平明領
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其郡中士民具旗幛行酒郊
勞振旅還浙中行亡何閩中新倭繼至圍興化陷之
矣時興化衣冠巨族繁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錢
寸帛在在城中民無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乘
郭望救兵兵備副使翁時器居城中巽懦寡謀震得
遣總兵劉顯赴援顯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
百往賊盡掩之居數日顯又遣長下兵八人齎文于
時器賊殺之衣其衣詐爲顯約書絕城而上約今夕

且息鈴柝將有所謀或疑其詐請錮之時器怒不聽
罷鈴柝如約夜未半八人者斬關延賊城中大亂賊
殺人狼藉士大夫立斃鋒刃者數人攝守者通判奚
世亮亦爲亂兵所殺時器與參將畢高遯去賊焚公
署火民居旬餘子女玉帛搜掠一空親兵嚮導與之
流連飲駐城中者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
繫人索贖取船亡得脫者事聞上震怒罷震得逮時
器高及邦光俱謫戍乃用譚綸爲巡撫都御史而以
繼光爲總兵鎮守福建繼光擁萬兵兼程入閩至則
直趨平海部勒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營[illegible]之倉卒

大亂刺眞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鏟洗無還嘉
靖四十二年也先是莆人夢月墜地中一老人言曰
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上成歷午未至酉申
牛女界號令明重熈歲見大平至是人測之上成城
也重繼也熈光也歲帥也繼光又字重熈自是用兵
連破閩中賊聞戚兵來無不膝受刃繼光與俞大猷
同爲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之大猷或不能旦夕
拯水火爲持重而繼光如奔電迅雷立見除掃矣嘗
以春月至崇武所城民方下田倭驟登岸繼光出兵
逆之稗將請待兵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繼光曰春

月農郊婦于在田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即盡數斬之
何足贖失必立往竟勝之此猶其趨台州時滅賊乃
食也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衣裝並如其
自身出入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同官密令其
卒亂入繼光卒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繼光故令士
囊五色煙囊中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無有也遂不
得首級繼光以總兵鎮閩但其來時方爲參將閩人
見繼光驟立功威但稱曰戚參將云穆宗即位虜陷
石州東薄昌[illegible]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譚綸繼光入衛
關中父老詣撫臺攀留不得也繼光人匕書言西北

兵十倍東南而邊人見虜望風靡者斷不議戰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嘗試之東南而驗請簡部將募士三輔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立一裨將爲之連衝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虜逐北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綸出就督撫命繼光總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獎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可易爲總理耳于時諸主將視總理猶寓公然綸言其不便則又以繼光專任薊門罷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乃請名向所練南兵脩薊鎮邊牆樓櫓敵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帑十

萬緡而考工計久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用車戰如俞大猷之法其秋虜不敢犯論功首最始塞下士邊將車取無律繼光所名南兵至陣而見軍門待立于郊適雨甚自朝至于日中總于山立軍容益壯邊人大駭繼光故以參將入閩進副總兵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祠宗郎位用脩薊功遞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繼光所得久鎮薊以張居正善任之居正沒人併言繼光命移鎮廣東踰年疾作得謝還卒戚將軍名將也起裨較

歷遷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數十百戰所殺鹵萬計人言其善用寡已又曰善用衆已又曰善用敗已則曰善用勝人之言曰縣官自急海事以來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提千餘烏合躪穴梟夷之卽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獨戚將軍能將數萬人若一人而肝膽之卽亡論戚將軍用衆已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以敗告戚將軍治兵益自如自利瑕釁誤敵使懈卽陰鼓我氣驟鬭之故戚將軍敗往往爲勝端卽亡論戚將軍用敗已他

將見小勝則小溢大勝則大溢此自爲懈其勝也往往爲敗端乃戚將軍治兵益自如故其勝也又爲常勝端卽亡論戚將軍用勝已戚將軍在浙有紀効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有弟繼美以都督僉事爲總兵鎮守貴州薊鎮邊牆之役繼美爲御先諸材官蓋魯橋異人所謂功名差亞者繼光妻曰王夫人無子悍妬繼光陰納諸姬得子豢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姬多于狀妻日操白刃以從繼光衷甲入寢號跳愬祖禰大慟乃棄刃抱頭痛哭構他姬子子之而繼美之妻悍妬如其嫂夫人然繼光

貧府妻市魚三斬之朝進首午進尾晡有餘剩曰亡
繼光意腸在腹其陰自奉心慊之暮乃以魚腹進曰
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繼光沮且謝繼光嘗提兵
出鎭殺賊賊飄至圍城繼光妻部勒登陣竟以完城
郎曰世稱俞大猷爲龍號戚繼光爲虎一時東南名
將也譚綸相知兩人尙尤深大猷其薦疏有曰伏見
臣猷秉義懷仁篤信好學老成持重正而不譎口不
譚功心惟在國謗言朋起順受不辭事勢難爲慷慨
獨任吉甫方叔趙充國郭子儀之流也其推重如此

沈希儀　何卿　劉顯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襲父官爲指揮使年十八綰
偏印令尉以其將家子易之顧雖年少具勇略撫士
得其心廣人尙弩而希儀精弓矢正德十二年調征
永安蠻希儀搗陳村寨賊山上牆立希儀獨拍馬登
山賊却下誘希儀入淖前趨劫之一酋鏢而左一酋
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希儀挾頸過鏢而挑
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許過刀著於鐙鏗然斷鐵希
儀射鏢者中缺項殪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
殪弩者恂失弩僵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脅既連斃三
酋追入菁與其餘賊戰斬首若干級毒弩中脚斃軍
還還而中危疾幾死所部士刀穿手矛剸股脊繫拽
鐵鋃鐺痛毒自裁爲希儀禱神請命最後一人持箭
貫喉其得士心如此而自是希儀知名矣尋遷都指
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既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
險賊伏丁嶺險以伺使熟猺導之入以某險閉告希
儀策之斬所閉隘入趨巢大破之賊酋奔逐之酋騎
而走崖窮釋騎跳下澗希儀騎而跳下澗從之澗深
沒馬希儀束濕馬於樹沿澗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
影射之血縷水上人水斬之出乘濕馬與其後騎更
追賊斬賊數十級諜者告希儀荔浦賊八千渡江而

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江岸諜者又告賊飽歸
將及江是時希儀所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
數里滑石灘狹而蛟龍灘濶希儀謂滑石牽線而濟
衆可薄也蛟龍而成列濟難圖矣令軍中伐岸竹揭
竿爲百旗插蛟龍灘上守以羸卒燃柴烟疑之賊至
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載勁卒
數十伏叢葦中賊營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希儀以艦
乘瀧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
艦希儀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驟皆蹈洲上賊辟易其
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艦軍與兩岸軍夾攻洲

賊洲賊後行者擠墜淵溺死其前行盡俘之以功遷
都司同知嘉靖六年田州岑猛叛督府姚鏌奏誅之
鏌令分兵五哨入而猛勁兵盡在工堯希儀自請當
工堯竟以計殺猛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語在方輿
記同領事者嫉希儀功而鏌所以善後亦不聽希儀
之所為坐不敘繼鏌者為王守仁則信希儀用其言
薦為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賊
巢比比前後兩知府被賊殪且砮城兵疲不任戰官
出城必甲巢近城者曰五都最險賊最獗所虜獲人
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年矣希儀乃卽用柳兵千人

與百户絡宗分擊之賊懼因熟獞為解乃以其所虜
生口牛馬為獻賊素怯柳兵至是與柳人始知柳兵
勁也大凡巢賊所以縱橫皆繇熟獞及城中黠吏民
為耳目官府動色情性賊雖豀峝千百里外輒知一
議征勦口語沓沓手足已露以是得為備甚者我所
任為嚮導往往誤人入死地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
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入掠至活脫不可蹤跡
希儀以為圖勝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莫如諜諜而
使官軍人則賊疑察知諸獞中不能絕我商販人陰
求販者假以買物名至府密謂曰吾素知若輩通獞

吾不罪更與若貲試為我詗皆喜乃人給五金使益
買物散入諸峝中絕棧深箐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輒
奔走報希儀厚賞而秘之希儀欲出走則使心腹人
為旗頭引之至期鳴銃三兵皆聚命曰出某門盡貿
貿第從旗頭而已頃之剿營設伏賊果至奔追殪之
已賊寇他所希儀軍已先在賊或潛寇絕遠村聚度
官軍所必不至則希儀軍又先在賊始驚以為神希
儀始至柳令諸獞出入買賣游戲城中無禁時入府
見希儀希儀兒女之久之擇其便巧者厚賞之使詗
賊賊發輒報又輒厚賞令諸獞妻入見其妻其妻好

慰勞賞之針線包帨銀鐶諸物又命諸妾婢灌之酒
察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加勞苦之
私貲益倍更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勿令人
知也諸獞婦歡喜皆來希儀妻傾筐篋給之盡而其
戒勿令人知者獞婦又洩而誇之以為夫人愛已諸
獞婦皆嫉其夫報賊冀已得入府受沈夫人物而希
儀間又使人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獞婦自是益知
賊中消息或諸獞不言者諸獞婦因其使人附耳報
希儀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二三家兵至繞
繩記之諸軍節制繩以內家出數里停軍審究諸獞

中老弱婦女牛畜被獲者悉還之諸猺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逝則搜斬不爲賊者我乃不敢詈賊賊時時詈我輩無益也如今我乃敢詈賊矣希儀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須之時而盡殲之自是所鵰勦無敢助賊戰者鵰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瞷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瞷出五牛我罰不且勦自是所鵰勦無敢刀弩而門瞷者希儀獲劇賊不殺剜兩目賞之金返之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第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之以給被虜家賊不敢隱盡

還所虜掠而剜目者輒求多賊至出自所有益與剜目人以是不爲賊矣希儀歎曰當世固多良將也患在牽制礙齟不能展耳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險易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何可縷數也刻晝進退稞已然待之不亦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筭者也昧筭故不得不受計於上貪暴故亦不得不爲上制吾治兵必請督府乃發吾治文書而吾椽史知之督府椽下而督府椽史知之夫事機不敗於札牘之煩而緩急不

及於期會之豫哉希儀每治兵不請督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邂逅遇賊爲詞希儀嘗欲出勦乃佯病所部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食鳥獸肉公等能與我獵乎因出城二里而止軍所部始知其非獵也希儀既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又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蹴血瘴以死或餓槁崖谷中希儀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寘之夜察賊所止無論東西巢悉使人服衣帽與草同色潛持銃往發之東西巢盡驚沈公來矣裸挈妻子蒲伏上山頂兒啼女號往往冥凍死

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一至於此黎明下山詗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詗之城中希儀坐城中不出也東西巢益相顧怪駭益落膽易面爲好猺獞矣希儀在柳先後十餘年名賊宿猾幾盡而葦扶諫者馬平猺賊弩中知府胊者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希儀盡俘三層巢子歸巽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至是獨閉之空舍飲食之陰使狼兵數百人時時怒而挺刀爭獰恐之希儀佯執鞭痛鞭使退又使熟猺謂諸猺之

亡妻子者曰得韋扶諫還矣諸猺亡妻子者悉來投希儀令入空舍視之其妻室童弱相率持哭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久矣已怨且詈扶諫豈汝爺豈汝娘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復見希儀希儀曰無它欲得扶諫耳諸猺曰爲公圖之公切勿以我妻子與狼兵也希儀曰諾猺而去之諸猺跡扶諫所在往見之謬言我輩失妻子計窮矣惟有更相隨作賊耳扶諫喜乃詭相與計復與扶諫出巢因醉而縛之置巖峒中而使熟猺請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希儀令人鎖妻子刃挾之至三十里令曰諸猺劫妻子者殺妻子然

後戮諸猺白希儀曰我等已縛扶諫置巖崗上獻之恐讐公自取之希儀得扶諫遂歸猺妻子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西懸諸城門希儀威信既著率令猺攻猺猺雖懼讐然不敢不往嘗與期天大雨悉泅溪至人謂廣西將韓觀山雲最知名顧能使猺不作亂而已能使猺攻猺未有如希儀也希儀嘗上書於朝言狼兵亦猺獞耳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狼兵地隸土官而猺獞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法輕不能制猺獞若割猺獞地分隸之近旁土官土官富

貴世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又戀就巢穴非能變者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如此則猺獞皆爲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法也而時不能用嘉靖十六年則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簡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時被掠濬子也夷民聞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名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鎮安因要之曰金得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而遣之諸酋聚

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欲爲嚮應者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時希儀與兵備使者在賓留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希儀聞留言心駭念金去賓州數百里留應之表裏相煽賓危矣驟且及廣右何有於思恩因好謂留曰汝往也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留曰聞鎮安絜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希儀故自作微語曰岑氏其復乎因呼留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官乎毋獨入城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與留

十金花紵方摺之納其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後衣之念我也因謬謂畱雖然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畱曰金誠當盡力顧今安辦此希儀笑曰豈遽責耶且得一帖爲信耳畱出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畱益信希儀無他可託也詣金如希儀言金大喜眞謂可倚希儀官因率五千人詣見至賓城門門者懼白希儀欲無內希儀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覘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畱及其親信二十人衷甲見潛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好遇之出見其姪與爲弟兄復謬

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兵備使者凡希儀所爲要使金謂官府渫瀆可親邇明日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名畱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愼之愼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憚其衆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希儀爲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反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易汝上官衣

甚雜秎史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希儀言希儀誘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奈何自今塗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希儀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惡以五千人往是眞叛挾矣不若散遣三千人選心腹健卒二千往夫亦足自衞也金如希儀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厥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此千人從金如希儀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好慰之曰吾爲汝奏聞畱待此居五六日希儀度金衆衣糧且

盡復謂曰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衆散矣何不遣半往取衣糧金如希儀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希儀念縛金五百人者追死而狠鬬則奈何因間請巡按御史公且去南寧以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御史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希儀與兵備御史驚希儀謂御史公陽不知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既行聞希儀所以語貴五還道候希儀曰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金馳

馬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希儀口請甘心於
金希儀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
密請於御史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金衆取
衣糧還者又千餘人矣而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
賓州內外希儀與兵備計遣留殺手護御史往柳州
而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盡護
送以自結於巡公第可至五十里從者可百人希儀
遂與之偕至五十里金欲還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
又欲還希儀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
汝今且去柳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後偕還金遂

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會送中
金躍馬墜希儀因責其酋五六人扉挟之曰何不護
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希儀愛金故不敢恚
金至柳入參將府希儀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
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挟
創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
人皆營於城外希儀乃名狼兵三百入府待事復以
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使者酒中希儀
謂金曰癡兒子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今在我府中
曷不痛飲爲金與酋皆盡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

名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夾埤立希儀大言曰岑金
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乎留金披之以紅紵
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爲我誘金
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希儀曰汝
爲之而欲誣衆乎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希儀曰
吾奏留功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巡按兵備悉賞
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在賓者所誅
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慮同行者猜已賣金相
讐見殺于路中奔歸病悸死思恩復安蓋希儀以鼻
綫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剝筍然人以是益多希儀筭而貴五與土酋益謂希
儀不可測也希儀既爲參將久廣西人刻木主配於
山雲之祠而生祀之居三年謝病家居安南議起用
事者數強希儀出希儀不應而韋貴徐五復與思恩
土酋劉現盧回爭峒地貴五不勝思嫁禍於我以千
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經經從衆議兵剿之現與
回連敗貴五乘勝攻圍武緣經使參議陳茂義都指
揮白泫就希儀問計希儀大言曰二公不畏死事濟
矣誠盡遣諸軍從老弱卒徒手入其營而諭之曰若
爭峒地何攻武緣也爾仇家欲甘心久矣亦何使之

爲口實若不自愛乎彼若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感悔要兵峒中束身立功仇家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一矢二人如希儀言武綠遂解兵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進都督同知總兵貴州居二年又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名天下名將至京師希儀在名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與蜀中何卿同總兵江淮佐臧倭然不能有成功二十五年還召總兵廣西希儀在貴廣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仁之役賀縣諸猺據上下碟石諸峒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

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岳謀諸軍咸曰須沈公來是時希儀初去江淮留道中諸將日上計岳皆不納希儀至見岳曰兵難遙度請悉付希儀軍入巢覘之希儀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復深入五句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崖所居黎蠻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顓愚可計始市猾輒導官奴解鞍投鞭分縣諸黎門要索其飲食餽送然後聽算更錢錢直十數倍知州濬在官黷貨其所遣官奴尤甚黎酋那燕出二牛與官奴官奴不嫌縛捶之諸女婦更出叩頭求服不許那燕子強起解縛追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給濬遽上變那燕懼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爲亂都御史歐陽必進上疏議勦已出兵五道以入崖感萬州古鎮陵水而希儀病愈最後至謂必進曰瀍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殺人者誰耶崖感古鎮相煽從逆不可釋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莫若出三道必進從其計希儀直入五指山下得那燕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以有貴州之命至肯再佐總督兵部侍郎張岳征銅仁叛苗龍許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仁策甚奇秘人莫知也希儀

身不滿六尺膽勇機警臨敵目光逆射兩顴赤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每宴客酒酣累几衣重鎧躍越之客見無不驚服其每戰未嘗少挫乃任執兵前部卒部卒無不飈發爭奮平居嬉怡譃笑腸胃一直如繩至其臨敵谿谷網絡鬼神莫測也私財俸賜多給諸耳目人軍中有先登與斬首者賞不失頃刻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貲財積首級得之豈非計哉

郎曰沈希儀治突阻之蠻夷則工禦江南平地之倭則拙豈才各有所宜耶抑所謂將不樂牽制也廉頗

曰我思用趙人信夫

何卿正德中守備夠連後陞總兵征白水三江蠻平之嘉靖十八年以充靖諸番保障有功陞署都督同知分守如故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總兵李爵舉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二千金陷爵爲巳地上怒革卿任巡按御史冉崇禮言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三軍至今思之官久家故貧安所得二千行賄上乃解王廷相言往在蜀中見何卿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要以承平亂者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苟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

之不暇何公蓋達此意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欲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中爲土人教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爲之盤時刻知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異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爲將領顯爲人濶疎無脂韋在蜀中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破猺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猺擊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嘗一衂嘉靖之季顯巳歷官爲都督矣其時倭犯江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南兵部尚書張時徹檄顯𠂆浦口顯白時徹曰賊性貪婪輸擄既聚其欲巳盈今去者巳半其在泗州者需之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効也會巡按御史移書辟顯顯乘傳往見御史喜爲顯具饗會顯曰賊在顯不能咽食請爲公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至東安諜之賊遺顯謾書顯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惰可襲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率人人倭顯伏甲岡下餡四人率之薄賊艘詬之賊出顯叱三騎使■以身殿且戰且却賊射中顯馬馬駭顯下馬扶鏃賊卒馳顯前顯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伏弩發多中弩然且扶傷圍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

之顯止勿逐曰日旰矣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顯赤幟號于軍令能殺賊者立幟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賊出汝踣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虛營右之疑兵左之復令數入升右而譟曰獲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復出退謂其魁魁怒摘冠揮袵左持刃右執扇登岸而

麾賊衆蟻轉矢集如雨顯單騎遇之格者半撥者半矢盡又張其銃圍顯數重弗克射之輒殪賊氣稍奪顯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磔其魁衆不攜也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丁斫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賊大潰還奔舟舟焚顯追至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不可彈計淮倭悉平顯身不滿七尺不胄不介著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簡易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踊刃起見刃不見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云神人云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隆慶臣一

徐階　高拱　趙貞吉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幼隨智非從其父黼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深壑中衣絓於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去孔子王號階疏其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引高皇帝詔書盡革嶽瀆號獨存孔子者孚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階曰高皇帝定天下

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孚敬即曰即君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像誠非古禮業肖而師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親階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而毀之乎且明公能必尊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直揖出上謫階推官延平府鍥而識之曰階小人也永不敘其後上忘之矣累遷至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名入直無逸殿廬上見其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虜薄都城下階傳言守城策於上上然階言虜附書求貢上名問階及相嵩嵩曰搶虜亡患也階曰虜勢如此難言亡患須議所以禦之上曰是則何如階曰今虜遏而我虛宜權許以疑之第恐難饜將來耳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亦何愛焉階曰事有甚珠玉皮幣者陛下所不能受則柰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階曰臣請言所謂疑者今虜書皆漢文眞僞不可知請往諭之曰陛下謂汝等雖稱臣求貢所求書皆漢文無信使抑萬無城下要脅理果歸誠當斂退塞外遣使具表聽處分不者有勦討而已如此往還少日我四方援兵亦且至卽不退可拒之矣上稱善者再因請視朝以鎮中

外之心上首肯上既殺兵部尚書丁汝夔等階薦爲民前副使聶豹前都御史何棟上納之始上悅相嵩至是敬密諮階邊事階對屢稱旨漸爲上所信嚮仇鸞得幸上密言相嵩父子不法狀上內疑嵩鸞通虜誤國而嵩莫之敢言階獨密奏繼與錦衣帥陸炳實其跡上大驚鸞死剖棺戮之蒞謂階親已亡何俟起江南上以階江南人數問階階言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能使民者守令今將校一不利輒坐死守令自或左降何勸懲也守令勤則餉必足守令果則謀信守令警則閒必嚴守令仁則兵必力上是之階

微見自得上益謹事嵩先是者楊繼盛疏劾嵩引言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鞫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究階屬陸炳曰君愼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容謂嵩曰上僅二王事實必不以兩子謝公郎有所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則柰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懮然乃寢然以先後御史王宗茂趙錦論劾嵩者階擬旨皆坐薄罰心疑階爲繼盛游說久之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交章劾嵩時來翀階門生也而傳策階同府人以此大疑階密奏辯若指階主使者上下獄考掠遠戍之嵩曰人事豈必繇彼顧彼好

爲憂時憤俗語語盡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曰叢之矣此意使也階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於撰玄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密問皆舍嵩而之階嵩出直故多不滿假入會妻死假久上諭階曰卿亦歸第階對曰臣歸不如在直上悅頃之上所居永壽宮災欲治之嵩言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也諷上還乾清上大不懌嵩階乃密言之工部尚書雷禮上疏取辦自請以子尚寶丞璠監工上悅嵩請毋蕃同之不許嵩恐而階日與禮及兵部尚書楊博不離工作次其興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掄三殿之餘

而急搆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階自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至是累進少師兼支吏部尚書俸凡三賜勅褒錄一子中書舍人超拜璠太常少卿會滿十二年考賚金綺羅緋階爲人陰重有權略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分宜曰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令璠往來嵩家有見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夫夫見遺者世蕃爲酒致階階至爲忍嘔受觴及後稍知上聞嵩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受御史鄒應龍使劾嵩而嵩敗上戀世蕃不賜階直廬曰毋久直久直家兒外作奸階言當問何奸也陸博走馬使酒狹

邪爲奸長安市中也謂之外奸久直奸也甘言比周爲奸朝堂以謅王上謂之內奸不久直益奸也上悅以直廬賜階階懸三語曰威福歸王上政務歸諸司用舍刑賞歸公論次輔袁煒數出直請召之不許階曰善階第陟官九列久次當遷階不令內徙又緩其遷期以自遠陟內不自得上疏借指階內行上不行上欲增閣臣一人問誰可階對知臣莫若君在陛下上曰知臣之君有堯舜太祖而已嵩我簡任乃至此階對陛下用嵩非不當才末路驕怠過聽子負上恩

耳昔堯於四凶太祖於善長惟庸皆始用終誅陛下無損於明上曰堯聖人首太祖艱難與天下猶然遭此後世之君宮生內長又烏能知之階對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故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惟在廣聽納廣聽納惟在有言必察有言必察則深情隱慝無所逃奸階累進兼建極殿大學士四十三年當考十五年滿遂恐未敢請上知之賜金幣羊鈔珍饌法酒特進上柱國錄一子尚寶司丞賜勅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力辭上柱國及部宴再予金幣前是階以例乞骸上謂階

卿自擬留旨不可何不令煒代我言階言煒擬留臣知之即臣擬也上手答卿念在邦民誠圖寧固輔首居正宜贊不逮罔棄是思上賜階玉帶以白金一錠爲製資擇賜蟒衣所謂教子升天者令衣以入階病痰嗽遣御醫視中涓賜豬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出尚方珍劑二瓿命司禮貴臣齎手札喻以調攝藥方益嘉請初上調藥賜張孚敬至是始再云袁煒卒階數請增置輔臣上數難之因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率不時請骸骨上欲留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久擭此位而恩威常上出紀綱法度毋敢

顓也上曰而亦徇褒時耶久之用嚴訥李春芳副四十四年也是時上春秋高忌諱甚吏部左侍郎高拱主貢舉考試上問階拱論語試目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試曰云民之秉夷夷不同夷虜哉拱大驚階爲拱剖解上乃罷上諭階曰郊廟弗躬早朝久廢要我爲不能矣今病多體弱日下便卦盡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或密問在直諸臣計此安矣易爲不恐後艱醜耳階皇恐對大畧謂傳繼臣不敢聞命計諸直臣語亦漏泄自古艱醜事必有強等究惡之人及有

大奸逆在其左右今皆無之聖明亡疑上曰汝對何云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階對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昔人則今賢孝非昔此謂昔年則恐是離間之託聖明勿聽也上曰汝對不知指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必蚤思賢孝難必吾所言或不甚妥階復對成祖在位久仁宗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間史册自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今之賢孝中[illegible]共聞萬萬無可疑慮是時上久懲哀神莊敬兩太

子不利故穆宗皇帝僅用裕王居邸而奸人陰蠹遂意上躊躇裕景間者上所諭階艱覊之事意恐已久於位裕王年長後爲天子不得久歲等者待也昔成祖久於位致仁宗久待卒短於祚上意既難言詞復竒與階不知指若謂上有疑於裕景二王間欲以塞離間奸逆之蠹然所對裕王賢孝可以安上心於晩節矣而亡何景王亦薨階既以恭謹得上意即貴重甚幸矣而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沓至促應未嘗踰刻上益愛階階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旱厲沴乘之赤白之眚無虛月分鬬以

上一語不中指立就逮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事諸臣復有竊上顏色爲威福數千里外不能探計有徙豪長安中論匱市六尺軀而已階既日以寛廣上意又不自崇高竿尺往復有吐必露窮微達戍往往若歷縉紳士大夫亦快於得以自盡自階在事上所誅夷竄謫益少階懲嚴氏穢濁之後特開講學門戶以導清流之嚮雖其勦竊浮附媒功名者比比士依名節義理亦多上末年久疾忽忽不愈欲幸興都階據上體不耐道途以對而上意忽決階力言往者歲在巳亥聖駕有興都之幸今二十七年所矣皇上自度精力孰與其時計毋論比二十七年者即今聖體違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輦不安宮途不適殿且巳亥歲虜小警耳其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外三鎮而內九門悉塡重兵大臣巡視今邊塽時警軍實不充備都藏空虛狡逆之徒乘而竊發聖駕在外能不驚疑若夫乘輿遠行有司斂民供億全楚兵荒頻仍有如比日撫按所奏臣尚未之及也上讀奏至狡逆之徒乙之報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覩遂罷上病益甚階問安報曰病狀甚苦卿可先慮輔弼非輕上崩階草遺詔請奏裕邸報可施行傳詔之

日父老涕泣號慟比於輪臺之悔益階念上英斷類高皇帝獨晩節齋醮織作不已先後言事諸臣久得罪欲自登極詔書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上克終之德未光欲泣具草以奏人通舉故相楊廷和所草嘉靖登極詔爲世宗正始正終之美云穆宗即位乞休不許初大學士高拱嘗侍穆宗裕邸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者階同鄉傾危士也階相世宗獨親階拱與大學士郭朴嚴訥具位而已拱以是與階頗相左世宗久不豫應嘉畏拱以宮僚柄用乘上疾言拱不夙夜在公臨上賜直之廬移家屬西安門外潛夜

歸上近稍違和群臣顧天祈禱拱移書籍器用出有必君父心拱疏辯會上病潰不問拱以是疑應嘉承上階意恨之刺骨及是時吏部考察庶僚應嘉與給事中欽御史維新僉坐謫應嘉上言吏部尚書惇山西人也山西仕於朝者殊無一人降黜而考察半科道其論欽與維新皆私忿故事庶官被考察者不得論救階與朴拱用故事擬旨黜應嘉編氓臺諫諸人疑拱脩故怨脇階以黜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他科道官亦交章上階奪衆論請改應嘉外謫許之拱益疑階主一敬而一敬復與

給事中李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史齊康者拱門生也亦論劾階有旨切責康妄言階疏辯乞休不許科道官交章劾康聽拱指授宜置法大理寺寺丞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改於神僊土木之誤誠亦有之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甘心鷹犬搏噬善類罪又浮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被劾宜引退康挾私懷奸宜重治其日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焚源等各奏康妄言上降康二級外調之始康疏上時科道臣集闕下唾罵康一敬尤不勝憤與康交劾互訐為邪黨而拱前後疏辯詞旨頗激言者益求極

醜詆運章特疏不下數十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之劍以去大憝御史巡按在外者轉相倣傚即不言衆共趣之大抵隨聲附和而拱竟去階求去不允乃出視事是時先朝得罪諸臣階既以遺詔次第登用之沒者厚其卹典天下士大夫皆悅階上疏論事者日益衆上時不堪目謂爲欺上下諭命階詳處階請錄聖諭下示改省而已上亦竟弗罪士大夫亦益悅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世宗置不問軍坐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曾得賂名榜有所脇求辭甚悖厲階曰往巳失

刑再邀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會南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即有變有都督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公徃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令都督疾擊殺之階度兵已嚴乃因兵部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而振武營新軍散除穆宗元年也其秋上欲請陵其明年上欲使太監用等分監團營兵又欲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皆諫止又明年以九年再滿支伯爵俸一子錦衣衛千戶賜勅褒諭宴禮部趙璿爲太常寺卿

階[illegible]求退不許許辭伯傳及部宴戶科左給事中
張[illegible]者嘗奉命賞軍宣大歸而大言欲發兵十萬襲
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階哂而斥之則又上他疏亦
爲階所格因上言階事先帝十八年贊成神僊土木
之誤及大行草遺詔反歷數先帝過失階與嚴嵩處
十五年締交連姻一言不忤嵩敗背而攻之階爲臣
不忠與人交不信比各邊告急皇上屢勤宣諭階畧
不省求惟務養交固寵擅威福而已上以齊抵誣調
之外任階言臣孤負天恩慚悚無地修撰玄文前後
同事不止一人永壽宮燬臣見先帝宸居無所聖衷

焦勞又以成祖舊宮孝子慈孫似宜修復臣誠相度
經營頗不辭不諫何繇逭罪若夫輔臣草詔是曰代
言禹湯罪己興也勃焉輪臺之悔奉天之勅至今誦
之先帝臨崩臣不量淺薄欲於草詔之間成大行之
盛德贊嗣服之新政開讀之時百姓萬民感動號哭
莫不誦彌留之聖增遺弓之慟臣於先帝毀與忠與
臣與嚴嵩同官序先齒長安得盡抗調停勸諭外未
知耳及其事敗諸臣持公論公法奏議于下先帝獨
秉公道主張于上嵩父子處日月雷霆之際何待臣
攻古者大義滅親重國家也必泥臣信交則循黨不

顧君父乃君子長者矣國朝分設六卿邊徼事一歸
兵部閣臣調擬進止而已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綜庶
務又非能如今督撫官身捍邊圉而目視戰也若臣
不肖則宜奪臣職以謝言官不許再請許之宴勞錫
與一從優備大學士李春芳等及六卿科道官皆疏
留上業已許階左都御史王廷因發張齊奉命賞軍
宣大時有奸利恐事露得罪故論階自邀上命逮齊
下獄謫戍之久之高拱復用齊與齊康皆復官于是
夙昔附階者盡反面傾階焉階有田二十萬畝家貲
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豈

松人遂訟階於瑞日以十百輩影閧者且數萬排門
遜楊捶擊喧詈有司媚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坐戍
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爲我解
試目於先帝因調吉駁其獄萬曆初階年八十大學
士張居正言階輔相世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
濁爲清一時朝政脩明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
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
有優興上遣使存問賜白金綈幣勑諭階奏謝官其
二孫中書舍人其明年卒追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
登進士官光祿少卿

高拱者新鄭人字肅卿徐階去拱諸門生爲行金中貴人戚譽於上而拱得復相隆慶四年也既拜命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使兼掌吏部事免奏對承旨拱才辯朗博洽經論政皆有理會雖複驁不能容物而當官敏達果任其奏疏多有可採者拱上疏曰國家苦邊二十餘年矣兵者專門之學宜豫養待之請求智謀才力之士使專官兵部以爲司屬不復他遷他日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之邊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之邊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之又兵部左右侍郎外更可添設右

侍郎二員使其練習兵政若乏人巡邊及缺總督卽可推往閱歷既深尚書有缺便可用之至於治邊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禍福榮辱近在斯須有功則宜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宜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如久在邊陲有成績者又爲通融休暇之法特取回部回部休暇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養之有素用之不匱將人人無不盡其才而邊事舉矣上善之拱上疏曰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此北邊也閩廣粵以西若雲貴此南邊也二邊之人宜擇有才力知兵事者使爲

本兵司屬或二人或一人彼生其土既有身家之慮且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眞僞皆可熟知本兵有所處分便可一問而得其他員尚多乃以處才智有力之士固未嘗偏用邊人又可裨益邊務上善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當爲地擇官不當爲官擇地臣惟薊遼山陝邊有司也禦虜牧民實有兼責今官其處者非遷謫則雜流而已處之以劣而欲其自厚謂其不堪內地而望其堪於邊方吏治何以不偷民生何以不瘁也請自今除補沿邊有司必擇而用之有治見成績兼通武事者得調

繁有保惠困窮俾民樂業者得比內地三年後陞遷加等有捍患禦敵特著奇績卽以軍功論有才畧恢弘智謀特達之士雖絲此爲兵備巡撫以及總督無所不可不能者降級別用觀望推委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以軍法治罪開功名以歆之前則莫肯不盡心嚴譴罰以繩之後則莫敢不盡力夫如是庶乎修職者多邊方有賴也然而等名沿邊人或見其如此將有借以倖進者臣惟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乃名邊山西則河曲臨

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
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
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用縣乃名邊陝西則固原
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
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乃名邊其他
無得濫名邊又可杜倖進責吏治焉從之拱上疏曰
廣東故富饒地近民窮盜熾皆坐無良有司夫有司
何盡不良於廣也用人者謂廣瘴癘鄉耳有司甲科
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縣銓除十之四五而
繇選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前路之

短甘心自棄且地僻一隅聲聞不通朝著難達苟可
欺其撫按即無復誰何者嶺南財貨所出珍寶爲多
士不艷心鮮矣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
撫按既薦矣其所劾者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夫
固不勝劾也彼見撫按不勝劾則益無所忌憚夫以
甘自棄之人處於僻遠之地艷可漁之利而共聞於
無忌憚之風此所以居者長惡不悛來者淪胥亦溺
民憔悴日甚而皆驅於盜賊也夫不肖者罰賢者賞
一毛所用勸懲也臣廉得潮州知府侯必登勸農甌
治行廣中第一請特加優獎以風勵庶官其廣西

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請亦準此蓋天
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血脉流通頂踵貫至然後
可以却病而延年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上所明照
而君上綜覈之意爲遠所周知則誰不畏罪修職萬
里之外哉從之拱上疏曰吏部論人爲職考察最重
而數十年懲汰之數大較不相懸絕大抵但取足數
襲爲故事數之不足即無其人强索以充數既足矣
雖有不肖姑置勿論且其所稱不肖者又多苛求於
隱細而縱捨於奸邪或有所不能識或有所不敢問
以此行法曷令人心服也又考察半歲前撫按論劾

俱不題覆曰將以備考察之用夫爲不善者方其未
露或有倖心猶存顧忌若明知必去半歲之內無不
爲矣請自今無限定數勿求苛小有被撫按論糾者
疏一，革任聽處覆覆合去者如考察例覆合留者徼
到乃復其官從之拱上疏曰國初舉人進士一體竝
用以故躋八座稱名臣者比比後稍偏重於今極矣
舉人年力稍强輒遷延希第必至衰邁始勉就官間
有壯年出者則又志溫飽爲貧者也臣請選授舉人
如所本格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職不得爲
州縣長以阻其日暮途窮之鄙心亦謂其閱歷諳練

可以理繁而治劇其他選有司者授官之後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吏部一體陞取撫按官一體保薦若果才德出衆京堂部卿不次擢之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天下或可冀治也從之拱上疏曰行太僕苑馬鹽運冶鹽皆關國要比來類名閑局卿若使以考不稱職及有物議之人安置其中夫既不稱職矣有物議矣斥可也退可也奈何安置卿若使乎宜擇廉謹有才望者政成之後得與參政副使一體陞擢若有卓異卽如先朝故事不次超遷從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不得官本省者以其民社之責親族所居難

於行法身家所關易以爲奸也若學倉驛遞閘壩等官卑而且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歸彼其所司者訓誨出納而已供應啓閉而已何有奸若法近例教官邊遠人得授本省人甚稱便乞視此例從之拱上疏曰中外官賢否必繇撫按舉劾而邇來撫按諸臣任意輕重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性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則安得但致仕而已或論其贓私狠藉有證據或論其擄掠多死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誠貪既誠酷則安得但降調而已乎或論其行止不端或論其

昏庸特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謹罷輭則安得但改教而已乎爲是者有二或欲左遷其人以爲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爲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以依違本部益無所據宜令撫按有所糾劾直列其狀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從之上登極徐階草世宗遺詔錄先朝建言寃抑之臣浙江人故刑部主事唐樞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故以大禮大獄得罪者樞得復職聽用而老不可起俊民既沒得廕子贈官撫臣以聞拱故與階相左因

疏曰我朝規模宏遠君臣義嚴父子恩篤以此號令天下邁隆古而陋近代先帝神聖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皇上嗣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宜本心也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托詔旨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諸臣悉從起用不次超擢立致公卿死者皆有贈廕夫大禮先帝親定以立萬世父子君臣之極也獻皇尊號已正明倫大典久頒天下矣今得罪者悉從褒顯則獻皇在廟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何以爲心皇上歲時祭獻二聖之前何以對越豈非欺謾之甚者乎至若大獄及建言

諸臣豈無一人當罪乃亦不論辜功賞懸絮從衆顧
無乃仇視先帝與武工反商亦不過標箕子之囚封
比干之墓而已未聞盡用商家人也臣伏覩弘治間
御史彭程稱言先朝妄費孝皇感怒謂暴揚先帝之
失論程大不敬後得免死充軍夫程當日所坐特一
語耳上親先帝子議事者先帝遺臣明於上前所為
如此自悖君臣之義傷主上父子恩甚非所以訓天
下臣每私心痛恨至于流涕以為人臣歸過先帝反
所為行私臆既多時矣宜有明者當事者尚公然為
之不覺其悖傍觀者亦漫然視之不以為非豈耳目

久塗人心果死歟若始終無一人破其說此無父無
君之教也上是其言盡罷諸陳乞者方士王金陶世
恩等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故用金石藥致世宗
疾上起坐論死拱與錄獄復言臣奉命錄獄閱方士
金等獄詞不覺隱慟流涕曰先帝受誣至此耶古之
人主有殞非命不得正終者名至不美蓋實有其事
不能掩諱故以流傳當時取議後世也我先帝果不
得正終實有其事者歟先帝聰明睿智大小洞燭保
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一劑亦有御札商榷
輔臣安肯輕服方士藥不問可否又安有服傷不言

又復服之此陛下所明知也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
年六十壽考令終本朝希有末年抱疾經歲從容上
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妄進
藥物致損聖體從子殺父律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皇
天后土然耶否耶臣不知議者意誣先帝為不得正
終謂先帝何且以陛下父子間明于陛下前誣先帝
以不得正終謂陛下何朋坐先帝為人所害以為獄
詞則何政體太廷之上每歲審錄明道先帝為人所
害以為口實則何語言金等罪惡當誅自有本律即
坐萬死寧復足惜乃令天下後世信以為眞則是先

帝抱不白之寃於上天留不美之名於人世宗廟神
靈與陛下孝思憂無大此者乞下法司會訊承天門
盡反金等獄詞更坐他罪編發口外拱所言雖故反
階然人以為有理拱在事敏達果敢至其掌吏部多
快恩讐私親舊門生與趙貞吉奉旨考察科道官所
貶斥皆平日攻已者貞吉為之去位拱每選授科道
官即戒毋擅言大臣過失一時如給事中韓楫程文
皆拱腹心有所論奏盡拱意所欲為須拱上前比於
伊周會尚寶司卿劉奮庸建言五事頗有指摘阿拱
意者遂謂奮庸怨望不遜辭觸排譽戶科給事中曹

大埜亦拱門生論拱不忠十事言其比嚴嵩尤甚謫以先帝處嵩者斥之上爲拱調大埜外任阿拱意者不止更日大埜爲奮庸邪黨極力詆譏吏科給事中涂夢桂劾奏奮庸動搖國是宜亟罷斥而程文言韓臣竭忠報國萬世永賴不可一日無者奮庸大埜構奸傾陷罪不容誅宜示遠竄因摘大埜疏一一爲拱解辯雖拱自辯不過焉拱上疏抹解奮庸大埜上更降奮庸一級亦調之外任於是大埜得潮州判官奮庸得興國州知州士論以夢桂文爲恥而大埜者亦往來張居正所授居正而爲之者也穆宗崩拱與張

居正高儀同受顧命時今上幼冲居正因陰結司禮太監馮保以圖拱拱頗慷慨直任攸宮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寄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勅府部章奏自今公聽益覲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聽冢宰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泄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昧爽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

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附阿權臣茂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病悸嘔血三日死其明年有浙東人王太臣者故投充總兵戚繼光三屯營爲南兵不遂流落都下大臣巧捷便佞無鬚髯得入一中貴家中貴寵之正月庚子竊中貴巾服闖掖廷直抵乾清宮門外上方出朝大臣色勃股戰以犯蹕執擣驗之男子也袖有佩

刀馮保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戚總兵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目戚公方握南北軍據危疑地且禁毋妄指此中自有作用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太監洪先逮洪錮禁獄令大臣供之矣自是令稱高使改籍曰武進縣即令家奴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劍劍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人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儒屛語大臣曰第言高閣老怨望使汝來刺顚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搒掠死矣因使儒畀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款即令誣

拱家奴爲同謀獄具保飛發五較械拱奴而居正前
疏傳中外中外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
尚書楊博博曰事大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
待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萬無此事居正面
赤不懌會大理少卿李幼滋者居正鄉人亦與疾告
居正曰公奈何爲此萬代惡名歸公矣居正强應曰
吾爲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
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
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
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媢

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巳告爲解卽共過居正居
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卽疏處之耳守禮曰守
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
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寧有有良心儻株連
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
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
傾軋相名坐損可爲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
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
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
居正手筆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

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上聞先政府耶吾亟
亦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極
稱謝曰苟可効敢不任第後局何以結博曰相公忠
不任耳任何難結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
可委按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卽命焉保與左
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
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
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謁博曰
欲借公全朝廷宰相禮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
難公第使善詗較尉入獄詢刀劒口語所從來雜高

家奴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
辯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詗較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
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較尉卽告大臣入宮謀逆者
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給
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此當實言
適高家奴逮至希孝雜諸較中令物色大臣不辯也
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清者
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閣老
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强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
異日能免誅夷耶皆曰焉公巳爲具詞而張閣老改

四字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塡之天
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
貴何雜治也馮保卽問曰誰非使者大臣瞪目仰面
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閣老何也
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閣老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劒
曰馮家奴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汚獄使耶
遂罷保外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
聞有殷太監者年七十餘老矣在上前跪奏曰高閣
老故忠臣而何爲此隨顧保曰高鬍子是正直忠臣
張蠻子奪他首相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

沮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于是上下刑部擬罪
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齮齕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
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久之卒當拱爲相時其妻
姪張孟男爲尚寶丞往來甚疎歲時起居拱拱與其
妻置酒便坐爲曲宴孟男終日無他語拱語孟男於
其妻而姪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於公孟男以
拱故四歲不遷官及拱蹶踰去國拱向所私門生親
舊率匿景褁足孟男執簞四脡脯追而送之郊拱下
章藩木韉執手帟以爲席鞍以爲几對酌而別臨別
拱握孟男手流涕曰吾向以爲子少我也我亦少子

今吾忝子也孟男曰公何言也夫能不盡于公也者
乃能盡于公者也孟男後仕至南戶部尚書拱無子
賜謚曰文襄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以庶吉士積資至國子司業
嘉靖中虜薄都城下嫚書求貢詔廷議貞吉厲聲阻
和者語在世宗及沈鍊記世宗壯之召入左順門使
疏便計貞吉請急遣才猷辯博之士詣諸將營賞軍
以厲其氣仍許開損軍令令壯士人自爲戰懸重賞
招之逗遛觀望者誅無赦上卽授貞吉左春坊左諭
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伍萬令詣諸將營

貞吉所至見諸軍涕流奮諭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
還報命曰營遠臣未辭朝未敢遠去上怒曰貞吉宣
諭犒賞未見處分如何卽云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爲
解下錦衣鞫問廷杖之謫荔波典史初貞吉廷議罷
盛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
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大恨
乃佯薦貞吉以行時諸軍與虜雜屯城外相去各數
百里貞吉馳民車致金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
貞吉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虜殺之故不敢遠

去宜府軍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率易無當然一時忠憤激烈人皆壯爲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罷穆宗卽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上悅之尋名入爲禮部尚書頃之令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視事隆慶三年也面恩之日上令盡心輔佐贊理國事貞吉言近來朝廷政事紀綱邊防廢弛實多臣不敢負委誓捨身爲陛下任事退語高拱曰數十年人臣黨比成風共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弊陋已甚公振而新之在此時矣居頃之虜數

萬騎大入大同總督陳其學擁兵觀望宣府總兵趙岢棄鎮遠屯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閉門鎖堡旬日虜去其學秋輒爲岢等上捷大同巡按御史燕儒宦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等皆駁劾請治罪兵部覆奏降職奪俸而已貞吉言國家最重邊防欲加整頓在朝廷紀綱賞罰乃紀綱之大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當持祖法國是公論淸議以斷之夫主將不固守自有正律祖法也皇上初年處治薊州山西失事律一時邊臣竦然振厲國是也儒臣鹵等所劾奏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淸議也大同失事耳目

昭然當事者不詘人以伸法乃詘法以伸人臣老矣與參謀斷欲爭不能効忠無術乞解輔職不許頃之復上疏論兵營制以飭戎務其疏曰高帝定萬世之計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所以杜前代强臣擁兵之害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聚爲營旣歸卽當散歸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洎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

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强臣擁重兵之釁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以戎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槩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夫于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千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將無骨鯁伐

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使當日遲十伏誅時事
未可測也代鸞者鎮遠侯寰寰知退讓自守保勳名
而已營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可
知蓋皆繇輕變祖宗之法是以將强如鸞則有不軌
之虞將弱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虜爲隣兵將
若此臣晝夜慮之竊爲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未
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
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數人
稱職易耳請將見諸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
營營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

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
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戎政印
於內府有事則領勑掛印命將于閫外事畢則繳勑
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轂之兵常健
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嘉納下兵部集議明年
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擇將分統遣文臣巡覆較
閱戎政印則如貞吉言是時上特以貞吉故重其
事改協理京營曰閱視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
爭長貞吉所論卒不能行也頃之都察院乏人命貞
吉兼攝兒奏事承旨貞吉既以議大同功罪與霍冀

不協冀論貞吉營制亦不盡行會給事中楊鎔劾冀
鎔者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嗾之因上言貞吉專權亂
政謝恩數語非所宜言貞吉言向臣所論大同事實
發冀短臣知公家之務而已不意冀用私情憾臣夫
兵權貴分練兵亦貴分古法也分府設將分營練兵
祖制也人情畏難衆口多猜言不盡行臣亦何憾臣
入閣之日經筵而恩禮也皇上諭臣數語臣稽首仰
荅夫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發玉音羣品生色臣雖
猥鄙可無一言仰酬明聖向畏避忌默默而退有君
無臣不辱清朝羞汗簡乎豈不聞高宗相傅說命曰

鹽梅命曰舟檝又不聞唐姚崇拜相之日要說十事
臣雖才謝元之官非宰相獻納數語即爲冀所持則
伊傅周召房杜韓范憂危甚多非誕則給也臣名在
五輔之後身居獨立之邊入朝唯影隨形居家無賓
入幕豈有如此孤子寡助之夫而能專權亂政哉乞
容臣致仕歸守丘墓上罷冀留貞吉如故陝西盜汪
二等遯入四川境劫掠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奏
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殃民當罷貞吉言賊故起鄖
陝貽害川徼雖有虜劫未甚挫衂遽爾更置巡撫倘
失事大此曷以加之清約己愛民省事任怨蜀中旱

荒流囚正賴其勤廉安輯招徠便欲去之是奪蜀民
父母也臣竊見任事甚難論事甚易任事之臣與同
難一致謷之口難調則常憂讒畏譏而論事之臣不
設身以處地不原情以待成則恒深文而求備頃者
都御史海瑞被論去位嚴清若復繼之臣恐建功立
業之士從此懈矣臣蜀人也頗悉蜀事乞無罷清乃
許調用是年虜把漢那吉來降朝廷受之御史葉夢
熊論其不可上怒夢熊妄言降二級外調之次日下
諭吏部科道官奸邪欺亂朕即位以來者盡行考察
貞吉上言近因御史葉夢熊論邊上干聖怒薄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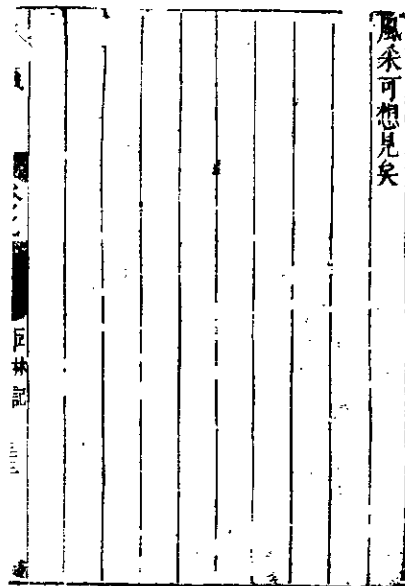
罰足戒百矣皇上即位以來科道官在事人近二百
豈無赤心報國敢諫直言之士一槩波及盡行考察
誠恐所司奉行太過未免玉石俱焚仰惟聖德如天
如地偶有所激降此嚴旨臣考漢唐來事皆因鉤致
黨人之罪遂致才俊銷磨國祚空虛祖宗設立科道
官許之風聞尚付執事諸臣酌其可否取自上裁縱
或不當受罰而已未聞考察至二百餘人雖漢唐宋
鉤黨之弊者也臣待罪內閣屢被譏彈今乃為此嘗
抹豈有要市實欲為國家養護元氣愛惜人才尊顯
皇上之神聖上報有論是時掌吏部者大學士高拱

貞吉亦以掌都察院同受事考察既考所罷黜皆顧
後得罪拱者貞吉救解不得至于日中輒語拱曰大
有之世匪彰無咎孔子曰明辯晳也夫哲人知幾知
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
可保又何必極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吏科都給事
韓楫者拱門生論貞吉指斥朝政陰邀人心貞吉疏
辯乞歸疏末言當令拱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樹私植
權上手詔許致仕萬曆中卒贈少保賜謚文肅貞吉
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
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高抱犢伏牛諸山

巡撫蔡汝楠迓而問學貞吉為列圖明三教所繇起
曰儒者見之謂之儒僊者見之謂之僊佛者見之謂
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
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碍出世之體未就而卒文
章高朗雄健其為人英偉慷慨至老不衰弟曰蒙吉
舉鄉試不仕數與貞吉講中陰事南京國子監祭酒
姜寶薦授國子監學正

郎曰徐階承嚴嵩之後曲以成君猶不免容悅之誚
高拱勇於敢為雖不稽衆觀理顧其心在國家幾陷
大戮鷙愎之過歟貞吉意氣自好躁亦不免其言論

風采可想見矣

臣林記 隆慶臣二　　　　晉江何喬遠　譔

楊博　譚綸　龐尚鵬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爲四川僉事博年十七舉鄉試旁通諸經二十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盩厔知縣調長安爲政精嚴殊絕盩厔有劇盜博督土兵剿其穴在長安留心賑饑存活甚衆時瞻亦爲扶風知縣父子並有惠政而博且冠陝被薦行取以年不及格授兵部武庫主司至爲郎世宗幸承天起故學士

翟鑾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爲行邊使視師九邊鑾薦博贊畫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徼賞鑾綜所費朝賞有數番來恐滋多欲拒不見番競讙博曰夷性卞憤不予必變莫若集而面詰其緩延狀曰天子念若等僻苦煩相公親勞問若等當傾巢遠迎敢遲淹乃爾應縛屬吏諸番當氣慴如此則賞不待溢鑾從其計擁衞暨嚴跪諸番轅門之外譯而數之諸番果羅拜請罪因徵賚其先至者餘部落懼以後至讓無敢來東至遼東登撫順城覩建州海西二夷屋居火食樹官建衞大類中國而貢使久不至察其故爲海西夷兀允住所阨遏而兀允住不請繇薊東邵傳多乾沒苦之乃告鑾是夷勢雖羈縻功成藩屏奈何惜小費自撤厚防請以柔遠深意嚴諭諸驛弁原諸夷後期罪特許補貢若兀允住有罪不可赦則嚴敕遼東撫鎭多方擒斬以絕禍源鑾從其計以上聞博是行東抵襄陽西訖張掖輒眺察其形勢險易亭障堅瑕問土俗好惡士馬登耗夷帳遠邇部落强弱一一籍記圖繪具得其肯綮所請禁濬濠堡增設守備鑾以博計上聞輒施行鑾入首薦博可屬大事上嘉賜金幣調掌職方司時嘉靖中年北虜俺荅阿不孩

累脇我叛人侵邊世宗日念邊所以督邊臣甚至虜始從大同左衞入犯朔州博白兵部尚書張瓚當備京師瓚以聞上喜其後繇朔州至馬邑白草溝而南自太原南下聲犯平陽澤潞延綏巡撫萬潮請備京師而瓚疏已行虜營汾及平遙介休東西散掠諸縣山西左參將張世忠與戰死虜益分掠定襄五臺等州縣八日始出陽和塞山西撫按以虜退聞博草備後十事請瓚上之瓚曰虜退矣寧庸是其夕上下內閣令戶兵二部條後計瓚取博草立上之上大喜有袁瓚憂邊思職之褒而戶部後二日始上尚書李

如圭竟失上意以免是時世宗以虜慾責本兵贊倚
博如左右手凡羽書中旨朝奏夕聞夕下朝覆上亦
知博所爲一夕羽書至上特遣中使扣楊郎中舍馳
召之時贊墨好貨而博布袍蔬食門絕私謁時有王
文選鎖門不鎖心楊郎中鎖心不鎖門之謠博居曹
十二年例當擢京堂官而鄭曉爲文選郎中擬遷山
東提學副使吏部尚書許讚爲博薄之曉曰以楊謀
斷奚虞不遠夜過博以告博謝曉爲知己居一年擢
左參政又一年擢都御史巡撫甘肅上謂勳輔大臣
以前職方郎也而是時仇鸞爲甘肅總兵貪狡淫暴

博時時規正之鸞爲曾銑所奏逮繫獄中而銑亦坐
議復套事逮詣獄鸞卽上書訐銑并及博上不問及
鸞得出獄尚訐博不已上語左右曰楊博好官鸞何
誣之再者必治居二年與總兵王繼祖督參將蔡勳
擊虜八里河灘斬首四十二獲馬駝牛羊千有奇夷
器八百九十餘已與諸將再擊虜鎮羌永昌山丹鎮
番等處斬首九十餘獲馬駝牛羊四百有奇夷器二
千五十有奇而哈密夷人牙木蘭自嘉靖初得罪於
土魯番脅擁衆五千餘人內附總督王瓊遷牙木蘭
於湖廣安插其衆于白城山命哈密衛都督白羔剌

約束之顧白城城堡未建聽其雙附郊關以居者二
十年所矣是五千人者皆哈密赤斤罕東諸夷長子
孫日盛強勁與軍民相搏博檄副使王儀參將劉勳
葺治白城山城堡墩戍給以耕爨之具具羊酒召諭
白羔剌諸番徙之皆歡呼樂從計移帳七百有六男
婦三千四百餘人離塞近者二百里遠者至五百里
約以朔望之日入城番漢毋非時通既奏聞帝嘉之
以斬虜徙戎二功進右副都御史予奬勅賜白金紵
絲明年丁母憂服闋卽家召起兵部右侍郎明年兼
右僉都御史巡邊尋轉左其冬復命兼僉都御史總

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博謂薊遼切近京師惟
擁護畿甸防衛諸陵爲大義禦虜之機敢戰不如愼
守要以匹馬不入爲功三十三年八月甲子西虜把
都兒東虜打來孫糾其諸部七大酋十餘萬騎會于
小興州白廟兒白三岔口古城川并虎頭山連營百
餘里謀犯古北虜尋緣黑霧山而南戌刻抵宰河車
者二百餘騎距塞不十舍博飛發尖夜二人出哨留
參將唐桂守密雲自帥中副總兵劉通副使蓁甲而
馳與巡撫都御史吳嘉會總兵周益昌大會于古北
召諸將畫地守連營持待戰火器者夾岸軍益昌帥

諸將往來馳援軍皆附牆立乙丑寅刻虜自虎頭山大舉薄潮河川關下突攻龍王谷參將楊照遊擊官兵擊之卯訖午百十戰殺過當我軍傷者九博立出金錢布粟分勞軍促故遊擊崇帥師五百人前助則稍退尋攻輒垛子副總兵龔業疾擊之又過當則稍退尋攻沙嶺兒益昌帥其所帥將殊死戰虜大挫轉攻丫吉山廟兒嶺副總兵業展轉迎擊之遂退博更檄益昌發家丁千人援虜所不攻地選尖夜擣地砲潛出按伏夜分齊發虜自相蹂躪刺砍達旦時虜營火光燭天烽火達京師上震恐問虜報於相嵩日數

下會博奏至上喜趣逐虜丙寅虜分爲三道攻龍王谷沙嶺兒磚垛子諸處各萬餘騎參將照副總兵業遊擊官力禦之斬首二打來孫觭驍騎四千令部酋塞逼攻松嶺兒甚力千總承爵故遊擊言參將淵各帥所部至虜盡銳蟻附而緣牆一虜已及雉言部張馬馬斮其腕則皆墜虜射馬馬貫顱我軍被殺傷者六十餘人延綏遊擊璘帥所部馳至擊殺虜數百打來孫遣部酋把戶塞擁五千騎濟師相持朝至昃矢蝟集璘若言手刃督衆殊死戰殪把戶塞若里孤二酋虜號哭鉤屍馱去戊刻突百騎攻漢兒嶺紅山兒

遊擊守督中軍時中等堵擊遊擊碧參將府以陝邊遊兵應之遂退虜相與語向庚戌秋如進巨室資貨人畜各飽望外今者牆高臺密人狠弓強大非昔比也丁卯辰刻虜復以三百騎攻孤山兒守若碧若府揮刀親搏衆殊死戰擊殺虜五六十餘乃奔古城以去仍返虎頭山將向白馬關大水谷博探虜動靜檄寧夏遊擊經固原遊擊堂提督卿備而待仍選尖夜持火砲潛入各營竟夕四散五六發虜人楞馬疲皆狼狽哭歸是役也博禦虜五晝夜其始聞警即止宿古北垣上毋跨鞍擐甲冑手弓矢往來諸隘口睥睨

閱憑牆血戰虜百道攻不克是時都城謂虜旦夕如庚戌警報日數十至上時發廠衛邏較及親信中使分詣緣塞詗諸軍趾相踵及歸備述博隨虜轉戰狀會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奏亦至上大喜諭嵩曰得如是者數人無廢兵政矣已已卽軍中宣諭賜博金昌嘉會業照璘大紅紵絲服各一襲發萬金勞軍是役也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博上疏歸上功稱五略以贊上是時俺荅亦屬六萬餘騎寇山西三關亦爲總督侍郎許論所擊走上大喜陞博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論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各廕一子錦衣

衛千戶益昌嘉會等皆陞賞有差壽兼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三十四年打來孫憤昨秋失利來襲馬蘭谷駐鮎魚石關下博與嘉會益昌益督諸將奮擊斬拒幾獲打來孫斬首二十餘殪其酋一薊郊關也毎虜至京師輒戒嚴博禦無失利博在薊賈勇教戰自四方至者稍有寸長輒置幕下擇氣志可使者激之曰虜亦人耳奈何見而走安知天不欲而富貴令奮跡行間耶久之士知戰故輒以無事亡何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杜絕相嵩子世蕃不得撓兵政嵩父子不悅居一年丁父憂又二年土虜寇大同圍

右衛城連月不解徵總督楊順下獄罷兵部尚書許論廷議置代未決上復召博爲兵部尚書以往博不能辭墨縗而往上疏慰曰皇上幸寬西顧憂臣誓滅此賊用攄國憤上嘉答之因賜白金文綺虜諜博出關即夕悉衆出塞去博以右衛久在圍城中樵採路絕士煑革而食忍死固守無二志乃優加卹奬疏褒其守帥尚表僉陳善後十事遂經畧大同修守要害測虜情預戰守凡疏一二十上上悉親爲裁定不下部議虜去遠博以大同川原平衍虜騎飄忽艱于防禦乃聚糧具械分布修築躬自勞來獎勸于是築牛

心等堡寨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濬大壕二三各長三十里擱馬壕六十四道凡五十日工報竣上嘉博功大完速降勅奬勵賜白金文綺隨諭輔臣曰宣大博理已平一歲可見凡事無人之效又曰博盡心邊務方在理中以來冬回部爲宜朕意須加以一秩乃加太子太保兼右副都御史虜酋有哱素者故稱魁桀時以輕騎抄我邊博計擒之弁斬其黨十五人因分銳兵襲擊僉塞虜營多所斬獲虜徙帳遠去邊警益稀乃議築翁萬達所創大同長城列上修邊四事大約計費二十萬金請內帑者十一上覽疏謂

輔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比他動以四十萬用大不同各鎭妄費誰肯一言及者博聞感泣會虜入薊鎭督臣被收廷議移博鎭薊上然之時當防秋即日趨居庸道上經畧宣大及時繼理十事既入關調度諸將魯聰等畫區分守而以副使等官李尚智等監之下令曰某月日時各營據牆舉火爲號某日某時如之凡擺邊耀武者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徑千餘里不絕炮火之聲遠邇響應近塞夷衆走報諸酋時刻不爽諸酋皆驚終歲不敢近塞上名博還部加少保當是時嵩父子不便博入屢沮之上特旨 召博復特

旨加貳孤嵩繼擢浙江總督胡宗憲者父事嵩
南海賊爲亂宗憲計擒其酋王直嵩欲因事俟之博
執不可請下廷議禮部尚書吳山與博持之宗憲意
不俟嵩與其子世蕃憾博甚是時上久不接羣臣操
下益急博屢犯嵩慮爲所陷夜宿外舍以待不測然
上殊知公一日諭吏部曰朕聞自博入胡虜日伺邊
外求幾戎政缺人又諭兵部曰戎贊之用須如博者
會各邊屢有奇捷法當叙本兵功博不自言上皆錫
銀幣繇是嵩乃不敢復搆博博一品考績賜羊酒鈔
錠椶杜國勳升以勳贍其三代上異數也尋詔支正

一品俸四十一年虜將大舉寇薊諜報甚亟上曰自
博入我恒慮邊今秋必擾早策邊之博申飭邊塞使
命絡繹而薊總督某者殊易虜乃東趨遼陽博拊几
曰虜氛甚惡亟徵各路兵協禦猶懼不濟顧引重兵
去遠徼是假之便道也今茲敗矣日夜十餘檄趣之
旋虜已潰牆子嶺入矣虜薄近圻火光燭大內博夜
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尋引去是時嵩先已得罪
去博再入本兵且八年籌虜籌倭心力焦勞南北報
功捷無慮數十次皆推功文武大臣不自爲伐四十
二年兩考再廕一子入監疏辭上不許曰茲用酬功

且以礪世明年吏部尚書缺特簡博未幾上崩穆宗
即位博首請錄忠諫舉遺佚奏脩平宸濠功命新建
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又以中外遷陟太驟政多苟且
請漸爲久任法僉得施行明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博在位久左右倖臣皆
不便之時時譖博於上博屢辭厯許之又明年以覆
留都御史龐尚鵬有旨詰責博請謝去大學士李春
芳尚書劉體乾等及兩京科道交章奏留不報已而
左右譖博者皆得罪上知博無他又明年再召爲吏
部尚書治兵部事力辭不許是時西虜已納款九邊

防禦薊遼爲急博奏徵浙兵九千人復奏遣清軍御
史徵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脫伍軍悉詣薊
鎭以實畿左尋解歸神宗即位召還吏部時一品滿
四考賜寶鈔五子貫肥羜三上尊三十加少師兼太
子太師廕一子尋覃恩贈三代如其官蓋以兵部臣
一品四考惟博一人尋以疾乞歸再疏許之時博子
俊民爲太僕寺少卿俊卿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詔
皆許扶侍歸蓋殊典云歸之明年卒年六十有六訃
聞輟朝一日諭祭賜葬贈太傅謚襄毅廕一子中書
舍人博豐頰偉貌音吐洪暢每談及生平歷歷接人

遷事與夫九邊阨塞險要兵馬錢穀盈縮堅瑕今昔
登降之故屢屢如指掌遇下有恩所至多見思每朝
四鼓興危坐待漏祁寒暑無二雖位益尊益恪愼俊
民仕戶部尚書俊卿武舉第一人又俊士亦舉進士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父鎬以貢爲王府教授綸爲人
恬澹好黃老言嘉靖中以儒士中鄉試連登進士授
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居久之倭寇
苦東南諸郡轉薄南京城門閉者三日綸一再募壯
士五百人逐之雖未能撓寇然當事者指目綸爲知
兵是時台之僊居黃巖新中寇郡兵幾萬人皆懾懦

遂補綸爲台州知府至則簡習精卒千人一捷于栅
浦一捷于北嶺一捷下楊沙溪皆在旬日間以此益
知名就遷浙江副使爲巡海使者綸悉散諸徵調一
意練士著倍餼餉備器械厲威信必誅賞教之三月
部士皆爭命死敵而會督府剿王直黨於舟山兵相
距十月莫敢動綸伺賊登馬岡急擊潰之明日攻何
家礁又大潰之黨無噍未幾犯桃渚綸急走桃渚已
又殺海門障者登城矣綸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
門之南北路遇之於新河追殲之南灣浙中寇盡平
陞參政轄海事如故當此之時江南平賊功惟綸與

胡宗憲爲最居亡何廣賊流刼江西時綸方丁艱家
居起復擊平之改福建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興化
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綸期戚繼光犄賊
渚林一鼓盡擒之俘斬二千二百有奇獲被擄三千
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
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
于福清之神前澳漳浦之玻璃嶺其他楊一蘇阿普
藍松山等鬬中衆不下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入閩
底寧得請補制居一年起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
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則寇已平慶川湖介移施

州衛設隆昌縣于隆橋驛遏蠻所出沒又平龍州薛
氏則又改龍州爲龍安府皆得請蜀人大德綸又討
除逆賊鳳繼祖有功賜銀幣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
郎總督兩廣尋名還明年以左侍郎總督薊遼綸謂
輦護京師宜莫謹備薊鎮備薊鎮無如注精戰具于
是修壕塹創敵臺造戰車鳥銃佛郎機諸具甚設初
綸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共事戎閒用浙兵得
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浙兵旌幟無不膝受
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奏立三大屯營管鑰竟
委戚將軍薊自是稱雄鎮虜相戒不敢犯居二年陞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理戎政明年以尚書理戎政
是冬寺告又明年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時三鎮
貢市竣北虜三貢禮成粤東羅旁蜀中九絲平遼左
征逆酋王杲及平虜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
廕子二益俸一加太子少保錫麒麟蟒衣各一襲亡
何卒綸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眥綸兵間綸亦始終
以兵事自表雖無所授韜鈐勞畫運量若玩弄東虜
掌股上其志慮忠勁郎園徼靖謐常若大敵肘足發
極計愼畫猝有警輒欲奮蹀爲士伍先不敢晏處嘗
言國家欲破虜者必得人爲總鎮將兵十萬東西往

來擊無晝地自攣或時出塞擣虛庶得志又欲圖復
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偏關犄角宣大庶幾銷虜無
大舉綸少時好黃老其後入官家居聲伎自奉增損
海內曲調儷之和平號四卒腔至今優人皆用之卒
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諡襄敏追叙羅旁功世一子
錦衣百戶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樂平
知縣表樹風聲政教大行召入爲御史命覈浙直軍
餉發總制胡宗憲監軍鄢懋卿冐破之奸語侵相嵩
幾中奇禍事竣復命稽執奏如前出按河南強宗縮
服貪墨吏望風解印綬丁艱服闋入掌河南道理考
察事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尚鵬疏救甚力且劾
及輔臣郭朴尋按浙江浙江賦民大抵皆本天順間
御史朱英所疏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而統於坊
里之長毎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
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餽曰甲首
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廷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
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
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即富
者按田按田而率有加畝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

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畝逃役至
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額役
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
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
二則身家亦破碎生平攟聚五百千朝居暮空貧者
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雞柵豚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
哭於是毎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
相唇齒而民病極矣尚鵬知此已久既至乃破除其
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額役不縮不盈與
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千率出若干錢與秋

租歲金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人給欵帖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輸二十分耿細易辨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播弄用詔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促巡撫勦平紀驗其功次釋出幼少者千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取利占據相格鬭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浙中排門香燈淤流攀挽尚鵬車中亦淚下也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史以仁贓私狼藉弁劾給事中齊除壞邊餉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擣虜巢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叙又上會計錄言從古征斂煩多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親視邊方生靈愁苦幾欲繪鄭俠之圖讀者咸壯其志次甘州爲御史郜永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龐君能臣特疏保留少輔高拱不悅傳旨切責勒博

致仕尚鵬落職九卿科道疏留不報萬曆初博召用尚鵬亦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復相論者俱得罪尚鵬移居正書申救居正不懌亡何坐報最以簿書年月少誤被給事中陳三謨參奏回籍居四年卒三謨居正黨也尚鵬忠介慷慨有才有膽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讒疑海內縉紳倚重焉天啓初謚

臣郎曰楊博譚綸龐尚鵬皆一時能臣博綸善治兵尚鵬善治賦而楊博在嘉靖朝尤爲主上所倚毗可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鞠躬盡瘁君子矣

葛守禮　陸樹聲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山東鄉試第一遂成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郡守讞鞫無驗悉論出之大吏易守禮儒生耳何知吏已吏以他疑獄試守禮守禮平亭盡允大驚服擢兵部主事郎儀制寧府既除弋陽王攝寧事請得置旗尉如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攝寧耶出爲河南提學副使論士兼德藝遷山西參政冀南兩郡藩宗暴橫至

匿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徙署於他治者守禮至
仍故部署彈壓兩郡悍宗皆斂跡陞山西按察使鴈
代寧府閒居民多自墾田或告晉王曰府中牧地也
王奪之居民譁譟構兵守禮法其首難者仍歸田於
民令有司歲收其出租抵宗祿陞陝西右布政轉左
秦王亦以牧地故利民田立石其壟上民爭訟不決
守禮仆壟石告王以晉事田亦復歸民入覲佐計所
署卑冗吏老疾失眞者輒與门吏部尚書曰若是則
計簿舛耶守禮曰此皆去省會遠第取具文書實未
嘗見其人今乃見之舛在某也陞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尋陞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改吏部右侍郎
三攝部事大抵綜名實振淹滯抑僥倖銓法多所更
定而貴勢皆不便之陞南禮部尚書相李本署吏部
事希嚴嵩指以地震請考察廷臣分三等爲去留守
禮以褒庸罷留一等則吳鵬趙文華嚴世蕃諸人時
論譁然隆慶改元起戶部尚書時國計詘甚守禮請
益鑄錢以便民平估以便商尋徙南工部尚書以母
老終養母沒服闋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是爲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寮務絕朋比黜憸壬一歸
於平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坐受財及酷烈者劾

繫詔獄窮治吏爭自祓濯矣久之以老力求去守禮
立朝四十餘年侃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
絕不伺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爲隱情在
隆慶初相高拱以藩邸舊臣當事快恣相徐階積不
能平百計逐拱白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及六
官之長各率屬疏劾至臺省庶官交章論奏穆宗故
眷拱見拱彈章滿公車不得已策罷拱守禮時爲戶
部尚書獨不論拱戶部左右侍郎徐、桂老拱同館
也劉自強拱里人也詣守禮請守禮不應曰人各有
見某自見不論高公耳何必同兩侍郎不得守禮疏

乃自作白頭疏上之守禮自求罷居二年拱再相德
守禮名用之時自強方尚書刑部拱從容語曰向者
公疏可無白耶自強曰疏之不白今日安得尚侍公
拱曰葛公棄不佞耶守禮卽以見德於拱得復用顧
見拱快恣如故終不附麗之拱亦少疏矣其後拱坐
王大臣事守禮又與楊博力周旋於張居正所人以
此稱葛公長者守禮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
人世靡麗事年五十時其妻爲之求侍姬而強之守
禮名姬侍姬直當前守禮卽拂衣出既數年妻召其
姬家迓之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劇東省識新進士御

史用故事名戲不敢白守禮以告相殷士儋士儋
人也守禮面斥御史士儋曰某實命御史守禮曰甚
疏禁安所得旨旨實擬內閣公自矛盾耶揮出之左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孫曦亦萬曆中舉山東
第一戊進士

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陸宣公之後也其父始孩而
孤鞠於外家從母姓曰林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爲
林姓至隆慶初始改云樹聲少貧與其弟德同出爲
贅壻登第六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
能嘉靖數十年間海內清望樹聲爲第一自其爲吉

士移疾歸里其後告滿詣闕相嵩柄國官無大小皆
有定價而館職尤重嵩子世蕃知樹聲無所孳第使
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曰當以翰林寻陸君樹聲謝
曰翰苑本不敢希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
謁次相張治樹聲座主也爲解於嵩嵩曰彼陸生者
何其徑庭治曰蠢人也不足與較嵩乃令出試以南
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治乃爲樹聲
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一翰林介之謁嵩樹聲往
至門則治所遣持金幣者已在嵩門下出刺授樹聲
使自爲獻樹聲大愕怡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入一

揖卽出終不出刺嵩送二人出見持金幣者立門左
問爲誰樹聲口不知竟出嵩大恨樹聲授職未幾又
以告去矣數告數起歷南雍南部時徐階當國樹聲
同里人也落落穆穆萬曆改元以禮部尚書召踰年
與內閣居正持前輩禮甚抗又以論事不合復稱疾
求去二十六年樹聲年九十守臣以聞天子遣官存
問加秩一品爲太子太保久之卒謚文定樹聲居嘗
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啓處服御笑飲在所休休然其
和光綴接里之執經問道與士大夫東西行禮於其
廬者不擇賢愚少長皆意滿去王錫爵稱其道不苦

空而禪不標幟而儒不垢俗而隱弟樹德都御史以
方嚴稱

鄭世威　吳嶽　譚大初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方總中
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甑弱冠舉子鄉既戌進
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幾
脫章句躐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
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相嵩
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illegible]
者曰相國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illegible]

耳門者開中門乃入相言未子也汪巡撫玄錫偕相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嵩代言族黨薉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傅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熊憲副者嚴姻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鬻以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捄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分宜終讐己投劾歸歸而薪桑不贍耕鋤自力且十年分宜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

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階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共謬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清贖鍰備賑且謂升石而徵之筐篚而縻之是奸國法也取盈于公廥而尾閭于權門是奪民命也纚纚千言讀之惻切至有欲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于心曰心嚴師爲師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媚竈是恥辭榮寂寞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謚恭介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戶部主事

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爲郡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之道望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毋有不孝弟毋怙侈毋鬬狠毋惡聲聞里中毋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毋途行別民善惡於旌善申明二亭置社倉設社學藥局鄉約朔望視學講經義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民化之守保定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胥吏隸卒以至市猾田甿無敢越軼皆若通貫爲一心保定繼來爲守者唯有嚴清與嶽竝名而嶽德及民尤深且厚累官左僉都御史巡撫眞定嘉靖末年見相嵩虐焰移疾自免屏居南旺湖上茅屋薄田粗糲居食日惟

披閲禪經默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留[illegible]
食不過數器脯茉居太半殊不出謁謝時遊行跨蹇
驢而已或諷其矯嶽曰某罷吏居家未嘗一用邑中
夫役自覓輿夫力又不能老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
適非敢矯也既數年相嵩罷徐階當國起嶽右副都
御史協理院事鄒遠持檄喧閧嶽宅僕入言狀嶽方
趺坐行氣搖首且止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
索檄觀之擲不更視親友從臾乃出就徵一時士論
翕然得人隆慶初大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嶽詣
政府抗辭曰請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

敢留之否公毋傷國體也閣臣悚然疏尋下既遷南
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嶽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務
節儉以變風俗爲人耿介端方清操絶俗守廬時以
艱歸途次陰雨持廬蓋以行至家乏之歸自南都廳
事不備假僧寮而見客卒賜祭葬謚介肅

譚大初字宗元始興人嘉靖十六年應貢領鄉書
以貢資選公將連登進士出跨蹇驢而已以憂歸赴
選授工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
起補戶部選爲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
冊封餽遺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
民枉抑視權勢藐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額
爲疑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革冒濫
撫院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
嵩親黨廣奪人產大初廉得實悉擺法秩滿年僅五
十具疏乞休不許擢廣西參政桂林澇米價湧請督
府開倉發糶便宜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値
妻子連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年召起河南右參政連
擢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奉詔書不敢復辭穆宗卽
位疏乞以參政致仕不許晉工部侍郎遷戶部左侍
郎總督倉場貴戚權璫侵民田土必躬覈履悉歸侵

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休不許轉南
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仕家居田不滿百畝讀
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賜祭葬閩人
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粵中譚大初
及汝上吳嶽也子音以貢歷上石西州知州有廉直
聲

臣林外記

晉江何喬遠

志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君卽神聖無過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基陶安諸長者高皇帝立法貽謀垂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凡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鑒之前古爲子孫者遵行其所立維持其所廢雖有辟王可賴前哲建文君惆然皇祖之典刑馳鶩三代周官之治固已遠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徒

區區名號位分之閒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所存君子之道施錄親始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姓建文君隆思廣大寬通之理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而卽位半歲周齊湘代岷死徙因迫豈不曰晉王廢周王遷潭王殺高帝爲之矣父可得諸其子者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父乎主人之居室也無以取侮市道之人宊然閾其家可閉門而鞭棰之童子持杯羹自喜榻然恐其傍人有欲之之色不奪之亦戲之矣天下之事大之足以制勝畏之適以召敵以寡與人使得爲詞者乃有國之深弊惜乎齊黃諸臣過謀之君過聽之也今夫能以祭器祀其先人者一有子孫不享其胙飲其福酒主人必以爲耻曰未廣其先人况夫富四海有天下者哉鄙人何知天佑命者爲有德其閨宮自焚子弟不得終先人血食斬焉非不幸矣然而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轅不捄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材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匱可以效攻戮今不殉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戮旣酷後烈方遒且欲以其九牛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

之報矣人有兩妻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人則取其長者故夫陳楨以逃害得葬李貫以不諫受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夫諸君子者亦文皇帝所欲得以爲臣者也

兵部尚書齊泰者初名德溧水人太常卿黃子澄者名湜以字行分宜人也洪武末年雷震謹身殿上禱於郊擇九年亡過者從泰以禮部主事與兩子澄以進士及第選東宮伴讀上並重此兩人久之泰繇兵部郎中進爲侍郎而子澄爲太常寺少卿上閱

邊將齊泰盡能舉其名邊方要害竝所申兵幾何泰出簡袖中甚悉上奇之以爲兵部尚書及大漸受顧命輔太孫太孫即位爲建文君以泰顧命子澄舊學信之使參機務凡止諸王毋會葬高帝王屬三護衛不得節制他文武吏有罪國輒除其說皆自泰子澄發之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泰與子澄請從周代二王於邊降齊岷爲庶人責討湘王王懼焚死成祖時在燕邸威形出五王上齊湘之辭連燕燕王亦削讓泰與子澄日夜謀翦燕矣燕王見五王者不得自全又聞密詔且見收乃以高皇帝訓起兵檄天下索誅

奸臣於朝坐泰子澄爲首建文君使耿炳文李景隆等先後南出皆泰子澄居中調度景隆數敗燕兵日振建文君則陽逐泰子澄謝燕陰使居中如故燕固疑之不罷兵已而盛庸捷東昌建文君喜召還之已燕兵急則又竄逐籍其家謝燕燕謂帝終不明誅泰子澄益治兵如故居亡何燕渡淮泰子澄捧詔四出募兵而王已即位皇帝下令有擒奸臣者爵三級爲從者二級首擒叛逆者二級爲從者一級所懸捕凡二十九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禮部尚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鈍侍郎郭任盧廸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紞侍郎茅大芳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子澄至蘇約其知府姚善勤王聞都城破乃謀入番求兵道見獲而齊泰募兵廣德辱其白馬欲更出他郡馬勞辱汗亦爲人所得上皆族誅之籍其妻女姊媳教坊群亂以教坊子弟僅泰一子六歲得給配子澄一子變姓名爲田經以免其後二十九人者王鈍

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紞服罪見宥餘皆誅又其後增奸臣名合前五十人而徐輝祖葛誠周是脩姚善鐵鉉等爲之首仁宗即位曰方孝孺諸臣忠臣也其姊屬發教坊工匠軍伍爲奴功臣家今有存者悉赦歸給還其田土泰子歸其一女在教坊時部舞陳儀陰畜以妹子至是嫁良家而田經亦復其故姓

陳廸字景道宣城人祖有賢以功爲撫州守禦百戶廸幼倜儻有志操洪武開辟郡學訓導爲郡大守草表賀萬壽太祖覽而異之久之薦通經除翰林院編脩累遷侍講出參議山東捕蝗弭盜東人德焉久之

丁內艱奪情爲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蠻亂廸用土兵擊破之建文君卽位徵入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會水旱廸請命法司擇廉厚吏分詣郡國審覈獄囚所在招撫逃亡免其賦皆見施行加太子太保予兼俸辭靖難師起受詔督軍儲過其家門不入及聞變赴京成祖責問之嫚罵不屈遂收其子鳳山等六人同日棄市鳳山臨刑而泣廸怒叱之罵成祖成祖使臠六人者鼻舌嘗廸曰悅口否廸曰是忠臣孝子之肉云胡不悅爽人口者其有在矣遂俱磔死姻戚連坐亡算廸死人從衣帶中得

其詩及五噫之詞蒼頭來保拾廸骨歸葬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摳而投諸湍成化間寧國通判陳紀具衣冠重葬之碧泉山郡人私謚曰靖獻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師事宋濂尊上其學兩薦入官太祖讀其文奇之與之宴使覘之岸然自異太祖曰老其才可以遺嗣君以爲蜀獻王教授獻王恭儉好儒尊重孝孺甚表之曰正學建文君改官制翰林增文學博士一人以通經博古者充之孝孺自侍講學士任其官爲特選一時詔命獻議無不倚孝孺孝孺之平生傑然必爲君子也賤文章而

貴道德恥刑法而尊教化慮無不發明聖學敷陳王道當是時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孝孺亦自以遭遇時君當世無二奮然謂三代仁義禮樂爲必可師田必可井閭必可比刑必可措何其勇也哉嗚呼天生用世之才亦艱矣通今之士多循好古之士多迂故夫時平可以興治世急可以撥亂求之不窮者命世之豪傑也以孝孺之自持如彼其高遇主如彼其信令遵高皇帝之遺脩明其政教惇厚其德澤其君虛已而聽之憑以高皇帝餘烈可以成化惜乎好古太堅求治太銳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數千年之世道

而皆必自已出余讀其所著深慮治要官政民政諸篇大要謂善治民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慶賞刑誅爲鹽醯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見吾法之可畏則已爾信斯言也誠捄時之良藥矣易名號改官秩其事不足以與政教顧亦秩小前人而紛更高皇帝之制先王之道仁義禮樂莫大乎親親在廷諸臣可以得建文君者莫孝孺若也而刻削太驟至於骨肉嫌猜坐生蕭牆之禍尚晏然講周官之法謀及行閒割地而始窮又何蹤邪抑天之所廢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哉建文君既亡孝孺斬衰夜哭成祖待以

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詔使出之孝孺持服入見擗擗足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初心欲輔成王如周公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孝孺曰獨無其遺孤成祖曰國有長君社稷福也孝孺曰獨無其介弟成祖曰先生休矣吾家事耳趣爲我草詔孝孺大書云云擲其筆曰死即死耳成祖曰即死甚善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遂命裂其口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益不顧乃盡殺之然後出磔之市臨刑爲絶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凡刑七日乃亡宗族親戚朋友爲孝孺誅者千有餘人古今成仁之禍烈未加此也嗚呼成祖威武宏達求士如饑渴令孝孺與三楊蹇夏諸人樹勲當時囹將列彝鼎勒景鍾又令稍掩剛愼以存堂陛之詞亦可及身而止死者堙於市矣猶然轟雷霆赴水火如枕席其心有所必然也孝孺死浙東之仕於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獨多於天下故夫行有勸而德有風孔子曰志士仁人

眞斯人歟其斯人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新淦人其先居淦東東山父僖從三洲上善爲詩洪武聞以起居注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鎭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寧遊淦庠與金幼孜相善相謂曰千異日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洪武十八年以進士入對上發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繇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朕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倣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心膂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才下士廉恥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永不克已彰君之惡若非眞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柰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旣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始舉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之難詢草茅之陋諫之可謂廣求之可謂功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

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以區區小故而卽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之無窮之誅若此無巳奈何爲治陛下與天下之學較育天下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立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略于終能勞于先則可逸于後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于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帝覽而善之擢第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脩撰子寧性資英邁至是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其居母喪力行古禮服闋除翰林院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陞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尋遷左副都御史會御史府成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李景隆出師亡功名還子寧從朝班中執景隆數其觀望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臣備員執法不能爲陛下除賣國奸臣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毋赦臣因大哭請死建文君爲罷朝燕王旣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衛府紀善周是脩上書指斥當事誤國下群臣議當事者盛氣詬兩人于寧曰國事至此尚禁人言乎諸公第勉之而巳成祖卽位縛入見語倨彊不止使斷其舌子寧探舌血大書殿甎不遜血入於甎有隱隱色遂命族其家姻黨被誅者百五十一人戍塞者三百七十一人女瓊瓊入浣衣局宣德中赦出子寧死百餘年胡議割淦三州爲峽江縣峽淦人爭祀子寧至貽書相詢臨江太守乃使二縣並置子寧祠子寧有後在長樂天啓中叙忠臣之裔官其孫孫夢子寧來語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學於元黃昇洪武二

十四年以會試第一對策大廷太祖覽而嘉之復擢
第一簶翰林歷尚寶司卿禮部侍郎革除閒增侍中
且次尚書以觀爲之仍掌尚寶事觀與方孝孺並爲
建文君所親靖難兵起觀草詔告天下及渡淮銜
命徵兵上游諸郡舟抵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
妻素貞其死矣夫招魂而祭之至建德聞曰宮已焚
失帝新皇帝帝三日矣觀謂舟人曰羅刹之磯湍棹
可鼓也至磯服朝衣東向再拜投湍死舟人撈之得
其冑椶珠系成祖捕觀急人以其帽系獻成祖疑觀
或尚在族其家逮其姻黨百餘人而觀妻翁氏城破

時果死翁氏者池口人成祖登極而問璽曰尚璽者
誰也已知爲觀命執其妻子得翁使象人妻之象人
將翁至家出市酒脯欲與成婚翁携其二女及家屬
十許人自湛通濟門河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嘗題詩鄱君廟太祖征漢時見
而奇之問知爲閏名立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建
文中以直諒著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數與齊
泰等圖國燕壬午七月不屈誅一子論死二子戍邊
妻配象人女郡奴錄教坊煎墨汚面誓不辱後遇赦
歸貧無依止閭里虩資遺焉曰其父忠年五十六終
尚處子鄉人私謚曰貞姑萬曆十二年恩詔至風台
縣庭捲入雲中久之仍墜故處人謂閏英爽尚存

鄒瑾吉永豐人爲大理寺丞監察御史魏冕瓘甥也
瑾議論磊落而冕勁直有聲靖難兵至城下都督徐
增壽私謀開門應燕瑾冕與同官十八人者捽增壽
於朝大呼請戮聲聞禁中宮之焚也或謂冕迎附冕
厲聲曰使吾二人改其臣操以事明君必所不膺不
如死也乃皆自殺

郭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仕戶部侍郎
治粟足軍興不屈誅子二一坐死一戍廣西三女給

配於象人

盧迥或曰珙僊居人喜飲酒歌詩不屑曲謹以戶部
侍郎不屈長謳而就刑

侯泰南和人以刑部尚書轉餉淮濟諸郡至高郵被
執不屈文皇即位誅弟敬祖子玘皆坐死妻配象奴
子京兒繫獄不知其所終

暴昭潞州人洪武初繇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耿介
有峻節歷官清儉布衣麻履而已建文初以北平參
政防燕又以刑部侍郎充採訪使於北平又以刑部
尚書領平燕布政司於真定成祖即位將出亡被執

及見則大罵命誅之拔齒截肢不已也斷首乃絶
茅大方名誧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爲人敦大和雅不諂不亢脩典教本邑以考績入對高皇帝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之董仲舒曰亦王相累官副都御史寫詩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八月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棄市久之幼男文生亦論死有孫二人俱死獄中
陳繼之莆田人爲户科給事中多所建白内難平不服誅父母發充軍道死妻千配象僕
董鏞不知何許人爲監察御史時時誓其同官諸將

所不與燕力戰者露劾之靖難後坐逆黨死家徙邊
曾鳳韶廬陵人爲監察御史燕王入覲繇輦道不拜鳳韶廷言殿上宜展君臣禮宮中乃叙親親朝班肅然建文君欲使燕亡往者鳳韶請行至燕燕軍不納用風箏致詔靖難後鳳韶方在家名復爲御史不赴尋加侍郎又不赴爲慎詞刺血書襟曰死或有知可以不媿吾鄉文天祥矣因屬其妻李氏子公望斂我必以襟毋易也遂自刎年二十九李氏亦送死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以明經薦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齊泰黄子澄等調度兵食東昌小河之捷竝用度策壬午戍賀縣坐出不遜語夷族
高翔朝邑人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監察御史多所論奏成祖名翔翔喪服入見大哭遂族之没其產發其先墓雜燒以犬馬骨揚其灰加賦給產家曰令世世怒翔也
宋徵不知何許人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有罪藩王籍諸王皆怒耿炳文李景隆戰數敗徵謂其有貳心屢與盧振謝昇牛景先請誅之靖難後縛至不屈死昇殺其拏而振昇景先亦皆死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少讀書山中嘗夜歸驟風雨失

道遇虎謂兕牛馮之比至門虎也洪武中以進士除户科給事中好直諫嘗乘間爲太祖言諸王服乘踰制宜裁損太祖笑内之歷户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請徙之南昌建文君大驚寘其奏袖中曰燕骨肉至室何得爲此言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敬丰姿英偉談論峭拔讀書十行俱下過目不忘博通天文地理律歷兵刑諸家成祖亦知其名既入使名之曰前日謀徙燕者非爾也乎敬曰然故帝誠以臣謀從王王故王爾帝終憐其才繫之獄使諷之終不聽姚廣孝曰昔者夫差不殺范蠡蠡卒滅吳王衍不

殺石勒勒終死行敬誠見用上有今日邪乃斬之夷其三族臨刑從容歎曰敬備員大臣變起宗親無片籌半畫負故主地下敬罪浮於死既死屍經日如生成祖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厥後編脩劉球私謚之曰忠貞

王叔英字原釆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初與楊太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辭還久之薦僊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又言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强鋤梗若醫去疾若農去草急於去疾或傷體膚嚴於去草或損禾稼體膚疾去

宜榮其血氣禾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以數千百言靖難師渡江叔英募兵廣德聞都城破仰天慟哭夜留題几上沐浴具服書絕命詞衣裾間自經玄妙觀之銀杏樹下妻金死獄二女死井中弟元默變姓名匿市賣爲鄉人金寬所識告成祖補斬之劉其屍題几詞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不慚於後世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禍忽見纏甘肥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

連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翰林院左春坊太子贊善格沃甚多高帝美其剛正改爲御史久任之十餘年靖難兵起與御史姚鏞相誓死廷臣有二者輒露章彈奏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成祖詞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刃有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譚翼字南宿大庾人身長七尺五寸慷慨剛毅洪武十八年進士授龍溪丞未之官彗星再見求直言翼疏論時政語涉諸王上怒謫戍南寧久之稍內徙隸奉議建文二年薦復原官道陞龍溪知縣尋擢兵部郎中與黃子澄練子寧相籌議金川之難同諸郎署赴火死妻鄒予仕謹俱自縊

巨敬平京人初爲監察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

部主事清愼有聲見成祖不屈族

右齊黃陳方練黃胡鄒魏郭盧侯暴茅陳董曾王高宋卓王連譚巨二十五人

張昺澤人洪武中以人才舉建文間諸藩不靖齊泰請選朝臣有物望者出守藩昺以禮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左布政與都督謝貴同監燕其時都督宋忠屯開平耿瓛屯遼東左僉都御史景清署參議與昺貴皆智將望臣一特所特簡昺至燕王名與忠等宴之而使相工袁忠徹執壺私視五人相宴罷還報曰臣視五人者皆不長張昺五小蛇步謝貴氣促宋忠

五大短而昏耿獄顴插髮色類飛火貲清身矮聲雄是皆當刑昺居北平以訓燕爲事燕王稱病三月昺欲言恐泄乃托行旁縣密屬奏奏成絮其草袖中久如厠以絮窒壁罅小吏李友直奈亨竊窺之得壁罅絮居無何詔與謝貴逮縛燕校尉密旨且如友直懷其草絮密旨與奈亨亡入燕府中見燕王殿下尚坐此耶王曰何者友直曰當順天應人矣王叱曰狂夫何妄言二人具道姓名出草絮密旨獻曰朝使至矣燕王怒逐出之則皆叩頭臣等非異聞諜而誠歸殿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朱能曰信夫

擒昺貴餘無能爲也王乃伏士端禮門召昺貴官校縛矣則取去昺貴信之皆入至門門者止其從內昺貴伏出擒馬都指揮彭二馳市而呼兵亦爲燕將所格殺昺貴竟死旣靖難族昺家株連其親戚法司以程亨者五人見成祖曰張昺之親與鐵同須直須爐冶耳命引出生燒之其後上數夢昺爲厲掘昺屍燬焉

馬宣北平都指揮張昺謝貴旣見殺宣巷戰不勝走薊州逆戰不利還與鎭撫曾濬守薊朱能張玉諭之不下擁衆攻之宣濬敗皆不服死宣尤嫚罵無虛口事聞建文帝褒卹馬而又有都督彭聚孫太者皆以力戰敗死於懷來

朱鑑以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師至諸將悉屬獨鑑結圖見執燕王使磔之至死無異辭建文帝閔而厚其卹章

右張馬朱三人

景清本耿姓眞寧入倜儻有大節讀書不再目清遊國學時同舍生有書甚秘重固求之同舍生許以一夕假旦則返之及旦同舍生索書清佯驚非是同舍生怒白祭酒祭酒莫能辨謂二生舉其辭者爲其書清背誦如流而同舍生皆廢祭酒曰固是清書攜出乃還之曰見君太秘與君頑耳洪武二十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改監察御史久之署左僉都御史訛其奏對而更

之朝坐下獄旋赦建文初署北平參議燕王與語悅之及卽位詔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常怛伏銛刀以朝先一夕者太史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且清衣緋衣入上固疑之有頃褫然而前左右之得其銛刀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帝卽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且詢則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剝其膚剮之以鍰以芻櫝膚械繫長安門上寢夢清環殿追劫之旦日輦過長安門清膚前者三上曰尚欲劫我耶赤其族

掘夷其先墓籍其里轉相扳染至數百千家命之曰蔓刑

鐵鉉鄧州人或曰色目人以國子生擢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高帝愛之字之曰鼎石亡何有言燕府人者法司不能判使鉉立判之高帝喜凡疑獄具屬鉉後出山東參政建文二年給餉艭佐李景隆軍德州景隆敗鉉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哭與徐凱盛庸定計迎景隆濟南城景隆復與燕戰敗城下還奔入城燕王圍焉射書招之生員高賢寧者射荅王以論論曰周公輔成王燕固圍城不止暇

水灌之濟南困鉉乃詐爲降而約其壯士伏闉壓燕王以鐵楗楗幾得燕王語在革除紀燕攻城壞數版鉉則夜幕監帛裏以葦席畫白如縫若城成而潛版築於幕內又急則奉高皇帝像於樓櫓之間燕矢石皆不敢逼竟捨去是時鉉蓋拒圍三月客說鉉曰北兵且南燕所守北平者皆老弱守將郭資書生耳永平保定名雖降燕其旁郡縣旋破旋堅守無歸心者燕趙忼慨多豪傑公引奇兵徑趨眞定收合潰將直擣北平燕王必且還顧公傳檄徐沛間而自餉穀北平休士待其歸與挽戰常山勢也鉉以士卒久圍已困南將多驚怯無足與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北兵不能越淮必還道濟而吾邀擊之耳乃大會其賓客幕僚犒勞疾苦賦詩慷慨賓僚闘歌亡不作氣者亡何與盛庸出師東昌戰大捷建文君褒予金幣封其三世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軍壬午與丘福大敗燕宿小河燕師震動燕王入帝鉉尚擁其殘兵人檎之反接以見挺然偕丘使挽顧焉鉞且剮終不得其顧乃裂而剮之訐詬至死弗變父仲名母薛皆八十餘安置海南幼子福安戍河池康康工匠散響局女四歲與其妻同送教坊或曰

鉉女二同入教坊皆不辱也既長能爲詩獻詩鉉同官同官以聞成祖釋之得歸於郎士高賢寧者亦被執入見成祖曰此射論秀才耶授之官固辭其所善指揮紀綱勸之賢寧曰君武人也我則不可上亦不之强放還年九十餘卒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洪武中以舉人領祁門丞兩轉廬州重慶同知皆以循吏聞久之遷蘇州知府蘇俗奢靡高帝嚴以刑其諸民乃乘而持怨家短長嚚訟屢興善既至數數造請郡中賢士求問所以爲治而自以寬仁惠和開導之蘇乃大化郡有處士

四人曰王賓曰韓奕曰錢芹曰俞貞木王賓字仲光儒高其遺發形異服冀歸道傍隱於醫業其醫專精厥不貴酬家稍有神先生見其廉恪不苟理無薦之者平生不娶侍身奉母年七十餘先母卒疾革抱母死復甦遽呼母既葬遂附杖歸繞室喚嫁家人皆驚母呼賓嫁在此後遂呼嫁嫁兒賣不忍捨嫁去賣所著書有與名賢記古跡等詩皆奇媚雋深之詞 韓奕字公望滑心理學尤精於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有韓山人詩稱於時別著易牙遺意 錢芹字繼忠吳越王裔禰父皆仕儒官少負氣節好論天下事元末兵與守臣各操備境上芹屢入戎幕謁諸將冀將有爲明與群爲都督府掾從魏國公北征還隱居南園授徒自給二十餘年洪武末詔求遺逸姚善薦起留議中禁授戶部司務靖難師起署行軍斷事赴真定從征虜將軍㕘謀驅驛入奏道遇疾不能趨朝封章以進論乎書上執政大臣懇懇言邊事遂卒歸葬於吳 俞貞木字有立洪武初薦授樂昌今歸而隱居以文孝爲業善皆卑禮詘躬求之賓居委巷善自行叩門賓曰誰

也謹對曰知府姚善賓開門延語移時頃報謁府門外善聞還自邀請之賓頓首曰小人幸聞澹臺之教無公事不敢入也賓退善目送焉它日候奕奕避入山中善從之山中奕蕩舟而避之震澤之上善求不得歎息曰韓先生可謂名得聞身不得見也錢芹俞貞木者並居南園善使吏饋貞木蔬吏致之芹覺其誤也詣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府公賜不辭必有意矣吏還言自責善更遣往芹所道意芹對吏曰府公弘下士之風芹卽枯槁岑寂誠所願見顧芹州民也不可肅守帥月旦幸得廷府公學官

至期往善迎入肅爲上賓執經蔀曰先生幸教善芹曰明公以二千石之尊下布衣之士式閭維駒於今再見顧質經問疑直墨守耳方今之事有大此者而亦有急此者獨無意乎善聞言益喜舉身出席曰謹受教芹出一編授善曰唯明府切磋究之退視所言皆籌兵心畀之居亡何靖難師起薦芹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眞定而善亦日夜約常州鎮江嘉興松江四郡練兵爲預應給事中常熟人黃鉞者黃鉞字叔揚以生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二年丁父喪廬居上丕入城已善受詔勤王以書招鉞鉞起日夜哭欲赴之而巳無及與方孝孺善孝孺嘗私造鉞語蘇常鎮江此三

郡者京師左輔而應燕之右臂也今北方有急公又彼中人三郡守將公寧習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鉞曰三郡皆要害鎮江爲最守者不可不擇鎮江將意倭者鉞見其奏事上前覘遠而言游此不可倚蘇州守姚善仁心爲質雖慈惠有餘顧乎居激烈有國士風緩急可當一面唯公留意孝孺喜因鉞爲書遍善善得書慟哭自誓旣童俊以鎮江降靖難師日迫善受詔約鉞出勤王既至成祖巳卽位善麾下斌擒之入見成祖曰一郡守亦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各爲其主耳命磔之給其妻爲指揮紀綱家婢子繼隨母

節充軍保發匠項下獄死初善之擒也鉞慟哭不食
者累日旣有言善入見款服已得宥者鉞曰此非姚
公所爲吾姑待之待之而姚公果爲此吾獨死報希
直地下矣乃復食而待之已聞善死登琴川橋西鄉
再拜哭祠之曰公與方希直爲忠臣吾敢後投橋下
死鉞死家人皆驚散不敢求其屍友人楊福具斂於
涘循河而號數日屍出水中立福慟哭抱持斂而葬
之於昇上

陳彥回字士淵莆人父立誠丞歸安留彥回於家侍
養其祖父母已何立誠坐罪誅家孥無大小並隨坐

遣戍彥回與祖父母從家中戍滇其弟妹則皆坐先
遣於歸安莫知所在行至荆夔閒遇赦祖父死送戍
者哀其窮縱之無所寄食聞其鄉人黃積良官蜀乃
與祖母往依焉蒙其姓更名禮久之以明經薦保寧
訓導累遷徽州太守治徽儒雅重篤徽人愛之至郡
一年祖母死父老上章保留不得承重建文帝嘉焉
奪情使莅事乃葬其祖母徽北山下詣闕自首出身
所以并求弟妹存亡詔復其故姓名釋前罪不問令
有司閱弟妹所戍籍名赦之體還謂徽人曰吾故莆
田前罪人陳彥回也因具道平生曰向所已命冒姓
蒙恥而受祿者以吾祖母耳祖母沒固宜自請死上
矜宥之恩大已何以報靖難師渡江彥回募兵赴援
而事已定新安武卒興縛致彥回於成祖詈詈不服
成祖誅焉奴其妻浣衣局彥回在徽時望北山旦夕
泣徽人哀之及死名其山太守山也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方勤王詔下出教募士應
言大義譏訕靖難兵成祖卽位磔于市

右景鐵姚陳松江同知五人

余逢辰字士章宣城人或曰鎭平人爲燕教授初聞
靖難謀作書諫子示以必死兵起泣諫燕王誅之

黃魁閩人禮部侍郎古雅有文與尚書陳迪待中黃
觀同事迪觀皆器重之靖難後不屈死

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或曰子韶字伯尚方介富經
術學於方孝孺蜀獻王重之薦爲訓導累官刑部侍
郎壬午被誅妻子發配爲奴父母八十餘充軍男繼
紹纘皆論死子昭有弟子義亦以薦辟起家歷山東
僉事聞兄死棄官避居丹稜民家蜀獻王知而憐之
命剪髮隱于僧子義曰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生二子
各年數歲曰嗟乎吾兄無後天不絕胡氏二子當免
於難遂棄去不知所終

劉璟字仲璟誠意伯基子也偉貌豐髯博極經傳諳
略之旨曠賊集丁香穀太祖使延安侯唐勝宗討之
勝宗用璟策破賊還言璟於上上喜曰眞伯溫兒矣
拜閤門使使立駕前賜之鐵簡以糾官儀都御史袁
泰奏事支吾璟下殿以簡擊都御史項諸大臣皆畏
璟欲出之會谷王之國幼上欲爲谷王置强相大臣
曰亡踰璟者乃出璟谷長史令兼行視肅遼慶寧燕
趙六王府璟至燕與燕王奕不遜子曰不遜我耶璟
對曰臣可遜則遜靖難兵起從谷王還京獻十六策
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景隆亦不用其謀景隆敗還

家建文二年詣闕上言又不聽遂歸杜門稱疾成祖
使名之臨行所親置酒祖道相戒曰聖上神武何止
唐太宗公此行可不負所學也璟瞪目曰諸君魏徵
我耶吾志決矣及至授之官不從對上語猶稱殿下
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絞死法官請緣坐其家成祖
曰其先人有功予之歸葬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第三人爲翰林
編脩陞侍講以直諫改監察御史革除閒改左拾遺
與齊泰黃子澄等畫策防燕燕內難否被誅及家族德
彝有嫂匿其遺孤法吏追索之敺兩乳見五臟終無
所承德彝因有後

韓永西安人或曰江山人爲兵科給事中豐軀美髯
音吐宏朗論事慷慨靖難後杜門不出召之仕不應
曰吾王蠋也遂坐死

甘霖懷定人以舉人爲監察御史剛介敢言靖難後
從容就戮子孫相戒毋仕也

葉希賢監察御史也或曰浙東人素侃直建文中屢
言兵事靖難後坐逆黨死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父以誠洪武初謫戍延安
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逮以誠負遺骨其家其家懽畀

不納以誠買地葬之通以貢入大學年二十三以誠
死通聞喪徒步歸葬廬墓下毀瘠三年乃歸妻子至
不相識通乃上書乞還祖戍詞奏懇切書奏天子憐
之命兵部驛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相向上顧通曰
識此人否通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異良
久下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平死通復廬墓三年
以舉人爲遼府長史靖難師起通從王來朝歸國草
上封事防禦北軍凡數千言初衛士紀綱者倖於遼
王通輒窘辱之成祖卽位綱入賀留爲錦衣衛復倖
用事乘閒言通曩有封事詆械詣京師論死家人戍

邏錄其家得田數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而已

時通府太守黃希范與通善詔書至時希范自輟郡素服不事事衛卒弁捕至論死籍其家

蔡運南京人繇貢士歷官四川參政以直諒罷歸起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思之

黃彥清或曰姓王不知何許人以國子監博士從梅殷軍坐私謚建文君死或曰列卿也銜命於行省聞登極詔至拒不納圖興復無兵乃死

右余黃胡劉戴韓甘葉程蔡黃十一人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中以文學徵乞便養得浮

梁教諭服除改濟陽爲靖難兵所執引譬從容詞義慷慨衆皆舍之歸則鳴鼓明倫堂曰諸生皆來堂曷名明倫仰吭而哭觸柱而亡省有子貞夔州通判亦抗節死寇難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司副改翰林院脩討善楷書名書御前他中書見上威嚴顫不能筆獨性善動止端詳稱上意賜酒留禁中竟日累遷禮部侍郎建文君即位名問爲治之要性善手書條上具見施行靖難兵起以副都御史監軍靈璧與彭與明劉伯完王伯資等皆見執燕

王遣之歸曰辱命罪也不可復見君朝衣而湛河

王艮字欽止吉水人舉建文鄉薦第一進士及第第二人官翰林脩撰爲人正身飭色不可玩狎其所不可不能詭隨聽其言侃侃如也詩詞警永字書精妙爲文雄偉光彩聞燕兵起憂懣不食日就殫悶燕兵渡淮閉門泣曰吾君亡矣不如我先遂服腦子卒

廖昇襄陽人爲太常寺少卿朗達負氣與方孝孺王紳相善也燕師次龍潭建文君割地之計不行昇曰吾君亡矣歸於何黨矣訣其家人而自盡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泰和人也少孤力學以霍丘訓

導見高帝帝聞其年而曰何以教霍丘對曰臣年四十矣臣教霍丘令其子弟孝弟力田遵陛下之化高帝悅久之周王請以爲其府祠正許之王嘗夢異人遺之藥其味苦以淸上之曰當得脩士越日紀善曾子頑薦是脩於王王喜曰叶予夢故請以爲祠正是脩爲祠正常切諫王建文元年人告王反王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切諫免改衡王府紀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靖難兵既渡淮與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誤國者壬午六月與胡廣解縉楊士奇等相約死及期詗廣廣方問其家人養豭

乃自銘其衣帶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常開平其
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
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不隱也蓋
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
不行志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門
庶無罪悔遂詣學宮自經文廟之廡下嗚呼君爲社
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食焉而不避其難聖
門之所不非也文帝即位逐捕建文臣最嚴所不附
已者合族誅夷士皆恐懼不敢遯匿楊士奇輩親爲
革除帝辟擢皆自翦祓以至高位雖輔四君功業有

所發明君子不以比管仲而方孝孺之禍至波及同
黨朋友數百命以獨成其一忠跡亦未合於聖人是
脩先身而死擇所而縊節不毀而完其家族其爲明
哲不遜大雅可謂善死君矣是脩既死副都御史陳
瑛謂其不順天命請與廖昇黃觀王叔英王良顏伯
瑋等並加追戮文帝悉不問曰食祿盡心臣之制也
是脩孝友忠信內貞外和自經史百氏至子醫卜陰
陽莫不關究著書甚多世皆重之

林英字章叔古田人洪武二十九年繇貢士選監察
御史有言英書生卒難重任者太祖以狀授英諭使
供職英竭心奉詔屢建讜言大都以重郡縣順民心
爲本太祖深嘉納之賜廄馬楮幣革除初請裁抑宗
藩大略在行主父偃之策疏入不報復劾奏曹國公
李景隆誤國下都察院栲訊讞知瑞安時民多逋亡
在者苦稅差英立法丈量所餘虛糧令墾荒補之立
鄉約行文公家禮建立齋舍與諸生講學靖難師起
廷議用左都御史耿淸言還英舊職命與翰林脩撰
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勢不可爲歎曰臣生無補於
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
三十有四成祖即位取練安等罪人家屬英妻宋氏

繫獄亦自經死

葉福字叔疇候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靖難兵起福守金川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危自期
必死乃遣家人歸報其母曰不得爲孝子矣又嘗語
客孟氏所欲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當爾耶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幼孤其母使就傅日記數千言
長刻厲深造歷官兵科都給事中成祖至城下訣別
其家人入宮救火兵較執以見成祖曰非奸臣也釋
之泰自投城下死泰疏通特達遇事剛果而迫阨之
地乃保夷粹人皆服其量（泰嘗行道遇仕人擠而溺之河幾死既出殊不與較）

子永吉兵部右侍郎

高巍戓曰字不危遼州人倜儻尚志節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蔬食者三年洪武中貢太學試前軍督府左斷事數陳論得失高帝嘉納之後坐事不稱旨當謫戍高帝特許其弟宣代曰以旌孝子建文初應辟疏論時政請師賈誼衆建王父偃推恩之法而後晁錯削奪之議建文君奇之燕王起兵上書請按軍無伐自奉詔說燕建文君使參贊李景隆軍巍曰是可說而罷也則自治裝馳詣之北軍兩上書曰國朝布衣臣巍志慕魯國仲連排患釋難而多俶儻之畫策也

敬上燕大王書書凡數千言不見報乃歸景隆兵敗與鉄鉉南行道臨邑慟哭相誓遂趣濟南收募亡兵而與鉄鉉共守之壬午雉經於驛舍

王良字天性一字文信開封人歷官刑部侍郎建文三年坐未滅燕府人罪左遷浙江按察使聞建文君遜位慟哭自誓成祖使名之良戮使者下之獄爲衆篡取去乃盡收諸司印章入廨置几上踟躕者久之其妻問故良曰我分當死顧謀所以處夫人耳妻曰君爲男子謀婦人耶是不難入治食良抱幼子之後園寘池岸側自投於池良乃托其幼子同官積薪自焚上曰死良分耳乃燬縣官之章從其族塞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宋儒頤之後也少讀書不務章句善同時沈壽康朱克脩與之齊名（壽康海鹽人有古行人稱孝隱先生克脩金華人宗閩考亭學）洪武中以明經除周府禮官禮累謫吏目雲南雲南百夷叛本立持襆被從一蒼頭入夷壘感諭諸酋皆解散頃之復相聚爲亂沐英張紘屬本立治兵本立往來暴露綏輯軍民建文三年爲僉都御史坐失祠右遷江西副使既就道聞難自縊途次

陳思賢茂名人教授漳州學每行部使者至參謁畢

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成祖即位詔書至有司皆郊迎思賢獨不往泣於學堂曰明倫之義在今日矣有六生者相與即堂臨舊君遂見執而六生皆自縊六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皆漳人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從學宋濂歷官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中薦翰林累遷侍讀方孝孺之不爲成祖草詔也成祖大怒以命璉璉皇遽不敢辭歸則憤懣自恨而投繯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學識淹洽洪武初薦授

沛教諭政從父之官肆力學問建文元年方孝孺都試得其文歎曰烏中鳳也拔置第一孝孺既就刑政慟哭不食而斃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燕山衛戍卒也母韓妻范燕王之起也福以戍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燕王怒及帝購得之戍之極邊既行仰天號曰福雖賤義不爲畔國卒遂餓死舟中范氏者貧不能養姑屋傍之淵忽水生芹焉因織芹爲養姑亡廬墓傍終身年八十餘卒卒而其淵不芹也

樵夫不知其姓名樵臨海東湖上鬻薪自給口不二

價壬午詔書至臨海湖上人聽詔縣庭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皇帝安在何乃新也曰北軍入都皇帝燒宮逝矣樵夫慟哭而投於湖

宋味古會稽宋家店氓也能詩建文君亡味古夜深從星月下疊床北向拜祭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爲讐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右王陳王廖周林葉龔高王程陳樓劉儲樵夫宋

民十七人

楊本中年人或曰處人精遁法建文初以太學生應募授錦衣衛鎮撫建文君使弟吳王爲撫軍本試其水遁以觀吳王既列軍堦下請吳王登臺觀之忽水至平堦堦下之軍皆失所在王奇之還白建文使從軍常自操鋏棒鼓之陣中所向披靡李景隆妒其功不與上白溝之戰請爲陣首景隆陽許之而陰尼諸將不繼竟無功本乃疏劾耿炳文李景隆不足將請自將以行卒不用赴燕軍死之燕人擒焉王使繫北平趙王高燧恐爲内應則殺本燕王歸北平太息曰吾直困之耳奈何不爲我儲良將而大怒趙王

鄭華字孝思臨海人洪武中進士以行人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東平州長貳皆棄城潰散華謂其妻

蕭曰吾義必死奈父母老若年少何蕭氏泣曰卿不負國妾敢負卿華曰足矣率吏兵憑城堅守力不能支不食五日而亡

顏瓌字伯瑋廬陵人唐眞卿後也以孝友睦婣稱鄉里徵賢良爲沛知縣燕遊兵過沛沛人皆竄匿瓌招集民壯五千築堡備禦益募士三千人北出山東助戰及燕軍至使其丞先告急徐州無援者乃令弟珏及子有爲還告其父曰當死國徵白大人弗能子矣沛降瓌南向拜哭自經有爲既辭不忍去還自刎瓌旁而沛主簿陳子清典史黃謙亦皆不屈死

王彬字文質兗東[illegible]人以御史按揚州靖難師至彬括餘糧脩樓櫓飭器械鋭意守禦鎮撫鄧從剛者沉鷙善謀彬使贊其軍從剛因勸彬躬履艱危激示忠憤彬內其言日夜巡城率勵將士靖難師畏之購得彬者爵三品彬指揮王禮欲內叛以應購從剛知之白彬下之獄而彬出入常以一力士自護禮弟宗乃與其黨賂力士母名出休假宗等突入廨會彬浴從盤中縛去投城下畀北軍從剛亦見擒二人皆不屈死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

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督將謀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於成祖成祖乃立誅督將使人斂葬之植家不知上意逃匿無敢會葬者

右楊鄭顏王陳五人

徐輝祖中山王達子而仁孝皇后同產兄也初名允恭高帝賜之名襲封魏國公中山王四子長輝祖次添福增壽膺緒增壽嘗私款燕而輝祖獨數泄其謀於建文帝高帝崩燕王使世子及高陽王高煦三子高燧臨京師輝祖密奏請竟留世子等勿遣因言臣觀三甥中高煦尤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而增壽力為庇護得遣歸高煦歸則竊輝祖善馬去四年與燕大戰齊眉山下有功召還治兵京師已與開國公禦戰江上以將士不用命還燕王入京師輝祖獨不迎召問之不對下之獄使具辭亡所白書中山王功得免死而已上大怒徘徊久之竟不誅革其爵勒歸私第尋下錦衣獄五年卒上曰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通謀危社稷當誅獨念中山王曲赦之今已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乃名其長子釋迦保賜名欽使嗣魏國

公欽見乞守其父墓上復怒謫居之中都輝祖長八尺餘嘗侍懿文太子讀書通了經傳學大書於詹希原得其筆意或曰其死也蓋自裁其世別見於侯籍

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太祖寧國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吳人名水卒為梢鄱陽之戰矢幾及太祖梅梢偃太祖坐得避之矢從太祖過比即位不及賞老失明無為上言者他日候太祖郊使殷掖之路隅呼屬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梢耶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賜之使殷尚公主太祖公主十六人臨安公主

下嫁太師李善長子祺寧國公主下嫁殷安慶公主下嫁歐陽倫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亨子賢懷慶公主下嫁永春侯王寧大名公主下嫁灤城侯李堅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龍子麟壽春公主下嫁潁國公傅友德子忠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觀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鎭汝陽公主下嫁都督僉事謝彥子達寶慶公主下嫁趙輝太祖待諸駙馬都尉無所假借李祺以善長誅歐陽倫坐使家奴出巴茶西番捶闌巡簡吏至賜死其行法如此而殷獨以恭謹善騎射精通經史見信愛洪武十九年

使督山東學政臨崩名受遺詔顧太孫善視之太孫即位殷常侍左右靖難兵日進令殷統軍淮上燕王必欲道淮使致殷書殷不從燕王怒使責之殷割使者鼻耳曰留爾舌可還報燕王竟自泗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既即位殷尚軍於淮公主嚙指血為書招殷還殷聞建文君尚在乃罷兵入見成祖曰都尉勞矣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慝耳左都御史陳瑛劾奏殷畜養亡命私匿韃靼人瓦剌輝與女秀才劉氏造邪謀都督譚深指揮趙曦雅與殷不善也一日蚤朝曦陰令人擠殷笪橋下死焉公主牽帝衣而泣帝曰當

為公主逐賊已罪深曦深曦曰上命也上大怒曳斬之謚殷榮定卒官其二子而曰朕不念爾母誅矣靖難之起也寧國公主蓋嘗貽書成祖而阻兵殷死瓦剌輝持刀割手足剖取其腸持祭殷遂自縊於殷旁耿璿長興侯炳文子以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為儀賓建文君即位進駙馬都尉璿勇悍有武略從長興侯眞定數請長興侯搗北平撓燕而長興侯固守眞定無餘力長興侯既敗璿怏怏日悲泣及建文君亡杜門稱疾竟坐罪死璿弟瓛後軍都督僉事與吳高楊文守遼東高文不聽其計畫靖難後亦

論死

右徐梅耿三人

彭與明萬安人以太學生歷官太理寺丞剛廉敏達稱其職與副都御史陳性善等監軍淮西為燕所擒燕王歸之與明裂衣冠變姓名亡去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在四川朝邑在陝西相去數千里濟夜歸朝邑朝教岳池人咸異之建文初熒惑守心濟上言明年某月某日兵當從西北方起帝曰安得此不祥語將誅之濟呼曰臣言祥也陛下祥臣祥矣不祥臣不祥矣夫明年易耳

不信請囚臣而觀之許之明年燕果起兵命出濟獄中以爲翰林院編脩使充軍師護軍小河之戰南軍大捷諸將樹碑露功誇列姓名濟固辭不得則夜自禳碑下鑴之及靈壁之戰南軍大敗都督陳輝等被執者百八十七人成祖過軍碑下大怒命鑴滅之遽使止曰錄其姓名來乃如碑按治輝等諸將濟名獨以先鑴脫初御史高翔者與濟同邑相善也濟好術數而翔矜厲名節數勸止濟曰小道耳願公無爲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疵瑕其大可以古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

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盡孝臣盡忠莅官盡廉戰陳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自有翔知及金川門破拉濟同死濟曰濟固有濟知矣翔竟死濟自髡從建文君亡屢免之於院其後建文君出滇濟嘗從行已莫知其所終

暨上人不知何許人也入蜀爲僧往來重慶白龍山松柏灘諸處富人杜景賢心知其爲建文亡臣厚遇之爲寺白龍山居焉暨居寺常讀易護人爲佛經景賢恐其有蹤跡不忍顯止之第曰和尚誦儒非教也請誦佛經暨從焉顧時時挾離騷鼓櫂灘上下當其急流朗讀之竟一篇輒裂以投灘已而哭人莫測也日注壺酒待客或不至則要諸兒醉歌以爲常暨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意氣能感人臨死其徒問曰師滅度後宜名何許人睁目曰松陽間姓名不答

魯家傭不知何許人衣葛衣出亡乞食於金城金城極寒善寒傭終冬衣其故葛後客河西傭莊浪魯家漸得直買羊裘雖披裘必覆其故葛葛纍纍也而時聞作苦自吟或爲夜哭者其後宋將軍出兵莊浪有留都官從識傭欲與語傭避匿南山中旬月聞其去

乃出疾謝魯主人曰我死幸無收有西北風大起火我骨灰揚之及卒主人如其言

釜者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釜過州邑不出三日卽去去復來受直亡所選或得食卽不復索直若風雨寒暑卽閉戶不出有從學補釜者第令爲之荷擔不受其謝夔慶間呼爲老釜工嘗逢馮翁夔州市中相持哭哭已入空巖屑語竟日又相持哭別去莫知其終也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以章句訓蒙夔中善屬對歌詩詩後自題馬二或馬先生或塞翁嘗大書歌詩壁間

見老釜工來郎劃去其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崖翱橫滄海蟲夕遇演池演光寔皆五色號蜿蜒無損鱗爪田變化開主張稽高晏

松陽人王詔不知何時人遊治平寺觀轉藏藏上有嘍嘍聲異之緣視無所得得一書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紙浥不可辯可辯僅九人因各爲之贊梁田玉定海人官郎中與葉御史俱入山爲僧贊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實淪沒久而同輝梁良玉中書舍人與田玉同族訣妻子易姓名隃嶺鬻書海南贊曰忠臣蹇蹇遁彼海壖眈書玩市資以盡管屯如邅如哀此陸沉何申不知何許人以中書舍人使蜀至峽聞

變慟吐血背發疽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與海州何洲相善靖難後三人者皆變名沒人異域賣卜自給人莫識其姓名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皆烈烈英賢寥寥冥鵠梁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同仕者八人皆變姓名爲人刺船良用與其父子兄弟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或完我族或明我心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也好老子書太玄經與郭良棄官入山爲道士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皐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右彭程暨備釜馮梁葉梁何宋郭何二梁十五人郎曰此其可知者爾城破之夕給舍御史郎絕城而遁者四十餘人率冥凌雲匿翩翩乎天民之色斯者矣姓名翳然爲之撫卷奸以守官者罪不容於戮也若皆從則孰與死君列聖蓋曰亦明家不二心之士而九原錮之爲忠者解巳然後其佚事漸出於人間昭帝登極乃肆大眚宥其子孫歸其田土蓋去之踰百七十年今皇帝則使得廟食其鄉世世振揭昭蘇洋洋乎死者若可作也